

蘇州文獻叢書第三輯

王衛平 主編

彭定求詩文集

上

【清】彭定求 著

黃阿明 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蘇州文獻叢書第三輯

王衛平 主編

彭定求詩文集

上

【清】彭定求 著

黃阿明 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彭定求詩文集 / (清)彭定求著; 王衛平主編; 黃阿明點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1
(蘇州文獻叢書. 第3輯)
ISBN 978-7-5325-7926-6

I. ①彭… II. ①彭… ②王… ③黃… III. ①古典詩歌—詩集—中國—清代②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國—清代
IV. ①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312076 號

蘇州文獻叢書第三輯

彭定求詩文集

(全二冊)

[清]彭定求 著

黃阿明 點校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惠敦印務科技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 × 1240 1/32 印張 26.625 插頁 11 字數 644,000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300

ISBN 978-7-5325-7926-6

I·3004 定價: 9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蘇州文獻叢書》編纂工作委員會

- | | | | | | | |
|-------|-----|-----|-----|-----|-----|--|
| 主任委員 | 蔡麗新 | 王鴻聲 | | | | |
| 副主任委員 | 繆學爲 | 陳 嶸 | | | | |
| 委 員 | 徐春宏 | 朱曉平 | 金德政 | 張 欣 | 王衛平 | |
| | 袁勇志 | 馬衛中 | 羅時進 | 王稼句 | 吳恩培 | |
| | 朱小田 | | | | | |
| 主 編 | 王衛平 | | | | | |

總序

王衛平 羅時進

吳之地域，自遠古形成，至今已有數千乃至萬年歷史。這一歷史的浩瀚川流，混茫遠接，涵演淵深，太湖文化於茲含孕；這片天賜的豐沃皋壤，盡望無際，滿目森茂，江南文明緣此成長；而憑陵高峻，俯瞰川原之古往今來，所映現的又不止是吳地之文化與文明，而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人類社會進步史的縮影。

初民遠逝，先賢杳渺。我們無法真正站在歷史的源頭，透過世代的時序去說明什麼，也無法站在其中任一驛站，撫摩當時的現場去顯示什麼。但憑藉前人留給我們的豐富遺產，對吳地的歷史事件、過程、走向、結果都可以做某種程度的考證，做力所能及的還原，而視今探古，唯物以求，也能進行一定意義上的總結。吳文化，正是人們對吳地古往今來一切物質和精神現象的概括、提煉、呈現。她是吳地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的“人文化成”，即“文”作為一種存在意識和方式“化”入生產、生活、生命而形成的物質和精神的發展成果。

考察吳地“人文化成”的過程，當着眼於地、人、文三者的互動共生的關係。“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這在吳文化研究中是非常必要的。自然地理環境在吳地的歷史發展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是人才與文化產生的土壤。正如陳去病云：“端委化俗文明開，延陵觀樂中原回。四科言氏尚文學，宗風肇起孳胚胎。加以

太湖三萬六千頃，澄泓渟蓄何雄恢。朝鍾夕毓孕靈秀，天然降茲追屈攀宋之奇才。”^①穆彰阿亦謂：“蓋聞文章之事關乎其人之學之養，而其所由極盛而不已者，則非盡其人之學之養爲之，而山川風氣爲之也。江南乃古名勝之區，其分野則上映乎斗牛，其疆域則旁接乎閩越，而又襟長江而帶大河，挺奇峰而出秀巘，故其靈異之氣往往鍾於人而發於文章。”^②正是清明靈秀的地理環境作用於人，方促進了“詩書之澤”、“文獻之邦”的形成，使得唐宋以來，尤其是明清時期，吳地出現了海內千百年從未產生，其他地域環境中也難以復現的人文盛景。這裏不妨看一看嘉靖年間陸師道在《袁永之文集序》中對明代吳中文苑巨匠騰躍景況的描述：

吳自季札、言游而降，代多文士。其在前古，南鏐東箭，地不絕產，家不乏珍，宗工巨人，蓋更僕不能悉數也。至於我朝受命，郡重扶馮，王化所先，英奇瑰傑之才，應運而出，尤特盛於天下。洪武初，高、楊四雋，領袖藝苑。永宣間，王、陳諸公，矩矱詞林。至於英孝之際，徐武功、吳文定、王文恪三公者出，任當鈞冶，主握文柄，天下操觚之士，向風景服，靡然而從之。時則有李太僕貞伯、沈處士啓南、祝通判希哲、楊儀制君謙、都少卿元敬、文待詔徵仲、唐解元伯虎、徐博士昌穀、蔡孔目九遠先後繼起，聲景比附，名實彰流，金玉相宣，黼黻並麗，吳下文獻於斯爲盛，彬彬乎不可尚已。正德、嘉靖以來，諸公稍稍凋謝，而後來之秀，則有黃貢士勉之、王太學履吉、陸給事浚明、皇甫僉事子安，皆刻意述作，力追先哲，而袁君永之，寔頡頏其間。^③

① 《陳去病詩文集》卷一《浩歌堂詩鈔》，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② 潘世恩《潘氏科名草》，光緒三年吳縣潘氏燕翼堂刻本。

③ 《袁永之集》，明嘉靖二十六年姑蘇袁氏家刊本。

這是一份“文壇點將錄”，然而才開到明嘉靖中期，已是繁不勝舉了，後來之英哲宗師復有多少？綜觀歷代，豈能盡數！這是值得吳中，即今天蘇州驕傲的成就。對於吳中這一人文盛況，我們應當從吳文化的層面上加以研究。

這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吳文化具有歷史的屬性，也有現實的價值。廣袤的吳地，現代的發展與成就，與其過往悠悠的步履迹脉相連。今日萬物生命之根系，存在於歷史的土壤中；當下事物運動之動能，亦由歷史而累積。因此回望吳文化，不但可以建立一種文化自信，也能從傳統中為人們今天所從事的事業，尋求到借鑒與經驗。除此之外尚應看到，吳文化是地域文化，具有鮮明的地方性特點。這種地方性特點，正包含了豐富的地方經驗，她不但是方言音聲、風俗習慣、社會公序等形成的條件，也是在文化層面上與其他地域進行比較、映照的根據。從這一意義上說，研究吳文化，就不僅僅具有某種地方性意義了。她是對吳文化寶庫的建構，也是對民族文化寶庫的豐富。

吳文化研究，可以從不同路徑進行，而最基礎性的工作，當推文獻整理。1918年冬，吳江一批有識之士認識到地方文獻保護的重要，由柳亞子和薛鳳昌發起，成立了“吳江文獻保存會”（又稱“松陵文獻保存會”），其《吳江文獻保存會書目序》曰：

吾吳江地鍾具區之秀，大雅之才，前後相望，振藻揚芬，已非一日。下逮明清，人文尤富，周、袁、沈、葉、朱、徐、吳、潘，風雅相繼，著書滿家，紛紛乎蓋極一時之盛。且也一大家之出，同時必有多數知名之士追隨其間，相與賞奇析疑，更唱迭和；而隔世之後，其風流餘韻，又足使後來之彥聞風興起，沾其膏馥，而雅道於以弗替。用是詞人才子，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

卷盈乎緇帙，斯故我鄉里之光也。^①

松陵一地之文獻尚且如此，蘇州一府文獻之富就更為洋洋可觀了。“文獻無徵，後生之責。夫責固有之，情更應爾。”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吳中文獻做有計劃的整理和研究，在現代學術理念指導下，建構與蘇州文化、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文獻庫，作為儲存吳文獻、發展吳文化的平臺。

兩年前，經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領導小組批准，我們蘇州大學建立了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這是一個面向環太湖地區，面向江南，全面研究吳文化的科研機構。我們擬將吳文化之文獻作為研究重點之一，而蘇州是吳文化的核心地區，自然希望利用在地研究的條件，首先從蘇州文獻整理入手。蘇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地方文化建設，對地方文獻整理具有自覺的文化意識，非常支持這項工作，特別設立了專門項目，於是便有了這套蘇州文獻整理研究的系列。

文獻，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古人以經史子集劃分四部，而每一部又有眾多類別。這些類別的著作在蘇州文獻中無不具備，由於各方面條件的限制，我們難以窺其全豹，畢功一役，故叢書擬擇其精華而選，逐步整理面世。而在選擇中尤其注意有代表性，且到目前為止尚未見整理的著作。古籍整理是一項學術性很强的工作，我們希望盡可能遵循學術規範，精益求精，但一定會不同程度地存在問題，尚望各方面人士給予批評指正，使我們的整理工作不斷走向完善。

（作者王衛平為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主任、羅時進為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首席專家）

① 張明觀、黃振業編《柳亞子集外詩文輯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9頁。

前 言

彭定求(1645—1719)，字勤止，號訪濂，又號復初學人，晚年自號止庵、南昫老人，時人稱南昫先生，清代蘇州府長洲縣(今江蘇蘇州)人。蘇州彭氏可謂吳郡望族，祖籍江西臨江府清江縣，明太祖時從征，徙居蘇州府長洲縣，隸衛籍。彭氏定居蘇州以後，家族門風開始發生從武轉文的變化，五傳至南窗公，“隱德遐壽，名輩推重”。至高祖梧山公彭天秩，中嘉靖四十年(1561)舉人，這是蘇州彭氏有科舉功名之始。自此，蘇州彭氏代有登第者。彭定求曾祖蓼蔚公彭汝諧中萬曆四十四年(1616)進士，汝諧之子敬輿公德先為崇禎間貢生，著有《蘇州賦役條議》、《江海防禦事宜》等。德先之子即定求之父雲客公彭瓏，順治十六年(1659)進士。彭定求就是出生於這樣一個學術文化門風已經完全成型的家庭。

彭定求生於順治二年(1645)五月初九日，五月清兵下江南，傳檄吳下，“時公生甫三日”，其父彭瓏挈家避兵於光福山中。定求自幼秉承庭訓，六歲入學讀書識字。十一歲侍父左右，接受程朱理學，後又師事清初著名理學家湯斌，研習理學。受其父和湯斌的影響，定求對理學發生濃厚興趣，潛心於理學研究。康熙十五年(1676)，會試、廷對均第一，賜進士及第，初授翰林院修撰。彭氏一生仕宦時間不是特別長，且數進數出，皆屬清華之地。歷官國子監司業、翰林院侍講，曾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充日講、起居注官，纂修清太宗、清世祖兩朝《聖訓》。由於定求在國子監日與繼任上司

祭酒不咸，見解齟齬，加之身體健康狀況不是特別好，頗萌遠避宦海之意。康熙三十三年(1694)秋，升官翰林院侍講後三日，遂浩然請歸，從此絕意仕途。其間除曾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短暫赴廣陵，主持《全唐詩》書局事務，前後約二年有餘；五十二年(1713)赴京朝賀康熙帝六十壽辰外，其餘絕大部分時間賦閑家居，平日以讀書課子孫自娛，與知交好友亦或有往還，優遊林下，恬然終老。《清史稿》、《清史列傳》有傳，皆十分簡略，且錯誤迭出^①。

彭定求著述頗富，根據性質和內容可以分成三類：

第一類是理學方面的撰述，主要著作有《陽明釋毀錄》若干卷、《儒門法語》一卷、《學易纂錄》一卷、《姚江釋誣錄》一卷、《密證錄》一卷和《明賢蒙正錄》二卷等。彭定求在理學上，獨樹一幟。由於受到家學、師承授受關係的影響，彭定求遠紹陸王之學，近承孫夏峰、湯潛庵，平生最爲服膺推重陽明先生。明清時期，學術領域內門戶依傍現象極其深重，程朱之學與陸王心學處於對峙的局面，壁壘森嚴。大凡推崇程朱之學者必貶斥陸王心學，重陸王心學者則必輕程朱之學。彭定求却能够拋却門戶之見，不排斥程朱之學，而試圖調和陸王心學與程朱理學。他認爲，王陽明雖是繼承自象山之學，但實際上亦推崇考亭之學。陽明思想中吸收有不少朱熹理學的成分，陽明心學對朱陸之學其實是兼收並蓄。彭氏好友楊瑄說：“朱陸異同，理學心學之辨，爭勝角立，紛紜轆轤而未有已。愚竊惑焉。試觀近代人物，如鄒東廓、羅念庵、張陽和、劉念臺諸先生，其學禰陽明而祖象山者也，卒能羽翼六經，干城名教，清風亮節，皎然與日月爭光。世未嘗少有訾議，而何病夫陸王？故論學者不當區別門戶，以概其爲人，而當體驗身心，以得其所以爲學。千途萬轍，一致同歸於吾友彭公，信之矣。”可以說，在當時整個學術的大環境下，這確屬難能可貴。不僅如此，彭定求還諄諄告誡門人，“無妄生門戶異同之見，騰口說而遺踐履”，研習理學當以劉宗

周《人譜》、《證人會約》二書為入門之徑，勿嘵嘵於紫陽、姚江之辨也。《清史稿》將彭定求列入《儒林傳》，良有以也。彭定求的這一類作品，對於我們今天研究明末清初時期的哲學、思想、學術和文化等內容，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文獻價值。

第二類詩文，主要作品編輯成《南昀詩稿》二十七卷、《南昀文稿》十二卷和《南昀續稿》三卷。

彭定求仕宦時間不長，家居長達二十五年有餘。因此彭氏詩文集中關於國家政事、財政賦稅等內容的奏章疏陳一篇都沒有，這對於傳統時代的士大夫來說，似乎是彭氏文稿的一個缺陷。然而，正是由於彭定求長期家居的生活經歷，使得彭定求的詩文作品保存了大量有關地方社會歷史與文化的內容，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是我們今天研究彭氏理學思想、家族歷史、交遊往還、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社會，尤其是清代蘇州地方社會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

彭定求的詩歌作品以五言古詩、七言律詩為主。彭氏恪守“文以載道”之義，詩歌推崇陶淵明、陸放翁，兼具少陵、香山之風，文字質樸醇厚，渾然而成，毫無纖靡之氣。其門人王原謂“竊以先生詩文之雅正醇厚，無佻宕纖靡之習”；另一門人婁東唐孫華則云：“其詩屏絕淫哇，歸於大雅，即事成篇，皆有春風沂水之趣。”又言：“蓋未嘗瑣續詞章，而儷偶精工，吐詞警拔，可謂秩秩德音者矣。”彭定求的詩歌涉及天氣物候、自然災傷、吳中地方形勝遺迹、風土人情、文人士夫交流往還、本人出行訪遊、師友紀念、彭氏家族歷史與姻親聯屬以及康熙皇帝巡幸江南等內容，以實錄的手法將之一一載諸筆端。聊舉數例以證之。

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全球範圍進入了一次規模較大、時間持久的“小冰河期”，氣候明顯變冷，天氣變異明顯，極端氣候頻繁出現。這一時期氣候條件的變化是明清鼎革過程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這次小冰河期斷斷續續，餘緒延及乾隆初期，致使百

餘年的“康雍乾盛世”蒙上了一層淡淡的陰影。關於這一時期的自然環境，彭定求的詩歌作品中多有記錄，差不多連續記錄了十五六年的氣候變異及自然災傷狀況。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年(1695)，對於江南地區的人民來說，是多災多難的一年，陰陽失調，風雨愆期。正月初二日，蘇州地區開始降下一場大雪，持續時間非常長，到二月中才結束。《南畝詩稿》卷一《乙亥集》中有六首詩作記錄了這場大雪，其中《四日雪中齋居》云：

竟夕嚴颯駭不周，推窗積雪滿城頭。
天公有意羣芳壓，色界無端幻景留。
蕭寂應穿東郭履，清狂欲問剡溪舟。
西園高會休相訝，齋禁新年廢酒籌。

緣於大雪之故，導致彭定求與諸友人事先約定的公會亦無法舉行。這場大雪，也令彭定求甚是擔心會影響到農事的進行，他在《用東坡聚星堂雪禁體詩韻同良翁作》一首中表達了這樣的憂慮：“每歲農祥占尺雪，青幡迎暖弛寒烈。竭來土牛驀地驚，彌漫直屈上元節。”

本年自立春日起，雷雨遂作，斷斷續續，未嘗停止過，大水造成嚴重的洪澇災害。彭氏《夏至大雨徹夜枕上歎二首》云：

其 一

百五十日雲根濕，白波渺渺三蒔及。
陰陽遲錯麥無秋，秧針又見漂原隰。
蛙鳴水底靜逾喧，鳩逐林中啼似血。
狂恒之徵聖豈欺，吹來龍角愁霖急。

其 二

前年雲漢歌蒿目，今年頓作霖鈴曲。
潤積衣篝怯暮寒，暗侵鐙炮沉朝旭。
徹夜空階跳白珠，橫落長蛻勢洄復。
披衣起坐曙光微，貧家辛苦留饘粥。

水災導致農事失時，稼穡艱難，糧食減產，嚴重影響到農家的生計。彭氏在勸農詩中說道：“南園稻田百頃，耕者多營他業，欲如鄉村補救旱澇，不可得也。前年大旱，今年大水，地利盡棄。余有田三十畝，倡率鄰家共修人事，卒莫之應。僅就遠屋十畝自僱園丁，編竹負土，桔槔徹夜，勞費特甚，非期厚收之報，亦以稼穡艱難，義宜服習云爾。”舉一而反三，推一室而知衆生。迨至立秋，又是風雨大作，定求在《立秋風雨大作二首》其中一首無奈地歎息道：

伏日方臨暑頓收，蕭蕭白帝豫鳴秋。
雄風兼逐雌風下，細雨仍和急雨流。
鄭白渠涇嗟澤國，蛟龍窟潰憫農疇。
化工也覺無端甚，轉轂奔輪不少休。

屋漏偏逢連夜雨。次年，即康熙三十五年(1696)，又是一個大水災荒歉收之年。《南畝詩稿》卷二《丙子集》中有兩首非常紀實的詩篇，其一《望雨》云：

望雨終宵首暗搔，龍湫何處湧驚濤。
田功艱甚施蘆蓑，世態紛如費桔槔。
風伯轉輪迷北陸，雲師斂陣度東臬。
幽蹤千載思沮溺，垂白爲農敢告勞。

這一年，江南地區普遍發生了大水災，彭氏所謂“時聞海漲異災”。遷延至七月下旬，風雨大作，彭定求在《異哉行爲七月二十三日大風雨作》中，終於壓抑不住情感，對上蒼發出了憤怒的控訴：

異哉秋氣何怒號，豐隆屏翳凌長霄。
海疆已報萬戶漂，浮屍一夜填蓬蒿。
瀰漫陰沴鬱不消，閩閩城邊騰洪濤。
起自申酉連來朝，天柱幾傾地軸搖。
長旗大旆紛飄飄，金戈鐵馬爭咆哮。
棖楹垣壁無堅牢，千林震蕩摧松喬。
低窪積漲流滔滔，不爲魚兮將營巢。
魂驚魄悸無遁逃，鹿皮翁去家誰招？
復愁壘畝沉青苗，枉告艱辛施藜藿。
奇災似此目罕遭，人言巨壑興潛蛟。

.....

箕畢離垣萬象淆，去年淫潦侵江皋。
半村輟耒民蕭騷，今年罹殃更哀慄。

在接下來的幾年光景裏，江南地區的氣候一直處於極不正常的狀況之下。康熙三十六年(1697)，梅花遲至三月始開，彭定求有《梅花三月始開紀異五首》；三十八年(1699)，陽春三月初八日始降雪，彭氏吟道：“雪飛何太晚，應律已陽春。六出花全減，三微氣始屯。”三十九年(1700)，上半年干旱，下半年霖雨連綿，《南畝詩稿》卷六《庚辰集》之《夜雨不寐》有云：“暑闌曾憫旱，秋盡合占晴。何意連宵雨，愁心續續生。燈昏迷蝶夢，溜急亂鷄聲。禾耳將生矣，馮誰問五行。”四十一年(1702)，氣候十分反常，四月末驟暑，五月開始大雨不斷，吳中地區水田漂沒無算，定求有《四月杪驟暑紀異》

一首。大致說來，這種變化異常的氣候狀況，一直持續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前後。因此，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南園水荒輟作之際，彭定求作《勸農歌》四首，其中有云：“十年半荒，曾莫之省。我雖一區，敢告同井。”據上，康熙中葉江南地區的氣候與自然災傷情況可見一斑。

交遊登臨是傳統時代文人士大夫們生活的重要內容之一。雖然彭定求家居期間，深居簡出，更少遠行，自陳二十年不至虎丘。但是一旦出遊，皆有紀遊之作。因此彭氏詩稿中也保留有不少紀遊詩歌作品。這些遊記作品，既是我們觀察彭定求個人生活狀態的實錄，也是後人研究明清時期吳中形勝古迹變化與社會變遷的重要參考史料。例如，《南畝詩稿》卷一《乙亥集》中有《玉遮十景》組詩十首，記錄下了玉遮山一帶的風景名勝卧牛峰、讀書堂、鉢盂泉、仙人洞、千步街、洗硯池、積綠園、卧花坡、千年松、百丈崖。玉遮，位於今蘇州城西的東渚鎮，現在是蘇州著名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今天這裏的風景名勝基本蕩然無存。三百年來，山谷陵替，令人不免產生滄海桑田之感慨！

康熙三十七年(1698)四五月間，彭定求獨舟單櫂遊太湖東西山，登縹緲峰而返，《南畝詩稿》卷四《戊寅集》一一記錄下此次訪遊路線：出石湖，入穹窿山，由穹窿到玉遮山，胥口夜泊，太湖口謁伍相廟，從東山泛舟到西山，入林屋洞，訪毛公壇，宿包山寺，遊洞山，遊石公山，宿石公庵，過大小龍渚入消夏灣，登縹緲峰，而後返回。足跡所至之處，便賦詩一首，生動活潑地勾勒出彭氏家居時期恬淡的士大夫生活情狀。三十九年(1700)，定求第三子日乾夭折，族中人訃告頻傳，師友接二連三先後謝世，心情大為受挫，四十年自卜地未得，在極度錯綜複雜的心情之下自撰《生壙志》，春夏之交又大病一場，直到八月方才痊癒。病癒後，定求又作東山之行，出閩門，九月四日舟過山塘，作詩四首：《五人墓》、《張中丞玉笥先生祠》、

《劉公墩》和《葛賢墓》。茲舉《五人墓》一首以見：

偶泛蓬舟繞郭來，摩挲墓碣入徘徊。
重看俎豆登鄉社，尚想干旒捍黨魁。
白刃爭櫻十載烈，青雲並附九京哀。
蕭蕭松柏凌秋爽，灰劫銷沉安在哉？

五人墓址，即當年蘇州巡撫毛一鷺爲闖魁魏忠賢所建生祠處，爲蘇州市民毀而建爲五烈士墓。幾百年過去了，這些曾經的忠義之士的軀體雖然先後殞滅，但是他們的精神魂魄却穿透了歷史的長空，永垂寰宇。彭定求的這些遊記詩作，又何嘗不可視作李氏《洛陽名園記》之亞呢？吳中形勝之盛衰，天下治亂、社會變遷之候也。

此外，《南叟詩稿》吟詠到的其他如家族興衰、悼念師友、同志往還應酬等方面的內容，皆具較高史料價值，不復一一贅述。

彭定求的文稿，包括序三卷，記一卷，碑傳、墓誌銘、墓表、行狀六卷，誄文、書信一卷，以及題跋、贊、雜著一卷，通計十二卷。彭定求文稿是研究彭氏家族歷史、清代前期學術史、理學思想、圖書出版史、政治史、地方風俗、社會倫理道德和清代前期一些重要歷史人物的重要史料。例如，《巡撫江寧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升任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湯公祠碑》、《江寧初建兩江總督兵部尚書都察院副都御史于清端公祠碑》和《光祿大夫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文僖公墓誌銘》，是研究湯斌、于成龍和吳正治等著名歷史人物比較翔實的傳記資料，至今仍具不可或缺之參考價值。

第三類是纂輯之著，定求門人王原說：“（先生）年未及艾，辭榮恬退，寂處閣修。”又說：“又時取先哲遺文墜行，搜討而表章之。”纂輯之作主要有《道藏輯要》，彭氏從《道藏》中擇其精要者 169 種，按二十八宿字號爲序，纂爲二十八集，付梓印行。此外，還曾輯錄《忠

介遺事》一卷、《湯潛庵先生文集節要》八卷諸書。

過去，彭定求著述的不同版本基本上都收藏於國內幾家大的圖書館，普通人一般不易得見。比如，蘇州圖書館收藏有清光緒揚州府學刊《四語彙編》本《儒門法語》和光緒九年（1883）家刻本《南昀詩稿》、《南昀文稿》等彭氏著作；上海圖書館收藏有清康熙刻本《儒門法語》（不分卷）和浙江書局本《儒門法語輯要》（一卷）等。其中又以國家圖書館收藏《南昀詩稿》、《南昀文稿》的版本最爲全面系統，有康熙年間刻本、同治刻本、光緒家刻本《南昀詩稿》和《南昀續稿》，以及雍正四年和光緒九年家刻本《南昀文稿》。

事實上，《南昀詩稿》和《南昀文稿》並非彭氏的全部詩文著作。除此之外，彭氏至少還有《卧蒿集》、《歸田集》。定求自言兩次丁憂期間，“服既闋，以疾展假，歲辛未迄癸酉，三載中存詩若干首”，最後勒一編，謂之《卧蒿集》。《歸田集》乃定求“甲戌秋請告旋里諸詩”，以旅中應酬、贈答之作爲主。根據彭氏門人王原的說法，《南昀詩稿》是彭氏生平自訂稿，始自乙亥年，即康熙三十四年（1695）；而《卧蒿集》始自辛未迄於癸酉，即康熙三十年到三十二年，《歸田集》自癸酉冬至甲戌秋，即康熙三十二年冬至三十三年秋，則《卧蒿集》、《歸田集》是康熙三十四年以前的詩集明矣。顯然，這些仍非彭氏全部詩歌作品。就目前所知情況來看，包括《卧蒿集》、《歸田集》在內的不少彭定求詩歌很可能是散佚了，因爲光緒七年（1881）彭氏開雕彭定求詩文稿家刻本，梓刻的也僅是《南昀詩稿》和《南昀文稿》，未見《卧蒿集》、《歸田集》二集，甚至《南昀詩稿》初刻本卷八中有《素食》一首，在後來的長洲彭氏家刻本中却反而沒有了。之所以出現這種情形，蓋彭氏後嗣亦未能搜求到彭氏生平其他詩作，不得已只得照舊翻刻。

《南昀文稿》不是彭定求生前定稿，而是在其去世以後，由定求子孫和門人共同整理、編輯、校定而成的，雍正四年（1726）劄劂告

竣，由門人王原撰寫序文。

此次整理彭定求詩文稿，《南昀詩稿》以清康熙刻本為底本，《南昀文稿》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所收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四年刻本為底本。據《南昀詩稿》末所附《南昀續稿自序》可知，詩稿最初刻了十卷，自康熙乙亥至甲申，每年一卷。到了康熙戊子年，再續刻乙酉、丙戌、丁亥三年的詩，成《南昀續稿》。觀此本詩稿，康熙乙亥至甲申十卷未變，殆是初刻原貌；續刻的乙酉至癸巳九年之詩也歸入《南昀詩稿》，甲午、乙未兩年則歸入《南昀續稿》，且均不標卷數，可見是陸續刻成，今為閱讀方便計，均加卷數。作為底本的《詩稿》和《文稿》有一共同缺點，即印版不是特別清晰。而且，《詩稿》還存在脫字現象，甚至還存在缺板情況，如《庚寅集下》缺第一葉。在標點過程中，參校以蘇州圖書館藏光緒九年長洲彭氏宋體大字家刻本，錯者正之，缺者補之。值得注意的是，雍正本《南昀文稿》與光緒九年長洲彭氏家刻本《南昀文稿》小有差異。差異主要有二：一、光緒九年長洲彭氏家刻本《南昀文稿》前有松江楊瑄所撰彭定求墓表一篇，而雍正本《南昀文稿》無，特將此墓表作為彭定求參考資料，附錄於後。二、兩個版本的《南昀文稿》卷九之《生壙志》，在文字上存在不少差異，可以參看。

另外，整理者據《南昀老人自訂年譜》編纂了一份簡譜，附錄於後，以供參考。讀者若欲進一步研究彭定求生平事迹，可自行查閱《南昀老人自訂年譜》（收錄於《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86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版），此不贅述。

本人學識淺薄、水平有限，標點難免有錯，祈請方家批評指正。

注釋

① 彭定求生平、仕宦情況，參見拙作《康熙十五年狀元彭定求生平史實述略》，《歷史檔案》2014年第4期。

目 錄

總序	王衛平 羅時進	1
前言		1

南 昀 詩 稿

南昀詩集序		3
南昀詩稿卷一		5
乙亥集		5
題詠真小洞四首		5
歲交書懷四首		5
正月二日雨中繭園獨坐		6
三日文星閣下作		6
四日雪中齋居		6
人日雪中上穹窿即事六首		6
次昌黎春雪排律十韻同良翁作		7
用東坡聚星堂雪禁體詩韻同良翁作		7
疊前韻再答良翁		8
仲春雪霽山行舟次		8
山房靜坐		8
步至前村看梅		9
舟至嶼里省先曾祖墓風作步行		9

從鄧尉經行梅花深處道中遇雨	9
庭中初種樹數株	9
雨後夜寒獨坐	9
游玉遮山北龍潭禪院	9
夜半風雨大作起坐待旦	10
玉遮十景詩	10
卧牛峰	10
讀書臺	10
鉢盂泉	10
仙人洞	10
千步街	10
洗硯池	10
積綠園	10
卧花坡	11
千年松	11
百丈崖	11
示羽士二首	11
王醇叔過訪山房即返寓靈巖賦以招之	11
喜醇叔重至山房夜話二首	12
附錄 和韻	王喆生 12
過靈巖山下訪醇叔於披雲精舍二首	12
山歸鄰友過草堂夜話二首	12
有以風雨爲梅花惜者余曰梅固空谷幽芳藉風雨以却冶遊庸 何傷因戲作代梅花謝客詞四首	13
清明前後獨坐玉遮山房因念汪鈍翁先生兩度請告疊遮字詩 曾號玉遮山人及其晚年以堯峰著名則玉遮不須兼領矣我 王父初卜茲壤便號玉遮山叟先君祔葬定求築廬依止玉遮 之號固應世守翁豈謂我效顰耶因次原韻五首	13

舍南蘭園大半爲僧舍旁剩數椽久賃俗流蕪穢已甚今春贖歸聊 供宴坐因題六首	14
蘭園精舍一楹爲先君少時讀書處庭有牡丹一株久而彌茂壬戌 春定求侍先君小酌花前先君喜而有詩曰四十年前誦讀忙花 光照眼總相忘今來雨後看花色把酒高歌老欲狂自後定求復 之京師此屋又他賃矣今春贖歸得見花發傷先君之不再見也 乃奉小影挂壁盼望神遊泫然灑泣而作	15
孟夏園居遣懷四首	15
去年五十初度邸舍曾作數詩旋即棄稿以旅懷悶人也今得安居 草堂遂我初服追感平生百端交集因成長句七首以補舊稿 之闕	16
競渡行	17
夏至大雨徹夜枕上歎二首	17
無事此靜坐六首	17
仁山道人萬峰退院詩以送之	18
南園稻田百頃耕者多營他業欲如鄉村補救旱澇不可得也前年 大旱今年大水地利盡棄余有田三十畝倡率鄰家共修人事卒 莫之應僅就遠屋十畝自僱園丁編竹負土桔槔徹夜勞費特甚 非期厚收之報亦以稼穡艱難義宜服習云爾因和陶公勸農詩 六首	18
偶檢高景逸先生年譜載豆腐會規亦曰從簡會長夏無事因招鄰 友舉自草堂作詩四首	19
課耕	19
山行舟次	19
宿積翠庵四首	20
喜玉遮山僧送楊梅四首	20
簡友人二首	21
草堂再舉豆腐會	21

立秋風雨大作二首	21
蘭園獨坐二首	21
夾竹桃花開	22
盆蘭二首	22
中秋前將往玉遮山房謝客四首	22
山行舟中即事	22
十三日與施逸庵翫月山房	23
十四日上穹窿道中作	23
上真觀夜宿	23
十六日下穹窿重遊積翠歸玉遮山房	23
十七日遊虎山橋	24
登朝元閣	24
權返玉遮二首	24
十九日遊堯峰二首	24
過汪鈍翁先生墓	25
九月二十四日過仙人塘見蔡經遇王方平麻姑像放舟作歌	25
墓祭用陸放翁寒食感懷韻二首	25
茶花	26
余往來山中僱小舟日直百錢俗所呼圈棚船也戲作權歌五首	26
感事有作	26
蘭園僧重裝香像告成擬王摩詰體	27
舍南收禾和陶韻	27
先王父諱日三十年檢得手評禪門四經因於蘭園展閱一過以識 感愴	27
南昀詩稿卷二	28
丙子集	28
夜坐十首用羅念庵先生原韻	28

新年三首用陳白沙先生韻	29
放翁有五十忽過二句次韻三首	29
謁潛庵湯先生祠	30
繭園獨坐二首	30
梅花雜詩十首	30
游惠山	31
游秦園二首	31
過華孝子祠	32
宿玉遮山房三首	32
肩輿從玉遮至岫里大風驟作浩然放歌	32
宿岫里山房三日追感先君於定求乙酉初生時避兵來此曾賦抱 子詩七言百句而遺稿淪失尚記詩中有山緣蚤結他年好之語 因用爲韻書懷七首	32
行銅坑道中登西磧度聚塢嶺仍歸岫里亦向所未經之地也因 紀之	33
岫里墓祭重過虎山橋登眺族人及諸兒俱在追和曾王父虎山 橋韻	34
上巳日遊靈巖追和曾王父宿靈巖寺登涵空閣韻二首	34
行飯至燒香橋橋爲南園勝地，舍南百步內也。	34
一枕	35
夏日草堂書懷八首	35
喜雨二首	36
自題山巖趺坐小影三首 辛酉年，海鹽張子游寫。	36
倩傳神爲余畫虎山秋遊圖因和陸放翁擬張志和漁歌五首	36
贈傳神	37
閩中友人寄武夷茶分餉滄湄	37
揖青亭小飲二首用壬申秋遊韻	37

止酒	38
兀坐	38
望雨	38
不寐	38
異哉行爲七月二十三日大風雨作	38
挽潘克軒翁 翁年八十，臨歿貽書訣別云：“生吾順事歿吾寧”，乃得 真實受用，因用作起句。	39
病懷六首用羅念庵先生韻	39
南園閑興六首	40
秋盡日山行即事五首	40
東陽李生重來自武林贈詩二首	41
積翠指淵禪師挽詞二首	41
嚶谿友人貽晚菊三十本志喜	42
招鄰友草堂觀菊用餐英二字二首	42
雨夜夢同門楊玉符寄詩三首	42
謝客二首	43
感事三首	43
舍南收穫四首	43
雪中入山二首同友人作	44
至後七日草堂觀雪	44
叔母貞節黃孺人挽詞二首	44
題謹庸蚤朝圖二首	44
南叟詩稿卷三	46
丁丑集	46
新正書懷二首	46
讀劉念臺先生人譜	46
閑居三首	47

訪朱柏廬先生	47
重過宋文恪公墓	47
北山草堂讌集	47
雪窗見月	48
挽繆念齋先生二首	48
三月二日山行二首	48
穹窿夜宿二首	48
玉遮山房靜坐四首	49
墓中種樹	49
梅花三月始開紀異五首	50
澄觀居落成二首	50
蕙蘭數種盛開喜作四絕句	51
玉符來訪留宿草堂翼日蘭園小憩又越一日同游花山而別即事 四首	51
清和月朔示文星閣下文會諸子二首	51
初夏玉遮山居四首	52
從玉遮山步至龍潭庵	52
吳烈女挽詞次韻四首侍御吳恕庵女，爲宋氏所聘，未嫁而夫亡。及某 氏來聘，遂縊死。	53
偶吟七絕句	53
七月望日文昌閣下小憩是日，第三子日乾從，時方十一歲。	54
先慈施太君諱日志感	54
涼夜獨坐	54
點劍南集甫竣愛其嗜退安貧於詩人中能明正學澹然神遠因用 逸稿中閑居六首韻以識嚮慕	54
兀兀	55
瘍疾	55

病中午睡	55
觀三北歸來話	56
有感	56
秋雨	56
謹庸和放翁苦貧韻竊廣其意	56
西軒桂	56
雨後桂下獨酌	57
澄觀居同叢山翫月和五嶽山人月詠四首	57
和放翁野興二首	57
草堂	57
試茶和放翁韻	58
九日山行二首	58
茅峰登高四首	58
泛舟至岫里重登虎山橋四首	59
冬日閉關吟四首	59
簡友人	60
蘭谿章氏屬題關夫子繡像以曾遭火百物俱燼此像獨完故識其 靈異	60
歲除詠水仙花	60
南畝詩稿卷四	61
戊寅集	61
高望吟七首 有序	61
得石齋先生講習錄敬和壁間王文成公墨刻詩韻四首	62
寄題麻姑仙壇	62
寄題羅近溪先生從姑山房	63
題故雲夢令建昌聞公傳後四首 公名運昌，字天祥。	63
聞生曦來自建昌假館四月於其歸也詩以送之	63

玉遮山房聽雨	63
草草山房小飲	64
山遊看梅紀游五首	64
朝元閣	64
查山	64
萬峰臺	64
石壁	64
柴庄嶺	64
翼日上穹窿	65
過積翠	65
嶼里墓祭	65
玉遮墓祭	65
婁齊三墓祭畢示族人	65
松陵道上 <small>時往鹽官，訪羨門叔父。</small>	65
夜泊王江涇雷雨大作	66
雨中過煙雨樓未登	66
宿羨門叔父書樓	66
重過松陵丁氏江上草堂留題二首	66
同玉符訪鐵庵尚書不遇二首	66
玉符遠游不果重過草堂留話二首	67
新製絺幘二首	67
送張嘉錫庶常改調之京二首	67
送董觀三北上二首	67
偶書	68
曉起	68
無事	68
夜夢潛庵先生作	68

一庵精舍小憩二首	68
謝客	69
枕上	69
中秋歎二首	69
望日登文星閣	69
西軒月夜獨坐二首	70
南堂題壁四首	70
課園丁種菜口號四首	70
燒香橋晚眺	71
草堂秋思用放翁韻	71
和巢南鳥鳴錄中過澗上草堂詩五首 有序	71
覽俟齋先生與馮生却餽金書有作	72
邀南枝翁至南昀草堂留二宿得隸書累幅聆其言論感人深摯作 長歌以贈	72
九日小疾不出用放翁韻	73
弄筆三絕句	73
讀白沙先生詩跋二首	74
行飯至蘭園二絕句	74
山行舟次漫興五首	74
穹窿道中	74
由穹窿至玉遮	75
戒殺歌	75
胥口夜泊 以下西洞庭游草。	75
謁伍相廟	76
從東山泛舟至西山	76
入林屋洞四首	76
訪毛公壇四首	77

宿包山寺二首	77
游洞山	77
游石公山	78
山亭坐眺二首	78
宿石公庵	78
過大小龍渚入消夏灣四首	78
登縹緲峰	79
再宿石公庵	79
市得橘百枚香櫟數顆戲詠四首	79
太湖歸舟蚤泛二首	80
觀前人洞庭紀游諸作雜成口號十二首	80
南畝詩稿卷五	82
己卯集	82
新正書懷三首	82
春朝登文星閣	82
八日始雪	83
十日始雨	83
先君諱日十週時志矩齋讀書圖梓成謹書卷末五首以示後人	83
擬重往包山探梅未果志悶三首	83
春杪山中墓祭未得逗留悽然有感	84
一庵精舍牡丹花放喜醇叔留榻累日作二首	84
初夏曉起讀書	84
生日齋居二首	84
得張簣山先生集讀之起敬摘要手鈔題識簡端二首 先生名貞生， 廬陵人，順治戊戌會元，官至侍讀學士。建言謫，復起而歿。	85
又題王山遺響三首 王山，為簣山先生罷官歸隱處。	85
步至蘭園小憩	85

盆荷續開次友人韻六首	86
讀靖節堯夫二先生集作歌二首	86
六月朔謁王少湖先生祠時方重梓俟後編	87
草堂消暑二首	87
雨後曉起舍南觀禾	87
夾竹桃花開較往年爲盛	88
公車行贈江浦劉大山	88
初秋閑興二首	88
喜西洞庭王翁送果二首	89
家居自適吟六首 有序	89
敝廬歲暮	89
土物時嘗	89
雨泉烹茶	90
困粟炊飯	90
眠起隨宜	90
出入自由	90
舍南隙地自壬戌構南畝草堂庚午建家祠而飛雲閣帶星軒亦同 時草創丁丑構澄觀居今秋方闢門扉一楹稍除小徑作詩四首 識示後人	91
九月杪入山紀詩八首	91
橫塘舟次	91
玉遮墓祭	91
坳里夜宿	92
游湖小泛	92
虎山曉泊	92
穹窿晚眺	92
道室留榻	92

石湖歸權	92
偶書	92
雪窗獨坐	93
雪後過石湖送施左君葬追挽泫然	93
南昫詩稿卷六	94
庚辰集	94
歲首讀劉念臺先生古易鈔義	94
南昫壆人口號二首	94
右臂痛自訟	94
庭梅下獨飲	95
羲齋招飲看梅未赴賦謝三首	95
放翁有五十六翁詩賦以自警	95
示兒輩	95
草堂杏花歌	96
花朝同門人汪陞交看繭園玉蘭	96
晚同陞交泛入滄浪池二首	96
清明墓祭從玉遮至岫里書事七首	96
購得濂溪橫浦二先生集	97
偶書	97
坐翫繭園牡丹作詩四首	97
雨不止書悶二首	98
雨後鄭氏學圃看牡丹留題二首	98
滄湄謂余閑居之樂竊未敢當書以代簡	99
春盡日南園陳氏齋中看蕙	99
晚春感興六首	99
哭從弟瞻庭十五首	100
醇叔來唁瞻庭弟喪因與滄湄話舊	101

兩接聲求念功書爲瞻庭弟經營歸喪書以識感	101
檢瞻庭弟甲戌都門送余乞歸詩扇因題四首	102
附錄 原詩四首	102
澣墅慟哭 六月十二日迎喪，夜宿舟次。	103
功服除日二首	103
簡醇叔	103
悠悠	103
入秋憂旱作	103
七月晦日得雨	104
復雨得涼	104
讀抱朴子有感	104
兀坐雜書五首	104
一笑	105
寒露後一日南園散步四首	105
中秋遊仙詩六首	105
覽白真人集次韻四首	106
夜起焚香	106
壽宋旣庭先生八袞二首	107
夜雨不寐	107
秋盡日陳氏齋中看蘭菊小飲分籬字韻	107
孟冬二日舟過靈巖小步	107
玉遮夜宿	108
三日曉上穹窿	108
四日岫里曉望	108
第三子日乾幼而好學能受余訓年十四患病八月而亡哭之	
十九首	108
羨門叔父喪適余第三子病革馳寄誄文未及會弔臘初方行赴	

哭憶舊言哀作詩四首	110
西鄰董觀三方入翰林遽聞凶問旅櫬未歸先作哀詞四首	110
鄭漢崔進士閩中病歸歿於錢塘挽詞二首	111
挽查荊州編修二首	111
挽吳楞香祭酒二首	112
挽許升年先生二首 <small>官禹城縣令</small>	112
南叟詩稿卷七	113
辛巳集	113
首春文星閣齋壇即事四首	113
上丁日謁郡學文廟隨拜韋刺史湯尚書祠	113
贈湯子方自清流歸養詩	114
擬補南陔三章	114
擬補白華三章	114
同年鄭珠江書來識感二首	114
張弘蘧送盆梅書感二首	114
手植水仙盛開二首	115
挽吳景南二首	115
明季揚州張烈婦史太君死難詩 <small>烈婦於乙酉四月赴火死，時夫與子俱</small>	
遠出。及檢灰燼中，赤心成塊。	115
春杪山行	115
由竺山至聚塢山復過長旂嶺直入漁洋	116
拜雅園顧先生墓	116
宿漁洋覺城庵	116
從漁洋入青芝晚至銅坑登舟歸玉遮	116
卜地未得戲作解悶	117
初夏泛游湖作櫂歌二首	117
挽陳鶴九二首 <small>鶴九爲文莊公季子，素行好道。</small>	117

喜醇叔至	117
書悶	117
雨窗病懷二首	118
答客語二首	118
簡滄湄二首次韻	118
自詠	119
王薛澗寄書見慰賦答二首	119
周忠介公年譜及燼餘集梓成題後	119
子方贈建蘭花發獨蚤	119
文星閣下消暑	119
近伏涼陰累日	120
自題松風澗響圖 王父集公府君曾圖是景,定求仿之。	120
自題思子圖三首 憶日乾侍側授書時作。	120
伏日陸交至草堂消暑用放翁北窗閑詠及病起小飲韻二首	120
滄湄至草堂強余弈棋慨然而作	121
挽同年顧觀廬侍郎三首	121
夢瞻庭弟二首	121
早秋即事三首	122
重讀抱朴子憬然作頌七言排律三十韻	122
游仙詞四首	123
香山舟宿夢日乾	123
秦中道者來自武當爲談仙巖諸勝作歌贈之	123
八月朔子方於文星閣下重舉會課喜其能續舊遊賦贈古風 二章	124
九月四日舟過山塘作詩四首	124
五人墓	124
張中丞玉筍先生祠	125

劉公墩	125
葛賢墓	125
十月朔始入銅井山塢	125
十六夜舟泊光福	125
十七日銅坑港曉渡至驚魚澗	126
銅井買山既成感慨交懷	126
詔免明年地丁錢糧作紀恩口號四首	126
十一月初五日步登銅井山頂禪房小憩	126
挽同門翁鐵庵尚書二首	127
歲除檢日乾藏書悽然有作	127
南畝詩稿卷八	128
壬午集	128
新正書懷十首次石湖劍南唱和韻	128
仲春四日入山舟次	129
玉遮夜宿	129
步游銅坑	129
從驚魚澗步至斗柄嘴	130
澗南草庵小憩	130
曉登吾家山至青芝塢	130
萬峰臺晚眺	130
西磧道中喟然有作	130
留題石壁精舍	131
過七十二峰閣弔顧文康公墓	131
登銅井山頂次韻二首	131
日乾墓次招以二首	131
重過銅坑	132
謁嶼里曾王父墓	132

過安山謝氏小飲	132
崇福僧舍	132
雨中草庵獨坐兼訂後寓書壁二首	132
花朝喜晴	133
塢中梅花雜詩八首	133
歸舟示伊中弟	134
戴南枝山人挽詞三首	134
西郊行五首 有引	134
觀血疏貼黃	134
觀三代誥軸	135
觀竹榻	135
觀小雲棲扁額	135
拜忠介公墓	135
四月八日宿草庵	135
食櫻桃於山家樹下	136
雨中歸舟	136
吳江道上懷周忠毅公	136
鷓鴣湖權歌四首懷玄真子	136
四月杪驟暑紀異	137
得櫻鞋	137
山僧連送枇杷	137
草堂遣興五首	137
六月三日冒雨入銅井即事好成消夏計	138
草庵即事三首	138
生壙側有楊梅數株采食戲作二首	138
雨後觀澗作二十韻	138
素食	139

山中夢日乾	139
葛稚川仙井泉歌 <small>宋文翁得自惠州,以一杯見餉。</small>	139
暑窗假寐夢遊呂真人鍊藥處因次高忠憲公毀光雜詩五首	139
詠盆荷	140
夏秋之交素食累月見者力阻賦以謝之	140
中秋至銅井作行住坐卧歌四首	140
銅井山頂銀杏歌	141
草庵雙松歌	141
城南宋翁挽詞二首	141
王薛澗寄蓴香堂詩集題贈二首	141
虎丘山塘同滄湄夜泊 <small>時有迎鑾之役,舟次得詩十五首。</small>	142
滄墅曉晴	142
梁溪道上懷東林道南講院	142
錫山湖嘴夜泊	142
舟中自遣	142
海烈婦祠行 <small>有序</small>	143
渡江	143
邵伯夜泊	144
露筋廟行	144
清水潭夜泊	144
寶應回舟	144
瓜步阻風	144
鎮江舟次買菜口號二首	145
錫山道中懷緘齋先生	145
入山展墓	145
歲暮感懷	145

南畝詩稿卷九	146
癸未集	146
歲交詩二首	146
繭園獨坐	146
正月杪入山不果春雪復作	146
遣意	147
清明後入山舟次二首	147
澗南庵居閒興四首	147
上巳登銅井頂	148
雨中歸舟	148
山歸兀坐	148
苦雨	148
違俗	148
病懷二首	148
南園漫興	149
和放翁遣興韻	149
和放翁夢斷韻 久不夢亡兒日乾也。	149
楚黃金會公檢討寄書論學兼爲先君志矩齋讀書圖作序語義 深醇銘鏤心膂因作古風二首報之	149
寄金禹書 名啓洛	150
小滿後天氣方似清和晝閒無事和放翁初夏村居韻四首	150
和放翁讀書韻	151
和放翁獨學韻	151
和放翁深居韻	151
和放翁快晴韻	151
盆荷自端午後續開甚盛賦懷二首	151
夏秋之交早甚七夕方得雨	152

雨後獨坐	152
遣懷	152
南園感興	152
有感	152
題壁自警	153
記夢 有序	153
重閱朱子綱目一過益歎先賢筆削之功至鉅喟然有作	153
曉起	154
偶得宣州石貯水一泓因憶朱子句云眼中水石今成趣即用五 字爲起句得詩四首	154
白露前復雨	154
謝友人贈丸藥二首	154
題松筠教子圖二首	155
書歎	155
雨窗獨坐	155
涼夜	155
疏懶	155
舍南獨眺	156
久不得武夷茶湯子方以閩客所寄移惠	156
八月六日徹夜大雨枕上口占	156
飛雲閣觀雨	156
中秋前二日南園散步	156
重過鄰園有感	157
看繭園柱	157
玉遮山房夜宿	157
虎山橋午泛	157
銅井晚步	157

草庵曉起	157
鄧尉四宜堂看桂	158
歸舟遣懷	158
庭桂三首	158
重陽前石湖小泛	158
過三仙觀訪道者不遇	158
治平寺小憩	159
登茶磨嶼	159
九日獨坐	159
偶至玉峰宿醇叔依廬留題	159
附和韻二首	王詰生 159
表兄施帶土挽詞三十二韻	160
孟冬雷雨歎	160
日乾逝及三期重檢篋中遺文因題卷端四首	161
瞻庭弟葬官山塢哭以挽之	161
臘月十日得九峰山人贈言勸學有絕句二首云與子心期頗有 年道緣原不隔人天如何忽縱優游態只恐精微遂不傳宣化 吳趨竟少人我今峰泖作西賓寄聲爲報山中客切莫心田有 蔽塵捧讀瞿然汗下謹次韻六首自志傲責云	161
臘月庚寅長洲學重建萬代宗師坊上梁之吉敬賦二首	162
南叟詩稿卷十	164
甲申集	164
上元日雲間道上詠懷	164
宿紫虛閣二首	164
再次韻二首	164
偕同人謁梅梁先生墓限韻	165
主敬堂讌集限韻	165

歸舟志感	165
送嚴懲又司訓銅陵	165
贈紫虛閣主人	165
題旅夜思親卷	166
清明日山行	166
上巳獨登虎山	166
春暮園薔薇盛開清坐竟日作三絕句	166
四月朔再往雲間舟遇順風志快	166
紫虛閣齋宿	167
觀同人講會	167
過漕涇觀海	167
椒巖兄有詩見贈次韻奉酬	167
附 原韻	開 祐 167
贈方外弟子	168
題九如圖 有序	168
自詠	169
重讀白沙先生詩賦懷四首	169
六十生朝感懷四首	169
與友人夜話	170
偶吟	170
銅井楊梅至	170
采芝歌	171
伏日	171
盆荷	171
讀李太白集	171
愁霖	171
夏至日舍南曉望二絕句	172

閒詠二首	172
鄭仁山七十堅辭祝壽與余同志因贈以詩	172
次放翁南堂晚涼韻二首	172
松陵舟次	173
楊以齋先生挽詞二首	173
舟至武林匆匆返棹有懷西湖而作	173
舟次晚涼遣興	173
石門曉泛	173
重至海寧追憶庚戌殘臘省先君於粵東初經此路泫然志感	174
南湖順風揚帆晡刻葑溪在望志快四首	174
吳郡士民公建湯尚書遺愛坊成恭紀二首	174
尤艮齋先生挽詞二首	174
題齋壁	175
題雲洞圖二首次韻	175
秋蘭花發特盛獨坐清賞得詩二首	175
季秋三日紫虛閣禮斗迎鸞詞十二首	175
九日登文星閣斗壇即事十二韻	176
穹窿晚眺	177
玉遮山房夜坐	177
從嶼里泛舟入驚魚澗	177
草庵夜宿	177
生壙登眺	177
重招日乾於墓次	178
草堂對菊二首	178
菊枕	178
老友程子雲爲余覓得壽木至自婺源歌以自慶	178
冬至夜坐	179

洞庭道者以道書索序贈粗皮香櫟八顆亦足喜也	179
詠真小洞移植盆松於庭	179
銅井山叟携蠟梅至喜作二絕句	179
重植盆梅作二絕句	179
歲暮感懷二首	180
寄薛澗少宰用匏庵先生詠署中藤花種竹二首韻	180
附錄 和韻四首	王九齡 180
南叟詩稿卷十一	182
乙酉集卷上	182
甲乙歲交四首	182
疊前韻四首	182
王醇叔新築方成去冬秉燭一遊忽忽惜別因寄題六首	183
爲日乾重寫小游仙圖題二絕句	184
立春日爲先君諱辰泫然志感	184
上元日文星閣下作	184
鳳現嶺送城南老人葬	184
帶星軒前種竹	184
外洋山茶花	185
晚步蘭園	185
曉起	185
夜坐聞雁	185
上巳日庭杏方開玉蘭亦盛獨坐賦賞	185
雨窗排悶三首	186
一飽	186
漫興三首	186
清明日毘陵舟次	187
三月二十日行在奉旨校刊全唐詩	187

館師高都陳公扈蹕南來下榻敝廬叙舊言懷六首	187
孟夏朔山行祭掃	188
肩輿從玉遮至虎山橋晚眺	188
嶼里山房夜宿	188
銅井道中	188
四月十六日行在傳旨問江南督撫公舉在籍諸臣中學問品行家 世俱好不管閑事者先賜御書新詩大幅督撫以臣定求應隨蒙 賜出詩爲至閭門作云明麗山川列象輝光風輕艦帶煙霏雲隨 御仗分河畔雨洗微塵花點衣恭紀二首	189
高都公既贈南園行一篇至梁谿又寄五絕句云玉局筵前揆拖行 長思苦語盡平生淋漓一夜征衫濕不是人間離別情兩度高齋 往復還忙時相對別時閑白雲回首姑蘇道不覺歸帆過慧山把 君試卷重瑛璠贈我新篇道氣存絕妙好辭髭半白乃知文字是 名根青天萬里一身形飛去何因有翅翎今日黃梁雖已熟盧生 枕上不曾醒腸斷孤舟春水聲雙魚遠寄百愁生無情頗記楞嚴 語度世何嘗不有情謹次原韻於潤州舟次	189
奉送桐城張公二首	190
送繆虞良赴高都公館	190
宿吳氏半閣追挽故友懋叔兼示南高昆季二首	190
詠瓶中芍藥二絕句	190
邗江夜泊與高都公話別復贈長句云此行此別欲淒涼忽灑臨 岐淚數行夢裏不知關塞遠歸時那惜道塗長調饑辟穀思真 訣多病安心試好方江上青山猶送客連檣況復似連牀謹次 原韻	191
慧山道中重讀高都公舊刻謹題簡端四首	191
舟中夜雨借宿農家	191
過梁谿簡絨齋先生二首	191

書懷二首	192
舍南觀蒔歌寄高都公	192
長洲學宮道山亭落成 善士馬俊捐資獨建。	192
雲間陳咸京贈九峰山人翠竹清吟卷次韻四首	193
題九峰山人畫呂祖像	193
宋旣庭先生挽詞四首	193
一柏山房歌	194
生辰齋筵即事二首	194
追憶豆腐會中故友置齋小招	194
貞女行	195
南昫詩稿卷十二	196
乙酉集卷下	196
將赴詩局題南昫壁	196
慧山道中二首	196
金山晚眺二首	196
欲遊焦山不果悵然有作	197
寓杏園僧舍淫雨方甚	197
初晴遣興	197
李晝公招同局諸君宴集郊園至紅橋小泛雨作而歸即事	
二首	197
題寓中茅亭	198
讀張文獻公集	198
董子祠行	198
瓊花觀行	198
晝公送梨戲酬二首	199
閑詠	199
聽鶯二首	199

鑿江夜泛	200
登真州署樓贈荔軒使君	200
次徐忍齋編修原韻述懷	200
七夕晚雨復晴	200
晚坐	201
雨窗	201
午後散吟二首	201
夢中得句	201
同局有請俸之說余因書懷三首	201
中元日登寺中二閣	202
七月十六日	202
七月二十一日晝夜大風雨	202
夜半作	203
曉霽遣懷	203
夜雨起坐達旦	203
銀杏樹歌	203
緘齋先生挽詞四首	204
張侍郎園行 有序	204
文選樓懷古	205
秋分	205
題忠烈遺事卷贈卓鹿墟 建文忠臣卓忠貞公裔孫	205
江都學博送秋丁胥	205
隔院有雙鶴詩以憫之	205
中秋夜月下焚香	206
中秋後五日浮村上人招游紅橋法海寺平山堂即事三首	206
九月四日大江晚渡	206
梁溪夜泊同展庵弟篝燈步泉亭煮茗作	206

十月十一日錫山舟次	207
毘陵曉發	207
渡江口號	207
杏園夜坐	207
題東皋草堂圖二首 爲天津曹殷六養母別莊。	207
南窗午坐	208
高都公書至	208
范公祠行	208
碧天觀斗閣眺望	208
至前五日雪	209
雪晴	209
題蕭徵父荷池小影	209
廬山心壁上人以滇南省母詩見投余因有感而贈	209
至日	209
程子楚嵐有遊黃山之約	210
寓中蠟梅數株盛開	210
舟至京口宿聽潮庵	210
丹陽道上曉行	210
南昫詩稿卷十三	211
丙戌集卷上	211
元日讀商文毅公集恭題二首	211
二月十日重赴維揚夜泊山塘	211
銅井梅花盛開舟中感懷舊游臺然有作	211
舟行五日始得渡江遣悶二首	212
重到天寧寓見庭中杏花	212
題寒山集	212
醫友張漢甌餉黃山茶 茶名碧天乳	212

上巳日竹院散步	213
余於乙卯秋夜夢游茅山恍若三真君挈至最高處誠爲生平 異緣迄今三十餘年矣思酬夙慕三月六日邗江登舟慨然 有作	213
京口夜泊	213
練湖口晚渡	213
曉發望茅山	214
上茅山道中五首	214
宿碧雲樓留題二首	214
上大茅峰二首	215
華陽洞	215
玉柱洞	215
蓬壺洞	215
曲水亭 喜客泉之支流	215
繡衣亭 大茅君受金書玉册，繡衣使者降於此。	216
從元符宮至鬱岡乾元觀道中	216
贈詹維揚律師 師爲楚黃儒者，道行修整，時年八十二。	216
神碑歌 有序	216
魏元君祠	217
燕口洞 有序	217
全真石塔 乾元道士江文谷趺化處。	218
玉晨觀 高辛氏時，展上公修道之地，今遺蛻尚存。	218
懷許長史 玉晨爲長史故宅	218
懷陶貞白先生 墓在雷平山麓	218
李真人丹井 在乾元觀	218
乾元觀齋堂歌	219
雨霽月夜與維揚律師話別	219

下茅山雜題二十二首	219
南昫詩稿卷十四	222
丙戌集卷下	222
懷高都公	222
寄同年魏子相侍講	222
王令貽給事以言事去官歸里贈詩一首	222
故閣部史公開幕維揚城潰殉難相傳葬衣冠於梅花嶺下過而 哀之	223
送吳幼日編修之京	223
齋居	223
有感二首	223
庭前古樹新綠初齊	223
食笋	224
庭開芍藥花二首	224
聽鶯二首	224
與展庵弟	224
呂真人仙誕碧天觀即事	224
移寓	225
斗閣齋居閑興四首	225
五日	225
生日	226
招鶴歌	226
懷同年鄭珠江檢討三首	226
汪東山修撰挽詞七首	226
高都公北墅夜寄詩云六分春色去忽忽惜別江鴻與塞鴻宿麥已 遲三月雨桃花先落五更風夢魂顛倒青山外文字叢殘白髮中 君過中泠清淨水憑將一洗陌塵紅次韻奉酬	227

憂旱行	227
題卓鹿墟出師圖	228
憶南園	228
呂真人像重裝告成留題觀壁	228
庭竹三首	228
懷詠真小洞	229
寄滄湄二首	229
聞蛩	229
城南律院小憩	229
立秋 七月一日	229
竹裏煎茶詞四首	230
暑甚中夜起坐	230
牀頭香燈徹夜光照每坐待旦	230
觀中夜鐘甚緊余方習夜坐口占二首	230
八月初旬秋暑復甚登閣晚眺作	230
竹下獨坐	231
初十日晚涼得雨	231
中秋夜半作	231
歸舟雜詠七首	231
草堂二首	232
九日登文星閣	232
送圭庵陸先生入長洲鄉賢祠	232
題王節母墓誌兼贈醇叔	232
喜醇叔至同過揖青亭小飲二首	233
過徐宮詹公舊祠廢址有感	233
又赴維揚道中雜興六首	233
重宿碧天觀	234

歸興	234
仲冬歸舟二首	234
靈巖山下小步	234
虎山橋晚渡二首	234
草庵夜宿	235
同年沈允斌宮贊挽詞二首	235
歲暮即事	235
南畝詩稿卷十五	236
丁亥集	236
新正四日重赴維揚	236
六日過江夜泊揚子橋	236
人日寓杏園寒疾陡作遣悶二首	236
元夕荔軒使君招飲復送絲燈二盞欲却不得書以志愧	237
平山僧折梅見贈戲作二首	237
鄰院梅開主僧遠出獨坐翫之因作三首	237
夜詠	237
殘更	238
夜雨	238
春雪	238
二月一日移寓卞氏書室	238
高郵道中	238
淮陰行	238
三月晦日繭園小坐	239
四月八日光明庵小坐維揚卞用霖方至	239
高都公歸舟渡江恭題梅梁先生像二首云九峰望不極千里向河 關吳楚江邊岸人天海上山迷津行漸遠往路夢能還夫子清都 客相思塵世間勳業雲臺像風期天上人德星輝帝座香案儼儒	

臣忠孝傳金錄精誠達紫宸南冷清絕水一酌薦江蘋奉次	
原韻	239
連宿卞氏桂園即事四首示用霖	240
高都公於茱萸灣舟次見示正月將發京爲余題茅山集二首云舊	
夢西窗可重尋瑤華相贈比南金春風送客花枝動遲日維舟柳	
色深佳句百篇千里路尺書三載故人心白頭萬事都拋却猶愛	
夫君吳會吟九河水接五湖流直到君家下小舟歲月再添遷謝	
恨江山一洗別離愁春來作客猶聊爾老去狂歌且未休了却南	
園重到夢乞身章上便林丘謹於邗關送別後奉次原韻	240
去年夏五余作碧天觀募建黃鶴樓引系以招鶴歌臘月果有一鶴	
來降留之既馴今夏余復來寓喜爲作詩	241
五日即事二首	241
贈金陵余生養直 江寧陳郡侯被劾，生首爲鳴冤，時論重之。	241
別邗關諸友二首	241
江上守風遣懷二首	241
慧山汲泉試茗閑興二首	242
五月杪歸坐草堂天方亢旱百憂交集因成雜感十首	242
哭始兒七首	243
九月二十三日同滄湄遊素巖半枝別墅即事	244
買菊書感四首	244
燈下示長孫遵儒	245
桐城王蒿伊與余遇於大梁郡丞署有古循良遺風久之遷彰德守	
未幾罷官今夏忽遇吳門一貧特甚益信其爲廉吏也出其署陳	
州時輿頌一卷屬題口占贈之	245
郡侯賈素庵廉仁得民既擢江鎮觀察士民上章請留特旨調補蘇	
常以慰輿情因作詩二首美之	245
書歎二首	246

立冬日往西郊看菊	246
十月十九日山行歎	246
夜泊光福聽雨歎	247
曉謁曾王父蓼蔚府君墓示長孫遵儒	247
王父集公府君諱日告祭感懷	247
錢獻侯挽詞	248
仲冬十二日虞山舟次遇次公陸別駕邀游十五松山房作長歌 贈之	248
重悼江東山喪次	248
青房山人來訪留宿草堂贈四絕句	249
卞母李太君守節三十載而格於旌例其持家教子齋志清修允 稱淑媛壽屆六旬贈壽言二首并示用霖	249
南沙徐翁餉勾漏葛仙米賦二首	249
南畝詩稿卷十六	250
戊子集	250
和龜山先生此日不再得詩 有序	250
立春素巖至夜話	251
高都公書至以奏請致政復奉溫旨慰留因寄懷三十韻	251
仲春望日入山探梅雨中寫懷	251
穹窿夜泊	252
茅殿焚香	252
山門看雪	252
西峰晚眺	252
玉遮曉步	252
虎山午眺	253
銅坑道中	253
草庵建閣正當梅花深處余用杜詩心清聞妙香之句顏曰清聞閣	

即以五字爲韻	253
曉至石壁喜遊人未集清坐久之	254
銅井山頂登眺	254
雨中歸舟崦西回望	254
季春重憶茅山鬱岡之遊懷維揚律師三首	254
疊韻贈羽士沈心澄	255
長洲學尊經閣告成志喜 雲程馬氏獨捐二千餘金，鼎建最速。	255
萬壽慶節醮壇齋宿恭成紀事十首	255
曉登彌羅閣	256
寄薛澱總憲	256
閏三月六日冒雨入山展墓	256
玉遮山房夜宿書感	257
曉至岫里	257
重登草庵清聞閣	257
羲齋老人贈黃山松一盆賦謝二首	257
楷庵閣學有書見慰寄懷二首	258
雨中過石湖爲表兄施帶土營葬	258
是日展外王父仰思施公墓兼示稼軒映垣兄弟	258
四母舅爾恭施先生篤學粹行真古君子也余失恃後最蒙憐恤逝 已四十餘年墓前追挽	258
祈晴詞四首	259
表兄施稼村八十	259
初夏維揚卞子用霖至同步南園小憩精舍用家羨門少宰昔年寓 南園詩二首韻同滄湄追和	259
五日	260
生日	260
贈漳南林生雲翥 名鳳，有志正學，離家遠遊，向余問業，留寓文星	

書院。·····	260
伏日天陰至揖青亭小憩二首·····	260
讀二程遺書·····	261
立秋日風雨大作·····	261
書意·····	261
讀夏峰孫徵君年譜·····	261
秋陰·····	262
蘭園小憩二首·····	262
聽雨·····	262
閒詠二首·····	262
喜晴·····	262
夜坐·····	263
久經斷飲涼夜略酌三杯旋即止之·····	263
長兒小祥泣示遵儒二首·····	263
重置盆山戲作·····	263
讀吳康齋先生日錄四首·····	263
登橫塘橋 章定巖捐資重建,屬余作記·····	264
嚶東陸扶照贈菊二十盆復得江陰細種數本羅列草堂足稱勝觀 因作六首·····	264
贈魏一庵官諭二首·····	265
題永寧于中丞小照三首·····	265
崑玉篇贈王鶴隨鄉薦·····	265
冬至·····	265
過望雲小築追挽慕廬尚書三首·····	266
桐城相國張公挽詩四首·····	266
寒夜寄懷卞子用霖二首·····	267
詩律·····	267

哭湯子方四首	267
題友人梧下獨飲圖	268
題山居者松下小影	268
十二月十三日玉遮省墓	268
望日謁文山先生祠時于中丞方議重修用杜詩蜀相原韻	268
種盆梅二株	268
曉晴	269
南叟詩稿卷十六	270
己丑集	270
元日試筆二首	270
二日閑詠	270
自警	270
澄觀居獨坐	271
先君諱日歷二十年述哀二首	271
雨窗雜詠二首	271
午窗聞雁	271
粥廠行	271
春分日大雨不止惻然有作	272
題春草亭圖二首 爲錫山華孔與養母而作	272
病懷三首	272
萬壽慶筵恭祝二首	273
詔下復儲恭紀二首	273
憶茅山二首	273
梅梁先生誕日二首	273
朝元閣懷故房師五崖吳先生二首	274
三月二十三日入山舟次	274
靈巖道中望穹窿作	274

玉遮山房書感	274
曉泊虎山登陸至岫里	275
岫里山房即事	275
銅井草庵小憩	275
歸舟過穹窿山下送沈心澄朝真	275
張淪齋挽詞二首	275
春盡日雷雨大作立夏乍晴遙望久霽	276
東林行 四月初五日	276
邵二泉先生閑居四戒詩卷書後戒進、戒得、戒侈、戒淫，各爲七言絕句，南沙徐氏所藏。	276
高都公有病假杜門忽已半月偶遇南使寫懷見寄之作云蕭蕭白髮不勝冠拄笏西山日日看又落牆花知客久未歸江雁覺春寒忘機書向忙中展好懶琴從靜處彈相見故人傳一語只今卧病在長安次韻奉呈	277
讀魏環溪先生寒松堂集敬題十韻	277
喜醇叔留宿兼示鶴隨孝廉二首	277
附錄 次韻二首	王喆生 278
贈延平劉翁九十壽 翁孫高貞登戊子賢書	278
讀文山先生指南錄次吳匏翁韻	278
詠珍珠蘭檀香百合花二首	278
送家方洲學士使竣北上	279
題隱者小影四首	279
花嶼讀書	279
石欄檢藥	279
雲門囊句	280
田舍醞壺	280
題畫冊	280

贈芝巖宗丞致仕歸里二首	280
六月朔文山先生祠告成于中丞率屬展祭敬賦四首	280
草堂消暑仿劍南體四首	281
脚疾	281
萊公中丞大修蘇州府學中秋望日行釋菜禮展告成事紀詩 三首	282
先師孔子誕日長洲學尊經閣裝像告成滄洲陳郡侯來詣行禮 并視義塾紀事四十韻	282
次澄溪菊下讌集韻二首	283
次午亭師夜讀四書韻二首	283
吳匪庵總憲挽詞二十韻	284
冬至日作	284
至後四日始雨	284
曉起見微雪	284
歲暮雜詠四首	285
臘月十七日曉起喜雪	285
除夕復大雪疊前韻	286
南叟詩稿卷十七	287
庚寅集上	287
東壁亭落成奉安御書碑二座恭賦二首	287
元日即事	287
春朝	287
春丁前一日郡學觀樂	288
齋辰飯蘭園	288
季春六日文星閣下三先生合祠告成并奉及門六子從祀愴然有 作 從祀爲瞻庭，侍讀；子方，大令；嘉錫，州刺史；嘉名，學博；觀三，庶 常；漢崔，進士。	288

玉遮至岫里銅井道中	288
宿正誼先生墓舍	288
曉出青芝重至玉遮	289
重讀傳習錄	289
菜花詩用陽明先生和董蘿石韻	289
種盆荷	289
牡丹花開獨坐觀玩	289
雨窗閑詠	290
長洲學重建講堂贈侯衡皋掌教	290
三月望夢到先師孔子燕居室中聖顏如生侍立久之乃出隨有人 引登高山入洞門指爲老子遺蛻處稽首載拜低回不釋以一夜 而得此見聖尋仙之夢似非漫然者識三絕句	290
舉業歎	290
初謁吳泰伯廟	291
周牧寧挽詞三首	291
曉起	291
頻雨望晴	292
詠庭中香櫟花二首	292
初夏閑詠四首	292
蘭園晚步二首	293
小滿後乍晴題南堂壁二首	293
五月二日文山先生誕詣祠焚香和集中生日韻	293
五日大雨	293
鈔孫徵君詩題後	294
生日二首	294
芒種後雨益甚避濕於東壁亭遣懷四首	294
十三日芝巖宗丞招赴文星閣即事四首	294
高峰甘菊	295

洞庭石茶	295
白沙枇杷	295
書庭蕉和陽明先生韻	296
夏至後大雨不止即事書悶	296
重題珍珠蘭二首	296
夜詠	296
偶鈔宋人茶詩題後二首	296
題畫魚	297
閒詠	297
雨霽驟暑月夜起坐	297
讀李中孚先生二曲集	297
讀易一過志感四首	297
六月望日作二首	298
偶遇茅山羽人	298
靜坐消暑詞四首	298
喜得林生雲翥書并寄建茶三種	299
南園水荒輟耕爲作勸農歌四首	299
暑中齋食雜詠十二首	300
午亭文編梓成賦呈高都公二首	301
七夕閑憶杜工部牽牛織女詩柳柳州乞巧文口占二首	301
初食苡	301
苦熱自遣	301
立秋日即事	302
中元感懷六首爲我母施太君諱日作	302
待旦作	303
漫興	303
秋暑望雨	303

閏七月朔至文星閣	303
七日又至文星閣行香	303
和放翁早秋四首原韻	303
再疊前韻四首擬游仙體	304
九日晚得雨五更至彌羅閣下進香詞二首	305
南昫詩稿卷十八	306
庚寅集下	306
題于清端公遺績圖冊十六首 有序	306
羅城德化 公初任柳州羅城令，荒殘多瘴癘，猛獍跋扈，公威惠兼行，蠻俗大治。	306
單騎採木 公知合州，殿工購楠木，撫檄至，公詳陳事宜，入山只從胥役五人，民間毫無擾動。	307
黃安鞠緘 公佐黃郡，有鄒彬然夫婦夜被殺，陰魂扣其兄戶，曰：“連繫俱無辜，我仇待于青天來自白。”公收鄒家僮三長，監一空室，漏不三鼓，彬然夫婦呼僮索命，僮曰：“殺主者，兄二長與鄰某，我執火立其旁耳。”獄以是定。	307
恢復蒲圻 公擢武昌守，賊方陷長、岳，王師進勦，取道蒲圻，賊鋒逼近，蒲人驚潰，城郭為墟。公入城，招民戢兵，城以不墮，乃通長、岳之徑。	307
東山招撫 公以橋為水壞去武昌任，時東山有劉公孚之叛，撫委公平之。公親詣招撫，不加誅戮而降。	308
紙棚殲逆 公復任武昌守，紙棚河賊鄒君申與妖人黃金龍作亂，公移檄區長及門下諸生，督兵進討，分遣三軍堅守，以待其困。君申、金龍果以糧絕，夜走就擒。公坐山上受俘。	308
黃坳剿寇 公調守黃州，何士榮結周鐵爪等，叛於黃坳，公率鄉勇討平之。湖北從此懾服。	308
八閩贖難 公擢閩臬，耿逆初降，大獄煩興。公為親王言之，生全無	

- 算。難孥被掠者，設法募贖歸籍，小兒女亦給口糧歸，其父母路
塗結禱祝公者，相望不絕。…………… 309
- 畿輔朝天 公開府畿甸，以山陵裏事過闕請陞見。上久知公清
忠，蔚州魏公嘗特薦，眷注方篤，溫語慰勞，賜帑金、鞍馬、御製
詩一章。…………… 309
- 宣化賑饑 康熙辛酉，宣化等州縣衛旱災，公奉命親往發賑。又倡
率道府捐米二萬，饑民全活者十萬人。…………… 309
- 請假葬親 公在黃時，繼母李太夫人歿於家，上臺題請在任守制至
開府畿內疏，請給假治葬。上以情詞激切，允之。即有總制兩江
之命。…………… 310
- 市肆微行 公至金陵，以地方豪猾甚夥，微行詞察，訪緝無遺。民間
見赤面白鬚者，輒驚疑爲公也。…………… 310
- 書院講學 公在金陵，加意文教，遴選生童，設書院於紅橋，彙給膳
廩，親臨講授。歿後，士曾在院中者流涕不釋。…………… 310
- 金陵埋賊 公在楚黃治劇盜湯卷等，置棺立斃。既涖金陵，細察宿
賊，亦埋之紅土山中，良民大快。…………… 311
- 巡行海疆 公奉命議開海禁，巡視蘇、松一帶地方，篷舟減從，屬員
故不敢擾民。…………… 311
- 江干慟哭 公卒時，察吏至寢室，見牀頭敝笥惟緋袍靴帶、甕米數
斗、鹽豉數器。省中無不巷哭罷市，櫬歸，數萬人伏哭江干，濤聲
不聞。…………… 311
- 和放翁閒中富貴韻二首…………… 312
- 夜吟…………… 312
- 曉吟…………… 312
- 雨後庭中紫薇花開口占二首…………… 312
- 無雨書悶…………… 313
- 廿一日夜半聽雨志喜…………… 313

雨後舍南眺望步至橋南小憩繭園四首	313
二十三日五更陡寒起坐作	313
午餘疊前韻	314
燈下焚香又疊前韻	314
夢緘齋先生來訪忽忽草具相對甚歡識感二首	314
卞子用霖有秋日寄懷詩次韻酬之	314
北窗早桂略開	314
秋陰	315
盆蘭續發	315
八月朔文星閣看早桂用東坡天竺山中韻	315
草堂觀雨 秋分後七日，雨氣始濃。	315
夜又雨疊前韻	315
王薛澱總憲挽詞二首	316
戴道園侍讀挽詞二首	316
秋光用放翁韻	316
中秋日登文星閣頂	316
九月朔五更夢薛文清貽書一函末幅有菊韻二字覺而識之	316
九日文星閣即事	317
草堂菊下留友小酌用放翁戊午九日韻二首	317
宋母管太夫人挽詞四首	317
十月三日山行舟次	318
上穹窿	318
茅峰望太湖	318
山齋夜詠	318
山中荒田水旱各半告災不准農民訴苦	318
玉遮墓次	318
從兩崦出遊湖遙望包山	319

宿草庵	319
雨中坐清聞閣	319
閉關	319
詠蘭菊仍用放翁韻	319
題宛陵友人園林圖三首	320
王草堂先生從武夷寄書并惠諸刻賦贈一首	320
先王父集公府君小影係定初生時所題諱日展拜瞿然有作	320
和澄溪思親詩四首 有序	320
歲寒夜坐吟七首	321
偶見范文正公及高青丘有卓筆峰絕句戲成二首	322
老友程翁子雲挽詞二首 新安人，僑寓吳門，歸家三載而逝，平生力 行善事。	322
南畝詩稿卷十九	323
辛卯集上	323
立春後五日桂香殿上梁齋宿即事	323
除夕獨坐	323
元旦朝元	323
三日出葑郊晤張中丞方議重修水利	323
避人	324
人日	324
贈張孝先中丞六章 有序	324
病懷二首	325
重栽盆梅二株用放翁竹間見梅原韻	325
春蘭	326
與老友曹鼎吉話舊兼述胡念蒿先生泮試時事 順治辛丑年，同案 連名。	326
示次房孫啓豐二首 時方十齡	326

繭園書屋賃爲僧舍六十年去冬贖歸將立宗祠於蔚基草堂課 僮種樹賦長句四首	326
寒食前五日上婁齊祖塋口占五首示兒孫	327
到玉峰訪素巖忽忽話別歸舟却寄	327
附錄 次韻	王喆生 328
雲間嚴子懲又歸自銅陵學舍示詩十章中有見懷之語因次四 韻贈之	328
萬壽醮壇恭紀二首	328
東莊懷古詩 有序	329
慈濟庵看羅漢松	330
詠盆荷三首	330
二菜詩 有序	330
有會而作	331
林子雲翥來餉武夷白毫喜詠二首	331
放翁有暮年緣在武夷君之句蓋曾領祠祿於是山也余啜茗之 餘謬成長句二首仙儒之間用明微尚云	331
閱朱子武夷吟三首	331
素巖以蜀茶見餉足匹武夷爲詠絕句六首	332
讀漁樵問答	332
南畝詩稿卷二十	333
辛卯集下	333
桂香殿新工告成齋筵紀事憶舊述懷共成百韻	333
閣下消暑雜詠三首	335
小暑前禱雨作	335
二十七夜得雨翼日復大雨	335
雷霆行	335
題騰蛟圖 明張厚卿仿李唐筆，余當望雨時，縣諸草堂二日，而雨	

大作。·····	336
初八夜雨曉起看苗·····	336
五更月下起坐·····	336
月食夜天將明夢晤潛庵先生身似天神之像坐而觀書敬紀 二首·····	337
秋蘭二首·····	337
秋暑書悶·····	337
七月二十日紀夢·····	337
早起·····	337
二十一日中夜大雨·····	338
曉涼看苗·····	338
南堂觀雨二首·····	338
二十三日雨尚未止復作二首·····	338
七月朔齋宿文星閣·····	339
曉起桂香殿朝真·····	339
處暑日大雨徹夜·····	339
露坐二首·····	339
蘭園獨坐二首·····	339
題坐右·····	340
閑詠三首·····	340
象輝閣曉望西山·····	340
紫薇花今年開甚盛因用白香山韻·····	340
晦日雨窗·····	341
八月朔旦曉至文星閣焚香·····	341
溧水門人王永觀來遊文星閣贈詩二首·····	341
匏庵先生有蒲墩詩石田先生和之余坐處亦有此物漫次 原韻·····	341

白露後擬往西山不果志悵三首	341
重陽後素巖至草堂夜話	342
對菊用匏庵先生手書原韻	342
冬窗病中自警八首	342
贈南園同善會徐翁	343
喜楷庵學士見過留榻三宿	343
徐果亭先生挽詞二首	344
哭丁氏妹六首	344
哭吳氏姊六首	344
南畝詩稿卷二十一	346
壬辰集	346
元日書懷二首	346
二日雨窗	346
三日夜坐	346
文星閣下焚香	347
人日看月	347
十一日作	347
有餉西洋酒者略試之作惡殊甚益堅酒戒	347
延平劉孝廉正思贈武夷茶上品三種喜爲作歌	347
題衡山先生畫二首	348
閑詠二首	348
二月十二日在蔚基草堂供王父敬與府君小照謹題軸尾以識	
永慕 像爲康熙甲辰年，張子游寫于燕香墅，定求時年二十。	349
誦林和靖先生集	349
題石田先生爲五世祖南窗府君圖 圖有詩云：“深紅花汗漫，淺映水中枝。越鳥歸雲速，閩山度日遲。窗虛人寄傲，松老石支頤。教子遺經罷，還吟種豆詩。”彭君中之，別號南窗，與余有世契之好，因寫圖并	

詩歸之。時正德丙寅沈周。·····	349
題陸包山先生牡丹·····	350
汛埽·····	350
春雨·····	350
文山先生祠丁祭·····	350
南園宗祠聚族告祭即事·····	350
婁齊祭掃日訪文衡山先生墓 在先高祖孝廉梧山府君墓左方,地名 花涇。·····	351
匏庵先生祠工告竣謹紀 二月丁丑·····	351
張中丞以闈修遺範扁額贈三先生合祠因爲拈示與祭諸子 二首·····	351
寒食日舟過橫塘·····	351
玉遮夜宿二首·····	352
清明日肩輿至虎山橋登眺·····	352
草庵夜宿·····	352
積翠禪林重訪舊游·····	352
題山行詩後·····	353
詠堂前玉蘭·····	353
瓶梅·····	353
雨窗遣悶·····	353
園中晚晴·····	353
東壁亭大紅牡丹二首·····	354
立夏日·····	354
蔚基園日詠十二首·····	354
館師高都相國陳公挽詞六首·····	356
題望雲圖二首追挽鮑母程氏·····	356
書悶二首·····	356

重題劉念臺先生語錄	357
追錄讀劉念臺先生語錄五首	357
喜雨	357
簡閩中鄭翁兼懷令子孟鄰於陶丘二首	357
贈西鄰謝貞女守節二首	358
文星閣下看蚤桂	358
重檢陳文貞公手札感懷三首	358
中秋卧病口占二首	358
閱邸鈔知文貞公之喪於八月廿四日歸殯遥拜興哀重挽 二首	359
卞子古山來訪留榻十日惜別書懷却寄四首	359
門人戴蓼園京兆挽詞二首	359
讀道書三首	360
曉起	360
自警	360
秋窗	360
九日文星閣頂登高歌	361
寄懷雲間黃翁	361
劉固齋廣文有長歌見贈奉酬二首	361
素巖寄詩一帙中多半枝園及丙園之作題贈二十韻	361
霜降前一日瀆川道中	362
過穹窿下懷鐵竹施度師	362
玉遮墓祭感懷	362
嶼里曉泛	362
草庵僧歸自五臺峨嵋禮誦輟夜幾不能寐	363
清聞閣獨坐	363
重登石樓萬峰臺	363

銅井歸携香櫟天燭水仙玉蘭樹四種	363
顧于克爲新會令有廉聲表揚鄉先正白沙子之學哀集諸儒詩篇 甚夥病卒於官遺愛在民謂克繼丁明府往蹟也余屬通門於其 櫟歸挽以二十四韻	363
書歎	364
夜詠示子孫	364
病懷二首	364
雨窗遣悶	365
浩然吟	365
甲子喜晴	365
得菊數叢以細種列諸卧室朝夕如親良朋口占識賞	365
感事二首	366
十月二十一日伏讀上諭一道萬戶歡呼謹紀排律二十韻	366
西亭王給諫來訪留詩二首次韻奉酬	367
附錄 原唱二首	青浦王原 367
冬至	367
夢謁先座師相國李文勤公言教殷然感而識懷二首	367
送門人黃願弘進士之徽州教授任	368
詹維揚律師挽詞四首	368
除夕二首	368
南昀詩稿卷二十二	370
癸巳集上	370
歲首閑興	370
雪後天晴南園曉望	370
象輝閣晚眺見丹霞如綺	370
連日堅閉洞扉概辭歲謁隨筆書懷二首	370
詠案上梅花水仙	371

立春日素巖至即別	371
蕺山之新安留別二首用韻奉酬	371
附錄 原唱二首	黃庭蕺山 371
將之京師朝賀萬壽留題草堂	372
發舟由橫塘道上口占示送行親友	372
皇恩亭夜泊	372
毘陵道中	372
渡江	372
過揚州追感舊游	373
過東壩 丁亥四月，恭送回鑾處。	373
高郵夜泊	373
寶應道中	373
花朝	373
淮陰詠古二首	373
泊清江浦聞前路築壩不得舟達濟上	374
陸行至宿遷阻雨	374
廿一日雪	374
過郟城	374
沂州道中	374
兗東道中書懷	375
羊太傅故里	375
望徂徠山小憩村莊	375
望岱二首	375
廿七日恭謁東嶽廟十二韻	376
山程甫過夜宿張夏追感甲戌中秋歸宿此處	376
旅宿燈下書懷二首	376
晏城驛	376

三月朔夢潛庵湯公侍飲洽談而作	377
平原懷顏魯公	377
景州懷董子	377
將入都門作	377
萬壽紀事十二首	377
聞景澤榜信寄示	378
題門人李聖知珠江送行圖 名師沆，東莞令，行取。	379
過高都公舊館愴然志感	379
春盡日歸興用留題草堂原韻	379
次韻	無錫邵璿虔在 379
四月望日恭遇上升殿視朝再入行禮謝恩辭歸	380
留別家弟方洲閣學	380
次韻	鄧州弟始搏方洲 380
二十四日出彰義門望西山作四首	380
過富莊驛二十里至旅店有子弟四人皆爲諸生持文來謁彬彬	
可觀喜而識之	381
房山與門人袁度昭	381
棗強與門人徐息溟	381
廣宗與門人金禹書	381
五月五日過黃梁夢七首	381
渡漳水	382
望晝錦堂懷韓魏公	382
衛輝過殷太師墓	382
湯陰謁岳忠武故里廟像	383
過淇縣懷同年高振聲給事 給事名遐昌，以參劾大憝繫獄，久之得	
釋。被劾者，旋伏辜。今給事方村居，余以未及往晤爲悵。	383
渡黃河	383

宿汴城相國寺僧舍	383
杞縣過劉文正公湛六先生墓	384
過臨淮	384
濠梁懷南華真人二首	384
雨中過磨盤山	384
清流關小憩	384
滁州懷古	384
江浦懷莊定山先生	385
二十四日浦口登舟守風三日口號三首	385
二十七日江中始放舟行百里而泊	385
二十八日舟至京口	385
夏至日泊惠山	386
南畝詩稿卷二十三	387
癸巳集下	387
重歸草堂書懷四首	387
素巖來示寄懷六首依韻奉酬	387
原唱	王喆生 388
覺庵招至清溪堂舟次納涼即事二首	389
次韻二首	東莊施何牧覺庵 389
桂香殿致齋詞	389
蔚基園消暑二首	389
病懷	390
立秋後養疴桂香精舍二首	390
送景澤會試	390
望雨	390
蚤桂飄香	391
斗閣下重闢東軒	391

涼晝齋居感興四首	391
桂香殿前花開最盛幸得晨夕翫之因成四首	392
渡江口占 八月二十三日，唁邗城卞母喪。	392
歸舟訪銀山詹律師塔	392
宿清寧戒壇	392
銀山曉望	392
余不到虎丘已十二年江上歸風日和暄泊舟而上則亭臺都改 舊觀過禪堂見釋子打七之會因紀之	393
送門人儲雲章以卓異調補寧德	393
九日重登文星閣頂	393
初冬	393
冬至前七日喜雪	393
雪後得晴山行放歌	394
雨中至玉遮舟次即事 十一月望日至二十三日，得詩共十九首。	394
雪中曉渡入游湖	394
清聞閣晴望	394
移宿閣上	394
老僧施山能爲詩過訪留宿	395
題施山種梅采蕨二圖	395
山岡行飯	395
甲子喜晴即事二首	395
施山留詩贈別次韻酬之	395
贈羽人二首	396
羽人登銅井絕頂有泉液清冷疑漱玉巖光紫潤信埋銅之句殊佳 因次其韻	396
曉泛至岫里遇雨至玉遮祭墓畢仍回草庵各紀一首	396
歸舟從陽山下出游墅關口占二首	396

滄湄示初歸一首次韻以廣其意	397
次滄湄用杜詩野望韻	397
覺庵園林八景詩	397
高酣亭 陶詩云：“高酣發新謠。”	397
釀泉	397
鶴坡	397
溢吹	397
臨霞館 中多紫牡丹	398
橫秀軒	398
藏書窩	398
半舫	398
偶檢長洲舊志余居東偏之磚橋前明隆慶年間一名春和橋因自 署春和里人作詩以識	398
次韻	尤 珍 施何牧 398
立春前三日東壁亭初舉頤老小集用年光二字起韻同覺庵滄 湄作	399
再賦二首以補未盡之意	399
南畝續稿卷一	400
甲午集	400
元日雪窗自詠二首	400
喜晴	400
示悟真道院羽人	400
舍南晚眺	401
門人鄭孟鄰書至却寄	401
覺庵約燈後小集奉訊梅信	401
素巖至欲留不果見和前韻而別疊酬志悵	401

上元冒雨至文星閣下	401
積翠庵僧餉黃柑三十顆爲余稱壽因成七言長歌	402
蔚基園小憩	402
驚蟄日集高酣亭二首	402
王西亭過草堂夜話用青字韻	402
前題	王 原 403
西亭乙酉歸田之歲連舉二子余贈小律殊未盡意近復舉一子 因更作長歌志喜	403
三月朔從穹窿至玉遮次日宿嶼里上巳登銅井宿草庵作春 山行	403
穀雨日集揖青亭二首	404
草堂牡丹花下小集諸君各賦詩奉酬二首	404
萬壽祝釐兼憶上年朝會盛典恭紀十二韻	404
上玉局誕辰二首	405
春歸日看園中薔薇花	405
集南池草堂	405
集枕流草堂	405
集念昔齋追憶乙亥六月城南先輩舉豆腐會作冰字韻排律感 舊言懷仍用舊體	406
避暑文星閣下爲純陽仙誕迎神詞八首	406
西亭至文星閣下有詩二首爲次原韻	407
附錄 原唱	王 原 407
七十生朝齋居避客用韋詩獨無外物牽五字爲韻	407
雨後初暑	408
晚坐納涼	408
覽唐人孫樵集中祭梓潼神君文慨然而作	409
追感先君課生徒時事	409

松陵陳貞女挽詞	409
聞蟬	409
伏日移坐東軒納涼二首	410
憂旱二首	410
劉廣文挽詞二首	410
戴山寄古詩四章奉答二首	410
七月朔始得雨	411
婁東王來清以陳白沙先生草書大幅來贈喜而作歌 詩云：何處 有花堪結椽，溪邊園裏樹相連。一齋一榻同燈火，江草江花自歲年。 元亮高樓須避俗，嚴青異骨合成仙。東風兩岸黃鸝語，我亦中流坐 我船。弘治三年二月初九日，馬貞卜築圃中，與容貫同處，書與湛若 水。白沙。	411
曉起聞蚤桂香發口占二首	411
夜半作	412
庭桂盛開清賞二首	412
雨後散步閤旁觀禾二首	412
秋丁日補送文文肅姚文毅陳文莊三公神位入長洲學鄉賢祠 敬識	412
中秋後一日歸宿草堂	413
中夜聽雨	413
九日登尊經閣復上文星閣頂	413
望後一日從玉遮宿岫里	413
次日泛太湖至銅井即歸	413
十月初八日草堂菊下約覺庵滄湄小集越一日覺庵亦招至高酣 亭賞菊次陶詩九日閒居韻	414
悟真道院感事 時有爲禍於院中者，竟被冥殛。	414
臘月初三日雨中大雷	414

雷後連日得雪	414
枕上吟	414
題郭鯤溟先生詩集 先生諱諫臣，爲袁州推官，捕嚴世蕃，有 剛直聲。	415
十七日簡友人	415
南昫續稿卷二	416
乙未集上	416
元旦立春雪後喜晴試筆二首	416
謝客獨坐次放翁山園雜詠四首	416
次放翁雨霽春色粲然喜而有賦韻	417
園中折梅二首	417
雨中至銅井二首	417
送友人赴粵東	417
康熙乙未仲春王素巖邀遊園林因同尤滄湄赴集主人禮意倦勤 盤桓累日紀詩八章用識良會	418
次韻 有序	王喆生 419
頤園歸後旋得素巖和韻詩情深詞隽迴絕恒蹊爲之快心復寄 一首	420
重詠梅花絕句八首 有序	420
吟罷意猶未盡再續四首	421
和頤園遊仙詩四首	421
寒食	422
上巳日文星閣下作	422
初四日婁齊展墓喜晴賦示族人	422
初七日雨後得晴入山展墓歸舟自慰二首	423
望日復入銅井風日暄和倚櫂口占二首	423
雨後看庭中牡丹	423

到園中看一庵精舍牡丹	423
素巖贈遵儒讀書燈詩以示勸	423
春盡遣興二首	424
卞用霖書至却寄二首	424
初夏連雨書悶二首	424
小園獨步	425
純陽仙誕文星閣下作	425
題杜封君見丸先生遺像十韻 梅梁公之考，耆儒高隱，精長桑術。	425
老境	425
五月初二日恭送考功顧先生祀虎丘清和書院二首	425
五月持齋口號二首	426
五日二首	426
高酣亭看石榴花二首	426
汛掃堂隅	426
五六月交大雨不止	427
桐花	427
小暑日曉上彌羅閣祈晴	427
大雨晝夜不止愁吟二首	427
和放翁先生七十一翁吟	427
感事	428
南叟續稿卷三	429
乙未集下	429
詠古三首 昔人以張子房、李長源、顏魯公涉於神仙而譏之，因作 此解。	429
又詠古三首 《綱目》每斥別教，獨於司馬子微軒轅集、陳希夷俱爲嘉與， 故表而出之。	430
讀離騷	430

謝劉正思重惠武夷佳茗并送還閩二首	431
東亭	431
同門楊楷庵至草堂話舊	431
重詠夾竹桃 上海劉廣文見贈	431
重讀韋左司詩	431
七月初大雨復作	432
七夕	432
立秋日文星閣下小憩	432
孔聖誕辰重登尊經閣瞻禮兼贈倪學博	432
獨夜	433
秋晚縱筆三首	433
九日斗閣即事二首	433
獨意二首	433
小園散步	434
中夜起看月方東升桂花漸發二首	434
霜降後桂始盛開	434
采庭中香櫞	434
閱陸天隨先生詩集二首	434
閱司空表聖先生詩二首	435
買菊數本有懷陶公作	435
友人草堂叙話	435
冬夜夢高都公至一柏山房重話舊遊覺而記之	435
舍南望西山積翠遣興二首	436
追和午亭集中過梅梁公故里詩	436
十月二十日松江道中紀行八首	436
二十二日恭詣杜公墓營建祠宇頌德抒誠并示同來諸子二 十韻	437

登紫虛閣	437
二十六日歸舟訪素巖宿雙清館	438
雨夜焚香	438
十一月十三日泛舟至尹山看葬長兒地示遵儒	438
戴山自新安歸里	438
次韻	黃庭 438
舍南打稻口占示景澤 授以屋下田六畝	439
十八夜夢乘舟到層巖疊嶂間四圍深翠陸離仰望雲中高處若 有神人在焉而不可即也	439
冬至前獨坐作	439
待旦口占	439
瞻庭弟遷葬有期愴然有作	440
戴山重過草堂言懷	440
次韻	黃庭 440
自詠二首	440
雪窗	441
重題王文成公小像 幅巾褐衣,抱膝獨坐,陸包山圖	441
書故同年陳介眉編修集	441
附錄 南畝續稿自序	442

南畝文稿

彭南畝先生墓表	445
南畝文稿序	449
南畝文稿卷一	451
序	451
小學纂注序	451

孝經纂注序	452
困勉錄序	452
重刻陶石簣先生四書要達序	454
重刻黃石齋先生儒行集傳序	455
重刻蔡虛齋先生密箴序	456
重刻王仁孝先生俟後編序	457
重刻周忠介公年譜序	458
周忠介公燼餘集序	459
先天圖義存疑序	460
通書廣義序	461
四書題解辯訛序	461
三子定論序	462
三立編序	463
息關三述序	464
明賢蒙正錄序	466
明翰林檢討陳怡庵先生文集序	467
明江西布政司參議郭鯤溟先生詩集序	467
明刑部侍郎王純甫先生遺稿序	468
湯潛庵先生文集節要序	469
淨綠居文集序	470
潘稼堂文集序	471
山陰沈公詩集序	472
徐爾瀚詩序	473
鄭孟鄰詩序	474
詠史詩序	475
史鈔序	475
名山記鈔序	476

卧蒿集自序	477
歸田集自序	478
南昫詩藁自序	478
南昫續藁序	479
太學月課文選序	479
尤謹庸自訂稿序	480
王醇叔合訂稿序	481
張嘉錫公車稿序	482
施一山藏稿序	483
王士先聯捷稿序	484
徐端揆行稿序	485
楊易亭制義序	485
南昫文稿卷二	487
序	487
感應篇疏衍序	487
感應篇彙傳集序	488
感應篇圖說序	490
重刻文昌化書序	491
太學祀典考序	492
募修長洲學序	493
募建啓聖祠序	494
續修長洲縣學募序	495
重修文山先生祠錄序	496
鵝湖華先生從祀錄序	497
陸圭庵先生從祀錄序	498
吳節母胡太君旌節錄序	498
朱孝子幽明錄序	499

吳烈女挽詩序	500
洞庭施烈婦遺草序	501
紫陽朱氏宗譜序	502
施稼村重輯家乘志略序	503
續修宗譜後序	504
許香谷歸田雜志序	505
寸耕鈔略序	506
同善編序	506
南畝文稿卷三	508
序	508
送少司馬以齋楊公歸養序	508
賀丁景行方伯擢湖南巡撫序	509
賀賈郡侯擢布政司參議序	510
送孝緒兄令河間序	512
送許香谷令禹城序	513
送黃葢山南還序	513
贈相士白六吉序	514
周子佩先生八十壽序	515
宋射陵先生八十壽序	516
王素巖七十壽序	517
丁宗韓七十壽序	518
延平劉翁九十壽序	519
侯官鄭翁七十壽序	521
王節母朱孺人七十壽序	522
湯母戴孺人八十壽序	523
丁母邵太君七十壽序	524
汪母謝孺人六十壽序	525

南畝文稿卷四	527
記	527
長洲學重建尊經閣恭塑至聖暨四配神像記	527
重建長洲學啓聖祠記	529
重建道山亭記	530
文星閣修造工程記	530
重修吳文定公祠記	532
正誼宋先生祠堂記	533
周忠介公竹榻記	535
重修甫里書院記	535
重修東嶽廟記	536
重修聚奎閣記	537
重建瓜涇橋記	538
玉遮山龍潭庵記	540
知止園記	540
重修岫里山房記	541
玉遮山房記	542
重修衣言堂記	542
東壁亭記	544
家藏九如圖記	545
游西洞庭記	546
茅山遊記	547
銅井觀梅記	548
鄧尉梅花賦 有序	549
淨友賦有序	550
南畝文稿卷五	552
碑	552
巡撫江寧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升任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湯公	

祠碑	552
江寧初建兩江總督兵部尚書都察院副都御史于清端公 祠碑	554
江寧重建于清端公祠碑	555
蘇州府學于清端公祠碑	556
重修蘇州府儒學碑 代于中丞作	558
蘇州府學重建前明蘇州府知府況公祠碑	559
吏部考功司員外雅園顧公祠堂碑	561
圓妙觀修建三清殿彌羅寶閣碑	562
南昀文稿卷六	565
傳	565
端孝周先生傳	565
翰林檢討金先生傳	568
明雲夢令聞公傳	569
鄭遂庵太翁傳	570
進士鄭漢崔傳	572
孝廉力敬亭傳	573
袁氏續祀六賢小傳	575
袁令推家傳	577
旌表莊節婦文氏傳	578
閩南節烈林門吳氏傳	580
李節婦許氏傳	581
南昀文稿卷七	583
墓誌銘	583
光祿大夫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文僖公 墓誌銘	583
廬陵知縣陸先生墓誌銘	588

朱柏廬先生墓誌銘	591
誥封翰林院侍講學士周素持先生墓誌銘	594
翰林院侍講學士周公緘齋墓誌銘	596
東陽李翁墓誌銘	599
貴州清鎮縣訓導洪太翁墓誌銘	600
誥封奉直大夫羲齋汪太翁墓誌銘	602
由溪居士志仁程翁墓誌銘	604
南昫文稿卷八	606
墓誌銘	606
翰林院編修封中憲大夫風山費君墓誌銘	606
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加三級恕庵吳公墓誌銘	608
鎮江府教授吳達庵墓誌銘	611
國子監助教范莞公墓誌銘	612
考選給事中得庵李君墓誌銘	614
翰林院修撰東山汪君墓誌銘	616
清流縣知縣湯君墓誌銘	617
寧州知州前翰林院庶吉士張君墓誌銘	619
中憲大夫寶慶府知府巖卜顧君墓誌銘	621
上杭縣知縣翁林一墓誌銘	623
高郵州學正吳慎旂墓誌銘	625
南昫文稿卷九	628
墓誌銘	628
寧遠知縣瞻菴倪君墓誌銘	628
表兄施帶士墓誌銘	630
蔣善彰墓誌銘	631
洞庭嚴氏兩世墓誌銘	632
席文遠墓誌銘	634

吳懋叔墓誌銘	635
袁府君墓誌銘	637
立亭江君墓誌銘	639
生壙誌	640
旌表王節母敕封朱太孺人墓誌銘	642
誥封宋母管太夫人墓誌銘	644
贈宋母周太孺人墓誌銘	646
太學生金元禮同配宋孺人墓誌銘	648
丁韓雲元配沈孺人墓誌銘	649
旌表馬節母王孺人墓誌銘	651
顧氏姊墓誌銘	652
宋孺子暨原聘吳貞女合葬墓誌銘	653
南畝文稿卷十	655
墓表 墓碣 行狀	655
穹窿亮生施尊師墓表	655
吳浩然先生墓表	656
孝廉馬雲翎墓表	658
徐府君墓表	659
外舅丙辰進士李府君墓表	661
贈文林郎卞府君暨配李太孺人墓表	662
玉遮旣表	664
詹維陽律師塔銘	665
卓氏四烈墓碣	667
百歲翁計潤泉墓碣	667
蓬溪知縣黃君墓碣	668
行狀	669
誥贈奉政大夫陝西提學道按察司僉事前進士改寧國府儒學	

教授芝庭陸先生行狀	669
翰林院庶吉士觀三董君行狀	672
長洲教諭侯孝廉行狀	673
妹婿施逸庵行狀	675
從祖貽令府君行狀	676
敕封國子監司業顯考一庵府君事狀	679
敕贈安人顯妣施太君事狀	682
從弟翰林院侍讀瞻庭府君行狀	685
吳氏姊行狀	687
丁氏妹行狀	689
長女歸宋門封安人行略	690
南畝文稿卷十一	693
上梁文 祝文 祭文 誄 書	693
重建尊經閣上梁文	693
桂香殿上梁文	694
重修蘇州府學釋菜祝文代	696
文山先生祠工告成祝文代	696
改建明宮詹勿齋徐公祠祝文	697
祔祭前明文學許潛忠顧東湖兩先生祝文	697
南園宗祠安位祝文	698
告商文毅公祝文	699
祭桐城吳公文	700
祭座師陽城田公文	700
祭館師高都陳公文	701
祭潛庵湯先生文	702
祭朱柏廬先生文	703
祭母舅古翼施公文	704

潘克齋先生誄 有序	704
與蔡息關書	705
與顧昀滋書	706
與王草堂書	706
答金會公檢討書	707
與林雲翥書	708
與林雲翥書二	710
寄林雲翥書三	711
與尤謹庸書	711
與董觀三書	712
南昀文稿卷十二	713
題跋 頌 贊 雜著	713
文昌孝經書後	713
書卓氏忠烈遺徽卷	713
端孝周先生血疏貼黃書後	714
書朱文學傳後	715
書五人傳記後	716
雅園自叙書後	716
題袁氏六俊宗祠錄	717
題侍御程公家書卷	718
書高忠憲手錄程子四箴石刻後	718
先君半閣詩書後	718
題蔣氏葬紀	719
書文昌陰隲文石刻後	720
重臨祖父母雙像頌 有序	720
先父母雙像頌	721
五世祖像總圖頌 有序	721

王文成公畫像頌	722
梅梁先生遺像頌	722
湯潛庵先生遺像頌	723
斗姥畫像頌	723
梓潼山墨刻文昌像頌	723
吳節婦胡氏旌門頌 并序	723
王節婦張氏旌門頌 并序	724
王戒庵先生像贊	725
舅氏施古翼先生像贊	726
石處士贊	726
黃長翎師像贊	726
老儒像贊	726
題孝敏子小影	726
儒門法語簡端題詞五則	727
題牛山熊魚二章書義古詩	728
侍親問道圖說	728
主敬工夫須變化說辨 艮翁《倦稿》有《主敬工夫須變化說》	730
貞女論辨	733
太學月課約	735
五十生日謝客約 自此後，每逢十年，俱遵此約。	735
閑居謝客約	736
獻歲齋居謝客約	737
乞題《志矩齋讀書圖》引	738
募修至和塘引	739
漢口募備水火二災引	740
勸瘞引	741
募建澹臺書院引	742

募修聚奎閣引	742
募修圓妙觀真武殿引	743
附錄	745
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講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級彭公定求 行狀	745
彭定求年譜簡編	751

南 昀 詩 稿

南 昫 詩 集 序

詩之爲教，發乎情，止乎禮義，故《詩》三百篇，夫子以“思無邪”一言蔽之。自漢魏以降，漸尚綺靡，言詩者止以爲緣情之作，而禮義之訓微矣。然情之正者，其詩必貞以潔；情之僻者，其詩必麗以淫；情之躁者，其詩必褊以激；情之澹者，其詩必冲以恬，故詩之氣象風格未有不與其人相似者也。吾師葑谿彭先生，涵泳道真，沈潛理學。既首舉南宮，天子臨軒策試，復親擢第一，回翔禁近，漸次枋用。而先生性樂閒靜，年甫強仕，早賦遂初。所居南昫草堂，場圃在前，雜植花木，讀書吟詠其中，不殖家產，不問有無，泊如也。門下士往往登顯位至公卿，地方大吏多式閭造門，修資師之敬。而先生以道自重，非關於民生利病者，未嘗有言也。先生素研求於濂洛關閩之學，故其詩屏絕淫哇，歸於大雅，即事成篇，皆有春風沂水之趣。至敘述忠孝節烈之事，則流連感慨，三致意焉。斯可以知其情之正也。其蕭遠閑放，翛然塵壒之外，如獨行深山絕磴間，白雲時起，松風自鳴。斯可以知其情之澹也。蓋未嘗瑯續詞章，而儷偶精工，吐詞警拔，可謂秩秩德音者矣。昔《唐國史補》稱，韋蘇州爲人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處，掃地焚香，閉閣而坐。宋儒謂其詩直是自在，而氣象近道。先生之爲人與其爲詩，彷彿似之。《詩》三百篇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亦如是而已。予昔肄業辟雍，曾以文字受知於先生，晬晚失學，慚負師門。適先生詒書郵示詩集，屬爲作

序，故爲述其梗概如此。若夫先生之所以爲詩者，則根極理奧，旁通仙釋，末學膚受，固未易窺其牆仞也。康熙己丑春三月上巳日婁東門人唐孫華頓首拜撰。

南叻詩稿卷一

乙亥集

題詠真小洞四首

曾問三生石畔，夙因五老峰前。寄聲猿鶴無恙，結契煙霞宛然。廬山有詠真洞天，余坐卧斗室，繪圖以托志焉。

太虛自可爲室，無極何妨有圖。尚謝清言汗漫，肯隨曲學攀拘。

宦態波翻灑灑，名場夢墮邯鄲。胸中冰炭何有，眼底龍蛇等觀。

復志賦無須作，釋愁文亦何爲。乾惟一畫居下，遁到終爻勿疑。

歲交書懷四首

轍北轆南歲復除，勞人草草幸安居。當機證彙分迷信，任運翔伴合卷舒。一室掃來何必廣，三餐飽去莫求餘。昨非往矣今奚是，敢托流年絮衛蘧。

豐隆屏翳莽從橫，立春日聞雷，連旬雨雪。珍重晨曦試小晴。寒信幾番紅蕊斂，土膏一夜綠痕萌。垂簾擁褐留香篆，隱几研朱就燭

繁。此外更無娛目事，太平心已息將迎。《黃庭經》云：閑暇無事心太正。

一枕華胥自在身，覺來五十出頭人。東籬習習馴林舊，南郭寥寥吹籟新。廓爾靈臺寧有障，熙然大地盡爲春。年華莫負桑榆晚，擊壤閑吟祝帝仁。

堂上當年問寢同，兒孫顧我盡稱翁。屠蘇飲後含飴滑，楮枮燒殘凍墨融。晝漏暗添檐溜裏，天花不染閣陰中。署門正是欣寥寂，欲向雲山借好風。

正月二日雨中繭園獨坐

朝逢甲子雨霏微，著屐窺園靜者幾。獨愛閑房塵乍隔，猶嫌危坐日還稀。半龕佛火供茶淨，一箸香蔬摘菌肥。茅屋半椽歸舊主，牆頭冷蕊故依依。

三日文星閣下作

凌寒小櫂泛城隈，薰沐朝真志未灰。牢落難酬青鏤夢，蒼茫空倚白雲堆。天方急雨風兼雪，朋似寒松竹與梅。只合洗心從舊學，晨鐘久矣息喧豗。

四日雪中齋居

竟夕嚴飈駭不周，推窗積雪滿城頭。天公有意羣芳壓，色界無端幻景留。蕭寂應穿東郭履，清狂欲問剡溪舟。西園高會休相訝，齋禁新年廢酒籌。是日有公會，未赴。

人日雪中上穹窿即事六首

蒼涼風樹白雲間，舊隱茅峰望鶴還。借得鄰船輕一葉，半篙春水蚤潺湲。

城隅小浦出橫塘，隔塢連村雨脚長。難似斜川好天氣，有誰賓侶樂相羊。

雨立泥行望數峰，瀟瀟蓑笠畫圖中。足音空谷跫然喜，飛澗爭迎下碧叢。

洞門層雪暮迷離，大似初來問徑時。余自庚戌臘月將赴嶺南，始上穹窿，正值雪夜。回首流光剛二紀，越南燕北影差池。

方牀曲几尚凝塵，擁絮留鐙息欠伸。舊夢鈞天尋未得，恐緣戒行墮庚申。

墓門歇雨晝淒清，敷席圍鑪糝芋羹。雪裏梅英香放晚，松風搖曳暮濤聲。

次昌黎春雪排律十韻同良翁作

陽春續白雪，聽和郢中謠。碧瓦稜重覆，紅鑪點不消。花飛鋪水面，玉糝疊山腰。奪彩梅封萼，凝雲竹壓條。銀蟾藏月窟，火樹罷星橋。帶雨敲窗重，隨颺隔幌搖。陰機沿臘夜，朔氣襲年朝。頓覺驚波漲，還疑瑞葉飄。幾人披鶴氅，何處戰龍綃。只合耽幽卧，休言詩思饒。

用東坡聚星堂雪禁體詩韻同良翁作

每歲農祥占尺雪，青幡迎暖弛寒烈。竭來土牛驀地驚，瀾漫直屈上元節。靈臺誰問司天書，曰稷曰霄陰沴結。故園春意饒天涯，奈此年光頓騷屑。茸裘猶爲閉簾櫳，葑火何曾輟戶闥。峰頭木落僵殘鱗，階下水深浸蟄穴。雖然應候無六出，疊作封條非一瞥。林巢食盡咽啼禽，街市泥行步跛鼈。瓶花注水只供銅，硯墨烘毫真向鐵。辛盤強取氣重生，葭管全疑灰未發。半消旋落變氤氳，既積還浮縈曲折。昨移蓬舸到西山，洞壑迷離崖逕滑。綠章夜奏通明殿，莫縱封姨花妒殺。畢竟同雲慘不收，昏曉颺翻冠巖列。菜畦麥壟

凍痕膠，漫說蝗蝻殲遺孽。蕭齋獨坐逼颼颼，竹鑪手擁芸香熱。蕊珠秘景坐精研，丹田上藥方誰設。楞嚴更問栴檀林，白牛露地塵根割。時方閱《黃庭》、《楞嚴》二經。却笑端明醉舞餘，翠袖橫斜想癡絕。東坡句“恨無翠袖點橫斜”。早時已聽龍吹角，幾日將憂鶴鳴垤。延頸陽烏鼓翅飛，參尾星垣重皎潔。詩成恐誚巴人音，齒牙後慧聊思刷。

疊前韻再答良翁

今夕何夕見霽雪，獸鑪紅焰收餘烈。不愁濕土照明星，燭花微笑然鐙節。西堂疊唱鬪東坡，潑墨淋漓氣蟠結。參稽物類異徵符，提唱玄言復霏屑。我命兒曹飲且歌，輝輝疏影穿重闥。欲呼窮鳥披荒林，擬喚愁猿出暮穴。調高和者世所稀，狂花眩目輕于瞥。也容斥鷃笑雲鵬，不信井鼃招海鼃。往日衣香半染塵，此時心冷強如鐵。爆竹猶嫌枕外喧，磁蘭漸喜缸頭發。拋殘鷄肋味幾許，脫去羊腸路周折。茗椀沃來石髓寒，酒盧墮下冰稜滑。休疑天地偏不仁，斂却陽和施肅殺。鉤搜幽響肇廬陵，命意迴脫枚鄒列。金如踴躍豈爲祥，木不青黃乃非孽。傳柑曾上含元殿，無爲念之五情熱。詰朝素侶好相携，鄉情節物尋常設。孟嘗館裏求魚殮，曼倩筵前懷肉割。容我江湖署散人，春融一瞬紅塵絕。堪嗟滄海變桑田，孰齊泰岱等丘垤。所祈斗野年屢豐，飯軟蔬甘水泉潔。曉聞鐘鼓報新晴，極目橫空羽翰刷。

仲春雪霽山行舟次

頑盆橫懶架，小泛似移居。不道游無伴，還馮興有餘。晴山鐘定後，春社鼓喧初。寒信能相貸，南枝故遲子。

山房靜坐

謝客多緣病，巖棲滌俗塵。及時穿木榻，多事藉花茵。繡帙玄

中義，燃香定裏身。所嗟岐路久，廓爾任天均。

步至前村看梅

乾鵲數聲好，晴煙帶玉遮。不離尋丈地，已放幾叢花。芒屨供行飯，冰甌喚遞茶。可宜稱獨樂，吟翫指頭叉。

舟至岫里省先曾祖墓風作步行

短棹游湖畔，太湖之尾名游湖。停橈隔小丘。籬邊穿吠犬，樹杪宿鳴鳩。花影濃煙壓，松聲細浪浮。頗能誇脚力，不假竹扛兜。

從鄧尉經行梅花深處道中遇雨

舊游萍泛後，風物任孤清。花自諸天散，身猶下界行。霑衣香霧重，壓帽濕雲輕。爲謝壺觴約，休嫌太瘦生。

庭中初種樹數株

種樹書曾讀，春陰趁未殘。孫枝編草徑，子石綴花欄。叢桂先秋賦，疏梅入坐看。幽人還索笑，生意也多般。

雨後夜寒獨坐

料峭清寒夜，依然擁緼袍。淡甘盤剪菽，醉怯甕封醪。幻化憑莊夢，離憂釋楚騷。分明造物意，許我歇塵勞。

游玉遮山北龍潭禪院

到此年重判，初題十景詩。餘寒凌石磴，遠瀑溢山池。蕭寂空王宅，荒涼帝子祠。山旁有昭明祠。披襟憑眺罷，歸步夕陰遲。

夜半風雨大作起坐待旦

高枕于于覺，風連雨脚長。鋤平夢蝮垤，椎死睡蛇鄉。祛疾無靈藥，離塵得妙香。長生如可學，也辦坐禪床。

玉遮十景詩

卧牛峰

竭來雪山種，非緣驀鼻回。一聲橫笛靜，安隱白雲堆。

讀書臺

慧業生天早，荒臺迹可捫。松風來謖謖，名與選樓存。

鉢盂泉

石甃何年鑿，泓然瀦玉泉。蜿蜒收鉢底，法雨遍諸天。

仙人洞

雲木隱寒巖，仙子丹成去。玉液涓涓流，苔花斑駁處。

千步街

徑開修竹裏，澗遶冷泉旁。芒屨經行慣，清陰護石霜。

洗硯池

暗水迸青崖，滌洄當硯北。剛風忽騰騰，瞥眼沉雲黑。

積綠園

別圃縈幽壑，蒨鬱何青青。偶然紅紫間，空翠鎮橫屏。

卧花坡

一片花飛處，恰受幽人卧。翠羽月明來，髣髴羅浮過。

千年松

試問虬枝在，凌霜老翠微。參天還拔地，化作卧龍飛。

百丈崖

峭壁嵌青空，攀援杳不及。猿啼虎嘯絕，搔首通呼吸。

示羽士二首

福地何人肯學仙，玉顏書史却蹁躚。飛符走劍渾閑事，苦李蒙莊讀幾篇。

前身曾否到蓬萊，換骨重爲采藥來。方外尋師良不易，青鞋踏破結丹胎。

王醇叔過訪山房即返寓靈巖賦以招之

嵐陰滿空山，蒲團方小憩。忽枉筇輿來，欣子敦幽契。訊我靜者幾，爲陳休復義。履綦不小留，相望雲煙翳。子固學有宗，紫陽之高弟。謂朱柏廬先生。抽簪承明廬，恬虛謝聲利。十年賦采蘭，讓彼鷓鴣翅。我負一日長，知幾晚乃愧。毒哉仙仙歸，鴻蒙吁而視。塵鞿竟脫落，糟魄休耽嗜。丘墟谷飲時，濡露霑霜地。子猶戀庭幃，不忍絕裾棄。堪陋騎省居，繫情官階次。悠然山水心，起予非術藝。茗椀沸山泉，釘盤供野齋。塵囂一以隔，三宿我方跂。緬思昔賢風，精廬並高寄。

喜醇叔重至山房夜話二首

居然徑裏引求羊，休擬玄亭問字行。分取白雲吟隔嶺，放翁《寄朱子武夷精舍》云：“白雲一半肯分無。”重聽舊雨話連床。逢源肯使岐塗惑，尋樂須教百慮忘。何事漫游方外去，也如嘯侶得清涼。

一卧山齋懶入城，幾人猶愜素心盟。晨昏將養時非失，物我能齊論亦平。谿權相將饒客興，隴枝空爲寄詩情。寂寥契自忘言得，笑憶滄浪濯纓。謹庸先作《對雪憶梅》詩，同約入山，而竟不果，故及之。

附錄 和韻

王喆生

萬峰影裏獨相羊，深柳門前綠幾行。細雨一簾飛酒醞，疏鐘半夜落琴床。傳衣密記時當受，看劍雄心悄共忘。若問此中棲托處，松風嶺上最清涼。

年年長自擁書城，不負沙鷗海上盟。懶慢已知同叔夜，升沉無意問君平。雲移嵐翠寒無影，雨濕梅花澹有情。寄語滄浪流水道，好分清照及塵纓。謹庸新築滄澗小隱。

過靈巖山下訪醇叔於披雲精舍二首

蘭若留佳客，雲蘿結宇深。敢吟招隱句，却稱息機心。水檻分遙澗，花房養宿陰。悠然能選勝，塵外好披襟。

携手層巒下，徘徊靜且深。蘭亭觀化意，彭澤樂天心。童冠知歸詠，醇叔兩郎君俱從遊。登臨肯惜陰。南園荒徑掃，遲爾挹清襟。

山歸鄰友過草堂夜話二首

山遊惜未約幽期，顧我蕭齋便解頤。真性不離原近道，俗塵都汰得工詩。當筵晴月邀初夜，拂戶寒花長舊枝。聚散十年青鬢改，

可能重負入林時。

謝客朝來正掩門，留君小住伴黃昏。不鑽故紙機誰在，得息勞筋興自存。半榻對眠同旅舍，一簾孤夢即山村。引杯看劍心都盡，更有何人細與論。

有以風雨爲梅花惜者余曰梅固空谷幽芳藉風雨以
却冶遊庸何傷因戲作代梅花謝客詞四首

自謫瑤臺濯魄來，冰霜僚慄遠塵埃。無端領取東風信，浪惹人間暗剪裁。

仗雨闌風尚自任，化工不爲遣銷沉。饒他博得平章手，正少稜稜鐵石心。

藐姑綽約許誰看，流水高山曲自彈。騷客有情能忘却，免隨香草鬪椒蘭。

白占林光年復年，人來頭白轉茫然。夜遊秉燭盈盈艷，蚤卸輕裝不受憐。

清明前後獨坐玉遮山房因念汪鈍翁先生兩度請告疊遮
字詩曾號玉遮山人及其晚年以堯峰著名則玉遮不須兼
領矣我王父初卜茲壤便號玉遮山叟先君祔葬定求築廬
依止玉遮之號固應世守翁豈謂我效顰耶因次原韻五首

幽竈經營感歲華，畫屏橫翠駐春霞。愁心一綫風前樹，衰淚三升雨後花。已愧原仁依冢舍，曾教宗測識山家。宗少文孫名測，山居依祖宅，不復仕。謝公墩且容來去，何必堯峰占玉遮。

軟紅無復蹋東華，徙倚空巖片片霞。翁仲有時埋廢棘，杜鵑幾處墮殘花。歸與尚遂栖丘願，貧也親充守冢家。獨往獨來閑歲月，不彫松柏影周遮。

鏡裏顏顏黯不華，釀成痼疾老煙霞。鄰僧度嶺遺山果，村叟敲門送野花。樓閣層層貞白館，煙波渺渺志和家。我生局踏無高致，憑仗巒陰百里遮。

蕭寂偏宜領物華，閑中擬對赤城霞。茅君絕頂行收術，鄧尉諸峰看散花。帘挂小橋沽酒舍，槍懸深隴采茶家。山南山北形高下，造物分明作境遮。此山界穹窿、陽山之間，故名遮。

少讀琅函戒務華，幽期嚼蕊與餐霞。人情漫逐雙雙燕，世事方開七七花。客到龐門當上冢，耦無桓氏罷携家。膠膠擾擾何爲者，眼底離朱一任遮。

舍南繭園大半爲僧舍旁剩數椽久賃俗流蕪穢已甚今春贖歸聊供宴坐因題六首

數畝栽桑地，荒蕪剩菜畦。艱難迫卜築，遲暮問幽栖。老樹虛檐上，枯毫舊壁題。王父手書聯句尚存。百年貽手澤，一曲采葑谿。

久作祇園舍，竭來溷俗塵。竹稀纔放筍，松老獨成鱗。齋戒還初服，威儀得淨身。何須三徑闢，始稱挂冠人。

童孫遊戲日，來侍朗陵公。麴榼浮尊綠，筠籃拾果紅。蓬蒿栖仲蔚，杞菊伴龜蒙。從此初衣遂，難忘貽厥功。童時嘗從王父來游於此。

短牆經雨壞，低檻淖泥侵。却喜城闌隔，無勞車馬尋。長鑿鋤草棘，半榻藉花陰。冉冉香雲近，悠然薺蔔林。

栽花尋野衲，劚菜課園丁。歌鳥歡相命，齋鐘靜可聽。迴波緣浦綠，飛雨入簾青。白社無人結，雙扉鎖日扃。

曾傍禪房宿，庚申坐守時。彩鸞曾度曲，朱萼尚垂枝。庚申歲，侍先君來此小憩。霜露傷神蚤，漁樵托迹遲。閑閑桑者意，俯仰一支頤。

繭園精舍一楹爲先君少時讀書處庭有牡丹一株久而彌茂壬戌春定求侍先君小酌花前先君喜而有詩曰四十年前誦讀忙花光照眼總相忘今來雨後看花色把酒高歌老欲狂自後定求復之京師此屋又他賃矣今春贖歸得見花發傷先君之不再見也乃奉小影挂壁盼望神遊泫然灑泣而作

牡丹花開又一時，花前泪落如縷縈。十四年光疾於電，痛憶先親看花詩。當年未得調蘭膳，歌缶听然醉不辭。便當戀此南陔下，提壺挈榼傾千卮。何爲重問承明直，塵封丈室空披離。歸來頓灑皋魚泣，辜負樂事天倫期。絳趺朱萼歌已矣，終朝宴坐縈幽思。細雨流膏靈蕊潤，輕雲蒸暖芳蕤滋。忽忽暗香通鼻觀，鞞紅爛熳方遲遲。過客但看花信好，鮮民遺恨誰其知。畫裏音容照素壁，魂魄如遊儼在茲。見此一株渾似夢，驀地參過南泉師。南泉禪師指庭前牡丹曰：“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優曇遺種堪髣髴，主林神在長扶持。

孟夏園居遣懷四首

丈室纔容人兩三，凝塵乍喜拂禪龕。忘形且出蒲團定，寄興聊憑麈尾談。草徑深痕留屐齒，繩牀小炷掩經函。不須更覓東林社，蕭寂心情任我慙。

卑栖剩得一枝巢，野鶴閑雲是故交。溪潦旋侵秧馬腹，牆陰初上籜龍梢。劇憐人事如浮梗，自分生涯合繫匏。聊比山僧來結夏，閑中倚壁訂訛淆。

薄相生來宿業多，幽居便擬白雲窩。畏耽葷血餘羹豆，厭把尊壘足茗柯。牀底蟻爭無復訝，沙中蜮射不須訶。遍參誰信諸根利，聞道其如恨晚何。

一從止觀靜中操，隔屋西家酒債逃。時里中數舉酒社，余不赴。五柳敢云容寄傲，雙柑未解佐詩豪。收心驀地防疏逸，著力多年歎枉勞。雨歇林間梅子熟，夕陽歸後首重搔。

去年五十初度邸舍曾作數詩旋即棄稿以旅懷
悶人也今得安居草堂遂我初服追感平生百端
交集因成長句七首以補舊稿之闕

隔年浪迹縮朝簪，太息重辜小隱心。快馬競從鞭影驟，癡人枉記劍痕尋。孔賓夜聽虛窗語，莊舄時操故國吟。脫屣即今諧夙願，洞門晝永綠陰沉。

流年數過衍中著，乾垢之交掩處時。身蟄休論頭腹尾，星迴莫怕斗牛箕。夔蚘何地長爭勝，盧雉無端互轉移。易在牀頭編未絕，九家閣束得真師。

一出修門歲月過，羈魂結夢尚驚訛。可知愁種緣游宦，不換幽盟托嘯歌。才盡方容物役少，病來偏長道心多。百年強半吾衰矣，真合題詩號懶窩。“懶窩”見范石湖詩。

長短從渠鶴與鳧，棄官真似棄泥塗。携瓢貯月皆詩興，著屐穿雲亦畫圖。履道宅前分祿久，季真湖上賜恩殊。只今小子甘多讓，也有青山不負吾。

我生初值亂離辰，乳抱空山泣二親。余生三日，先父母即挈之避兵岫里丙舍。一墮塵寰經小劫，曾從寶地記前因。髀消苦爲驅馳蚤，面皺愁當疾病頻。零落白花濡雨露，行觴久罷斷來賓。

只有空中蚤寄書，分明指得越裳車。名場隨隊羞標榜，世路因緣賤曳裾。費叟丹壺曾遇後，嵇生石髓亦分餘。鞭笞鸞鳳吾何敢，雲館霓裳禮玉虛。

聞道茫然轉悄然，空談成佛與生天。宗雷淨社今誰似，馮仰真

宗久絕傳。竹几藤牀供小憩，藜羹黍飯息諸緣。當機珍重齋忘地，肯墮他家五味禪。

競渡行

我年五十端陽度，不逐水嬉觀競渡。今春徂夏日鍵關，繩牀竹几供朝暮。幾回掉首却華筵，比鄰親串敦邀赴。觴詠差無敗意人，蘭橈還向金閭路。金閭路畔遊人譁，凌波泛櫂趨如鶩。咄哉沉痛三閭辰，翻成溱洧狂風污。絳綃蒼鬣一浮漚，鼉宮蛟室遙迴沓。超距寧如步伐閑，揭竿却屬叢奸蠹。日擲千家百萬錢，飛廬蔽日蒸雲霧。繁絃急管蕩中流，翠袖紅妝傾四顧。似此豪華天下無，東南力竭原如故。窮檐那有擔石儲，生涯多爲膏粱誤。淫潦淋淋浸水田，農民憊甚游民豫。惟我幽棕似爰居，鼓鐘之饗夫何與。贏來流涕思睢陽，湯尚書撫吳時，禁止競渡甚嚴。國僑依舊與歌附。恭承明詔重農桑，湖濱山澤澄清處。太平有象乃庶幾，而今病蠱終成錮。緣此舉觴謝主人，相期邁俗抒情愫。花前月下足清娛，斷筍烹蒲讌坐去。或云獵較聖猶同，听然大笑我言固。誰當名士續離騷，遙望沅湘起悲慕。

夏至大雨徹夜枕上歎二首

百五十日雲根濕，自立春日，雷雨遂作。白波渺渺三蒔及。陰陽遲錯麥無秋，秧針又見漂原隰。蛙鳴水底靜逾喧，鳩逐林中啼似血。狂恒之徵聖豈欺，吹來龍角愁霖急。

前年雲漢歌蒿目，今年頓作霖鈴曲。潤積衣篝怯暮寒，暗侵鐙炮沉朝旭。徹夜空階跳白珠，橫落長蛻勢洄復。披衣起坐曙光微，貧家辛苦留鐘粥。

無事此靜坐六首

無事此靜坐，默存識自然。半趺隨地結，一榻幾時穿。養性歸

安宅，治生耨寸田。晚聞吾自愧，揮手謝塵緣。

無事此靜坐，居諸豈宴然。醒心驚號號，味道服拳拳。龍馬圖書裏，几蓮耳目前。無爲誇腹笥，弟子漫嘲邊。

無事此靜坐，端倪本湛然。酒魔原易伏，茶夢不須圓。掃地成丹室，朝天奉玉篇。浮雲長蔽日，未礙曲肱眠。

無事此靜坐，紛華轉泊然。敕廚充筍蕨，安簞脫針氈。鶴怕翎重鍛，犧危繡特牽。吉祥惟止止，風月不論錢。

無事此靜坐，日長意邈然。風檐新果熟，雨砌晚花妍。慵息梁間燕，寒稀五月蟬。性靈陶冶後，象外欲忘筌。

無事此靜坐，行藏理瞭然。筮終成好遁，學亦返初乾。契結煙霞近，鄉居寂莫偏。枯桐還挂壁，逸韻本無絃。

仁山道人萬峰退院詩以送之

傳衣古德地蕭森，爭席其如障礙侵。龍性自馴波浪靜，鷗盟終狎水雲深。樹冠隱隱從樵谷，芒屨迢迢剩竹林。憶昨還元閣上語，後期三宿爲誰尋。

南園稻田百頃耕者多營他業欲如鄉村補救旱澇不可得也前年大旱今年大水地利盡棄余有田三十畝倡率鄰家共修人事卒莫之應僅就遠屋十畝自僱園丁編竹負土桔槔徹夜勞費特甚非期厚收之報亦以稼穡艱難義宜服習云爾因和陶公勸農詩六首

天降嘉種，粒我烝民。先疇是服，淳風歸真。舍本趨末，悖淫相因。緬思南村，羲皇上人。

畇畇葑田，實藝黍稷。三時弗害，耘耔允殖。偶然降災，不稼不穡。戟手而呼，翹足而食。

今之巨浸，昔之平陸。同井十夫，情宜敦睦。我如布穀，隴頭飛逐。曷不并營，載興載宿。

以蓄以宣，謀宜經久。西陌東阡，亞旅誰耦。勞勞桔槔，救惟十畝。我聞往聖，祇足胼手。

金玉是貴，民力交匱。防盈戒偷，天和可冀。愁雲既收，好風將至。饁餉欣然，素餐斯愧。

田父園公，相逢莫鄙。披我苧衫，躡我芒履。拙政歸田，悠悠遺軌。勛哉重農，里徵仁美。

偶檢高景逸先生年譜載豆腐會規亦曰從簡 會長夏無事因招鄰友舉自草堂作詩四首

鄰好惟敦素，栖遲老歲年。詩從栗里和，約自水居傳。萬物皆歸腐，羣情競奪鮮。豆羹真味好，留取道心堅。

鳧鯉屠門備，咨嗟一箸餐。客能知季偉，議竊鄙鍾旡。脾母澹能補，舌神邪不干。從茲存五觀，黃山谷食時作五觀。世味絮羹殘。

每愛登仙子，餌芝復茹松。幾時離火食，聊爾息塵容。雨霽消新暑，年荒學老農。故應藜藿味，長作野人供。

元修遺菜好，陸羽愛泉清。禮儉何嫌固，節甘亦可貞。忘機藏弈局，養性減杯罍。合笑香山老，衣冠畫裏成。

課 耕

傭耕十畝潦稽天，同井招呼足不前。隄繫如韉危坂墮，戽搖似鱟逆風牽。稻粱瑣瑣謀何鄙，糠粃茫茫候已愆。莫道此間濠濮意，劈箋願和勸農篇。

山 行 舟 次

霖歇氣微暑，諸峰宿靄收。洪波排小櫂，炎風盪夷猶。陂塘聚

畚鍤，秧針青始抽。南鄰呼放鴨，北渚看眠鷗。柳低筇筓挂，溪平略約浮。水鄉方泛濫，山畚灌溉謀。天傾地不滿，悄然興煩憂。

宿積翠庵四首

空翠鬱如浮，盤旋白雲塢。幾回訪精廬，幽清濯肺腑。白日今淹留，解衣敲竹戶。萬竿綠新齊，鸞鷲凌霄舞。底須蹋層冰，坐闌過亭午。塢多修竹，避暑最宜。

陰陰灌木裏，交交睨皖音。臨風吹不斷，峰坳息羽深。恍聽無生曲，翩翩迦陵禽。禪心一以悅，對之發幽吟。不逢戴仲若，俗耳誰銷沉。林中鶯聲不絕。

乾竺樹婆娑，清蔭承趺坐。法藏貝多翻，西來意印可。稀現優鉢曇，一握庵羅果。稍悅對靈山，千丈節礪呵。心從無住生，沙數牟尼顆。庵有古菩提樹一株，菩提子生白葉心也。

徑轉雲堂後，蒼崖一把茅。窈然人迹斷，禪棲舊鵲巢。繩牀覆樹下，香鬢凌雲梢。歸休在初地，何須更打包。我來幽意愜，結此方外交。庵後山岡，指公結茅爲廬，退休居之。

喜玉遮山僧送楊梅四首

霧雨侵凌紅紫稀，盈筐珍重慰調飢。枝頭報道纔新熟，積綠園中倚夕暉。

隔年此味不沾唇，的爍虬枝照眼新。飽噉尚堪誇北客，櫻盤但識上林春。

楊家風味擅江南，賦就吳都客未諳。左思《吳都賦》不及楊梅。今日上方修水遞，文通一頌故無慚。江淹有《楊梅頌》。

游湖漁叟手曾栽，放艇離離滿載來。先祖別號游湖漁叟，往年嶼里山多楊梅樹，今久無矣。說向兒孫聊止渴，橐駝書在已慵開。

簡友人二首

徂暑將闌爽籟生，連宵風雨快新晴。茅齋依舊供清坐，宿約無須折簡迎。

披襟一爲倚蓬門，綠竈初勻透水痕。借問柴桑酬和慣，司田信否似南村。

草堂再舉豆腐會

悠悠蓬廬中，杜迹如僧夏。頻與靜侶期，羹藜勝啖炙。苗方十畝畝，梧將一葉下。天時感推遷，人事觀代謝。而我何爲者，不知臭腐化。澹交情既融，清光境所借。盥漱閱金經，相戒塵談罷。亦或對客吟，擊鉢俄相詫。三餐腹果然，無意酣杯斝。宛聞空谷音，蚤回俗士駕。即事愜蘊真，醒心及休暇。彼哉葷羶食，空向鷓鴣嚇。

立秋風雨大作二首

伏日方臨暑頓收，蕭蕭白帝豫鳴秋。雄風兼逐雌風下，細雨仍和急雨流。鄭白渠湮嗟澤國，蛟龍窟潰憫農疇。化工也覺無端甚，轉轂奔輪不少休。

穩坐南堂愛日長，驚心風景劇蒼涼。高原縱免憂重旱，晚稻還爲怕蚤涼。藜粥熬成停麥麩，茗膏釀取撤冰漿。便祈霽景耘籽畢，辛苦田功尚小償。

繭園獨坐二首

夜來疏雨歇，林際起秋聲。芒屨衝泥濕，絺衣點汗輕。竹煙低入戶，松露暗垂楹。到此違旬月，關心景物更。

坐愛斜檐下，層陰晝亦冥。竹鑪調細茗，塵匣檢殘經。蟬嘒微

心躁，禽馴識性靈。歸來橫陌望，喜見暮峰青。

夾竹桃花開

一株移植海南天，不與春華鬪綺妍。淺碧經霜陰未落，輕紅著雨火初然。亭亭清簟疏簾側，灑灑青溪白石邊。髣髴琅玕相遇後，飄飄客思欲俱仙。

盆蘭二首

芳叢珍重護冰霜，留取新秋十日香。彼美同心重覲面，不教離恨托三湘。

室如空谷露花涵，竟體芬芳恣意探。笑憶偶逢京洛地，孤芳希現類優曇。

中秋前將往玉遮山房謝客四首

渺渺孤懷寄望舒，茅君使者正傳書。雲峰秋宇清如許，肯遣瑤臺舊約虛。

簪紱輩中甘脫迹，笙歌叢裏合收身。荷裳蘭佩清游去，臨水看山自在人。

無緣復聽生公法，有賦偏消宋玉悲。却憶虎山橋上月，橫空孤鶴夢來時。

栖心終愧古沉冥，敢向尊前號獨醒。極目由旬銅井路，叢生桂樹露零零。

山行舟中即事

雨過空山夜，香生萬樹秋。避人從小隱，乘興寄冥搜。拂曙層陰合，回飈宿暑休。一囊肩箬笠，數卷束篷舟。再續三春夢，重期

十日留。城隅喧水市，巖際隱林丘。激激洪濤落，鱗鱗細浪浮。氤氳看野馬，浩蕩狎沙鷗。無意成孤契，經時釋滯憂。蚤禾苞稍實，晚稻穎初抽。蟹蝦圍蘋渚，魚罾挂蓼洲。斜林舒靄靄，橫浦漾清瀏。忽見晴光轉，逾欣樂事酬。相將移蠟屐，不羨泛觥籌。蟬響疏叢薄，泉聲咽石湫。煙含青未了，露冷翠俱流。竹院沿谿靜，蘿村築徑幽。飽餐脫粟飯，閑聽菜菱謳。岸曲篙徐引，橋連纜屢收。牧童驅犢健，樵客斫薪蘇。孤棹頻經處，諸峰最上頭。片雲歸鶴嶺，斜日照松楸。已分塵囂隔，誰思痼疾瘳。依廬還畢志，聊趁赤須遊。

十三日與施逸庵翫月山房

山氣氤氳日夕佳，松窗習靜愜心齋。露花暗滴香侵袂，雲葉徐飄月滿階。偏覺幽光娛逸侶，每提玄語省孤懷。莫須圓相拈成後，認取當機指上排。

十四日上穹窿道中作

金庭石室夢依依，爲撰良辰陟翠微。隴首秋雲初入岫，洞門瑤草尚鈎衣。研思真誥諧幽性，脫迹浮名釋駭機。今夜大茅峰頂月，定應刮眼受清輝。

上真觀夜宿

涼風淅瀝響巉岵，月殿澄空象外看。真覺靈臺長皎徹，不知上界始高寒。神鸞應舞雙飛翼，顧兔還春七返丹。蕭爽三更渾不寐，鈞天一曲未須彈。

十六日下穹窿重遊積翠歸玉遮山房

涼雨下終宵，寒煙覆空谷。纔從丹洞遊，尚憶嵩丘宿。崎嶇猿穴

攀，偃仄鳥窠逐。竹兜且息肩，芒鞋還信足。葱蒨栢檀林，經時失炎燠。老衲淹衰疴，退身卧茅屋。猶豎天龍指，曾擊香巖竹。灑然一鉢歌，強起問齋粥。揮袂情纏綿，裴回出平麓。石澗鳴淙淙，松濤鼓謾謾。偶逢樵叟行，爲報山畚熟。徑轉山梁橫，沙環岡阜曲。經過翁子祠，長笑書空讀。富貴歸來誇，身殞名終辱。赤須自去來，高蹤邈誰續。周遭由旬路，盤旋鎮彳亍。夾岸稻花齊，沿村酒旗矗。煙嵐送晚晴，不惜疲僮僕。迤邐娜如山，谿橋俯清淥。回首望蕭臺，霄漢神光燭。人生屐幾兩，戶牖何踳踳。揮手朝市間，行吟便鼓腹。身世兩悠哉，乾坤尚遐矚。

十七日遊虎山橋

盤陀迤邐瞰前谿，絕勝金精海湧低。孤塔影搖峰上下，疏松濤拍堰東西。若尋月窟寧勞夢，直泛星查不遣迷。我是當年采藥侶，清遊隨處覓天倪。

登朝元閣

一片青芝石，蕭條正素秋。神鴉翻暮靄，松鼠竄荒丘。花事經零落，樵歌雜唱酬。摩挲翁仲側，指點暗生愁。

權返玉遮二首

夕陽明滅處，蕩漾一扁舟。背指山橋下，真疑家可浮。
冶遊方絕迹，鷗鷺偶相俱。若个丹青手，裝成洪谷圖。

十九日遊堯峰二首

五塢橫盤望未遙，荒唐山志漫尊堯。多年幽夢遲飛屐，一曲清谿小住橈。村繞人煙迷曉岫，林移鐘梵徹秋霄。同遊便似康衢侶，捫腹

行歌伴采樵。

篔簹深處徑重重，步入中峰又上峰。誰劈雲根盤鶴鶴，欲凌水面喚魚龍。香生兜率飄金粟，泉匹中泠淪紫茸。山頂寶雲泉最佳。合上禪牀供暝坐，日斜惆悵理歸筇。

過汪鈍翁先生墓

精廬曾未到，今日撫翁墳。托迹殊藏用，辭官邁子雲。淒涼蘿徑月，黯澹竹谿雲。若憶仙遊曲，霓裳何處聞。余最喜讀鈍翁《山中遊仙》詩數十首。

九月二十四日過仙人塘見蔡 經遇王方平麻姑像放舟作歌

遐哉邈乎神仙蹤，凡骨可換摩蒼穹。銀河瑩映蔡家日，雲車羽騎繽紛從。舊傳遺蹟朱明側，謁來荒祠橫塘東。按郡志載，蔡經宅在城中朱明寺西，則此地所傳，未知何據。城郭迷離三里隔，谿橋宛轉五湖衝。停橈爲叩柴扉入，半龕已作梵王宮。玉真良會留髣髴，森森壁立煙霞容。崑崙主者神霄秩，威儀赫奕凌長空。仙客蚤聞尸解訣，良盟一旦追瀛蓬。麻姑久作瑤池伴，五百餘年信使通。環珮無聲月宇淨，玉盤排列天廚豐。自是精誠徵感格，非關誕漫驚愚蒙。白鶴曾聞下緱氏，赤龍又見招安公。青雲白日夫何遠，紫清班籍將無同。人世滄桑遷變數，沉沉浩劫都騰騰。桃花流水秦人失，白雲終古嶺頭封。熙真逸域胎仙舞，難把寒冰語夏蟲。吾生夙拜虛皇籙，玉書金簡披心胸。形骸偃蹇塵勞集，颺臺健翻何由翀。今朝矯首邀鸞馭，一聲長嘯呼天風。

墓祭用陸放翁寒食感懷韻二首

秋林暄藹照山扉，酌酒重泉又一時。歲晏暗驚黃葉下，身閑獨趁

白雲期。丁寧諸子思無射，誓告先親諒有知。千古悲涼明發感，關情最是劍南詩。

丘山晝靜掃莓苔，去日何能更復來。鼎俎不充猶不恨，斑斕無及得無哀。摩挲松檟稜稜長，偃仰桑榆冉冉催。搖落幾年衰淚在，餘生笑口定難開。

茶 花

秋盡林坡百卉稀，叢生瑞草故芳菲。蚤披春谷資玄液，晚護寒巖綻素輝。候并菊英香續續，氣先梅萼冷霏霏。鶴頭丹少花間態，未勝株株白露晞。

余往來山中僱小舟日直百錢俗 所呼圈棚船也戲作權歌五首

底事蘭橈桂槳多，枯篷一葉走如梭。消搖取次添詩句，恰作篙頭款乃歌。

別穿小浦橫梁壓，遙指斜陽半嶺銜。細雨幾絲吹箬笠，輕風一陣走蒲帆。

菱菱谿上聊成伴，放鴨洲邊也結遊。回首江湖波浪惡，身輕隨處是安流。

面面煙嵐帶翠微，清音不歎賞心稀。雷溪童婢孤山鶴，便是他生願所祈。

竹杖屨鞋原蚤辦，蔬盤茗盃足相陪。豪家一席飛鳧戲，笑抵山人泛百回。

感 事 有 作

誰飛誰伏判雌雄，真宰鑪錘本至公。賜得銅山終一餓，擁來金谷

霎時空。雁知寒信重關外，蛩咽愁吟小砌中。物理乘除如轉轂，豈惟
一夜聽悲風。

蘭園僧重裝香像告成擬王摩詰體

蘭若存荒徑，葑田近化城。問年同小劫，捨宅有良盟。園合稱離
垢，居應號淨名。巢烏栖不定，齋磬聽誰鳴。此日塵埃拂，重瞻妙相
成。鬢垂金臂展，蓮湧寶趺平。貝牒縈香篆，袈裟響梵聲。花間宿雨
潤，簾外曉雲晴。社可邀陶令，談堪繼竺生。蔬盤嘗自慣，茗盃坐餘
清。尚秉毘黎行，長依覺海明。須彌容納芥，雙樹鎮高擎。

舍南收禾和陶韻

南園十畝稻，蕞爾一毫端。逢年豈復冀，聊用戒偷安。禮耕而
義耨，應作寸田觀。荷鋤壟頭去，挾策谿上還。晚雨今朝霽，氣候
雜暄寒。呼僮謀刈稿，敢嫌穡事難。拙計歸耕鑿，奇贏了不干。鄰
翁曳袂至，薄醉舒心顏。眷言歲將暮，博飯鍵柴關。恐愧伐檀人，
不稼興長歎。

先王父諱日三十年檢得手評禪門四經

因於蘭園展閱一過以識感愴

殘經翻檢涕縱橫，墨漬朱標妙義呈。遷謝客塵過一世，本來清
淨足三明。半龕佛火因緣在，四座威儀助道誠。化鶴踰躑歸此日，
迦陵幾度聽和鳴。

南响詩稿卷二

丙子集

夜坐十首用羅念庵先生原韻

三冬足用枉紛然，兀坐渾如洞壑前。夜靜已依休復地，病輕猶耐迓寒天。爐中灰冷絲猶駐，燈裏花開蒂未懸。猛省因緣無住著，衝鋒須破鐵圍堅。

鎮日騎牛更覓牛，流塵遷謝歲重周。憑來半榻雲生壁，坐到三更月滿樓。往業已空如電掃，微軀聊寄任漚浮。便當念念無何有，居士寧惟號四休。

多年問道悔幾先，垂老何堪結習牽。綠蟻尊空甘獨醒，黑虬鉤出畏長眠。息機自覺天均適，定性應知本分全。拈取江門風月句，春陵無欲是先傳。

換骨靈丹合有真，回光認取本來人。綿綿無意存胎息，寂寂何緣守谷神。須了世間方出世，邵子句。莫從身外別求身。闌干星斗移春至，靜裏分明萬象新。

低飛鷓鴣任譏嘲，相視誰當莫逆交。澹沲光陰封筆壘，蕭疏形影伴書巢。灼然夜燭行時借，悅爾晨鐘夢裏敲。刊落支言非學慮，龜毛兔角等閑拋。

曾讀西山夜氣箴，蹉跎舊學到於今。不貪然火來仙杖，祇憶焚

香整客襟。夢覺關分機自捷，危微界限辨須深。流行且晝清明處，赤子依然未放心。

薪火相交足浩歎，光陰珍重付眠餐。澄源莫逐波漂蕩，坦道休尋路屈盤。見獵喜生猶甚易，善刀藏去倍加難。牀頭易在編犀革，識取先天樂土安。

芥墮塵飛莫與齊，蘧廬任處得孤栖。憑誰分照千燈焰，令我湔除萬斛泥。身隱豈須同尺蠖，心微猶恐似醯鷄。也知放下無餘事，未俗紛紛浪唱提。

屏迹侵尋晦朔忘，短檠曲几一匡牀。漫遊敢托逍遙谷，穩坐無過寂莫鄉。止觀漸知真性在，返聞初覺妙音長。石蓮洞裏吾師也，重檢殘編和短章。

待旦精思得未曾，悟門頓啓我何能。蟲來侵火終難泊，水積成冰不久凝。真隱誰如函谷尹，閑交那有鶴林僧。他年絕迹藤蘿外，姓字人間莫浪稱。

新年三首用陳白沙先生韻

兀兀沿齋禁，悠悠度歲華。破除文士相，歷落野人家。叉手看雲近，單趺倚日斜。并當蠲結習，無夢惹梅花。

未覺寒陰褪，還看夕靄明。疑情言外豁，樂地性中生。香暖催花放，燈孤伴月明。依稀天籟發，高枕聽殘更。

鵠白烏偏黑，鵬高鷄自低。不須齊物我，一任判雲泥。風竹吟幽砌，星榆老舊蹊。王孫真好事，歌吹問春堤。

放翁有五十忽過二句次韻三首

五十忽過二，蓬生愧寸心。閑身疏藥物，冷眼惜光陰。得失塞翁馬，成虧昭氏琴。物情看爛熟，肯受客塵侵。

掃地焚香慣，雙扉鎮懶開。低枝垂戶長，馴鳥逗檐來。即事成幽趣，安居養散材。些兒貧活計，未歎路岐回。

酒戶纔三合，魚餐罷十旬。豈愁耽寂寞，聊喜息鞿呻。惑疾尊中弩，浮詞陌上塵。閻浮如許大，休墮小洲身。

謁潛庵湯先生祠

南邦開府東宮傅，三寸桐棺一布衾。此聯余在京師送先生斂時，口占而弗能成什，因用以起^①。俎豆依然親聖域，歌思只此見民心。春風坐去還如昨^②，澆俗匡來合到今。殘句十年方續罷，知公不爲索知音。

繭園獨坐二首

半軒塵宇隔，行飯復孤吟。遲日添香篆，長風送梵音。有僧皆出院，無客更投林。坐到斜陽下，蕭然物外心。

共道朋簪好，其如拙疾淹。仰天聊隱几，讀易且垂簾。久作離羣雁，難從比翼鸞。交游休復詫，彭澤蚤垂砭。

梅花雜詩十首

僕本逸人，惜未能寄迹空山，如西湖處士家也。今春閉關獨坐，謂鄧尉花信，游屐繹騷，非道人所宜躑躅矣。庭階掩映數株，亦復嫣然索笑，遂成閑興若干句。

我愛梅花好，今春却掩關。心隨孤鶴遠，夢與白雲閑。仲蔚蓬居隱，王猷雪櫂還。淡交長脉脉，不爲悵離顏。

爛熳千巖裏，臨風暗自持。孤山標逸韻，官閣寄遙思。霧縠朝披後，霓裳夜舞時。凝神姑射遠，兀爾斷情癡。

憶昔追歡日，悠悠馬耳風。壺觴隨地設，襍被幾人同。橫笛臨邊外，殘枝斷驛中。謂癸酉春遊舊侶。天游容汗漫，六鑿擬長空。

松丘搖寶勒，竹徑插珠鈿。不信花無賴，誰云地自偏。風塵驚夢墮，雲水向人憐。合讓東山老，還饒絲竹緣。

殘山穿鑿盡，花底暮烏愁。石槨封新土，珠襦發古丘。生聯金谷友，死乞醉鄉侯。誰動陶公感，清歌漫唱酬。

小築松門下，經時薜徑封。自傷青鬢改，空見白花濃。攀樹神嘗愴，提壺興已慵。夢依歸鶴晚，遙盼暮雲重。憶玉遮先墓。

齋閣簾櫳靜，平分春色來。栖身如石洞，洗眼即香臺。緜帙低枝繞，藥欄老樹開。所欣無敗意，雀啄與蜂猜。

乍歇登山屐，重翻種樹書。孤根移遠塢，冷蕊點荒廬。抱甕機方息，投林伴自疏。翛然生意得，遠屋不求餘。蘭園栽梅數株。

擬乞丹青手，徐熙樣有無。雲崖雙袂拂，鳥道一筇扶。興比招叢桂，心同據槁梧。此身千億化，權作卧游圖。

昔出長安陌，瑤華憶遠頻。庚申春作《憶梅詩》。即今投絨日，穩稱浣花身。靜寄離形役，澄觀慊性真。題詩青竹滿，合讓問津人。

游 惠 山

枉權晴煙裏，蓉湖曉鏡縣。愛山重入寺，洗耳一聽泉。春淺游塵少，身輕步履便。南朝餘古蹟，俯仰感流年。

游 秦 園 二 首

薊北歸帆此乍停，重尋舊徑叩林扃。層層飛澗稷鞋底，瀉入春池洗鶴翎。

丘壑天然結構真，枕流漱石待何人。殘英落處啼幽鳥，滄海風光又半春。

過華孝子祠

信史南齊蹟可尋，祠旁趨步振清襟。丹楹尚作青山主，皓首依然赤子心。泉乳細縈苔砌冷，蓮香暗迸石池深。祠爲孝子故宅，惠泉流注，有金蓮池。天教篤行扶倫紀，詎止名高鄉里欽。

宿玉遮山房三首

階砌清泠長綠莎，手栽庭樹試花過。呼僮拂拭團蒲地，細炷鑪熏敵倦魔。

春星歷歷映孤檠，獨夜空山百慮清。隔歲故人連榻處，短吟回首不勝情。

夢裏松聲鼓作濤，喁喁噫氣滿山嶠。可憐樹靜無多日，中夜披衣首暗搔。

肩輿從玉遮至岫里大風驟作浩然放歌

筇輿十里排剛風，二十四番幾番逢。禁煙節屆轉懍慄，春寒重複披裘茸。崦東崦西慣經歷，消搖振袂凌長虹。峰頭嘯聲靈鳳集，水底濤鼓神鼉攻。幽尋杳絕遊人迹，陡擲毛骨開心胸。躡足危樓臨百尺，忽忽騎鯨跨鶴，翛然遺塵壒，而遐征乎方蓬。人生底事居局踏，偃蹇不識窺雲蹤。不然紛紛臭帑逐，金尊檀板情癡中。我署江湖散人號，綠蓑青笠誰相從？獨往獨來身自在，雲將爵躍遭鴻蒙。

宿岫里山房三日追感先君於定求乙酉初生時避兵來此曾賦抱子詩七言百句而遺稿淪失尚記詩中有山緣蚤結他年好之語因用爲韻書懷七首

昔聞陶公語，性本愛丘山。我生遘喪亂，丁辰獨險艱。賴此白

雲塢，卵翼投林間。呱呱藐何知，提命垂慈顏。睠言桑弧祝，寄情巖壑閑。諒哉受記日，白首容疏頑。

晦昧生前路，失脚墮塵緣。造物良有意，磨礪寓化權。驀地幻軀轉，人世紛戈鋌。金庭與石室，舊夢翳雲煙。山靈貽我約，一笑情堪憐。盍往作牧童，吹笛葛谿邊。

生子維厥初，及時誨穀蚤。先親祈祓勞，燕貽念祖考。雖生當覆巢，零丁實難保。愁聽夜烏啼，驚魂對襁褓。悲喜乃交戰，全生以爲寶。進退先幾明，卜茲菟裘老。

山色蘸湖光，靈氣中盤結。宛是神仙居，非直壟阡揭。恭惟曾王父，卓犖濟時傑。射策甫致身，玉樓萃賢哲。先曾祖蔚庵府君，萬曆丙辰榜後即歿。文昌玉局降乩云：府君爲桂宮侍史。休庇延後人，精爽不磨滅。光大杳難期，畢志敦幽節。

少小煙霞癖，嗜好良無他。瑣瑣攻文墨，躑躅從鳴珂。飲醒易濡首，幾遭北山訶。天幸撤其藩，掉頭栖雲蘿。迴盼乳哺地，尚似寐無訛。全生待全歸，因茲發浩歌。

去日不可追，荏苒踰艾年。先人遺墨瀋，頽壁纍纍縣。戊午、丁卯，先君來此，題詩於壁，追感避兵時事。檢點篋中句，蠹蝕無完編。伏泣時淋漓，頑鈍伯魯然。既廢蒿莪什，長捐帖記篇。仰天呼悠悠，淒切和山鵲。

出處何必同，所貴從吾好。紅旗授指麾，黃紙畀身告。久矣謝弗能，墓門誓冥報。曉泛玉屏隈，暮入游湖澳。陰濃木可樵，水暖蓴堪芼。傾耳警咳存，萬事天所造。

行銅坑道中登西磧度聚塢嶺仍歸
岫里亦向所未經之地也因紀之

微尚游物外，入山恐不深。今朝度壘去，岩峩盼層岑。浮梁跨

重湖，掩藹銅坑陰。家爛橐駝書，利倍橘奴林。籬落幽香密，繁花簇可簪。藤蘿危巔上，微茫逼青黔。疑有餐霞客，絕迹窮追尋。道旁拱谿叟，頽然息機心。靈颺鼓萬竅，白日寒蕭森。況當震澤衝，飛濤濺清襟。迤邐陟西磧，杖策忘崎嶇。廣袤屏嶂列，快哉此登臨。遠峰七十二，俯仰當浮沉。冥冥扶雲鳥，纖纖點沙禽。不知溟滓處，一氣何泠泠。慨我眼界隘，久被根塵侵。斜陽理歸袂，趫然空谷音。剩來幾緇屐，清籟激孤吟。

岫里墓祭重過虎山橋登眺族人及 諸兒俱在追和曾王父虎山橋韻

曉谷清暘映水隈，停橈振策又裴徊。峰頭鳥語纔繚繞，浦口漁帆漸泝洄。頓覺好春花信逼，真成勝地客懷開。當年逸草留題處，冉冉應看化鶴來。蓼蔚公集名《逸草》。

上巳日遊靈巖追和曾王父宿 靈巖寺登涵空閣韻二首

閑中袂袂寄情除，物外聊尋釋子家。石磴穿雲陰澹沲，煙蘿入畫色清嘉。懸崖漫笑行拖杖，過院空聞喚喫茶。悄聽午鐘聲未歇，誰知吳苑舊繁華。

琴臺嶮嶮逼高穹，兜率分明一望中。幾度登臨知選勝，此時形影欲排空。茫茫笠澤涵重碧，隱隱桃蹊落小紅。欲問鉢囊遺廡下，香林春去幾番風。

行飯至燒香橋橋爲南園勝地，舍南百步內也。

數武林蘿隔，行吟愛此橋。白波通港近，青岫入城遙。幽境心中愜，閑身物外超。舞雩風宛在，一任索春饒。

一 枕

一枕高眠聽欠伸，捲簾拂几淨流塵。聽來禽語多搏黍，看到花開又殿春。

夏日草堂書懷八首

榴火初殷晝景添，堂陰敷坐避炎炎。心將依息休支枕，目爲含光不捲簾。讀易已辭詹尹策，檢書還謝鄴侯籤。情空真覺閑身好，天與幽人歲月淹。

懶尋樵谷泛漁磯，槁木寒灰已庶幾。領取煙霞藏素壁，管教風月伴閑扉。雄談捫蝨都嫌妄，褊性憎蠅亦悔非。省識道人真面目，也知無位亦無依。

入關齋戒未全符，澹寂依然托迹孤。酒合防迷微飲濕，魚當止殺但焚枯。客嘲退士無須答，僮約閑門未可無。金馬陸沉成隔世，窗前從此印雙趺。

回首槐安客夢醒，膠膠擾擾得惺惺。名流方羨鳶肩貴，野性偏知鶴骨靈。隱几欲生虛室白，憑闌不礙遠峰青。蓬扉鎮日稀雙屐，還遣奚童作意扃。

萬境原輪靜裏看，此心一了又誰安。帶圍久解浸忘瘦，衣袂新裁穩稱寬。幽砌花開都作友，小園蔬摘不因官。幸然避得山靈誚，看破人間行路難。

閑栖宛在白雲房，昏曉銅匱一炷香。南陌獨行偏自喜，北窗未啓亦微涼。鶯簧幾樹無端滑，蛙鼓連村特地忙。乞取一根圓脫後，便應習聽到齋忘。

薄暑方生欲雨天，桐檐竹牖坐清妍。楊家果至紅鹽蘸，顧渚茶來白乳煎。問字雲亭非道脉，繪圖洛社亦塵緣。蕭疏自喜清吟地，

小盍催開幾瓣蓮。

箕穎何當作外臣，康衢願學鼓歌人。中年過去平哀樂，晚計歸來愛賤貧。稷稻一區栽屋下，芟蒲十畝種谿濱。開顏自笑吾生拙，靜對浮雲倚枕頻。

喜雨二首

布穀聲聲急遠枝，同雲沛澤趁耘耔。便將隔歲愁霖曲，翻作今朝喜雨詩。

簾櫳潤漬衣篝冷，几閣陰生鼎篆遲。快睹青秧分壟日，遙聽紫塞洗兵時。

自題山巖趺坐小影三首 辛酉年，海鹽張子游寫。

十五年前澣舍身，初衣便擬濯緇塵。蹉跎心迹多回互，重檢生綃太息頻。

置身丘壑是天然，懶說圖形入集賢。使我當時成獨往，丹成真個是臞仙。

雲水翛翛傍石龕，丸中真訣問圖南。明知有相皆成妄，覓取天倪象外參。

倩傳神爲余畫虎山秋遊圖因和陸放翁擬張志和漁歌五首

高秋爽籟破冥濛，野渡橫空截短篷。晴煙白，夕暉紅，兩崦明波夾鏡中。

疊嶂層峰擁蔚藍，虎山橋下水門三。玉屏北，銅井南，重湖淼淼便飛帆。

生公臺畔吹暄天，且泛煙波釣叟船。藉草坐，倚雲眠，底事歌

成飲八仙。

不爲鱸魚理釣絲，玉川茶盃雪翻匙。風來處，月上時，宿鷺閑鷗是舊知。

我自用我卿用卿，多年癡夢一朝醒。消塵滓，濯穢腥，本來面目付丹青。

贈 傳 神

泉石煙霞置此身，煩君妙筆便留真。不愁攬鬢衰偏蚤，轉覺迎眸笑欲頻。托興已如披笠叟，憑虛還作御風人。又畫《遺世獨立圖》。祇疑世上多褒鄂，好向凌煙灑墨新。

閩中友人寄武夷茶分餉滄湄

坡老絕愛建安茶，詩中珍重逾瑤華。比擬人物義嚴峻，性成君子偏幽遐。坡詩“建溪所產雖不同，一一天與君子性”。武夷之曲神仙宅，清冷冰雪含靈芽。峒山龍井無足異，陽羨日鑄尤難誇。年來閩客能好我，遠郵包裹生咨嗟。我輩賦物應懷古，搔爬濁垢攻疵瑕。餉君識取骨鯁貴，翛然遠韻思無涯。“骨鯁”，東坡詩以喻建茶。急取新泉試活火，強如沉醉生狂花。人生何必頭網賜，紅塵埋首隨紛拏。溪山別有佳人在，前賢好尚良無差。

揖青亭小飲二首用壬申秋遊韻

蠟屐輕移破蘚苔，主賓相視並忘哉。是日余移酌。茶煙徐拂竹梢暗，荷氣欲凌萍面開。密雨穿雲迷院落，疏陰漏日轉亭臺。憑闌重憶前題在，已似滄桑幾度來。謂比年水旱。

綠毯初勻不滿疇，三農蚤計黍稌秋。便如八節灘頭坐，何減千峰樹上遊。白樂天居八節灘，陸放翁登千峰樹。瀕洞風塵甘息足，浮沉名利

猛回頭。青山對我真佳客，不爲杯深亦小留。

止 酒

秫田從此懶教耕，甘負多情舊麴生。非爲獨醒從正則，不須分飲及公榮。一盂白粥香錫滑，半箸黃壺玉瀝清。猛省涪翁堅誓在，薄躬無力愧修行。

兀 坐

兀坐堅辭物役勞，萬緣身外一鴻毛。但教有欲須能窒，本自無名不用逃。師友茫茫尋簡牒，嘯歌落落委蓬蒿。廓然會得天游處，馬是神兮輪是尻。

望 雨

望雨終宵首暗搔，龍湫何處湧驚濤。時間海漲異災。田功艱甚施蕪蓑，世態紛如費桔槔。風伯轉輪迷北陸，雲師斂陣度東皋。幽蹤千載思沮溺，垂白爲農敢告勞。

不 寐

靜掩疏櫺夜漸深，孤清不受一塵侵。當風被綌收輕汗，待雨留鐙破宿陰。虛室絕無饑鼠嘯，殘更斷盡亂鼃音。棲神要識希夷訣，夢覺何曾隔此心。

異哉行爲七月二十三日大風雨作

異哉秋氣何怒號，豐隆屏翳凌長霄。海疆已報萬戶漂，浮屍一夜填蓬蒿。瀰漫陰沴鬱不消，闔閭城邊騰洪濤。起自申酉連來朝，

天柱幾傾地軸搖。長旗大旆紛飄飄，金戈鐵馬爭咆哮。棖楹垣壁無堅牢，千林震蕩摧松喬。低窪積漲流滔滔，不爲魚兮將營巢。魂驚魄悸無遁逃，鹿皮翁去家誰招？復愁壘畝沉青苗，枉告艱辛施藜藿。奇災似此日罕遭，人言巨壑興潛蛟。山精木魅叢成妖，五行正令誰其操。赤書攝制何寥寥，狂恒蒙恒戾氣交。箕畢離垣萬象淆，去年淫潦侵江皋。半村輟耒民蕭騷，今年權殃更哀慄。封章合上重閣高，自古懷襄咨帝堯，相期終作康衢謠。

挽潘克軒翁 翁年八十，臨歿貽書訣別云：“生吾順事歿吾寧”，乃得真實受用，因用作起句。

生吾順事歿吾寧，重述橫渠續考亭。朱文公疾革，猶與諸生講《太極》、《西銘》。久矣端居身似塑，浩然無愧念常惺。邵康節大書一詩而逝，有句云：“浩然獨無愧。”沉酣富貴蒙塵垢，泛濫詞章斲性靈。輸與先生成獨往，淵冰遺誡試同聽。

病懷六首用羅念庵先生韻

養疾頻年酬對稀，敢云參過箭鋒機。形衰要使神常奮，才短真宜俗與違。補過未知今日是，隨塵却省霎時非。衡扉晝掩黃鬚憊，爲道山人權未歸。

退身容易沐寬恩，每爲焚香祝至尊。七月班聯虛躑躅，五湖煙水足朝昏。結趺便覺諸緣息，散帙聊當古意存。松菊即今荒欲盡，幾曾賦草屬田園。

少小心期物外耽，誰言岐路是瞿聃。危機踰鳩仍輕避，綺語如醒莫浪酣。挽自桑榆猶小補，鑿來混沌豈終堪。幽蹤乞取歸根地，雲洞前頭一草庵。

櫻鞋筇杖鎮無拘，竹几藤牀聊爾需。托迹尚容稱漫士，著書詎

敢學潛夫。魚緣避餌休依藻，雁爲驚矧合禦蘆。解道耦耕原本分，隴頭已借一犁扶。

悠然風月伴蓬居，靈府澄觀本太虛。柏子庭前誰會意，榴皮石上或貽書。擣壺淪茗情方熟，斫鱸持螯興總疏。試問向平長遁後，漫游溟滓竟何如。

偃蹇多慚狷與狂，劇憐歲月去堂堂。纔從息慮求真諦，祇合韜精受秘方。隱計幾人齊點胤，閑身何處引求羊。膏肓不是文園渴，墮黜還思到坐忘。

南園閑興六首

陌上黃雲覆欲齊，閑行只愛小橋西。不施亭榭偏蕭曠，一幅天成罨畫谿。

九龍橫拱盡呈身，望中西山爲九龍塢。百姓平臨迴隔塵。縱少提壺供緩酌，也應藉草勝重茵。

小園一徑透林叢，攬勝尋芳若個同。反却當年招隱意，欣然半飽伴村翁。

秋山如許怯登臨，望裏煙霞托契深。一曲濯纓歌聽罷，洗前名利十年心。

步履消搖送晚暉，禪房兀坐逗清機。烹茶煮豆僧分供，惜少玄談鬪一圍。

秋氣方看日夕佳，蕭疏松菊剩庭階。靈襟自喜渾無着，聊續孤吟學打乖。

秋盡日山行即事五首

輕橈又過越城東，面面嵐陰入鏡中。暄景乍收將釀雨，秋聲欲盡始迴風。雙谿潦水溶溶綠，半嶺霜枝續續紅。粗喜山畚猶報熟，

連村相望滌場同。

鐘梵泠泠度遠山，煙霏片片引流顏。身行樵塢漁村裏，想寄雲門雪竇間。馬耳風生緣底事，鷗波夢狎本長閑。詩囊藥笈隨身具，作意清歡分未慳。靈巖山下遇鄰翁，舟劇談俗事，心頗訝之。

輕煙細雨帶橫屏，愁歎喬柯減舊青。霜露霑衣凡幾度，羲娥轉轂爲誰停。投林蚤已同樗散，鍊骨何由似鶴靈。思舊即今誰作賦，交情對此感晨星。

一夜西風餞九秋，山齋岑寂好淹留。行旃未耐窮幽陟，捫腹相將當勝遊。度隴神鴉方策策，下田野雀正啾啾。靈襟別有超然處，不用心驚歲月遒。

稻陂滿眼祝冬晴，小櫂匆匆冒雨行。霧縠終朝山影亂，波紋一夜岸痕平。采芝收術緣空寄，帶笠披蓑調漫成。歸值新寒方墜戶，藜牀堅坐小窗清。

東陽李生重來自武林贈詩二首

西湖佳客問幽居，恰值山樵挂屐餘。搖落不生秋士感，清狂肯爲故交疏。解衣拂雨三杯酒，理篋挑鐙數卷書。今夜牀連雲海夢，笑人偃仰曳長裾。

百家薈萃獨成編，知爾研思過十年。史法嚴於司馬後，人才備自獲麟前。李生以所著《春秋紀傳》索序。底須著賦思玄晏，誰與談經識服虔。索處方空諸有盡，莫嘲腹笥失便便。

積翠指淵禪師挽詞二首

赤須塢裏老流年，相對心期只悄然。隻手栽松新境界，蚤時擊竹舊因緣。藏鋒自喜空知解，避席偏宜愛靜便。來去瞭如門不二，騰騰行過辟支天。

每遊香刹景幽清，髣髴天台頂上行。禮佛六時炎宇淨，繞牀幾匝病身輕。作來水牯原隨分，尋去羶羊已絕聲。星翳巖前秋草盡，空林誰與話無生。

繆谿友人貽晚菊三十本志喜

棲寂東籬下，寥落幾叢菊。默誦陶公詩，秋光空信宿。客從繆東來，捆載忽簇簇。置我琴書側，夕英綻芬馥。睠茲凌霜姿，今歲艱培育。飄零風雨餘，薄采不盈掬。遠種何斑斕，髣髴遊甘谷。解顏酌花神，悠悠逸人屬。恰宜挂冠者，相賞媚幽獨。敢惜一尊酒，留賓陳苜蓿。浩然發閑謠，寒交比松竹。

招鄰友草堂觀菊用餐英二字二首

南榮一夜晚香寒，侵曉邀賓入坐看。荒徑也當金作曆，溫顏相對玉爲餐。草頭生意分明在，物外幽期未渺歡。白飯青蔬聊足辦，寸襟便與十分寬。

散步谿橋敞午晴，坐闌客思倍淒清。虛期泛艇延朝爽，稍待挑鐙伴夕英。酒不半升猶快飲，詩非九日更閑評。掃除耳畔浮名利，舊唱寥寥且再賡。

雨夜夢同門楊玉符寄詩三首

念我同門友，索處寒江濱。歲月遞遷謝，保茲憂患身。夢魂與之俱，片帆恍通津。徑造草玄室，琴書絕纖塵。相見多質言，恨不良覲頻。君顧踟躕語，訝我耽沉淪。濩落人所笑，知己情寧均。耿耿待獨旦，淒淒感蕭晨。依稀舊雨來，離緒重披陳。

喜君遼海歸，當余挂冠日。來此對牀眠，真氣彌流溢。睠言先民賢，遷謫身靡恤。剗心聞至道，都由蒙難力。君誠凌霜姿，終免

憔悴色。狂言每見容，開懷絕私暱。逝波方滔滔，窮林自瑟瑟。既辭山王交，願結羊求匹。喑喑聽鷄鳴，倚枕微太息。

定交京洛下，諧契若平生。以我悃愊性，感君綢繆情。聯吟殘雪曙，對飲圓暉明。奄忽音塵隔，驚濤一夜生。關河望弗及，涕淚莽縱橫。感此百念灰，余亦辭華纓。遙聞林皋卧，長從猿鶴盟。形離而神接，想與因交并。猶勝王猷擢，興盡雪中行。

謝客二首

一出金門謝病身，清時詔許作閑人。兔園冊子都忘了，敢與淵雲接後塵。

銘勳已勒摩崖頌，稽古方吟獻馘詩。瓦礫自知無寸補，倚門刺繡更何之。

感事三首

吹壑心事歲時更，邂逅無端蠶尾撻。蹇步實甘三舍避，雄風直向九州橫。袞司合似荀君驟，金谷方誇石尉成。瞥眼等觀如一電，牆東隱計得餘生。

上下牀分忽幾般，屏提鍊習此心安。偶然容我成風漢，到底輸人愛熱官。未繫虛舟憑一觸，不材散木保餘殘。可憐華屋魂歸者，猶作鄉閭錦畫看。

人壽其如金石不，浮雲聚散付悠悠。誰將計逐魚千里，不及身從貉一丘。鑄得黃金時偶貴，觀成白骨色方休。翛然道室思真覺，細炷鑪熏續淨修。

舍南收穫四首

今年十畝蚤催耕，蕪蓁差看着力輕。翼翼禾頭風雨後，先農尚

惠九秋晴。

黃雲覆壟晚含霜，堂隙堪充打稻場。却歎僮奴貪飽食，看人僱值十分忙。

不禱錢神學市兒，多收幾斛亦何爲？謀生拙甚馮人笑，壟上龐公是所師。

葑苳傍壤足膏腴，比歲書年竟大無。乞得閑身當主伯，兩鍾猶及應官符。

雪中入山二首同友人作

丈室消寒好，山行不厭頻。初看微雪下，却似散花辰。急艣衝浮浪，輕帆泐細塵。景光流易候，遙憶灞橋人。

林際迷丹纈，峰頭斂黛眉。依然携舊侶，莞爾索新詩。薺麥萌芽蚤，松杉挺節遲。閑行觀物理，洗眼一支頤。

至後七日草堂觀雪

禁寒乍緩雪霏霏，候氣還疑灰管飛。漸覺空林迷眼纈，忽看冷砌覆苔衣。清於道室焚香暖，閑似禪龕煨芋肥。堪笑權移谿上客，興來興盡竟何依。

叔母貞節黃孺人挽詞二首

苦節延家慶，衰宗得女師。淚傾畫荻處，色順澣衣時。翟芾承謙德，松筠表令儀。心傷門榜下，未遂百年期。

吾弟承明直，星霜黯自愁。扶輿情未遂，嚙指痛難酬。雪蕊臨遺挂，霜枝拱舊丘。完人巾幗裏，奕襖管彤留。

題謹庸蚤朝圖二首

同辭僦直歲如馳，尺素偏傳待漏時。未似伴余山澤瘦，余生平所

寫小影，俱以野服。風姿自稱舍人詩。

眼底駸駸逸足馳，回翔讓步豈違時。饒他和遍陽春曲，那及吟成束皙詩。

校記

- ① 蘇州圖書館藏光緒刻本“起”後添一“韻”字。
- ② 康熙刻本漏一“昨”字，據蘇州圖書館藏光緒刻本補。

南响詩稿卷三

丁丑集

新正書懷二首

三年結得鹿麕羣，天籟依稀靜裏聞。冠爲浪彈宜急挂，書如誤著合先焚。花房細斂烘檐旭，香岫微生出洞雲。托想羲皇成太古，敢嫌物態劇紛紜。

學道深慚日月遲，鴛衰猶願受鞭笞。但教舉念惺惺着，敢廢窮年兀兀爲。力踐不離羣動處，精思即在獨知時。比來勘得岐途錯，一卷傳心自得師。

讀劉念臺先生人譜

藐焉七尺軀，屹爾三才目。胡然獸與禽，失此幾希續。亦有異端徒，高談蠱流俗。虛無釀功利，浸淫噬腊毒。四端既已虧，百行何由篤。坐馳六合外，紛若心中鴿。爲道而遠人，不衷詎可服。偉哉劉夫子，宗傳標慎獨。姚江直指機，強弩迅飛鏃。證人成厥譜，詞義嚴且肅。仰視濂谿圖，南車洵合輻。黽勉訟過門，希聖性自足。閔予小子劣，塵蹤困羈束。脫迹企清修，彷徨悔頻復。獲此一編書，夜行方秉燭。庶幾魯陽戈，不恨桑榆速。焚香跪致詞，先民儼來告。

閑居三首

閑居猶苦客塵侵，把臂誰堪共入林。芻狗迭陳諳世味，畫龍爭好見人心。花宜處士幽時植，詩愛堯夫樂處吟。此意邈然如會得，解頤益動逸情深。

浮夢黃粱了不侵，翛然形影寄疏林。撫琴便有登山興，編竹猶餘避客心。洛涘老人誇結社，滄浪遷客慣行吟。何如石洞逃名者，猿鶴依依歲月深。

頽齡竊歎二毛侵，倦翮真宜息暮林。逐影未知夸父意，決幾猶解塞翁心。探梅雪後通遙信，聽雨燈前續短吟。識取乾初爻一畫，潛陽垂象義偏深。

訪朱柏廬先生

道以禔躬貴，學惟遁世真。不圖生晚俗，髣髴見先民。闔域從洙泗，言詮闡洛閩。箪瓢安陋巷，薇蕨感蕭晨。教澤流彌廣，德容近可親。康成名著漢，伏勝蹟留秦。法服遺逢掖，高風看墊巾。頽波資砥柱，曲徑待披榛。誰謂儒門淡，要歸大義醇。片時依几席，歛使寸懷伸。

重過宋文恪公墓

十年投策感山丘，華表前頭又艤舟。腹痛敢忘當日語，莊荒弗惹九原愁。明湖淼淼平潮集，宰樹蔥蔥細靄稠。時論即今歸尺五，知公蚤已悟浮休。

北山草堂讌集

索居日云久，獨往耽幽林。鹿城偶偕游，主人諧朋簪。飛觴開別墅，蔥蒨玉山陰。紆迴移步履，迴隔囂塵侵。捫蘿迷舊徑，慨想

歲月深。愛此草堂靜，層巒對面臨。疏籬緣邃室，曲磴通遙岑。徙倚情容與，斗酒歡徐斟。當筵奏絲竹，橫吹凌清音。聞道耆英集，競續永和吟。人事俛仰殊，躊躇昔與今。伊余木石性，磊落而崎嶇。緬邈舒煩抱，魚鳥隨飛沉。寄聲謝山靈，悠哉逋客心。

雪窗見月

靜夜凝香室，寒生霽雪時。銀蟾方出水，瓊樹正封枝。小酌三杯盡，孤眠半枕欹。未須重好事，漫和聚星詩。

挽繆念齋先生二首

先子同盟夙比肩，惟公晚歲獨周旋。一堂彥會能相賞，數卷箴銘得並傳。辛酉、壬戌，先君與先生同主文星閣文課，并梓先儒書數種，以教來學。時過每聞悲宿草，情深嘗爲撫遺絃。先君歿後，先生悼念甚至。十年彈指尋幽契，玉局應追塵外緣。

結佩深慚小友名，坐隅偏許塵談清。舊林久謝飛觴會，先生舉同人月會，余久不赴。新館還陪曳杖行。先生未病時，余訪之新築。幾日風霜成契闊，數行涕淚欲從橫。何人重動黃盧感，交道纏綿剩子荆。

三月二日山行二首

檢曆春過半，尋山却較遲。將臨修禊日，纔及探梅時。褊性常辭伴，清遊正索詩。路旁青雀舫，休遣野鷗知。

山郭寒猶襲，雲林日乍晴。櫂衝雙嶂破，帆落小橋平。曲水虛相問，斜川自在行。閑身輕似羽，恰喜愜幽情。

穹窿夜宿二首

倦游年再判，入徑雨苔封。老樹何孤立，新泉正百重。排雲窺

乳洞，吸露滌塵胸。縹緲青城鶴，招來尚可從。

好在栖真地，蒼涼薄暮天。璇題穿凍雪，藻井鎖寒煙。燭短疏星落，風高遠籟宣。舊時紛劍珮，俛仰意茫然。時當風災之後，觀宇傾圮未葺。

玉遮山房靜坐四首

掉臂辭京洛，幽懷巖壑居。局踏城市間，長闕松門廬。花辰紛物役，我意方晏如。筋力始衰及，狂情漸以除。風定林方暖，嵐開晝正舒。掃地數匡牀，斂襟研道書。愜茲靜者性，一氣旋清虛。便成汗漫游，無煩命筍輿。

瓣香歸梁谿，清絕山居課。亦有復七規，可以甦勞瘵。學道不努力，流光任浮惰。或云且隨塵，蹇者詎敢那。朝來濯心神，紛解銳亦挫。人間臭帑餘，不足當涕唾。社至燕營巢，蟄啓蟻旋磨。悠然悅心靈，且結單趺坐。

禽慶難再得，求羊不復來。悄焉心骨清，澄觀絕點埃。小窗暗香逗，寒枝手自栽。須彌納一芥，洪纖何有哉。伊昔觥籌侶，遨遊萬峰臺。誰能更躑躅，白首心如孩。世界色塵幻，浪作有情猜。定起茶方熟，孤吟藉莓苔。

每嗤公理論，安神在閨房。亦嫌無功記，沉酣麴蘖鄉。丘栖而谷飲，眷言古遺狂。我本煙霞子，謫墮更滄桑。失足絆塵鞅，臨岐九迴腸。誓將采藥去，萬事如枇杷。愛此剎那靜，可以契真常。借問逍遙墟，止止生吉祥。

墓中種樹

蒼鬣飄零幾樹留，携鏡過壟黯生愁。青青三尺成林日，可得餘年駐白頭。

梅花三月始開紀異五首

遮莫東皇雨露遲，蚤春花發半春時。勒回幽韻琴中弄，訴罷離愁角底吹。搖曳全迷梨谷樹，繽紛多雜杏園枝。化工盈縮傳消息，問取山靈得未知。

瑤圃仙姿本軼塵，娉婷惜嫁坐沉淪。已過曲水流觴日，更及空山禁火辰。霜幹植枿仍獨立，玉顏憔悴自微顰。桃蹊李徑憑渠驟，未似人間歎積薪。

年年破臘領羣芳，晚晚空教蠟屐忙。勁骨何心延暖律，冷姿隨分答流光。將開未落風初定，既吐猶含日正長。病客解憐同調在，瘦行清坐攬詩腸。

沈寥縞袂掩青林，惱殺愆陽又伏陰。蚤種劇侵霜影重，晚枝重怯雨痕深。孤山高卧身應老，庾嶺遙尋夢已沉。寄語人間殷七七，肯緣遲暮損貞心。

冥濛山嶮薄寒天，珠樹纔歸閩苑仙。豈似黃楊逢閏厄，虛教白雪占春先。生居色界猶罹劫，老向空山合減緣。顧我素衣終不染，相於恰稱白頭年。

澄觀居落成二首

板屋經營不厭低，舊荒纔闢小庭西。雙丸自向壺中轉，五嶽堪從壁上題。檐樹平臨雲作幔，石苔斜點藥成畦。書生環堵酬初願，未憶觚稜白首栖。

避人合向北山藏，城市埋憂策未良。故作明軒規畫舫，別緣邃館置匡牀。鶴媒不至巢方穩，鷗侶如來夢亦涼。粘取閉關敦復句，天心月窟豈茫茫。

蕙蘭數種盛開喜作四絕句

花市新晴鬻蕙蘭，幽人髣髴谷中看。仙霞舊種飄零甚，好倩春葩入畫闌。

誰似當年王右丞，泥融磁斗露光澄。一朝珍重琅玕贈，綠蕊齊圓見未曾。南園陳氏善種春蘭，貽余綠沙一缸。

幾叢遠載自龍眠，留取孤根發倍妍。不是淡交知臭味，肯令入室佩綿聯。

南堂東塢繞西軒，續續枝頭秀藹繁。欲撫瑤琴成一曲，飄然清夢到湘沅。

玉符來訪留宿草堂翼日蘭園小憩 又越一日同游花山而別即事四首

故人重枉駕，尺素不虛裁。未倦登樓興，還儲作史才。玉符以新著見示。停雲平野合，對月小軒開。幾度離魂夜，難忘投轄來。

看余豪氣盡，禮數益教疏。相遇跣趺侶，聊從水竹居。談深澆苦茗，食儉飽寒蔬。學道應嫌晚，無爲誚靜虛。

索處嗟輕別，溪山且暫游。掃空京洛夢，破盡塞垣愁。夾徑新陰簇，懸崖遠瀑流。悠然支許在，搔首白雲浮。

春光一以賤，巖壑頓晴蒸。得意投林鳥，忘機退院僧。是日遇仁山禪師於支硎山下。劇憐花似霧，並惜酒如澗。解纜丁寧語，題詩寄剡藤。

清和月朔示文星閣下文會諸子二首

多病身辭翰墨場，舊游庭館亦蒼涼。重來童冠餘春在，未覺文詞與道妨。枝上鳥鳴皆得友，峰頭雲起自成章。此中識取尋源處，蔬水悠然味正長。

濂洛師承自有真，東塗西抹損心神。閑拋塵海浮沉夢，老作儒門灑掃人。黽勉初基端幼學，欽崇遺矩述先民。當年月旦非吾事，墜緒惟應講習頻。

初夏玉遮山居四首

一闋紅塵逼市闌，清和風景且尋山。桑稠村畔知蠶幼，犁挂隴頭看犢閑。斷續嶺雲歸別岫，從橫石澗瀉層灣。松廬忽聽流鶯囀，彷彿幽人剡水間。

移文無復浼山靈，襍被輕携蠟屐停。繞徑平臨千樹綠，開窗剛對半峰青。輕雷應谷晴猶雨，曙鳥窺簾夢亦醒。丘壑置身隨分得，不須五嶽更圖形。

脫帽披襟一杖藜，畫屏積翠夕陽西。筠香籬落綠茶市，豆熟牆陰間麥畦。喚客提壺還自語，催耕布穀正爭啼。農桑歲計書和樂，擊壤還堪續舊題。

平生一懶信天真，長日山中打睡頻。領略風光堪自喜，疏慵禮數莫相嗔。從游應問希夷叟，行役惟容擁腫人。寄謝枝頭鳴鳥意，詩腸攪起趁芳辰。

從玉遮山步至龍潭庵

玉遮山北盤層陰，經年屣步疏登臨。風熏雲淨日卓午，獨立平麓窺遙岑。五步十步荆榛拂，巉崖怪石多崎嶇。筇杖未携筍輿却，咨嗟濟勝無能任。仰視飛鳶勢欲墮，悄然心骨寒蕭森。振衣矯舉凌絕頂，行勝結束方駸駸。一徑俯瞰阿蘭若，依稀雲氣迷疏林。山衲歡顏聞客至，澄泉新汲龍潭深。茶膏芬馥沁唇齒，閑房脫幘思沉沉。雙趺榻裏坐假寐，勞筋一息戲五禽。少時散步眺陵谷，松篁宿靄生靈襟。此中髣髴小有洞，煙霞隔斷塵埃侵。會當裹糧休夏去，

月明静夜鳴瑶琴。

吳烈女挽詞次韻四首 侍御吳恕庵女，爲宋氏
所聘，未嫁而夫亡。及某氏來聘，遂縊死。

山川清淑萃東吳，流俗悠悠正氣孤。忽見貞風歸弱女，直將奇節激頑夫。身隨七尺紅絲盡，腸斷三年白骨枯。漫道引經成定論，旌閭令典未曾無。震川先生《貞女論》與《張女貞節記》較異，近有宋烈女事同，已得題旌。

舍生取義弗辭難，魂去空閨月墮鐶。忼慨誓書羅帶裏，淋漓淚點鏡臺間。虛期離雁當門奠，終見哀鴛向冢還。黃絹重題應不少，令人頰首首陽山。

三歎賢哉烈女吳，凜然竹勁與松孤。時非苟采曾爲婦，義比羅敷自有夫。幽魄竟隨山石化，明心蚤指井波枯。滄桑多少英雄恨，似此芳名孰有無。

茹荼集蓼閱艱難，三寸桐棺換舊鐶。遺書以宋氏聘簪易置斂具。豈戀赤繩尋地下，要完白璧在人間。洛濱應愧凌波去，漢渚從嗤曳月還。竊比伯姬原盡道，春秋特筆屹如山。

偶吟七絕句

三年林卧俗塵稀，方外尋交計轉非。爝火何能當二曜，儒門澹薄漫嘲譏。

疏水簞瓢樂可尋，孔門顏巷道腴深。清齋不染蕭梁教，野性原無肉食心。

春風沂水詠歸人，狂也悠然栖隱真。莫道菩提陰裏坐，始同避世武陵春。

遙遙鹿洞與鵝湖，仲晦無同子靜無。軒輊漫勞禪客語，且從義利別岐塗。

刮膜金鑱有別傳，歸來吾道始無偏。昌黎若果能原性，肯爲窮愁附大顛。

由來大道本無爲，只怕人心出入危。兜率蓬山紛較度，白公到底一情癡。

裊裊鑪香漠漠風，更無人與此時同。工夫揭盡曾思語，慎獨依然未發中。

七月望日文昌閣下小憩是日，第三子日乾從，時方十一歲。

秋曉城隅小櫺通，芳芸繚繞蕊珠宮。枝頭蟬翼迷朝雨，雲際鐘聲送午風。講肄更無羣彥在，步趨還與小兒同。青鸞消息分明在，陶鑄長思大造公。

先慈施太君諱日志感

四十秋光迅，慈顏逝此辰。弱齡成老大，哀緒轉紛綸。妊教慚猶負，官箴恨未親。倚樓追夢語，望月愴心神。雲館聞真誥，香林證淨因。服躬惟尚儉，穀後實敦仁。綿衍孫曾輩，棲遲稼圃身。恒河仍見性，滄海幾揚塵。敢敦栢棬慕，空將俎豆陳。餘生雖浩蕩，總是可憐人。

涼夜獨坐

炎景初收物候蘇，虛簷搔首復歌呼。課晴量雨三時好，望月看雲一事無。勞攘漸除期道近，安排猶在覺心粗。垂垂歲月驚駒隙，舊學那堪任蔓蕪。

點劍南集甫竣愛其嗜退安貧於詩人中能明正
學澹然神遠因用逸稿中閑居六首韻以識嚮慕

閑居勤理帙，荒徑懶誅茅。涼影新軒下，秋聲老樹梢。劍南留

逸響，硯北寄神交。幸獲窺全豹，無須斷簡鈔。

天鏡游千疊，石帆占數峰。修齡齊古鶴，直節比寒松。放逐羈愁淺，投閑隱計濃。同心朱呂在，真與抗塵容。

磊落成都客，青城路鬱盤。短檠愁獨照，長劍老頻看。山驛歸雲暗，關河落日寒。淋漓諸葛表，遺恨爲偏安。

顯氣元孤立，危波了不驚。知公齊物意，動我避人情。史局徵書晚，祠官畀祿輕。頗兼仙佛理，心迹自雙清。

銀海生花後，年光坐若流。清陰凝几閣，白月上簾鉤。漫問莊生夢，誰悲宋玉秋。管蠡窺一得，詩外好尋搜。

詩窮良不厭，道勝豈求餘。枕畔孫分課，壟頭子荷鋤。情能忘釣弋，悟已洽鳶魚。何日山陰道，書巢問舊廬。

兀 兀

兀兀何爲困守株，兢兢止合苦含荼。孤舟避得千重浪，短策收回九折途。有客矛頭還浙米，何人頷下獨探珠。傾危自古無全倖，莫笑書生徹底愚。

瘍 疾

羸軀久矣失培栽，剩取丹心復似孩。已分支離安拙疾，猶延疥癬壓輕災。食單腥穢幾全屏，藥裹紛紜莫浪開。四大自來都幻妄，鼠肝蟲臂任相猜。

病 中 午 睡

芋飯藜羹腹果然，飽嘗清景謝諸緣。涼生方待黃昏坐，病至翻當白晝眠。枕上詩成聊破夢，床頭易在未窮年。有身爲累真堪歎，雲海何時訪偃佺。

觀三北歸來話

判無游屐到牆東，且喜君來破坐空。三爵難陪酩酊盡，一編好與校讎同。承家學術懲謀利，近道文章耻送窮。避得京塵撲馬客，便應長嘯答西風。

有 感

曲學紛紜道不明，詆訶先哲筆鋒橫。胸中柴棘猶如許，皮裏春秋亦漫成。鬼蜮張弧當日事，虬蟬撼樹後人情。請看班范皆才史，多少瑕疵費品評。

秋 雨

忽斂秋陽作暮陰，廉纖雨氣復成霖。雲迷簷角當風勁，秋入簾櫳向夜深。蚤桂解苞微似粟，晚禾垂穎勝如金。可能無意舒煩鬱，重和階前蟋蟀吟。

謹庸和放翁苦貧韻竊廣其意

歸卧丘園是幸民，白頭相望坐熙春。平生不送五窮鬼，千古惟欽三樂人。猶可客餐鮭作菜，強如旅爨桂爲薪。年來拋却苓通夢，顏巷何須改舊貧。

西 軒 桂

懶携芒屨萬峰游，簷角樛枝景亦幽。煙靄纔臨三夜月，中秋前，月明凡三夜。風光復占一年秋。頻移竹几香初襲，細吸冰壺露欲浮。不是洪厓今夕至，爲誰灑掃坐淹留。

雨後桂下獨酌

叢花帶雨尚盈盈，徙倚翛然澹物情。冷逼衣巾霑宿潤，靜含沆瀣坐餘清。無人同與供幽賞，有酒何妨任細傾。爽律暗吹雲外影，夢游應傍月華生。

澄觀居同戴山翫月和五嶽山人月詠四首

連夜秋光好，西軒射月波。不逢詩客至，奈此暮愁何。短榻凝塵少，清尊款語多。小山如可賦，便擬入煙蘿。

皎皎中秋月，誰從寂莫看。坐來形影淨，照去夢魂安。即事成真隱，前因問廣寒。悠悠吟嘯處，逸興未應闌。

多病支離後，風光愛此宵。香分珠館近，雲湧月輪高。清露霑荷佩，涼颼襲芋袍。對牀眠久慣，一破徑中蒿。

懷古無窮意，開編百感生。歡情辭白墮，俠氣掩青萍。蟾冷侵花影，窗虛逗籟聲。爲君重述祖，五字倚長城。

和放翁野興二首

蕭森秋氣雨餘加，散步園廬自啜茶。桂已團陰方馥郁，松仍偃蓋不欹斜。園中庭桂盛開，自予手植已十七年矣。老松一株，去秋大風所拔，今幸培護得存，故志喜也。栖遲歲月柴桑宅，吐納煙霞用里家。我所思兮歌一曲，閑林清絕少啼鴉。

一望青疇穉稔平，欣然捫腹老農情。愛逢濠濮觀魚伴，懶聽滄浪鼓柁聲。潦水尚縈萍梗合，暮山重染黛痕橫。不知身世隨塵閤，耳畔蓁蓁籟自鳴。

草堂

草堂真似逸人家，形影翛然息衆譁。香篆微微籠宿霧，茶膏澹

灑澗流霞。携鏡尚惜窗前草，縛帚還收石上花。鎮日端居尋樂處，始知會意是南華。

試茶和放翁韻

懶將藥物補羸衰，閑策茶動幾盃持。可得題成山谷賦，黃山谷有《茶賦》。也能消遣玉川詩。舌根回取清芬在，胸次澆來苦硬宜。最喜故人遠相憶，開緘正值洗泉時。友人寄武夷、六安茶。

九日山行二首

小櫂平明出，層陰豁遠山。登高宜絕頂，乘興一開顏。秋老蒼葭裏，人行白露間。茱萸隨意插，休歎鬢霜斑。

每過蘇臺畔，如臨罨畫谿。閑身容易得，素侶慣相携。細浪吹魚滬，新霜壓稻畦。石湖歌吹起，剩我片帆西。

茅峰登高四首

投絨歸來謁大茅，三年駒隙等閑拋。今朝偶出黃花徑，有客重尋白鶴巢。谷靜但聞幽澗落，巒開不放亂雲交。青童識我朝元約，休待金扉月下敲。

擎袂飄然過別峰，華陽鶴馭路重重。霜花輕點愁侵鬢，鳥道斜窺怯曳筇。石潤慣充仙客煮，松孤長避大夫封。蹉跎九鼎還丹日，十賚何人得更逢。

萬仞丹梯絕迹登，靈襟抖擻氣孤澄。空中却道書曾寄，半嶺依然嘯可磨。問到始青長漠漠，生來虛白亦騰騰。從茲乞取歸根地，莫道參同是小乘。

湖山縹緲一憑高，髣髴雲將去復遭。采朮便當萸作佩，餐霞絕勝菊爲醪。真機任處留鴻爪，塵迹無端磔蝟毛。寄語往時觴詠伴，

谷虛一任野人逃。

泛舟至岫里重登虎山橋四首

喚起松廬夢，乘流傍太湖。隴雲方映帶，林鳥正歌呼。寒信空山蚤，遊塵一點無。詩囊相挈處，合似輞川圖。

澗漾重重崦，峻嶒疊疊山。振衣生颯爽，洗耳聽淙潺。塢僻人稀到，門閑日鎮關。來看松檜好，又雜蚤楓殷。

恍爾心神曠，悠然風日清。雲邊林靄薄，煙際浪花平。鼓枻原無意，馴鷗故有盟。蒲帆如駛去，小住石梁橫。

曾和元真曲，難忘汗漫遊。憑闌重望遠，回首又經秋。衰髮風霜換，寒波日夕流。不緣嬰脚疾，合上萬峰頭。

冬日閉關吟四首

楓林菊砌候初寒，閉戶幽人百慮寬。木榻坐來休再徙，塵冠挂去不重彈。收身已避三叉路，問道須尋百尺竿。千載延平真訣在，靜中氣象要人看。

豈直陽微始閉關，心依木石本疏頑。晚花香冷苔陰靜，寒鳥聲稀樹影閑。長對古人書卷外，微觀今我寢興間。形骸見索何爲者，矯首煙霞自往還。

晨昏點檢惜流光，大化回環尚蟄藏。遇事有求身始賤，與人無競策終良。青蔬白飯茅簷下，碧水丹山竹几傍。家在南村仍索處，交游敢與問山王。

偃仰隨人誤此生，回頭猛省道難成。臞儒也比枯禪律，樸學原無遁世情。熟似馴牛須露地，危如旅雁合防更。天根月窟垂垂見，領取靈臺一點明。

簡友人

長訝詩人苦怨窮，窮何病也庶乎空。詩書發冢情何厭，泚統封侯命不同。餅在畫中頤勿朵，鐘來飯後耳須聾。放翁云：“身已風中葉，人猶飯後鐘。”故戲引之。南榮曝背寒猶減，依舊清吟愛放翁。

蘭谿章氏屬題關夫子繡像以曾遭火 百物俱燼此像獨完故識其靈異

楓山先生之裔孫，奉持縑素臨蓬門。維關侯兮天人尊，肅清遺像千秋存。寫生不讓道子倫，金鍼繡出無縫痕。精誠對越通朝昏，神來陟降思常敦。曾懼劫火炎炎燬，不隨玉石焚西崑。祝融斂迹白雲翻，呵護靈儀堪重捫。爍哉浩氣參乾坤，精金百鍊凝胚渾。鴻寶珍重逾瑤琨，當年祖龍毒焰屯。魯壁藏經日星焯，感此神異應同論。令我再拜凝心魂，三歎作頌呼天閭。

歲除詠水仙花

氤氳香靄繞芝壇，仙蕊離離一笑看。宴罷瑤池擎玉盞，歸來瀛島拂星冠。居然傲雪還含露，勝似探梅並采蘭。誰識洞天春色蚤，空勞羯鼓怨沉寒。

南响詩稿卷四

戊寅集

高望吟七首 有序

《史記》曰：“峯然高望而遠志焉。”余讀先儒書，竊見深造自得者，率由閱歷艱苦、研心悅慮中來，而我生悠悠，垂白無聞，不亦辜負七尺乎？因於有明真儒獨處潛修之地，結慕羹牆，作是吟以見志。

我望陽春臺，陳白沙先生。江門成小築。鍵鑰十二年，活計些兒足。富貴如浮雲，宗傳契無欲。春風沂水間，千載歌聲續。長謝著述繁，紛紛眩心目。

我望龍岡廬，王陽明先生。鋤棘開荒岑。平生抗節義，浩氣何深沉。明夷一以筮，廓落見天心。努力良知致，省克垂明箴。豈許洗洋侶，從橫岐路侵。

我望青原山，鄒東廓先生。講壇從碩彥。證道自虔臺，行藏任舒卷。黽勉期惜陰，師傳倍流衍。矢懷瑟僊詩，精金成百鍊。混淪元氣含，髣髴和風扇。

我望石蓮洞，羅念庵先生。穿雲一徑幽。豈真逃虛者，翛然物外游。暝坐西巖下，風行水自流。欲根痛掃除，止止得真修。斯人不

可作，俗學嗟沉浮。

我望水居樓，高存之先生。漆湖臨若鏡。中有安節人，穆乎知定性。保茲來復初，天機任游泳。花香鳥語時，心境無動靜。終從汨羅去，盡道而正命。

我望戴山陰，劉念臺先生。巋然古小學。防俗戒滔淫，束躬修禮樂。投閑長食貧，荷道真立卓。絕彼功利萌，訟過勤洗濯。凜凜歲寒松，孤心挽運剝。

我望漳浦南，黃石齋先生。遙問榕臺業。抉剔姚江真，刀鋸貫肘脅。三復洗心詩，明鏡猶在篋。羣書卓犖觀，沃根剪枝葉。英靈奎斗間，五夜心神攝。

得石齋先生講習錄敬和壁間王文成公墨刻詩韻四首

庭花開過暮陰沉，一卷微言寓意深。靈鳳雲中渾欲舞，神龍海底亦能吟。平生磨厲完儒行，先生有《儒行集傳》。垂死淋漓契帝心。今日猶堪傳口訣，個中滋味待溫尋。

男兒血性盡銷沉，利窟名場繫戀深。山鬼無知猶竊笑，井蛙何事復羣吟。行間凜凜風霜氣，筆底硜硜鐵石心。莫道鋒鋸嫌過甚，只緣俗駕太侵尋。

窮理休將死句沉，孔門道妙本精深。易從未畫須先翫，詩自重刪莫浪吟。千聖相傳無二道，諸儒互證有同心。根源培養如堅固，枝葉扶疏又幾尋。

天上鴻音久陸沉，春來寄語夜偏深。名花雨後猶含笑，好鳥風前亦解吟。宴坐凝香餘樂事，息機味道絕塵心。從今翹首還元路，赤水珠須象罔尋。

寄題麻姑仙壇

吳儂居近蔡經家，麻子岡頭望物華。泉冷自成真一酒，巖深亦

放貝多花。蓬萊清淺時依舊，仙駕飄飄路豈賒。爲仗雲中青鳥使，
卧遊縹緲蹋龍沙。

寄題羅近溪先生從姑山房

八景詩成儼畫圖，先生合是列仙儒。豈疑妙悟資禪悅，正藉微
言闡聖謨。滴翠崖臨吟閣迥，飛鼇峰落講壇孤。一編讀罷重搔首，
太息無人肯問塗。

題故雲夢令建昌聞公傳後四首 公名運昌，字天祥。

孔仁孟義萃文山，姓氏誰堪伯仲間。一旅原無專閩寄，降旛豎
處合羞顏。

界山塵戰又橫村，落日揮戈感舊恩。俠骨可憐收不得，鶴歸何
地與招魂。公殉節於南昌。

懶從晞髮慟西臺，仗節從容蹈刃來。南浦遙飛柴市雪，要完吾
事不須哀。文山絕命曰：“吾事畢矣。”

運改空依趙氏孤，到頭乾淨土還無。耕鋤留與兒孫計，睥睨功
名付狗屠。《遺詩》云：“兒孫切莫做書愁。”

聞生曦來自建昌假館四月於其歸也詩以送之

零落孤臣裔，家無擔石存。漫留徐孺子，空激楚王孫。岐路還
回轍，高堂正倚門。麻源煙水隔，離緒幾時論。

玉遮山房聽雨

東風不爲款花神，寒雨淋淋送曉春。獨坐山齋人事絕，藜牀竹
几半凝塵。

草草山房小飲

半塢雨雲揮手去，隔溪曙鳥喚人來。開軒鎮日供清坐，懶索新詩取次裁。

山遊看梅紀游五首

朝元閣

傑閣來登又一時，山茶花並玉蘭遲。憑欄指點空濛裏，陣陣寒香入袖持。

查山

好在層崖萬樹邊，誰家浪擲買山錢。向止空山，今爲某氏作墓，所構亭臺絕麗。登樓聊趁提壺勸，花氣晴曛正午天。

萬峰臺

真山頂上假山堆，躡屐凌雲亦快哉。七十二峰當指顧，靈威招手洞天來。

石壁

石壁嵌空塵徑絕，水天縹緲古丘浮。年年結想匆匆去，襍被何時恣逗留。此地爲湖山最清幽處。余謂僧云：“當來三宿。”

柴庄嶺

筍輿一徑度花叢，懶爲尋詩問贊公。玄墓方丈候余山門，而竟不遇。半嶺斜陽明滅處，閑雲野鶴自西東。

翼日上穹窿

孤筇歲歲訪芝壇，此日巖花伴客看。采藥何當乘興去，白雲深鎖幾重巒。

過積翠

翠竹依然帶晚嵐，雲堂何處問三三。指公逝後，僧徒屢散，爲可歎也。林間鳥語猶留客，尚似迦陵解學參。

岫里墓祭

初晴風日好，弭楫太湖陰。歲月占新火，松杉撫舊林。掃空簪組累，漸狎水雲深。一枕供清夢，幽通賦可尋。

玉遮墓祭

乞得閑身在，年年倚墓廬。隱書終讀罷，仁粟不求餘。登隴携孤策，緣溪度小車。正逢寒食雨，拂袂一歔歔。

婁齊三墓祭畢示族人

曙景初收宿雨淹，郊原迤邐屐痕黏。鶴歸已識千年夢，牛卧曾符一老占。自顧鬢毛時日換，且看俎豆輩流添。水源木本同追溯，燕飲欣然共飽霑。

松陵道上 時往鹽官，訪羨門叔父。

宿雨清和候，紆回訪舊行。桑稠蠶箔冷，麥爛浪紋平。極浦浮輕靄，遙峰放小晴。垂虹亭畔路，閑問白鷗盟。

夜泊王江涇雷雨大作

昏黑孤舟泊，蒼茫煙水間。蠶村連戶靜，漁火隔溪閑。雨急翻危浪，雷轟應遠山。戍樓雖罷警，虎豹儼臨關。

雨中過煙雨樓未登

煙雨樓前煙雨時，溟濛曙色水瀾瀾。閑心自狎白鷗夢，好事休題黃鶴詩。背郭轉帆催渡急，隔溪觀釣送歌遲。幾回來往雙蓬鬢，蓑笠叢中有所思。

宿羨門叔父書樓

南樓曾此慰離居，回溯音塵二紀餘。乙卯春，曾來宿此樓。宦迹自馮鍾鼎外，鄉思終遂佃去漁初。叔父於戊午除夕邸舍倡和，有“歲歲春風樂佃漁”句。談深四坐茶頻熟，夢短三更雨未疏。自歎浮沉衰白蚤，青雲那許仲容如。

重過松陵丁氏江上草堂留題二首

淼淼鶯湖浪拍天，結廬宛似水中仙。耕畚饒有詩書樂，花竹何須羨輞川。

帶水三年竟倦游，夜窗聽雨坐淹留。陌頭最喜憑闌望，絕勝南湖百尺樓。

同玉符訪鐵庵尚書不遇二首

煙嵐歷歷尚湖頭，趁得輕舠晚櫂收。虛憶謝公林壑在，芒鞋真作道場游。鐵庵時往雲栖。

英雄回首便歸空，結社誰堪惠遠同。杖策輪君成獨往，沈寥天

際問冥鴻。

玉符遠游不果重過草堂留話二首

目送江舟意惘然，忽聞興盡櫂重還。捲簾對語鑪煙細，淪茗分嘗第二泉。玉符携惠泉見餉。

歸去清江采綠蓴，風來不受庾公塵。移家倘踐南村約，免爲相思入夢頻。玉符云“他年須移居葑溪”，姑作美談識之。

新製絺幘二首

息居準擬絕游般，小製絺幘坐卧寬。散帙也堪容竹几，結趺却勝就蒲團。蚊雷似隔重圍遠，蝶夢偏宜半枕安。解道藏身留隙地，乾坤納納一彈丸。

四壁蕭疏戶畫扃，頽然寄迹小龕形。底須塵却王公扇，何事風當滿氏屏。香岫作雲浮塢白，林霏如霧入簾青。道人休夏真無事，聊爲重探內景經。

送張嘉錫庶常改調之京二首

自別承明五度春，銜恩未忍卧江濱。青蔬白飯臞儒業，素足鮮葩孝子身。鉛槧幾人能報國，弦歌隨地好親民。循良傳裏須經術，吾道何妨任屈伸。

鯉庭夙昔萃羣英，理窟惟君討論精。共識禮闈陳策善，嘉錫會試策，洞徹理學，主司推爲冠場。不教詞館著書成。庭看吏肅應如謝，坐視民傷合似程。拙計自憐枯槁甚，臨岐珍重爲蒼生。

送董觀三北上二首

晨夕諧談笑，忽聞驪唱新。秋雲飛水驛，涼雨灑車塵。畿輔雄

風近，鄉園客夢頻。即今同調少，誰共酒千巡。

豫就公車會，從容好下帷。還除功利習，靜向性天窺。芸館談經日，金闈載筆時。師傳須發露，遙慰素心期。

偶 書

座右箴猶在，須從千處休。撫時悲蟋蟀，閱世感蜉蝣。作佛何須佞，求仙豈漫游。探源終不二，止止企前修。

曉 起

曉起憑闌挹霽霞，秋林清潤桂將花。身如陶令慵投社，心似龐翁愛出家。哀樂本無情可繫，將迎猶在道終賒。虛窗幽事供誰問，細爇鑪熏自磬茶。

無 事

無事方知白日長，藥盧茗椀伴匡牀。濕雲滯雨蒸殘暑，清露濡花醞晚香。洗耳欲聽巢父語，浣腸合受華陀方。自嗟塵網遭淪謫，點檢山栖志未忘。

夜夢潛庵先生作

靈夢來馮夜氣清，尚書履至儼如生。玉駟自向人間近，奎宿仍依上界明。數卷遺書容載輯，一詞欲贊已難名。時方梓《文集節要》。坐來正色丁寧語，敲枕彷徨涕泗橫。

一庵精舍小憩二首

齋魚粥鼓悄無聲，露冷風淒景倍清。多事情人遮眼法，靜君相

對自虛明。

滿庭秋卉鬱芳菲，便作香林花雨飛。若問室中空所有，也曾覷破淨名機。

謝 客

蓬蒿堅卧徑荒蕪，稼客書賓一例無。豈厭敲門來啄木，空煩勸酒命提壺。尋山正好身猶懶，望月將圓興轉孤。檀板金尊行樂地，可能偃蹇厠潛夫。

枕 上

淺酌三杯夜景幽，蕭然半枕妄緣休。貪眠頓覺鷄催曉，喚醒如聞鶴警秋。天姥山前詩欲寄，武夷亭畔夢曾留。追思朝馬同嘶日，也有今朝自在不。

中秋歎二首

聞說山軒屐齒忙，解衣揮扇汗成漿。清涼不到袈裟地，富貴偏宜傀儡場。有客蓋棺蒙短被，幾家爨甑欲休糧。撫時試問盈虛理，宴坐惟消一炷香。

羹膾芳鮮曲榼重，繁華土俗競吳儂。新詩漫說追長慶，殘客依然對敬容。短簿沉埋黃草徑，五賢縹緲白雲蹤。試聽清遠留題在，何似寒山夜半鐘。

望日登文星閣

重躡瑤樓碧落齊，玉宸居處俯浮黎。江濤灑激明湖迴，亭幔氤氳爽岫低。月隱廣寒裳自舞，風吹閭闔袖還携。誰能名利場羈束，香案前頭路未迷。

西軒月夜獨坐二首

灼爍秋陽暑未殘，夜光濯魄乍生寒。小山掩靄蟾蜍窟，著個幽人獨倚闌。

神鸞調得玉音頻，兩度干支再紀寅。謂降真在甲寅中秋。丹鼎未成華髮改，孤懷尚許對冰輪。

南堂題壁四首

一謝蓬山直，柴門鎖掩扉。飽嘗藜藿味，穩製芰荷衣。拙宦魚緣木，勞生馬就鞿。五噫歌可聽，深悔壯心非。

坐卧離塵妄，清暉倚次寥。閑真成道室，靜亦比僧寮。憫物休垂釣，尋仙試采樵。餘年如健在，尚可號逍遙。

人謀殊巧拙，天運判涼溫。漫責淵明子，聊娛逸少孫。卓錫還有地，羅雀合無門。物論能齊得，天倪便可捫。

汛掃三間屋，盤旋百步廊。青微搖水竹，黃嫩浥山薑。庭中所植。無復泥沾絮，何須穎脫囊。旁人猶竊笑，未信古遺狂。

課園丁種菜口號四首

秋原晚霽屐痕移，恰值園丁種菜時。瓜蔓豆萁都刈了，霜前擢秀莫教遲。

煙雨沾泥濕漸融，長鎌插處綠叢叢。御冬準備書生甕，好策寒庖第一功。

截壤纔餘編筍地，灌畦正傍采葑谿。行吟却憶東坡老，羨殺巢家舊種携。

久矣登盤屏五辛，黃芽白雪愛嘗新。士夫此味應知得，休笑區區抱甕人。

燒香橋晚眺

又趁秋陰淨，閑行到石橋。谿流全未減，林葉半將凋。洗眼浮嵐入，披襟爽籟飄。一聲款乃處，引起采菱謠。

草堂秋思用放翁韻

顏不成丹鬢蚤霜，婆娑止足一茅堂。梧桐葉落晨曦近，絡緯聲疏夜漏長。但得冥心游混沌，便堪隨處對羲皇。炷香讀易年華晚，看破人間蹴鞠場。

和巢南鳥鳴錄中過澗上草堂詩五首 有序

雨窗見《巢南鳥鳴錄》。蓋山陰高士戴南枝翁來吳，與徐孝廉俟齋先生交最篤。及其歿，孤孫方幼，不克葬。乃身任買山，窮客羈栖，貲無由辦。素工古隸，因作《賣字言》以明志，每幅售百錢。不二年，遂營窀穸。其悲傷勞瘁，類見於詩，而徐先生之苦節純孝，亦具著其事狀。竊歎兩賢相得益彰，不禁縱筆，和《錄》中《過澗上草堂》韻，一以追挽，一以識慕。余昔既未獲交於徐先生，今亦未見戴翁也。特激於詩人興觀之義，或有聞風廣和者乎？

詹事忠魂在，當門集蓼來。論交逢剡水，弔古對琴臺。南枝訪澗上，有“衡門正對琴臺石，閱盡興亡下夕陽”之句，洵為佳唱。未忍陪長嘯，難忘賦七哀。千秋晞髮句，歛使寸腸迴。

風塵經澗澗，澗上注清流。名豈希通隱，心惟誓死休。蕭條薇蕨晚，顛頽芷蘭秋。不遇東山友，誰為問一丘。

孺子南州墓，栽松杜牧之。幽人成獨行，高義邁當時。信誓真無負，宗祊尚可期。願將張范傳，告與采風知。

一片青芝石，龍葱鄧尉西。令威魂自返，文範謚誰題。谷靜巢
松鼠，林深喚竹鷄。石麟傍卧處，似隔武陵溪。

書畫成雙絕，非關筆底花。隱君行表宅，遁客竟浮家。澗上草堂
幾廢復存，南枝亦自卜兆於蓮花峰下。魑魅逃叢棘，煙雲護白沙。頽風知激
發，流頌滿天涯。

覽侯齋先生與馮生却餽金書有作

我聞詹事吳趨居，時號君宗領顧廚。敦盤高會四方集，明鏡華
館兼清娛。人倫模楷師後進，輝輝月旦縣高衢。名門子弟皆豪雋，
長君弱歲公車俱。瞥眼銅駝卧荆棘，龍髯一去不可即。降幡幾日
出江淮，孤臣難就西山食。到頭一着終崢嶸，愧彼名流延視息。幸
哉有子真孝廉，後死甘心誓溝洫。逃名匿影空山淹，那知朝市方炎
炎。烏衣第宅竟何在，夜鶻淒切啼茅檐。十日一水五日石，淋漓尺
幅供壑鹽。竭來姓氏聞津要，千金厚幣輕相餽。山人揮手呼不應，
強裁書札憂如惓。自是鮮民懷慘痛，微獨介士矜清嚴。枉車亦有
賢開府，湯大中丞。不驚羣鷗水之滸。却道山人上冢行，一徑蓬蒿還
塞戶。室中女病復男殤，時爲饑寒艱畜拊。要留一點冰鐵心，全受
全歸入黃土。遺書軼事一編傳，薄俗匡扶非寸補。谷口歸耕鄭子
真，成都賣卜嚴君平。山人杜門心更苦，孝子忠臣作逸民。他年誰
續西京史，此時許劍識交情。謂南枝。知己一得又何恨，聞風垂涕偏
如傾。我生未作澗上遊，向晚悲看骨一丘。白楊衰草茫茫際，歲寒
松柏凌千秋。寄語行人齊下拜，姑蘇間氣斯人留。北望秦餘雲
鬣，橋高梓俯長悠悠。詹事墓在秦餘山。

邀南枝翁至南昀草堂留二宿得隸書 累幅聆其言論感人深摯作長歌以贈

吁嗟乎！今日復見西臺汐社之遺民。縣衣百結惟粗布，裹頭

一幅非綸巾。素髮蒼顏何慘澹，閑門邀止還逡巡。南枝素不肯詣人，余強之始至。據案直書八分古，凌跨兩漢追先秦。何必規規羲與獻，縣針垂露矜奇珍。岸幘歛容長太息，街頭賣字寧謀食。黔婁逝後龔勝亡，知己茫茫心痛盡。白雲源裏新埋骨，萬嶺梅花增氣色。還期拮据慰孤嫠，鶴表留題闡潛德。時方謀完墓工。煙暝簾前暮雨飛，滂沱涕淚濺殘墨。我欽剡上舊家風，築室居吳仲若翁。戴顓來吳，吳人築室居之。逃名自合從梅福，避人直欲齊梁鴻。幽履覺然千古上，淋漓至性鑿心胸。更爲余言舊學處，蕺山講院曾趨步。披鱗幾度投簪歸，敝帷穿榻安如故。古小學中榜證人，春風四座吾徒聚。謂念臺劉公講學，爲證人會時事。義激孤臣絕粒辰，投崖蹈海爭相赴。述劉公絕命後，山陰死節之士某某多奇烈，皆受其遺教而然。後死空餘既耄身，滄田變徙猶朝暮。鶴唳猿啼總斷腸，相逢略誦桐江句。南枝作《子陵釣臺詩》，積至三千餘首，尚未梓成，爲余偶述數句，多奇警逼古，不在陸劍南下，近日詩人之廣陵散也。

九日小疾不出用放翁韻

佳晨理疾罷銜觴，兀坐清齋送夕陽。展卷鑪熏紫曲几，捲簾雲影逗匡牀。飄殘叢桂風猶暖，煮罷團茶夢倍涼。却憶朝真虛舊約，去年縱目洞宮旁。

弄筆三絕句

十年誤逐春明夢，落月殘鐙怕蚤朝。苧帳布衾容穩卧，野人樂意十分饒。

分付黃鬚緊閉門，主人絕懶語寒溫。由來佳客優曇比，放翁句“佳客少於優曇”。寄迹城隅似斷村。

風引雲梢嘗看竹，波吹萍底亦觀魚。眼前無限天機洩，且束牀頭幾卷書。

讀白沙先生詩跋二首

糟粕侵尋誤學人，江門風月悟偏真。素琴留得無絃韻，紫水黃雲種舊因。

明時合爲展經綸，白首依依孺慕身。風義不殊徐處士，挺持名教是仁親。

行飯至蘭園二絕句

秋老林叢霽景開，閑行捫腹亦悠哉。獨尋幽砌花陰下，猶剩殘香撲鼻來。

宴坐閑房百慮休，年來真合罷交游。商量絕學追千古，虛擲光陰似水流。

山行舟次漫興五首

黃梅雨裏蹋山來，塵迹羈留萬事哀。瞥眼茱萸重插後，亂煙疏靄擢頭開。

越城吳郭數峰秋，陌上祠荒繞碧流。羽騎龍車何處問，疏林零落羽人丘。

窑煙如霧帶橫塘，撲面嵐陰靜鬱蒼。正是稻畦垂熟後，晚禾猶費桔槔忙。

山徑迢遙步履行，竹叢深處午鷄鳴。斜橋西去靈巖下，只有匉匉鑿石聲。

寂歷香林結翠微，舊時龍象竟全非。一花五葉曾留記，笑殺人間漫受衣。時靈巖方爭席也。

穹窿道中

草草探梅至，經行又杪秋。竹兜紅稻裏，筇杖赤松頭。風靜泉

聲咽，雲蒸雨氣浮。芸軒投宿慣，自擬采真游。

由穹窿至玉遮

閑心丹壑戀，一宿尚匆匆。石磴縈紆下，谿橋宛轉通。薔花含露白，楓葉受霜紅。來往山前後，真成采藥翁。

戒殺歌

我生夙世山澤臞，茹芝餌朮依丹爐。無端一念墮塵濁，人間臭帑紛相汙。猶幸弱齡半齋食，隱隱舊夢煙霞孤。偶然置身鼎俎側，鼓鐘空爲爰居娛。洵歷幽憂更猛省，道在藜藿良非誣。因喜周顒持禁篤，尚謂鍾岵作議疏。躊躇入山願未遂，或愁衰病蔬腸枯。枯魚乾肉佐飽飯，食單一例肥薰無。徐無鬼已厭葱韭，盧懷慎但蒸葫蘆。近不食鴨。鳴窗方想元談進，鷄已久戒。叱石便疑仙蹤俱。羊肉亦戒。未忍肥嚼稻田雀，不須生斫蓴江鱸。鵝羣休換書甘拙，蟹螯弗持酒懶沽。家禁烹蟹。蛙當鼓吹憐就捕，蛤現梵相悲遭剖。唐文宗剖蛤，中有大士形。人言釣弋聖弗廢，五辛具戒非吾儒。要知疏水尋常味，推廣仁術由庖廚。逢著便喫誤人語，漫作達觀嗤拘拘。冤銜刀几了不畏，萬錢一箸供羶腴。賤子自知福命薄，斂手敬謝郇公徒。君不見受羊李相崖州逝，啗牛杜叟耒陽徂。富貴貧賤均一概，老饕之賦何爲乎？

胥口夜泊 以下西洞庭游草。

栖逸心情澗壑中，探奇靈府極空濛。遠巒靄靄收秋雨，孤渚蕭蕭宿暮鴻。迹遁尚平期未遂，詩尋康樂步難工。且期風信來朝好，汗漫游當物外同。

謁伍相廟

湖口蕭森伍相祠，當年曾此葬鴟夷。清霜氣肅凌喬木，碧血痕深漬斷碑。一瞬忠魂看越絕，千秋哀怨伴湘纍。我來未得修蘋藻，問渡蒼茫鼓柁遲。

從東山泛舟至西山

莫釐峰下望湖西，劇愁風雨寒淒淒。窮秋飄忽餘幾日，晴暉重豁雲陰低。急呼山艇凌晨發，轉帆排浪無驚迷。榜人使船如使馬，櫂歌徐引漁歌齊。水天澄泓無涯際，照耀心目縣玻璃。五湖之長豈敢問，自喜賦性空町畦。珍重仙靈許攀陟，往探丹洞窺雲梯。不然兀兀羈塵壘，何異齷齪同鷄栖。仰天大笑拄笏者，青鞋白鞵何時携。

入林屋洞四首

玉柱金庭夢所依，到來髣髴遇靈威。分明上聖藏書藪，漏洩先天造化機。璇室已曾垂鐵鎖，雲牀還似綴銖衣。塵根向此應湔滌，著意幽探未必非。

左神公子領幽虛，絳闕回翔洞府居。淵底神龍都受節，壇前靈羽或傳書。依然玄牝門猶在，何止丹壺坐有餘。莫道仙蹤竟荒誕，摳衣却步轉躊躇。

重重琳館與瑤田，龍漢傳來始劫年。乳竇暗流金液潤，鈿函深覆錦砂纏。心虛始識無行地，炁靜方知別有天。咫尺玄關應可問，清吟休托小游仙。

沐熏久矣凜齋誠，偃僂寧辭秉燭行。便闕幽巖通地肺，清音嚶戛想神鉦。頽齡俯仰空多累，仙侶招尋舊有盟。若許丹成生羽翼，

雲巖纔敢續題名。

訪毛公壇四首

仙翁福地石壇存，龍虎雙鈴烏兔吞。遙想羅浮丹熟後，鼎中別鑄小乾坤。毛公自羅浮得道，來駐此山三百餘歲。

葱蒨雲屏儼碧城，上清弟子步虛聲。毛公弟子七十二人。不知變化騰騰去，誰遣銜書白鹿行。

雲根簇簇玉嶙峋，占盡包山三百春。丹井隱泉溶一勺，人間滄海幾揚塵。毛公井歲旱不涸。

琳宮蕊館問當時，橘刺藤梢滿地披。若似遼陽歸化鶴，向人也歎豕鬣。洞真宮為墓域侵毀。

宿包山寺二首

欲識包山寺，拖筇數里長。路逢歸衲引，隊入采樵行。蘿徑營花圃，雲屏隱法堂。枕濤眠亦好，且與借禪牀。

葱蒨精廬下，羣峰面面交。松高方結頂，竹瑞合成苞。寺有瑞竹詩。香茗齋餘得，清鐘定後敲。不須參柏子，歛使萬緣拋。

游洞山

靈府一以窺，惆悵塵凡隔。越宿過洞門，盤旋更停策。稽首告列真，未拒逍遙客。造化鍾苞符，何自窮闔闢。更聞層崖上，奇蹟標圖冊。蒙翳藤蘿捫，紛披杞菊摘。玉骨露峻嶒，秀絕羣峰碧。盡屬巨靈手，琢就神仙宅。蟠結伏象崖，蜿蜒卧龍石。曲巖掩空巒，陽谷穿絕壁。山上有伏象崖、卧龍峰、曲巖諸勝，陽谷洞在下。周覽敞晴暉，不覺忘疲瘠。吁嗟此生浮，俯仰徒局躅。何如結一茅，竟遂煙霞癖。乞取不死方，永斷塵勞役。

游石公山

欲窮奇峻處，林屋揚帆南。激灑數里波，石公臨深潭。人形儼對峙，便擬陰陽參。弭櫂石版上，振衣巉巖探。插天半嶽巒，蟠地都廣覃。竊深蘿徑絕，一綫通蔚藍。豈煩五丁鑿，脚底生層嵐。崇墉環列雉，橫壘驚排驂。鵬背垂天扶，鰲脊負海涵。古槎奇形結，夏雲變態含。未足窮比擬，圖畫誰當堪。好事漫題品，甲乙誇浮談。願學米顛拜，非獨翫情耽。有亭翼然峙，彌勒宛同龕。琪樹長盤鬱，瑤草亦鬢鬢。日中方小憩，名景當徐諳。

山亭坐眺二首

倚壁臨湖步履閑，孤亭清晝坐忘還。蓬壺悄恍虛無裏，霄漢分明指顧間。落日徐銜嵐影動，回風暗曳水紋斑。尚疑逋客雲關在，却訝移文浼北山。亭爲周礪巖山居時所建。

領略風光剩我閑，到頭宦海幾人還。半鈎新月飛煙際，一點明星傍斗間。漁艇輕收斜浦綠，楓林碎颭暮霞斑。遠游欲讀湘沅賦，何止棲遲托小山。

宿石公庵

清冷湖上宿，爲訂石公盟。樹密凝霜練，窗虛浸水晶。羽衣應入夢，濤鼓不聞聲。一覺懷深省，彌堅出世情。

過大小龍渚入消夏灣四首

陡絕雲屏下，波心盡瞰空。橫梁非鵲駕，闔室是蛟宮。鏗鞳鐘相應，娑婆樹幾叢。若逢寒潦落，靈境豈勝窮。

森森藏花塢，溶溶過月灣。嵐陰都入抱，潭影正回環。龍舸何

年泛，蓮歌幾度還。只今煙景在，疑到廣寒間。

迤邐雙龍渚，崢嶸控水門。當風鱗甲動，行雨雪濤吞。貝闕猶全闕，珠淵豈漫捫。陽侯終得避，駘蕩拊雲根。

是處堪消暑，峰南湧浩波。我來秋已盡，爽氣更如何。菱渚牽絲少，荻洲胃絮多。流光真可泝，汎汎聽漁歌。

登縹緲峰^①

湖遊不登縹緲峰，勝情未可誇吳儂。我來洞庭恣幽討，結束行滕支枯筇。櫂頭岩崑臨絕頂，逡巡凝睇孤雲蹤。喜得荀與賈餘勇，夤緣直上青芙蓉。陡聞古鶴鳴深澗，迅隨秋鷹摩長空。崇崖曲嶂經千仞，飛瀑流泉過百重。最上一層轉弘敞，巨石盤峙環珠宮^①。冷冷氣已餐沆瀣^②，躍躍神似漕鴻蒙^③。快哉晴靄遙澄澈，區分南北和西東^④。七十二峰雲水闊，屹如砥柱龍門中。裴回周覽不忍下，抖擻毛骨披心胸。我聞碣石扶桑外，隔絕人境成仙蓬。茲山足迹尚可到，或者白首不能從。孱軀努力愜所願，假以暖日兼和風。爲語同游清淨侶，良緣珍重憑天公。

再宿石公庵

西峰登罷晚移舟，重向連雲嶂裏遊。石丈應聲堪寓托，山僧解意且淹留。登臨直欲窮千里，吟嘯方當餞九秋。自是天然招隱地，浮生底事卜菟裘。

市得橘百枚香櫞數顆戲詠四首

橘園近歲半凋殘，小摘枝頭冰齒寒。野性却非消渴病，不須三百顆堆盤。

包貢元來土物珍，霜前水遞陸離新。空林剩取餘甘在，還勝涎

隨北客辰。

何處芳林碩果藏，霜華點染皺紋黃。聊當乞得柑三寸，續到明年蘭畹香。

嘉種曾看庭植餘，自從搖落重瓊瑤。洞庭秋色分如許，慚愧橐駝蚤著書。少時，見先祖手植香櫟幾株，甚茂，故追感云。

太湖歸舟蚤泛二首

三宿快勝游，幽尋戀未已。或疑寒信催，駕言賦歸止。匆匆乘流去，煙靄溟濛裏。所喜晴風微，巨浸平如砥。漸看波面霞，日出扶桑底。隱隱聽鳴榔，網絲沉未起。鼇頭現支嶺，鷄距當前汜。鴻雁飛聯翩，金鐸倚崐嶠。鼇頭、鷄距、鴻雁、金鐸，皆山名。蕩漾經數峰，餘者難點指。黃頭捩柁輕，布帆挂如駛。往者陟穹窿，遙看太湖水。身在此湖中，乃知奇境詭。何爲憚險艱，望洋徒爾爾。緬想神禹功，弗逐滄桑徙。

名嶽游未得，兀坐披遺文。遠慚匡廬客，近愧武夷君。遲暮包山遊，愁顏爲一欣。同行頗簡樸，周旋息囂氛。蔬盤與茗盃，淡味勝肥薰。庶幾探溟涬，恍惚尋元真。惘然更回顧，勾留未及旬。自分丘壑置，名籍久抽身。春秋多暇豫，閑閑麋鹿羣。羸疾休倚薄，一葦航可頻。緣以淪神志，非爲娛見聞。感此紀時日，戊寅歲小春。

觀前人洞庭紀游諸作雜成口號十二首

千古風流白樂天，澄波皓月太湖船。武丘塘上遺祠畔，誰解霓裳曲是仙。白公泛太湖句“五宿澄波皓月中”，又云“惟銷一曲慢霓裳”。

天隨躡得采真圖，襲美幽吟調不孤。自是同時招隱客，劍南能辨史書誣。皮、陸洞庭唱和二十篇，《唐書》載襲美驛節事，陸放翁考其謬，謂亦遁於吳越。

玉局詩傳江海間，具區一覽法花山。明知此債歸清淨，不是尋

常行處還。坡公登法花山，望太湖句“一覽震澤吁可怪”，又云“恐負山中清淨債”。

參政珠灣檣櫂時，悄然庭柱默存之。范石湖《游林屋》句：“庭柱宵晨已默存。”石湖亭榭稱佳麗，却讓仙巖別樣奇。

秀絕青丘句子工，紫泉雲裏白芝風。高太史句：“風吹白芝晚易老，雲帶紫泉秋不枯。”可憐仙骨珊珊在，隱去難從甬里翁。

易洞山人蚤結廬，搜奇弔詭更誰如。不知踣擊儒先日，曾見兼山畫卦初。蔡九達於林屋傍築易洞，其學多與傳注齟齬。

歸田元老有遺編，抗迹貂璫煽禍年。絕勝東山絲竹地，空教猿鳥鎖寒煙。王文恪公有《震澤編》^⑤。

會稽祭酒一仙臞，領解山川作境殊。生在越谿巖壑勝，居然隻眼小西湖。陶石簣先生云：“登包山而始知西湖之小。”

徹吏扁舟案牘空，標成七勝冠寰中。袁中郎謂西山有七勝。土風如爲沿真樸，便與庚桑畏壘同。蘇子美云：“西山民俗真樸，歷歲未嘗有訴訟。”

游屐紛紜王遂東，移山妄語學愚公。乾坤許大煩雕琢，恐被盧敖笑壤蟲。《遂東紀》多不樂西山之語，謂願入台蕩剪數十峰來，又極詆仙蹟。

別開洞府鈍翁吟，已識毛公勝尚禽。汪鈍翁句“似有毛公勝尚禽，別開洞府待幽尋”。獨欠題名凌絕頂，梅村高唱擅鷄林。翁三游而不登，“縹緲梅村，魚龍鳥雀”句，膾炙人口。

石牀丹竈夙生因，蕙帶蘿衣自在身。挂席歸來披往牒，貪看碧海畫圖新。

校記

- ① 案：原刻“盤”字殘缺，今據蘇州圖書館藏光緒刻本補。
- ② 原刻“氣”字缺，今據蘇州圖書館藏光緒刻本補。
- ③ 原刻“漕”、“鴻”兩字殘缺不全，今據蘇州圖書館藏光緒刻本補。
- ④ 原刻“分南北”三字缺，今據蘇州圖書館藏光緒刻本補。
- ⑤ 案：王鏊有《震澤長語》、《震澤紀聞》、《震澤集》，未嘗有《震澤編》。

南叻詩稿卷五

己卯集

新正書懷三首

投簪五度歲華更，雲水心期隱計成。花放萬峰拖屐健，月臨小院炷香清。逐貧無復從揚子，感遇何當效董生。寂寂杜門存故轍，洞中猿鶴好尋盟。

秘檢新探第九天，塵蹤偃仰尚居塵。御冬尚剩淵明秫，問夜猶存子敬氈。零落槐根拋舊夢，婆娑櫟社養衰年。誰能更作浮沉計，肝肺崢嶸亦惘然。

桃符懶復換蓬廬，隱几焚香愛獨居。黜陟稀聞朝報數，寒暄判與市交疏。茶澆瓦鼎神清後，酒滌匏尊氣暖初。栖逸生涯聊具足，不妨高枕到華胥。

春朝登文星閣

澹日和風迓首春，瓊樓高敞靜朝真。鴻蒙遇已經三載，汗漫游還到九垓。綿眇河山渾似舊，蕭疏榆柳又將新。瓣香致禱無他事，老作巖阿古逸民。

八日始雪

雪飛何太晚，應律已陽春。六出花全減，三微氣始屯。殲蝗留瑞靄，祈穀趁靈辰。還向東君禱，同雲望正頻。

十日始雨

微靄崇朝止，旋聽好雨飛。應知霑灑處，正逗發生機。麥隴蘇將槁，梅谿綻欲肥。穹蒼多浩澤，尚慰野人祈。

先君諱日十週時志矩齋讀書圖梓成謹書卷末五首以示後人

駒隙匆匆過此辰，十年彈指倍傷神。蹉跎舊學嗟衰晚，淚灑窗前警效新。

心矩昭然揭孔門，枝枝葉葉總歸根。東塗西抹輸名輩，抑戒遺風示子孫。

一椽塵委獨支頤，精舍何從效武夷。凜凜師承繩尺步，青鐙白雪默存時。

悲看形影照罍罍，三釜親承托夢思。黽勉桑榆歸宿地，未應廢似蓼莪詩。

俎豆添來一輩人，讀書種子許誰真。清芬留與來晁澤，休羨金籬世所珍。

擬重往包山探梅未果志悶三首

包山游未遍，愛趁早梅期。此日空相望，何由慰所思。石壇殘雪淨，松鳴暗香遲。杳似漁郎渡，憑誰寄一枝。

紅塵隔斷白波中，爛熳天葩映遠空。漫羨逋仙依鶴夢，山深合讓綠毛翁。

花雨繽紛法鼓催，鷓鴣喚客首重回。他時芒屨消閑處，桃浪梨雲續晚梅。

春杪山中墓祭未得逗留悽然有感

好在青山宅，匆匆展墓歸。野花隨地放，閑鳥背人飛。雲水方諧趣，風塵已息機。劇憐春事晚，虛負薜蘿衣。

一庵精舍牡丹花放喜醇叔留榻累日作二首

閑房歲歲此花開，珍重先人面壁來。今日恰逢佳客住，半窗清影夜徘徊。

相逢車馬劇喧豗，剩有幽人入座陪。林際月明孤賞處，依然雲水隔城隈。

初夏曉起讀書

南堂履綦息，夜雨鳴庭階。幽人方獨寤，鷄聲聞啾啾。披衣命盥漱，清潤晨林佳。重整牀頭書，灑然豁襟懷。所期性天徹，勿令大義乖。耳目戒亂營，俗學誇優俳。收身悔遲暮，覲面聖賢偕。無爲頻復吝，尋樂師心齋。

生日齋居二首

魯陽戈在感茲辰，注水焚香訟過頻。合問胚胎還渾沌，要將名迹付沉淪。窮經還憶龍潭老，陳白沙先生問《易》於龍潭陳海雍。結屋長思石洞人。羅念庵先生居石蓮洞。五十五年今我在，檐前聽雨濯枝新。

草堂風景擬巖棲，藹藹林光入抱携。世味已知同腐鼠，道心猶恐似醯鷄。清吟倚樹微聞籟，閑步看雲獨杖藜。莫望朋簪還筮盍，書中師友好參稽。

得張簣山先生集讀之起敬摘要手鈔題識簡端二首

先生名貞生，廬陵人，順治戊戌會元，官至侍讀學士。建言謫，復起而歿。

廬陵節義鄉，倡明鄒魯學。先哲多比肩，崢嶸視喬嶽。公也間氣生，希顏苦孔卓。抗志登石渠，正色披經幄。諫獵書萬言，不數相如作。上殿更強諍，一官任搖落。掉首辭華簪，朝陽睹祥鸞。聞風購遺編，音徽欣有托。白雪凝寒輝，清飈蕩炎濁。濡毫手自鈔，研味踰旬朔。高望定山巔，雲蹤何邈漠。

昔余南宮出，始登高陽堂。高業推前輩，惟公姓字香。丙辰榜後，初謁座主坦園李公，以先生名節示勉，至今愧之。聞命知樞僕，托志猶騎牆。低眉時流側，疲薺空自傷。不恨功名薄，偏虞性命戕。補過惟退身，垂垂秉燭光。撫卷憶前誨，流汗生慚惶。人禽移瞬息，義利分毫芒。從此發深省，庶幾鍼膏肓。無爲分畛域，朱陸與羅王。先生原本陽明公學，既而亦從時說以自解，非初志也。拜公雲霄上，爛熳襄天章。

又題王山遺響三首 王山，爲簣山先生罷官歸隱處。

襍被歸來著屐忙，水簾洞裏訪匡郎。匡仙成道於王山。夙身同是瑤臺客，偶見青藜一隙光。

天然茅屋白雲邊，結得芳鄰傍石蓮。獨夜月明猿嘯寂，數聲清籟隔溪泉。山上先生自題“天然茅屋”。

生涯自信漁樵狎，道貌相看木石俱。行矣山靈留不住，依稀躡得采真圖。

步至蘭園小憩

雨餘南陌望，步履稍淹留。別浦瀦秧水，前村報麥秋。野花堪小摘，林竹又新抽。寂寂閑房坐，何人更唱酬。

盆荷續開次友人韻六首

水芝移植自春塘，擢幹垂陰引蕊長。梅雨幾番朝旭霽，閑庭相對靜含芳。

繁卉多時卸靚妝，凌波拂拂曉風涼。蕭齋清景澄餘滓，吹散人間百和香。

淪茗開編挹遠芬，泊然無事肅天君。何當寂寞鄉中坐，丹鳥銜來一片雲。

蓮峰何處聳高寒，洞客巖居自鬱盤。我欲采真遊未得，可能乞取駐顏丹。

杯水猶堪置芥舟，縱觀滄海一浮漚。碧筩贏得三蕉飲，續到桐梧葉落秋。

輕紅嫩綠長莓苔，荒徑經時懶復開。無極老人傳說後，有誰真愛此花來。

讀靖節堯夫二先生集作歌二首

北窗睡起披涼颺，岸幘朗誦南村詩。含咀愴悅有新得，豁然胸次窺端倪。西清遺話堪追述，意趣清淡視伯夷。黃山谷云：“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朱絃疏越繁音絕，外枯中膏誰其知。實緣學殖有根柢，篇章感發非徒爲。吾觀秦漢世以降，千載道喪長嗟咨。先生不墮清談習，曰稽魯叟稱先師。詩書夙好抱茲獨，被褐宴如黃虞思。斯人如入宣尼室，陋巷簞瓢春風沂。世人不識真狂狷，漫與騷客衡醇疵。吾於先生歛衽拜，挺持名教留藩籬。蓮池社裏攢眉去，儒門淡薄言其欺。

柴桑逸韻繼者誰，堯夫擊壤其似之。人豪天挺鍾嵩洛，遠遊賦就栖茅茨。天苞地符握在手，蚤謁象帝參庖犧。命世由來卑管樂，

尚志非徒追穎箕。皇王帝霸歸元會，雪月風花寄品題。樞機自運經綸密，渾沌終無斧鑿施。矢口成吟真自在，天根月窟昭如斯。或疑別傳有端緒，門戶議論多參差。毋乃拘墟章句子，猶然蠡測而管窺。華嶽真人遺訣後，孔門心法行藏宜。醇儒欽折偕伯仲，二程夫子。元老酬答交蘭芝。司馬溫公、富鄭公。梧風荷雨虛堂裏，一唱三歎中心怡。

六月朔謁王少湖先生祠時方重梓俟後編

鍵戶披簡帙，理疴鍼膏肓。景我王夫子，儀刑垂梓桑。殘編始搜緝，珍重同琳琅。睽茲瓣香托，陟辰登饗堂。平生趨走地，再拜思彷徨。至哉曾閔行，循循數仞牆。澄慮融章句，褻躬樹表坊。墜緒獨肩荷，卮詞乃糝糠。弟子皆高業，名義期頡頏。淳風振頹薄，清流獨奮揚。靡靡吳中俗，聲利緣詞章。先民杳不作，荏苒迷津梁。棖楹日圯剝，零落康成鄉。小子困疲薶，青春講習荒。恨不生同世，蒸濡几席旁。至德期矜式，晚聞以自傷。翹首精靈在，奎壁騰光鋌。會當遺澤衍，正學還明昌。

草堂消暑二首

庭柯交蔭午風涼，消暑偏宜一草堂。畫虎即今甘免迹，鬪鷄自昔耻隨行。窺開物理憑羸縮，照破人情任短長。但得心塵無復起，人間未少白雲鄉。

轟雷一夜滯輕陰，好鳥垂檐報曉晴。注硯微侵花露濕，攤書細拂鼎煙清。龐公家合離城府，梅尉身當匿姓名。不爲兀居愁寡和，端倪呈露略分明。

雨後曉起舍南觀禾

雨過宵氣涼，夙興理盥沐。野望倚柴門，驛驛良苗綠。耘耔方

告勞，溝塍水漸足。曙鳥林柯翔，鳴蛙鼓吹續。千載陶公詩，宛然在心目。昊天降澤豐，占星歲可卜。閑閑十畝間，庶幾免干祿。無爲局蹐憂，量腹分壺粥。

夾竹桃花開較往年爲盛

遙瞻雲樹隔閩山，留作庭柯尚可攀。幾載滋培成直幹，經時爛熳照衰顏。朱霞剪入明窗裏，紅雨翻飛翠靄間。識取四時春意在，花神一笑伴人閑。

公車行贈江浦劉大山

閑門稀客屨，理帙消煩暑。忽來孝廉船，倏裝反江渚。轉瞬南宮開，羣公正延佇。念子離別情，傾懷洗常語。伊昔儒行修，文章出機杼。道喪競夸毗，橫瀾曷云禦。刺繡倚市門，聲華紛謾與。誰貽名教光，矯首追古處。磊落者之子，精理宣毫楮。正議排詭隨，高名起東序。歷時小回翔，義命憑通阻。燕雀徒卑飛，鸞鳳終軒舉。願希曩賢蹤，正學陳當寧。不爾箏瓢歌，遺經待述叙。自我投塵纓，息心尋墜緒。痛悔知非晚，愴想煙霞侶。行矣始致身，仔肩實弘鉅。儻勿棄陳人，斯言弗齟齬。

初秋閑興二首

十畝閑閑葑水東，身名幸是脫樊籠。暑消殘夢依松下，秋至清吟托桂叢。山鼠留巢情自狎，林禽就啄語還通。何須問我諧人事，已號南畝一野翁。

道味溫尋未易窮，真慚少壯學雕蟲。銷融聲色希夷裏，澡雪精神澹泊中。久斷貴游移屐齒，并稀情話趁書筒。新涼偶爾添詩思，剩有幽芳蘸晚紅。

喜西洞庭王翁送果二首

秋遊正憶洞庭西，瞥見山翁話舊題。珍重筠籠盈紫翠，分明火棗與交梨。

縹緲峰南角里村，數叢草樹帶雲根。何時重借漁舟渡，問取衣冠漢皓存。翁家在角里村。

家居自適吟六首 有序

昔蘇東坡有《謫居三適》詩，曰《旦起理髮》、《午窗坐睡》、《夜卧濯足》，古人隨分而安，如此其易。余昔年支吾小草，苦累良多。今得引疾守閑，所適有甚於坡公者，因仿其意而推廣之。

敝廬歲暮

少日慕游宦，願言京洛居。金門漫翔步，曾無夏屋渠。緡錢納大戶，月俸罄無餘。近市歎湫隘，塵埃委琴書。收身荒徑裏，茅棘聊芟鋤。庭花四時發，馴鳥鳴徐徐。閑門無剝啄，灑掃同精廬。委形原若寄，逆旅豈久與。所以古達者，足迹終鄉閭。朗吟南村詩，千載真起予。

土物時嘗

我非肉食人，素心嗜藜藿。雕盤堆乳豬，銀碗調鹽酪。客腹方果然，斂手謝獻酢。生長在江鄉，未習北人樂。水陸稍郵至，開緘等珍錯。嗟此遠道艱，濡唇便色作。忽忽秋風起，幡然歸思作。櫻筍還充廚，菱芡每盈握。譬彼澤雉閑，任性安飲啄。吾土斯洵美，何爲厭寂莫。

雨泉烹茶

長安九逵道，溲渤粘塵沙。絕無井泉冽，出郭尋溪窪。輿僮怨僕僕，不能具驢車。斗水百憂集，客至聊供茶。終失清冷味，或可薑鹽加。玉川歌欲罷，鴻漸譜難誇。今我坐虛室，好雨鳴檐牙。呼僮提甕至，真似釀泉嘉。顧渚來新焙，閩山寄寒芽。涓注無窮盡，何必吞流霞。

困粟炊飯

踽踽一書生，只合在家貧。長饑嗟曼倩，金馬徒陸沉。太倉幾囊粟，給此蟻蝨臣。何由供八口，卒歲稀嘗新。空擬尚書乞，難逢仁祖分。念哉稼穡寶，歸看原隰畇。歲功獲小穰，祿辭賴勸耕。甑炊贏玉粒，下逮臧穀均。逆旅一夫飽，倍乃兩三人。含哺以自樂，長爲隴畝民。

眠起隨宜

拾級隨委佩，視草分明光。魚貫禁廬側，鵠立殿階旁。六月曝炎日，五更蹋嚴霜。羸疾增偃仰，讓彼膂力剛。微尚從張邴，晨夕栖閑房。真圖看繪壁，道書披滿牀。投幘而解帶，如脫桎梏傷。綿綿存踵息，反視歸中黃。百年強過半，難乞不死方。誰能殉疲役，失此安樂鄉。

出入自由

書陳光範門，履躡平津閣。從古文士然，沿流日澆薄。自從厠朝籍，野性苦羈縛。絲竹羅後堂，羔雁充前幕。賤子磊落人，行行步每却。陶鑄彼安能，羞從唯與諾。掉頭不肯顧，無復希溫蠖。鹿遊伴豐草，鴻翔在寥廓。長避庾公塵，弗跌梅生脚。猶嫌屏迹遲，

誤我三年學。

舍南隙地自壬戌構南昀草堂庚午建家祠而飛雲閣
帶星軒亦同時草創丁丑構澄觀居今秋方闢門扉一
楹稍除小徑作詩四首識示後人

家傍城南尺五天，蔚貽敬述故依然。曾大父蔚庵公始居於此，大父敬輿公重行建造，堂額曰蔚貽敬述。祇憂近市官衢直，却喜誅茅野徑偏。望去煙霞山帶郭，供來伏臘屋臨田。規模記得前人授，卜築紆遲二十年。

南面何當擁百城，見山村畔且留耕。余題門徑，西曰見山村，東曰留耕地。蕭條身世休招隱，迂闊行藏尚達生。幾處空遺華屋在，誰家又賦小園成。板扉苔井無餘事，好向漁樵隊裏行。

孰乞南園作醉鄉，聊容一芥置坳堂。廣陵漫有繁華恨，長史非無竄逐傷。星下每敲榆火白，霜前又壓稻雲黃。子孫省識農桑業，便是詩書澤並長。

蕭然環堵寄疏頑，休說曾充供奉班。仲蔚蓬蒿閑歲月，庚桑木石老容顏。庭前剩得寒梅綻，籬下携來細菊斑。朋屨却疑無二仲，門雖設後亦常關。

九月杪入山紀詩八首

橫塘舟次

岫幌巖扃歲月更，今年剛得兩回行。片帆挂去驚秋盡，寒潦空濛漾曉晴。

玉遮墓祭

柏葉初丹草盡黃，十年此日酌椒漿。采蘭誰子垂垂老，只有皋魚蚤斷腸。

嶼里夜宿

游湖渺渺暮雲深，襪被重携戀舊林。孩笑無知今老大，夢回身在閩風岑。

游湖小泛

短櫂潏紆趁緩風，秀峰寺畔幾聲鐘。轉帆却望雲濤湧，舊渡蒼茫一盪胸。南望洞庭，爲去秋游處。

虎山曉泊

波影嵐光一望收，寒輕自可敞清遊。停橈欲放重回首，振袂行吟幾度秋。

穹窿晚眺

獨上仙峰更幾層，不知脚底白雲騰。颺輪羽騎留消息，便欲凌風賦大鵬。

道室留榻

蕊館清鐙半枕餘，飄飄似曳化人祛。浮生等是蓮廬宿，夢入松風學步虛。

石湖歸櫂

斜陽影裏繫歸航，村郭人家打稻忙。參政遺詩真入畫，風流想象北山堂。

偶書

閑雲野鶴共徘徊，世事那堪一呷哉。二鳥賦成文士賤，萬羊食

盡相君哀。草頭滋露幾時在，眼底狂花何處開。千古榮期真解事，
行歌帶索笑人來。

雪窗獨坐

讀罷南華隱几閑，神人忽現藐姑山。溟濛曙色拏帷外，晃朗寒
輝入坐間。三白占來方近臘，六花飛出不成斑。幽棕對景消塵滓，
細蕪芳芸獨掩關。

雪後過石湖送施左君葬追挽泫然

雪權輕移過越城，石湖煙水倍淒清。可憐訪戴舟堪放，却爲持
張紼始行。疊上茅峰重趺濕，庚戌殘臘，余將省親，粵東左君爲訂施度師同行，
雪夜三上穹窿，急難之情良篤也。對眠書閣短檠明。余與左君論文時，每過，留宿
樓頭必累夕。追思陳迹都如幻，老淚爲君尚一傾。

南昀詩稿卷六

庚辰集

歲首讀劉念臺先生古易鈔義

凜凜履端候，介焉辨危微。道原溯大易，古本方參稽。苞符闢鴻濛，一以易簡歸。萬象森羅處，錯綜自因依。百家何紛立，訓詁兼祥襍。葢山挺真儒，羹牆見孔姬。既知斷章繆，還識繁詞離。開編贊剛德，曰惟存幾希。靜研出入際，動決行藏宜。乃知觀翫密，寓目垂提撕。豈惟假靈物，吉凶決幽疑。小子墮俗學，補過當衰遲。先民挈裘領，一言百世師。珍重分陰在，無爲護夙非。

南昀壅人口號二首

書堂久矣號南昀，新署頭銜一壅人。謝却史公牛馬走，要從農圃去藏身。

博得官階原傀儡，習成翰墨總塵埃。宣尼有訓從先進，枕上羲皇得得來。

右臂痛自訟

五十始稱衰，我年又過六。自憐蒲柳姿，心灰形槁木。右臂胡

不仁，三年艾未畜。侵尋血氣枯，荏苒風霜觸。未從慧可斷，敢乞塞翁福。感此矢感言，屈伸固倚伏。平居問手容，往往墮恭肅。持取或濫觴，揮灑或裂幅。職此叢過門，心兮微應速。天公示薄懲，凜若明夷卜。懶責秦子頭，躁跌梅生足。我懷與之殊，內省返幽獨。庶同越人鍼，猶堪半枕曲。

庭梅下獨飲

春陰漠漠破輕雷，小砌纔容半樹梅。獨立寒輝聊掩映，橫斜疏影自低回。芝山閣迴筇猶挂，笠澤波深櫂未開。肯負芳心通一點，憑闌且盡甕頭醅。

羲齋招飲看梅未赴賦謝三首

秋林便結蚤梅期，無奈春寒疾起遲。掩藹幽香城墅裏，夢遊也似隔山陲。

朝來晴萼乍霏微，寥寂心情獨掩扉。誰和小園煙景句，隔離啼鳥點苔衣。

芒鞋並蹠太湖濱，冉冉空過兩度春。此日輸君花繞屋，尊前強健露精神。戊寅春，同入山看梅。

放翁有五十六翁詩賦以自警

五十六翁當老境，古人三歎已成詩。顏頽那許還丹液，身退無勞鑷白髭。保任此心防滲漏，用藥山語李習之意。破除人事落便宜。用康節述希夷句。回光自有惺惺處，倦息書牕默自持。

示兒輩

料理安貧計，儒酸是故常。惜薪因減竈，時苦柴貴。薄釀爲儲糧。

橫浦懸錢法，東坡糝玉方。今看金鑄者，容易保多藏。

草堂杏花歌

草堂舊址昔蕪棄，翹翹木杏抽荆榛。此杏不係種植而成。天然遣作軒楹庇，扶疏尋丈盤輪囷。屈指垂垂三十載，飽經霜露凝精神。主人藉此作老伴，肯嫌寂莫栖南畝。今年花事多惆悵，愁霖淹浥無虛旬。朝來密蕊含芳候，風回雨歇開初勻。未覺鉛華鬪態色，轉看澹宕空煙塵。攤書餘暇徘徊久，清吟倚樹猶逡巡。有客尋詩來不速，三杯淺酌歡悰真。乞取東方歲星在，一枝縹緲南洲春。杏爲東方歲星之精，杏園州在海中，爲仙人種杏處。

花朝同門人汪陞交看繭園玉蘭

瓊樹霏霏繞檻斜，牆陰一片素雲遮。韶齡已見扶疏幹，老眼還看爛熳花。蒼葛漫稱香國擅，盤盂休把雪膚誇。等閑餐玉非無術，一笑呼醅佐釀茶。

晚同陞交泛入滄浪池二首

舍南煙景破幽寥，捫腹閑吟上壑橋。遠壑放晴明列岫，平谿積漲暗通潮。徘徊欲鼓芒鞋步，蕩漾偏宜蓬舸招。陌上喧聞來客語，春光拍拍及花朝。

偶緣得伴小相羊，曲曲清流抱苑牆。身比淵魚浮浦激，心依雲鳥度山岡。蘄王祠廟留遺烈，長史詩篇繼古狂。憑弔每餘興廢感，遨頭特地喚人忙。

清明墓祭從玉遮至岫里書事七首

春困呼人疾未平，時緣拜掃墓山行。篙頭淼淼湖流漲，挂得蒲

飄趁曉晴。

雨露濡來十二春，淒涼誓墓剩閑身。去年寒食孤舟雨，悵望歸舟特愴神。先人葬後，每年墓祭必及寒食，去春有邗上之行，遂致愆期。

行勝經處竹籬斜，未看梅花看李花。觸物不須差別甚，閑中轉爲惜年華。玉遮李花甚盛。

花落閑庭曳屐遲，長鐮手把剪叢枝。自嫌未就山栖志，社燕春鴻却笑誰。玉遮山房修樹。

山隴荒荒半石田，幾家真是禁炊煙。飢來便逐鴉銜肉，不似東墻解乞憐。山中飢民環立，手攫麵食，亦前此未見也。

亭午維橈上虎山，惠風澹日水淙潺。百回登眺渾無厭，況及花辰滿目斑。

竈竈窟底平潮息，烏鵲橋邊疊嶂開。笑殺吳儂游冶甚，幾人長伴白雲來。

購得濂溪橫浦二先生集

畏見人間畔道書，兩編絕勝五車儲。濂溪奧旨微言外，橫浦高談抗節餘。剝落皮膚方入妙，破除畛域豈逃虛。欲知先覺薪傳在，羣籍紛紛是土苴。

偶書

洙泗傳心久寂寥，讓他齊物賦逍遙。原思詎爲輪端木，冉有何能望漆雕。窮達要從吾道論，盈虛須把俗情消。悄然會得乘桴興，真愛山靈著意招。

坐翫蘭園牡丹作詩四首

丈室流葩勝草堂，百年古木得深藏。含英簇簇迎虛牖，擢幹稜

稜透短牆。謝客未能狂載酒，思親只合靜焚香。青皇護惜能無意，
矯首輪烏布景長。天方多雨。

洛園別樣麗妝新，懶向雕闌蹋綺塵。物外風流閑自賞，壺中日
月澹含春。洗空脂粉那爲色，瑩徹肌膚別有神。茗盃鑪熏酬對處，
白頭珍重惜芳辰。

逸人顏得舊精廬，山陰戴南枝隸一庵精舍扁額。春事闌珊鎮素居。造
物無心呈爛熳，主林有意托清虛。驅回蜂蝶叢陰外，掩映松筠小劫
餘。園中古木多摧，此花歲歲盛開。俯仰欲尋嘉樹傳，休云富貴此花如。

在家栖寂已忘家，病眼重揩攬物華。半榻暗侵香界雨，一簾深
鎖洞天霞。朦朧午景妝初斂，淹裊寒香舞欲斜。聊把清吟吹遠籟，
夕陽猶被雨雲遮。

雨不止書悶二首

麥畦積漲已平溝，雨脚雲頭濕未收。不怨濃英零落盡，比年澤
國少安流。

春莫重陰滯薄寒，未宜輕試袷衣單。天公好播陽和令，敢附青
詞倩玉鸞。

雨後鄭氏學圃看牡丹留題二首

春愁黯黯閉門深，谷口朝來遲足音。瑤草盡繁苔蘚徑，藤花正
絡牡丹陰。醒中薄醉余猶喜，忙裏餘閑爾亦尋。回首十年朋舊換，
景光轉爲惜浮沉。壬申、癸酉曾飲此齋。

疏簾曲几足盤桓，大似壺中入坐寬。雲露吸浮肝膈潤，冰蔬嚼
破齒牙寒。須知虛腹沿齋禁，合遣珍庖減食單。愛此北窗風景靜，
可容頻至愜餘歡。

滄湄謂余閑居之樂竊未敢當書以代簡

敬道閑居樂，聊將塵妄除。心清惟淡食，文退并捐書。張子韶先生云：“文至退處，學方有進。”槁面青銅裏，春山素壁餘。無人來問答，落落想樵漁。

春盡日南園陳氏齋中看蕙

東皇將稅駕，南陌迎新暘。是時蘭族蕙，晻靄敷幽香。重叩西鄰室，依稀百晦旁。磁斗瑩如玉，氤氳羅滿堂。愛此空谷性，沃根胡深長。歡諧素心侶，環坐銜清觴。泫露充沆瀣，蒸肴侑餼餽。酒酣意均適，別袂猶徬徨。蚤辱缸頭贈，芳馨分齋房。朝昏澹相對，懷人在沅湘。繫惟君子類，弗爲蕭艾傷。偃蹇紛瓊佩，歌嘯聊相羊。前年音齊遺蕙一缸。

晚春感興六首

澹沓春光藹藹林，幽居誰識壑人心。養和但可娛三爵，祛疾聊爲戲五禽。已把優俳看藻績，蚤將徽纆視纓簪。南華幾卷循環誦，枕上詩成是轂音。

罔兩生疑苦未休，達生妙理不知求。忘機好入華胥夢，得意還從溟滓遊。花落叢陰方鬱鬱，雲歸別岫自悠悠。身閑要識心閑處，試看陶公兩畫牛。

棲真矯首白雲鄉，換骨神丹恨渺茫。性比嵇生惟習懶，病如華子莫醫忘。沙邊杳杳稀鷗侶，雲際冥冥斷雁行。紫府真人飛簡至，銅匱添蕙水沉香。

幸爲先人守敝廬，畏看駟馬與高車。淳風剥落子虛賦，浩氣消磨光範書。聞道可容衰晚後，游心合到混茫初。白公詩卷空稱達，

爭奈人言俗未除。

夙生名籍管煙霞，淪謫無如一念差。乞得開籠歸病鶴，免教鳴吹作官蛙。永明求祿原多舛，表聖還山迹已遐。仰跂前賢知止足，祇愁頽惰負年華。

林中堅卧已多年，岐路亡羊却惘然。授枕有心招旅客，畫灰無分作神仙。華陽白鶴三秋夢，勾漏丹砂萬里緣。遮莫塵根消不得，隨人偃仰歎華顛。

哭從弟瞻庭十五首

憶弟看雲處，胡然噩夢傳。妻孥都闕絕，館舍竟長捐。毒霧漫平地，驚霆碎遠天。衰宗丁酷禍，重邁蓼公年。先曾祖蓼蔚公，前丙辰卒於京邸，病症相似，視殮亦止舊西席一人。

羽翼新文館，勤勞舊直廬。除書原叙進，賢路偶吹嘘。鑒品殊王駱，延英埒庾徐。如何中道割，虛擬待懸車。

受敕朝天去，嚴程發首秋。草堂蔬一飯，蓬舸酒三罇。行前同謹庸來話別，舟發日，只余於射瀆携壺酒餞之。蹤迹行藏判，心情聚散侷。離顏纔幾月，死別痛悠悠。

蕭寺孤棲日，賓鴻寄遠音。方懷捧日戀，益勵飲冰心。抵都後寓能仁寺，寄札云云。性不言溫樹，詞還奏上林。闔棺蒙睿賚，便抵漢疏金。

質本長源慧，容非叔寶羸。杯蛇原未惑，坐鵬幾曾知。斑管倉皇擲，芸編愴怳遺。從來奇恨事，性命付庸醫。陸放翁云：“庸醫司性命。”

壘雲瞻岫塢，先曾祖墓山。爾我兩曾孫。情已如同父，經猶授一門。並思貽厥久，常願友于敦。回首松楸別，匆匆蚤斷魂。臨行辭曾祖墓，余偕往。

蚤歲文壇集，中年禁籞同。牀連殘雪夜，書寄廣寒宮。丘壑余先隱，官階爾漸通。無端著策兆，蹇蹇瘁臣躬。召後屬余揆著，得“蹇之九

五”，易林詞，不吉。

嗜學無如汝，乘時欲致身。絕非金谷友，遽作玉樓人。痛惜兼家國，驚疑及鬼神。空教修慧業，浩劫尚沉淪。

家運艱虞際，淒涼十歲孤。載車真篤愛，從祖貽令公。畫荻最勤劬。節母黃太君。揚顯心初愜，經綸業可需。哀哉高卧後，寂寂夜臺俱。

憶我先君子，深知小阮賢。異同參考辨，左右中周旋。自恨循陔晚，誰依易篋前。黃泉今載見，疑信兩茫然。

元禮門偕侍，平津閣並招。披襟寬禮數，屏迹謝塵囂。余座主吳文僖公、宋文恪公於弟殿對時，並加賞識，感恩最深。池館遊難問，山河望已遙。從今思舊賦，誰與共悲慟。

長安居不易，終始作臞儒。那有田成頃，難留宅一區。塗芻書策伴，畫筭驛符驅。傾倒三升淚，衰翁眼欲枯。

兩年居堊室，鎮日掩衡茅。茹素遵喪禮，焚香寫易爻。曾爲余言：一日手鈔古《易》數紙，手指忽痛。本知濂洛蘊，猶憶水雲交。奄忽歸根去，浮生石火敲。

伊余懷褊性，賴爾砭疏頑。一話皆莊語，相逢必婉顏。蘭摧零雨後，雁斷晚春間。兄弟緣難了，來生大小山。

魂魄誰收召，孤舟冥路開。莫將趨直地，長作望鄉臺。鶻鴂聲方苦，鶉鴒語盡哀。山丘何處是，旅泊且歸來。

醇叔來唁瞻庭弟喪因與滄湄話舊

晚權相過淚滿頤，同林舊鳥語淒其。繞朝贈策無多日，去秋，醇叔來送弟行。孫楚登牀又一時。人取素心那易得，交當白首故難期。從今愁聽山陽笛，已廢鳴鳩幾首詩。

兩接聲求念功書爲瞻庭弟經營歸喪書以識感

招魂北望大江濱，爲藉良朋古誼真。車紼挽紆元伯痛，麥舟遺

助曼卿貧。遙聞祖奠悲行路，重檢郵書淚滿巾。黽勉諸孤銜恤後，蚤營馬鬣慰先親。

檢瞻庭弟甲戌都門送余乞歸詩扇因題四首

淚眼重將故箒看，溶溶墨瀋裊毫端。青門相送猶如昨，不道生還此日難。

筮遁聊於拙政宜，驪駒催發不教遲。菟裘也作他年計，文木終酬匠伯知。

劇憐去住忽參商，猶爲情深詠陟岡。幾擬報章愁緒結，人琴何意已俱亡。

原上悲鳴杳不膺，綿綿神理竟何憑。同時兩和歸來引，遺散飄零憶廣陵。弟送滄湄詩，亦四首。

附錄 原詩四首

重到春明半載餘，匆匆襖被返鄉廬。營巢詎比逢秋燕，縱壑真同避釣魚。三徑扶疏饒水竹，一簾瀟灑對琴書。故園景物原來好，最荷君恩許遂初。

寧袂還登郭隗臺，東華車馬畫生埃。葛洪素尚宜真隱，王式初心本不來。興托江蓴甘脫迹，身同山木怕爲材。細將損益占周易，好乞刀圭養聖胎。

采山常擬乞同歸，碌碌風塵化素衣。空望白雲生悵惘，難將寸草說芳菲。衝寒轉憶桑榆暖，對食還思筍蕨肥。目送天邊鴻影度，所嗟人作斷行飛。

蕭蕭涼夜散疏砧，牢落天涯少素心。石友幾看成遠別，鵠原那識又分襟。讀書祇合期傳世，會客何須待賜金。寄語故交當息壤，鷗盟他日好同尋。

許墅慟哭 六月十二日迎喪，夜宿舟次。

蒼黃野宿撫靈輜，此地曾經話別離。逝水迸來千點血，啼烏咽去一林悲。牀前聽雨猶如昨，塘上尋春更倚誰。京洛故人幽憤在，歸魂重認舊書帷。

功服除日二首

功衰五月禮應除，淚眼蘇蘇痛有餘。回首平生兄弟好，只今那得友生如。

歌罷些招掩殯廬，飄零遺篋幾編書。可能博得生天蚤，不向人間戀石渠。

簡醇叔

歎逝堪嗟夢幻身，林間懶慢剩幽人。漫從世事窺盈縮，難向天心問屈伸。達識蚤推能嗜退，謂醇叔。頽齡轉愧失栖真。余自謂。相期復七遺規在，淨友携來坐浹旬。欲招周子彥介爲靜坐約。

悠 悠

悠悠便與世相忘，物態紛如固糝糠。堂下牛過猶免鬻，山梁雉作更回翔。蓬門自帶煙霞近，虛室還消歲月長。久矣往來無熱客，炎歊未斂亦清涼。

入秋憂旱作

白帝揚旌氣欲森，火雲曾弗釀層陰。湖流僅可輸平壟，禾穎終須沃晚霖。養疾閑閑逃暑地，祈年惻惻憫農心。金風玉露占消息，愁聽空階絡緯吟。

七月晦日得雨

赫赫炎曦紅，微微清露白。却看蝮蝮飛，屏翳竟斂迹。耕夫競踵門，告我良苗厄。力盡水車頭，腹枵飽糠覈。聞言正攢眉，徬徨累日夕。今朝守庚申，同雲耿空碧。乍得降滂沱，非惟霑霖霽。歡聲騰路衢，喜氣生隴陌。呵護龍淵靈，仰承穹昊澤。尚冀千里潤，場圃皆奕奕。用作甘霖歌，清風生兩腋。

復雨得涼

炎蒸經雨退，揮手挹金風。陰長三竿竹，聲疏百尺桐。霏霏薇綻紫，點點蓼舒紅。清景渾如許，何人一嘯同。

讀抱朴子有感

真人警歎寄塵寰，綿邈層霄路可攀。蛇足畫如三仕繆，鼠腸拖似半生頑。聊存松菊依荒徑，尚想煙霞問舊山。珍重欲留淳朴意，蒙莊初解讀循環。

兀坐雜書五首

一自簪裾脫，居然桎梏逃。池塘虛夢謝，田舍只懷陶。雨至看新穟，涼生命濁醪。遙思沮溺輩，千載亦賢豪。

舍南憑野望，獨立小回翔。怕說嘗鼃鼎，慵看角鹿場。時宜真枿鑿，交契竟參商。剩有煙霞癖，披襟思遠颺。

世事惟充耳，名場久掉頭。逍遙隨地適，渾沌任天遊。代祿餘壑瓮，祛魔足茗甌。平生活擔嗜，浩蕩五湖秋。

樸學非時好，端居似淨寮。羊羶方引蟻，鼠腐合歸鴞。蒔藥携長鍤，拖筇挂一瓢。無人知我意，雲外髻仙招。

蓮社遊原懶，竹林飲絕稀。本期遺世立，不效刺天飛。遁迹依耕壟，懷人在釣磯。紛紛蕉鹿夢，深悔往時非。

一 笑

一笑人間萬事輕，達觀底用不平鳴。夢看貴仕臨槐郡，戲說新恩畀管城。蒼狗變餘終寂寂，青蠅集處自營營。閑中勘破南華語，形槁心灰聽籟聲。

寒露後一日南園散步四首

瑟瑟涼風度苑牆，氤氳晚桂正飄香。劇憐花信逢秋好，剩與閑身坐日長。南園桂方盛開。

徐分佛火煎茶鼎，貪取僧糧摘豆棚。幽處判無塵屨到，消融百慮自孤清。

稻雲疊疊滿西疇，縱目谿橋翠靄浮。一自春殘遊屐罷，風光瞥眼數峰秋。自祭掃後未得入山。

澹宕林陰步履輕，禪廬相望蹋榛荆。入門不見僧迎客，那得行窩處處成。

中秋遊仙詩六首

閭闔高高應節開，洞真冉冉步虛來。雲携玉佩凝香岫，露浥金莖洗石苔。明月歌殘觴遞引，鈞天奏罷夢將回。閑身趁得朝元約，尚荷層霄著意培。

桂館深扃晝不開，捲簾漸遲月華來。霓裳欲舞生清籟，塵屨休移破古苔。窟裏兔肥瓊杵下，沙邊雁聚帛書回。人間別有蓬壺境，真土分明靜裏培。

蓬心一旦豁然開，珍重琳琅疊贈來。願伴青禽司藥臼，好隨白

鹿卧山苔。颺輪競帶明霞起，羽駕徐銜落月回。借問桂根原拔地，
婆娑何自受滋培。

依依青眼爲誰開，髣髴蘇門嘯侶來。肯羨紅塵迷客路，劇憐白骨掩秋苔。
乞爲道士心同賀，遇得先生姓是回。採取參同真諦在，玉鑪火候合深培。

稽首雲霄月殿開，宗盟長憶幔亭來。何時授訣調鉛汞，幾度尋真剔蘚苔。
衡嶽山人携伴至，海瓊仙子上章回。欣聞借與青雲信，功行深慚失蚤培。

金粟含香蕊半開，圓輝猶隱一分來。十六日始望。儼如洞戶藏丹篆，
靜似巖扉繡綠苔。太乙餘光猶隱見，長庚一曜自昭回。應憐衰質同蒲柳，
生意從教驀地培。

覽白真人集次韻四首

一綫金蓮續翠虛，陳泥丸，號翠虛。鏤塵吹影劇紛殊。披尋琳札傳
心秘，夢想瓊山托迹孤。密密醍醐真味在，明明鉛汞外丹無。今朝
孺子容聞教，信否神仙過市衢。

曾傳遺訣要凝神，嘯月呼風不染塵。著述獨窺玄牝妙，風光長
占武夷春。隨機指點真常性，乘化遊行自在身。我是鶴林宗老裔，
可能來作受經人。彭鶴林爲真人高弟。

何處神鸞月下飛，一聲却是止兒啼。珠璣錯落光殊燦，瓦缶空
鳴格自低。絳闕迢遙憑羽翼，玄關咫尺絕階梯。殷勤言外提撕意，
三復真當比白圭。

弱齡早信采真遊，惆悵年華似水流。閑放心情麋鹿伴，蕭條景物芷蘭秋。
謾將白社從人結，幸有朱書爲我留。臣事玉皇香案近，宿生劫火一時休。

夜起焚香

一息深深事靜君，披衣起坐炷鑪熏。夢依鶴警餐宵露，興托鴻

飛破曉雲。絳闕清都元自在，琅函蕊笈定誰聞。默存識取來時路，
須看仙郎自勉文。白真人有《學道自勉文》。

壽宋既庭先生八袞二首

講舍歸來大耋年，紫芝眉宇故依然。詩書餘味存冲默，几榻清
陰愛靜便。淡食豈須勞祝鯁，閑身底事羨飛鱣。會當識取南華義，
一任春秋度八千。

遺經獨抱淪心神，一畝儒宮寄海濱。弟子未忘胡瑗教，先生豈
厭鄭虔貧。優游已過縣車歲，愉婉常看視膳人。韶齷從游今老大，
廿年回首續歌新。庚申，余作四章祝先生週甲。

夜雨不寐

暑闌曾憫旱，秋盡合占晴。何意連宵雨，愁心續續生。燈昏迷
蝶夢，溜急亂鷄聲。禾耳將生矣，馮誰問五行。

秋盡日陳氏齋中看蘭菊小飲分籀字韻

寥絕蔣生徑，悠邈陶公籀。端居倦酬對，忽忽秋盡時。鐘鼓爰
居響，久矣性非宜。重申花下約，清遊乃不辭。蘭芳尚餘蕊，菊英
正叢枝。愛此晚香襲，素心默自持。言談屏俗調，陶然引滿卮。徘
徊竹石間，惜別因遲遲。幸謝塵勞迫，聊與閑逸期。回看暮霞落，
掩靄西山陲。但願清暉敞，一飽鼓腹嬉。未須謀社飲，爛醉傷心
脾。坐中有言，仍爲里中雅集，余已懶應。

孟冬二日舟過靈巖小步

風日朝來好，停橈望翠微。嵐陰隨葉墮，塔影帶雲飛。半嶺鐘
聲斷，遙天雁字稀。巨然圖畫在，輕屨藉苔衣。

玉遮夜宿

三時瞻省曠，寥歷對寒雲。靜宇凝遙翠，輕風澹夕曛。栖山懷舊志，誓墓撫遺文。一枕松濤下，迢迢鶴語聞。

三日曉上穹窿

山扉齋袂夜，清夢寄茅峰。顯氣凌平旦，剛風肅首冬。載憑青鳥信，仍訪赤須蹤。日豁層巒翳，雲開別岫封。霜楓方點點，石澗正淙淙。徑轉聞樵斧，林深度梵鐘。景光凡幾換，道氣此逾濃。列御行猶待，宣平訪未逢。篆煙通一綫，霞綺散千重。鍊液思丹井，携鑿問藥茸。真宗容指授，塵事任疏慵。春暖華陽洞，還當躡屩從。

四日岫里曉望

翠屏如帶拱明湖，曉靄澄空儼畫圖。松下舊曾馴白鹿，謂大父敬輿公廬墓時。囊中誰與授青烏。煙霞舒卷移三島，日月浮沉貯一壺。遼鶴翩躚應寄語，垂垂珠樹蔭遺雛。

第三子曰乾幼而好學能受余訓年 十四患病八月而亡哭之十九首

瘞天傷心閱曩編，詞人結習我應捐。潘岳《瘞天詞》，庾信《傷心賦》。暮年讀易占三索，空濬山根一勺泉。

苧帳低垂六尺牀，蚤時扇枕學黃香。夢回聽取提撕慣，殘漏依稀拂曙光。兒自七歲即侍余寢。

提耳羞隨佩鞮鱗，不將野雉壓家鷄。前賢誡子書猶在，珍重琳琅壁上題。余錄示格言，兒謹粘座右。

頎然玉立少年叢，蛾述經時變化同。草草旁廬顏志學，那知無命到成童。去冬移館於南畝側，兒私顏為志學居。

繞膝原無舐犢情^①，隨肩不為棗梨爭。篋中點檢藏書蚤，解勝黃金貯滿籩^②。

齒骨生來尚未堅^③，記多心損疾連遭。可憐弱卉經霜悴，却似明膏受火煎^④。

養疾經行一草堂^⑤，炎蒸三伏又秋涼。銜愁尚惜分陰棄，濡墨研朱趁日長。

前身曾否坐枯禪，隱几何曾借枕眠。父子團圞成永訣，空持半偈斷塵緣^⑥。病革時，七夜不卧。

彈指浮生去住忙^⑦，踟躕還汝玉童裝。綠衣錯認投生路，埽迹柴門忍斷腸^⑧。

我謝塵纓戶蚤扃，幽栖豈作草玄亭^⑨。天公也比童烏奪，虛向林間乞歲星。

良知詩句熟聞餘，余命記王文成公《良知》^⑩詩。灌爾靈根得湛如。若使學成時節換，定能長慕詠真居。

帙留遺墨纂姚江，認取光明具滿腔。王文成公臨歿曰：“此心光明。”似此可稱殤子壽，惺惺一著萬魔降。兒病中鈔《傳習錄》，余存之，而以刻本附斂，置諸心坎。

洗濯童心性自馴，時當屬續省身頻。容他歲月工夫到，當效臨深履薄人。

齋食能持酒戶慳，道緣疑在水雲間。膏粱滋味原無分，難乞刀圭駐玉顏。

桂陰葱蒨繞修廊，搦管携來急就章。搖落定知司命意，不教掉臂墮名場。

珠沉玉碎百憂攢，故篋塵封不忍看。悔殺勞勞頻勸讀，幾曾五夜授熊丸。

夢裏驚魂劇慘悽，去來恍惚露端倪。胚胎不壞生天易，弗把藏環舊話提。

芳芸重蕪禮虛皇，合問無何是故鄉。天上好分青鏤管，人間休羨紫羅囊。

歲晏悲看過隙駒，譚芭問字枉相俱。他年欲擬淵明疏，韓汜家風續得無。

羨門叔父喪適余第三子病革馳寄誄文未及會弔臘初方行赴哭憶舊言哀作詩四首

判袂揚舲隔歲春，卯春杪，叔與余射瀆回舟，自此長別。何期死別感蕭晨。風流搖落傷詞伯，物望淒涼殞德人。身退自標清節舊，堂扃猶拜寵綸新。謁駕時，特蒙溫旨，召賜松桂堂扁額，未由陳請。靈牀來拊思精爽，會哭羈遲倍愴神。

吏部銜清帶翰林，李文正公贈吾宗文憲公閣老句。爲公移贈恰同音。帳披槐雨檐鈴靜，案繞藤花晝漏深。落落交親稀謁刺，兢兢莫夜絕懷金。乘騶此日歸天府，未負當年玉局箴。戊午，叔寓余邸舍，受先賢真訓，有“萬念歸正，一事勿欺”之語。入仕後，謂余曰：“守此八字箴不敢忘。”

一枝低亞附椒聊，縹緲秦山望未遙。雪夜論文欣對榻，春明載筆喜同朝。丙辰，余與叔北行。乙丑春，乾清宮覆試，亦得同與。疏家祖帳難爲比，阮氏林尊不可招。回首平生嗟聚散，淚痕零落髮飄蕭。

弧縣七袞至辰前，仲冬初旬，七十壽辰。撤瑟悲聞采菊天。名著石渠裁史稿，澤留芸篋富詩篇。一揮塵土如殘夢，偶下蓬山本謫仙。華表垂垂應待鶴，人間大耋豈長年。

西鄰董觀三方入翰林遽聞凶問旅櫬未歸先作哀詞四首

燕趙行宜董邵南，臨歧惆悵阻高談。戊寅秋，就館於保陽，匆匆告別。

錦囊句爲閑人寄，客秋寄余詩，有“林下朝賢”句。玉筍班當好友參。禮闈座主王學士爲余通門。兩月寒官添薄俸，新綸加俸於翰苑之貧者，董子與焉。殘年孤櫬滯荒庵。喪停夕照寺。朝來哀動鄰春罷，七十雙親一幼男。

衡宇依依結契深，吟詩把酒慣投林。守身畏比青黃木，砥志羞同踊躍金。策對天人承舊澤，殿試策爲熊相國鑒賞，進呈。學宗閩洛秉遺箴。受業於先君與朱柏廬先生，究心理學有年。茫茫天道迷伸屈，灰盡蘭交一寸心。

磊落襟期燕市遊，頓令宋玉賦悲秋。卒於宋葯洲寓。傷心幾處聞鄰笛，行路何人解麥舟。事變已爲著草算，春初，余爲揀著，得中孚九五、上九兩爻。魂銷竟遣鵬音留。愁余憶弟兼思子，哀淚爲君更未休。攤書講論屢頻移，靜裏端倪問獨知。年來，余與論致良知之學。無奈幽明歧路日，却當憂喜聚門時。城南落月歸魂急，薊北層冰挽紼遲。石關口生吾有意，巫陽應下大招詞。

鄭漢崔進士閩中病歸歿於錢塘挽詞二首

故舊平生憶鄭虔，鷄壇風雨感流年。名成纔了青衫債，命舛虛邀墨綬縣。閩嶠雲蒸携屐去，吳江楓冷蓋棺還。浮生幻影無踰此，哀淚紛如付逝川。

一椽蕭寂傍文星，寶笈琅函信乞靈。捷後，刊《陰鸞文》、《惜字紙》於文星閣下。豈謂玉樓須作賦，不教紫府更延齡。養生空間黃庭訣，今夏曾習靜功。教子聊貽孔壁經。誰向巫陽魂魄召，熒熒燐火夜還青。

挽查荊州編修二首

憶昔橋門六館開，君名藉甚拂塵埃。紛綸獨擅通經譽，馴雅真宜作史才。幾載青綾分禁籞，一朝白旂返泉臺。九重應惜斯人逝，空見雲飛五色來。

我甘質樸謝軒墀，落月停雲悵別離。千里方開騏驥路，一官未奪鳳凰池。荊州與薦諫官之選，溫旨仍留翰苑。平生稽古多餘力，地下修文豈豫期。痛絕西河殘淚盡，生芻遙寄倍淒其。

挽吳楞香祭酒二首

季重英聲久，論交邁俗情。西清詞賦擅，東序鼓鐘鳴。已著孤鶩望，仍留勇退名。蒼生思復起，遽聽薤歌行。

風土黃山好，君翻愛徙居。林中期載酒，花下想停車。鵬止當新舍，鶴歸復舊廬。泉臺良友在，接迹幾旬餘。謂瞻庭弟。

挽許升年先生二首官禹城縣令

才擅高陽里，身齊洛社年。一官殊績著，衆母令名傳。首倡育嬰堂。示疾終觀化，焚香蚤籲天。瑤臺探綠字，功行及三千。

表聖生營壙，淵明自祭文。高風誰邁俗，達識只推君。長謝青蠅客，閑依白鶴羣。遺命勿治喪。畫圖呼欲出，警效此堂聞。

校記

①～⑩ 此組詩康熙本“情”、“蠶”、“堅”、“煎”、“堂”、“緣”、“忙”、“腸”、“幽”、“良知”諸字殘缺不全，今據蘇州圖書館藏光緒刻本補。

南昀詩稿卷七

辛巳集

首春文星閣齋壇即事四首

歲籥循環候，齋心托桂宮。仙旌簾月上，清漏閣鈴中。骨月經零落，生涯任阨窮。蕭然寡塵事，一爲賦幽通。

日霽瑤壇啓，星明寶杵垂。焚香盟紫極，和淚寫青詞。晃朗三清界，氤氳五嶽祠。神遊真汗漫，鵬徙合天池。

閣道橫空峙，宸居奏午朝。湖山環斗野，雲日麗璇霄。鶴字琅函集，鸞音玉管調。冷風行列御，休擬楚詞招。

憶昔文壇會，於今久寂然。蒿莪嗟晚歲，蕉蘘感華年。御氣通仙仗，寒輝敞法筵。擗冠吾送老，長誦蕊珠篇。

上丁日謁郡學文廟隨拜韋刺史湯尚書祠

雷鳴夜雨零，清飈蕩空冥。春陽又新霽，良辰會上丁。翔步孔牆下，芳草纖纖青。鐘虜懸方撤，絲桐靜可聽。憶昔厠橋門，灌獻肅籩錮。終愧章逢列，白首虛窮經。顧茲名勝地，實惟明德馨。左司古循良，睢陽今典刑。風聲符異代，嶽峙偕淵停。緬彼習池遊，聚散如浮萍。載拜心神聳，孤吟倚野坰。

贈湯子方自清流歸養詩

擬補南陔三章

循彼南陔，悠悠盤桓。豈無薄祿，志養斯安。筮曰甘節，歲月維寬。王事靡盬，無爲永歎。

循彼南陔，自春徂秋。昔之往矣，扶輿道周。今也歸止，駕言輕舟。用遂厥初，抑又何求。

翩翩祥鸞，飲汀之水。曰惟慈誨，保民如子。政亦既成，式歌樂只。眷言斑斕，傲睨青紫。國人具瞻，悅懌有喜。

擬補白華三章

白華綽約，依依山嶠。我覲之子，冲懷恬漠。匪競浮榮，天倫是樂。白華紛敷，盈盈路隅。和風方襲，好雨方濡。饗殮具潔，甘茲苦荼。

白華錄續，輝輝庭曲。敬恭夙夜，其人如玉。多福是膺，以匡頹俗。

同年鄭珠江書來識感二首

迢遙萬里天，忽報尺書傳。心契江門學，言通六祖禪。波瀾嗟反覆，雲樹感綿聯。交契真同調，離居最悵然。

自從小草誤，快意出長安。君亦投簪急，浮榮了不干。行藏堪自料，顯晦合齊觀。珍重疏華贈，題詩待羽翰。

張弘蘧送盆梅書感二首

憔悴心情不當春，瓊枝來贈轉傷神。暗香疏影渾如舊，腸斷孤山放鶴人。

懶束行勝躡舊林，缸頭爛熳雨涔涔。可憐紙帳孤栖夜，空對寒

葩續短吟。

手植水仙盛開二首

淺白輕黃滿目斑，幽芳的的掩塵寰。洪厓肩與浮丘袂，猶得相從拄杖間。

雪裏根苗占早春，寒香一夜吐葩新。閑情久已消何有，不擬凌波賦洛神。

挽吳景南二首

悲聞鄰笛夜，赴哭又西園。示疾憑呼吸，臨行斷語言。素心從此少，逸侶更誰存。回首三冬別，花前竟愴魂。

夙稟煙霞氣，紅塵墮偶然。清修從蚤歲，小隱自中年。緣督歸沖默，忘機得靜便。海山如接迹，原不異安禪。

明季揚州張烈婦史太君死難詩 烈婦於乙酉

四月赴火死，時夫與子俱遠出。及檢灰爐中，赤心成塊。

廣陵遺散千秋絕，遙傳軼事稱奇烈。清河有母史太君，當年壺範良修潔。運丁革命泣蒼黃，雲屯萬騎蕪城裂。舍生赴義信誓敦，夫兮子兮成死別。熾然一炬大光明，赤心炯炯不磨滅。持身凜似宋伯姬，春秋特筆何人埒。嗟嗟滄桑幾變遷，感此昭然姓氏揭。勝國之季忠義衰，青史寥寥紀臣節。降幡豎自石頭城，倒戈漂盡邗溝血。搗來巾幘羞簪纓，遙瞻白練椒宮結。謂烈皇后殉國。幽魂也作全歸人，忍見乾坤柱維折。中壘之傳有此無，一唱三歎聲嗚咽。

春杪山行

春霖滯陰暄，久阻尋山期。穀雨晴光轉，篷舸方輕移。相將乘

永晝，遍歷湖之湄。淙淙澗赴壑，藹藹林垂堤。始覺風日佳，俯仰含清夷。獨有幽憂感，鶯雛出谷時。

由竺山至聚塢山復過長旂嶺直入漁洋

平明命蓐食，天宇披清暘。筍輿一徑轉，晡靄生衣裳。竺山較葱蒨，宛若百花莊。隴首徘徊處，舊遊感十霜。緣溪瞰震澤，背嶺登崇岡。空巖多確壘，古冢半榛荒。掉頭謀他適，曠望水中央。遙青浮一抹，淼淼指漁洋。道遠煩僕役，無由借葦航。且解山靈誚，題名碧嶂旁。

拜雅園顧先生墓

三過先生墓，摳衣載拜行。枕岡當巖壑，帶水正空明。峻格匡澆俗，危言博義聲。九京不可作，狐鼠日從橫。

宿漁洋覺城庵

緬想名山歲月賒，到來蹤迹擬天涯。依稀雲樹秦人洞，寥寂衣冠用里家。解帶細敲當戶竹，挑鐙斜照傍龕花。鉢囊何處方行化，空乞香林一盞茶。

從漁洋入青芝晚至銅坑登舟歸玉遮

蘭若幽眠起，雲蒸露微泫。歸路空迢遙，兜扛足重趼。飛濤濺客襟，岸斷窺崖喘。盤紆上陽村，法華頓悠緬。行過萬峰南，西度環層巘。繚繞紫藤花，正雜青松卷。雖失探梅期，清遊亦復善。茶塢縣鎗多，蠶家上簇鮮。山童喚不膺，隔離爭吠犬。悵望卜行楸，虛乞青烏辨。落日銅坑陰，沿流鼓篷艣。且復息勞筋，嘯歌聊自遣。

卜地未得戲作解悶

谷口岡巒水際村，茫茫何處一丘存。冥心久已忘身世，埋骨猶煩計子孫。得酒且憑千日醉，行營豈羨萬家墩。他年若作遼東鶴，一笑人間記劍痕。

初夏泛游湖作櫂歌二首

虎山北去入游湖，一幅浮家泛宅圖。荻渚微茫煙嶼靜，銜來倒影駐方壺。

輕舳蕩漾水中汀，背指山坳疊翠屏。銅井飛嵐天際迴，分明江上數峰青。

挽陳鶴九二首 鶴九爲文莊公季子，素行好道。

葑里清門舊，人知季子賢。庭階留玉樹，篋衍受芸編。任運機能息，朝真志獨虔。未須悲薤露，行歷古稀年。

隔歲花前飲，清言倚薄醺。並參仙佛理，忽歎死生分。客秋過余草堂，同景南小酌。黯澹珠壇月，蒼茫石洞雲。遙依青鳥信，賚與敬游文。

喜醇叔至

兀坐感流光，沉綿病如痼。忽報仲宣來，忻然一倒屣。相對清晝閑，且得扁舟艤。刮膜懷金鏡，醇叔目疾方愈。盪胸滌塵滓。紆步南園蹊，短榻憶棲止。澹蕩諧襟期，清言消吝鄙。雖無杯斝情，却具茗柯理。三歎良朋稀，安得子室邇。明發又離羣，孤嘯徒爾爾。

書 悶

永晝曲肱眠，了無塵事干。光風動簾幙，猶帶麥秋寒。對景感

存歿，惻惻心悲酸。蘭芳既彫殞，竹影空團樂。朗吟逸人詩，庶幾解達觀。推遷時運裏，物化真無端。

雨窗病懷二首

枯腸隱痛病沉沉，世上桑公不可尋。緣簡却容供宴坐，鄰疏聊爲剩孤吟。石莎過雨青猶淺，檐樹惹雲綠正深。搔首自憐晞短髮，椰冠雖製弗勝簪。

梅雨輕收落日斜，匡牀睡起倚檐牙。愁心又滴昌陽酒，淚眼重看夜合花。有甚餘閑思富貴，祇宜真隱伴煙霞。他生決策辭婚宦，梅鶴悠悠便當家。

答客語二首

身爲退士任疏狂，幽事惟消一炷香。學道堪憂千劫短，達生敢羨百年長。弈棋世事休相問，覆雨交情絕不妨。好在南村風景舊，空餘吟興寄斜陽。

衰至真當與俗疏，神傷況復眼枯餘。登山漸挈過頭杖，閉戶兼懸下澤車。厭看新巢營燕雀，懶搜故篋辨蟲魚。衡門泌水探微悟，片語猶堪一起予。醇叔與余論詩云：衡門章“兩可”字與“兩豈”字相對，是無入不自得之學也。

簡滄湄二首次韻

羨君好作老萊身，絕勝當年奉檄人。小疾愈知堅卧穩，長閑却歎索居頻。鷄壇風雨思如晦，鸞掖趨蹌迹已陳。從此餘生還健在，相逢疏水且忘貧。

誰復經過羅雀門，幽居久矣罷清尊。道心自可憑孤寄，詩律還宜藉細論。人效驥鳴甘繫皂，我從鳥倦得離樊。若爲揮塵同消夏，梅雨方過日漸暄。

自 詠

春來小徑頓荒蕪，花自飛時鳥自呼。那得清言如魏晉，敢希高講到唐虞。攤書暗墮玄亭淚，倚枕空尋碧海圖。萬事安排總無謂，蕭蕭居士迹偏孤。

王薛澱寄書見慰賦答二首

雲泥交久判，獨到幾封書。悽愴離顏後，辛勤僦直餘。夢憐康樂斷，淚遣子雲除。感此蘭言在，聊堪慰素居。

瓠落安吾拙，徒爲逝者哀。殘軀資藥餌，荒徑剩蒿萊。遙喜金閨彥，新羅玉筍才。致身應努力，霖雨遍埏垓。

周忠介公年譜及燼餘集梓成題後

吳中頹俗仗誰持，吏部清忠薄海知。早爲一生謀死所，直令百世得人師。崢嶸止水沉身日，謂高忠憲。零落椒山絕命時。楊忠愍自作《年譜》，而公未有也。剩有殘編堪髣髴，編摩幾度淚痕垂。

子方贈建蘭花發獨蚤

君歸絕似鬱林舟，采得芳蘭佐膳羞。祇爲相思紉珮日，分貽還識斷金謀。勻將甘雨根方沃，領取光風蕊蚤抽。階砌自憐搖落後，續騷聊與寄情幽。

文星閣下消暑

如焚猛日已連朝，一到星宮醒骨毛。水向游魚潭底靜，風從語鳥樹頭高。底須河上杯逢紹，還比窗前枕卧陶。淪茗攤書消晝永，蕭疏形影托仙曹。

近伏涼陰累日

鑠石流金屈伏辰，涼颼淅淅洗炎塵。檐前宴坐看雲合，枕上安眠聽雨頻。葵扇乍如閑住客，荷裳却稱自由身。更聞農陌歡相慶，庠水丁男息苦辛。

自題松風澗響圖 王父集公府君曾圖是景，定求仿之。

疊疊青山籠白雲，閑身靜寄遠人羣。經樓未得從弘景，圖幃猶能受少文。晞髮蕭蕭松鬣下，醒心湛湛石泉聞。何人苦憶軒裳貴，合讓雲臺蚤策勳。

葛巾蔥帶芰荷裳，吸露餐霞坐石牀。取貌固應疑子羽，置身端合倩長康。雲封華嶽披襟裏，瀑落廬峰拄杖旁。只爲此生昏宦誤，還丹無術減髭霜。

自題思子圖三首 憶日乾侍側授書時作。

杜氏憐宗武，周家賴阿奴。所期偏不遂，流恨豈能無。強制招魂淚，重裁侍側圖。三時驚隙過，對影頓模糊。

蘭蕊含朝露，梧陰墜午風。論文聊自喜，會意與誰同。朗視雙眉際，疾書寸腕中。夢魂今亦杳，腸斷燕巢東。

貧仗藏書富，閑因授館忙。摳衣搥蕙帳，搦管傍藜牀。雨砌苔斑濕，風軒月影涼。低徊陳迹在，只合等彭殤。

伏日陞交至草堂消暑用放翁北窗閑詠及病起小飲韻二首

檐陰斜帶落荷香，不遣炎氛到客牀。洗舌本談新義味，凝瞳神讀古詩章。玉塵細碾浮輕白，雲露醅清澆淺黃。豈謂欲眠卿且去，忘形久矣恕頽唐。

兀爾幽居徑滿蓬，尋詩聊復苦吟同。舉頭縱未邀明月，晦前一日。
揮手何妨趁晚風。交契尚存寥寂後，病懷猶滯感愴中。徘徊便爲
流陰惜，休擬傾壺學醉翁。

滄湄至草堂強余弈棋慨然而作

決句不見西鄰至，簾櫳蕭寂攤書地。挈侶招尋步履來，魚羹飯
罷陳菱芰。談理霏霏探奧幾，論詩疊疊晰疑義。少壯狂心久創懲，
訝君苦索楸枰亟。聊復將來一子拈，弗至儒成三舍避。誰云熟處
巧便生，飽食依然用心未。笑看名利夢勞勞，長安世事差無異。宦
熱方當劫急時，徑捷偏須依傍勢。誰向此中掉臂行，擐旗拔幟兵家
智。我緣久息漢陰機，畏聞百萬呼盧戲。觀碁解讀堯夫吟，庶幾道
德參游藝。不爾勤思惜寸陰，末技損人日月棄。泊然靜寄良自佳，
莫聽南風起猜忌。

挽同年顧觀廬侍郎三首

憶昔初通籍，惟君旅館同。寢門今日慟，交道此生終。夢斷離
尊後，情餘短札中。啾啾稀舊雨，零落又秋風。丙辰榜後，同寓數月。甲
戌秋，携席餞余於真香亭。去春淮上寄札，情詞惻然。

翰墨回翔地，殊恩邁等倫。鵠鴻擐羽翼，騏驥軼風塵。宣力酬
榮祿，陳情剩病身。別來驚會面，歎及撫牀辰。

慘黯西州路，重看素旆飛。身銜蒿蔚感，魂向隴阡依。淚葉攀
雲路，馴烏繞總幃。淒其遺表在，牌榜播音徽。輓停祖塋丙舍。

夢瞻庭弟二首

雨餘月翳曉光微，黯黯離魂夢復依。款語不知成死別，上樓相
望宛丘歸。東坡呼子由爲宛丘先生，追和子由句云：“上樓相對夢魂間。”

痛汝竟同甘井竭，愁余敢望散材全。商量猶判行藏路，悵寤心情更怛然。

早秋即事三首

藹林雨過景初清，炎暑將闌物候更。蝸聒蘇公愁世語，東坡句：“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蠅蟬。”蟲鳴歐子歎秋聲。游仙枕上機真息，行藥階前疾未平。朋侶不來煩屣倒，小詩正向靜中成。

傷逝經年淚滿頤，縱觀物化總如斯。忘言無事矜揮塵，垂老何堪戲累碁。小閣憑將飛靄近，方牀出俟定香遲。幽居自有安心法，不悵人間少見知。

還轅便是乞骸辰，回首塵蹤劇苦辛。僕射何如偏愛酒，步兵却已早思蓴。逃名怕說黔於楚，脫迹羞看贅自秦。一語古人先詔我，書生只合在家貧。趙子昂句“客問余出山事”，故及之。

重讀抱朴子憬然作頌七言排律三十韻

邃穆風遺古葛天，光明身證大羅仙。華陽洞壑通江表，勾漏雲霞映海壖。遐尚早超簪組外，孤標直契閔蓬巔。游思博涉醇儒並，聞道勤修上士先。雄略豈甘從管樂，鴻文詎屑儷談遷。優游公府翹材地，瀟灑君門錫爵年。偶似吹簫諧鳳侶，底須種玉覓藍田。閑心不植河陽柳，雅化惟調宓子弦。藥白夜春涼月動，丹鑪晨護彩虹纏。飄飄雲履飛如燕，縹緲銖衣蛻似蟬。事見《羅浮山志》。道迴龍膺蒼籙授，勳高光賁赤書鐫。沉浮烏兔迎修景，呼嘯風霆握化權。太極真圖重紹祖，真人從祖葛孝先，為太極左宮仙翁。上樞峻秩懋登賢。茅君異代方攀袂，許椽同時獲比肩。地軸幾回陵谷變，星垣依舊斗牛縣。希夷室裏存神遠，衆妙門中葆性堅。人世罕能逢漢蓊，吾宗猶幸托商錢。挂冠合遣師貞白，著草空思擬太玄。眼底厭看羶蟻陣，

口頭悶聽野狐禪。謬於世上濡溲渤，昧却身中制汞鉛。白日青雲追夙慕，琅函蕊笈想真詮。平居恒擬通幽賦，垂老方披抱朴篇。轉歎浮生稀滿百，深慚積行欠盈千。刀更尚望資磨厲，絲染終期藉洗滌。碌碌尚辜甕枕借，悠悠可待石盤穿。珠探象罔非窮索，椎釋輪扁是密傳。爲戒蒸砂空作飯，肯教鑽木但逢煙。松丘掃葉容供役，菌閣搜書好遂緣。橐籥開時神室聚，混茫合處聖胎圓。師盟永受思無斃，披瀝精誠拜寸箋。

游仙詞四首

坐有壺中隱，游堪物外偕。繽紛仙子籙，清淨道家齋。香篆封雲幄，松風拂薜階。步虛歌一曲，準擬揖洪崖。

芝簡傳蒼闕，琅音集紫壇。依稀小有洞，指點大還丹。顯字金鸞爽，空庭玉露漙。廣寒高譙罷，仙珮下珊珊。

鶴馭經行處，檀鈞續洞章。玄言尋抱朴，奧旨識韜光。白真人集名。瓊液虛中潤，琪花暗裏香。齋心塵壘外，方許示津梁。

文啓三皇秘，圖成五嶽形。地巖金虎衛，秋迴玉虬停。桂子香初落，槐根夢蚤醒。懸知真宰意，爲我授黃庭。

香山舟宿夢日乾

月落山溪近五更，魂來似趁薤歌聲。虛疑文度猶依膝，誰憫楊雲最愴情。慘黯病顏因藥物，徬徨幽恨托書簾。非緣舐犢關心甚，了了前塵暗自驚。

秦中道者來自武當爲談仙巖諸勝作歌贈之

我聞終南雲，南連武當徑。天柱峰嵯峨，巖洞踞奇勝。縹緲上真居，人間塵迹屏。陰馬續良遊，仙牒相輝映。邂逅羽客來，自言

宗清淨。曾入尹喜室，道秘微參證。劇談清都景，爲我生幽興。愜悅御風行，默存怡真性。惜哉遠遊艱，丹訣爲誰贈。悵望霧中人，焚香理清詠。

八月朔子方於文星閣下重舉會 課喜其能續舊遊賦贈古風二章

藹藹文昌府，翼翼孔顏堂。雲林垂玉露，樓閣飄天香。多年講肆地，荏苒生徒荒。我友言必儔，曾閔亦頡頏。采蘭得休暇，編牒濡鉛黃。睠言舊遊在，風月耿難忘。揮手謝塵冗，步履來回翔。導窾庖丁善，運斤匠石良。聞風應屨滿，庶幾知津梁。慨彼夸毗習，標榜馳名場。昧茲麗澤象，招損徒自傷。師道苟不立，儒行奚由昌。古者崇文軌，風聲樹黨庠。耕耘戒滅裂，追琢成圭璋。亡羊何岐路，落落參與商。相期觀德造，星聚重輝光。

緬昔延陵師，經始桂宮築。鐘鼓鏘然鳴，觀聽興雍肅。端仁吳先生初建桂香殿。泊我先仁簡，晚年勤教學。法苑成藝林，載筆紛相續。小子扶杖來，重構數椽屋。編摩有精廬，絃誦如家塾。回環几席間，淡食分齋粥。時惟中山彥，升堂凜熏沐。風雪凌寒宵，揮毫剪殘燭。心苦識良工，拔幟登埤速。縮符試親民，廉靜洵寡欲。盤錯豈不優，退身遂初服。焚香無愧詞，曰惟慎幽獨。我欣二三子，景行得芳躅。譬諸燕雀羣，一枝棲鸞鷲。作歌諧神聽，蘭言矢心曲。

九月四日舟過山塘作詩四首

五人墓

偶泛蓬舫繞郭來，摩挲墓碣入徘徊。重看俎豆登鄉社，春秋祭典廢而重復。尚想干捩捍黨魁。文文肅公輩以縱騎之擊，得免於逮，故公表揚五人。白刃爭櫻十載烈，青雲並附九京哀。蕭蕭松柏凌秋爽，灰劫銷沉安

在哉？墓爲毛撫建魏逆生祠處。

張中丞玉筍先生祠

畫桷雕楹接路逵，巋然異代一荒祠。山塘祠宇，獨此爲前明時所建。楮撐郊壘繁興日，鎮撫羣黎況瘁時。社似樂公徵篤愛，游同峴首有餘悲。忠魂已向啼鶉逝，誰爲迎神續楚詞。

劉公墩

桐鄉風義爲誰稱，若若纍纍愧一丞。絕勝哦松廳事在，哀然不歎谷爲陵。

葛賢墓

將軍賽罷尚生還，氣折貂璫亦等閑。遮莫吳風誇綺麗，精靈相望白堤間。

十月朔始入銅井山塢

銅巖眺望已多時，深塢來遊訝許遲。迤邐層巒藏洞府，周遭列嶂儼城陴。林蘿鬱靄村前徑，泉液泓深嶺上池。攬勝崦西無過此，山靈合爲愜幽期。

十六夜舟泊光福

輕舟又泊虎山前，俯仰心情更渺然。冬淺臨波風尚暖，山深倚櫂月方圓。銜杯聊與供堅坐，襆被何妨趁穩眠。清興到來塵慮遣，旁人合喚水中仙。

十七日銅坑港曉渡至驚魚澗

夢迴人在鏡中行，隔塢聞鷄得幾聲。近浦正逢霜月下，遙峰已帶曙霞生。且過略約容輕泛，不假籃輿問遠征。一曲洪流洄復處，淙潺澗底識魚驚。

銅井買山既成感慨交懷

疊疊青山萬樹松，天然剩與一丸封。觀河性在年空老，陟岵心依路幾重。峴里在山北，最近玉遮，相去數里許。漱石定應耽痼疾，采芝敢望駐頹容。是日得紫芝數莖。幽懷輸與劉生達，外此原教百事慵。

詔免明年地丁錢糧作紀恩口號四首

帝念東南力未蘇，龍飛三度賜田租。膏腴也比汙邪例，漢詔當年似此無。

場圃方登大有書，何期來歲賦重除。縱當粟死金生日，鼓腹熙熙好荷鋤。

萬戶歡聲動若雷，三時且得避牛哀。始知鑾馭經行處，不爲年芳睿賞來。

皞皞如天荷聖慈，驩虞詎足比清時。自慚芹曝無能獻，願伴黃冠夜祝釐。

十一月初五日步登銅井山頂禪房小憩

清曉馮興來，拖筇陟層巘。林壑既葱蘢，石磴何悠緬。行行回望間，面面形勢展。某山暨某水，注目多能辨。始知上峰高，茲遊快勝踐。古木倚寺門，白雲靜舒卷。洞裏含天葩，窗前漬苔蘚。疑有神龍吟，氤氳地脉轉。急呼井中泉，洗盞供茶筭。玉液華池生，

移時汗渙溼。他年魂魄遊，應復冷然善。欲下更盤桓，無須歎重趼。

挽同門翁鐵庵尚書二首

鄰笛經時淚裏聞，杏林耆舊獨推君。胡然一夢成禪寂，不待終朝謝世氛。絲竹淒涼東墅月，衣冠黯澹北山雲。寢門來慟增嗚咽，盼望徐卿子不羣。

蘭言珍重譜中垂，管鮑于今更有誰。禁掖名高非徑捷，交游道廣有心知。短檠坐對橋門夜，輕輿來停草徑時。良會眇冥哀淚盡，九泉相見是何期。尚書自作《年譜》，中有“謂余獨敦古處”之語。

歲除檢日乾藏書悽然有作

虛窗理篋展遺編，部帙塵封尚井然。殤子無端成短夢，陳人底事負長年。青山鬱鬱憑孤照，柩葬銅井墓旁。紫館迢迢赴夙緣。知汝離塵原不恨，欲收我淚枕痕邊。仙壇寄語，日乾已得從遊玉局。

南昀詩稿卷八

壬午集

新正書懷十首次石湖劍南唱和韻

爆火聲中雜曉鷄，乘除往復露端倪。愁心遣去容高枕，逸興生來倚瘦藜。五老舊逢三峽上，一丘新占萬峰西。尋詩好趁梅千樹，猶勝階前種藥畦。余所居詠真小洞，蓋寓懷廬山五老峰也。

十年愛着芰荷衣，省識黃粱夢裏炊。物化轉期聞道急，情移却悔息交遲。漆園妙論惟忘耦，函谷精言但守雌。苦繫修蛇那有術，豈須重和獻椒詩。鄰翁以《除夕家宴》詩索和，余未能應。

雙掩門扉却軌時，兒童也解靜無嬉。蕭蕭細竹風中籟，落落疏梅月下枝。雪意全消晨鵲語，春聲漸逼晚鴻知。博來一事吳儂棄，塊坐重簾獨買癡。

閑心內照本澄然，淳樸風追太古前。裘敝尚逢寒淺日，藥廉差及病輕年。擁書未減存千卷，辦料無過限百錢。不是真逢雲水伴，休提柏子趙州禪。

恍似醢鷄出甕天，熙熙合讓衆爲緣。僮稀每閣堂前帚，客少長拋坐下氈。霜露銜悲多淡食，先君諱日，在正月歲必清齋。煙霞托契鎮孤眠。關心只有巖阿在，兩崦波平好放船。

久謝官倉斗粟沾，訝渠谿壑苦難厭。藜羹黍飯隨時具，茶鼎香

匣盡日兼。但羨凌寒松骨勁，敢希向老蔗根甜。研朱點易供清課，晝漏添來又幾籤。

昏曉芳芸手自煨，夢尋飛步鬱蕭臺。風移庭宇鸞音度，月下簾櫳蕊筵開。采藥幾時遊地肺，餐霞何日到天台。不材散木仍依社，便荷東皇雨露栽。

阿閣由來彩鳳栖，鸞鳩自適此卑枝。閑調華嶽真人譜，希夷先生睡法，名《混沌譜》。靜寫孤山處士詩。舊雨不來扃戶日，新泉可汲買山時。垂垂眼底桑田徙，粗斂青童一局棋。

想到雲林百卉辭，白波翠巘淡春暉。杜鵑枝上腸空斷，雛鶴峰頭夢未歸。亡兒亦葬銅井山岡。木石爲緣聊適性，漁樵作侶已忘機。明知拙計供人笑，且巧天公道宿非。

崎嶇世路我生曾，學道猶慚繫葛藤。徑寂懶沾逢社酒，窗虛倦對讀書燈。駐顏漫擬還餐玉，顧影深防合履冰。詩思莫嫌枯淡甚，本無豪氣似陳登。

仲春四日入山舟次

霽色朝來好，橫塘短櫂行。層峰巒乍豁，尺水漲初平。菜甲叢叢長，柳條點點萌。東君如有意，貸與晚梅晴。

玉遮夜宿

獨立松丘下，冥濛攬夕霏。寒葩低印砌，纖月轉銜扉。歲改催衰鬢，身閑剩素衣。祇馮清夢在，靜倚白雲歸。

步游銅坑

停橈徐步崦西隈，躡遍銅坑萬樹梅。冒雨蚤英纔半落，凌霜晚蕊未全開。園公指點前村去，山叟招邀別塢來。粗喜孱軀留腳力，

諸峰從此任徘徊。

從驚魚澗步至斗柄嘴

尋梅幾度曾留題，紛紛眼纈游塵迷。不識山深更深處，銅井瀾漫西磧西。我築小丘環碧澗，行滕結束循前堤。重重籬落鋪如練，帽簷爭壓橫枝低。一望湖濬沙嶼迴，迴波激灑浮花畦。是時風日方輕颺，陽春淑氣呈端倪。藉草盤桓弗忍去，鳴榔前度漁颿齊。謾詫星臨槎客路，虛疑津隔秦人溪。五湖之長吾當署，快哉畢景耽巖栖。

澗南草庵小憩

一徑縈紆蹋蘚痕，澗聲活活草庵門。石橋如砥虬松下，便擬行窩特地存。

曉登吾家山至青芝塢

東岡曉陟望周遮，澹沲春陰正養花。宿靄全迷朝士塢，塢名朝士。修林半隱梵王家。東望玄墓。窮探絕磴輕飛屐，閑倚虛舟細釀茶。山下有亭如舟。回憶曩年觴詠伴，離蹤愴怳一天涯。

萬峰臺晚眺

西嶺穿雲度冥濛，重尋修徑是潭東。花鬚細浥溶溶水，山脇深藏撼撼風。未憚捫蘿千仞上，依然縱目五湖中。石頭路滑容參得，物外何人結契同。臺上累石爲文森宋翁所置，曾訂同來而不果。

西磧道中喟然有作

昨夜寒雲生，還愁飛雨疾。達曙乾鵲鳴，推窗見晴色。果腹上

筍輿，莫負好風日。登頓且忘疲，愛此塵蹤隔。悠緬穿林麓，迤邐沿笠澤。香風蕩漾間，容與良自得。聊比采芝翁，亦擬浮家客。尋梅固偶然，會心自澹逸。竭來名利子，貽此山靈厄。漫追康樂吟，誰顧稚圭責。溟滓想天游，願言避桔桮。膠漆更何爲，好遁筮斯吉。

留題石壁精舍

十年三度到蟠螭，石壁在蟠螭山下。魚鳥依依托舊知。頓覺天如層島接，尚疑山自別峰移。潮聲澎湃風初緊，松籟錚鏦日正遲。林屋老仙相望處，一航還擬續前期。西洞庭對峙。

過七十二峰閣弔顧文康公墓

元寮高冢插雲岑，過客披尋感慨深。史牒至今徵國寵，經緯當日進心箴。公在明世宗時，進講《心箴》稱旨。穹碑埋沒寒蕪徑，危閣淒涼宰樹陰。莫道青囊人誤解，滄桑浩劫總消沉。

登銅井山頂次韻二首

山館平臨滴翠重，直排雲霧躡中峰。舉頭頓覺煙霄近，洗眼徐看霽景逢。香鉢分餐蔬品淨，銅泉遞煮茗膏濃。我來乞作茲山主，一嘯迢然答萬松。

四維圍合景千重，絕勝窮搜過別峰。闊水盪胸雲外見，冷香沁鼻日邊逢。太湖邊諸山，梅花香氣上浮也。巖深却喜游塵汰，林靜方邀逸興濃。不是探奇恣孤賞，肯留高唱問寒松。

日乾墓次招以二首

登臨佳處黯傷神，不見前年挾策人。大塊有緣容汝逸，蚤從火

宅解翻身。

長松礫柯掩苔痕，倩得青童守洞門。免爲拋殘羸博地，小招還與伴梅魂。

重 過 銅 坑

竹兜重度北山岑，留得花叢漠漠陰。自是寒交偏耐久，低回故與十分深。

謁 岫 里 曾 王 父 墓

迤邐前蹊拜舊阡，穿過半峽又平田。一聲幽鳥如逋客，數點梅花亦散仙。我祖遺基終慕日，曾孫蒙蔭始生年。歸藏卜得南山近，漫語圖新却未然。先王父築丙舍，定求初生，避亂於此。今築壙銅井，猶相依也。

過 安 山 謝 氏 小 飲

岫里塢西一舊鄰，茅齋初識枕湖漣。甕醪淺碧槎編白，也與梅花作主人。

崇 福 僧 舍

迷離暮靄隱斜陽，精舍還尋半嶺旁。砌上花枝含竹韻，樓前幡影帶波光。未妨禪悅隨緣便，自喜幽棲結構良。島可風流如宛在，茶寮寄語後遊長。

雨 中 草 庵 獨 坐 兼 訂 後 寓 書 壁 二 首

明月中宵落，騰騰曉霧漫。行逢疏雨至，坐向淨寮看。白漬梅陰重，青搖竹籟寒。誰知閑客意，只是愛蒲團。

愛此小蘭若，連朝步履留。閑心看野馬，拙計問林鳩。曲檻香雲墮，層岡鏡水浮。山亭吾懶築，禪宿自清幽。

花朝喜晴

春晴占甲子，況復遇花朝。日澹陰重護，風輕雨竟消。隴頭喧負鍤，谷口喜歸樵。薄暮盤陀坐，明霞一片飄。

塢中梅花雜詩八首

借得山家住，當門簇簇花。瘦曾經薄霰，綻更受輕霞。倚枕凝香冷，銜杯度月斜。諸峰循歷遍，未似卧遊賒。

平生幾兩屐，每在崦東西。敢比王官築，聊從谷口棲。更番寒蕊吐，按節晚英齊。梅花可及一月，必驚蟄始全開也。不負南枝信，遙憶舊題。余於庚申南歸，作《憶梅》詩，便有“銅井空濛千樹晚”句。

蜿蜒三峰峻，逶迤一徑平。看雲心本素，聽澗意俱清。疏密林相錯，高低壟互橫。吟來孤靜處，愁絕子規鳴。

地擬庚桑壘，人嫻郭橐書。幸容小隱在，合遣宿塵除。鐘度雲中梵，榔鳴浦外漁。此遊吾豈暫，任運一如如。

白首思真宅，丹丘訪舊鄉。圖疑僑肸僣，游羨向禽良。未種千頭橘，難分百本桑。贏來窮活計，滿眼是梅莊。

塢隱居偏穩，林饒迹轉孤。試茶供石液，儲果驗花拊。筇笠聊堪頂，藤枝不用扶。歌生槃澗上，罷寫萬峰圖。觀梅者大都至玄墓而止，故云。

造物殷勤意，花添累日妍。不隨雲葉散，正待月華圓。煙景歸閑客，谿山送老年。小園無復賦，隨意足流連。

年華驚一霎，辛苦買山成。儉樸惟師古，逍遙且達生。嵐光浮樹藹，鳥語逗春聲。千古孤山調，深慚未易賡。

歸舟示伊中弟

十日幽尋懶入城，強移歸櫂不勝情。層巒並蹋芒鞋破，半榻同眠襪被輕。可得向平先畢娶，便教何點竟逃名。梅魂未被詩腸浣，覓取知音子細評。

戴南枝山人挽詞三首

稽山一老鬢如絲，比歲論交悵已遲。故國飄零千點淚，他鄉搖落幾囊詩。那堪褚令相逢日，幸免龔生自天時。歎逝即今空雪涕，孤標寂寂更誰知。

每向青編訪逸民，悠悠晚近見斯人。吟聲鎮激桐江水，墨漬猶沾虎阜春。鵲化幾時悲望帝，鶴歸何處弔孤臣。九原此去猶遺恫，風雨淒涼社祭辰。山人方募修徐勿齋先生祠，工未舉而歿。

聞道朱門久絕蹤，孤交凜凜歲寒松。故宜高行齊徐穉，博得清名繼戴顛。芝塢一丘衰草結，琴臺片石白雲封。山人葬徐侯齋於青芝塢，自卜地在靈巖。他年吳會傳流寓，采葢山人占幾峰。

西郊行五首 有引

三月二十六日，周子叔寧招過芸齋，觀端孝先生血疏貼黃；又觀明思宗給太常卿三代誥軸及忠介公所遺竹榻，隨步至龍樹庵，觀小雲棲扁額，回步拜忠介公墓，因紀詩如左。

觀血疏貼黃

芸齋重到歲時更，端孝精靈儼若生。壬戌秋，先生招至齋中。自昔連章多瀝血，至今剩稿尚流頰。望中疑有長虹貫，讀後猶聞一劍鳴。特筆何人登汗簡，復讎大義得分明。

觀三代誥軸

聞道當年賦寶綸，鼎革時，軸失其二，得武弁送歸同人，賦《寶綸篇》。五花什襲煥如新。明時錫類恩光溥，大手爲文典冊真。制詞係倪鴻寶先生撰。歷過秦灰成秘檢，完來趙璧抵奇珍。傳家揚得清芬在，肯羨庸庸博告身。

觀竹榻

六尺霜筠製儼然，不隨劫壞獨貞堅。投林歲月曾危坐，謝客門庭亦偶懸。公題門扉句，云“半榻偶懸從懶性”。一器竟同名節永，百年長保子孫賢。誰家七寶莊嚴具，未似蕭蕭古物傳。

觀小雲棲扁額

林蘿幽邃小雲棲，鐵畫銀鈎識舊題。豈爲牽衣令色變，依然正筆與心齊。公臨逮時所書，筆法工整特甚。風波世上身堪舍，解脫門中路不迷。指點方池游泳處，幾回屐齒破蒿藜。公作是庵記云：“暇日，與文文起、朱德升過此。”

拜忠介公墓

門閭相望即丘墳，步履紆回倚夕曛。青嶂嵐浮平野合，白蓮渚湧曲流分。墓在白蓮涇。排成石鳥千行淚，望斷仙騶一片雲。再拜不禁餘感慕，擬携鷄酒助蒿焜。

四月八日宿草庵

峰環澗繞儼香臺，兜率人應示化來。是日山僧方迎佛像。隔宿雨收蓮筏度，凌晨晴向寶幢開。鐘飄雲崦潮頭應，花絡松扉石上栽。借得一枝棲自穩，悠悠物外洗塵埃。

食櫻桃於山家樹下

緣籬的的見朱櫻，小摘深知墜老情。浥露正含丹液潤，烘霞堪映玉顏頰。上闌吟罷腸偏冷，空谷嘗來腹已盈。挈得筠籠還萬顆，諸孫索笑勝飴餈。

雨中歸舟

春歸節候是清和，却訝晴光一隙過。西崦方排危浪急，東峰又吐濕雲多。鶯藏綠暗叢叢樹，鷺去空明淼淼波。深掩孤篷坐惆悵，勾留清夢是煙蘿。

吳江道上懷周忠毅公

我編忠介傳，因懷忠毅公。猗與汝南氏，名齊李杜同。顧瞻松陵道，遺坊旌首庸。侃侃真御史，嶽立豸冠中。長秋始竊柄，履霜憂忡忡。奮身詈戎醜，刺骨鑿心胸。阿母連章劾，凜然伯起風。衆正氣乃揚，幾使狐鼠窮。哀哉國步蹙，黨禍方交訌。熱血灑犴狴，丹心照昊穹。豈知獄吏貴，素志誓匪躬。冤飛燕市雪，魄落吳江楓。滄桑嗟異代，伏臘悲村翁。浩氣何曾沒，耿耿凌長虹。倚舷三太息，願以興頹風。

鷺脰湖櫂歌四首懷玄真子

輕舸蕩漾掠長風，白浪騰騰破冥濛。泛宅漁翁遺迹在，汀莎溪樹晚煙中。

平波臺似水中漚，傾瀉銀濤日夜浮。湖中一墩，低與水平，從未漂沒，故名平波臺。疑自蓬壺移別島，不知人世有滄洲。

苕雪遥遥極溯洄，綠蓑青笠亦悠哉。水仙配食今何處，不與三高作伴來。松陵三高祠，爲范少伯、張季鷹、陸魯望，而未及玄真子。

江湖剩我寄情孤，合駕低篷學釣徒。春後銀魚方出網，還堪一傲季鷹鱸。

四月杪驟暑紀異

氤氳物候正恢台，閏歲何當暑驟來。殘絮未藏忙檢葛，新蒲將引怯銜杯。定催汨汨穿渠水，應起轟轟破柱雷。徙倚北窗昏欲睡，可能鼓腹日悠哉。自此大雨果作，水田漂沒甚夥。

得 櫻 鞋

櫻鞋初得製，恰稱野人心。掠水寧愁濕，霑泥弗厭深。徐行穿小徑，縱步躡高岑。不借居然似，當機峭緊尋。

山僧連送枇杷

盧橘然金日，筠筐續續携。朝來銅井北，夕到石樓西。何羨靈山杏，猶贏大谷梨。多情惟野衲，肯靳小詩題。

草堂遣興五首

霽景微曛晝漏遲，眼前景物自于于。蘭芽迸出分叢後，荷蕊含來吐蕾初。懶性偏宜談柄寂，幽蹤故合履綦疏。不知蕉鹿紛紛夢，得失無端一訟餘。

簾鈎飛絮帶罌罍，瘦骨凌兢轉自持。已識委形原槁木，須知著物總駢枝。羞將鴉迹煩疲腕，厭把蠅頭眩病眵。銅井楊梅將爛紫，又催篷艇去尋詩。

年來慘黯刻肌膚，真覺餘生笑口無。篋底檢書悲故雁，牀頭聽雨夢童烏。蓬山縹緲前因在，雲壑淒清晚計孤。回首觚稜成底事，勞勞往日問頭顱。

藜牀竹几草堂中，葛屐芒鞋道室風。拙性幼違輕薄子，閒情老謝嘒嘒翁。當簷鳥語依蕭寂，拂戶茶煙破冥濛。靈府澄觀清似洗，本來無實更何空。

春來游屐遍煙鬢，暗聽啼鶉裊淚斑。天遣破除兒女態，我當勘破死生關。酒壚寂莫嗟重過，金谷繁華恨不還。見事英雄寧待晚，衰遲惆悵負流顏。

六月三日冒雨入銅井即事好成消夏計

楊家果熟雨方殘，艇子當風上急湍。雲墮短篷猶帶濕，水浮輕袂尚生寒。青秧細細飄橫陌，綠黛濃濃蘸遠巒。挈侶兩三無敗意，巖栖聊與小盤桓。

草庵即事三首^①

鬱鬱松丘畔，方看丈室成。乍來知境靜，久憩覺神清。雲岫當門坼，風泉繞砌鳴。蘆廬容我宿，恰遂小山盟。

山深蘭若隱，僧靜客塵稀。竹影侵簾密，松聲入磬微。清齋差有味，妙契故無依。休歇身心處，回頭萬事非。

生壙側有楊梅數株采食戲作二首

銅井楊梅比歲多，壟頭也得樹婆娑。垂垂爛紫親來摘，不蘸紅鹽味自和。

每吟項里放翁詩，占盡林間徹底癡。今日買山生計在，一丘便作小園宜。放翁有《項里楊梅》詩。

雨後觀澗作二十韻^②

愁霖欣曉霽，山麓坐聽泉。已覺沉陰豁，而無溽暑煎。星河空際

落，雲島望中懸。噴沫跳珠碎，洄瀾戛玉堅。斜侵花塢裏，環鎖草庵前。氣挾谿笏動，聲從窈窕穿。洗宜巢父耳，彈稱伯牙絃。淅瀝松濤應，蕭疏竹籟傳。游魚回急溜，過鳥拂輕煙。綠衰藤蘿翳，青浮藻荇牽。此間常濶濶，何處絕涓涓。偶爾窺盈坎，因茲感逝川。淳泓西崦匯，浩渺太湖連。俯仰誰留蹟，逍遙各有天。瀑聞廬阜上，津憶武陵邊。寥落濠梁侶，迷茫剡曲船。會心何必遠，樂地不妨偏。豈止將纓濯，還當借枕眠。閒身憑汗漫，暇日任盤旋。坐對忘歸去，長吟在澗篇。

素 食^③

淡食吾偏慣，尤宜暑月齋。不緣調口腹，那得固筋骸。香飯功彌勝，溪茶味最佳。攝生非肉食，願與告吾儕。

山中夢日乾

獨卧山齋夜漏沉，夢中愛子解相尋。牽衣忽忽離腸結，瞥眼盈盈別淚深。魂化應知攀冢樹，客來空憶對家禽。明知建鼓求何益，去住惺惺共此心。

葛稚川仙井泉歌 宋文翁得自惠州，以一杯見餉。

比歲披尋抱朴書，緬想羅浮天萬里。鶴駕飄飄歸上清，遺丹的爍深堇底。方志猶將勝蹟題，那許置符供調水。竭來一勺分瓶罍，華池漱罷清如泚。未似中濡味變更，玉英金液堪相擬。對之却復興三歎，自古真仙原不死。陰陽融會混芒間，聊爲塵寰消穢滓。瑤宮璇室默存之，笑彼嵇生迷石髓。

暑窗假寐夢遊呂真人鍊藥處因

次高忠憲公弢光雜詩五首

霑汗坐匡牀，心神一晃朗。何處好林巒，清夢翛然往。

超遙鷺嶺頭，不假杖方竹。塵蹤眇焉隔，雲深隱石屋。

鑪裏煮山川，真人句云：“二升鑪內煮山川。”丹氣升如旭。有緣容換骨，悄悄黃粱熟。

翱翔采真游，隱隱鷺驂下。便將身世遺，結茅纔一把。

栩栩復蘧蘧，一霎爽然失。借問參同者，何如入定出。

詠盆荷

重看菡萏放閑庭，小盎猶含沃土靈。可得仙姿來玉井，宛如清景接雲汀。先秋蚤納涼風至，向日初收宿雨零。最是宜人孤賞處，簾櫳晝靜散餘馨。

夏秋之交素食累月見者力阻賦以謝之

肉食平生本乏緣，更宜暑月絕葷羶。調來白粥羸三椀，嚼得青蔬減百錢。養性定應歸澹泊，衛生端不藉肥鮮。庾肥周瘦休相較，從古臞儒是列仙。

中秋至銅井作行住坐卧歌四首

愛此山間行，輕舠涉雲崦。涼生桂樹秋，夾徑幽香颭。獨往正復佳，謝彼塵容染。

愛此山間住，窈然隔城府。托想無何鄉，真宅誰爲主。幸得自由身，且與樵漁伍。

愛此山間坐，兀爾肅心影。停雲意自閒，棲鳥聲都靜。焚香讀古易，良位方深省。

愛此山間卧，秋聲宵旦清。塵夢了不干，牀頭鐘磬鳴。披衣一炷存，百慮息將迎。

銅井山頂銀杏歌

遙空疊翠峰嶙峋，扶疏古樹凌蒼旻。我行山陽久凝睇，但覺雲氣盤輪囷。昨歲行楸卜茲壤，拖筇躡磴休逡巡。一到樹下悄然立，歛如飛鳥輕騰身。問訊老僧何年植，曰自宋代傳聞真。冥濛直蔭娑婆宇，氤氳生意茫無垠。豈比散材留壽櫟，森然貞幹齊靈椿。人間劫火不到處，別有巖洞生長春。太息庾郎枯樹賦，依依空倚滄江濱。

草庵雙松歌

庵門峭特雙株松，揩摩眼纈開朦朧。野人不羨丁郎夢，幽林亦避秦皇封。對此歲寒交獨在，揮手相待青芙蓉。自是前身原伯仲，至今並作蒼髯翁。六月携賓三宿去，北窗托想無能從。重來任我徘徊久，枝頭玉露吹金風。焚香淪茗披芸帙，肅清形影驅塵胸。夜半濤聲呼夢裏，泠泠逸響鳴笙鏞。便疑嘯起蘇門道，青鸞刷羽摩長空。

城南宋翁挽詞二首

共道維摩室，多年似化城。相門宗老在，鄰宇吉人名。身為閑居貴，心緣淡食清。返真看一霎，雪涕復吞聲。

自我投簪後，依依便入林。蔬盤消夏日，松塵拂秋陰。雅有雲門興，同爲栗里吟。流光猶旦暮，陳迹頓銷沉。

王薛澗寄蓴香堂詩集題贈二首

長安冠蓋有斯人，獨挈詩筒蹋軟塵。大曆元和風格在，更兼俊逸與清新。

恩深那許賦蓴鱸，望月看雲興未孤。官職如君能大耐，等閑廊廟亦江湖。

虎丘山塘同滄湄夜泊 時有迎鑾之役，舟次得詩十五首。

扶病來行役，余方患癘。風高雨似鈇。方舟淹永夜，剪燭便深談。
顏瘦捐詩鉢，腸枯怯酒甌。閑身猶浩蕩，端不悔抽簪。

滄 墅 曉 晴

鄉關不出又三年，卯春迎鑾，至揚以後，尚未出滄墅。藥裹隨身意惘然。達曙已收殘夜雨，凝寒頓失小春天。平湖淼淼生微浪，遠樹迷迷宿斷煙。歲序崢嶸人易老，臨風長憶五湖船。

梁溪道上懷東林道南講院

憶昔從先子，肅拜東林彥。壬戌冬，先君始到道南祠。彈指二十年，空懷蘋藻薦。今者片帆過，征程鮮清宴。翩翩暮鴻飛，翹首雲中盼。當時水居人，遺編起牆面。慚同冉子畫，愁似卜生戰。至道豈難聞，景行在狂狷。龜山勸學吟，惜陰箴厭倦。吾生衰晚餘，結習何由變。感此轉躊躇，坐想春風扇。

錫山湖嘴夜泊

百里程偏滯，停橈聽漏殘。星芒臨水動，月影受霜寒。磴道思窮陟，泉源憶舊觀。卧遊當此夜，清夢一盤桓。

舟 中 自 遣

戒寒節候駕江艫，人事翻稀疾漸蘇。倚櫂不妨舒嘯咏，掩篷便可結跏趺。裘裁大布溫逾帛，履蹋層氈暖作鑪。水宿幾人猶似昔，雁行坼去影偏孤。乙卯同行，有瞻庭弟也。

海烈婦祠行 有序

烈婦徐州人。夫陳有量，貧困，謀食他鄉，挈妻以行。烈婦諫，不聽，僦居常州。奸人楊二誘有量爲漕卒林顯瑞傭書，且邀烈婦偕行，烈婦又諫，不聽。既登舟，顯瑞予有量金，使幹辦蘇州。烈婦泣止之，有量卒不聽。烈婦知害將及，遂於鐙下密縫衣衫襦褲。夜半，顯瑞排戶入犯烈婦，烈婦大呼：“殺人！殺人！”顯瑞走出，烈婦自經死，年二十有二。顯瑞賄操舟者藍九廷，使要殺有量於路。九廷既行，仰天歎曰：“嗟乎，吾何忍使烈婦之冤不白，而更刃其夫也。”遂訴之官，出烈婦屍漕粟中，色如生，衣裳縫綫密密。康熙六年正月事也。常州人建祠肖像以祀。閱三十餘年，巡撫始題請旌表，立坊於祠前。余每過，輒心欽焉。茲得周絨齋前輩所作《烈婦傳》，詞旨悱惻，因作歌識之。

毘陵驛路尺土香，舳艫繹絡繫堤柳。祠宇森森綽楔縣，曰是徐州海烈婦。竭來氏族非姬姜，卓識貞心由稟受。所天不幸遭愚懵，挈孥依人四方走。幾回斂衽矢感言，逆耳無聞更誰咎。狐之綏綏虎眈眈，變來倉猝備則有。衣裳縫紉蚤周防，抗聲疾呼死靡後。兇鋒熾焰得同仇，天網恢疏終授首。吳人好義競流傳，我行過此咨嗟久。梁溪史筆信足徵，好勒貞珉識壑臼。較量名義等君臣，忠言竭盡徒苦口。時窮之死極堪悲，死得所兮終無負。豈如溝瀆自經流，輕生或視同培塿。摯論皎皎扶綱常，作歌我却慚瓦缶。誰將薄命怨紅顏，歸爾芳名山嶽壽。多少鬚眉愧巾幗，白圭一玷能磨否。

渡 江

來臨揚子渡，剛趁半帆風。景物當蕭瑟，江山鎮鬱葱。雲連瓜

步近，潮落海門通。回首看浮玉，蓬萊縹緲中。

邵伯夜泊

迢遞鑾江路，迷茫邵伯湖。重堤排白浪，平野撮青蕪。簇簇帆檣集，寥寥雁鷺呼。水雲迴合處，得見曉晴無。

露筋廟行

淼淼邗溝水，茫茫楚澤雲。宛在嬋娟宮，行人瞻望頻。昔來廊廡圯，今來楹棟新。艤舟載延佇，迴若藐姑神。千載海岳碑，抉摘名義真。陰陽氣龐雜，貞脆殊蕕薰。矯哉瓜李嫌，之子耽清芬。節與夷齊埒，片語扶千鈞。米元章碑云：“伯夷、叔齊之節，不必俟聖人萬世，所自可知矣。”巫山洛水間，賦筆蒙埃塵。藉此一驅蕩，仰追王風淳。未須歌楚曲，橫涕招湘君。

清水潭夜泊

水門湍激暮舟依，絕似江頭黃鵠磯。十里柳堤傳柝斷，幾家茅舍爨煙稀。舟子徹夜防警。擁衾陡覺鮮飈集，解纜重驚急雨飛。此去應看紅日近，莫教前路濕征衣。

寶應回舟

淮南風物問如何，瞥見歸颿幾道過。點檢奚囊成漫興，也如槎客泛星河。

瓜步阻風

驚濤一霎起中流，翻怨東風是石尤。極目蒼茫煙浦斷，飛鴻宿

驚喚人愁。

鎮江舟次買菜口號二首

鐵甕城邊菜市齊，歸橈恰得幾筐携。肥鬆綽有黃芽味，底事庾郎非作壘。

僮僕歡娛須臠肉，主人寒儉愛蔬羹。免教釀得豪門孽，莫厭寒庖爨欲清。僮輩見鄰舟從者割鮮自啗，睨余買菜，似有沮色，故語之。

錫山道中懷緘齋先生

九龍山水瀾瀾，正是霏霏小雪時。爲羨閉門高卧客，圍爐展卷獨支頤。

入山展墓

江棹初回夜，披晴問故山。峰坳凝薄霰，林麓掩餘斑。夢繞松楸冷，心依水石閑。劇憐飛鷺影，依舊照流顏。

歲暮感懷

風雪飄搖歲又移，病懷愁緒轉支離。馬歸莫問從羣日，鶴放休追受料時。晚節豈堪重墮足，孱顏無奈幾攢眉。寥寥交契容余懶，兀坐匡牀啓戶遲。

校記

- ① 實際祇有兩首。
- ② 光緒刻本此首詩名《澗上聯句》，且有序，序文云：“入山大雨復作，信宿始晴，澗流迅涌，愛此景光，閑消長晝，因與戴山、伊中聯成二十韻，以代唱和云。”
- ③ 光緒家刻本無此一首。

南响詩稿卷九

癸未集

歲交詩二首

閉閣深思過未除，流光又歎隙駒如。炷香地已成丹室，晞髮時惟誦玉書。重溜進來高枕後，除夕，大雨達旦。長檠續到半趺餘。愁心合遣隨年往，會得虛平道自居。道書云：“一平虛而道自居。”

披衣盥手靜朝元，飲殿屠蘇又一番。竚盼晴暉消黑霧，行看春令播青原。荒廬已分嬉遊簡，鬱壘能辭剝啄喧。但願重酬梅塢信，嘗携閑客共清言。

蘭園獨坐

黃庭讀罷坐移時，忽憶園廬屐齒移。鵲語自延晴色轉，鷄聲相報午陰遲。林中避客思張廌，物外逃名憶向期。此意判無人共識，迢然倚壁一題詩。

正月杪入山不果春雪復作

幾日晴曛褪沍寒，風回又作雪漫漫。迷離爭掩梅林素，颯沓重凝杏圃丹。庭杏將放，遇雪復遲。簾幙沉沉聊隱几，香臺漠漠一憑闌。

天公憐我清遊阻，故遣瑤華滿地看。

遣 意

又見春光日夕催，此心鍊習已成灰。牀前人去愁欹枕，悼亡兒也。
鏡裏顏衰怯引杯。露氣方舒堤上柳，晴暉漸綻盎頭梅。未應雲崦
波深處，少個山翁泛幾回。

清明後入山舟次二首

結想春山放櫂遲，宿陰滯雨逗寒颼。石泉槐火重新後，猶似空
林斷爨時。

艤舟橋畔雨聲闌，蓑笠隨身意自寬。銅井梅花辜勝踐，依然青
眼對雲巒。

澗南庵居閒興四首

底處幽栖愜我情，崦西別塢景偏清。每緣曲澗投僧徑，却認長
松識梵聲。淹浥春陰將放暖，氤氳山氣合占晴。休嫌到此頻留滯，
已狎樵林隱姓名。

人事悠悠馬耳風，石巖高卧更誰同。靈禽喚客松巢下，香草依
人竹砌中。采藥正宜來病叟，餐霞還合訪仙翁。非關白眼相看處，
箕踞科頭學阮公。

時值龐家上冢餘，茆庵借得似吾廬。石泉滴滴春流細，金磬泠
泠晝漏舒。滿徑松飛花作餌，當窗竹迸筍爲蔬。山中風味清如許，
好避人間駕鶴車。

難乞丹砂駐白頭，膠膠擾擾且休休。三更孤榻清涼夢，十日深
林汗漫游。我已自憐成病鶴，人應相狎作閑鷗。不知誰爲蒼生起，
拋却東山樂事稠。

上巳登銅井頂

朝當袂褱訪山靈，獨上層巒試踏青。風籟錚鏦鳴石竇，雲旗縹緲下金庭。名泉作液丹將轉，古樹含煙翠漸深。即事已成孤賞慣，流觴底用說蘭亭。

雨中歸舟

雲掩一葉舟，輕颿疾於駛。斜風細雨間，畫個玄真子。

山歸兀坐

冉冉春林嫩綠稠，闌風伏雨阻良遊。已經病却淵明足，一任責來子羽頭。片石當窗猶磊砢，濃花繞砌亦清幽。何須秉燭誇行樂，拙計投閑正自由。

苦雨

繁葩方爛熳，霖潦正沉綿。真覺無乾土，還疑有漏天。麥秋輸稅急，澤國憫農偏。箕範狂徵在，非關月令愆。

違俗

違俗吾嫌晚，孤栖策自良。寂寥陶令社，零落鄭公鄉。襴刺從教滅，翟羅不用張。百城閑擁處，眉宇一飛揚。

病懷二首

春愁黯黯疾難平，緊閉柴扉理藥鐺。拍水鼃蛙緣底事，穿花蛺蝶本無情。時時悄默尤差免，念念澄觀累始輕。欲識養生須覓主，

漆園妙理故分明。

低却身名固不妨，頗緣學道識行藏。鼻端可得觀將白，眉際何須相復黃。已爲浮生悲短景，肯隨薄俗炫殘妝。團蒲一息綿綿地，便是華胥未杳茫。

南園漫興

何當勸我玉東西，謾把山王雜阮嵇。病眼不知鸚鵡舞，愁心却聽鷓鴣啼。陌塵驀起鄰鐘杳，林雨爭飛古徑迷。只有漁翁遺曲在，可容濯足向前溪。

和放翁遣興韻

誰將世事苦縈懷，隱几焚香坐小齋。有客青雲方競附，幾人黃土已長埋。清談聊爲揮松塵，生計惟宜結草鞋。何限風光如駛去，桐花點點落前階。

和放翁夢斷韻 久不夢亡兒日乾也。

夢斷牀頭夜讀聲，短檠暗處月輪明。三年風雨有餘淚，一卷丹鉛無限情。羽向池邊曾說鳳，枝摧庭際枉稱瓊。塵緣勾落還餘恫，且向南華問達生。

楚黃金會公檢討寄書論學兼爲先君志矩齋讀書圖作序語義深醇銘鏤心膂因作古風二首報之

良朋鎮寥落，正學徒沉淪。固陋者賤子，切琢嗟無因。退居淹歲月，微尚從先民。編摩幾卷書，尚恐流俗嗔。忽逢琅玕贈，迢迢楚水濱。證道合符契，抗論披荆榛。曰惟講習衰，緣彼噉名人。狂瀾誠待障，周行當勉遵。鴻功與勁節，出自鉅儒醇。仰止期無斁，

汰賸斯存真。三復動深省，胸消萬斛塵。上以稽鄒魯，下以宗洛閩。停雲方在望，長比書吾紳。

三楚擅風騷，銜華誰佩實。巋然有耆儒，談經入孔室。遠惟舒向追，詎屑鄒枚匹。著作登名山，文峰樹峯嶺。何由成德鄰，蘭言並怡悅。感茲尺素來，迥與時賢別。遙披先子圖，導揚出鉅筆。謂有典型在，學人得穀率。具陳六經義，聖矩煌煌揭。立志一以明，無爲騰口說。悄恍托神交，未忍微言絕。再拜告几筵，用識老彭述。千秋載道文，百朋何足埒。

寄金禹書 名啓洛

才子當年侍石渠，相逢心賞論文餘。一經不作趨時技，千里頻貽訪舊書。楚澤雲興思渺渺，吳山月落夢于于。商量舊學薪傳在，何日披襟更起予。

小滿後天氣方似清和晝閒無事和 放翁初夏村居韻四首

苦被炎塵帶雨催，今朝且把北窗開。晴暉便抵祥雲見，暖律翻移爽氣來。史載讜言良可識，時方閱《綱目》。詩逢譎體更須裁。草堂清課猶如許，螳陣蜂衙何有哉。

無事真知晝倍長，清和幾日好風光。衣篝已被蒸梅潤，藥鼎方餘爆木香。黃壓壟頭將刈麥，青浮渠畔又移秧。蘭枝却恨摧殘後，不及寒英耐晚霜。

柳花榆莢一番新，風月依然作我鄰。怕見高軒來寵鶴，懶將短札倩文鱗。仇池夢去遊仍遠，栗里居來俗始淳。今日松窗聊隱几，空餘庭際草如茵。

無復瞽騰問醉鄉，齋居自愛博山傍。蓮莖出盎初擎綠，杏子垂

簷半染黃。休憶故人分祿厚，但偕野老祝年穰。開編重與兒曹說，一卷幽風慎莫忘。

和放翁讀書韻

千秋俯仰幾人豪，散帙悠悠徑滿蒿。耳目豈能窮冊府，身名久已謝詞曹。却疑夷甫空談易，翻笑雲亭漫廣騷。識取新硎堪一發，庖丁餘地好藏刀。

和放翁獨學韻

判無同調證幽盟，休向鷄林問品評。樂意詎從憂處改，靜機却自動中生。縣來青鏡塵何染，轉得丹壺液可烹。便是些兒真活計，殘年猶遣宿疴平。

和放翁深居韻

南車一爲指塗迷，只合牆東守舊棲。波闊已容鷗渚冷，林深肯放鶴巢低。風吹茶鼎嘗生火，香壓糟牀未坼泥。自是年來機盡息，枯樺不到漢陰畦。

和放翁快晴韻

騰騰屏翳一朝回，日麗牆隅月滿臺。猶喜清陰生綠樹，不愁淫潦漬黃梅。鶯聲似爲催詩至，蝶影何須入夢來。按節又將臨夏五，菖蒲簇簇且銜杯。

盆荷自端午後續開甚盛賦懷二首

年年盆沼澤芝栽，不與凡葩鬪艷來。弱蕊甫經霖雨浥，團花旋

向霽雲開。晨含輕露融丹液，晚度涼陰蘸綠苔。底事別尋方外去，人間亦自有香臺。

依依君子稱交歡，宛似湘江九畹蘭。何處陂塘游汗漫，經時砥坐盤桓。纔舒便卷心偏遠，獨立無欹影亦端。識取當年吟弄趣，可憐人作鏡中看。

夏秋之交旱甚七夕方得雨

昭陽重遇大雩年，癸酉大旱，赴禱，迄今歲十周矣。望雨方憂處暑前。風伯無人爲作訟，雷公何事却遭鞭。乍聞河鼓鳴長浪，還見星橋宿遠煙。不是穹霄仁愛甚，巫尪縱暴孰矜憐。

雨後獨坐

甘雨蘇苗槁，時當暑漸闌。雲峰凝薄霧，星漢漾微瀾。涼襲衣猶芰，香飄佩是蘭。未須愁獨夜，月影又新看。

遣懷

誰云著意隱淪非，宦迹侵尋費所依。隴蜀並營纔得計，亮瑜相厄竟乘機。金貂豈必誇荷芰，鼎鑪何當傲蕨薇。却笑癡人書咄咄，白波驚散野鷗飛。

南園感興

共道城南尺五高，每携儔侶醉松醪。農村幾處遺螽孽，南園比年盜賊充斥。鄰苑經時屬馬曹。檢校茅堂猶似杜，咏懷田舍祇如陶。煙霞滿眼供收拾，誰遣黃塵頓驛騷。

有感

承明一出洗埃塵，隱几蕭條木石身。嗜古尚存青眼舊，論交多

似白頭新。浪輸肝膽殊無謂，漸拓心胸自有神。莫往莫來思太古，
彈冠曩事悔偏頻。

題壁自警

讀古便知貧有味，洗心自覺病無魔。夕陽移處加深省，莫負秋
窗雨露多。

記夢 有序

七月二十七日將曙，夢先祖至一柏山房，爲定求診脉，慰
語久之。又夢先君坐衣言堂上觀書消夏，如三十年前光景。
嗚呼！音容久隔，欲如夢中相遇，亦豈易得。乃於一夕並見二
親，異哉！幽通之故也。謹識之，以示後人。

小閣昏曉浮爐煙，吾祖吾考遺容縣。側身長恨冥冥隔，歎令魂夢今
宵連。應爲望雲情悱惻，故教歸鶴飛聯翩。吾祖夙諳和緩術，按指猶聞
慰語宣。芸館垂髫課肄處，依然繞膝容周旋。吾考閑居消夏日，堂陰嘗
作陶公眠。至今松風久闐寂，神之來兮猶綿綿。音徽幽覲淹晷刻，在庭
陟降呼蒼天。欹枕皇皇如有失，起視明月臨檐櫺。呼吸一氣非幻爾，所
慚負荷多尤愆。支離病骨興三歎，回首少壯侵華顛。幾時相見從黃泉，
夢耶何必殊因緣。盥酒載拜告几筵，昭示孫子長精度。

重閱朱子綱目一過益歎先賢筆削之功至鉅喟然有作

先師垂世教，獲麟史作經。大義漸淪晦，干城倚考亭，鱗鱗涑
水編，申以筆削明。治統分正閏，篡亂知所懲。大書綱領挈，細纂
條貫呈。千三百六十，歲紀齊璣衡。闡揚潛德在，誅鋤奸魄傾。班
馬漫同異，歐宋滋紛更。況復魏晉下，詎得三長并。真儒勤負荷，

憂深托汗青。羣書富述作，是帙功崢嶸。愧我林居暇，叢談實喪朋。乘茲炳燭光，煥若新發硎。願言志學子，努力觀大成。

曉 起

待旦清無寐，披口近五更。疏星移玉宇，涼月轉雲城。息慮神斯爽，回光氣自澄。惺惺獨省處，傾耳聽鷄鳴。

偶得宣州石貯水一泓因憶朱子句云眼中 水石今成趣即用五字爲起句得詩四首

水石今成趣，登臨在眼中。峰擎都巉巖，波注亦融融。映壁疑騰霧，當窗欲導風。癡翁幽興愜，莫訝作兒童。

水石今成趣，洪纖景不殊。且停康樂屐，聊印少文圖。縹緲窺三島，冥濛望五湖。逍遙自隨分，容置芥舟無。

水石今成趣，悠然賦小山。天空雲洞裏，秋淨玉壺間。蒲澗生新翠，芝岡綴舊斑。量金贏栲栳，輸與此中閑。

水石今成趣，一拳自折盤。香飄連別岫，墨洗漾回瀾。愚谷從移得，仇池入夢看。居然臨坎艮，象畫本無端。

白露前復雨

茶熟香消半榻清，坐聽簷溜午餘鳴。平疇正喜稻花養，荒圃兼看蔬甲萌。穹昊由來施浩蕩，黔黎隨在被生成。作詩誰似元和老，白樂天有《賀雨》詩。漫道田間擊壤聲。

謝友人贈丸藥二首

衰疾駸駸至，端宜服食良。故人情獨厚，名藥惠頻將。驗自長桑錄，調來抱朴方。頽顏如可駐，穩坐白雲房。

感此加餐問，開緘喜頓生。玉壺傾欲盡，霜杵擣還成。溫養三田潤，香涵六腑清。何須重入市，更識伯休名。

題松筠教子圖二首

母節流傳自里門，披圖奕奕管彤存。慈烏當日遺音處，葑水清漪照月痕。

截髮延名推聖善，和丸佐讀著辛勤。誰知千載空閨裏，寥歷松筠帶白雲。

書 歎

炎炎炙手競權名，看到浮雲變態輕。只合移牀聊自遠，未須倒屣漫相迎。愁懷又與寒蛩訴，爽氣方從晚籟生。耳目澄清無一事，便應夢繞碧虛行。

雨 窗 獨 坐

纖纖涼雨度芸軒，淪茗焚香洗鬱煩。世事漸拋無敗意，道心獨復且忘言。六經密密持身義，一氣深深造化原。自悔早時浮惰甚，風塵漂泊向文園。

涼 夜

新涼淅淅小窗中，剪燭抽書興不窮。未羨仙舟登有道，尚嫌官醞致無功。蟲雷不久收風馭，螢火無多宿露叢。看到陰陽消息處，仰天何用歎悽悽。

疏 懶

心情疏懶足嬰跚，落落乾坤幸自寬。離夢也知尋素友，報書終

怕入長安。窗前閑鳥窺盆沼，簾外幽花上藥欄。不是東籬情話好，悠悠莫遣兩眉攢。

舍南獨眺

雨後秋陰蘸稻畦，閑中野眺索詩題。門移陡覺青巒聳，徑轉分排綠樹齊。時重移門扉，與草堂對向。十畝菑畝供伏臘，一庭洒掃息輪蹄。何人寫作嵇山景，行到新塘獨杖藜。放翁句云：“行歌曳杖到新塘。”

久不得武夷茶湯子方以閩客所寄移惠

望斷閩山茗葉青，良朋移貺夢初醒。問誰思遠投金錯，爲我留香鑄玉瓶。瓶口鎔錫，原封未啓。幽事正宜從陸羽，狂情不擬學劉伶。時方戒酒。山泉一勺親調火，髣髴風生自幔亭。

八月六日徹夜大雨枕上口占

霖霖蒸殘暑，滂沱徹此宵。垂簾蛩語斷，欹枕蝶魂消。回憶恒陽烈，終逢浩澤饒。玄功潛運處，夜氣頓清寥。

飛雲閣觀雨

薄暮憑闌望，淋淋雨勢湍。遠山雲靄澁，密樹靄迷漫。早後欣重潤，霜前怕早寒。垂成占穡事，又願曉晴看。

中秋前二日南園散步

澄霽秋林似好春，櫻鞋葛屐趁涼新。閑身久狎樵漁侶，老計聊爲稼圃民。精舍看花携客至，行窩索茗得僧鄰。歸來重詠斜川集，即事欣然景故真。

重過鄰園有感

勝絕花畦傍梵林，溪橋映帶稱登臨。忽經水榭成岐路，却聽枝巢剩好音。過客尚餘看竹興，丈人空有灌園心。滄桑變徙渾閒事，眼底分明閱古今。

看 繭 園 桂

斜陽猶在望，步履更盤桓。竹下開莎徑，花間徙石闌。桂稠方馥郁，榆老不雕殘。待返銅坑榭，重邀竟日歡。

玉遮山房夜宿

點點青林照落霞，枝間栖鳥靜無譁。庭蕪剪去牀塵拂，雙桂迎人正放花。

虎 山 橋 午 泛

松籟錚鏦激崦流，風輪微轉雨絲收。輕橈斜渡菱歌裏，又領湖山一段秋。

銅 井 晚 步

夕陽掩藹繞籬行，拂拂叢香鼻觀清。花市未開游未倦，天教遂却小山盟。

草 庵 曉 起

禪榻淒清倚桂叢，夜闌月上兩峰東。聞鐘那禁披衣起，銀闕瑤臺瞥眼中。

鄧尉四宜堂看桂

籃輿清曉陟，躡屩披香林。問訊堂前桂，氤氳宿藹深。幾年行迹曠，茲來一披襟。靈葩正競開，雲幔匝庭陰。連蜷何團團，紛敷彌森森。迢遙百齡植，拔萃他山岑。移坐淹晷刻，寫我招隱心。經臺復石磴，屣步還探尋。自顧香聞未，晦老吾知音。幽思抗塵表，爰發物外吟。無能假三宿，恣意窮登臨。

歸舟遣懷

尋秋正好住山扉，悵悵今朝轉權非。襟袖輕携香漠漠，松篁靜對夢依依。峰頭極望浮嵐斂，雲外方招旅雁飛。自問十年游泳地，不曾追悔解朝衣。

庭桂三首

栽遍堂陰桂樹秋，今年花發轉清幽。塵軀也似吳剛謫，長傍冷月府遊。

洞裏雙株更可人，飽看細蕊坼苞新。清風白露迢迢夜，半枕香浮息欠伸。

當年蟾窟寄瓊枝，却與淮南賦遁思。宛在深巖稀客到，醞茶潑墨自題詩。

重陽前石湖小泛

扁舟湖上去，煙景近重陽。雲薄含峰影，風道激水光。漁帆遙出浦，稻把蚤登場。欲問田園興，遺吟石碣旁。

過三仙觀訪道者不遇

迤邐穿林麓，栖真境自清。秋陰迷竹戶，香靄護霓旌。豈爲修

琴去，還緣采藥行。寥寥雲水伴，矯首問青城。

治平寺小憩

湖堤行迹倦，古寺且幽尋。尚憶逃禪客，曾聞布地金。茶寮都闕寂，蘿逕劇蕭森。徙倚空林下，誰聯物外吟。

登茶磨嶼

豫寄登高興，拖筇陟小山。迷茫吳越界，浩淼水雲間。景物盡秋氣，嘯歌非舊顏。興闌聊縱目，襟宇一蕭閒。

九日獨坐

雨後金風收宿靄，朝來霽景值重陽。憑闌獨挹遙山爽，插鬢初逢野菊香。靜裏乾坤歸浩蕩，閑中日月任蒼涼。辟除宿疾當衰晚，懶把心情問索郎。

偶至玉峰宿醇叔依廬留題

偶挂蒲帆一溯洄，熒熒燈火玉山隈。三秋轉爲思君切，半榻偏能遲客來。朱萼垂垂經歲長，青箱奕奕幾編開。依廬綽有無窮樂，笑殺官階羨鼎台。

附和韻二首

王喆生

南响風月幾徘徊，時憶閑階步綠苔。却喜菊邊開徑候，正逢竹裏抱琴來。情深不覺盤餐薄，話永那禁燭炮催。惆悵霜寒人起蚤，初晴江上櫂空回。

一 極目風帆西去後，蓬門仍自閉蒼苔。小山儘可閑携屐，叢菊何

堪獨舉杯。曾受幽經調野鶴，許從別墅探寒梅。河汾弟子多名世，
丘壑偏宜老不才。

表兄施帶士挽詞三十二韻

記我垂髫日，當君采藻時。筵前瞻叔舅，車後倚先慈。始識詩書好，如觀俎豆嬉。兄於庚寅遊庠，余方六歲，從先妣至舅氏家，今尚不忘。隨肩還自忝，携手便相怡。張柳稱嘉植，江花挺異姿。羊曇門遽慟，王叔社旋悲。舅氏歿後，先妣亦歿。韶景經摧折，歡悰頓改移。逢顏恒蹙額，流涕輒交頤。荏苒操觚地，趨陪鎖院期。茅川秋雨急，鍾阜暮雲遲。拔幟登堪望，焚舟濟不疑。王子秋，兄困於錄科，余力聳之入闈。空憐和氏璞，竟掩郟生枝。糠粃慚先播，壘篋聽合吹。余倖售，後稼村兄亦發解。論交彌切切，績學更孜孜。諸子星宮會，吾翁月旦司。高鴻猶振刷，老驥亦爭馳。峻格鑪錘就，精言突奧窺。獨邀宗匠譽，端樹藝林師。文星閣下會課，兄文多冠集。眦勉連昕夕，艱難歷艾耆。虞翻情轉惻，李廣數偏奇。慘澹青衫淚，淒涼白鬢絲。比年頻晤對，竟日並嗟咨。士習方淪喪，文風正蕩夷。辛勤寒女織，憔悴上農耜。聊得顏瓢飲，嘗將點瑟持。憫殤逾坎坷，積損遂羸衰。方值稀齡屆，俄聞疢疾罹。五窮寧解送，一老不留遺。趙壹空囊在，黔婁短被宜。拊牀餘慟哭^①，回首益齋洩^②。腹已拋邊笥，神猶戀董帷。平生繾綣意^③，重與勒銘詞^④。

孟冬雷雨歎

司曆書月令，季秋水潦收。雷聲遂云止，氣肅歲功周。今年遭早魃，艱哉穎粟謀。纔及登場候，屏翳行無休。斂穫既愆期，禾耳盈南疇。宵來豐隆鳴，陰沴騰騰浮。狂霖復大作，泱泱侵渠溝。食新良不易，幾家甌塵留。況彼催科政，鑄金恣所掇。江湖漫窮老，

慨想元道州。憑誰格蒼昊，徵咎詢厥由。歌罷泣如雨，曷以消繁憂。

日乾逝及三期重檢篋中遺文因題卷端四首

淚盡西河夢渺茫，漚浮電閃閱三霜。步虛招得魂歸未，空倩鸞緘問玉郎。

篋底遺篇是轂音，昏花老眼一追尋。天然苕穎垂垂發，不遣培成玉樹林。

率爾操觚也自由，幾人曾許撞煙樓。而今撫卷腸偏斷，一誦蒙莊萬事休。

細竹疏梅館宇清，魂歸愴怳夜吟聲。中殤祭得終兄弟，爲爾聊分一箸羹。

瞻庭弟葬官山塢哭以挽之

黯黯嶺頭雲，淒淒林杪雨。夜半哀笳鳴，靈輻已出祖。誰辨青烏書，草草一坏土。歎彼冢上麟，多年荆棘聚。割壤紛如鱗，行路弗忍睹。子今結束歸，愁魂伴杜宇。韓襄毅公墓傍地也。平生羣從中，情真瀝肺腑。一朝隔九冥，萬事成莽鹵。仰觀遵渚鴻，猶接翩翩羽。而我向西風，淚落心神憊。從茲幾輻履，蹙躑官山塢。

臘月十日得九峰山人贈言勸學有絕句二首云與子心期頗有年道緣原不隔人天如何忽縱優游態只恐精微遂不傳宣化吳趨竟少人我今峰泖作西賓寄聲爲報山中客切莫心田有蔽塵捧讀瞿然汗下謹次韻六首自志傲責云

補鯨息剗已多年^⑤，遁迹長依尺五天。珍重上真提誨切，鶴書復自九峰傳^⑥。

旅館盟心受記人^⑦，琅函奉處日寅賓。昔年垂訓，春分之旦。浮沉荏苒侵衰景^⑧，可許終消萬劫塵。

遇得鸞機三十年^⑨，還持寸管謬窺天。亡羊挾策紛如夢，風月而今信別傳^⑩。

講壇零落步趨人^⑪，名實誰知問主賓。仙伯尚容回羽騎，分明東海一揚塵^⑫。

風塵鴻洞感流年^⑬，愴想華胥夢裏天。不是絳霄勤接引，韋編絕後更誰傳。

占星何處聚賢人，扃戶惟應謝雜賓。月落寒窗鷄始唱，靈犀一點本無塵。

臘月庚寅長洲學重建萬代宗師坊上梁之吉敬賦二首

殿廡經營閱歲年，廟門瞻望尚頽然。羹牆厖慕應由聖，梁木遺歌儼在天。瑞雪凌晨披畫戟，晴曦當午映雕椽。肅將賴有同心侶，願得重賡泮水篇。

茂苑新巒起郡東，文翁雅化史書中。滄桑幾度經成毀，輪奐何時善始終。已及鼓三憂氣竭，定求告募，今已三次。還緣篲一冀功崇。熙朝典禮方輝耀，敢矢蕘言告鉅公。

校記

- ① 康熙本缺“慟哭”兩字，今據蘇州市圖書館藏光緒家刻本補。
- ② 康熙本缺“回”字，今據蘇州市圖書館藏光緒家刻本補。
- ③ 康熙本缺“意”字，今據蘇州市圖書館藏光緒家刻本補。
- ④ 康熙本缺“重”字，今據蘇州市圖書館藏光緒家刻本補。
- ⑤ 康熙本原缺“補”字，今據蘇州市圖書館藏光緒家刻本補。
- ⑥ 康熙本原缺“鶴書”二字，今據蘇州市圖書館藏光緒家刻本補。
- ⑦ 康熙本原缺“旅館”二字，今據蘇州市圖書館藏光緒家刻本補。

- ⑧ 康熙本原缺“侵衰”二字，今據蘇州市圖書館藏光緒家刻本補。
- ⑨ 康熙本原缺“遇”字，今據蘇州市圖書館藏光緒家刻本補。
- ⑩ 康熙本原缺“風月”二字，今據蘇州市圖書館藏光緒家刻本補。
- ⑪ 康熙本原缺“講”字，今據蘇州市圖書館藏光緒家刻本補。
- ⑫ 康熙本原缺“分”字，今據蘇州市圖書館藏光緒家刻本補。
- ⑬ 康熙本原缺“風塵鴻”三字，今據蘇州市圖書館藏光緒家刻本補。

南叻詩稿卷十

甲申集

上元日雲間道上詠懷

十年心迹謝塵囂，紫府真人幸復招。舊遇已同圯上久，新祠未似穀城遙。濛濛葑水飛朝雨，灑灑蕁江漾晚潮。一點靈犀應未隔，可能培翼附琅霄。

宿紫虛閣二首

神鑒本昭明，精靈儼若生。傳書來尹喜，擁節會方平。共證心源合，還期道化成。鸞音高唱後，碧宇又新晴。

近水得樓臺，燈光帶月來。境如瀛閩接，人似舞雩陪。高榻偏能解，清尊更疊開。定看林下桂，葱蒨幾枝栽。

再次韻二首

宵來剔眼明，新契得先生。照物冰輪皎，盟心玉尺平。塵寰名迹隱，洞府歲功成。句裏驪珠在，鏗然報曉晴。

仙佩下蕭臺，同携彩筆來。南豐今載仰，先生姓曾氏。東壁舊曾陪。藜火遺光在，蒲帆應約開。何期樗櫟棄，偏荷化工栽。

偕同人謁梅梁先生墓限韻

九峰間氣萃明公，高冢來瞻短棹通。搖落松楸餘尺土，昭回箕尾極長空。朱書寄與鳴皋鶴，碧字傳將印雪鴻。此日銜恩齊下拜，淚痕還映夕陽紅。

主敬堂讌集限韻

勝侶欣逢集滿堂，非關盟會合江黃。蘭言並締緣求道，桂籍同披得報章。剪燭細傾春釀熟，堆盤共飽野蔬香。余方齋食，堅辭優樂。後期願爲源源續，未歎伊人水一方。

歸舟志感

芝壇朝罷令重申，講德從茲尚有鄰。授枕無煩道上客，披帷自坐風前春。何當岐路迷前轍，還爲良材播大鈞。慚愧駑駘鞭策後，琅函重檢瀟心神。

送嚴懲又司訓銅陵

藝林碩彥久推君，帶水相望阻樂羣。握臂偏教逢白首，論心並許躡青雲。天書奉去儒門闕，聖鐸宣來講席分。莫道一瓊殊冷淡，上真啓翼在斯文。

贈紫虛閣主人

好在茸城北郭邊，獨迎笙鶴下瑤天。豈須荒徑歸元亮，已寄閑心伴偃佺。花映石牀雲旆集，香飄瑤閣斗樞旋。人間不少朋簪地，到此捫躬合爽然。

題旅夜思親卷

湖海馮豪氣，襟期迥不羣。滄江看落月，白嶽望歸雲。攬物知秋近，支頤到夜分。還殊王粲賦，愁緒托紛紜。

清明日山行

寒信幾番更，蓬舟趁曉晴。桃溪殘雪淨，二月杪尚雪。麥壟曉霜輕。遊興衰翁減，悲懷令節并。紙錢分挂處，彳亍問山程。

上巳獨登虎山

禊辰收宿雨，倚櫂獨閑閑。未得登銅井，聊爲陟虎山。煙波千頃外，花柳萬峰間。却恨寒陰襲，臨風怯病顏。

春暮繭園薔薇盛開清坐竟日作三絕句

仗雨闌風幾度頻，朝來風日始宜人。閑房報道薔薇放，披拂心顏絕綺塵。薔薇白色。

半軒闌得桂堂西，恰對喬柯綠藹齊。茶椀蔬盤皆淨供，底須斗酒聽黃鸝。

團團好比盤盂色，拂拂渾如薔蔔香。坐到日斜幽興愜，驚心春信去偏忙。

四月朔再往雲間舟遇順風志快

極目三江路兩程，鳴橈飛渡一帆輕。潮臨獨墅湖名。聲交應，霞落諸峰影漸明。亭午解維，晡刻即見九峰。正護東皇旋日馭，是日春盡。還看南浦颺雲旌。悠悠煙水清涼夢，始信人間有閩瀛。

紫虛閣齋宿

重上丹樓思渺然，夜深鶴語鎮盤旋。花陰掩藹珠庭露，竹籟依稀石磴煙。半枕夢回清磬裏，一窗坐擁白雲邊。多年虛負琅函約，到此真依尺五天。

觀同人講會

玉霄授簡下神鸞，儼似儒宗舊講壇。祇與齋心開道籥，便教換骨養神丹。驪探好向珠淵浚，劍躍能衝玉斗寒。何幸追陪垂白叟，褰裳猶許一紉蘭。

過漕涇觀海

趁得歸橈到海濱，遊從溟涬浩無垠。潮聲正作風聲急，山色空含水色勻。蜃市幾時迷曉望，鶴洲何處駐長春。閑中也有乘桴想，漫問竿頭釣玉人。

椒巖兄有詩見贈次韻奉酬

多年兄弟悵離顏，猶喜抽簪迹並閑。聞說長生題碧字，分明舊約住丹山。餐霞未負年華晚，采菊何妨祿秩慳。容我亭前聞鶴唳，幾回飛去復飛還。

附 原韻

開 祐

鬢未全絲自駐顏，喜重把袂及春閑。暫過不住東西廡，終老仍希大小山。擲去塵纓情久愜，探將仙籙路非慳。紫宮別有尋真地，短艇無忘數往還。

贈方外弟子

愛爾天然道氣濃，前因端的是青童。抽身蚤住丹霞館，問字還逢玉局翁。年方弱冠，有志清修。剡上清遊携藥草，華陽高卧伴松風。從今並受師盟後，點檢雲篇五夜同。

題九如圖 有序

昔王父母六袞時，歲在壬辰。先君方貢入成均，四方社友登堂介壽，趾相錯也。王父雅尚邁俗，不欲爲祝嘏浮詞，粉飾屏幃。乃屬葉丈漢章繪成《九如圖》。定求時纔八齡，侍側把翫。暨王母八袞，先君重行裝潢，既而失去一幅。壬申夏，葉丈來南畝，其年已七十餘，謂可補繪，因續成三幅，新舊竟不能辨，環列坐隅，恰稱煙霞夙契，因歎王父貽謀，意甚善也。今年余亦六袞，堅謝親朋製錦之祝，復整是圖以表微，尚且冀後人善守焉。

憶昔含飴堂之隅，鹿車鴻案清風俱。蒼顏綠鬢臨春晝，繽紛後及階前趨。謾謾雙松表高範，謝彼卮言誇且諛。剪綵鏤脂夫何有，煙霞泉石情堪娛。千尋矯首躡岱華，萬里濯足窺方壺。擘取生綃命繪事，九如詩義猶賢乎。點染丹青窮歲月，斑斕四壁心神蘇。始知汗漫游方外，輞川洛社終區區。廿載重逢王母降，春華煥若明星敷。何當變化登仙去，令我過眼生嗟吁。當年畫師還老健，真贗不疑朱與吳。一朝補綴成連璧，髣髴肯構存前模。南畝軒宇頗蕭爽，連山絕島看盤紆。有時招來丁令鶴，有時集得王喬臯。幸賴天公脫羈鞵，少壯而老日月徂。便應珍重作古物，戒我子孫久莫渝。後之視今今視昔，萬物成毀時難拘。君不見丘棲谷飲少，文叟室中卧

對名山圖。敬游繼得前人志，尚平行幃長存無。

自 詠

獨坐獨眠忘歲月，自吟自和泱昏晨。談諧殊調慵招客，舖歎無情怕詣人。內景探時呼吸聚，古詩會處性情親。雲中更有飛仙過，分得蓬山一樹春。

重讀白沙先生詩賦懷四首

心神蕭爽處，枕藉白沙詩。隨意諧風月，安居樂歲時。端倪原靜得，名節獨嚴持。何事同門友，勞勞歎路岐。胡敬齋語多同異，見《居業錄》中。

欲識江門學，須從句裏尋。曾家沂畔浴，邵氏洛中吟。勘破行藏理，消融去住心。筌蹄何足問，暗與度鴛針。

色養情無矯，名逃道更尊。下車丁大令，納贄賀黃門。墜緒歸擔荷，支言謝討論。泠泠餘響在，猶是石琴捫。先生幼時曾夢拊石琴。

每疑瓊海相，偏擠定山翁。顧此鄉之傑，猶然道不同。名蹤原蹈隱，性學豈沈空。一枕逍遙夢，平分華嶽中。丘瓊山亦與先生不合。

六十生朝感懷四首

六十年間問我生，乾坤鼎沸著孩嬰。鶴呼孤嶼懷中句，烏哺空林夢裏聲。老去總非萊子色，閒來詎有謝公情。茫茫百感移時集，愁聽提壺喚酒鐺。乙酉，余生三日，避亂入山。先君作《抱子詩》百句，有云：“辛壬癸甲猶餘一，險阻艱難已倍千。”先母歿時，余年十四。己巳，告歸省親，在途聞先君訃，終天積痛。

飄搖嶺海極伶仃，濡首芸窗受一經。敢望然藜邀太乙，何期鼓瑟感湘靈。幽蹤自愛初衣素，樸學惟耽舊簡青。漫說彈冠真錯計，

還丹無分逼頹齡。辛亥，余省親粵東，備歷憂患，至甲寅中秋，因病禮斗，始獲感真。既入仕籍，宿疾屢發，乞假調理，血氣早衰久矣。

長別承明十度春，還家便是乞骸辰。滄洲旋見栽桑地，華表不歸化鶴人。飛屐西巖容采藥，挂帆南浦恰思尊。從今倍惜崦嵫景，夜夜捫心禮玉晨。余自甲戌告歸，杜門屏迹，細數同輩，十年間物化頗多，敢不自惕。

緊閉柴門刺罕通，交游零落各西東。對牀往歲憐同叔，東坡《別子由》詩云：“對牀定悠悠，夜雨空蕭瑟。”子由別字同叔。登壘經年泣邵公。大程子殤，子名邵公，有壙誌在遺書中。虛室自縈香篆白，臞顏不借玉醪紅。餘生願得歸根處，姑射山頭畏壘中。庚辰，瞻庭弟歿；第三子曰乾好學而殤，益曾傷感。巖論兒曹，堅辭稱觴俗例。

與友人夜話

二紀風光換，今宵話再尋。升沉嗟客夢，消長見天心。燭剪留人坐，香消到夜深。草堂良會在，幸不負春陰。

偶吟^①

長揖金門橐筆人，聊存蓬戶嘯歌身。學須循本方無垢，文不諧時自有神。洛下先生窩裏易，春陵夫子坐中春。却疑桓傳誇車服，稽古仍然未大醇。

銅井楊梅至^②

炎蒸時候懶登山，果熟呼兒小摘還。又是一年詩叟料，迥然一笑看瀾斑。

火齊驪珠手自堆，分投非望報瓊瑰。山翁托興前岡好，聊賺當年僑胖來。

采芝歌^④

亭亭松下芝，采自銅坑阿。泉流注靈液，雲根擢秀多。緬想登真侶，相對顏如酡。而我漸衰老，火食猶蹉跎。瑤草欣看拾，移植空摩挲。慚愧商山皓，療飢發浩歌。

伏日^④

庚伏初臨暑尚微，喜無襪襪款柴扉。不須欹枕移霜簟，猶爲焚香護綵衣。飯軟茶甘閑裏味，花光鳥語靜中機。歲星苦向人間戲，猶伴諸郎割肉歸。

盆荷^⑤

藕塘漲白波，客至羨盆荷。雨過經旬後，花如隔歲多。向渠心不染，對我鬢方皤。嘉植無踰此，年年助嘯歌。

讀李太白集

一讀謫仙詩，曠然舒胸膈。自成天籟鳴，泠泠振八極。豈須組織工，獨染煙霞色。三唐多作者，終少此風格。所以紫陽翁，推許絕儔匹。始知澹蕩人，未嘗失紀律。咄哉陋小巫，淫哇何嘖嘖。朱子云：“李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

愁霖

炎官方司天，陽烏竟沈匿。薰風吹不到，四播雲如墨。屏翳勢何驕，黑蜨紛騰翼。既傷麥秋期，旋睹水鄉沒。嗟嗟澤國區，農田廢溝洫。空來布穀鳴，曷由藝黍稷。自從十年間，洪災數譴謫。仰瞻九閭遙，虎冠頭斂亟。欲辦稅錢來，秧鍼波底白。

夏至日舍南曉望二絕句

連朝不見濕雲輕，日屆南離乍試晴。陌上幾家秧鼓動，却憐隔岸白波平。南園田近城壕者，俱以水深廢種。

滄浪古道半蒿萊，閣閣蛙聲爲若哀。何日隄邊招兩鵠，芋羹豆飯應謠來。

閒詠二首

溽暑初蒸日，紗幮宴處時。不須憑假寐，還與注精思。銀海含光邃，金關運息遲。此中安樂意，未許俗人知。

桐簷清籟近，榆徑綠陰重。守默惟辭客，行歌或勸農。猶停西崦棹，竟隔白雲蹤。始歎衰遲甚，清遊亦懶慵。

鄭仁山七十堅辭祝壽與余同志因贈以詩

翁年視余十年長，長桑神術稱無兩。策勳堪與良相齊，熙真獨得天和養。悠悠谷口舊家風，掀髯遐舉霞上想。赤文綠籍久標名，達人大觀何曠朗。朝來謝却長筵客，緬思劬勞殷肸饗。前賢明訓遵者誰，詫余孤懷正比仿。甲子頻經絳老忘，尸祝終辭畏壘壤。一笑人如傀儡忙，三萬日間供俯仰。嗒然壺裏轉乾坤，莫逆之友欣相賞。

次放翁南堂晚涼韻二首

我亦南堂老，尋詩值小涼。蕉流新葉響，桐落晚花香。聊抵逍遙谷，堪依寂寞鄉。但期晴報曉，無復雨淋浪。

綠陰縈帶處，兀坐一匡牀。乍見風吹牖，行看月轉廊。椀敲茶帚淨，壺貯藥苗香。長笑繁華夢，平泉屬贊皇。

松陵舟次

一帆斜漾背江城，披拂涼風暑氣清。連陌又催岸水伴，隔溪竟斷采蓮聲。冒炎豈爽堯夫約，感舊猶懷孺子情。時爲弔楊以齋先生而出。坐盼櫂頭雲起處，不辭辛苦趁宵程。

楊以齋先生挽詞二首

海內傾心者，先朝諫獵臣。開陳當窳絮，鎮撫見經綸。帝識清剛氣，天全老壽身。他年青史在，名姓許誰倫。

試院收蘇軾，謂先君。通門事李膺。余爲諸生時，便奉先生教。情親容結襪，心許得傳燈。祖帳高風著，循陔孝行稱。年光如掣電，衰淚漬書勝。

舟至武林匆匆返棹有懷西湖而作

二十三年憶浪游，奚囊拾句不堪留。余壬戌游西湖，所作詩句俱不稱意。閑來最引湖山夢，到此翻成陌路愁。亭榭幾回蒙錦繡，煙波何處狎鳧鷗。會須勝日酬清賞，不是深春即晚秋。

舟次晚涼遣興

武林門外斜陽紅，催歸解纜殊匆匆。炎埃撲面揮不去，忽然櫂首來涼風。便乘新沐臨流坐，荷香十里涵長空。溪山正當縈帶處，何妨暫作浮家翁。已摘明霞若曳練，又看新月如挽弓。騎鯨仙人興不淺，我欲招之水晶宮。人生行止原隨分，層冰踏去將無同。

石門曉泛

縱道舟居窄，猶知水宿涼。安然支半枕，不異坐匡牀。曉氣星河裏，秋聲露樹傍。只愁農事苦，到處桔槔忙。

重至海寧追憶庚戌殘臘省先君
於粵東初經此路泫然志感

憶昔逢憂患，初從此地來。殘年重趼急，雪夜一帆開。淚眼流雲館，驚魂傍粵臺。無人知舊事，三紀更徘徊。

南湖順風揚帆晡刻葑溪在望志快四首

南湖煙水極空濛，倚檻欣來櫂後風。便是閑身逃暑地，未須行路怨飄蓬。

耳畔淙潺喝影蘇，始知樂趣在江湖。冷泉一掬雖虛憶，又向鴛湖問釣徒。

昨逐纖鱗游別浦，今隨飛駛走長堤。人生快意渾閑事，趁得漁歌信手題。

一挂蒲帆汗漫游，南湖直到葑溪頭。天公助我滄洲興，屢爲飛符辟石尤。

吳郡士民公建湯尚書遺愛坊成恭紀二首

陡見崢嶸柱石磐，尚書清德表千官。棠陰地在歌方續，峴首人來淚已殘。聲震山魑朝靄淨，光搖江練夜濤寒。坊在胥江之濱，正與公所撤毀上方淫祠相望。道傍遺愛碑多少，過此應教別眼看。

誰能生死極榮哀，直在斯民亦諒哉。清獻政聲留蜀道，文成講席布虔臺。當年尚冀遵鴻復，此日空瞻化鶴來。一簣構基經歲月，只緣霖雨舊培栽。

尤艮齋先生挽詞二首

國老稱人瑞，天何不憐遺。冥冥觀化日，默默解弔時。祿命更

陶鑄，文章縱指麾。浮休還悟得，底事隙駒悲。

情親陪杖履，荏苒歲時長。旅館傳瓊檢，鄉園伴羽觴。同人多
賁謝，夫子始歸藏。若問鈞天奏，前因未渺茫。

題齋壁

花飛鳥囀卷簾時，更把幽悰話與誰。祇爲檢書愁霧眼，不曾對
鏡怨霜髭。澄觀身外原無藥，靜覺胸中自有詩。老去景光應倍惜，
豈能漫浪賦觀菴。時有索和觀菴詩者。

題雲洞圖二首次韻

尚平游迹畫圖真，付與南堂老病身。珍重鸞音頻汲引，新題更
爲淪心神。

蝶夢空煩栩栩然，默存境裏蔚藍天。層巖絕壑松雲下，合訪洪
崖與稚川。

秋蘭花發特盛獨坐清賞得詩二首

秋蘭原足勝春蘭，蕊發今年得倍看。色映冰甌膏馥郁，香浮霜
簟夢清寒。身閑博取花枝好，地淨容來眼界寬。何限美人投贈意，
不禁珍重比琅玕。盆蘭俱係友人連年見惠。

炎歊滋熾不知秋，坐有叢芳興自幽。曉拂輕颺吹卷帙，晚涵新
月映簾鈎。懷人如傍蓮花浦，撫景疑臨杜若洲。獨悵庭階搖落後，
瓊枝冉冉惹離愁。

季秋三日紫虛閣禮斗迎鸞詞十二首

鸞字頻邀紫閣遊，滄江景物正高秋。斗回不假淳風術，八景與
邊鬱葛浮。

步虛朗唱徹清宵，共秉齋誠絳闕朝。雲葉風花吹散處，畫簷隱隱接星杓。

九華燈映蓬山裏，百和香熏玉几間。此日便如遊帝所，兩塵休遣隔玄關。

抖擻心神夜漏餘，氣分沆瀣挹清虛。憶從天姥傳瓊簡，三甲循環歲月舒。

縹緲雲車降北辰，火符絡繹紫壇巡。琅函倘恍空中語，萬象由來荷大鈞。

髣髴麻姑訪蔡經，蓬萊清淺夢誰醒。天階舊約分明在，慚愧樗材及暮齡。

青鳥回翔幾許時，又傳桂簡出雲墀。三千功行無階級，賴得吹噓荷聖慈。

幾度傳宣訓士文，祇今提命倍殷勤。香消燭跋秋聲轉，叫得天鷄曙欲分。

重迎黃鶴樓邊客，親講青牛道上書。枯槁自憐虛學道，寸田尺宅待耘鋤。

乞取刀圭那有術，參求玄牝豈無真。今朝勝得榴皮字，願作登山敵液人。

玉霄仙吏儼朱衣，重比還家舊令威。漏洩天倪皆密諦，丁寧申復佩弦韋。

臨霞語罷意偏長，零雨飛帆送曉航。經過橫山雲樹繞，畫圖合倩米襄陽。

九日登文星閣斗壇即事十二韻

良辰登傑閣，清醮會重陽。已謝携觴醉，還嗤落帽狂。天樞瞻斗極，帝座拱文昌。樂奏龍媒下，書傳鶴子翔。嘉禾初獻粒，仙桂

晚留香。奎壁聯華蓋，璇璣輔戴筐。節宣調五氣，藻耀叶三光。齋
袂同昕夕，威儀異禱禳。紫房凝玉露，丹鼎沍瓊漿。乞取餐霞術，傳
來煉液方。霓旌來掩映，星旆去悠揚。寄語壇中侶，盟心格昊蒼。

穹窿晚眺

不到茅峰忽四年，穿雲聽澗尚悠然。醮臺寥寂珠林裏，法席淒
涼石磴前。吳會蟠龍看起伏，華陽馭鶴想回旋。匆匆懶向閒房宿，
揮手斜陽拂暮煙。

玉遮山房夜坐

十年誓墓剩蕭閒，形影依依水石間。明發敢云敦孺慕，風霜却
歎逼顏顏。山中久宿詩留篋，樹下孤攀淚染斑。此夜沈澆供宴坐，
不知丹液幾時還。

從岫里泛舟入驚魚澗

兩崦凌晨小櫂移，松丘相望路透迤。依然沙鷺經行處，又及霜
楓點染時。山爲久晴凝翠黛，水當初落漾清漪。秋光尚似春光好，
率爾孤吟亦解頤。

草庵夜宿

也似頭陀暫解包，緣籬陟磴到山岫。閒心自學環中坐，逸侶誰
堪物外交。水淺游魚方散隊，林深棲鳥更添巢。炷香瀹茗渾無寐，
清籟泠泠下竹梢。

生壙登眺

一任生涯付達觀，首丘卜就便心安。石麟漫對青松老，金盃虛

供白骨寒。從儉雅宜身既隱，尋幽却喜谷如盤。杖藜預與兒曹說，世上浮榮電露看。余止作墓門半椽，凡坊柱、石獸等物，概不復設。

重招日乾於墓次

魂離芸館骨生苔，底事天公特忌才。白首未隨丁鶴化，紅顏已伴杜鵑哀。也知百歲等朝暮，只恨二生空去來。望爾靈根終有托，不教幽魄滯泉臺。

草堂對菊二首

已過重陽節，相思爲菊英。却欣村衲贈，適愜野人情。芳氣侵書幌，清輝映燭檠。底須籬下醉，還博短吟成。

托興從騷客，題名屬隱君。早葩原淡逸，晚種更清芬。繞砌涵晨露，橫窗綴暮雲。明年如手植，眼底益繽紛。

菊 枕

枕囊自喜采秋英，木榻孤眠疾漸平。汗漫未從甘谷飲，瞢騰休逐睡鄉行。泥丸延爽雲煙聚，玉隴浮香沆瀣清。底事柘榴誇賦筆，劍南遺唱且重賡。陸放翁有《菊枕》詩。

老友程子雲爲余覓得壽木至自婺源歌以自慶

寓形宇內何茫茫，就木爲期是故鄉。禮云六十當歲制，孱軀如余宜周防。桓家石槨古所誚，王令玉棺誰能望。烏鳶螻蟻任所委，楊劉任達終猖狂。程翁愛我敦一諾，良材遠致同楠樟。比來海舶集衢市，略似山樗棄道傍。油杉舊產芙蓉嶺，斬伐盡矣稀珍藏。竭來得此百年物，欣然置酒稱壽堂。一朝乘化逍遙去，便當結束歸山岡。吁嗟鼎食鐘鳴客，東園猶待頌黃腸。野人微分知止足，掉首作

歌良慨慷。

冬至夜坐

吹來葭管是融風，枕畔長檠照眼紅。窈窕三光冬正半，綿綿千息夜方中。是日子時冬至。閉關已似營緹室，鼓籥依然守絳宮。比歲虛占來復象，這回親見弄丸翁。

洞庭道者以道書索序贈粗皮香櫞八顆亦足喜也

朝來研詠黃庭經，陡覺塵思冷然醒。忽聞甬里村頭客，道書盈把排幽扃。手携碩果前稱壽，洞庭春色儲芳馨。此種入春香氣方發。物外風期良不偶，便當飛札酬山靈。

詠真小洞移植盆松於庭

貞幹盤紆絕可憐，婆娑生意自森然。潛虬合假凌雲路，伴我支離老歲年。

銅井山叟携蠟梅至喜作二絕句

携得寒葩自碧岑，幽香披拂散層陰。漫從玉砌瑩如雪，也傍丹房煉就金。

空林剩得此花枝，恰似黃鍾管底吹。却訝涪翁曾索句，強疑官樣染成時。山谷句“香蜜染成官樣黃”。

重植盆梅作二絕句

草徑全稀繞屋梅，雙株移取萬峰隈。孤山仙客休相笑，紙帳淒清也許陪。

亭亭老幹本槎枒，接過枝頭乍著花。月觀風臺殘夢斷，閑中一倍惜年華。

歲暮感懷二首

鎮日盤旋一草庭，垂垂減盡鬢毛青。雨暘失序愁中過，炎燠更番病裏經。炳燭尚思勤老學，揮戈或許駐頽齡。何人肯證同心語，懶向尊前醉醪醕。

雀羅底事設閑門，小隱居然是半村。往蹟回思都是幻，故人入夢尚如存。閑來敢昧尊生理，靜退方知造物恩。可得閭閻風俗厚，處仁還遣薄夫敦。

寄薛澱少宰用匏庵先生詠署中藤花種竹二首韻

聞道匏翁啓事年，西廳植得古藤纏。綿延槐署濃陰匝，掩映薇垣瑞靄縣。花以地靈方選勝，官緣人重合推賢。於今風月悠閒處，野老情欣和舊編。

前賢高節迥難量，坐對霜筠十丈強。蕭爽若依林谷遠，檀欒自撫歲時長。煙梢拂去雲千頃，牆角移來月一方。有斐應知同調在，公餘幾度鼓詩腸。

附錄 和韻四首

王九齡

藤樹栽來不記年，千條弱蔓兩株纏。風吹綠葉垂陰滿，花覆朱欄向日懸。世代滄桑留勝蹟，權衡人物愧前賢。遠思文定清吟妙，時對閒窗手一編。

名花顏色斗珠量，何似幽篁善自強。官舍曾資甘露種，孤根誰許此君長。若論松柏堪同調，欲化龍蛇少異方。怪底王猷清興減，東曹今日是羊腸。

吾師樂道鶴爲年，閉戶常憎俗事纏。不學長藤容易屈，肯依喬木駕空懸。時花物外看榮落，美酒杯中識聖賢。忽憶侯芭曾問字，殷勤千里惠瑤編。

行藏詎肯更商量，永矢真同竹箭強。冷落幽姿欺雪立，菁蔥高節出林長。爲竿把釣臨三島，作管摛辭動八方。外貌莫言稜角少，此中共信有剛腸。

校記

①～⑤ 此五首詩，光緒九年家刻本缺。

南畝詩稿卷十一^①

乙酉集卷上

甲乙歲交四首

此夕頻年鎮獨居，寸田蕪蔓得芟除。周天星紀回環後，閱世風塵瀕洞餘。晴徹松窗方謖謖，香浮菊枕自蘼蘼。道人別有生涯在，問取蒙莊室本虛。

飲椒歲例不須同，懶遣兒孫喚阿翁。已乏勳名追俊傑，但教形影托顛蒙。白雲峰冷邀歸鶴，碧澗林深引斷鴻。勘破浮生諸妄盡，來朝面目合還童。

辰逢元命曆重開，霽景融和入抱來。往日已如逃小劫，餘生還擬結初胎。倦飛弱翮風曾積，零落寒枝露復栽。從此景光逾愛惜，齋居溫養是春臺。

衰白侵尋萬事非，昔賢知化豈能幾。誦先祇切衣冠慕，尊聖聊憑俎豆依。馴鳥引歌翔草徑，寒葩含韻逗芸扉。太平時節閑身老，敢道著成卜遁肥。

疊前韻四首

草玄心薄子雲居，那復回翔夢玉除。每歎浮沉供一息，却愁檢

點失三餘。腸充久已偏宜藿，廬宿猶然總是蓮。好向牀頭勤讀易，閑中消息悟盈虛。

侍寢依依一小同，問余何似祝鷄翁。休言宴佚方娛老，未忘丁寧爲養蒙。囊底尚存三寸管，簷前猶度數聲鴻。誰能領解春風詠，便比曾家六七童。

懶換桃符戶不開，結趺愛向小窗來。仙巖不少登真侶，凡骨何能長聖胎。茅嶺雲從弘景駐，蓬山樹爲樂天栽。何人塵外延遐賞，髣髴迥然上嘯臺。

縱觀物態已全非，屏息交遊或庶幾。契結煙霞那可得，居來木石自堪依。六時香篆縈孤榻，一縷茶煙透短扉。已任客憎蕭寂甚，生來心性謝輕肥。

王醇叔新築方成去冬秉燭一遊

忽忽惜別因寄題六首

隔歲曾投宿，謀新結構良。廣庭堪遲月，邃館更凝香。竹母垂簷迴，桐孫遶砌長。不須遊秉燭，望處起榮光。時新構“御書亭”。

消寒來永夜，接膝意勤渠。古物憑韓几，芳鄰傍孟閭。盤分蘭膳潔，罍惜釀泉餘。坐久襟期愜，還堪一起予。

長看菜子色，獨補束生詩。一畝宮仍在，小園賦亦宜。闌圍斜起閣，泉澗暗成池。寥廓翔鴻意，誰云寄鷄枝。

不是閑居蚤，何由心迹清。浮名原贅癭，熱宦是迷醒。婚嫁緣都畢，菟裘計始成。好携雲水伴，頻向萬峰行。

斂却經綸手，羅成丘壑胸。尚看紅日近，不礙白雲封。書帙摩帷淨，茶煙拂戶濃。從今留客饌，只合似茅容。

不盡盤桓興，其如歲宴何。知君游息地，許我作行窩。倚棹衝風急，停雲入夢多。平生幽賞意，人在玉山阿。

爲日乾重寫小游仙圖題二絕句

蹁躑巾袂道家裝，重與招魂事玉皇。也是天公陶鑄意，浮生不恨去來忙。

冰心玉骨本清寒，世上氛埃了不干。頰首珠宮仙旆近，嬋嬛童子引雲巒。

立春日爲先君諱辰泫然志感

細雨輕風始入春，却憐吟廢蓼莪人。爲思聖室呼天日，豈料耆年剩病身。風樹久驚魂夢斷，露華空對畫容頻。暗垂淚眼霑雙袂，聊把蔬盤當五辛。

上元日文星閣下作

春陰夜未豁，薄寒襲清襟。睠茲上元節，翔步閩風岑。忽復年光換，白髮徒盈簪。青鸞寄我書，琅琅金石音。一彈并三唱，庶幾祛塵心。寥落好修彥，側身從砭鍼。周行顧却步，歲月空消沈。朝來二三子，空谷猶追尋。炯炯懸瑤管，鬱鬱垂珠林。微棕尚帽邑，相望如辰參。感此重太息，神聽方昭森。

鳳現嶺送城南老人葬

躡屩捫蘿意惘然，凭高四望白雲連。峰坳古木藏蕭寺，澗上平沙鎖暗泉。山志當年稱鳳現，《郡志》云：“晉太康時，掘地得石鳳，故名。”地形今日詫牛眠。不知兜率真歸後，還問人間京兆阡。

帶星軒前種竹

平生幽興也愛竹，恨無小園染叢綠。草堂花藥頗繽紛，獨憶此

君縈心曲。柴門重理舊荆蕪，闌邊未暇藝他木。急呼園丁荷鋤去，携取檀欒數竿足。春風方吹春雨來，含苞解籜應續續。清陰拂處助幽吟，便似悠然步林谷。誰是高人王子猷，肯來相看聊醫俗。

外洋山茶花

著錦枝頭似剪裁，扶桑國裏趁帆來。旁人休爲驚殊艷，也向冰霜試勁材。

晚步蘭園

春來望南園，尚未移步履。禊前風日暄，行飯幽情愜。黃吐菜畦花，青抽柳堤葉。景物瞥眼新，聊以當登涉。小憩禪房陰，辛夷耀眉睫。悄然心境清，攬袂揮蜂蝶。稍待鬪筍芽，相將埽榆莢。盡日更盤桓，茶香沁齒頰。

曉起

宴坐中宵待曙光，松窗清似白雲房。當簷溜作銅壺漏，入牖風生藥竈香。早梅游心如繳鵠，晚知學道似鞭羊。喧喧交路休相問，且惜餘陰讀老莊。

夜坐聞雁

匡牀兀坐極孤清，嘹唳冥鴻度幾聲。渚畔未曾諧旅宿，雲邊何事獨防更。似呼林鶴凌霜警，欲喚天鷄帶月鳴。無限離情將訴與，哀絃欲譜調難成。

上巳日庭杏方開玉蘭亦盛獨坐賦賞

庭葩爛熳正交枝，恰喜春當袞袞時。杏叟依然開口笑，玉人宛

在比肩隨。暄風乍拂香猶斂，濃露初零晝漸遲。見在景光天付與，可無倚檻一題詩。

雨窗排悶三首

獨坐松窗裏，陰迷白日光。花驚風伯猛，雨趁社公忙。病思方羈束，塵情已淡忘。片時辭剥啄，猶得憩藜牀。

春來晴過半，真覺雨如膏。林下錫充杏，溪邊浪引桃。夢魂依鶴澗，伴侶問漁舸。悵悵清游阻，憑虛首自搔。

昨日輕衣試，今朝短褐重。雅宜三徑斷，頗似一丸封。人事安疏賤，天心恕懶慵。幾番花信過，聊爾解愁容。

一 飽

一飽猶慚賦樂飢，萬錢下箸得無譏。客餐休訝魚羹薄，吾相原辭肉食肥。蓮社清吟無日和，竹林酣讌比年稀。携鐙擬入雲深處，好及春陰采蕨薇。

漫興三首

輕雷初發雨淋漓，已近空山禁火時。物態供來啼鳥弄，人情付與落花知。琴聲未解傳中散，詩意猶能識左司。兀坐閑窗憑獨語，塵勞何處不成癡。

久矣幽居畏叩門，焚香洗藥度朝昏。漢陰抱甕機常息，河上傳書道自存。好雨盈盈添茗具，閑雲疊疊護苔痕。何人得似求羊侶，同與逃名息世喧。

交游無復悵離羣，牛蟻驚疑了不聞。九畹種分湘澧客，一甌香贈武夷君。閑中點檢惟思過，靜裏溫尋始策勳。過得耆年真老矣，同儕回首幾丘墳。

清明日毘陵舟次

晉陵驛畔過清明，結得鄰舟古渡橫。野服十年丹鳳隔，春帆三度翠虬迎。棠梨雨後花初放，楊柳風前浪乍生。偃仰自憐衰病蚤，不妨長揖謝公卿。

三月二十日行在奉旨校刊全唐詩

一從移疾掩柴關，浩蕩恩施久就閑。自問姓名鉛槧外，尚蒙記憶草茅間。編摩鄭重登詩苑，棲托分明近道山。欲報涓埃微志在，白頭敢綴紫宸班。旨許銷假即行叙俸陞轉，定求老病未能也。

館師高都陳公扈蹕南來 下榻敝廬叙舊言懷六首

文星初向斗南行，寂寂芸扉璧月明。久爲草茅寬禮數，向來門館絕逢迎。眷深魚水諧真性，契結松喬吐逸情。光範門前名輩在，偏教拂拭到柴荆。

五十年來侍玉旒，經帷舊學更誰儔。主恩繾綣推黃髮，公望嶙峋自黑頭。迂叟豈容成獨樂，范公應爲厖先憂。東南民力周咨遍，父老爭看擁絳綯。

玉堂鈴索舊清嚴，細草深叨雨露霑。挾策未窮揚子字，披帷空問鄴侯籤。一辭鉛槧暉光隔，甘卧林皋拙疾淹。心迹尚逢知己在，舞雩春詠意重拈。

眉宇依然對紫芝，丹成已及九還時。摳衣早卜寒宵夢，去年兩夢公來敝廬，竟成奇驗。立雪還追曩日期。苜蓿盤中杯勺淺，蓬蒿徑裏履綦遲。臨歧更訪滄浪客，絕勝歐公寄遠詩。

行幄晨趨寸晷慳，剪燈高講解愁顏。天游直欲超溟海，家學分

明受華山。俗士但窺文字相，達人先破利名關。白頭弟子成孤契，祇爲身依木石閑。

塵凝四壁一匡牀，接取花茵挹坐香。煉液好探壺內景，韜精堪却枕中方。江山有待千年會，花柳無私萬彙昌。寄語煙霞留舊約，蹁躑鸞鶴下雲鄉。

孟夏朔山行祭埽

春來節候已頻更，一葉初從碧澗行。昨夜輕雷收宿雨，今朝密霧敞新晴。陌頭黃褪旋飛蝶，林際青濃喚乳鶯。自問北山移不到，白雲深處夢長縈。

肩輿從玉遮至虎山橋晚眺

迤邐溪橋宛轉通，竹兜行處倚和風。飄飄柳絮輕陰裏，簇簇茶槍晚藹中。水落魚梁橫極浦，峰迴鳥道破晴空。翛然獨立蒼茫際，狎得樵夫與釣翁。

岫里山房夜宿

呱呱此地避戈矛，六十年來又轉頭。浩劫不知何日了，蘊廬真覺我生浮。夢依華表千年鶴，身狎滄江萬里鷗。獨有劬勞恩莫報，摩挲遺墨淚橫流。先君晚年題詩壁間，多追述抱子避兵時事。

銅井道中

凌晨小泛崦西涯，度得籃輿犖确斜。澗草依然縈短袂，山禽到處啄輕莎。貪看塢裏千林實，苦憶春前十里花。物役何期乖遁迹，一龕空想卧煙霞。

四月十六日行在傳旨問江南督撫公舉在籍諸臣
中學問品行家世俱好不管閑事者先賜御書新詩
大幅督撫以臣定求應隨蒙賜出詩爲至閩門作云
明麗山川列象輝光風輕艦帶煙霏雲隨御仗分河
畔雨洗微塵花點衣恭紀二首

日高黃幄錦毫濡，鳳舞鸞驚照九衢。忽聽闈門徵令典，特教錫
命及臞儒。春城花雨迎熏律，斗野山川獻壽圖。自是帝光烝被處，
擘箋珍重授驪珠。

舊賜曾經琬琰鏤，南宮西掖識當年。癸未二月賜御書，爲張說《中書省
宴集》五言四句。蠅頭久恕臣書拙，雉尾重頒御藻鮮。屏迹悠悠期補
過，立身草草愧希賢。銜恩轉覺增乾惕，每夜焚香尺五天。

高都公既贈南園行一篇至梁谿又寄五絕句云玉局
筵前揜拖行長思苦語盡平生淋漓一夜征衫濕不是
人間離別情兩度高齋往復還忙時相對別時閑白雲
回首姑蘇道不覺歸帆過慧山把君試卷重瓊璠贈我
新篇道氣存絕妙好辭髭半白乃知文字是名根青天
萬里一身形飛去何因有翹翎今日黃梁雖已熟盧生
枕上不曾醒腸斷孤舟春水聲雙魚遠寄百愁生無情
頗記楞嚴語度世何嘗不有情謹次原韻於潤州舟次

選佛場中掉臂行，無生原不異長生。公好讀《楞嚴》，亦喜習《內景》。
從公證取參同契，更有何人解此情。

極目天邊挂席還，却從忙裏語偏閑。隔宵重與書盈幅，江上看
雲幾疊山。

時論由來重魯璠，誰知瓦礫道還存。晚聞得與窺堂奧，歸宿何

當味本根。

琅函芝檢本無形，偶趁天風度鶴翎。一遇賞音諧夙世，槐南客夢盡教醒。

和歌惆悵不成聲，我是岐塗舊阮生。自分閤門無復待，登山歎液矢微情。

奉送桐城張公二首

一紀星霜隔，顏猶對紫芝。黃扉方側席，綠野已多時。種樹親提甕，看花獨引卮。赤松成伴處，未許謝公知。

憶昔蓬山直，公能速我歸。樗材宜養拙，鷗性本忘機。一別驚衰鬢，重逢剩素衣。池塘嗟寂寂，薦達願終違。謂瞻庭弟。

送繆虞良赴高都公館

十年解組賦歸休，閉戶窮經也自由。何處尚懸徐釋榻，一朝重上李膺舟。閑將詩思違時好，靜把文心與道謀。爾我忽忽分袂後，雙魚頻寄寫離愁。

宿吳氏半閣追挽故友懋叔兼示南高昆季二首

不到雲亭十五年，山陽笛裏鎮淒然。引盃燒燭人何在，聽雨中宵獨短眠。

節孝名家舊澤存，森森玉立有諸昆。九原今日無遺恫，石闕嶙峋看里門。懋叔王母胡太君，新奉旌表之命。

詠瓶中芍藥二絕句

姚魏紛紛捏目過，擔頭瞥見此花多。隋隄麗景供收拾，鷓鴣聲殘可奈何。

清都瓊樹幾時還，官閣梅花何處攀。邂逅繁英還解笑，只愁不稱鏡中顏。

邗江夜泊與高都公話別復贈長句云此行此別
欲淒涼忽灑臨岐淚數行夢裏不知關塞遠歸時
那惜道塗長調饑辟穀思真訣多病安心試好方
江上青山猶送客連檣況復似連牀謹次原韻

陽關疊唱夜蒼涼，回首燕雲接太行。進履終憐時節短，揮襟轉咽語言長。功成不少洪厓侶，身舉非無抱朴方。招帳離愁縈遠夢，依稀剪燭侍芸牀。

慧山道中重讀高都公舊刻謹題簡端四首

琳琅振響色爛斑，骨重神寒不可攀。本是蕊珠宮裏客，卻緣何事下塵寰。

淋漓紙上憂時語，黯澹毫端許國心。感得重瞳嘉盼切，孤吟五夜月華侵。

雅音底事雜縱橫，多少詞人誤後生。陶鑄唐賢燕許後，別將天籟作心聲。

一片光明萬象該，性靈陶冶絕塵埃。新詩更覺如翻水，却笑坡公海外來。

舟中夜雨借宿農家

風急雨纖纖，歸程隔宿淹。捲篷成漏甕，敲枕借荒檐。秧馬歌將作，麥人澤更霑。曉聞農戶語，好慰歲星占。

過梁谿簡緘齋先生二首

泂句枉權到茅齋，風月依依入我懷。今日長年呼不應，臨波惆

悵夙期乖。是日風逆，舟人急於卸櫂，不及索晤，尚未知先生之病也。

紅塵袞袞路悠悠，枕上羲皇夢自由。轉歎我生萍梗似，往還空爲泛虛舟。

書懷二首

荏苒居諸換舊顏，輪囷肝膽淚潺湲。紅塵眼底催春去，白水聲中送客還。萬事淒涼名迹誤，百年容易景光閑。爲思高卧松窗者，便合題名大小山。

何人苦憶縮華纓，未解幽蹤水石盟。學術漸醇時已暮，名場久謝路猶平。傳來秘景圖南睡，待得冷風列御行。方是此生歸宿地，鈞天莫道夢中聲。

舍南觀詩歌寄高都公

歸來手種南園田，高都公《贈南園行》起句。我公爲我言誠然。南園敞廬先人築，閑閑十畝柴門前。干時竊祿頗知耻，愛讀陶公田園篇。課晴問雨供朝暮，拙計不受時流憐。珍重琅玕雅相贈，益知稼穡分詩興。蒲帆昨夜江干回，村邊布穀聲聲聽。只愁春來雨澤稀，秧水徵期或不應。連朝雲氣蒸油油，濯枝正好催鋤耰。陌畔流添二三尺，桔槔不用鳴西疇。杖藜屋後喜相望，移時細竈青青浮。高原低隴胥霑渥，耘耔從此登三秋。便是野人贏活計，歲時伏臘紆煩憂。所嗟賦額三吳重，比年徵羨踰常貢。虎符絡繹筆楚哀，十室何能無九空。公矢仁言告開府，殷殷欲續黍苗頌。信是陽回有脚春，默資燮理天心動。南園荒徑公所臨，山光樹色披清襟。別來聽雨悠悠夜，聊寄吳儂擊壤吟。

長洲學宮道山亭落成 善士馬俊捐資獨建。

仙瀛勝景麗儒宮，縹緲煙霞碧海東。愁歎多年湮舊蹟，欣看此

日煥新功。當階古木垂陰合，繞檻清流夾徑通。何減祇園金布處，免教吾道任飄蓬。

雲間陳咸京贈九峰山人翠竹清吟卷次韻四首

榻來忽聽洞簫音，恰助幽人物外吟。老可風流猶宛在，草堂一夜集清陰。

珍重琅玕許我分，煙霞交在本同羣。行來爽塏娛閑客，坐對檀欒樂事靜君。潑墨暗飛枝上雨，擘箋細卷谷中雲。修林風景真清絕，棲得鸞音若個聞。

橫山孤鶴度春雲，逸興惟依抱節君。掩映松窗齊鬱蔚，參差梅屋續清芬。霜消尚覺寒標襲，風定嘗疑遠籟聞。吟向牆隅催籜解，粉痕點點印苔紋。

嘗聞莊叟言，松柏受命獨。參之者此君，寒交實同谷。世間多畫工，誰其邁凡俗。仙翁偶遊戲，翫然生意足。我本蕭散人，久矣食無肉。何處雅相親，素壁倚蒼玉。泠泠微露流，謾謾清風肅。識取切琢歌，揮手捐名欲。爲笑居士身，五一假成六。豈若中心空，悟取窗前竹。

題九峰山人畫呂祖像

儼若仙容在，人間畫不成。鸞書芝館靜，鶴駕竹林清。遂使天倪見，還將法相呈。暗窺元牝竅，密會坎離精。意愜憑添頰，光凝識點睛。閑心當宴坐，浩氣正孤行。止止觀虛白，如如印妙明。神工窮擘畫，粉本錯經營。掩映衣襟逸，悠揚劍佩輕。長康寧擅技，摩詰合齊名。爰睹離塵迹，彌知度世情。遺丹思乞取，許證海山盟。

宋既庭先生挽詞四首

一聽蒿歌倍愴神，從今執友更無人。生天成佛誰先後，幽契茫

茫問舊因。

名流爭重孝廉船，苜蓿清寒仕隱偏。肯羨鄒枚多接席，蕭齋讀易自窮年。

憶得仁言釋旅愁，讀書悟道尚清修。篋中授我河汾錄，座右銘來到白頭。

素旄穿雲度翠微，隔丘小築也因依。他年魂魄從遊處，應作雙行白鶴飛。先生墓在子生壙之北麓。

一 柏山房歌

我家喬木存一柏，先子移自盆頭植。屈曲孤擎氣鬱盤，橫枝垂蔭庭垣側。當我束髮塾於斯，亭亭便染青銅色。荏苒春秋歲紀多，颺驚雪壓無摧折。信茲貞幹天所培，鸞棲鳳下聲絡繹。藥欄花嶼繁芳菲，對此凜然懷手澤。固知樹木如樹人，飽閱星霜由勁力。若爲披靡向江潯，子山之賦情何極。作歌重與告兒孫，慎無翦伐勤護惜。蟠根便合壽千齡，網緼磅礴層霄碧。

生辰齋筵即事二首

汛掃茅堂敞法筵，辰臨元命問胎仙。驚心蓬矢經殘劫，脫迹塵纓度小年。身事未逢和璞問，道風還待子微傳。從今五夜朝元路，荊棘刪鋤耨寸田。

簪冠羽服舊生涯，淪謫原因一念差。拜簡自題香案吏，授書仍係幔亭家。竹依仙管留深景，蓮借天香試蚤花。誰識步虛聲徹處，埃塵隔斷紫峰霞。

追憶豆腐會中故友置齋小招

吳俗盛游讌，杯炙紛徵逐。鋪餽逞風流，蚩蚩但果腹。肥鮮苟

不陳，對箸生顰蹙。吾心竊鄙夷，蔬食時間續。偶逢禪悅士，聊與驅塵濁。開徑雅相延，比鄰亦聯屬。上品薦藜祁，充盤及野蕪。朗吟即事詩，唱和連篇牘。揮手腥羶地，蕭閒差免俗。歲月曾幾何，足音杳空谷。城南既凋謝，又赴西堂哭。延陵好弟昆，慘黯析骨肉。沉冥隔九原，誰當證大覺。我衰鎮掩扉，心灰形槁木。眷眷故人情，前遊固孔淑。潔蠲啓道場，正及園蔬熟。尚期巫咸招，鑒我中心曲。未若邈山河，悽惻陳芻束。兜率與海山，豈必歸殊躅。淨因炯不寐，幽明諒可卜。

貞女行

女德貞爲尚，卓行豈矯偏。未嫁敦苦節，義比夷齊賢。流俗方頹靡，新故恒推遷。寸心苟不移，弱質金石堅。是用激頑懦，彤史當流傳。如何立論者，碌碌情塵牽。是非漫側置，廉耻亦棄捐。余每持此議，未肯錯衡權。爰聞汝南族，娉婷獨挺然。甫字吳興子，弗逮結褵年。聞變擬赴哭，血淚如迸泉。指天矢不二，親心遂轉圓。荏苒經六霜，往哉禮無愆。歛容却膏沐，喑鳴告几筵。人生如輕塵，所貴名義肩。寧爲寒松勁，毋爲穠李妍。寧爲孤鴻舉，毋爲羣雀翮。從此稱貞媛，守身孝乃全。他時雙闕峙，承恩日月邊。余歌作嚆矢，卑論無延緣。

校記

① 《南叻詩稿》卷十一至卷二十三原祇有書名而無卷數，爲全書統一起見，今均增補卷數。

南叟詩稿卷十二

乙酉集卷下

將赴詩局題南叟壁

種竹栽蓮老自便，豈期乍出草堂前。縱非奉檄通朝謁，何似鍵關任坐眠。結束書囊才本澀，商量藥裹疾猶延。兒孫好爲除庭宇，容我歸依水石緣。

慧山道中二首

小泊河梁候曉行，濕雲蒸鬱雨從橫。漪瀾堂畔空相望，松徑芒鞋無限情。

趣裝也似赴王程，難喚林鳩卜晚晴。雨宿風餐憑舴艋，孱軀仍戀小山盟。

金山晚眺二首

薊門初返渡江船，一上金山越十年。甲戌九月北歸，始登此山。絕磴溟濛含宿雨，層臺縹緲鎖浮煙。停橈剩有夷猶興，捫壁酬來嘯詠緣。弱水蓬萊空想象，清遊且趁半帆前。

巖峩江心勢絕孤，屹然底柱控荆吳。久無戰伐憑烽壘，但有詩

篇入畫圖。萬頃潮聲方蕩涵，三山雲氣尚模糊。中冷一勺何從試，倚檻徘徊客是逋。

欲遊焦山不果悵然有作

浮玉望焦山，中流當左顧。虎踞瞰東瀛，龍旋枕北固。巖壑浸雲濤，嵐霏浮草樹。景狀一以殊，緬想非朝暮。宵來語榜人，凌晨佇洄溯。濛濛半帆颺，乘風過瓜步。回首煩鬱興，目眩空江霧。寄聲華陽仙，秋期定飛渡。莫以生客嘲，幽悵此預吐。

寓杏園僧舍淫雨方甚

及耕方喜雨，匝月又愁霖。乍作蕪城客，偏淹澤國陰。幽栖思淨宇，閑詠托長林。屋老全縣溜，庭淤半作潯。敷牀稀避濕，散帙便霑淋。鶯囀驚因澀，鳩啼慘不禁。夜鐙看黯黯，晨籟聽沉沉。膏乳猶空汲，鞠窮得未尋。危堤飄竹箭，下壤沒秧針。幾度迎軒駕，相期叶舜琴。民艱殊可憫，天道實難謀。旅泊增憂蹙，何人會此心。

初晴遣興

昔是謝公墅，而作梵王廬。喧喧交衢路，幾回降金輿。竹樹葱蘢處，西偏靜有餘。雖無遠公社，却勝子雲居。解裝已旬日，淫潦漸以紓。晴曦照屋角，矯首一軒渠。鶯聲繞籬落，鵲語喧階除。頽垣既補葺，蔓棘重夷鋤。開軒翻簡帙，長日小年如。吾生付鴻鈞，天意全散樗。瓦甌幾縷香，飄飄徹紫虛。爲釋愁霖唱，且教懷抱舒。

李晝公招同局諸君宴集郊園至

紅橋小泛雨作而歸即事二首

聞道園林好，招邀興乍舒。槐廳分散後，洛社寂寥餘。草色迷

花徑，池陰沁客裾。游蹤天所假，把酒獨躊躇。

蕩槳衝風去，觴飛指畫橋。柳堤斜帶雨，荷浦暗通潮。秋令行偏急，羈愁得未消。平山空入望，還擬後遊饒。

題寓中茅亭

野客心情愛結茅，精廬敢羨碧山坳。也教炎景遮桐葉，略有涼風動竹梢。拂几攤書聊自遣，敷牀對客莫相嘲。不知草草誰營創，似許閒身寄鳥巢。

讀張文獻公集

我誦唐人詩，只作詩人觀。頽首始興公，獨難一詞贊。鳳儀賡堂階，鶴唳沖霄漢。粹然正始音，迴絕羣響亂。永懷蹇蹇心，幽貞夙所撰。豈以鼎鉉居，而釋巖阿戀。嗟哉鷹隼猜，回翔任海燕。朗識炳幾先，矢歌美且善。至今頌清風，涼生白羽扇。

董子祠行

舊聞董相宅，藻井涵清光。舊宅今爲運司署，尚有古井。祠宇今改構，巋然臨高岡。棖題既闕敞，庭階無蕪荒。載拜瞻德容，整襟一升堂。伊昔秦火熾，六籍寢銷亡。漢武尚文治，發策升賢良。拔萃得醇儒，宜置禁闈旁。藩封乃出傳，啓沃虛巖廊。所以炎劉運，雜霸乖純王。淮海居要服，賴茲師道昌。千秋尊俎豆，流澤何深長。實惟仁人言，樹彼功利防。淵源紹洙泗，是爲首庸當。我儕生晚季，濡首攻詞章。卑卑時趨逐，漫說班與揚。正學蔑由遵，垂白生慚惶。感此淹旅思，作歌興慨慷。

瓊花觀行

朝來少昊初司天，羲娥輪轉披晴煙。夙秉齋心訪古觀，巍峩金

榜闌衢邊。入門便見空臺在，瓊花杳冥更時代。地脉猶疑積阜隆，亭陰尚爲籠煙靄。緬昔坤輿鍾瑞時，瑤池仙子呈奇姿。氤氳吐作芝壇供，不許人間資玩私。竭來浩劫侵尋久，乾坤翻覆遭陽九。雖然再植已傷根，故應歸向無何有。世上鮮葩亦最多，雕欄翠幙爭摩挲。何若此花韜迹後，棄捐塵網離天魔。只今橫空想綽約，依稀桂影蟾宮落。過客悠悠漫繫情，但道繁華竟蕭索。吾本海山淪謫人，清都眺望融心神。朝元有路默存處，可是劉郎前度身。飛箋欲上通明殿，何日丹成到九轉。好從閩苑髻仙遊，琪樹千年選覲面。

晝公送梨戲酬二首

旅館涼生淪茗時，投來快果沃心脾。旁人休比文園客，渴疾煩君特地醫。

佳名載得西陽書，雪藕冰桃總不如。自問胸中荆棘斷，會添玉液上清虛。

閑 詠

天公喚我暫辭家，道里依然水一涯。居類鷄栖那得穩，食如鶴料不須賒。蚤翻緇帙充官課，長掩筠扉隔市譁。獨憶蘭英草堂畔，香風空度碧樹紗。

聽 鶯 二 首

槐陰綠暗竹叢深，鎮日吹來睨睨音。自是迦陵堪比翼，上林春信不知尋。

水鳥歌呼爲底忙，晴暉報得自鶯簧。詩腸藉爾能相引，續取閑吟又幾行。

鑾江夜泛

黃灣催晚渡，淼淼半帆飛。蟬息堤楊暗，螢迷苑草微。身非槎客泛，心是釣翁依。悵望江東路，明星幾點稀。

登真州署樓贈荔軒使君

輕舸泛鑾江，夜潮正新漲。蒼茫葭菼際，戟戶凌晨訪。使君雅好客，不以案牘妨。携手入西軒，容膝亦蕭曠。層樓峙江干，登覽益神王。隔岸秣陵山，澹遠呈殊狀。始知秋陰生，吸景似蓬閣。城雉當縈環，雲鳥方飛颺。溪饒漁家罾，門稀估客舫。永晝坐閑閑，靜鎮領微尚。元規興偏豪，仲宣賦增悵。那知如水心，結契青霄上。祇今藝林富，君是詩壇將。宏詞既搜揚，精理亦提唱。昔偕南園游，鶯花繞屏嶂。款款聆德音，每念不能忘。繫我卧蓬蒿，歲月久疏放。重承尺一來，聲迹成冗長。勝侶漫追陪，芳辰幸容漾。爲陳瓦釜音，無乃嗤孟浪。

次徐忍齋編修原韻述懷

艾歲乞閑身，荏苒踰六十。繩牀藥竈間，頗覺故我失。敢忘魏牟心，却耻周顛出。重被遺簪收，簡書下宸極。冊府漫同游，何由抒一得。瑟縮類盤蝸，病骨淹卑濕。猥以麋鹿姿，暫廁鵷鴻翼。縹緲蓬萊山，馥郁芝蘭室。筆端絕飛蠅，帳底休饕蝨。博同邊笥便，秘殊蔡枕匿。疲腕勉爲舒，昏眸庶復拭。側聽秋聲來，啼螿動悽惻。驚心晏景催，蕭疏旅人色。嚶嚶隔院鐘，斷我諸緣憶。

七夕晚雨復晴

晴空忽瀉絳河流，夕景依然雨氣收。樹裏微生霞作綺，簾前午

引月如鉤。赤龍去後雲津杳，青鳥翔時羽節留。長訝人間塵想集，
雙星空自度針樓。

晚 坐

垂簾供晚坐，重煮建溪茶。落日明高樹，歸雲隱暮鴉。殘編方
暫輟，靜業已徐加。即事辭塵累，迥然物外遐。

雨 窗

僑客依江上，流光駟隙餘。但期餅有粟，未歎食無魚。鵲渡星
初落，鳩鳴雨未疏。劇憐雲洞隔，塵壓幾編書。

午後散吟二首

涼雨繽紛晝漏舒，蕭閑也得比吾廬。牀頭黃帕纔收拾，又爇爐
香讀道書。

一味黎祁美似飴，悠然捫腹試茶時。銀蟾好向林端出，拂取天
風散雨絲。

夢 中 得 句

晃朗心珠黍米看，河沙界外夜光寒。玉霄仙子留真訣，一趁涼
颺下醮壇。

同局有請俸之說余因書懷三首

自笑摧頽土木形，姓名敢到長官廳。此來聊作無家客，何異山
崖與水汀。

夙昔心期邴曼容，十年納祿事耕農。但教喚作衢歌叟，也許南

薰到處逢。

生事依然老蠹魚，恩慈猶得賦閑居。漫操柔翰終何補，慚向山公一寄書。

中元日登寺中二閣

重閣臨名剎，崇基鎮廣陵。幾回經跂望，此日始來登。徙倚由初地，追攀及上乘。浮雲舒靄靄，宿雨蕩炎蒸。霄際聯珠綴，空中絡寶繩。森森清梵繞，冉冉白毫騰。億萬身如現，三千界可憑。江峰涵靄澹，河漢濯波澄。樹蔭祇園在，經翻貝字曾。有爲原假法，無盡是傳燈。懶作悲秋客，閑同結夏僧。南詢容受記，彈指或相膺。

七月十六日

六十年前當此日，呱呱之生方兩月。慈親懷抱向空山，城廬傾蕩淚如血。草間風鶴神魂驚，倉皇常恐遺雛絕。誰知巢覆卵猶完，成童未屆慈親歿。是時禮制都未諳，漫言啜粥披苴經。垂垂婚宦悲填膺，終身之喪轉銜恤。王修逢社長呼號，江泌逢鮭便哽咽。而我不及翔嗥羣，冥頑何處遺膚髮。髻鬢傷心過艾者，悲秋歲把蔬羹設。朝來寄迹邗郊寺，薄陳三釜分齋鉢。旃檀一瓣禮能仁，耆婆天裏緣曾結。定知蚤證涅槃因，變現身形天女列。月明照出蓮花界，不須往趁孟蘭節。餘生霜露知幾回，浮世流塵輕一瞥。

七月二十一日晝夜大風雨

昨夜中庭月宇澄，狂飈挾雨晝僂僂。江皋應歎驚濤湧，淮堰重憂逆浪騰。孤館經時閑作客，清齋鎮日淡於僧。只宜踵息供堅坐，依得長明半盞燈。

夜半作

夜雨三更氣倍涼，幽栖宛在白雲房。聞鐘陡覺拋高枕，撥火微添入定香。橐籥未旋思悄悄，根塵猶繫恨茫茫。何時迴策從花頂，問取真宗到坐忘。

曉霽遣懷

殘月射清暉，披帷識曉霽。習習林禽歌，客興稍容裔。銅匱一縷煙，游神謁象帝。靈府湛虛明，隨時復游藝。見卯與挾彈，何者便蚤計。人務任慵疏，柴扉且閑閉。聞說淮南山，秋來幾叢桂。隱矣合反招，真想在霞際。

夜雨起坐達旦

星河淼淼雨聲忙，一氣初回脫睡鄉。羽扇幾旬消薄暑，袷衣七月怯新涼。燈龕焰冷霑陰重，蛩砌音微逼夜長。珍重蕊仙傳內景，不生大藥更何方。

銀杏樹歌

古木鬱森森，相望倚青冥。一株當寓軒，晨夕頻延領。遙傳謝公時，遺植沿綿永。扶搖修竹叢，籠蓋高梧頂。得天數倍長，超劫招提境。實贏橡栗多，火似桑榆炯。對我散帙閑，臨我團蒲靜。緬想築墅初，運籌邊壘靖。從容鎮撫績，風流得馳騁。何必居東山，抗迹托箕穎。眷言嘉樹存，宛若甘棠並。伊余旅思淹，心迹耽幽屏。爲問主林神，休蔭殊欣幸。人間繁卉姿，飄落嗟萍梗。貞幹長不磨，憬然發深省。

緘齋先生挽詞四首

慘黯牀頭別，難尋肘後方。神明非爛漫，疾疢已膏肓。離緒淹三伏，愁心寄十行。竟聞悲撤瑟，雨淚下淋浪。

升華逢蚤歲，卓犖古風敦。揖讓鵷鴻序，回翔翰墨園。浮名甘斂抑，捷徑斷攀援。今日嗟彫謝，心期孰與論。

久愛南陔日，遙瞻北闕雲。壘篋諧唱和，詩禮熟耕耘。荆戶連枝茂，蘭階奕葉芬。淒涼駒隙駛，哀薤不堪聞。

姻館交情合，官聯托契真。步趨從澹泊，著述識精醇。遠驛更番權，荒齋隔宿塵。何期慧山路，從此涕流頻。

張侍郎園行 有序

忍齋寓巴氏園，一日，指園池曰：“此係明季張侍郎殉節所，其室眷亦從死。池中靈爽時形，人皆目攝。”余問侍郎爲誰，則未知也。因觀揚州《郡志》，乃載侍郎於《人物卷》，名伯鯨，字繩海，萬曆丙辰進士。乙酉城陷時，方致政居里，與夫人韓、冢媳郝俱死於難，而未入《忠義傳》。余竊傷之，因作詩以示來者。

城東擅勝誰家園，千章古木消炎暄。方池亭亭石齒齒，縈迴曲榭臨高軒。寓公攤書愛選勝，留賓游息如丘樊。是時淫潦勢稍退，一泓蕩漾通泉源。凭闌僉謂纓可濯，整襟忽聽寓公言。此乃忠臣畢命處，清河侍郎兼賢媛。明社既遷蕪城潰，汨汨止水清無渾。至今精靈儼來降，悲風苦雨隨歸魂。我聞斯語骨毛聳，飈令哀壑聲潺湲。欲從方志徵遺迹，仰天掩卷呼煩冤。豈爲詞微定哀際，皎如白日蒙塵昏。侍郎亮節既彪炳，到頭一著光乾坤。況將身範孚閭闔，

綱常挺峙推清門。吁嗟板蕩相遭日，不能一死皆辜恩。文山先兮疊山後，心事昭昭無異論。編摩出入鬼神鑒，願告南董除籬藩。君不見石頭城下挂降幡，名卿馬首厥角奔。自叙前身長樂老，羞貽巾幗垂啼痕。

文選樓懷古

縣圃風流翰墨場，客心憑弔劇蒼涼。揆文已擷江山麗，主器應扶社稷長。委巷年深塵刹暗，虛簷晝掩草庭荒。不知慧業歸天上，可得神遊近戴匡。

秋 分

江上清秋逼嫩寒，絺衣頓換褐衣寬。飢蚊斂喙當風緊，乾鵲遺音識雨闌。自愛林光簾外度，更邀月色帳中看。此生原是山臞侶，旅宿依然似澗槃。

題忠烈遺事卷贈卓鹿墟 建文忠臣卓忠貞公裔孫

竹西歌吹正交逵，獨見幽人致不羈。江左衣冠飄浪後，篋中簡牒劫灰遺。鵲聲幾度收殘淚，虎迹重尋傍舊祠。要識蓬蒿心自苦，垂垂吟案滿霜髭。

江都學博送秋丁胙

故鄉趨事地，分胙及茲辰。挾策逢吾友，司籩餉旅人。豬肝非吏餽，鹿脯是仙珍。齋食經時慣，還霑聖澤頻。

隔院有雙鶴詩以憫之

瞥見竹林西，雙雙白鶴栖。步猶同澤雉，鳴未伴天鷄。有路層

霄迴，何時六翻齊。蒼茫孤客感，爲爾一含悽。

中秋夜月下焚香

年年齋沐詠真居，今夕孤懷倚寓廬。歌吹隔城鐘定後，秋霖滿院月華初。八瀛普照冰壺皎，一氣澄涵玉鏡虛。聞道仙階方品鷲，三千功行更躊躇。

中秋後五日浮村上人招游紅橋 法海寺平山堂即事三首

曾過紅橋爛雨中，蘭橈重泛挹清風。觀濤未得從枚叟，沽酒何當待遠公。柳岸垂陰猶襯日，蘋洲積潦已澄空。誰家別榭連薨起，棲鳥蕭蕭竹樹叢。

繫艇來尋古寺遊，苔階迤邐枕林丘。黃埃已隔蕪城市，清籟方凝法苑秋。歷落聊成雲水伴，蕭條漫問稻粱謀。客心搖曳江南北，指點前溪數白鷗。

好在淮南一小山，樓臺深鎖極蕭閑。周遭天塹平沙裏，指點仙宮廢壟間。松韻自和鐘梵冷，泉膏方試茗花斑。却思明月當簷夜，惆悵忽忽兩屐還。

九月四日大江晚渡

西風送得片帆歸，極目蒼茫倚落暉。身比閒鷗隨處狎，心隨孤雁背行飛。潮頭激灑鐘聲杳，山頂飄蕭木葉稀。往復幾回風景換，焦仙祠畔約猶違。

梁溪夜泊同展庵弟篝燈步泉亭煮茗作

曉發雲陽暮慧山，扁舟繫處山門關。呼僮急買甕頭水，差覺混

朗舒心顏。乘興躍然移兩屐，一燈明滅林嵐間。亭館囂塵此時絕，茶寮笑客真癡頑。瓢底溶溶傾一勺，須臾蟹眼浮輕煙。平山井泉名浪得，廣陵之濤空潺湲。篋中佳茗久失味，裹來快意供烹煎。浣淪臟腑凝素液，充調榮衛滋丹田。始知靈源孕元化，一炁灌注由涓涓。欲招桑苧呼玉川，與我把袂還拍肩。人間臭帑空垂涎，那能如我今宵閑。風生兩腋雲崖邊，山靈許作小游仙，枕流漱石緣非慳。

十月十一日錫山舟次

昨日喧風趁小春^①，朝來風轉滯行津。山雲吹作纖纖雨，和淚沾衣感故人。是日，重哭絨齋。

毘陵曉發

小泊河梁咽朔風，淩兢病骨倚孤篷。艣搖淡月三更後，夢破荒鷄十里中。老至倍應驚歲晏，閑來未忍遣詩窮。年年墜戶兼高枕，幽意還堪問渚鴻。

渡江口號

凍雲含雨氣蕭條，揚子江心正落潮。自笑身非名利客，吳頭楚尾鎮消搖。

杏園夜坐

蕭寺重投宿，空庭逼暮寒。鴉翻雲影亂，竹嘯雨痕乾。爲客嗟頽景，安心識靜觀。且容趺坐穩，佛火照更殘。

題東皋草堂圖二首 爲天津曹殷六養母別莊。

笙詩譜得畫圖成，志養融融非世情。底事懷羹如穎叔，不須奉

檄似毛生。

平莊宛在潞河東，稻壟蔬畦滿目中。樹得堂陰護正好，輕雲淡日扇和風。

南窗午坐

猶然容膝地，把卷倚南窗。寒鳥更番度，清鐘按晷撞。閑知塵慮息，靜遣病魔降。那得身強日，追歡對酒缸。

高都公書至

江關孤館倚寒暉，迢遞音書寄未稀。離緒縈迴時節換，道緣覺警夢魂依。煙霞契已留丹壑，筆削權猶領北扉。何日從公林下坐，分明彈指印初機。

范公祠行

維揚巨浸區，保障倚邦牧。巍巍汝南公，千秋所尸祝。曾作西溪監，捍海長堤築。宏議排天閭，蠲賑恐弗速。遠追黍苗歌，長憶棠陰宿。後來歐蘇輩，旬宣踵芳躅。祠宇臨邗關，高榜動瞻矚。我今過道旁，寒飈蕩平陸。側聞水鄉謠，何止一路哭。三蒔觀狂霖，濁浪騰林麓。沿海沒牢盆，連村鮮場穀。九重渙德音，燭照及蔀屋。許貸惟正供，還散常平粟。四顧流移多，何由盡給足。公乎乘雲螭，撫時定蒿目。聽我矢悲吟，聊作迎神曲。

碧天觀斗閣眺望

古觀帶平林，凭高拂午陰。欲招黃鶴迹，來拱白雲岑。珠斗含芒迴，丹壺駐景深。塵蹤寥歷處，步履好相尋。

至前五日雪

襪被寒猶薄，推窗雪已飄。微催灰管發，暗逐雨痕消。賦客從梁苑，騷人在灞橋。何如高卧者，爲我一相招。

雪 晴

薄霰逢初霽，窮陰幸不侵。黃濡梅萼綻，翠洗竹筠深。案有高僧集，時方校齊己、皎然諸集。門無俗客尋。悄然棲寂處，好辦出塵心。

題蕭徵父荷池小影

縣圃風流在，清狂特自如。林中消夏日，水畔洗心初。已擅騷人賦，能依淨友居。荷名淨友。鴻都門下客，任爾一軒渠。

廬山心壁上人以滇南省母詩見投余因有感而贈

弱齡趨嶺表，奉親賦歸來。經過廬山下，艤楫空徘徊。辛亥冬，余省先君於粵東，舟經南康。僂俛困泥淖，遁迹棲蒿萊。焚香招五老，縹緲白雲堆。濟勝悵未得，漫浪侵衰頹。惟有霞外想，素壁臨崔嵬。邂逅逢瓶錫，結契多宗雷。吟嘯飛瀑間，清音何悠哉。獨有岷岵思，眷眷補蘭陔。俾我感前迹，皋魚淚滿頰。人生如飄蓬，何由返根荄。嗒然忘言解，萬竅息喧豗。紫霄何峩峩，白石何皜皜。默存對山靈，愴悅塵襟開。尻輪與神馬，庶足長追陪。

至 日

夜半風高琯律揚，收回宿雨漏方長。擁衾不厭調千息，闔戶惟思養一陽。客徑凝塵門刺斷，禪房分鉢野蔬香。翹瞻鑾馭經過處，踧踖如隨鵝鷺行。

程子楚嵐有遊黃山之約

阮氏多賢識仲容，履綦欣破蘚苔封。論交自軼風塵侶，托興長依水石蹤。坐對清尊方促膝，話來名嶽好携筇。歲闌一夜羈愁減，吟榻相望玉漏重。令叔子雲翁與余交善。

寓中蠟梅數株盛開

憶我南畝植，寒梅一樹香。來看深院裏，森列短牆傍。並幹臨叢翠，連苞綴淺黃。低迷前夕雪，濃壓幾朝霜。正色通中理，寒暄應一陽。豈施隋苑綵，弗點壽陽妝。官閣春猶待，客廬夜未央。雨餘彌掩映，風裏不飛揚。漫惜繁葩盡，堪依冷蕊長。年華當作殿，收拾到詩囊。

舟至京口宿聽潮庵

借得山樓宿，平臨鐵甕城。踈簾分戍火，遙浦度潮聲。塵拂香龕暖，愁消酒盞清。河梁方阻絕，歲景逼崢嶸。

丹陽道上曉行

迢遞雲陽驛，驅車逼曉寒。林空鐘梵杳，塔隱月痕殘。僮僕休相怨，風霜強自寬。猶羸驢背客，一枕倚邯鄲。

校記

- ① 原刻缺“趁”字，今據蘇州圖書館光緒家刻本補。

南昀詩稿卷十三

丙戌集卷上

元日讀商文毅公集恭題二首

神光瞻紫極，邃學撫青編。心苦籌邊日，身閑解組年。沂公高第重，迂叟大名傳。蓬質生何晚，師承意惘然。公集中多理學語，皆程朱精義。

前朝論相業，弁冕是淳安。詎免遭恭顯，終能起范韓。奎文依帝座，玉節領仙官。翹首丹霄路，何時刷羽翰。

二月十日重赴維揚夜泊山塘

改歲脩踰月，蓬舫出城闕。詎不愛吾廬，簡書恐隕越。隄柳青將垂，園杏紅將發。纖纖暮雨飛，漁火半明滅。扣舷意渺然，野性自疏豁。狎得閑鷗羣，相呼旅雁列。願續反招隱，卑栖敦晚節。猶道稚圭移，無或蒙磨涅。風臺月觀間，汗漫游無別。早晚牙籤收，嶺雲自怡悅。

銅井梅花盛開舟中感懷舊游臺然有作

銅井山中是我家，霏霏香雪迷谿沓。不須孤山繞屋樹，鈎衣壓

帽橫敝斜。前年入林恣幽賞，奚囊拾句供人誇。比來行役不自料，空教形影違腐廬。昨朝拜掃忽忽去，夢回搖曳空中花。孤舟蕩漾江雲黑，清吟興盡隨嗶啞。浮生萬事堪一呷，但宜嚼蕊和餐霞。幾時屏却人間事，澗旁草閣觀周遮。憑藉山靈許逋客，紛紛垢膩重抓爬。

舟行五日始得渡江遣悶二首

舳艫銜尾阻輕航，三宿經行九折腸。差喜臨江晴色放，春雲片片帶維揚。

經年問渡路重重，自笑輕離徑裏蹤。猶有平生忠信在，到來鼙鼓不曾逢。

重到天寧寓見庭中杏花

襪被重携入寺來，杏園真見杏花開。輕陰乍散流霞綺，淡日初烘暈玉腮。春意肯迎孤客笑，靈姿疑自列仙栽。草堂一樹方愁別，到此情移却幾回。

題寒山集

一卷寒山詩，恰稱幽人讀。嚶嚶天籟聲，空山洗絲竹。中有如意珠，明光遍地燭。憐憫諸有情，物態何徵逐。那堪慧眼觀，歌嘯同著卜。所以紫陽翁，嘉歎好篇牘。朱子偶摘寒山詩云：“煞有好詩，人未易到此。”紛彼淫哇興，盈耳滋導欲。若能理解者，脫足離五濁。千古南華仙，不殊轂與軸。我行置座隅，六時矢薰沐。

醫友張漢甌餉黃山茶 茶名碧天乳

近閱黃山圖，洞壑紛難數。瑤草滋氤氳，崢嶸絕仙府。悠悠付

卧遊，煙雲生牖戶。忽見赤松儔，玄談揮玉塵。貽余紫茸芽，住名碧天乳。辨色如渾金，幽香自盈甌。亟呼清滌煎，溶溶沁肺腑。未許日注參，足與建溪伍。睥睨官焙餘，燥脂漫納吐。妙用當刀圭，芳意等蘭茝。爲擬玉川歌，一補桑苧譜。若從杖策緣，跂石應起舞。

上巳日竹院散步

客館蕭閑禊日臨，綠筠深處復披尋。風和似帶熏弦韻，林靜猶含嶰谷音。白塵輕揮花影動，青鞋徐印蘚痕深。此身自比啁啾鳥，識取陽春育物心。

余於乙卯秋夜夢游茅山恍若三真君挈至最高處誠爲生平異緣迄今三十餘年矣思酬夙慕三月六日邗江登舟慨然有作

華陽洞口月明時，三十年前夢裏知。幾度書傳青鳥翼，朅來身阻白雲期。霓旌搖曳仙蹤近，丹鼎銷沉隱景遲。願遇鴻蒙重爵躍，碧霄舊路得相隨。

京口夜泊

江北江南迤邐行，千艘銜尾莽從橫。霞標已駐金庭迥，月宇猶依鐵瓮明。陌上鷄鳴催夢斷，舵頭潮落逼愁生。孤懷一任傍人笑，祇恨身非羽翼輕。

練湖口晚渡

驛路初離去，溪橋幾疊灣。淙潺明淥水，窈窕隱丹山。紅淨桃蹊外，青濃麥壟間。今宵憑鶴夢，悄覺客心閑。

曉發望茅山

夢繞捫蘿徑，披星泛野塘。柳風舒正暖，穀雨霽尤良。泥坼菖蒲嫩，波縈荇藻長。遙看紅旭上，颺騎下雲鄉。

上茅山道中五首

籃輿一逕指琳宮，斜日迷離度遠風。應爲東卿方肅駕，雲旗回向紫壇中。

福地真知可置身，紫巖碧澗問前因。路移忽見蹊間徑，已似劉郎再度辰。

三峰環聳鬱崑崙，何似天台跨石橋。愁絕琳枝栖未得，投林却爲趁鷓鴣。

縣崖百道瀉珠泉，應有遺丹養洞天。苦憶匡廬飛瀑遠，濯纓且向市壇前。茅山名仙人古壇。

巧石離奇削不成，道園秘景舊留名。官前巧石，俗稱茅君花園。初平隱去羊羣伏，似挾輕車訪上卿。

宿碧雲樓留題二首

薄暝山雲漫，寥寥作萬籟。振衣上層樓，虛窗集微靄。矯首霄階平，遐尚寄霞外。舊夢不再成，渺渺真靈會。一展名山圖，仙牒編珠貝。羽人以《茅山志》贈閱。而我轉飄蓬，徒然慕十賚。凜茲秉燭光，根塵庶沙汰。

兀坐清無寐，頓覺春宵寒。自分巖壑姿，修門久挂冠。不學還丹訣，丘壑空盤桓。稽首三神君，比翼青雲端。浮名甘棄置，太樸畏雕刊。金文與玉冊，招之域外觀。感此矢精禱，涕泗生汎瀾。

上大茅峰二首

采真歲月付悠悠，容易焚香最上頭。霽景沈寥新碧宇，神光縹緲舊丹丘。鍾山遙接天都亘，瀨水橫環地脉浮。彈指宛然符昔夢，桑榆纔爲隱書求。

岐嶇磴道逼蕭臺，璇館排空鐵鎖開。雲際璈音長繚繞，峰頭鵠影尚徘徊。氤氳人比庚桑祝，偃蹇我慚禦寇來。回首此生昏宦誤，可能脫迹洗塵埃。

華陽洞

愛尋雲洞性長偏，第九天來第八天。戊寅秋游林屋洞。丹嶂兀然開奧宅，砂牀曾此詠靈篇。蛟螭奉簡常恬戢，烏兔潛輪鎮轉旋。却笑武陵津路隔，秦人猶是世間緣。

玉柱洞

縣崖石室亘橫空，一柱晶熒翠竇中。自就渾淪扶地軸，非關斧鑿見神功。金膏暗滲千重潤，玉管微窺一綫通。那得身形能變化，瓊書幾卷叩青童。

蓬壺洞

何年大塊鼓洪鑪，別鑄乾坤貯一壺。會集羣仙來福境，豈須虛室繪真圖。潮音隱隱凌空戛，雲氣油油徑寸膚。解道寰瀛歸杖底，幻形終誚長房誣。

曲水亭 喜客泉之支流

磴道橫斜碧蘚滋，忽疑星漢落參差。淙潺正及峰回處，霽沸真

當客到時。洗耳好諧巢父意，流觴謾問永和詩。自憐病骨須霑沃，一掬清泠貫玉池。

繡衣亭 大茅君受金書玉冊，繡衣使者降於此。

絳節崇頌撫舊聞，亭前翹跂思殷殷。始知人世縻塵爵，何似天階策茂勳。芝蓋暗凝珠樹露，鶴巢長鎖玉臺雲。松喬誰謂成虛誕，試看當年九錫文。

從元符宮至鬱岡乾元觀道中

登真企遠躅，混俗隨塵蹤。駕言挾屨去，山坳更幾重。琳宮鬱相望，盤礴青芙蓉。攀陟竟不及，綿邈白雲封。迤邐鬱岡畔，清陰竹樹濃。解裝投古觀，橫檻拱三峰。丈室方蕭寂，魏紫開連叢。爛若披錦綺，而帶煙霞容。時庭中紫牡丹有百餘朵。客意欣然愜，觀止龐眉翁。好探玄默理，一契清淨宗。芸軒約信宿，惺惺聞晨鐘。

贈詹維揚律師 師爲楚黃儒者，道行修整，時年八十二。

宛是臞儒遁迹餘，總持玉律更誰如。神凝靈府安真鼎，道寄空巖講素書。却粒不嫌齋鉢冷，結趺相對夜窗虛。寄聲壇下從游者，澡雪身心是淨居。

神碑歌 有序

碑爲宋天聖間朱觀妙先生作，曰“幽光顯揚之碑”。觀字既圯，是碑僅存。明萬曆初，土人碎之，將昇煨灰，忽雷雨晦冥，居人見雷光中有神輅合之，立微鼓而不仆，留罅漸密，字蹟漸明。後果有閩蓬頭來自終南，復興舊觀。見笄侍御《重光記》。今碑完好如故，余覽而異焉。作歌以識。

鬱岡幽窟真人墟，石門千仞凌崎嶇。伊昔茅君餐術處，苔花松粉披霞裾。奕奕許陶高躅繼，丹丘縹緲祥雲起。觀妙先生暢道風，九層臺建崇禋祀。叢林江左稱乾元，貞珉揚顯盈千言。一朝楹桷委榛棘，穹碑巋若靈光存。道旁牧豎駸顛仆，轉瞬騰騰劫火驟。竭來豐隆與屏翳，喚起神丁爲輻輳。荒庭屹立成岡陵，玉檢金泥片石憑。怳遇媧皇五色煉，巨靈昭應勃焉興。武當閻氏蓬壺侶，江李踵美振徒旅。宮禁頒來寶笈多，翬飛鳥革何容與。斷碑復合洵有因，百年指顧留音塵。字裏流膏紋簇簇，行間積蘚斑鱗鱗。我得舊聞方目擊，上清遺事誰能識。而今呵護重完堅，定有仙蹤恢往蹟。由來至道本潛光，動躍視聽非尋常。要令羣迷知嚮方，化工鑪冶何輝煌。

魏元君祠

仙班南嶽迴，西麓有遺祠。瓊珮留音處，瑤筵駐節時。迸階春草淨，浥戶雨花滋。悄絕希行迹，何因問紫芝。

燕口洞 有序

梁普通間，女仙錢妙真居洞中誦經績麻，因名誦經巖、績麻房。時人有議之者，乃於丹砂泓剖腹洗心，因名洗心池。又見一虎，叱之即化爲石，因名虎化石。年九十餘，隱化於洞中。天寶間，敕建燕洞宮祀之。余過此，有深感焉，成排律十二韻。

王母瑤池上，麻姑滄海邊。來茲真隱地，宛似淨居天。矯矯青閨秀，淩淩蕊館仙。經樓聽遠籟，受學於陶貞白先生。丹洞檢靈篇。錦謝天孫製，絲休織女牽。飛瓊常把袂，萼綠或隨肩。湛若披靈府，泓然濯冷泉。龍降瀾不涸，虎變石猶跽。神蹟殊難沒，清班及易

遷。易遷，女仙官名。祇今探玉簡，何處集雲輶。姑射原處子，蘭香尚俗緣。人間塵夢短，嗚咽暮山鵲。

全真石塔 乾元道士江文谷趺化處。

七真堂上影沉沉，得訣歸來止鍊心。省識谷神原不死，翱翔長在白雲岑。

玉晨觀 高辛氏時，展上公修道之地，今遺蛻尚存。

路入姜巴躡迹輕，太清仙宇又雷平。遠踰函谷棲關尹，直似崆峒住廣成。上士止參清靜理，末流競起禱禳名。白雲高卧何人在，悵望空階檜紐橫。觀中舊有許長史手植左紐檜。

懷許長史 玉晨爲長史故宅

徙倚珠宮側，仙侯逸軌存。閒心辭瑣闥，秘室拱霞門。尚撫壇銘麗，陶貞白作《長史舊館壇碑銘》。誰疏井甃渾。宅有長史井。斯人如可作，風月好相捫。

懷陶貞白先生 墓在雷平山麓

勝絕朱陽館，迢迢問碧岑。閒雲停別壘，靈鳥叫荒林。鄴縣棺虛降，延津劍已沉。摩挲殘碣在，千載客心欽。

李真人丹井 在乾元觀

杳絕玄洲迹，還來玉井尋。澧泉流液淨，丹地濯波深。修綆頻相續，一瓢足共斟。遺銘徵抱朴，爲我鑑清襟。

乾元觀齋堂歌

我聞自昔游仙家，脩脩摘翠兼餐霞。人間火食遽捐棄，此說毋乃猶虛除。栽田博飯從師去，腹枵誰肯同飢蛙。乾元總持大耋叟，繽紛雲侶來如麻。洞府幽深檀施少，石田荒棄歸谿訝。鉢中麥粥朝和暮，十日一飯羣無譁。龍門戒律本嚴整，風規如此無違差。但得道腴供戰勝，霏霏白雪萌黃芽。人間不耐清涼味，登盤下箸爭盈奢。翻笑山臞福分薄，畏將垢膩當抓撻。我因對案不忍飽，支頤相向夕陽斜。君不見江淮潰決流民多，釜沉版沒將如何？三旬九食尋常事，且和雲堂一鉢歌。

雨霽月夜與維揚律師話別

三宿繩牀復小留，當簷晴月氣如秋。玄詮已啓珠囊字，辟宇方添海屋籌。巖下幾時逢白鹿，道傍何處候青牛。迷津終藉茅君指，得問南華知北遊。

下茅山雜題二十二首

風磴雲扉半榻間，幽情脉脉悵離顏。此生不署華陽隱，枉說投簪歲月閑。

千尋石比崑岡潤，百道泉如橘井香。每向穹窿瞻鶴駕，金壇別是有仙鄉。

八龍三鳳漫齊名，誰似茅家弟事兄。接手風塵流灑後，琅霄秘簡授分明。

排成瑤宴五雲中，約得仙鄰是葛翁。金醴瓊漿斟不盡，玉笙吹下落花紅。

嬴家遺壁莫良常，轍迹空追穆滿荒。海上幾時徐福返，嘉平謠

起蚤呈祥。

繽紛瑤草匝山阿，盡是仙翁服食過。采菊豈惟諧隱趣，芻蘭底事續騷歌。

仙伯當時羽節停，傳來金簡自空冥。不知何日移車騎，重到吳門訪蔡經。

武皇胎性漫求仙，遁迹應追祖武賢。何事歲星偏下謫，金門遊戲度流年。

稚川丹井尚依然，遙隔羅浮路幾千。洞底陰陰幽闕在，月明飛鳥自經天。

遠游蘊德絕塵氛，策簡來從定錄君。蓋竹山中芳訊至，侍晨玉札又繽紛。

玉斧清瑩遽委形，東華仙掾鬢長青。交梨火棗來珍重，不爲人間駐弱齡。

神武門前脫幘歸，蕭梁佐命免遺譏。山中宰相銜猶贈，知道先生心事違。

逋翁真隱此山來，著作浮名一映哉。虛室洞房通寤寐，雍門聽罷客餘哀。逋翁有《山居思殤子》詩。

鵲尾鑪煙映翠微，三千弟子習玄機。研修誰似桓生蚤，獨跨層霄白鶴飛。

公緒山齋寄一林，石池曾漾墨痕深。五千言裏幽探罷，肯遣羣鷗避客襟。

神清體隱姓名芳，便到仙臺作侍郎。夏客舊曾辭辟舉，劉君蚤已紀循良。保命府官屬有明晨侍郎，漢夏馥、劉寵皆與焉。見《洞天仙職志》。

情塵斷不惹仙家，劉阮游蹤枉復誇。吾欲懺除綺語障，含真官畔拜雲車。

己字山形鎮鬱盤，金陵王氣久凋殘。茫茫下土沉沉劫，合借霓裳戴籙冠。

禽慶從游不可期，少文高卧更何之。幸然借與樵風便，趁得餘齡賦采芝。

市朝擾擾是非生，莫道崎嶇上玉京。掌得嫋嫋猶散秩，飛符迴步謁三清。

叩得玄關一著先，玉笈金鑰幾時堅。若容許與青芽散，肯讓雲中鷄犬仙。

華陽志裏合留名，回首煙霞百感生。寄語朝元諸羽客，凌風吹入步虛聲。

南叻詩稿卷十四

丙戌集卷下

懷高都公

去年此日悵離顏，目送征帆淚滿斑。坐處留香猶半榻，夢中牽袂已間關。救時尚合資元老，駐景應知得大還。爲報孤情雲水愜，芒鞋昨夜返茅山。

寄同年魏子相待講

決策同時下直廬，判無心迹兩人如。幽蹤吾漫思禽慶，卓行君當擬仲車。子相方選館，即請假養母，閱十年方之京。讀易獨披晨幙靜，援琴誰伴夜窗虛。天涯知己垂垂老，憑仗征鴻寄尺書。

王令貽給事以言事去官歸里贈詩一首

摩挲石鼓發新硯，給事初來成均，投余以《石鼓歌》。鶚立昂然動紫冥。肯使神姦逃禹鼎，尚容屈軼指軒庭。悠悠直道原難問，咄咄愁聲了不聽。蒿徑好來縈屐齒，相於老眼倍教青。

故閣部史公開幕維揚城潰殉難相傳
葬衣冠於梅花嶺下過而哀之

極目層城古戰場，忠魂飄蕩恨茫茫。軍中空道臨裴度，都下無由仗李綱。碧血久從衰草沒，白雲遙帶古梅香。吾來暗灑三升淚，髣髴靈旗下大荒。

送吳幼日編修之京

蘭陔依慕十年餘，每向蓬門慰索居。拓落固知吾道在，沖恬自喜物情除。班聯並獻鄒枚賦，鄉里方疏鄭白渠。欲擬繞朝重贈策，自憐拙計老樵漁。

齋 居

斷杯却肉槁枯如，淪茗焚香讀道書。豈謂歡娛堪送老，且將寂寞竟逃虛。閑心未覺簪裾貴，樸學何妨翰墨疏。鼎鼎百年成底事，好憑清夢到華胥。

有 感 二 首

達官原險境，拙政是閑居。不見東門帳，遺圖羨兩疏。
彈冠曾幾日，投杼亦移時。寵辱如參得，端從老氏師。

庭前古樹新綠初齊

重來樹下尚春寒，老幹千尋勢鬱盤。十日纔爲丹洞宿，一窗頓見綠陰攢。靈光掩映年逾古，生意扶疏地自寬。他日家園栖寂處，相思還倚碧雲端。

食 笋

自從誦黃庭，肥蕪汰欲盡。清齋及杪春，宜惟一束筍。蕪城多檀樂，土膏每接畛。絕勝家園種，肥嫩沃唇脣。我坐竹林旁，頭番手自攬。朝暮供盤餐，致足滌腸腎。無事采蕪薇，不須摘芝菌。庾郎三九壺，枉爲嘲貧窘。何如玉版參，當筵一笑輒。

庭開芍藥花二首

去年折得膽瓶看，今日閑房對藥闌。三朵花開如有意，迎眸冉冉送春殘。

誰從紫禁憶元暉，老去應知藻思微。稍識廣陵花種在，不須惆悵萬株稀。

聽鶯二首

秋風吹散栗留音，出谷重依竹樹深。最喜曙光浮動處，喚回殘夢助孤吟。

歌吹無心問竹西，好音藉爾慰幽栖。憐他反舌聲凌亂，變得圓吭自在啼。

與展庵弟

旅館蕭條日，經年惟汝同。清齋蘭若裏，靜課管城中。生事寧違俗，心期只固窮。池塘如得句，綽有謝家風。

呂真人仙誕碧天觀即事

星降弧南屆六陽，遙瞻鶴馭下維揚。庭移花影薰風細，殿繞鐘煙瑞日長。緣在早曾逢碧簡，夢回久已熟黃粱。還丹真訣重來乞，

應許身依劍佩旁。

移 寓

一從芒屨下仙巒，冉冉春風又漸闌。花意解顏經幾度，禽言過耳任多般。牀頭蟻盞休重把，篋底蟬編罷浪看。消暑更宜移僻處，焚香五夜傍芝壇。

斗閣齋居閑興四首

半榻聊從羽客邀，齋居自喜拂塵囂。氤氳香案臨華蓋，的爍珠簾麗曲杓。夜靜每當鐘籟警，日長惟對鼎煙消。分明記得前因在，曾領頭銜是洞霄。

采朮茹芝願未忘，齋心昏旦禮虛皇。馴禽度曲珠林靜，細草含葩玉砌香。漫眺蜀岡浮撮土，不知隋苑掩垂楊。天留僑客閑棲地，便擬游神接混茫。

形影翛翛伴籙冠，洞門深鎖碧檀欒。豈思中壘然藜閣，却上清都醮斗壇。乞取青精成淨飯，挹來絳雪得神丹。閑中倍惜崦嵫景，矯首層霄一倚闌。

校書尚趁白頭人，旅泊聊憑物外身。朝士班中辭許穆，道家籍裏寄吳筠。陰符細讀機何秘，內景微研諦自真。苦憶遠游名嶽去，此生遺恨誤風塵。

五 日

客中節序又天中，朝罷瑤臺守絳宮。正爲迎梅宜降雨，不須攀柳更吹風。盤餐自喜齋厨近，臺餽猶煩旅館同。余方齋食，曹使君餽饌，故云。祇憶草堂雲樹隔，夢回仍是北窗翁。

生 日

六十過來又二年，塵軀無計挽華顛。豈嫌波匿方參佛，《楞嚴經》：
波斯匿王聞佛說法時，云：“今年六十有二。”却讓通明蚤學仙。陶貞白四十便入華
陽。蒿艾乍荒三徑裏，煙霞相望九霄邊。上清秘籙容來授，餘景悠
悠耨寸田。

招 鶴 歌

真人汗漫游九垓，夾持日月呼風雷。鶴駕飄飄往復回，滄溟萬
里水一杯。邗城郊北蜀岡隈，珠宮憑高射斗魁。楚江一望白雲堆，
翩翩黃鶴將飛來。月扉輝映霞門開，鶴兮鶴兮時徘徊。戛然長鳴
從蓬萊，虛皇筵前萬象該。真人降兮酌金盃，琅函玉簡消沉災。俯
視下界蒙塵埃，浮生汨汨斜陽催。嬉遊淨域何疑猜，我招黃鶴心
悠哉。

懷同年鄭珠江檢討三首

遙聞封事上彤墀，正是求言下詔時。千古賈生偏雪涕，要扶一
代太平基。

垂老詞曹禁掖栖，丹心只此露端倪。臣慙自荷恩慈重，未忍嚴
訶仗馬嘶。

時宜未合是書生，獻賦那能學馬卿。却喜他年留汗簡，監門圖
後也齊名。

汪東山修撰挽詞七首

才名藉甚動簪紳，仙骨珊珊本軼塵。匝歲論交情似舊，魂銷一
別甫經旬。

揚子津頭路是岐，我留君去尺書馳。白駒噩夢曾徵否，不得流年似牧之。

消渴長卿猶善病，清羸叔寶竟長埋。茫茫造物憑誰問，凶吉門同作意排。

緣何嘔血事酸辛，詞翰研精便損神。從此騷壇風月地，共應垂涕惜斯人。

綵服承恩侍北堂，宦情恬澹足徜徉。九原盼斷循陔路，一曲笙詩孰補亡。

玉麟抱送歲將周，僅免飄零似鄧攸。篋底遺經須護惜，教渠他日識龍頭。

修文合作子淵徒，溷濁人間住得無。驚歎華年猶旦暮，吾衰空自戀桑榆。

高都公北墅夜寄詩云
六分春色去忽忽惜別
江鴻與塞鴻宿麥已遲三月雨
桃花先落五更風
夢魂顛倒青山外
文字叢殘白髮中
君過中
冷清淨水憑將一洗陌塵紅
次韻奉酬

尺書每恨去忽忽，幾度離情托雁鴻。淼淼江頭臨霽月，迢迢天際扇春風。洪鈞方轉爲霖候，清籟猶凝待漏中。省識蕊宮探秘景，鼎爐丹熟火微紅。公索寄《內景經》舊注，故云。

憂旱行

去年到招提，方作愁霖歎。今年春徂夏，胡然瘕以旱。纔得麥秋登，密雲冉冉散。梅雨絕送迎，鋤犁輟隴畔。農期過三蒔，秧針枯欲半。慨茲斥鹵墟，頓若桑田換。陰陽互僭差，繁露書誰按。我來本散人，未敢恣杯案。焚香通明殿，翹首傾銀漢。元冥檄未行，

攢眉耿昏旦。緬昔畏壘居，撫時一何判。

題卓鹿墟出師圖

茶瓜消暑坐論詩，笑憶揮戈躍馬時。付與功名屠狗輩，不曾一歎數偏奇。

憶南園

我行出南園，楊柳風初起。陌頭間青黃，夢繞春燈裏。旅館坐淹留，節序頻遷徙。邗城苦焦灼，延頸望鄉里。幸聞分秧時，溉得溝渠水。又聞三伏來，耘耔尚艱止。前年勸農歌，粟里風堪比。野人何所求，栽田博飯耳。但祈歲星占，吳歛來告喜。一卷耒耜經，足以佐圖史。

呂真人像重裝告成留題觀壁

玉質金形間氣生，規模略仿畫圖成。儼從黃鶴樓頭見，暗挾青蛇袖底行。鍊骨丹還終混沌，傳心印在本光明。雲旌轉處銀河落，疑借華池漱液聲。是日方得雨。

庭竹三首

綠筠拂戶坐盤桓，新籜方抽倍舊竿。欲笑王猷清興劇，移栽始得此君看。

昨住林邊隔短牆，今來簷際掩斜陽。珠庭應爲棲鸞翼，吹得天風淅淅涼。

背郭何妨客徑迷，亭亭修幹伴閑栖。敢緣科跣舒青眼，領取仙翁畫裏題。九峰山人《翠竹清吟圖》，方挂坐間。

懷詠真小洞

草閣端居地，肩來許久時。圖書蟬迹冷，松桂蘚陰滋。客裏耽
熏卧，天邊望鶴騎。心香通一綫，汛埽不嫌遲。

寄滄湄二首

騷壇斂手讓時賢，道室閑栖地自偏。白首非無同調在，經時迢
遞隔江天。

夢想西家舊徑開，綠荷池畔粉牆隈。祥琴已得成聲未，重和南
熏一曲來。時滄湄方大祥，揖青亭已立御書碑。

聞 蛩

旱餘纔一雨，驟聽露蛩鳴。秋氣先旬到，涼陰向夜生。撫時觀
代謝，任運息將迎。肯爲羈愁逼，還同懶婦驚。

城南律院小憩

邗城南去石橋東，又艤蓬舳訪梵宮。竹苑曉涼斑蘚襲，雲堂晝
靜綺塵空。開山真似逢迦葉，移像疑猶見誌公。院有金剛長老真身。解
帶盤桓渾不倦，分來香積日方中。

立秋 七月一日

歲曆平分節始秋，雨慳無奈水雲收。晨聞清籟邀商吹，夕拂鐘
熏映火流。二句祈雨壇即事也。客思迷離蘭渚外，鄉心搖曳稻畦頭。啼
螿已似迎涼近，隔院殘鶯嘯未休。

竹裏煎茶詞四首

欲開丹竈火，且試竹壚茶。乍覺炎氛滌，樓頭日影斜。
獨坐淪心神，交惟君子真。林賢與溪逸，浪說酒狂人。
風動颺微煙，天然活火煎。敲來新粉落，乳面簇花圓。
拋却劉伶頌，愛看陸羽經。蘆中垂釣處，多事給樵青。

暑甚中夜起坐

三伏經過後，宵分尚鬱蒸。人聲方闕寂，客夢弗瞢騰。月宇光猶燦，星樞象可憑。裴回重露坐，一息想溟鵬。

牀頭香燈徹夜光照每坐待旦

觀書老眼夜瞪瞢，猶對仙龕一盞燈。十二樓前垂晃朗，三千界裏想空澄。膏焚韓子勤徒繼，燭賜蘇公寵漫膺。借得長明光自在，道人只似定中僧。

觀中夜鐘甚緊余方習夜坐口占二首

蕊館宵澄萬慮空，一更鐘又五更鐘。倦魔屏却跏趺際，休道先生睡思濃。反蘇文忠公句意。

僻愛郊居倚碧空，近鐘敲罷續遙鐘。天寧鐘聲猶時時入耳。何人苦憶聞長樂，讓與山臞道味濃。

八月初旬秋暑復甚登閣晚眺作

零來白露幾朝曾，虛倚星樓最上層。趙盾日威餘閃爍，楚襄風陣轉翻騰。客中倍覺流光滯，物外方堪逸興憑。白帝乘時應荐爽，好看蟾窟夜光澄。

竹下獨坐

苦畏炎歊熾，偏宜就竹陰。雖然依小砌，也似入長林。茶鼎浮煙濕，書帷襲靄深。終朝無襪襪，聊足滌煩襟。

初十日晚涼得雨

一瞬涼飈集，空庭得雨聲。細隨桐葉落，暗和竹梢鳴。乍可施單袷，徐堪對短檠。茅齋歸去晚，旅思倍孤清。

中秋夜半作

銀闕瑤臺極望間，置身便擬脫塵寰。經聲演罷三更靜，香氣飄回一夢閑。物外不嫌淹旅客，雲中相憶侍宸班。鸞箋篋底續紛在，可得凌風到海山。

歸舟雜詠七首

客館羈棲二十旬，秋高纔作渡江人。到家便把茱萸插，不覺離蹤自早春。

片帆一瞬下江隈，自笑叩招歲幾回。只有秣陵山色好，閑心搖曳逼崔嵬。

舵後雲開蕩晚風，迢迢天際耿橫空。焦仙縱貸愆期約，慚愧江邊有釣翁。

嶙峋浮玉聳雲峰，寂寂無聞兩岸鐘。萬頃平潮銀漢接，別環水殿候飛龍。

鐵甕城邊汐信長，不知枕畔過雲陽。推篷喜見秋畦熟，一飽堪分爨甑香。

一日輕橈過兩程，慧山暮靄櫂頭迎。去年步履烹泉夜，想起清

風兩腋生。

一望山樓舊趾迷，寺門淥漾水痕齊。便疑移却西湖景，鎖盡煙霏到白隄。

草堂二首

誰爲徵書負草堂，遲遲歸夢劇蒼涼。芰荷香冷秋陰晚，蟋蟀聲遒夜漏長。誓墓心情登野菽，采真詩句剩奚囊。閑身最荷君恩厚，行止隨宜固未妨。

塵滿巾箱葉滿庭，呼童汛掃一消停。桂英落盡香猶染，蘭葉披殘露乍零。覽鏡祇嫌顏益瘦，覆杯久遣夢長醒。客來莫話風塵事，且看前人座右銘。

九日登文星閣

跌宕天門首獨搔，歸來勝踐此登高。俯窺下界揮塵壻，直倚長空振羽毛。翠黛林開全窈窕，黃雲陌覆極周遭。焚香復趁朝元約，肯羨龍山客興豪。

送圭庵陸先生入長洲鄉賢祠

一編遺愛播廬陵，閭里儀型更服膺。鄉校幾曾經鄭毀，孔堂久已許由升。几筵相向稀凌僭，逢掖爭看盡歎興。令典蕩夷須振刷，趨跽詎止爲師承。長庠久敝，絕無舉入鄉賢者，祠中皆係前朝名德也。

題王節母墓誌兼贈醇叔

感興風木不勝情，下筆曾無中壘名。早及當年知尹母，未須今日信毛生。鳳林舊德流餘澤，鶴表新歸聽幾聲。家乘煌煌方趾美，貞珉勒罷更心傾。

喜醇叔至同過揖青亭小飲二首

江關留滯後，彌覺愛鄉園。喜接山陰襪，能尋栗里村。庭隅同徙屐，牆角更移尊。要識青山意，偏教老眼存。

憶昔從耆舊，亭皋閱歲年。秋光仍爛若，衰鬢各悽然。農圃安吾分，煙霞汰俗緣。定須闔閤捨，一契藥山禪。滄湄日居閣子，故及之。

過徐宮詹公舊祠廢址有感

昔聞傳檄到三吳，獨有先生仗節孤。俎豆名山真不愧，冠裳正氣得重扶。何期倏忽懷題徙，忍見淒涼徑草蕪。加禮南州高義在，祇今克繼曩賢無。

又赴維揚道中雜興六首

朝過蓉湖暮晉陵，凍雲閣雨野煙凝。關心最是登場穀，願丐晴曦照滿塍。

下水舟輕上水遲，況兼烈烈朔風時。曲阿道上寒潮長，束却蒲帆雨又篩。

水宿粗憑半枕安，五更起坐陡生寒。長年報道新晴了，便擬金山入檻看。

雁當霜下翔蘆渚，烏自雲邊向麥田。又是初寒風景變，江南江北苦吟偏。

淪得新壺瓶畜旨，裹來蚤稻甌生香。金門多少搥車客，誰信窮儒拙計長。

冰霜慄慄逼殘年，又向江頭泊小船。暖室明窗居不得，使人長憶邵窩邊。

重宿碧天觀

舟航數問趁人忙，托迹棲真也未妨。瑟瑟滿庭惟落葉，閑閑虛室尚留香。芸編已照三秋月，紙帳還支五夜霜。一種清寒真味在，生來心性本疏狂。

歸興

鑿枘方圓本不倫，星分久矣歎參辰。青編只憶寒泉叟，白首難從幸舍賓。偶啜魚羹猶有愧，重儲壑甕不爲貧。雲中羽翰能相引，好采南園十畝春。

仲冬歸舟二首

短檣一夜入昭關，水色空明遠岫閑。細數幾回揚子渡，依然浩蕩五湖間。

敝裘不耐沍寒新，歸去猶存瑾戶身。爲問葭灰將發後，重占來復及蕭晨。

靈巖山下小步

又過靈巖下，殘年逼仲冬。經行千步路，忽聽一聲鐘。天霽融寒谷，林疏淨遠峰。江關歸客倦，且喜息塵蹤。

虎山橋晚渡二首

春秋小泛苦怱怱，歲晏欣然駕短篷。尚似初寒風景好，斜陽明滅堰西東。

淼淼寒潮千頃白，濛濛暮靄數峰青。吞來雲夢渾閑事，鷗在溪邊鷺在汀。

草庵夜宿

金剝經年宿，何如澗上清。但聞松籟響，恰對月輪明。靜後天心見，虛中夜氣生。山靈敦舊約，襪被一肩輕。

同年沈允斌宮贊挽詞二首

舊日蓬山老弟兄，江關重聚慰平生。放懷肯爲深杯怯，縱筆偏看累幅成。病後承顏多苦語，歿時遺簡見真情。允斌久病，余每勸其調攝，臨歿時寄札永訣。茫茫苕雪冰霜晚，悵望寒空涕淚傾。

八詠風流蚤擅場，雲山十載坐徜徉。除官尚爲承優詔，續命何從得好方。短榻同聽蕭寺雨，扁舟並採野塘香。那堪回首幽明異，漫擬招魂續九章。

歲暮即事

書魚壁虎掃除忙，風壑雲泉結契長。急召園丁多釀菜，預期里正蚤輸糧。深慚樸學攻聲律，只秉清心作道場。自古臞儒仙籍寄，羨渠真隱署華陽。

南叻詩稿卷十五

丁亥集

新正四日重赴維揚

桃符不換檢征衣，蚤趁東風一葉飛。帆飽不知宵路遠，燈移直接曙光微。雲迷愚谷鐘初定，星落毗陵露未晞。灑灑驚心隨處是，此行還似上漁磯。是夜東風大作，薄暮度關，翌晨已抵常州，良爲快事。

六日過江夜泊揚子橋

江天風景入新年，倦客何當復扣舷。鱸舫交衝當仄徑，石尤終避即平川。沙頭鳧翼霽輕雨，隄畔烏巢捲暮煙。豈有水曹官閣興，春來倚樹和歌偏。

人日寓杏園寒疾陡作遣悶二首

一夜邗江雨，披衣料峭寒。勞筋方結束，病蹠正蹒跚。誰說鷓枝穩，休期鶴柴寬。愁來惟好靜，隻影對檀欒。

人日孤羈客，迢迢舊草堂。有情依木石，無力飽風霜。楫楸灰重覆，錫飴味鮮嘗。勞勞塵夢迫，空憶稚川方。

元夕荔軒使君招飲復送絲燈二盞欲却不得書以志愧

年年不看元宵燈，短檠獨照齋無朋。今年客館清如冰，衰翁病骨嗟凌兢。使君官冗方頻仍，傳觴猶爲開寒廳。我行偃蹇愁方增，揮塵把盞均無能。蝸室蚤歸一笑興，綵山何處懸環絢。霏微一縷爐煙升，月上虛窗已半稜。佛龕還有餘光憑，閣置珠綃與玉繩。大千世界何空澄，道人高枕驅瞿騰。

平山僧折梅見贈戲作二首

春愁黯黯隔溪山，試問南枝若個攀。猶喜不須煩驛使，也容孤客伴流顏。

迷離月觀與風臺，剩取平山冷蕊來。漠漠寒香浮紙帳，冰心玉骨兩無猜。

鄰院梅開主僧遠出獨坐翫之因作三首

一夜風吹雪影空，暗香飛度小牆東。槿籬深鎖苔階淨，何必尋詩問贊公。

幾枝低亞綴晴霞，連袂方迎萼綠華。時綠萼梅尚未放。想到崦西香十里，盈盈搖曳水橫斜。

病去弗携桑落酒，興來且試建溪茶。黃塵撲面容休歇，惱殺林邊噪亂鴉。

夜 詠

一盞昏燈焰欲寒，羈栖聊與借蒲團。養疴妙訣懲深飲，怡老良方汰晚餐。隱服止宜蘿作帶，道裝將借櫛爲冠。可能乞與仇池夢，也似桃源渡口看。時方讀東坡《和陶詩》。

殘 更

殘更起坐夢魂清，淅淅霜颼動短檠。飢鼠尚當虛室嘯，亂鴉已自隔林鳴。心隨禪版機方警，氣納丹壺藥未成。何事羨渠吹黍谷，閑中相憶是寒英。

夜 雨

徹夜禪房雨，收回睡思濃。長鳴喧密竹，急響逗疏鐘。香雪飄將盡，煙波漲幾重。三陽應叶令，颼沓轉如冬。

春 雪

花飛舊臘已全稀，瞥見窗前素影齊。半白江梅妝欲墮，未黃堤柳絮如迷。瓦溝積去明書幌，茶鼎融來汰井泥。想到焦山僵卧處，幾時蓑笠棹頭携。

二月一日移寓卞氏書室

交衢喧攘旅愁嬰，半榻重尋館宇清。爲識留賓同侃母，每懷問字有侯生。迸階細草縈書帶，繞戶叢花落酒鐺。待得燕臺歸騎近，披襟剪燭話深更。時用霖將次抵家。

高 郵 道 中

淼淼邗溝北，橫空極望洋。蒿蕪猶舊浦，版築又新塘。櫂發隨魚隊，帆飛逐雁行。平成資廟算，端的邁宣房。

淮 陰 行

淮南日落潮頭平，艤舟別岸悲風鳴。重問韓侯垂釣處，荒碑側

立空留名。臺畔叢祠歸漂母，王孫廟食今存否。英雄授命亦等閑，可憐免死旋烹狗。我來甲古心淒涼，千秋冤獄重推詳。涉已先辭通復謝，赤心披瀝酬君王。君王將將原無敵，破秦滅項誰之績。雲夢擒來漫自誇，等夷絳灌能無惑。牝雞禍作竟司晨，河山帶礪盟空陳。鍾室詞成尚疑案，族誅不待回車塵。龍門記載豈信史，轉訝鄭侯機秘詭。進賢上賞亦何爲，末路傾危乃至此。隆準子孫他日亡，三分鼎足還相當。始知天道申報復，乾坤翻覆如滄桑。

三月晦日蘭園小坐

春事南園晚，愁中損客顏。偶來香室淨，且博午陰閑。老樹臨窗綠，名花上架斑。未辜櫻筍節，聊伴鳥關關。

四月八日光明庵小坐維揚卞用霖方至

佛日來鄰院，迷蒙宿雨天。披襟偕遠客，提甕得名泉。隙地塵沙隔，移時景物遷。何由幽興愜，矯首數峰邊。

高都公歸舟渡江恭題梅梁先生像二首云九峰望不極千里向河關吳楚江邊岸人天海上山迷津行漸遠往路夢能還夫子清都客相思塵世間勳業雲臺像風期天上人德星輝帝座香案儼儒臣忠孝傳金錄精誠達紫宸南冷清絕水一酌薦江蘋奉次原韻

杜陵天尺五，客思雅相關。聲咳通靈府，煙霞拂道山。鸞箋空際度，鶴表望中還。卓絕龍門贊，光生玉管間。

夜香天獨告，降鑒是何人。度世今仙伯，匡時舊蓋臣。靈儀游碧落，浩氣夾丹宸。從此聞風感，明馨托藻蘋。

連宿卞氏桂園卽事四首示用霖

離宮朝集處，迤邐到村莊。江外峰連碧，門前穗疊黃。鷄聲聞竹徑，鶯語遶林塘。解帶清陰襲，羈愁入夜忘。

叢桂淮南盛，何年植此園。雲邊垂幹古，月下擢枝繁。亭曠消微燠，門扃避衆喧。始知天壤內，不乏武陵源。

平生依稼圃，客裏亦閑身。迹稱聯牀夜，情深載酒人。傍簷梅摘脆，穿徑筍抽新。久向朋從懶，東家此樸淳。

聞道春秋暇，南鄉一徑開。每將萊綵舞，好奉板輿來。歲祝豐登兆，科升孝秀才。相期敦古處，點筆重徘徊。

高都公於茱萸灣舟次見示正月將發京爲余題茅山集二首云舊夢西窗可重尋瑤華相贈比南金春風送客花枝動遲日維舟柳色深佳句百篇千里路尺書三載故人心白頭萬事都拋却猶愛夫君吳會吟九河水接五湖流直到君家下小舟歲月再添遷謝恨江山一洗別離愁春來作客猶聊爾老去狂歌且未休了却南園重到夢乞身章上便林丘謹於邗關送別後奉次原韻

茱萸灣上暮舟尋，高唱携來擲地金。荏苒風霜顏自好，蒼茫雲水路還深。郢斤運質當年事，海曲移情此日心。爲道赤松前約在，擘箋珍重到幽吟。

絳帷再侍日如流，目斷長淮上水舟。縹緲方壺仍入望，迢遙魚雁總含愁。時平準擬將歸老，恩重寧容遂乞休。別後若憑青眼寄，閑蹤聊伴羽人丘。

去年夏五余作碧天觀募建黃鶴樓引系以招鶴歌臘月
果有一鶴來降留之既馴今夏余復來寓喜爲作詩

紫閣重來慰寂寥，欣然一鶴赴子招。應從仙駕臨雲館，故捧天
書下洞霄。丹頂初明清唳迴，縞衣獨立綺塵消。懸知日後長相憶，
未覺橫江入夢遙。

五日即事二首

兩度天中節，珠宮景物清。曉林猶宿雨，午漏恰占晴。難乞衰
顏駐，還期浩劫平。翛然看鶴步，差解旅人情。

齋辰蕭寂慣，懶復飲昌陽。敦約緣賢主，言歡似故鄉。午飯下生
齋。自含蔬笋氣，聊襲芰荷裳。白日淹留坐，聯吟續短章。

贈金陵余生養直 江寧陳郡侯被劾，生首爲鳴冤，時論重之。

直道摧頹歎懦頑，獨看一鶚立人間。舉旛能救鮑司隸，連袂終
容元魯山。自是風聲歸學校，豈惟詩賦動江關。相逢愧乏琅玕贈，
肝膽輪囷足解顏。

別邗關諸友二首

歸思臨風急，其如惜別心。客中符夙契，物外愜幽尋。堤柳依
行袂，庭花挹坐陰。蒲帆南去後，剩取竹西吟。

喧闐游俠路，疏放意全消。拈律鶯能和，焚香鶴可招。楚雲層
浪闊，吳樹數峰遙。若枉瑤華訊，遲余谷口樵。

江上守風遣懷二首

歸心徙倚望昭關，半日淹留急浪間。繫纜莫將風伯怨，天教鮑

看好江山。

兩載臨江十八回，眠鷗沙畔雅相陪。從今長向蓬廬卧，囊取江雲半袖來。

慧山汲泉試茗閑興二首

暄風衝短櫂，細雨浥遙岑。重到名泉上，真堪淨客心。飲嗤金谷綺，興比玉川深。獨悵南冷過，茫茫白浪侵。

茲泉曾細品，最稱建溪春。灑灑金膏潤，溶溶玉乳醇。佳人方得耦，君子合成鄰。汲去堪消暑，肯嫌茗戰頻。

五月杪歸坐草堂天方亢旱百憂交集因成雜感十首

依舊閑身住草堂，江關從此息舟航。書休泛讀重封篋，語要精思別置牀。蕉影桐陰櫻拂淨，荷風蘭露葛衣涼。北窗兩載幽期隔，倍覺安居白日長。

飽看江邊萬疊山，天公有意解愁顏。多番冒雨乘潮去，幾度隨風帶雪還。孤嶼欲招黃鶴近，幽溪堪對白鷗閑。朝來檢點奚囊句，半在鐘聲竹影間。

低篷曾指大河濱，懾目波濤撲面塵。病骨支來新杖屨，敝廬荒却舊松筠。品茶聊可招鴻漸，頌酒無能效伯倫。偃仰少安窮境界，餘年願作太平民。

去住忽忽路透迤，怕充除日向丹墀。朱門脫迹寧回首，翠壁圖形足解頤。維揚寓舍兩畫小影。真訣已從茅嶺度，閑蹤應赴幔亭期。人間萬事勾除了，歷落嶽崎自一奇。

畏逢駟馬與高車，疏懶何人肯似予。架上檢書探脉望，簾前待月拭方諸。玷來名籍三生誤，汰得塵機萬象虛。兀坐好容無事日，悠悠問答想樵漁。

夢入槐南一念差，騰騰暮景逼敲斜。虛疑劉向藜邊火，謾羨江淹筆底花。松谷雲深燒白石，芝房露冷浥丹砂。此緣未得今生遂，終乞清都作我家。

製得荷裳與籜冠，綠陰深處坐盤桓。厭將樸學陪詞客，懶把臞顏向熱官。攀柏久經依壟隊，編籬近已隔門闌。驚猿怨鶴無貽誚，賴得清時出處寬。

石虎弓蛇惑已消，鏤脂畫粉亦徒勞。觀驢也覺人才好，食雁方稱郡秩豪。祇愛曼容辭組綬，每思仲蔚止蓬蒿。坐間談柄無妨却，自讀南華客在濠。

杼軸年來賦二東，耘籽準擬卜年豐。三旬不灑迎梅雨，五夜還吹擘柳風。爛熳溪山金作冶，紛披花草錦成叢。而今聽說爲農苦，憂責分來及社公。

隴頭布穀叫參差，無奈秧畦灌水遲。貴粟漸知鼂令策，采風合誦聶生詩。郇侯黍野空瞻望，召伯棠陰尚夢思。但乞九秋還半熟，便應鼓腹一遊嬉。

哭始兒七首

慘黯耆年叟，重當哭子辰。宗祊悲奄替，書篋恨空陳。拙訥猶無命，幽憂竟殞身。眼中殘血盡，駒隙是流塵。

憶爾呱呱日，飄搖嶺外蹤。劇憐依弱草，敢冀種高松。兒生時，余從先府君於羊城，幼時多病，極爲亡荆所憫恤。裘馬無須羨，壺鹽尚可供。竭來交戰後，百慮便憧憧。兒病緣愁鬱而發。

自我葑田隱，晨昏一紀餘。囊空還購筆，瓶罄尚收書。二句爲兒實事。續命方難問，求名計本疏。夜臺遺恨在，不及社前樗。

永言堂構地，負荷是當門。迅疾流波逝，蒼涼素業存。荒丘歸汝弟，兒病方發，即檢銅井墓山文契付次兒收藏，其意尤可悲。殘帙授吾孫。薄

祜嗟何及，相看拭淚痕。

隴樹傷戕後，田疇憫旱時。驚魂方若喪，逝日已前知。饘粥喉端却，刀圭膜外施。博來良友誅，猶比色絲辭。謂素巖祭文。

蕭蕭吟誦處，從此罷團圞。空伴淵明柳，虛留表聖棺。余置壽木，移爲兒斂。迷雲偏翳結，劫火暗燒殘。悲仰皇穹問，離塵借籙冠。

憫殤踰七載，老淚又悲秋。恤緯彌牽累，含飴弗解愁。魂歸梧雨滴，夢斷桂香浮。誰任蒙莊達，終從汗漫游。

九月二十三日同滄湄遊素巖半枝別墅即事

淒迷煙霧山峰頭，雨聲淅瀝方鳴秋。雙清亭館遲朋屨，鑪香茗椀耽淹留。主人祝我加餐飯，談諧特爲紓繁憂。歸袂重牽過村郭，別開小築林塘幽。數椽書屋離塵壒，一灣池水通渠溝。高梧叢竹手所植，芙蓉競發臨芳洲。映帶明軒夾邃室，天然身置壑與丘。稻梁纔足薄斗祿，指點耕穫存西疇。訝君樂事乃獨擅，半枝自托何悠悠。維我固似知音者，嗒爾試問逍遙游。兀兀不飲時良久，到此何能辭勸酬。一鳳三雛看世繼，王氏先世有一鳳三雛之名，今素巖三郎君皆美才，故云。封胡羯末誰云優。坐聽簷溜燭將鉢，飄飄形影乘虛舟。時坐在畫舫居。俯仰人間岐路處，沉酣富貴非良謀。鴻鵠摩天患多墜，鷓鴣得地行堪休。東籬寄傲千載上，溪雲野鳥供綢繆。我家葑曲荒蕪甚，小園未賦輸一籌。感君厚意申來約，良辰命駕好自由。却憐僂仄縈離恨，搖曳閒心對白鷗。篷窗一枕渾無寐，明發三歎當權謳。同來幸有能詩客，博取高唱資風流。

買菊書感四首

早歲侵尋菊圃荒，東籬人老夢難忘。數株珍重移山店，一夜扶疏拂草堂。淚眼重揩真似霧，閒心獨對尚餘涼。遙遙甘谷家誰在，

空羨人間壽命長。悼長兒也。

淺黃嫩綠幾叢枝，綽約芳心若個知。宵露纔流縹幹少，曉霜未落吐葩遲。伴來支枕凝香地，消得烹茶散帙時。爲憶膠溪名種盛，幾年岑寂寄幽思。嘉定細菊不至，已數年矣！

露草風枝取次殘，金英獨立爲迎寒。流光已過登高會，却疾偏宜到老看。漫比淵明容薄醉，祇從正則貸餘餐。鬚鬢短髮吾衰甚，問取花期更幾般。

孤蛩吟斷半窗虛，憔悴心情訴與渠。采采好尋仙客傳，依依恰伴逸人廬。靜中轉覺精神湛，淡處偏將秀彩舒。却愧園公長抱甕，百錢聊乞擔頭餘。

燈下示長孫遵儒

哀汝成童歲，俄爲失怙人。宗祊當斷續，學殖莫逡巡。撫運消還長，觀時屈後伸。夜燈相守處，聽取格言頻。

桐城王蒿伊與余遇於大梁郡丞署有古循良遺風久之遷彰德守未幾罷官今夏忽遇吳門一貧特甚益信其爲廉吏也出其署陳州時輿頌一卷屬題口占贈之

別後重相見，迢迢十五年。花封三輔最，先爲樂城令，善政纍纍。郡績兩河傳。退亦君恩厚，貧因吏節堅。宛丘風俗古，珍重托瑤編。

郡侯賈素庵廉仁得民既擢江鎮觀察士民上章請留特旨調補蘇常以慰輿情因作詩二首美之

循良聲冠闔閭城，惠日和風止水清。賈父令名真可繼，況公遺績雅堪成。徵書褒陟酬民望，遮道攀號感聖情。自是太平徵有象，三吳長映福星明。

廉吏誰言不可爲，千秋直道本同規。新恩共仰檐帷麗，舊部猶看竹馬馳。隻手獨披榛棘地，苦心偏挽沸羹時。慚余薤水無能獻，目送遵鴻一詠詩。

書歎二首

東門任運豈能如，堂構飄零實憫予。薄祿久辭惟補過，閑扉長掩尚懷居。漫尋平子歸田賦，空擬陶公戒子書。形影裴回還自訟，淵冰廩廩幾時除。

衰白那堪涕淚長，筋骸結束恨茫茫。天行猶爲徵恒燠，歲事何由祝小穰。紅稻遺來方却載，醇叔餉紅蓮米，最不易得。黃花采罷未持觴。倦餘且就團蒲穩，領略明窗一炷香。

立冬日往西郊看菊

蕭瑟寒塘雨乍收，推篷直到郭西頭。行吟剩有黃花約，顧影空餘白髮愁。茗椀清香當美酌，蔬盤芳潔抵珍羞。幾枝載得歸航裏，續取南堂晚藹留。

十月十九日山行歎

年年煙艇穿橫塘，回環紫翠邀徜徉。今年躑躅江淮道，墓門春祀虛瞻望。秋來涕淚紛紛墮，掩冉歲宴增悲涼。今朝櫂發淒如晦，濕雲濃霧漫山岡。陌頭穉稔竟鮮覿，況經爛雨弛村場。可憐汨汨溝渠水，不逮蘼蓼農期忙。巖路幾時吹爽律，楓林何日飛清霜。我生置身丘壑裏，所期擊壤追虞唐。屢空晏如固本分，嗟彼黔首艱春糧。攘攘佩牛還帶犢，惇惇剝肉聊醫瘡。炊秬釀黍尋常事，祇今問歲偏茫茫。上箋欲向天公籲，餘齡可得逢庚桑。

夜泊光福聽雨歎

光福鎮前暮雨飛，崦東崦西雲淒迷。竹兜忽忽玉遮出，淋漓頓覺霑重衣。弭櫂臨流倍惆悵，酒懷詩思全無依。但聞斷雁呼荒渚，不見鮮鱗上釣磯。太湖白魚最多，今年獨稀，固荒歲徵也。野宿中宵戍鼓急，擁衾轉側寐未稀。殘禾泔爛如珠粒，遙期薺麥萌春畦。陰陽愆伏當誰咎，迢迢警籟傳荒鷄。湖山芳藹幽尋處，風清月皎常追携。今夕何夕風景惡，晨光延竚猶熹微。

曉謁曾王父蓼蔚府君墓示長孫遵儒

平明滴點篷梢歇，舴艋當風輕片筏。虎山橋下流淙潺，颯沓疏林拂巒嶼。紆回一逕入游湖，又是初冬上冢節。振衣躡屨前岡來，淒涼俎豆心逾哀。昔我初生離亂日，幸蒙祖澤全嬰孩。那知六十三年老，蕭騷形影空徘徊。人世浮湛本塵芥，歲月飛流洵易邁。南山在望曾孫田，祀事苾芬罔敢懈。回視呱呱懷抱地，風木餘悲更長喟。潸然揮涕出松門，藐孤扶挈稱來孫。玄孫之子爲來孫，謂遵儒之於府君也。宗祏彫零維一綫，永言似續根源存。箕尾靈光終儼在，側身長望欽心魂。

王父集公府君諱日告祭感懷

下元越旬日，我祖易箕期。兩年邗關滯，禴祀躬睽離。今朝蕪瓣香，泣下如綆縻。冢子方弱喪，主鬯何艱危。緬維逮事日，深知篤燕貽。田廬勤苦殖，圖史黽勉遺。喬柯自千仞，休蔭敷卑枝。每飯不能忘，魂夢輒從之。恨以樗散質，末由報恩慈。永別韶華歲，俄迫桑榆時。孫雖乃何怙，昏且頻齋洩。撫今便感昔，哀門興者誰？願承啓佑力，世世庇本支。蔬羹薦涼薄，鑒此尸祝詞。

錢獻侯挽詞

一經舊德雅相傳，踢得康莊蚤著鞭。綜領簿書方報最，歸來鄉里復推賢。何當葉尹降棺日，正及陶公捐館年。獻侯年六十三，與陶公作《自祭文》時同。縱道達人知命久，寢門那禁涕潸然。

仲冬十二日虞山舟次遇次公陸別駕 邀游十五松山房作長歌贈之

蘇臺百里距烏目，虞山名烏目。北拱雲屏修且曲。扁舟曾赴故人期，忽忽曳屐西山麓。庚午春，訪同年翁鐵庵，始詣真武宮一游。祇今老矣阻良游，荏苒春秋慵舉躅。茲來邂逅平原翁，自謂山房風景獨。結宇舊題十五松，客至何妨稱不速。令余傾耳頓躍然，迤邐城陰傍涯澳。入門便見鬱崔嵬，步步移形翠可掬。池瀦別澗駕橫梁，閣枕層岡臨邃屋。是時霜霽朔風停，林嵐遠淡斜暉矚。幽懷正憶歲寒交，松籟錚鏦暗相續。恍疑嘯侶招青鸞，好待仙蹤騎白鹿。主人告余世澤存，某水某丘貽卜筮。淒涼風木感滄桑，馳驅歷久方營復。指點堂前嘉蔭餘，勸我後嗣勤式穀。非關娛玩倚藍田，敢擬豪華埒金谷。余緣動色仁孝欽，更喜游宦歸初服。猿驚鶴怨客蒙慚，達者還能知止足。徜徉泉石羽觴飛，勝情勝具偏兼畜。朱顏紺髮大耋齡，強健何須噎哽祝。時次公年已七十有八。坐闌白月穿簾櫺，別袂回看山影矗。樓臺髣髴凌霄迴，率爾循行趁秉燭。堪嗟拂水巖前路，聞說名園半樵牧。不知何處鎖煙霏，未識誰家施錦穀。攬此一隅成大觀，搔首作歌思砭俗。尚期後會許綢繆，踢遍峰頭更三宿。

重悼江東山喪次

江干死別矢哀音，總帳經年始一臨。慘黯几筵籠淡墨，幽淒庭

館想虛襟。生前交異彈冠舊，歿後思踰綰帶深。瞥見穉孤啼不住，爲逢生客淚涔涔。

青房山人來訪留宿草堂贈四絕句

凌晨小閣靜焚香，忽報山翁破徑荒。兩載離顏渾似舊，愧余身阻白雲鄉。

聞道經年未入城，輕移步履踏霜行。相逢便擬洪厓比，稱得閉門似水清。

只有丹壺駐景長，寸田尺宅未荒涼。攢眉苦對風塵侶，留取煙霞伴石牀。

心靜便如游太古，身閑不用博浮名。中黃守却無餘事，好倚蓬山看月明。

卞母李太君守節三十載而格於旌例其持家教子齋志清修允稱淑媛壽屆六旬贈壽言二首并示用霖

自識庭前彥，登堂遂幾回。禮宗垂範在，天女現身來。翠竹凌寒立，青蓮迸火開。定緣貞靜力，福果好培栽。

孟機能勸學，陶髮雅留賓。勞勩宜家日，雍容養志辰。算徵丹籙永，書降紫泥新。瞻望霞裾集，年年閩苑春。

南沙徐翁餉勾漏葛仙米賦二首

勾漏迢遙五嶺程，忽傳嘉種自丹成。相傳葛真人遺丹所產。蕊珠的的方盈握，雲液融融已滿鐺。水浸後，粒愈大，其味甘脆清潤。好爲駐顏含絳雲，何殊乞飯得青精。却慚翬舉無能學，珍重將貽物外情。矯首芝壇訪稚川，搜揚道妙寄鸞箋。葛真人有《抱朴餘言》一編，文甚雅馴。麻姑早與成砂術，圯老還遺辟穀緣。休羨雕胡炊甑底，漫勞薏苡載車還。分明參得些兒在，長養靈苗是寸田。

南响詩稿卷十六

戊子集

和龜山先生此日不再得詩 有序

龜山先生勸勉來學，指陳大篇，後來詞館課試拈和如林，惟白沙、念臺兩先生有是題之作，言言切己，不作詞章觀也。定愧儒宗有志，學殖無成，逝川之歎，如聞芸田之規足警。撫時增感，即事言懷，詎敢比擬先民，亦惟挽回暮景云爾。

鬱鬱三徑松，間間十畝桑。全余朴拙性，恩慈荷穹蒼。少壯叢尤悔，仗茲秉燭光。凜凜人心危，羣陰剝一陽。膏肓須瞑眩，慎獨是神方。薪傳千載續，燦若星含芒。蔬水不改樂，袍緼亦偕臧。中央混沌居，謝彼儵忽戕。名利一以棄，萬事皆糝糠。微參象外繫，洗心惟退藏。靈臺無纖垢，空谷有幽芳。格致即由敬，朱子云：格物，前須補主敬工夫。懲室宜用剛。趨嚮何猶豫，詮解何徊徨。澄觀而默坐，寸陰還悠長。永絕言動戲，儼若思齋莊。逍遙真訣在，中庸第一章。羅念庵先生句云：“何人欲問道遙訣，爲語中庸第一章。”刪鋤苟不力，棘棘將充塲。恐令日月逝，顧後如鞭羊。存存固無爲，惺惺亦無忘。庶幾窺聖域，愚柔終明強。學海誠淵泓，濟以一葦航。廓落乾坤運，變化歸真常。羹牆見哲人，豈謂典刑亡。形骸任偃蹇，百年終嗟

傷。勒此銘座右，勸哉誠警狂。

立春素巖至夜話

屏除歲冗戶長扃，得枉蘭交懼且停。蔬具也堪充客箸，是日素巖亦齋食。草堂猶自帶春星。商量舊學心能契，潑發新機籟可聽。相望雲霄騰羽翼，石渠肯羨杖藜青。

高都公書至以奏請致政復奉溫旨慰留因寄懷三十韻

春轉沙堤上，寒凝葑水隅。師承終有托，神契本同符。荏苒書重至，蒼茫歲又徂。回腸風鷁迅，顧影雨窗孤。比日瞻崧嶽，中宵望斗樞。去年仲冬公壽七袞。天庥平格倚，皇眷老成殊。久結煙霞興，寧爲絳冕拘。懸車方請急，側席正交孚。已敕來章斷，能容納祿無。致身原稷契，躋世合唐虞。袞補將心苦，羹調得道腴。淵波濼衆壑，喬蔭拔叢株。豈謂資文藻，還期樹楷模。深嚴當密勿，浩蕩等江湖。頃者絲綸降，遙知獻納紆。藹如聞漢詔，藉甚起吳歎。追憶車茵襲，曾開草徑蕪。煙塵多偪塞，花月鮮清娛。懷古滄浪曲，尋真碧海圖。焚香常屏息，據案幾躊躇。自愧全樗櫟，何能握瑾瑜。提撕偏汲汲，偃仰尚于于。鈍榜名徒棄，幽扉客竟逋。新愁沿暮景，舊會只須臾。月裏鸞猶度，霜邊雁復呼。韜精探玉籥，駐景問丹壺。穆穆暉光邃，融融品彙蘇。穀城前約待，洛社後遊需。敢道參辰隔，如陪杖舄趨。吟成三百字，搔首白雲衢。

仲春望日入山探梅雨中寫懷

漠漠春暉遲，厭厭病懷蹙。梅信將團樂，幽盟在空谷。色香亦等閒，孤賞媚幽獨。朝來茅君使，招我駕白鹿。羽士胡履淳邀上穹窿。亦有瞿曇徒，丹青仿顧陸。解微上人善畫，時亦同行。好作少文圖，煙雲

貯尺幅。低篷受兩三，何必厭蹇跼。冷風蕩巖扉，宿雨添波縠。雅知冰雪姿，無事迎暄燠。我意與之俱，時遷景又觸。兩年官閣路，悵望好林麓。此行得自由，豁然洗心目。

穹隆夜泊

冒雨穿雲上紫壇，淙潺碧澗瀉巒岏。天風吹徹霓旌濕，夜氣澄空岫幌寒。身隱久耽松下夢，顏衰漫乞鼎中丹。情知度世仙盟在，自分生涯老籜冠。

茅殿焚香

地肺遊來又判年，福庭蹤迹此依然。未探九鼎刀圭合，那得三關鎖鑰堅。換骨須逢王烈髓，醒心還與蔡經鞭。分明聽取臨霞語，日月蹉跎轉自憐。

山門看雪

一夜鮮飈剪素霞，紛飛片片壓林花。蓬萊淨宇渾無際，姑射神山別有家。何似高眠披短褐，底須清興泛輕槎。天公速我塵襟滌，好向巖中攬物華。

西峰晚眺

白雪霏霏乍作晴，斜陽影裏便尋行。金壇鵠羽招還近，笠澤魚帆望正平。豈爲看花酬令序，且緣采藥稱幽情。登臨幾度驚衰晚，何日憑虛到赤城。

玉遮曉步

珠宮再宿曉峰青，步履輕移到玉屏。瓊樹空階方獨立，迎眸一

片白雲停。丙舍梅一株方盛開。

虎山午眺

空濛千頃鎖層巒，著屐停橈倚石闌。花影迷離還似雪，回波斜帶霽雲看。

銅坑道中

嶼畔叢芳掠眼齊，芒鞋一徑蹋前蹊。舊時脚力猶無恙，未遣奚奴挈杖藜。

草庵建閣正當梅花深處余用杜詩心清聞妙香之句顏曰清聞閣即以五字爲韻

鬱鬱萬峰畔，苦受塵氛侵。隔此一丸封，別自藏瑶林。背嶺雲容澹，臨湖花氣深。朝昏當宴坐，悄然物外心。綺語盡掃除，奏以無言琴。

殘雪雨中淨，林杪還含霏。晃朗軒楹外，萬象生虛明。百道環澗落，一聲栖禽鳴。始覺形神釋，玉壺未比清。山靈真好我，息影諧幽盟。

山僧起佳構，稽首三沐薰。圓通稱第一，騰騰擁白雲。花巖了無垢，笑彼捏目紛。六根解脫處，見見亦聞聞。可以誦楞嚴，靜裏觀天君。是閣爲供觀音大士而建。

大鈞融化機，梅魂耿幽峭。春意冷中涵，閒閒窺衆妙。開落任天然，陰晴無預料。偶爾會心處，枝頭亦解笑。不有孤山翁，誰與寄同調。

獨立空濛際，何須百和香。通微不解觸，鼻觀方悠揚。謫下瑤臺種，脫彼千劫長。遙睇靈山會，拈出白毫光。揮手寓孤諷，即此

真道場。

曉至石壁喜遊人未集清坐久之

清絕湖東舍，難忘汗漫遊。筇輿凌曉度，茶椀得淹留。真覺人間世，非無海上洲。飄飄雙袂冷，回首白雲浮。

銅井山頂登眺

爲避遊人路，穿雲陟翠微。松針橫插帽，藤刺暗鈎衣。重向中峰立，疑隨獨鳥飛。迷濛看下界，滿意帶香歸。

雨中歸舟崦西回望

一葉纔隨落澗流，回看花嶼宛蓬丘。澄波掠影明還滅，細雨籠煙斂亦浮。好倩道人添畫景，却爲歸客寄離愁。年年若許閒身健，未似津迷渡口舟。

季春重憶茅山鬱岡之遊懷維揚律師三首

隔歲良遊賦采真，紫英坐對碧房春。捲簾漠漠三峰雨，翦燭熒熒半榻塵。古迹同尋行屐健，元機偶指檢書頻。如何劫火銷難盡，愁絕雲堂挂笠人。師已退居句曲城中，律壇旋散。

索居無事靜朝真，澹沲風光又暮春。林鳥回翔空掠影，庭花榮落等流塵。金丹敢道返還易，玉籍應憐勾校頻。遙憶葛翁留舊隱，園中猶住謫仙人。

蒲團隨處好栖真，紺髮蒼顏脉脉春。自愛煙霞供駐景，未妨巾屨且同塵。石函重護神光迴，金鑰深扃踵息頻。我悵尚平遊未遂，多年空作挂冠人。

疊韻贈羽士沈心澄

經樓弟子道心真，逸興添來坐上春。已識陰符原有字，便知明鏡本無塵。山中殘夢依然在，江上輕帆幾度頻。從此得閒時節好，攤書來伴卧雲人。心澄能讀儒書。

長洲學尊經閣告成志喜 雲程馬氏獨捐二千餘金，鼎建最速。

嵯峨傑閣起膠鬲，義取尊經聖教明。巨構無煩羣力贊，崇基不待判年成。詩書瑞氣臨雲棟，奎壁靈光集畫楹。回首荆榛荒落久，欣隨燕雀繞梁鳴。

萬壽慶節醮壇齋宿恭成紀事十首

運協升恒會，恩敷賑貸年。歡聲方匝地，壽域自齊天。寶籙臨仙仗，琅函啓法筵。小臣釐祝夜，夢繞月輪圓。十五日開啓。

斗野時巡遍，輶軒奏屢豐。一聞雲漢告，深憫井廬空。荒政因周禮，訂謨本舜聰。催科癘乍洗，便解倒懸同。上聞江南旱，即諭廷臣議救荒事宜，因得緩徵。

繁露書何誕，靈星禱復虛。幸邀寬典降，先與積逋除。總爲蘇民瘼，何妨損國儲。循良容報政，好起涸中魚。特旨蠲免歷年漕欠，官吏得便考成。

聞道常平積，偏爲雀鼠消。開倉寧待汲，納粟豈須量。漕載千艘重，檄馳二省遙。監門圖未繪，依舊作康謠。上諭載本年漕糧，令督撫親往散賑。

財賦繁雄郡，艱難厪睿情。何期重渙號，真覺繼離明。寂寂停箕斂，熙熙荷耒耕。真醇踰漢詔，扶杖涕從橫。上復念民間素無儲蓄，將四十七年江浙被災州縣地丁銀兩分別蠲免，詔有“一年之內，絕迹公庭，優游隴畝”等語。

省歲皇心切，頻遺吁食憂。轉輸平市估，瀦洩濟田疇。又有截漕平糶

及重修水利論旨。佩犢應潛解，流鴻合漸休。吳儂贏一飯，須感聖恩稠。

輦道瞻雲近，綸音被日溫。金鸞資萬竈，鷄犬息千村。泰時名虛襲，橫汾曲漫論。何如休豫後，幃載儷乾坤。

上界珠旒闕，寥陽寶翰新。神光凝太乙，御氣護勾陳。肅穆金庭景，氤氳閩苑春。願將天保頌，稽首籲蒼旻。

拜表通丹闕，焚香拂紫壇。霓旌方待鶴，玉管正調鸞。霧散逢初霽，風迴褪薄寒。不緣齋祓久，敢向五雲看。

華渚凝祥日，軒丘介瑞時。身從歸老伴，心托步虛詞。茂理鳶魚洽，陽暉草木知。去天惟尺五，朝罷倚罍罍。

曉登彌羅閣

鐘動芝壇報曙光，直排煙霧躡重閭。星宮纔啓珠簾影，帝座初熏玉案香。幾度嚴趨垂白髮，當年親見上雕梁。閣爲施度師建自甲寅冬。置身便擬浮黎路，可得飛騰羽翰長。

寄薛澗總憲

倚簷熒熒北斗橫，遙憶吾友中臺卿。十年別去音書疊，南曹啓事能持平。不肯低眉署紙尾，藤陰坐對冰壺清。副相崇班尤要秩，金章紫綬風霜色。竭來誰稱進賢冠，便教刀筆居斯職。昨訝棲鳥欲去時，得君重慶聯常色。報國文章屬鉅儒，柏梁詞賦徒紛如。長孺曾聞排闥任，弱侯還見副封除。即今寰宇恬熙久，水旱流移時尚有。獨使至尊咨訪頻，何以網繆及戶牖。明知如水是臣心，披豁雲霧祛塵襟。門第豈緣三戟貴，儀型要作百僚欽。吾因早退老蓬蒿，未報微涓餘悚慄。看君翼贊太平基，逍遙負杖行歌日。

閏三月六日冒雨入山展墓

十分春色已全闌，漠漠浮雲帶嫩寒。過鳥隨帆搖疊嶂，遊魚避

網截回瀾。花畦幾度開還落，麥壟方憂濕未乾。聞道皇仁被山谷，城狐社鼠忍相殘。山中饑民，待賑尚夥。

玉遮山房夜宿書感

碗晚松門挂紙錢，溟濛猶似斷煙天。稍延霽景聞靈鵲，空把愁心托暮鴉。誓墓自憐過隙迅，承祧還望亢宗賢。夜深寂寂渾無寐，終古皋魚恨惘然。

曉至岫里

崦上凌晨一葉飛，海山舊路故依稀。波光激灑沙痕長，嵐影朦朧樹色微。墮地因緣垂暮齒，棲丘蹤迹戀餘暉。何當重宿松廬下，坐看漁翁守釣磯。

重登草庵清閣閣

花期到此雨纖纖，今日晴光綠滿簷。一壑置身堪自得，四時即事好相兼。看雲聽澗春光淨，劖笋烹茶晝漏添。便想濂溪占艮象，眼前一部是華嚴。周元公云：“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時山僧方誦此經也。

義齋老人贈黃山松一盆賦謝二首

名山曾毓卧龍精，《黃山圖》有卧龍松。縮地還能變化成。遇得一株如凤植，移來千嶂任孤行。蒼鱗深擁盤根固，翠鬣低垂偃蓋平。休道漫無梁棟用，凌霄勢在爲身輕。

天遊虛憶紫峰傍，一夜仙柯入草堂。貞幹幾曾餘尺寸，孤標却已軼尋常。陰移書幌吟偏靜，風度芸牀夢亦涼。珍重主人持贈意，歲寒並許鬪身強。

楷庵閣學有書見慰寄懷二首

三年兩接玉宸班，笑語全稀寸晷閑。草徑低回當日夢，河梁珍重別時顏。王綸方縮丹霄上，仙蹕仍陪紫塞間。應有訐謨參密勿，豈惟鉅筆點斑斕。

漏下銅龍退直餘，淋漓特寄故人書。挂懷詎免同元亮，知過猶當藉子輿。書中唁長兒之逝也。篋裏殘編空結束，鏡中衰鬢益蕭疎。羨君玉樹垂垂發，趨步相將到石渠。謂涵貞孝廉。

雨中過石湖爲表兄施帶士營葬

六年不到石湖邊，冒雨經行獨扣舷。波湧欲回前浦路，嵐蒸頓失故山巔。淒迷草色愁鷓鴣，黝黯林陰泣杜鵑。緬想端明詩景在，錦城花塢亦荒煙。

是日展外王父仰思施公墓兼示稼軒映垣兄弟

丹霞塢裏鬱岩峩，墓地名丹霞塢。重拜高阡踐舊要。癸酉春，帶士曾挈余拜掃。雨過澗聲爭截壑，雲移松影正干霄。行營真宅基能厚，貽翼清門澤自饒。薄采溪蘋深感慕，心懸陟屺歲時遙。謂先安人去世迄今已五十年。

四母舅爾恭施先生篤學粹行真古君子也余失恃後最蒙憐恤逝已四十餘年墓前追挽

偉哉孝廉舅，屹峙儒林式。名宗臨濮承，遺經石渠繹。篤行崇閣修，湛思研聖域。千載顏原師，肯襲馬鄭迹。拓落鷄壇會，席珍重圭璧。誰喚張憑船，未對仲舒策。書劍河梁邊，遽赴修文職。甲辰秋，卒於故城舟次。桐棺返江皋，秋雲爲慘色。小子泣社辰，涓陽情悱

側。楷模一朝亡，世路榛蕪塞。迢迢感流光，肅肅念明德。舉觴酬松丘，涕泗橫胸臆。少日西州路，空歎音蹤隔。芸編篋底存，靈光緬幽覲。公有遺集未梓。

祈晴詞四首

給復蠲租聖澤深，三春荏苒更愁霖。吳儂也是康衢侶，箕畢無爲苦見侵。

雨聲連夜麥秋寒，重蒸芳芸上紫壇。壟畔正期歌兩穗，餅壚飯甑莫教難。

愁歎村村廩粟空，遲來布穀怨林叢。少停好作迎梅雨，秧馬齊驅萬井同。

陡見濃陰散碧城，數聲靈鵲報新晴。三庚令叶南薰裏，休遣羣蛙閣閣鳴。諺云：“久雨遇庚晴。”

表兄施稼村八十

抽簪歲月好相羊，大耋歌來更舉觴。小築蕭齋仍甕牖，細書芸簡溢巾箱。達生自得蒙莊意，駐景無須抱朴方。他日摩挲銅狄處，幾人眼底見滄桑。

初夏維揚卞子用霖至同步南園小憩精舍用家羨門少宰昔年寓南園詩二首韻同滄湄追和

連朝快睹麥秋晴，携客村南曳袂行。霽鳥已多依夏木，曉山猶似帶春城。片雲度水心俱遠，隙景穿籬眼乍明。看到茶蘼都落盡，流光如駛又重驚。

寶苑鶯簧不復聽，天寧寓中鶯聲最多。枉帆猶喜履綦停。聯牀曾傍花陰靜，用霖去年留宿精舍。接席還依竹影青。香積盤中仍澹泊，蒲團

坐上久彫零。是日齋食，追憶昔年靜坐會中故友也。聯吟和得仙卿句，徙倚喬柯舊草庭。少宰原唱有“榆莢花殘已滿庭”之句，今已四十餘年，老榆如舊。

五 日

艾辰兩度洞仙宮，鄉思迢迢旅夢中。息影又經逢歲閏，愁霖無計問年豐。陰迷榴火丹鬚斂，寒漬荷盤紫蕊空。懶把昌陽供淺酌，撫時更爲抱憂忡。

生 日

羲皇畫卦六十四，錯綜參伍區倫次。我今歷年已兼之，寡過難能良內愧。藏身既願愜遁思，止所慎無出良位。圓顛方趾幃幃中，受得乾坤夙賦畀。全受全歸豈偶然，培築遲遲尚一篲。焚香默坐洗心時，鴻蒙未判機緘闕。何當真訣問圖南，高卧煙霞謝塵事。

贈漳南林生雲翥 名鳳，有志正學，離家遠遊，向余問業，留寓文星書院。

久謝生徒靜掩關，忽逢佳客自閩山。放懷利鎖名韉外，結想鵝湖鹿洞間。篋底窮研究飽飫，林中默坐任蕭閒。聖賢真路由來邇，仗爾孤踪激懦頑。

伏日天陰至揖青亭小憩二首

雨餘伏日少炎塵，徙倚亭隅又一巡。猶有好風輕拂面，良苗何處復懷新。南園田畝水淹，插蒔者絕少。

綠陰叢裏聽鳴蟬，情話全稀意灑然。里社舊遊搖落盡，酒壚碁局付荒煙。

讀二程遺書

兀坐理陳編，羣書究歸宿。卓哉兩程子，洙泗微言續。中有元氣含，萬象拱樞軸。精義既研悅，踐修自敦篤。伯兮藹春融，叔兮凜秋肅。何曾假注箋，支離眩心目。游揚尹謝輩，默契在幽獨。所以延平翁，澄觀理自足。李延平云：“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即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是為程門的傳。登巔俯諸峰，探源滙百谷。無為章句儒，濡首終迫蹙。我生昧師承，餘光猶炳燭。

立秋日風雨大作

秋聲方乍至，暑氣已侵微。又聽驚颺蕩，重看急雨飛。平疇嗟半沒，嘉穀恐全稀。徒倚衡門下，惟應賦樂饑。

書 意

疏懶由來百不能，那堪舊夢問觚稜。過時光景一彈指，就裏工夫三折肱。理解春融神自合，物情冰泮氣斯澄。自憐冉冉桑榆晚，老學庵中歷寢興。放翁有老學庵，余竊師其意。

讀夏峰孫徵君年譜

我讀宗傳書，道統瞭指掌。羣言此折衷，庶幾扶影響。著述得真儒，近代推無兩。徵君有《理學宗傳》一書，刻自中州，最為精當。紀年譜牒存，典型式瞻仰。粹姿秉夙齡，孝行依幽壙。挺茲名節敦，深源得純養。銷融朱陸議，篤實自高朗。姚江奧義揚，吉水規程仿。《宗傳》以羅念庵先生入大宗。素履筮幽貞，冲襟善提獎。滄桑感變遷，翛然脫世網。純氣天所鍾，墜緒扶既往。猗歟淇澳風，千載猶想像。永懷私淑心，簡端露精爽。

秋 陰

秋陰方掩冉，暗釀木犀香。簾幙生微爽，衣襟逗晚涼。遣愁書有味，祛病藥無方。莫謂東隅逝，侵尋耄學荒。

蘭園小憩二首

不到園廬百日餘，東疇一望水滄瀦。芒鞋耐得堤痕濕，聊倩僧厨煮野蔬。

避客幽尋意自寬，牆陰獨立撫檀欒。不須更覓談禪侶，隨處天倪付靜觀。

聽 雨

淋漓秋雨帶涼颼，纔是林間白露時。莎砌陰生蛩語促，水田漲積稻花遲。頽齡那有還丹術，儉歲空吟擊籥詩。自古哲人憂憫切，薄躬無力轉嗟咨。

閒 詠 二 首

絕少僧寮堪索話，更無鄰曲可追歡。栖心只在芸編裏，可得重探百尺竿。

盤荷葉爛餘殘綠，夾竹花零墮小紅。剩與蟾枝領秋意，多年栽植不論功。庭桂皆自余手植。

喜 晴

昨宵雨過曉還晴，蕭爽林光轉眼生。馴鵲下簷疑欲語，疏桐拂戶聽無聲。細烹佳茗枯腸沃，靜爇名香倦思清。從此收回屏翳陣，西軒看到月華明。

夜 坐

秋霽蕭然夜氣清，閒依簷角斗初橫。好調深息拋高枕，却怯昏瞳對短檠。書味涵濡非有句，慾根剝削本無情。誰家漫說團圞坐，不及山臞坐守庚。

久經斷飲涼夜略酌三杯旋即止之

久怕頹顏逐酒人，涼生聊試洞庭春。莫緣味旨還濡首，且爲香清但濕唇。暖入黃房眠乍足，和融丹府息微勻。來宵仍合封瓶疊，不是陶家種秫辰。余家以歲荒，未曾釀酒。

長兒小祥泣示遵儒二首

黃腸一闕已經年，柏館秋陰倍黯然。俯仰許多難了事，那堪撒手竟長眠。

肯構誰家有令人，衰門遭禍獨遄連。早占幹蠱著先告，自古孤兒奮立身。前年爲遵儒撰著，得蠱之五爻。

重置盆山戲作

一泓盆沼簇巖從，便欲呼來小石公。笠澤舊遊追未得，依然雲夢盪胸中。

讀吳康齋先生日錄四首

西江振古挺人豪，睥睨簪纓一羽毛。濂洛瓣香先接取，南軒風月首頻搔。先生常坐南軒。

栽蔬藝稻一幽人，學道偏能耐久貧。識得孔顏真樂在，也從密地解翻身。

四十餘年點筆來，瞬存息養亦悠哉。弓旌何與章縫事，親覲宣尼夢幾回。先生云：曾夢孔子來訪。

春風秋月鎮清寥，克己工夫夕與朝。冥冥鴻飛霄漢迥，啾啾空自任鷓鴣。

登橫塘橋 章定巖捐資重建，屬余作記

朝携蓬舸向橫塘，漠漠秋陰帶石梁。吳郭稻田猶汎濫，越溪漁浦極迷茫。重看鵲駕層霄下，陡見龍眠夾澗傍。衰晚已無題柱筆，凭闌揮手白雲長。

嚮東陸扶照贈菊二十盆復得江陰細種數本 羅列草堂足稱勝觀因作六首

秋思淒清後，偏宜隱逸花。槎溪還踐約，蓬徑已窮奢。拂几涵金露，垂簾駐彩霞。窺來雙纈眩，遲暮感年華。

剩有淵明興，堪諧魯望心。漸消殘淚盡，用杜詩“叢菊兩開他日淚”意。欲起宿疴沉。擎秀芟繁蕊，褰英護薄陰。擔頭堪一擲，身置玉山岑。

聞道郊園種，重疏菊譜來。扶照有《藝菊圖》卷，題詠甚夥。霜前容小放，月下正徐開。粲爛星芒落，參差繡段裁。獨餘閒靜意，相對滌氛埃。

續續成佳客，間間伴病翁。陰還滋碧蘚，色已雜丹楓。豈乏延年術，難名造物功。南陽人在望，把臂入林中。

晚種來江上，挑燈取次看。琳條擎及丈，寶曆轉成團。江陰種最高大，名毬幢者尤佳。掩映叢逾好，崢嶸歲又闌。不愁杯勺減，一倍夕英餐。

低昂隨位置，疏密轉增妍。勝友誰金谷，遺民自葛天。影搖書幌靜，香掩竹墟偏。幽賞延旬月，詩腸幸洗滌。

贈魏一庵宮諭二首

黼宸勤思舊德惇，謂大司寇環溪先生。梧棲鳳羽映朝暉。久持節操承家烈，還秉文章報國恩。雨露沾時多杞梓，磨礪到處是嶼瓊。進賢上賞應相副，如水心期感至尊。

龍門當日仰儀型，世載常垂座右銘。余曾受司寇公教。上殿幾人看抱笏，升堂若輩聽談經。河汾禮樂歸宗匠，牛斗光華聚德星。衰退自憐樗散質，論交珍重托蘭馨。

題永寧于中丞小照三首

橋門相遇正韶年，丙寅，中丞方遊成均。數歷風聲信象賢。蚤擁旄旄康樂貴，欣看述祖有新篇。

竹梧琴鶴藹林傍，湛露頻流浥繡裳。心苦東南彫蔽日，朱顏將帶鬢絲霜。

攬轡勤宣幹濟謀，肯同嘯起庾公樓。畫圖傳與民間祝，清節依然戴益州。

崑玉篇贈王鶴隨鄉薦

有美崑岡玉，產若藍田珍。韞積歲已久，追琢逾精神。耻隨炫鬻子，聲價等賤珉。熒熒寒光發，橫空凌秋旻。完璞一以剖，乃信識者真。拂拭登明堂，燦然瑚璉陳。大器非常玩，鴻寶無纖塵。昭哉化工意，命物弘陶甄。我爲作此歌，以送觀國賓。願言思比德，努力慎致身。

冬 至

來復屆期驗地雷，恰當夜半一陽回。孤衾自擁寒輕逗，宿火猶

明漏慢催。愁緒莫隨針裏綫，妄心休逐管中灰。瑤宮應有朝元會，小權重移葑水隈。是日到文星閣。

過望雲小築追挽慕廬尚書三首

十五年前卜築初，高朋滿座亦呼余。重尋水石渾如夢，髣髴黃墟慨有餘。

六一公還有後身，詩追思穎志難伸。埃塵幸不煩公拭，剩作松門挽紼人。丙戌臘月，余送公葬於鳳凰山。

閒情豈羨謝公墩，痛絕芻靈到里門。若使夔龍丘壑在，壺中別樣一乾坤。

桐城相國張公挽詩四首

隔年赤舄枉蓬廬，坐挹春風晝漏舒。丁亥春杪，公寓尤贊善家，因來訪草堂，坐談竟日。方謂煙霞長駐景，忽驚箕尾頓凌虛。浮山色黯千巖裏，皖水流哀萬壑餘。欲束生芻躬拜奠，孱軀遠道轉欷歔。

勞勞夙夜盡臣心，造榻從容納約深。獨倚薰弦賡雅奏，長依溫樹闕清陰。羊腸折處途仍坦，鵬海騰時浪不侵。最憶直廬陪從日，劇談樂事是投林。甲戌六月，余入直南書房，時將請急歸田，公極言林壑情深，不及他語。

啓沃功高領細旂，帝俞元老請歸田。行宮側席裏綸綍，公以迎鑾至行在，仍命入閣臣班辦事。御札重緘問粥饘。公遺疏上，奉旨有“子告後，朕念其衰老，勉令調攝”等語。雲際鴻飛商皓逝，山中鶴夢鄴侯仙。如公出處無遺憾，竹帛佳名日月懸。

延陵門下接光塵，齒頰深叨護惜真。丙辰榜下，余始遇公於本房五崖吳公邸舍。每戒冶金爭踊躍，不妨社櫟任沉淪。南園杖履逢良會，東壁圖書證夙因。此日神歸香案近，遙瞻灑氣徹秋旻。

寒夜寄懷卞子用霖二首

尺書頻寄草堂來，老眼重揩翦燭開。月影朦朧迷桂苑，霜痕淒冷掩金臺。時方見北闌薦卷。名場險逼岷峨路，世事驚翻灑瀆堆。爲問寒消孤館夜，可能散帙幾多回。

三月南園促膝時，驪歌一唱歲如馳。白波漲起耘鋤少，綠竹煙消履屐遲。每望雲停招雁羽，好迎日至護萱枝。殘燈細雨迢迢夢，石鼓歌成慰我思。

詩 律

詩律研來細處難，有誰唱和共盤桓。閒心縹緲林君復，老景婆娑陸務觀。吟倚疏簾消晝靜，改成高枕聽更闌。寄聲雅負騷壇客，醫俗還宜似洗瘢。

哭湯子方四首

風雨盟心閱卅年，狂瀾一柱尚孤懸。服官不改銜冰節，將母能賡陟屺篇。揚子書成身已悴，越人方斲眼徒穿。君爲醫者誤投生附子，病遂不痊。祇今遺恨南陔遠，慘黯歸魂聽暮鶉。

薄俗紛紛古誼淪，與誰爲善惜斯人。余勉爲修學之役，君必力贊。清襟磊落敦師友，靈府澄明質鬼神。君初見《桂宮真訓》，獨手鈔莊誦。埽逕嘗期延益早，開編還與訂疑頻。衰翁此日蘭交盡，獨撫遺牀慟幾巡。

神峰標映玉壺清，濡首窮經畢此生。潘陸銜華非夙好，游揚立雪是同盟。先君門下，以君與張淪齋能講先儒正學。詩書自耐寒貧味，民社空餘撫字情。天道非耶無可問，龍門傳爲首陽成。

離索經年斷酒杯，蓬門寂寂已慵開。叢殘文卷憑題品，錯在言詮費剪裁。君頻年坊選益夥，而病甚矣。哺返慈烏風翻墜，陰移孝竹雪枝

摧。通明殿上如宣召，合掌嬋嬛秘籍來。

題友人梧下獨飲圖

惠子方據梧，陶公輒飲酒。披圖似兼之，千載堪成偶。笑彼風塵侶，逐逐牛馬走。閒中得養和，鄉是無何有。休疑糲生來，白日供濡首。南華經幾篇，南村詩幾首。此理足研尋，能遇識者否。

題山居者松下小影

山市幽棲處，松風拂戶涼。固宜蒼鬢在，獨倚翠陰長。酒氣侵苔徑，茶煙覆石牀。俗塵如不染，便合引求羊。

十二月十三日玉遮省墓

臘殘比日猶和融，幽懷夢撫丘山松。五更泛櫂離城闕，橫塘曙色凌寒空。輕帆斜轉琴臺下，登壟徘徊日正中。碧樹早含春意動，白雲自護幽堂封。此來獨有傷心處，聊免延陵贏博同。長兒移殯丙舍。歲晏未遑謀野宿，迤邐歸路呼樵風。帶星出入勞寧憚，少待梅放重拖筇。

望日謁文山先生祠時于中丞 方議重修用杜詩蜀相原韻

信國孤忠汗簡尋，荒祠憑弔劇蕭森。旌旗曾壯吳疆色，絲竹空埋魯壁音。祠爲長洲舊學。斜谷出師原比烈，睢陽仗節本同心。棖崩棟折勞興復，遺像嵯峨一振襟。祠中止存石像。

種盆梅二株

最憶山梅好，盆頭劇可憐。低枝移雪後，細蕊發春前。斂却扶

疏影，空餘水石緣。幸來荒徑裏，孤賞且悠然。

曉 晴

迴風方作雨，雜霰轉成晴。肅氣滋松影，寒光咽鳥聲。蔬根供
飯潔，茗蕊沸泉清。自得閒中趣，渾忘物候更。

南叻詩稿卷十六

己丑集

元旦試筆二首

惺然坐守歲重交，香篆霏霏拭小巢。縹緲瑞雲依北極，朦朧晴旭起東郊。養潛還問乾初畫，敦吉方思艮上爻。仰止前賢勤老學，光陰珍重舊衡茅。

晝漏平添更幾分，垂簾隱几息紛紛。硯池毫染融朝凍，書架籤開映晚曛。生意漸看三徑草，吟懷遙寄半峰雲。不緣省事端居久，至道何時靜裏聞。

二日閑詠

爐煙幾縷拂銅匱，正是門闌謝客時。繕性豈憑方外訣，遣懷肯效俗中詩。雲停陌上閑看久，星映簾前獨卧遲。去日由來無計挽，不須惆悵鬢邊絲。

自警

洗心密地如磨鏡，馭氣隨時合佩章。松菊徑存原素業，芰荷裳製是初衣。

澄觀居獨坐

結趺鍵小洞，行飯倚西軒。頗覺神襟爽，曾無客屨喧。碧陰寒弗落，玉蕊細初繁。人事偏傾覆，含愁不可言。

先君諱日歷二十年述哀二首

思量往事劇辛酸，悲仰遺容涕泗殘。夢隔關河虛嚙指，愁羈京國錯彈冠。鶴飛自信乾坤闊，鷄息徒憐歲月寬。膚髮尚遺成隔世，輸他龐氏話團圓。追痛北歸在途，未及親視易簣也。

驚心憂患越臺行，誰識天涯父子情。秋雨牀頭飄鶴觀，炎風舵底下羊城。翻回鯨浪江雲曉，聽罷猿啼嶺樹平。說與兒孫知往事，依稀夢裏淚從橫。追憶辛亥夏秋，隨先君自廣至惠，歸途度嶺涉江，備極憂苦也。

雨窗雜詠二首

夜雨連清晝，沉沉一徑封。久閑詩思淡，多病道心濃。熱客宜長避，良朋竟罕逢。欲知真賞在，相對有青松。

春陰凝滯後，惆悵幾憑闌。令已趨東作，風逾帶朔寒。短檠燈焰暗，重幌鼎煙殘。懶趁花期出，低篷溯急湍。

午窗聞雁

忽聽雲中雁，翻飛過小窗。遺音疑欲下，度影不成雙。應爲離南浦，相將向北江。何如鷗宿處，堪遣客愁降。

粥廠行

財賦盛吳會，土俗爭猖狂。金生而粟死，久合召凶荒。前年旱炎炎，去年水湯湯。斂穡稀原野，羸殍載道旁。上厪吁食憂，賑貸分官

航。冬春煮粥令，城郭遙相望。營營蟻隊集，紛紛鴉陣忙。是皆登穀歲，荷耒而執筐。一朝頓飢驅，匍匐走且僵。風淒雨淋淋，飄搖真可傷。我無濟衆力，惻惻滋徬徨。吳中多大戶，籲言解橐囊。揮手拒弗應，詞色翻怒張。吁嗟盈虛異，天道何茫茫。安得如古昔，紫陽司社倉。更有羣賢在，同心效贊襄。庶幾里仁美，休徵感昊蒼。

春分日大雨不止惻然有作

不見春光麗斗牛，鳩形鵠面滿汀洲。好花朵朵空含笑，芳草叢叢總繫愁。持節方看仁澤近，指困更藉義風稠。當事勸賑甚殷。自慚汲短無修綆，對食猶懷一飽謀。

題春草亭圖二首 爲錫山華孔與養母而作

依依寸草是春暉，奕葉相看志未違。一曲笙歌重補後，閑居賦客漫貽譏。

剪棘誅茅插短籬，白雲飛處日方遲。痛余早歲悲鄰社，獨夜披圖淚滿頤。

病懷三首

宿雨凝寒肺病侵，老來一倍損春心。榻塵久積攤書倦，徑草多留避客深。漠漠形骸空結束，悠悠名欲總消沉。化工容得支離叟，虛室惟宜寶寸陰。

歲星愁不到江村，野老憂時淚暗吞。幾日疾雷如破柱，終宵淫潦又傾盆。茗甌吸取山泉冽，藥椀調來鼎火溫。福分已嫌消受盡，敢從鄉社問鷄豚。

閑身幸免宦游淹，薄俗何由挽里閭。擬伴樵夫常帶笠，且同耆叟半垂簾。紉蘭芳遠神初爽，爆朮香清睡未酣。正是浴沂時節近，

孤懷聊與任悠悠。

萬壽慶筵恭祝二首

紫壇重啓曙光披，拜舞遙瞻赤玉墀。鳳輦行春陽德健，龍樓問寢聖顏怡。運齊軒曆周天候，化屆堯衢擊壤時。臣在滄江煙水外，年年長誦九如詩。

埏垓久矣樂熙春，況是東南沛澤頻。花柳正當敷景物，星雲應爲護絲綸。翠華儼在丹青麗，金鑑長憑玉殿陳。寸草培栽無以報，同遊壽域戴皇仁。

詔下復儲恭紀二首

紫塞風煙拂九秋，普天呼籲釋殷憂。祇宜舊學思疏傅，不待深言藉鄴侯。瑞毓塗山原紹禹，謀貽豐水自興周。春回得聽溫綸降，瑞氣氤氳集袞旒。

六龍時御正當陽，睿斷崇昭邁百王。光復前星通帝座，源歸少海會天潢。靈祇胥侑宗祊奠，寰宇同歌國步康。草莽敢忘葵藿性，心依尺五夜焚香。

憶茅山二首

一別華陽洞，三年景似梭。閒心依水竹，清夢繞雲蘿。齋戒嘗祛俗，憂虞轉負疴。劇思真隱地，縹緲鬱岡阿。

稽首神仙伯，靈山握化權。玉泉穿洞細，瑶草夾蹊妍。青壁方題姓，丹文早授編。何時塵迹斷，來掃落花前。

梅梁先生誕日二首

風雨飄蕭後，珠宮又暮春。星垣終返傅，嶽界舊生申。道行標

青簡，勳階錫紫綸。茫茫塵海路，爲我度迷津。

憶昔鸞音集，匡扶墜緒存。和平諧雅頌，精蘊闡乾坤。救世心良苦，噓人氣自溫。溪毛慚薄薦，何以報深恩。

朝元閣懷故房師五崖吳先生二首

悵望龍眠道，淒涼淚滿巾。朱衣曾藉手，青眼獨通神。酬德無榮祿，招魂有淨因。瑤天星馭近，應作玉樓賓。

浮世音塵隔，三生恨渺茫。空憐幽夢短，祇戀舊恩長。春靜閑林裏，香清邃閣傍。當年巾屨到，客思已飛揚。先生於壬戌秋來登是閣。

三月二十三日入山舟次

小疾淹留拜埽遲，晨帆乍挂颺輕颺。漸過新火熒熒候，尚似寒煙漠漠時。黃落菜畦都沍爛，青浮麥隴半離披。杖藜猶有穿雲興，乞取晴暉一解頤。

靈巖道中望穹窿作

迤邐嵐陰撲面迎，幾時翠聳數峰晴。依然禪梵穿青嶂，何處仙霞度赤城。身老敢誇筋力健，山荒空見徑蹊平。閑身細數經行慣，詩景編來畫本成。

玉遮山房書感

小築松廬廿載來，分明幽誓瀝泉臺。閑經霜露偏多感，老奉烝嘗更幾回。繞冢靈烏原舊識，傍簷密樹自親栽。白頭不見當門子，麥飯重添動暮哀。

曉泊虎山登陸至岫里

一宿山廬夢易醒，平明小泛入煙汀。風號頓湧雲濤白，日霽初披霧岫青。幾幅魚帆仍早渡，一行鳥道却重經。松門帶得龍蔥氣，俎豆猶堪托暮齡。

岫里山房即事

湖光激灩入柴荆，小憩峰坳午景清。今我固應非故我，初生便似隔前生。亂離遺事誰能識，棲逸餘緣舊有盟。愁歎比鄰晨爨絕，壺漿聊與百錢傾。山中居人三十家，荒甚乏食，余各勞以百錢，追念初生時避兵於此也。

銅井草庵小憩

重命籃輿躡翠微，風煙淡沓綠初肥。行看山圃留櫻筍，尚想齋厨采蕨薇。閣畔花期雲杳杳，澗旁詩思鳥依依。凭闌拾取殘春景，兩屐匆匆又徑歸。

歸舟過穹窿山下送沈心澄朝真

山下晨霏襲，歸橈懶小留。獨看閑客去，好問洞天遊。磻戶飛流淨，丹房宿靄幽。何如市壇路，鵠影繞層丘。

張淪齋挽詞二首

已盼歸輶近，胡然薤露聞。士林嗟棟折，吾道惜芝焚。粹行師承古，循聲撫字勤。朔風淒急夜，吹斷隴頭雲。

方悼清流尹，寥寥舊雨來。謂湯磊軒。經腴無共嗜，理奧更誰開。鄰笛流音苦，邊笳動魄哀。應知觀化去，冥契問泉臺。

春盡日雷雨大作立夏乍晴端望久霽

陰暄連綿甚，鶯花爲底忙。餞春猶爛雨，迎夏始新陽。柱礎愁重潤，衣襟怯晚涼。芳芸縈一縷，矯首籲炎皇。

東林行 四月初五日

九龍迤邐朝霞吐，櫂頭波轉芙蓉浦。東林近在城隅東，客心追憶前遊所。三十年來駒隙過，今朝準擬還踵武。停橈倉卒命籃輿，遙望林端正日午。舊時朋履盡飄零，荒煙漠漠迷菜圃。壞垣破塹強推排，飄搖幾度風和雨。几席惟看蛛網懸，軒梁不見燕巢補。祠旁出遇龜山裔，爲我摳衣指堂廡。梁谿先哲二十人，餘子支流亦附聚。道南脉絡尚分明，春秋盥裸幾無主。增高繼長更倚誰，講習流風漫仰俯。聞說當年精舍開，星輝奕若圖書府。闡揚墜緒障狂瀾，高冠峩佩人千古。納納乾坤板蕩間，還留浩氣歸君父。鹿馬紛紜灰劫多，空傳洛蜀分門戶。明社流烏轉瞬遷，氣運繫此一隈土。斯文綿續會有期，墜茨丹腹庶重睹。蓬蒿詎必無真儒，好與招延振鐘鼓。秉彝摘發此心同，聿追矍相觀牆堵。培風濯俗太平基，莫溺詞章拘訓誥。矢言願作嚆矢如，神之聽之其我予。

邵二泉先生閑居四戒詩卷書後

戒進、戒得、戒侈、戒淫，各爲七言絕句，南沙徐氏所藏。

昔聞廉公言，曾受孔子戒。詎惟蓮社徒，嚴淨超塵界。洗心密以藏，義闡羲皇卦。參之在性天，睹聞所未屆。凜茲入德門，室欲慎一介。上士敦躬修，力障隄防壞。偉哉邵夫子，道南衍宗派。正學人倫師，警惕恒匪懈。矢此閑居箴，砭俗寓深喟。哀彼夸毗子，縱度恣娛快。躁進而苟得，侈淫乃交害。四者實循環，釀毒甚蜂

蠶。覆轍盍鑒諸，沉疴須急瘥。置身廉讓間，食色捐業債。皇皇澡浴勤，寸絲原不挂。粹然復天真，微陰去夬夬。精金汰沙礫，嘉穀棄蕘稗。敬聆木鐸鳴，底事狗膜拜。三復祇服膺，心神頓瀟灑。未敢綴卮詞，牽延等管削。徐氏好佛，多索釋子語，余懼失先生本意，故正之。

高都公有病假杜門忽已半月偶遇南使寫懷見寄之作云蕭蕭白髮不勝冠拄笏西山日日看又落牆花知客久未歸江雁覺春寒忘機書向忙中展好懶琴從靜處彈相見故人傳一語只今卧病在長安次韻奉呈

一疏那容便挂冠，委蛇心事簡中看。移來藜火連宵迴，賜出金莖逼曉寒。時方奉命重輯《御製文集》。煉液每尋三島夢，迎熏還和五絃彈。時平終遂明農志，且爲蒼生贊治安。

讀魏環溪先生寒松堂集敬題十韻

寒松堂上兩回登，仰跂儀型儼服膺。整頓朝綱擎砥柱，匡扶士氣斥模稜。引裾義自辛毗著，排闥功同汲黯稱。豈謂風標偏嶽峻，要知學術本淵澄。露零獨警中宵鶴，焰鑠猶臨六月冰。義利毫芒思摘抉，人禽界限戒瞽騰。提撕片語迷情復，引掖真機鈍質興。勁節自應垂汗簡，高文纔得襲緇藤。煌煌箕尾昭三象，奕奕關閩續一燈。爲歎滄桑經幾變，九京不作誰師承。

喜醇叔留宿兼示鶴隨孝廉二首

最是相思篤，連床復此宵。憂時良畫詔，論古俗情消。雨密霏衣桁，燈殘覆酒瓢。若能旬日住，庶足慰幽寥。

羨爾傳經遂，何妨與世疏。珠光方映澤，劍氣正凌虛。名教摧頽際，詞章泛濫餘。工夫閑裏到，珍重大儒書。

附錄 次韻二首

王喆生

南酌安樂地，又許度良宵。久立春風滿，閒愁濁酒消。表忠新俎豆，時先生方修文信國祠。學道問箴瓢。此意誰能識，停杯仰沆寥。

致身何必蚤，所慮學空疏。哲匠尊儒行，文章賤子虛。贈歌京洛去，散帙舞雩餘。去歲，景獻公車，蒙贈《崑玉歌》。茲復授薛文清公《讀書錄》、劉戴山先生《人譜》。無負栽培意，希賢在讀書。

贈延平劉翁九十壽 翁孫高貞登戊子賢書

枿欄山畔翠雲中，抱朴含真上壽翁。德盛應堪齊抑戒，俗淳還得比幽風。鹿茸歌起芳名集，鴻案顏開淑景同。寄語吾宗錢祖在，幔亭仙會路長通。

讀文山先生指南錄次吳匏翁韻

慘黯羈臣漬淚痕，遺編留與後人看。臨危慷慨心偏苦，就義從容節自安。學問由來從鼎鑊，身名端不負纓冠。蔚宗悲絕嵇生憤，對此方知正命難。

詠珍珠蘭檀香百合花二首

離離仙草蕊鱗鱗，別自湘沅毓種新。綃出蛟宮和淚濕，纓垂龍窟帶香勻。移來階畔搖金粟，落到簾陰拂玉塵。自喜幽馨堪結佩，葵榴耀目未爲珍。

疑是旃檀蚤散花，靈根抽出鬱金芽。虛中生白香仍麝，近裏懷丹影不斜。豈比優曇稀世現，未須簞蔔滿林除。紛紛羣質皮蒙虎，合與刪鋤等亂麻。百合紅色者，號虎皮。

送家方洲學士使竣北上

使星羅布臨膠鬲，吾宗僑望揚清聲。屹如喬嶽一峰峻，澄如秋水層波平。人言身處脂膏地，苦節何能終不貳。舖糟啜醢習胥然，獨醒往往遭疑枝。誰知此志持且堅，公明早徹九重天。御墨淋漓申異命，何用通神十萬錢。三載飲冰曾弗改，搜剔幽潛敷樂愷。獨將經術挽頽風，會使川流趨巨海。翠巒丹巘浙東西，文光晃朗凌虹霓。識取化工栽物意，桃李無言陰滿蹊。舜瞳遐矚孚輿誦，先資帷幄勤登用。翼教端須溫嶠箴，得賢方進王褒頌。多士歡聲動若雷，講堂高敞湖山隈。朝天應睹顏有喜，翊贊臺階法斗魁。昨我扁帆訪官舍，寒飈颯沓虛簷下。豆羹麥飯致足欣，孔顏樂處真靡假。臨岐坐對無愧詞，但言兄弟長相思。溟鯤奮翼九萬里，斥鷃卑栖止一枝。酒闌問我灌園處，披荆曳屣還容與。明發仙舟不可留，河梁極目乘風去。君不見應龍噓氣俄成雲，崇朝霖雨敷蒼雯。芒芒海甸儲開濟，報國承家迴軼羣。珍重中州人物論，醇儒踵武圖鴻勳。

題隱者小影四首

花 嶼 讀 書

春風初拂花枝間，幅巾野服身蕭閑。盤陀獨坐當清晝，塵氛不到即深山。一編在手不忍釋，落英片片敷重席。此中會意却有真，長笑亡羊挾策人。

石 欄 檢 藥

蕉陰覆地生微涼，憑欄簇簇藥苗香。全生欲驗神農草，煉液須尋抱朴方。筠籃傾倒呼童子，芝朮繽紛和菊杞。人世腥羶劇可捐，玉顏長駐應登仙。

雲門囊句

巉巖千仞摩青蒼，丹楓點點經新霜。筇枝携得藤蘿畔，芒鞋踢去松筠旁。行行定有驚人句，奚囊收拾留題富。听然長嘯秋雲開，何爲劉阮迷天台。

田舍醺壺

寒松鬱鬱臨茅茨，風光絕似陶家籬。淪蔬正及禾登候，賽社方當釀熟時。誰羨豪華飲金谷，呼鄰入座情敦睦。樂事無如田舍翁，無懷葛天追遺風。

題畫冊

宿雨藏炎曦，披圖撫清景。長松薄雲陰，叢竹搖風影。茅檐好棲逸，兀爾塵事并。何必武陵溪，始是絕人境。墨漬猶溶溶，霞表一延領。

贈芝巖宗丞致仕歸里二首

離尊還憶鳳池頭，今日披襟好唱酬。階陞回翔非捷徑，波瀾澹蕩是虛舟。養真自覺蓬心盡，佚老方知蔗境優。却恨謝公重出後，山中猿鳥繫長愁。

單車五月出長安，快意無如許挂冠。陸放翁句：“人生快意事，五月出長安。”拂拂涼風臨竹牖，嚶嚶好鳥囀花欄。桁邊且避王郎路，社裏仍尊白傅官。顧我幽栖多歲月，行藏底事話更端。

六月朔文山先生祠告成于中丞率屬展祭敬賦四首

廟門瞻望久悽傷，開府咨諏得贊襄。雲日重臨新棟宇，星辰還帶舊宮牆。平居讀史千行淚，此夜迎神一瓣香。寄語來遊羣彥在，

書生模範本輝煌。

軍麾一去挂降幡，暗度吳閭毒霧昏。箕尾靈光歸鶴表，烝嘗令典重犧尊。時艱不盡回天力，身靖終酬養士恩。披瀝忠精殘血盡，指南心事得深論。

羊城漂泊拜巍祠，四十餘年繫夢思。蹈義尚分南北地，表忠不異古今時。辛亥，定求省親，至廣州，寓近大忠寺。空庭髣髴夔城柏，虛牖分明峴首碑。祠有古柏三株及衡山公書《正氣歌》。便是層霄精爽麗，西涯高唱幾人追。

挽戈銜羽總悲酸，大節光明迴不刊。繫北早甘撻白刃，向南聊擬托黃冠。道存帶下重昭揭，文映峰頭自大觀。幕府林林多烈士，且推領袖配祠壇。幕府《忠義傳》三十二人，今姑塑從神二員。入海，則杜濬爲首，空坑代執，則趙時賞。

草堂消暑仿劍南體四首

溽暑連宵汗似漿，長風幾日陡生涼。簾鈎欲下鋪湘簟，鼻鼾沉沉午漏長。

鼎裏芳芸手自焚，憐他白鳥暗成羣。堂陰半席清涼地，也帶廬山一片雲。壁有《匡廬圖》。

不須月仿白公齋，腹貯清虛正自佳。爛熳香醪猶截飲，休論硬苦是茅柴。

最是有情依水竹，却嫌無地作亭池。笑窺瓦沼紅添蕾，數到花香拂几時。

脚 疾

卑濕南方甚，浸淫困積霖。已淹陶令疾，難遇越人鍼。長日惟堅坐，幽居慣獨吟。堯夫四不出，真是坐隅箴。

萊公中丞大修蘇州府學中秋望日
行釋菜禮展告成事紀詩三首

此日真希覲，樂泮詩初賡。新爽薦林薄，曙光浮雲城。尼山數仞牆，輪奐彌崢嶸。穆穆中丞來，愫事告厥成。簪履既咸會，儼若朝典行。喤喤戛鐘磬，嘒嘒吹簫笙。佾舞齊升降，工祝披精誠。三爵油油獻，神聽當和平。闕里車服備，魯壁金絲鳴。千載猶髣髴，始知聖教明。小大從公邁，趨步忻輿情。

芳麗廣陵園，延袤滄浪道。青峰盤蜿蜒，碧水漾蓬島。環拱素王宮，參差漾芹藻。政理端本原，烝哉視京鎬。亦有文翁賢，勤事及時早。舞雩春載尋，豐相圃重考。盥薦維祇肅，俯仰暢懷抱。庾樓音詠道，習池接羅倒。何如名教地，雍容裨德造。三綱倚砥柱，六籍儲鴻寶。爲語同學人，翹首秋陽杲。

昔余在成均，三載司豆籩。升堂愧弗勝，鼓篋相周旋。歸卧蓬蒿裏，羹牆思邈然。長慨邑庠壞，將伯呼羣緣。經營二紀餘，粗得除荒俗。葺巢羽譙譙，縫裘腋戔戔。至今功猶虧，九仞寧舍旃。余募修長洲學，歲久未完。覲茲鴻模集，鉅手真擎天。風行乃草偃，迥勝一隅偏。願言興卓魯，禮教相後先。處處開講舍，傾耳武城弦。

先師孔子誕日長洲學尊經閣裝像告成滄洲
陳郡侯來詣行禮并視義塾紀事四十韻

茂苑興儒會，尼山毓聖辰。林暉方晃朗，雲構正嶙峋。穹榜籠霞綺，疏櫺聳旭輪。燕居原有位，龍見豈無身。天上占箕尾，人間頌甫申。何如師表在，始識性靈真。仰德興歌鳳，徵祥綬繫麟。杏壇遙庇蔭，洙水暗通津。丹壁煌煌宿，緇帷藹藹春。羹牆誠永慕，想像自彌親。堯顙曾全肖，僑肩更絕倫。世家傳髣髴，廟祀贊紛

綸。《闕里志》圖贊甚多。形狀雖云末，《史記》載，孔子語云：形狀，末也。威儀儼若神。章逢寧改素，黼黻自從新。平冕參羣帝，桓圭作上賓。非關崇土木，謬與飾金銀。道廣乾坤協，恩深怙恃均。億年皆壽域，萬彙一洪鈞。此日來臨質，多時感廢堙。閔基拋瓦礫，巍宇塞荆榛。愁絕奚斯頌，空懷孟氏鄰。藏書猶啓漢，劫火尚逃秦。登築逢將伯，謂雲程馬氏。趨承得令人。庠士沈楛成像告祭。明光騰斗極，辟禬徹秋旻。教化須黃霸，生徒待寇恂。雙輻移泮壁，五馬接文茵。香繪鑪中篆，芳流澗底蘋。歡情看集鳥，生意覺潛鱗。汲汲蒙求義，依依母鞠仁。頽波應挽息，薄俗合還淳。幸睹膠鬲瑞，冀憑几席因。衰齡思炳燭，鈍質勉書紳。瞻仰前楹座，驅除下界塵。籟鏘長肅肅，羽籥益彬彬。入室攀曾閔，登門引洛閩。桃蹊陰可被，蘭渚佩堪紉。最耻亡羊早，還懲發豕頻。塗岐休悵惘，岸近莫逡巡。夙好同方士，偕游順則民。眷言根本地，慷慨一披陳。

次澄溪菊下讌集韻二首

叢菊斑斕藉錦茵，明窗環坐暖如春。歌詩便比南陔萼，紀歲還追上古椿。朱紱塵容聊脫盡，白頭交契尚留真。憑君慰我籬邊興，未負寒英照眼新。

新館招邀憶昔年，繽紛絲竹敞華筵。癸酉春，靜溪招讌諸老。飄零鶴鬢人誰在，卓立霜葩節自妍。笑口纔開聊酌酌，愁腸欲洗轉沉綿。但教揖讓閭閻好，隱逸心情一倍堅。

次午亭師夜讀四書韻二首

邃學惟公戰勝肥，歸根聖諦絕依稀。微言自足供紬繹，岐路何勞辨是非。糟粕消融閑裏力，淵源接續靜中機。鐘鏞振響雲霄上，幽谷分明挽夕暉。

蓬徑粗宜杞菊肥，劇憐講德素心稀。羹牆祇覺開編近，佔畢還慚托業非。籠括千家標正矩，提撕萬古抉真機。何由重侍燈前席，搖曳孤懷倚落暉。

吳匪庵總憲挽詞二十韻

當代稱人傑，巍然第一流。瑶林翔鸞鷲，沙苑選驂騮。磊落襟期廣，魁梧器識優。卿才方並借，公望更誰侔。遂秉烏臺簡，曾隨鳳艗游。時艱咨道左，民命憫江頭。敢憚批鱗忤，羞爲繞指柔。星明藜火降，露冷寶書抽。任重寧辭瘁，恩深乍乞休。懸車年未屆，伏枕疾難瘳。丹扈儲諧弼，蒼生滯隱憂。鵠原情最愜，謂亡弟瞻庭。鷺序分相投。一自行藏隔，空驚歲月遒。匆忙來野逕，惆悵送仙舟。己卯春，公扈蹕於蘇，枉過草堂。音斷稀逢雁，羣離只狎鷗。淒涼珂里月，黯澹錦堂秋。帝所魂仍繞，神山夢自由。韋賢家學繼，蘇頌世官修。進退風規正，初終禮數周。寢門虛一慟，煙水極悠悠。

冬至日作

晨曦融暖映重簾，短景從茲又漸添。已歇林飈來習習，尚遲隴雪布纖纖。凝香散帙驅書蠹，捉句濡毫引硯蟾。珍重景光容拙薄，五更三點夢猶甜。

至後四日始雨

稻坡築後久占晴，却喜朝來雨氣生。坐去微陽添一綫，夢回殘月隱三更。霜畦春種鱗鱗密，露井寒波灩灩盈。便是天公流澤遍，好將蜡饗紀嘉平。

曉起見微雪

雨餘卧聽朔風聲，便擬橫空雪意生。簷角却看微暝早，瓦稜莫

認曉霜輕。霏霏應臘敷黃野，續續飛花望碧城。詩思添來頻卜歲，硯毫未凍句初成。

歲暮雜詠四首

聽罷庭階落葉聲，重翻舊曆暗心驚。百年難問丹砂熟，幾日能饒白髮生。點瑟顏琴編裏集，風泉澗壑坐隅清。餘年得此真天假，敢道桑榆晚計成。

匡牀不擁竹鑪烘，起向南榮旭影紅。菊本好培煩野衲，梅梢欲接喚園僮。每逢客至遲移屐，偶見書來懶展筒。反梅村句意。從此斷除聞見後，山神伎倆亦終窮。

絮衾布帳照殘缸，拂拭靈臺百慮降。有夢何須尋蠅穴，無言不假對鷄窗。堪悲杜叟歌同谷，敢笑韓公詠下瀧。累劫名根今剷盡，幽蹤自愛鹿門龐。

牀頭讀易過須除，尚啓蓍囊一警予。問歲早占屯及五，藏身正繫節之初。揲著紀實。休誇揚子亭中字，勝挾中郎枕底書。稽首義文周孔在，衰遲輾轉惜居諸。

臘月十七日曉起喜雪

玉琯吹回陽氣蓄，濕雲帶雨霑川陸。元冥火急檄滕六，飛花不待春陰促。曙窗髣髴浸寒蟾，五更見窗色明亮，疑是月出。呼童起報雪纔足。果然不負嘉平期，共道明年豐兆卜。吾皇寬大詔重來，務使農田儲菽粟。瑤京咫尺天門開，故應一夜瓊雲簇。堂隅瑩澈寄幽尋，樓角澄鮮暢遐矚。南園練曳溝塍平，西山翠掩峰巒曲。冰條結處欲封梅，風籟停時無折竹。從此休徵箕範書，在野欣欣同鼓腹。敢說疏狂餘興在，謾追剡上清遊續。

除夕復大雪疊前韻

浹旬積雪陰猶蓄，日行冉冉窮北陸。已及藏鉤擊鼓辰，修蛇難挽流光促。瑤華昏曉復霏霏，平添三尺何霑足。比年暘雨每告愆，禳災辟惡煩筮卜。何處官倉復煮糜，今冬粥廠已停。幾家私廩能舂粟。臘盡還占六出飛，應律依然先太簇。大地山河濁垢消，千門萬戶明輝矚。守歲詩兼賀雪詩，強似巴人和郢曲。閑扉不用刷桃符，暝市何須喧爆竹。三十五度此宵來^①，奇景迎眸還捫腹。心齋五夜叩通明，四氣調均大化續。

校記

- ① 按：光緒九年家刻本此句作“窗前廿度此宵來”。

南响詩稿卷十七

庚寅集上

東壁亭落成奉安御書碑二座恭賦二首

茅楹新葺桂堂東，拜護天書象緯崇。畫作羲皇文並儷，碑成姒后法相同。松雲入棟生佳氣，竹籟披檐颺好風。豈是紫微花下吏，愧無麗句答天工。

誰家雲構起林扃，野館規樞略似亭。地僻閒林存寸草，天高秘府見雙星。東壁二星爲圖書秘府。飛毫色映緗縑白，布彩光騰汗簡青。從此桑榆分暖地，儼如跼蹐悚心形。

元 日 即 事

雪後氤氳曉色融，又逢元會闢鴻濛。摳衣拜簡蕭臺上，曳屐陳香泮壁東。往日已慚虛啓翼，餘生還擬竭磨礪。歸來喜挹晴暉敞，坐倚松陰守絳宮。

春 朝

齋居引領迓東皇，漸覺晴窗晝漏長。謝客署門成歲例，思親隱几感年光。辟寒不酌椒花酒，習靜惟燒柏子香。肯厭生涯常冷淡，

春臺涵育在中央。

春丁前一日郡學觀樂

夔宮肅事屆春陽，連袂來聽古樂章。穆穆雅音祛鄭衛，雍雍逸響叶宮商。登堂敢附工寮列，側席還從弟子行。鼓篋當年疏肄習，白頭觀止轉徬徨。

齋辰飯蘭園

園廬改歲到逡巡，暖日和風已半春。室裏久無揮塵客，陌頭還伴荷鋤人。疏梅細竹生幽趣，白飯青蔬息綺塵。莫問湖山遊佚路，流連觴詠損心神。

季春六日文星閣下三先生合祠告成并奉及
門六子從祀愴然有作 從祀爲瞻庭，侍讀；子方，大令；嘉錫，州刺史；嘉名，學博；觀三，庶常；漢崔，進士。

桂館分馨二十春，三先生分祠，始自康熙庚午。重營合室告精禋。當年求友惟三益，此日修文更幾人。風雨趨陪渾斷夢，几筵瞻盼暗傷神。依依奎壁明光近，一勺溪流薦白蘋。

玉遮至岫里銅井道中

乍過寒食節，迤邐壟岡行。躡屨方收霧，披襟略放晴。荒村牛犢卧，幽谷鳥雛鳴。悽愴幽人意，星霜幾變更。

宿正誼先生墓舍

青芝塢裏坐深宵，漫對繁花景物饒。十八年來遊似夢，不勝杯

竿興飄蕭。癸酉春曾來謁墓。

曉出青芝重至玉遮

清曉籃輿出翠微，濛濛露氣濕春衣。入林把臂誰同調，自向谿邊采蕨歸。

重讀傳習錄

萬卷編摩只等閑，獨將枝蔓一鉏刪。危微分路循堯舜，博約同原證孔顏。妙悟得來艱阻後，真修歸在湛明間。紫陽復起應頤解，未似當時闢象山。

菜花詩用陽明先生和董蘿石韻

春畦相望又鋪金，且喜晴曛淑氣深。向夜膏殘憎倦眼，經時壑冷樂飢心。亭皋久罷壺觴約，隴陌聊憑杖履尋。檢得前賢高唱在，花香撲面一披襟。原詩云：“閭閻正苦饑民色，賦畝常懷老圃心。”固佳句也。

種盆荷

六月荷香歲所期，重添庭際幾盆池。移根莫過清明節，挺蕊當看淨直時。嶽頂仙雲猶入夢，溪邊霽月好分披。蹄涔也作滄溟觀，不是閑中玩物癡。

牡丹花開獨坐觀玩

紅紫斑斕照眼新，濃英猶伴白頭人。一林香藹添生意，十日晴暉遇好春。懶引賓朋還鬪飲，閑移几席自怡神。日長坐覺花陰靜，識取滋培付大鈞。

雨窗閑詠

春雲漠漠雨涔涔，俗狀塵容了不侵。展卷祇餘懷古意，看山真有避人心。岐途自喜猶遄返，絕學誰知共細尋。多少提撕前哲語，惺惺一著是金鍼。

長洲學重建講堂贈侯蘅皋掌教

多年講舍墮榛荆，初喜規模次第成。簷度曉雲看舞燕，庭依喬木聽遷鶯。欲知伊洛傳師範，好仿蘇湖立土程。顧我當時趨走地，白頭未敢負初盟。

三月望夢到先師孔子燕居室中聖顏如生侍立久之乃出隨有人引登高山入洞門指爲老子遺蛻處稽首載拜低回不釋以一夜而得此見聖尋仙之夢似非漫然者識三絕句

宮牆趨步幾多年，清夢來遊几席前。藹藹德容真覲面，燕居景象自惺然。

纔瞻聖域更登山，仙窟分明碧嶂間。博大真人原不死，猶龍佳氣一追攀。

學疏愧不師商列，身隱慚非尹喜儔。珍重至人垂啓翼，故教濯魄問天遊。

舉業歎

端居倦人事，俯仰時光換。好在暮春風，杳絕古童冠。緬惟麗澤象，講習有條貫。芟芟咕嗶子，晨夕趨流渙。周情孔思深，誘我登道岸。聖言其可侮，真贗較然判。秕糠簸棄餘，乃得黃粱爨。碻

硤無混陳，珪璋特璀璨。平生景先民，垂老戒愒玩。郢斤既凋謝，斂手滋漫漶。浮名何足馳，大器須礪鍛。蒙求勿求蒙，詎敢矜月旦。黽勉命兒曹，立志由果斷。三復榮木詩，慎勿邈河漢。

初謁吳泰伯廟

誰闢勾吳俗，讓王實始基。報功崇典禮，千秋第一祠。我忝邦人後，深慚展謁遲。朝來陟階庀，載拜瞻光儀。至德民無稱，闡微由先師。續以伊川解，精論開羣疑。獨追荒遁日，翕若歸市時。淳風未雕斲，端委信所宜。中原覃文教，迺被南荆陲。伊昔睢陽公，下車亟修治。廟修於巡撫湯公。矢言籲有衆，囂競風潛移。迄今望來嗣，化源儼在茲。巷隘嗟鱗諸，墳空歎要離。禍釀黃池會，宗祊遂蕩夷。國門裡祀集，依然帶礪垂。楹桷猶闕敞，垣墉未墜茨。廟門內宜仿范文正公祠，增築牆廡。市塵蒙翳處，雀鼠當除之。庶幾盥裸肅，明庇逮嘉師。獄訟漸衰息，年歲稀天疵。徘徊起餘慕，整襟致此詞。

周敦寧挽詞三首

忠介名宗一冢孫，揜撐還見素風存。滔滔士氣江湖下，寥落知音哭寢門。

蕭然抱膝守遺經，古物留珍見典刑。最憶西郊携步處，鶯啼日暖草痕青。壬午春，敦寧招遊西郊，有詩紀之。

端孝年逾大耋辰，參同注罷獨韜真。留君不住牆東隱，歸去何鄉養谷神。尊甫芸齋先生壽八十二，有自注《參同契》，君曾刻以問世。

曉 起

天與閑人老薜蘿，松窗竹几鎮摩挲。吉祥敢托莊生室，安樂難同邵子窩。求友茫茫三益少，側身黯黯四愁多。牀頭易在休塵閣，

盥漱凝香讀幾過。自四月望日起，每晨看《易》一卦。

頻 雨 望 晴

四月清和氣始亨，濕雲瀰漫浥柴荆。誰尋古道三江濬，幾見新堤萬井成。比歲王綸多浩蕩，經時吏牒又從橫。雨師若解穹穹意，莫負林端布穀鳴。

詠庭中香櫟花二首

簷角香飄鼻觀來，洞庭別種又花開。分明蒼筤林中坐，好與幽人拂點埃。

盤中碩果尚堆黃，生意枝頭不斷香。占取霜前披馥郁，底須更羨木奴強。

初夏閑詠四首

恢台物候屆全陽，兀坐偏宜晝景長。今昨駸駸晴又雨，朝昏續續暖猶涼。鈞簾松色凝深翠，印屐萱芽鬱嫩黃。生意自從涵泳得，敢教老學付荒唐。

褊性由來最畏人，廿年心事守沉淪。市壇自訪幽窗夢，廬阜還移小洞春。綰帶素交多入冢，彈冠名輩半迴輪。訝君見事偏成晚，蹇轡何勞戀棧頻。

堂隅翔步戶深扃，盡日曾無二履停。雷拔蕉根凌瘦石，雨抽竹影透疏櫺。鍊形漫問壺中訣，養德全憑座右銘。妄念屏除衰白後，他年終不負山靈。

昔逐名場苦躓顛，今從野性脫迍邐。曉窗細篆縈危坐，夜榻疏燈照獨眠。身隱自稀新貴識，性迂并減故交緣。會心自有真機在，風月江門句裏傳。

蘭園晚步二首

閉戶經旬徑欲迷，紅芳落盡綠陰齊。寒生素袷猶裝絮，濕沁青鞋偶杖藜。蘭筍重看萌舊盎，菊苗初喜插前畦。散人心迹清如許，聊博新詩付小奚。

幽栖恨不傍巖阿，南圃猶堪數武過。田角泥融秧水渥，溪頭波淨柳風和。教將衲子烹茶法，付與園丁種豆歌。一笑市朝那有此，放翁遺句好吟哦。放翁《野步》句：“市朝那有此，一笑慰餘生。”

小滿後乍晴題南堂壁二首

昨見西山照夕陽，朝看南陌敞清暘。昏眸乍刮金鑱朗，短髮重晞玉枕涼。泥壘營成分燕乳，花房割去減蜂糧。天中節又垂垂至，合誦騷經望澧湘。

歸田一著得千休，堂畔真成汗漫遊。蹇態自同葵衛足，雄心誰比麥昂頭。樵柯爛去人歸晚，爨枕香來客夢遒。萬事總輸霞外隱，姓名碌碌歎沉浮。

五月二日文山先生誕詣祠焚香和集中生日韻

弧矢空蒙塞馬塵，檣題還帶幕雲春。瞻來崧嶽生申日，剩得湘潭弔屈人。家國茫茫歸浩劫，綱常廩廩寄孤身。靈光自貫晴虹裏，諷詠遺吟面目真。

五日大雨

夜半颺回落曉參，迎梅雨急晝涔涔。青林深匿丹烏彩，素壁全迷白鶴陰。衰疾扶持收術候，清齋檢點浴蘭心。年來襍歲紛紜甚，莫遣汗萊又陸沉。

鈔孫徵君詩題後

徙宅蘇門坐嘯時，耆餘也愛劍南詩。此中風月真同調，更許何人聖得知。徵君《年譜》：六十六歲方選放翁詩，謂其甘貧愛閑，慕隱喜幽，更有當於老懷也。

生日二首

納祿歸田歲曆多，蕭疏髭鬢已全皤。騷人漫紀庚寅度，絳老那知甲子過。易可藏身占艮趾，詩堪會意倚槃阿。督郵從事休相問，細酌名泉笑頰渦。錫山劉武鄉進士適送惠泉。

耆餘漸近古稀齡，曠劫何從問始青。籙簡蚤逢南斗降，巖扉老愛北山扃。炎炎聲焰齊榮槿，泛泛交遊一聚萍。容我婆婆還有日，經龕丹竈白雲停。

芒種後雨益甚避濕於東壁亭遣懷四首

陰陽爭轉甚，澎湃雨聲長。黃漲中場麥，綠沉下壟秧。鳩聲愁比和，燕影怯回翔。獨倚雲窗裏，明輝帶錦章。

滾滾重檐溜，淒淒五月寒。榆星迷歷落，竹露墜檀欒。地迴軒楹朗，天連几席寬。通明箋欲上，行令肅炎官。

磴鋪初剔蘚，井甃更通泉。香穗浮虛鼎，書魚伏斷編。石渠趨走隔，蓬室詠歌偏。願息愁霖唱，逍遙策杖年。

賜得閑身在，心栖小洞天。巖扃同窈窕，礪戶等涓潺。毳褐當絺著，屨鞋抵屐穿。奎文還在望，引領月輪圓。

十三日芝巖宗丞招赴文星閣即事四首

桂館淒清彥會疏，朝來杖履得相於。瓣香未忘依初地，知道經

年掃軌餘。

隨身棋局興休辜，肯許韋昭戒獨拘。相笑居然成橘叟，不知何處賺樵夫。

入社弗沽元亮酒，祈年亦守太常齋。仙璈吹徹收殘雨，細聽林禽語自佳。

鷄壇游從感昏晨，白首投林得幾人。珍重樓桑風義在，故應師友舊盟遵。

高峰甘菊

祛風正憶菊英甘，有客携從竺嶺南。好伴雲腴調雪椀，玉樓迸取妙香含。

斑瀾漫放竹籬秋，小摘誰堪本草收。峰頂仙霞霏片片，不須更與漉新篛。

洞庭石茶

松窗日曬壑源春，忽說鰲峰別樣新。淪入冰甌融石乳，撲來香氣果移人。

廟芥空傳市若林，洞庭石罇却誰尋。玄膺芳潤靈堅醒，鼻名靈堅。桑苧爐邊續短吟。

白沙枇杷

金彈爭誇入籠黃，白沙偏在洞庭傍。嶺南荔子成虛夢，盧橘園中合擅場。

尚方貢筐摘初闌，玉液添來沃肺肝。火齊堆盤猶熱客，虬珠自帶水晶寒。

書庭蕉和陽明先生韻

又見新蕉發舊林，愁聽昏曉雨聲侵。若移霽月消微暑，好拂薰風扇宿陰。葉展莫嫌霜後落，根盤已倚石邊深。心慚潑墨摹懷素，爲把龍岡句子尋。原詩云：“但得雨聲連夜靜，不妨月色半床陰。”先生在龍岡時作。

夏至後大雨不止即事書悶

南陸何由測土圭，迎梅雨又送梅齊。白波淼淼添三尺，綠窻纖纖沒半畦。高戶梟鳴方慘黯，空林鳩竄正淒迷。祈年屢度芝壇會，誰把箕疇一面稽。

重題珍珠蘭二首

蕊珠依舊發靈芽，霜雪曾經翠幕遮。可得白沙江上句，風流也號賽蘭花。白沙先生有《賽蘭花》詩。

厭厭爛雨鎮嘔呻，坐對幽馨一爽神。九畹叢中收不盡，閑吟還與續靈均。

夜 詠

斷酒堅初戒，神襟鎮湛然。機緘旋一泯，理奧貫羣編。正則方知夜，《離騷》云：“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希夷獨守玄。此中藏息候，象自澤雷傳。

偶鈔宋人茶詩題後二首

一編清絕品茶詩，桑苧經中足補遺。吾愛建溪風味絕，古人心事鑒於斯。

齋居日日把茶杯，展卷高吟更幾回。堪笑酒人空頌德，無端荷鍤殉尊壘。

題畫魚

每懷莊惠遊，濠上知魚樂。繫我不可從，生趣杳安托。客披篋中藏，贈以墨鱗作。素壁漾波光，毫端宛於躍。天然自得意，忽令胸境擴。何必更臨淵，觀物憑窮索。

閒詠

輕衣初試寸襟寬，自愛孤吟靜倚闌。荷葉初擎凌水面，桐花方綻壓簷端。捫躬已似山中坐，閱世當從壁上觀。賴有古人相對語，一編珍重是琅玕。

雨霽驟暑月夜起坐

枕簟流炎漸蘊隆，四更起坐月方中。銀河傾盡滔天浪，玉闕依然映碧空。萬籟希聞原寂寂，寸田何事轉懵懵。便當長揖圖南叟，借我雲邊一陣風。

讀李中孚先生二曲集

支離俗學混塵襟，屹爾真儒華嶽陰。密裏探研懸曉鏡，靜中培養握神鍼。平情底事町畦盡，伐髓方知突奧深。一自蘇門徵士去，斯編珍重似兼金。先生與孫徵君同宗姚江學。

讀易一過志感四首

白頭不向易書參，觸處迷塗失指南。日課稍遵和靖法，敢教輔

嗣博清談。伊和靖每日讀《易》一卦。

想象羲皇畫卦初，苞符乍洩鑿空虛。錯綜却有天然象，千古奇文特爛如。

姬孔情思原比和，洛閩詮解已參差。程子《易傳》與朱子《本義》互有同異。編摩幸得梁山叟，刊落支言足剖疑。來矣鮮先生《易注》最精。

著策探來契驗多，平生憂患幾消磨。從今兀坐藜牀裏，合號山人玩易窩。

六月望日作二首

已識惺惺法，虛明一竅存。原來通晝夜，端不隔乾坤。學爲繁蕪誤，心隨逸豫昏。餘年容易假，發憤得歸根。

講習朋儕絕，鍵關避俗緣。良知原固有，先覺是真傳。主靜元公諦，識仁伯子篇。拘牽竟何補，濡首繫蹄筌。

偶遇茅山羽人

襍穢人稀款戶前，華陽歸侶獨幡然。身輕已似雲中鳥，食少還如露下蟬。漉酒誰逢栽菊隱，携枰那遇爛柯仙。焚香滌茗煩之子，好誦琅函更幾編。

靜坐消暑詞四首

雨後炎歊一倍侵，匡牀重整坐堂陰。不須更趁松風夢，千息綿綿入踵深。

含光內照鎮垂簾，懶復抽殘架上籤。清冷靈淵原湛若，工夫求減不求添。

性靜何妨解學仙，眼明不用詆參禪。乾坤許大能容我，且向陽明古洞天。

養心即是養身時，中實中虛一坎離。讀易庶知齋戒義，要從密地得修持。

喜得林生雲書并寄建茶三種

漳南一士真奇傑，擔簦去後經年別。商量舊學更無人，雲山邈漠愁如結。春深始到客秋書，繾綣中情毫素揭。自言習靜構茆椽，俯視物態等蠓蟻。令我歎羨不去口，講習何當垂老輟。昔勸君歸自得師，家庭跬步循塗轍。伊洛師承久寂寥，空對春風立暮雪。祇今更欲遲君至，白飯青蔬資論說。筌蹄凝滯畛域岐，入道端須綱領挈。青田心學越山傳，良知之致原真訣。簧鼓騰騰矛戟橫，皮膜模糊脉絡裂。吾願與君細討論，合費爬羅更剔抉。報章甫就倩鱗鴻，重奩又見征郵迭。正是流金鑠石時，開緘陡覺幽芬澈。題箋包裹特分明，鬱鬱金莖霏玉屑。急將活火汲泉烹，新陳籠焙都清絕。閩餉非無此獨殊，休論他山難等埒。托物明心臭味存，天涯恍惚靈襟掣。毫盞冰甌白晝閒，高歌莞爾消煩熱。何時促膝數晨昏，手挈風爐几杖列。便當刮膜試金鑑，長向羹牆覲聖哲。此詩應被俗儒譏，皎日中天難泯滅。

南園水荒輟耕爲作勸農歌四首

瀰漫水田，城南連頃。陂塘弗營，泛泛萍梗。十年半荒，曾莫之省。我雖一區，敢告同井。

同井曷故，棄此汙萊。負擔而惰，灌園而頽。不如鄉落，并力捍災。我來敦勸，苗其後栽。

後栽云晚，猶及耘耔。洪波旋退，小暑方遲。官賦孔亟，尚其應而。我心憂止，籌車祝之。

祝之有秋，不耕何穫。人事竄偷，天行僭錯。貸爾盪餉，礪爾

錢鋪。保介有咨，淳風可作。

暑中齋食雜詠十二首

野性延臞相，清齋滌暑辰。麩生休款戶，漁父任迷津。細淪黃
齏嫩，甘抽紫筍新。通明吾敢望，只憶受書人。

蕭然人事斷，半枕北窗涼。殘客耽充腹，衰翁畏腐腸。自憐刀
俎痛，始識飯盂香。蔬水誰云薄，儒風未可忘。

泛濫桑田水，飄零鼠壤蔬。觀頤方審節，量腹敢求餘。不學藜
加糝，猶嫌韭作菹。安心惟省事，一任臭帑除。

養老需甘脆，熙真尚澹寧。疇能辭白髮，終合守黃庭。膠擾三
尸障，悽惶五味腥。要知端坐穩，只與喚惺惺。

武夷吾舊宅，洞客餉名茶。毫點春巖雪，香流古樹芽。宛陵歌
載疊，山谷韻偏遐。建茶詩，歐、梅、蘇、黃唱和最多。陽羨猶臣隸，盧生亦
浪誇。

流年何冉冉，漸逼古稀時。徑裏思求仲，山間羨向期。養生原
有主，繕性固無爲。乞取胡麻贈，身輕世若遺。

且趁仙家臘，何妨累月齋。湛然齊一義，廓爾集虛懷。蘭蕊初
臨牖，桐陰正滿階。雅宜幽賞愜，食案爲誰排。

挽俗家風儉，幾無髮欲清。精神容澡雪，臟腑得和平。菽乳甘
踰葷，蓴香美敵鯖。坐無彈鋏者，未惹客愁生。

自笑生涯拙，偏宜胸次寬。空林懸白塵，虛室伴黃冠。掃地親
持帚，看山靜倚闌。夜香添一炷，還擬降雲鸞。

閉門疏客屢，盡日曲吾肱。已作無名叟，非從自恣僧。陰移培
徑菊，漲退摘溪菱。若問匡歌地，何時慶得朋。

瓠熟登瓜壟，筴肥摘豆棚。娥江炊粟句，放翁多作蔬食詩。摩詰折
葵情。謾信携麟脯，虛疑饗雉羹。朵頤垂戒在，努力靜修成。

曾踵梁谿約，黎祁一味陳。故人傷逝盡，同里索居頻。謂乙亥、丙子嘗舉豆腐會。芝朮聊怡性，蒿藜尚寄身。蓬山携杖底，揮手歇流塵。

午亭文編梓成賦呈高都公二首

朗月清鐙錦帙中，三年往復報郵筒。皎如天上瞻奎壁，屹若人間矚崑崙。綜貫羣言由道勝，別裁僞體是文雄。深慚堂奧窺來晚，得就鑪錘儻化工。

極目河汾接太行，午亭原似午橋莊。瀧岡雲繞思何限，鈴閣風清夢亦涼。健筆已經摹內史，林吉人書。秘書還許授中郎。編成藻耀茅堂裏，想對芝顏坐日長。

七夕閑憶杜工部牽牛織女詩

柳柳州乞巧文口占二首

鵲橋嘉會杳何憑，大義煌煌揭少陵。解道太清無點穢，詞人綺語合披繩。

身名顛顛柳河東，乞巧微詞類送窮。何似濂溪成拙賦，不教文字墮殘叢。濂溪夫子《拙賦》止十二句。

初食芡

南塘波漲後，小摘芡盤遲。纔覺蚌胎剖，休疑魚目窺。膏恬凝素液，性緩益黃脾。粒食多艱日，衰翁愧養頤。

苦熱自遣

積雨收來便亢暘，感時觀物劇參商。未離科跣容猶愧，已却肥薰病不妨。淵底潛鱗何浩蕩，雲中逸羽自回翔。虛襟會得天機活，姑射神山接混茫。

立秋日即事

夜半涼飈樹杪興，便知秋氣隱然憑。火雲旋望消銀漢，膏雨還期潤稻塍。重到茶筒煩遠客，添來蘭畹集良朋。不須更續騷人感，閭闔凌虛試一登。是日，有友人送茶蘭。

中元感懷六首爲我母施太君諱日作

童稚銜哀暮齒侵，那堪魂夢復追尋。畫圖冉冉通雲氣，香閣迢迢落月陰。天姥巖前修靜侶，藐姑山畔出塵襟。肯教有子歸丹籍，五夜淵冰惕轉深。

淒涼骨月掩丘山，五十三年過隙間。薊館繪真憑想像，京師曾倩畫手追真，未肖。邗郊吹梵引離顏。乙酉在揚州天寧寺設齋。忘憂草攪腸偏斷，反哺聲催淚獨潸。陟屺高吟方三復，使人長歎命途艱。《澤州館師集》中有《陟屺樓》詩二十首，讀之增我悲也。

陡聽金鷄物候更，爐煙一縷告齋誠。縞綦未解趨時服，綸紵曾邀錫類情。虛憶懷羹慚穎叔，謬經奉檄愧毛生。慈恩欲報真無地，重檢琅函禮玉清。

閭儀貞靜鎮幽居，坤德元來厚有餘。寒卧只披朱氏絮，薄餐未辦庾家蔬。二句皆我母實事。經藏無處懸遺幔，帶解何時侍軟輿。此恨累箋書不盡，故應回首萬緣虛。

繡裯牀前入抱遲，倉皇掩淚出城陴。紀初生避亂入山也。愁當燕乳鵲啼處，危甚投冰真巷時。膚髮留遺猶舊閔，湖山指點到今悲。不知逢社還多少，爲語兒孫識險巇。

往事興懷意惘然，鮮民終古籲蒼天。陶家留范曾無及，令伯依劉劇可憐。我母逝後，祖慈蔡太君撫恤至篤。汨汨滄桑經小劫，惺惺提命警當年。我母寢疾時，垂訓至嚴。瑤宮青鳥傳書到，容覲慈顏向易遷。女仙宮名易遷，見《茅山志》。

待旦作

新秋殘暑入宵輕，月上疏櫺正四更。液轉方知餘滓淨，谷虛自覺寸襟明。綿綿光景原長續，冉冉影形勿漫撻。晃朗雲城憑想象，眼前不是世間情。

漫興

混沌開時剗樸淳，玄黃戰後襲糾紛。鷹搏肯讓鸞栖路，鴻隱寧隨雀啁羣。城郭纍纍興替改，江山漠漠送迎勤。花源猶是人間世，終古春深鎖白雲。

秋暑望雨

歲徵愆伏際，潦退又祈霖。蛩語藏苔砌，蟬聲咽竹林。欲垂綠野秀，合灑絳河陰。愁絕三時苦，低回五夜心。

閏七月朔至文星閣

不到珠宮步，紆回及八旬。密雲猶閣雨，涼吹已祛塵。漠漠凝香地，寥寥問字人。神鸞還振翼，矯首憶秋旻。

七日又至文星閣行香

閏逢秋臘轉星河，侵曉移橈桂苑過。甘澍未曾蘇隴陌，清飈空自動林柯。覺回傲吏蘊蘊夢，聽罷仙郎蹋蹋歌。一縷爐香齋祓候，廣寒舊信問如何。

和放翁早秋四首原韻

秋陽烈烈鏤林柯，何處陂池剩芰荷。蛩語已催機杼急，農歌方

帶枯棹多。盤空累月沿齋禁，杯覆經時斷醉魔。最是關心雩禱切，劇憐宛羽漫婆娑。

晝漏猶贏夜漏長，輕絺短塵歷炎涼。遙山雲暗空歸岫，虛室月明又及牀。書肆豈能從鄭馬，朋蹤端合引求羊。小山叢桂依然在，早晚氤氳鼻觀香。

幽唵慣和劍南翁，秋思繽紛巨碧空。松籟錚鏦茅嶺夢，蕁香搖曳泖濱風。省心須趁閑時力，換骨休忘靜裏功。緊喚黃鬢堅謝客，悠悠洞壑草堂中。

大火西流月載周，眼穿膏雨待郇侯。籬邊憔悴蓬蒿徑，陌上艱難穉稔秋。老去榮公原獨樂，閑來平子又長愁。神襟別有昭森處，重蕪芳芸徹絳樓。放翁原唱中，如“草閣檐虛覺山近，蓬窗地窄得香多”，“燈前笑向吾兒說，又過銅匳半篆香”，“雲端不遇飛仙過，誰顧幽人寂莫中”，“壺觴非復平生友，歲月空添客子愁”諸句，幽閑澹靜，最與鄙懷同此光景，故率爾和成，而時方亢旱，齋居警省，更情見乎詞也。

再疊前韻四首擬游仙體

拋却槐南夢裏柯，愛看冠簪與衣荷。鸞當月下歌偏疊，鶴待霜前唳漸多。玉佩曉聯三洞客，金符夜掃六天魔。空中宮闕嵯峨甚，何似人間賦馭娑。

紫巖翠竇拂雲長，金露瓊膏沁齒涼。閑撥丹鑪開藥竈，靜抽琅簡擁砂牀。峰頭隱隱招三鶴，海曲茫茫憶五羊。憶粵東舊事。莫道臞儒蹤迹溷，仙扉久矣格心香。

好作深山采藥翁，清秋爽籟正澄空。半龕欲卧羅浮月，雙袂嘗凌禦寇風。塵劫度時真得計，谷神養處莫論功。未知十賚文誰屬，運罷河車鎮守中。

誰記人間甲子周，生涯豈托醉鄉侯。風泉細瀉珠簾影，月樹深扃玉洞秋。青鳥蹁躚傳有信，白鷗浩蕩狎無愁。紫清謫後勤修盡，

香案歸來十二樓。

九日晚得雨五更至彌羅閣下進香詞二首

白露期將屆，陰膏望幾回。桐簷聲小滴，木隴脉初培。倚枕清
無寐，趨壇曙未開。懸知蒼昊澤，終許潤埏垓。

玉座拱高居，霓旌衛景輿。旦明機轉候，呼吸炁通初。豈嘆樂
生酒，非搜董相書。省躬懲偃息，方與問苗畬。

南叻詩稿卷十八

庚寅集下

題于清端公遺績圖冊十六首 有序

官保大司馬于清端公，自總制兩江時，迄今閱三十年。定既爲金陵兩祠碑文，及蘇民復立祠於郡學，并爲之記，具述遺愛，淪浹舊部，而公之歷任政績，未獲悉識也。萊公中丞以《紀績圖》冊索題。竊念公之精爽如生，凡屬有位，可師可法，何敢率爾搦管。謹擇圖中緊要事件，按諸政書全部，節略端緒，共成五言古詩十六章，庶乎公之峻節奇勳始終彙括云。

羅城德化 公初任柳州羅城令，荒殘多瘴癘，
猺獠跋扈，公威惠兼行，蠻俗大治。

史牒傳循良，廉平務交儆。不有匪躬臣，荒域誰綏靖。公昔一命膺，險絕蒼梧境。叢篁密箐間，豺虎侵形影。甌塵與梁魚，未比此清冷。浩然正氣存，爲政濟寬猛。殘甿蒙撫字，漸戢猺獠梗。側聽武陽謠，烽煙一朝靜。藹然禮教興，椎髻都延領。戴我府君賢，懿德民同秉。經綸發軔初，春風遍瘴嶺。治譜遺書存，令人動深省。公與友人荆雪濤書，言羅城事最詳。

單騎採木 公知合州，殿工購楠木，撫檄至，公詳陳事宜，
入山只從胥役五人，民間毫無擾動^①。

七載羅池吏，來涉嘉陵江。刀州何險峻，焚道連夜郎。廟堂起雲構，登用梗楠良。一紙開府檄，督責窮巒岡。流涕矢危言，蜀氓正殘荒。災眚洵告日，元氣憂凋傷。驛騷儻流散，財賦何由將。蕭蕭策單騎，從胥無冗龐。午爨村煙沒，夜宿燐火涼。緣溪盡嗚咽，絕壁空青蒼。猿啼虎亦嘯，馴伏使君旁。只今蜀川樹，留作召南棠。

黃安鞠弒 公佐黃郡，有鄒彬然夫婦夜被殺，陰魂扣其兄戶，曰：“連繫俱無辜，我仇待于青天來自白。”公收鄒家僮三長，監一空室，漏不三鼓，彬然夫婦呼僮索命，僮曰：“殺主者，兄二長與鄰某，我執火立其旁耳。”獄以是定。

庭堅不可作，壽張萃刑獄。神姦脫刀鋸，無辜罹桎梏。秉心廉且明，庶若燃犀燭。試看岐亭下，雙魂夜來哭。號呼于青天，旋風起颼颼。公能默會心，幽室收其僕。三更鬼復嘯，遂令吐情速。逆渠乃就擒，株連息怨讎。惟天相哲人，神似著龜卜。文山臨江事，先後堪繼續。文信國為臨江提刑，有陳姓枉死，夢告其母，指示仇處，乞公審理伏法。嗚呼民命重，何當貨貝玉？上帝實式臨，矢言洵忠告。公治獄每矢天日。

恢復蒲圻 公擢武昌守，賊方陷長、岳，王師進勦，取道蒲圻，賊鋒逼近，蒲人驚潰，城郭為墟。公入城，招民戢兵，城以不墮，乃通長、岳之徑。

延袤武昌郡，環帶蒲圻城。一自湖湘叛，林中風鶴驚。巖邑當孔道，禁旅方徂征。山陬不軌蠢，間牒紛從橫。居人鳥獸散，雉堞將圯傾。太守民師帥，機宜審度精。扁舟排急浪，一檄揚危旌。登埤謹斥堠，携貳潛輸誠。招徠流亡衆，軍令逾申明。矢無聊城射，

犢有渤海耕。自此虹梁濟，扉屨達屯營。始知保障豫，江漢終澄清。

東山招撫 公以橋爲水壞去武昌任，時東山有劉公孚之叛，撫委公平之。公親詣招撫，不加誅戮而降。

伐叛軍威尚，撫順尤所先。子紀平廣陵，細侯服潁川。感孚由信義，終得輜戈鋌。岐亭公久鎮，部下治化宣。去後小醜發，巢窟營東山。公曰無黷武，尺書鄉胥傳。單騎竟深入，解甲并弛弦。明明諭禍福，坐卧示宴然。酋黨頓擊顙，老奴呼亦前。傾心願樂業，諸寨無抗顏。循吏爛勝算，消萌何速焉。不然玉石焚，崑岡劇可憐。

紙棚殲逆 公復任武昌守，紙棚河賊鄒君申與妖人黃金龍作亂，公移檄區長及門下諸生，督兵進討，分遣三軍堅守，以待其困。君申、金龍果以糧絕，夜走就擒。公坐山上受俘。

粵稽漢京制，太守得典戎。近代文武判，職務徒相蒙。楚疆當龜縮，雙轡看畫熊。東山既撫順，紙棚逋羣兇。欵令五馬行，駐望花山中。揭竿空嘯聚，旦夕憂交訌。伐謀能制勝，堅壘利折衝。軍行夾三路，嶮岨潛藏弓。免窟無復存，鼠技亦終窮。駢首層巖下，烈烈揚英風。軍門露布宣，一疏達宸聰。月有三捷奏，能勿酬勳庸。

黃坳剿寇 公調守黃州，何士榮結周鐵爪等，叛於黃坳，公率鄉勇討平之。湖北從此懾服。

黃蘄淮楚交，軍興當重鎮。烽沿蔡鄧驚，莽伏荆襄震。貔貅方遠屯，孤城逼蹂躪。羣謀三舍退，惟公誓前進。揮袂揭義旗，鄉旅翕然振。趨令疾銜枚，陽邏虐焰燼。賊渠踞黃坳，公迺親臨陣。蜂

攢蟻集時，疊嶂連岡峻。血戰幾焚鬢，臨危氣益奮。鏑鳴頓穿甲，幟拔遂撓刃。師行及三旬，傳檄消餘費。媲美王文成，八寨功成迅。

八閩贖難 公擢閩臬，耿逆初降，大獄煩興。公爲親王言之，生全無算。難孥被掠者，設法募贖歸籍，小兒女亦給口糧歸，其父母路塗結旛祝公者，相望不絕。

猗歟東海公，治獄多陰德。安侯起高閭，天下冤皆釋。仁風奕祀留，披圖繼前迹。閩海本奧區，慘黯罹鋒鏑。鯨鯢既誅剪，鉗網方羅織。誰遣福堂空，臬事轉傷盡。正色宗藩門，平反矢天日。聽者終霽顏，繫囚多縱釋。憐彼難孥多，勸贖靡餘力。資以糗糧歸，孩稚均就食。浩蕩游慈航，焚香祝千億。子孫應再興，流芳永無極。

畿輔朝天 公開府畿甸，以山陵裏事過闕請陞見。上久知公清忠，蔚州魏公嘗特薦，眷注方篤，溫語慰勞，賜帑金、鞍馬、御製詩一章。

煌煌四門闢，重瞳厪咨訪。下詔亟興廉，如公信無兩。章陳魏弱翁，進賢宜上賞。旬服簡重臣，貪風一滌盪。載飭保甲令，行路息劫攘。約束及佃伯，井牧熙熙廣。拜覲入雲間，太平方有象。薰風扇銅扉，湛露流金掌。天顏喜氣生，從容畀燕饗。憶昔萬里遙，今躋層霄上。愧彼南宮朝，名節徒淪蕩。明良慶遭逢，翹首唐虞想。

宣化賑饑 康熙辛酉，宣化等州縣衛旱災，公奉命親往發賑。又倡率道府捐米二萬，饑民全活者十萬人。

上谷駐雲旌，岐穗興興諺。保定禾麥重岐三穗，民號曰于公穗。快睹郇侯風，不憂民力瘵。荆關當右臂，磧坡猶憫旱。載上賑荒書，

中旨輒稱善。未須矯節來，已被恩膏渙。給廩必躬親，手自按口算。無爲碩鼠吞，用免哀鴻散。率屬廣勸輸，全活戶十萬。嗃嗃受粟人，歡呼行臺畔。井堡獲安堵，山蹊復耕佃。青州感富弼，越州記趙抃。賴有治人存，瘡痍再綏奠。

請假葬親 公在黃時，繼母李太夫人歿於家，上臺題請在任守制至開府畿內疏，請給假治葬。上以情詞激切，允之。即有總制兩江之命。

奕奕奉丹詔，依依瞻白雲。竭忠兼致孝，至行敦天倫。往者金革興，烏鳥情難伸。封疆既清宴，窀穸祈躬親。信宿王程嚴，匹馬揚清塵。離鄉歲月長，白髮何紛紛。搔首固關度，遺詩足愴神。公《過固關》詩云：“行行復過井陘口，白髮皤皤非舊顏。”幽光賁隴隧，孺慕憑蒿焄。追報阿母慈，氤氳故山春。子職真無忝，堪嗟持祿人。南邦又移節，銜命夙來旬。松楸一以別，盡瘁歸勞臣。

市肆微行 公至金陵，以地方豪猾甚夥，微行諷察，訪緝無遺。民間見赤面白鬚者，輒驚疑爲公也。

公自晉山來，風清江左右。寂寥書劍裝，吏民減馳驟。攬轡追孟博，閉閣思延壽。猶恐五方聚，法網久疏漏。官評毀譽淆，民隱莠良糶。日中憂菽豐，耳聞遜目覩。歛爾坊路行，往往連宵晝。或若投鈞鉅，或若中射覆。按治伏公庭，仰視固邂逅。從此形影疑，私室戒許詬。傳聞流至今，遺蹤邈難又。誰釐文法蒙，從新更革舊。

書院講學 公在金陵，加意文教，遴選生童，設書院於紅橋，彙給膳廩，親臨講授。歿後，士曾在院中者流涕不釋。

南國萃人文，陶鑄誰宗主。我公篤行儒，經術追淳古。清霜凝

戟門，猶是詩書府。睠言俊髦多，童冠偕鼓舞。程才水鏡清，拔十恒得五。適館更授餐，春風遍堂廡。文章厲廉隅，提撕擴訓誥。森森玉筍班，觀者如牆堵。一從騎箕去，生徒泣萬縷。我聞當宁褒，理學留真矩。遠邁標榜流，虛聲峙門戶。規箴播儒林，至今銘心腑。甲戌夏至，上試詞臣於豐澤園，作《理學真偽論》，傳諭曰：“理學在躬行，不在口說，如于成龍之清廉，不講學而可為真理學。”定求是時聞而識之，不敢忘。

金陵埋賊 公在楚黃治劇盜湯卷等，置棺立斃。

既泄金陵，細察宿賊，亦埋之紅土山中，良民大快。

文武倚邦憲，風聲早翔洽。鉅奸獨威神，閭閻斯樂業。金陵繁華區，慙猾多剽切。衢邊赤白丸，攘攘行肱篋。我公固仁恕，豈作沈命法。網漏恐舟吞，傲一當衆懾。盜藪抉其魁，紅土岡邊壓。自昔治岐亭，弭輯傳令甲。送囚黃壤歸，酒食猶含頰。死者亦無恨，虎兕鮮出柙。來臨朱雀桁，宵柝重寧帖。轉眼綠林多，水懦滋翫狎。

巡行海疆 公奉命議開海禁，巡視蘇、松一

帶地方，篷舟減從，屬員故不敢擾民。

封疆重巡歷，烜赫大吏尊。前驅爭負弩，驛路滋囂煩。公來過吳會，片帆送輕輪。屏除供帳具，蔬水朝和昏。循塗問疾苦，顏霽吐言溫。行行瀛壖遙，區畫控海門。魚鹽民利溥，弛禁敷新恩。市豁蜃樓幻，波停鼙鼓喧。仙霞度員嶠，馬首扶桑暎。誰知節旄駐，水宿依煙村。父老識往事，思慕聲猶吞。雲旗回風下，髣髴英靈存。

江干慟哭 公卒時，寮吏至寢室，見牀頭敞筥惟絺袍靴帶、甕米數斗、

鹽豉數器。省中無不巷哭罷市，櫬歸，數萬人伏哭江干，濤聲不聞。

鄭悲國僑亡，蜀慟武侯逝。遺直千秋存，誠感若符契。我公本天

人，卓絕清操厲。蒼涼易簣辰，寮屬徵信誓。帷敝無完絺，釜冷惟粗糲。沿衢盡輟春，窮巷皆私祭。靈輻祖石頭，元元失奠麗。匍匐往叫號，愁雲黯江裔。何啻峴山前，一雪遊人涕。廉吏固可爲，宸旒啓明叡。藉藉輿謠聞，懋賞延奕世。執鞭我所欣，連章非漫贅。

和放翁閒中富貴韻二首

閒客寧須憶俗緣，銖塵相視蚤知天。奇雲看去搏飛翼，好雨聽來湧瀑泉。苜蓿盤陳堪鄙肉，芰荷裳製不留錢。炎炎到處飛蠅集，何似高秋宿露蟬。

恩深造物與長閒，汗漫游憑拄杖間。尚歎伏波思下澤，終傷安石出東山。隨身家具元來足，引領天階取次攀。寄語塵寰名利客，幽人坐穩莫相關。

夜 吟

暮雲斜度極蒼茫，倚檻還期兩腳長。殘暑未消重淪茗，清齋不輟更焚香。流螢光隱孤檠外，促織聲喧小砌傍。冉冉漸添宵漏至，莫嫌索句攪枯腸。

曉 吟

鐘動前村涼月暗，鷄鳴隔巷曉颺鮮。夙興祇學遼東客，真睡難幾華嶽仙。清露浥來雲下桂，炎塵洗去水中蓮。焚香掃地無餘事，莫遣蠅飛集案邊。

雨後庭中紫薇花開口占二首

暮雨霏微濕徑苔，輾然一指此花開。何當秋卉淒清候，尚似春芳掩映來。

半枝垂檻點蒼苔，老眼重揩細纈開。應是星宮多謫籍，臨霞肯向逸林來。

無雨書悶

流顏羸瘦髮飄蓬，秋氣蕭蕭入眼中。雲裏廉纖收暮靄，月邊的磔挂長虹。蒼穹偏下屯膏令，赤土終希渙汗功。何日三登重紀曆，行吟一笑杖藜翁。

廿一日夜半聽雨志喜

愁絕炎曦捲晚霞，雨師斂陣澤偏遐。三更淋瀝鳴桐葉，幾頃迷濛養稻花。露重漸流雲裏液，風迴初浥陌頭沙。野人聊慰西成候，便倚香林望月華。

雨後舍南眺望步至橋南小憩蘭園四首

朝雨平靄候，柴門野望時。金膏蔬甲潤，玉液黍頭滋。蟬噪高枝少，鳩鳴曲渚遲。頗宜蘇病骨，把袂又催詩。

延緣蘿逕裏，禾稔問前畦。尚見高畚熟，難教晚種齊。山嵐沿郭淨，塔影豁林迷。好在清纓濯，劇憐溷馬蹄。

看竹王猷在，何須問主人。漫耽巖石趣，空憶水雲津。綠颭池荷亂，紅披砌草勻。茶瓢不可問，誰是垞南鄰。

半龕行飯到，首夏乍清和。秋色旋如此，頽顏更若何。觀魚濠濮去，采藥剡溪過。便擬乘幽興，輕舸荷笠蓑。

二十三日五更陡寒起坐作

夢覺華胥夜未闌，疏櫺月上坐中看。頽齡自喜秋將爽，瘦骨偏驚氣蚤寒。便續殘釭移笛簟，更開舊篋拂椰冠。節宣省識天公意，

敢托婆娑博宴安。

午餘疊前韻

朝來漸覺暑塵闌，林際清暉洗眼看。蔬味久諳彌得旨，茗膏重沃不生寒。扶衰豈望貽鳩杖，耽隱何妨誦鶡冠。《鶡冠子》，周末隱士著，書皆道家言。生計優閒天所貸，寸心不用倩人安。

燈下焚香又疊前韻

菌閣聯吟靜倚闌，微微煙篆鼎中看。飲無歡喜酬良夜，游有清虛向廣寒。夙世應逢圯上履，多年知愛鏡湖冠。晝爲檢點如猶誤，輾轉何由半枕安。

夢緘齋先生來訪忽忽草具相對甚歡識感二首

一自詞林失丈人，幾回惆悵獨傷神。宵來入夢能相訪，鷄豕盤空恕率真。

當年巾舄枉茅堂，尚擬追陪歲月長。生死論交寥落甚，泉聲山色付蒼茫。

卞子用霖有秋日寄懷詩次韻酬之

喜爾談經日，才名動薊城。文涵秋水淨，詩帶露華清。舊夢高齋隔，謂丁亥春宿卞子齋中。新寒旅館生。朝來離思解，雁到數聲輕。

北窗早桂略開

晨興鼻觀逗幽馥，知是庭陰冷蕊微。粒粟自含香世界，此間即是小山依。

秋 陰

秋旻冪冪宿輕陰，細挹清風不滿襟。談少高僧堪托契，書存仙尹足研尋。是日，閱《文始經》。天心自與容全櫟，身計何勞強注金。劇憶結茅深洞去，青猿白鹿共雲林。

盆 蘭 續 發

蘭叢領罷騷秋香，繚繞騷歌鬱未忘。昨日瓶頭花小摘，今朝盎裏蕊還長。雨餘浥浥鄰巖桂，露下零零傲海棠。好汲泉膏親灌溉，年年結佩伴荷裳。

八月朔文星閣看早桂用東坡天竺山中韻

桂香浮動始青天，作供珠宮七曲仙。靈蕊繽紛原得地，樛枝蒨鬱已多年。承來金露芳初潤，護得瑤雲彩倍妍。愧比邠詵曾折贈，白頭終戀舊林邊。

草堂觀雨 秋分後七日，雨氣始濃。

鎮日看雲望作霖，朝來霖霖漸沉沉。倚簷恰驗中宵夢，夜夢大雨。憑檻猶延遠岫陰。穎合玉禾濡沃野，苞開金粟灑芳林。餘暄自此應消盪，坐徹冰壺到夜深。

夜又雨疊前韻

何當夏五正愁霖，却喜秋深夜雨沉。兔窟方升猶積靄，龍淵初伏轉騰陰。全迷更漏鳴危堞，杳斷禪鐘送遠林。明日村頭多賽社，小穰還慰力耕深。

王薛澱總憲挽詞二首

師友敦風義，如君俗所稀。未因榮宦達，遂與素心違。短札來青案，高吟出紫微。淒其殘臘夢，衰淚暗沾衣。

中銓澄品叙，獨坐靜威名。自識文章貴，非關族望榮。廟廊身盡瘁，泉石計難成。此日瞻丹旆，神遊盼玉京。

戴道園侍讀挽詞二首

十載清尊別，三秋老淚零。越南旋畫翳，薊北殞文星。辛苦霜前鬢，淒涼帳底經。平生風義重，回首問松銘。

憶昔奎堂夜，論文識宿儒。咨嗟明卞玉，珍重惜隋珠。報國官箴在，儲才物望符。薤歌寥寂處，聽我小招無。

秋光用放翁韻

雨餘涼宇霽暉披，汛埽堂隅又詠詩。繞砌林陰初潤候，入簾花氣續飄時。書籤舊疊重添課，飯甌新春漸可期。如此秋光那易得，山臞自喜謝肥癡。

中秋日登文星閣頂

天開月殿曉雲晴，桂苑神皋似閩瀛。矯首層霄通鬱竊，憑闌萬象入空明。鸞旌幾度臨丹壁，鶴節多年下碧城。回想登真原有路，白頭休負洞中盟。

九月朔五更夢薛文清貽書一函

末幅有菊韻二字覺而識之

仰止河津百世師，幽通何幸夢來時。素書愜悅飄鴻翼，逸友分

明對菊枝。豈比湘中空作賦，也同籬下慣吟詩。公有五友詩甚多，菊其一也。自慚蓬質侵霜鬢，一點靈犀慙所思。

九日文星閣即事

重陽節候占晴空，寒雲蒨雨朝濛濛。不作東籬携酒客，焚香盥沐來珠宮。生涯澹寂俗所笑，散人突兀羞雷同。丹桂盡飄階砌下，黃菊微放園畦中。闐闐風吹灑氣迴，颺輪羽節旋高穹。年年此會雙丸轉，桑榆如駛成衰翁。亦知人世臭帑似，會當揮手遊崆峒。

草堂菊下留友小酌用放翁戊午九日韻二首

茶鐺藥臼寄生涯，采菊仍宜小隱家。早後稍存籬下種，雨餘兼買擔頭花。人從澹裏知交態，身向閑中感歲華。敢道頽齡真可制，銜杯未任帽簷斜。

蕭蕭蓬鬢思無涯，甘谷分明別有家。駐屐尚聽今夜雨，剪鐙如對去年花。每尋逸句酬霜傑，欲檢良方問日華。日華子著方書。酌罷清醪渾不寐，坐闌繚繞影橫斜。

宋母管太夫人挽詞四首

維俗傳名壺，管東溟先生有《從先維俗議》。孤忠仗節門。劬勞原蚤習，禮法自常敦。桃實成丹顆，援枝護翠痕。由來家善積，厚載屬純坤。

官舍魚軒賁，筵開八袞觴。平反資悅豫，溫清助康強。錫類方騰藻，陳情遂報章。雍容鄉里會，慈孝兩稱揚。

躍鱗調膳蚤，扇枕納涼遲。已展蘭陔慕，堪紓薤露悲。陶尊芳譽在，韋幔舊經垂。白鶴應來到，鄰春欲罷時。

篤終瞻具禮，孺泣逮耆餘。畫翟迎歸珮，鳴笳憶導輿。阡原瀟

映帶，宰樹拱扶疏。我抱王修痛，於今轉歎歎。

十月三日山行舟次

端居夏復秋，冬霽續清遊。披霧舒青眼，臨霜怯白頭。溪蘋寒未落，隴稻薄初收。若問行窩在，赤鬚爲我留。

上穹窿

甫繫溪邊楫，寒暉一徑斜。茗柯霏白雪，柿葉染丹葩。洗耳灣灣澗，開顏片片霞。三年重景陟，犖确不嫌賒。

茅峰望太湖

徙倚瑤臺路，空濛駐夕陽。層巔窮鳥道，橫嶂近漁洋。藥草籬邊拾，丹書洞口藏。登高虛舊約，舒嘯尚悠長。

山齋夜詠

一枕仙扉下，閑蹤似舊時。珠林清籟迴，芸牖曙光遲。華嶽方神往，天台更夢思。休提塵世事，陵谷幾遷移。追話鐵竹師當年粵閩之遊，愴然有感。

山中荒田水旱各半告災不准農民訴苦

今年人說似豐年，暘雨交侵剩廢田。薺麥纔萌饑未療，催租癩得幾時湔。

玉遮墓次

拜掃松阡蚤向晨，霜前寒翠鬱鱗鱗。山鄰道我髭都白，今日真

成誓墓人。

從兩崦出遊湖遙望包山

壘岡相望崦重重，一老偏宜領數峰。轉櫂去聽漁浦笛，卷簾回看虎山松。虎山古松最可愛翫。靈威洞口遙波湧，甬里村邊別岫封。瞻溯舊游剛一紀，風光最好是初冬。余遊包山，在戊寅孟冬。

宿草庵

岫幌深扃氣未寒，松聲澗影淨岡巒。已知真宅千年在，休作蓮廬一宿看。散帙且分龕火靜，擁衾還待鼎煙闌。長風忽作中宵雨，會望雲開屐齒乾。

雨中坐清聞閣

山人底事不居山，此日山中雨倍閑。坐久渾疑霄漢上，憑虛真在水雲間。蒼松到老垂新鬣，紅萼先春浥細斑。強似梅時隨例至，游塵躑躅損心顏。

閉關

崦上歸來一葉船，閉關便待籥灰旋。庭松過雨擎新翠，砌竹凌霜裊晚煙。粗製布袍當腋暖，深藏壑甕勝鯖鮮。斜陽已逼虞淵路，濬發心光要斷緣。

詠蘭菊仍用放翁韻

零落山坳與水涯，移栽却到隱淪家。別分栗里籬邊種，好襯湘江畹裏花。黃蕊離離含馥郁，絳英淡淡洗鉛華。寒窗取次成幽曲，

漫擬樊川插鬢斜。

題宛陵友人園林圖三首

有美之子，棲遲宛陵。丘園蕭曠，水石空澄。泊焉高寄，世業是承。不囿於俗，爰得我朋。

緬昔瞿劬，韜蹤石室。千載悠悠，伊誰云匹。修篁凌風，喬松蔽日。時讀我書，匪耽玩逸。

論輕公理，賦謝子山。庇茲清蔭，宅心孔閑。忠以挽薄，仁以濟艱。敦行不怠，長怡爾顏。

王草堂先生從武夷寄書并惠諸刻賦贈一首

聞說高人姓字欽，雙魚忽到重南金。著書邁俗除門戶，衛道防微寓砭箴。身在韓公盤谷序，詩追朱子武夷吟。相思千里徵同調，雲嶠無由躡策尋。

先王父集公府君小影係定初生時 所題諱日展拜瞿然有作

瞻仰遺容涕泗流，離顏四十六春秋。自乙巳至今冬。歲猶再值庚寅度，生不重逢甲子周。府君以萬曆庚寅誕。眉際凝神偏寄慨，毫端題句迴含愁。孫雖今日成衰晚，慚負當年燕翼謀。

和澄溪思親詩四首 有序

澄溪宋子，用山谷老人“一日思親十二時”之句，聯成十首。余既爲之跋，復和四首，慰其孝思。按《詩》序云：“《南陔》廢則孝友缺，《白華》廢則廉耻缺。”此以見孝養固難矣。然《蓼莪》不作，則亦無復有喪致乎哀者。澄溪今於二者均無間焉，

不得以憂居戒詩之例視之也。

一日思親十二時，涪翁苦語有誰知。已同萊子承歡久，絕勝毛生博祿遲。故帕檢來因轉恫，遺羹奠罷自餘悲。霜飛月落空梁冷，幾度啼烏伴暮枝。

一日思親十二時，煌煌忠孝識兼資。前朝祖烈增光耀，奕世孫謀得令貽。闡教好登中壘傳，禮宗應表大家儀。祇今流俗方頹敝，淳行如君獨轉移。

一日思親十二時，傷心吟斷采蘭詩。百年莫罄劬勞報，七尺仍憑毀瘠支。搖曳雲邊青鳥逝，依稀隙裏白駒馳。多慚謬賦閑居者，讀史令人更鄙夷。

一日思親十二時，身依澣舍夏秋期。闌風仗雨方噓拂，鑠石流金正護持。天意順成倫紀協，國恩鄭重寵光馳。我生薄祜偏多感，願爲逢人說孝慈。

歲寒夜坐吟七首

漫向南榮曝日暄，何如靜照返真源。歸根奧路從函谷，緣督深機問漆園。簾際雪飛纔幾片，鼎中香燼已多番。凝神會取參同義，底事分歧立語言。

骨相生來道氣濃，何當擾擾睡魔攻。重尋尺宅渾如舊，更惜分陰正及冬。雁唳全迷連夜雨，鷄聲徐動隔林鐘。雲端翹首朝元侶，又度鸞驂下別峰。

凡軀容易望胎仙，一竅玄關尚隱然。陡覺生機當子夜，深慚惰氣失丁年。玉津淼淼滄溟底，珠曜輝輝泰華巔。要識希夷真境界，渾淪休鑿是靈筌。

灰飛葭琯又經旬，陽至防危待旦頻。須爲培基窮戊巳，豈惟按

律守庚申。息深已解隨時義，藏密方知艮位真。是處堪成巖洞在，焚香長禮坐忘人。

遙昔渾忘小洞寒，翛然作伴羽人冠。授盟重寄青鸞字，續命還資絳雪丹。窗內獼猴聞有性，枕邊蝴蝶化無端。何人貪憶桑榆暖，我愛清虛救老殘。

蕊珠宮裏兩函經，養德非惟學養形。虛室歸來常止止，靈臺照得本惺惺。精還直向瓊樓徹，炁住先從玉戶扃。塵外非無翽舉路，藥籠休擬貯參苓。

天年幸得保樗材，身世應捐不用猜。玉柱洞邊清夢愜，香鑪峰畔宿因來。萬緣放下身如客，千息收回氣若孩。莫道老夫襲玄語，塵根淪溺又何哉。

偶見范文正公及高青丘有卓筆峰絕句戲成二首

翠管插長空，非關琢鏤工。好將羲后畫，劈地破鴻濛。
霞起毫銜峻，雨翻墨浪長。迢迢奎壁府，亘古倬天章。

老友程翁子雲挽詞二首 新安人，僑寓吳門，歸家三載而逝，平生力行善事。

薄俗誰敦善，惟翁抱樸誠。江城聊市隱，溪洞與雲盟。戴笠孚然諾，捐金隱姓名。己丑春，寄五十金爲蘇民賑粥，不欲聞名官司。巋然真長者，死別暗吞聲。

剩有黃山約，還期蠟屐尋。裴回千里夢，纏繞九秋心。鴻逝空冥遠，鵑啼暮靄深。一坏松下土，銘碣莫銷沉。

校記

- ① 本卷首字至此，原刻本闕，今據光緒家刻本補全。

南叻詩稿卷十九

辛卯集上

立春後五日桂香殿上梁齋宿即事

奕奕魁垣法象崇，真靈陟降闢珠宮。當年舉墜看基始，此日謀新卜棟隆。淅瀝霜林籠曉月，飄飄鶴駕轉春風。天官書在堪稽考，願得羣游大廈中。《史記·天官書》云：“斗魁戴匡六星爲文昌宮。”

除夕獨坐

歷落年光社櫟餘，塵氛瞥眼又刪除。已收寒律開青陌，始布星輝照綺疏。是夜，嚴廳甫息，星辰燦然周天。香飯半盂端坐後，清醪三盞暖來初。閑身留得丹房景，還笑南華栩栩如。

元旦朝元

五更重見燭花然，曙色龍蔥碧宇邊。載拜寶書歌禹甸，恰逢璿曆紀堯年。香凝小閣晴雲度，春繞層城瑞日懸。天意養成林下老，扶衰應誦德隅篇。

三日出葑郊晤張中丞方議重修水利

風光晃朗小年朝，乍向東郊泛野舳。雪淨遠山方吐岫，波平橫

浦正回潮。中丞重訪三江道，下里應興兩鵠謠。寄語田間多主伯，及時易畝獻芻蕘。

避 人

避人辭歲冗，桃符不解換。小徑存舍南，御風冷然善。兀坐矢幽吟，襟期自蕭散。茶鐺沸山泉，芸暉逗亭幔。留此形影間，年光靜可玩。予子竟何爲，萬事埽如電。枝間鳥微鳴，壺裏冰將泮。寥落素心朋，孤懷方眷眷。千載想杜陵，角巾錦里伴。

人 日

七日乍翻新曆紀，兩句已占蚤春聲。漸添晝景晴方好，忽轉晨飈雨又生。仙袂幾重當鏤勝，草堂列儒仙圖。野蔬一味足芼羹。閒中時序關心處，願籲東皇惠耨耕。

贈張孝先中丞六章 有序

中丞儀封公移節吳門，正己率屬，士民喁喁向化。公忽有引退之請，幸荷溫旨慰留，深信潔清，方殷倚毗，使羣情忻豫，咸曰：“可以感動蓋忱，永綏宇下。”不揣蕪陋，以古詩六章爲壽。

苞符萃河洛，正學迺代昌。偉哉儒宗出，滔滔樹隄防。濂溪無欲教，持守獨精剛。金玉與軒冕，銖塵視等量。本原早澄定，脩名自振揚。重瞳厪南顧，節鉞移吳疆。

吳疆重財賦，盤錯甲諸州。素絲詠不聞，何以善綢繆。我公奉簡書，蕭蕭減從騶。鄉園裹糧至，聊供蔬水謀。道腴良足味，真樂浩無憂。疲甿災祲後，耕穫咨春秋。

春秋偶休暇，勤思禮教宣。公堂遜德造，別館興誦弦。衍茲鄒魯澤，如睹羲皇年。萬卷圖書聚，公餘手自編。始知經術貴，操切非所先。縱有浮雲翳，朗日自中天。

中天繼離照，太平開有象。公來席未暖，驟作乞身想。封章徹宸旒，溫綸特嘉獎。任賢洵勿疑，大哉王言仰。攀如筮中孚，庶克抒忠讜。願公擴乃猷，井牧遍恬養。

恬養循實政，史冊相輝映。維昔周文襄，興釐悉利病。端毅稱靜寬，忠介標嚴勁。比者觀睢陽，異代名相稱。我公式嗣之，拜颺對休命。從茲膏雨長，謳歌洽兆姓。

兆姓祝萬年，欣逢覽揆日。屏絕兇觥陳，風雨方櫛沐。睠言澤國區，陂塘廢蓄洩。故道訪三江，田功賴表率。羣遊壽域中，春風到蓬華。愧非吉甫儔，質言固無溢。

病懷二首

淅瀝春寒病骨支，含悽仍是卧蒿時。鶴歸空擬千年夢，鳩和追題百首詩。定昔粵行始學爲詩，先君名曰《南鳩鳴和》，今更補作《紀程絕句》。食減似宜從辟穀，顏臞只合待餐芝。檐前不遇飛仙過，渺渺孤懷訴與誰。

滄海桑田幾變更，淩兢老景鎖柴荆。每當獨坐有真意，那得朋來無俗情。石筍微烹茶液潤，霞笫細檢行煙清。東風紅紫關何事，休遣天君觸處撻。

重栽盆梅二株用放翁竹間見梅原韻

竭來山下招梅叟，伴我孤吟開笑口。簾櫳香動影蕭森，亭亭玉立真良友。雨後方烹雪乳茶，夜闌略飲松肪酒。萬峰遊屐紛如麻，未若一枝拈在手。祇愁剪芟非天然，峻嶒瘦骨猶支久。須彌納芥

等閒看，丘壑胸中原自有。便當夢繞華陽松，只合思依元亮柳。粗喜童孫捉句成，花間起舞稱翁壽。次房孫翼儒，時方作對句。

春 蘭

春蘭秀茁雪皚皚，珍重鄰翁手自栽。正喜陰移窗下草，蚤知香占嶺頭梅。一彈合把琴心疊，百和休煩鼎火煨。領取衆芳生意在，空憐客佩及秋來。

與老友曹鼎吉話舊兼述胡念蒿先生

泮試時事 順治辛丑年，同案連名。

葑水郊門路，論交五十年。青春如過隙，白首尚隨肩。離索嗟何久，招邀意自偏。屐移荒徑裏，袂接蚤花前。容鬢殊充晬，神襟獨靜便。舊遊思鼓篋，遺澤感陶埏。魚貫鱗方合，雁行翼並聯。冰壺真皎徹，玉尺正高懸。最受提衡力，均叨品藻先。風塵催我老，絃誦識君賢。家有傳經笥，門多授硯田。同儕嗟賈謝，後進競喧闐。歌嘯還超俗，行藏自信天。相期聞道晚，結佩托蘭荃。

示次房孫啓豐二首 時方十齡

紀歲纔當韶龢初，童嬉習氣獨捐除。諧聲儷句多明了，好讀牀頭數篋書。

我家仙籙受文昌，三徑遙分七曲光。喜爾凌晨來寢舍，上樓先爇玉爐香。

蘭園書屋賃爲僧舍六十年去冬贖歸將立
宗祠於蔚基草堂課僮種樹賦長句四首

卜築當年號蔚基，曾王父蔚庵公，先有茅屋一椽，故王父題額。強名蘭若

固非宜。劇憐壁走秦庭日，難忘珠還合浦時。埽徑正當春草合，憑闌獨倚白雲遲。頽齡敢托婆娑地，要與兒孫溯燕胎。

行馬軒軒謝不如，小園賦就亦輸渠。游從墮齒經殘劫，坐到團蒲又索居。重問庚桑存舊壘，還尋郭橐有遺書。年來自喜忘機慣，賴得天公養散樗。

幽栖猶是少文孫，夢裏連宵杖屨捫。園歸後，兩夢王父遊行其中。蝶化自知孤影幻，鶴歸猶識好音存。數椽舊澤憑祠宇，十畝閒田隔市門。宗祏從茲占萃聚，家聲勿替暨來昆。

葉葉枝枝載野航，春梅秋桂是庭芳。誰能養就千頭橘，那得栽成百本桑。伏臘趨從陳黍稷，賓朋稀簡謝壺觴。十年樹木吾寧料，述祖詩成愴慕長。

寒食前五日上婁齊祖塋口占五首示兒孫

細雨霏霏浥陌塵，桃花初綻柳條新。頽顏最有松楸感，預占山中冷食辰。

婁水長流拱一丘，疏松橫翠勢成虬。鬱葱佳氣鱗鱗聚，星映弧南奕禮留。南窗公壽八十有八。

官瀆高阡肇始基，成弘人物太平時。穹碑好在匏翁筆，恫絕喬柯失舊枝。墓碑爲吳文定公文，中多古柏。丁亥春，突遭盜伐，致長兒痛哭病歿。

齊女門邊五里隄，煙嵐斜帶武丘西。高冠峩佩人千古，珍重遺經手自題。高祖梧山公，爲名孝廉，有手書《四書講章》尚存。

移棹悵望曉陰濃，亭午旋看霽色逢。又是一年修俎豆，儻邀精爽庇衰宗。

到玉峰訪素巖忽忽話別歸舟却寄

每爲思君倚碧岑，到來片晷却分襟。非無入坐流連興，祇有齋

居對越心。桂香殿工將告成事。丹洞尚容開別館，琅函蚤已贈知音。玉局真人曾於上元日降雙清館垂訓，亦屬異緣。帆飛好結焚香侶，絕勝蘭亭禊事尋。期於上巳日同與閣會。

附錄 次韻

王喆生

虛堂日日仰高岑，乍聽清言已豁襟。霽月當空如入抱，閑雲出岫本無心。門前暫繫青牛駕，絃外微聞淥水音。聞說笙歌會仙侶，殊庭香草許相尋。

雲間嚴子懲又歸自銅陵學舍示詩 十章中有見懷之語因次四韻贈之

幾年迢遞尺書緘，喜聽歸音到碧巖。白首誰能兼吏隱，素心蚤已滌塵凡。山中松夢時相憶，徑裏榛叢手自芟。却笑勞勞多俗駕，移文空浼稚圭銜。

紫壇一宿接巾裾，藉藉風騷總不如。味道心情由淡泊，著書歲月鎮寬舒。寸田耨得根仍沃，丈室歸來境本虛。泖水半帆通葑水，莫教離緒久愁予。

清修兀爾滌煩囂，眼底狂花一霎飄。珍重鶴書來閩苑，分明鴻羽入青霄。陶家自倚門前柳，顏氏猶存巷裏瓢。欲識懷人幽意切，焚香小閣及花朝。

玉笈珠函足駐年，藜羹黍飯亦安便。每將著蔡存規戒，未把蟲魚托注箋。《寸耕》諸錄皆警世之語。星隱桐江原作客，簾垂蜀肆本通仙。憑君證取登真訣，象外微言更細詮。

萬壽醮壇恭紀二首

千載康衢紀放勳，昌期綿遠屬吾君。九重清宴規模裕，八表昇

平締造勤。寶座香飄方馥郁，珠林月轉正晴曛。側身仍覺長安近，細認微垣傍五雲。

仙墀同向玉鑾朝，獨上蕭臺極望遙。曉色方披鸞馭集，春風徐颺鳳音調。應知五老呈符瑞，何止千官獻頌謠。回憶鷓班分散久，凭闌猶喜得招邀。

東莊懷古詩 有序

東莊在葑溪之隅，爲吳文定公尊君孟融翁世業。莊有十景，延袤六十畝，載在李文正公《記》。今僅存荒祠一楹，子孫零落盡矣。余往來文星閣，經行莊路，不勝慨然。檢得劉忠宣公《寄題東莊》一首、文定公聞姪奕增構二亭喜作一首、沈石田先生贈孟融翁一首、文衡山先生過東莊追挽一首，各次其韻，非徒詠懷舊蹟，蓋文定公名德，沒世弗忘也。

寥歷晨曦又夕陽，村墟迤邐識東莊。經營未比平泉侈，俎豆原同畏壘長。岸角榛叢埋石徑，溪頭萍梗斷池塘。方輿載得茶陵記，傳與閑居畫省郎。施覺庵考功卜居莊中，因屬同和。

當年十景每添修，臨渚看雲倚綠疇。臨渚、看雲，二亭名。錦里巾裾成老伴，斜川風日足清遊。幾時易主傾高榭，何處留賓住小洲。倘悅桃源成絕境，閒謳吹起一漁舟。

鳳翽朝陽覽德輝，鳴珂第宅竟長違。林迷梵宇巢烏亂，波漫春畦野雀飢。莊旁多僧舍，比年田被水災。景曜重臨丹壁麗，仙雲空向紫庭飛。我來乞取朝真路，布韉青鞋薜荔衣。文星閣興在文定公後。

陵谷滄桑幾變更，荒祠瞻望不勝情。鄉邦典則尊先哲，臺閣文章愧後生。鶴化終當來閩苑，騶行應爲度雲城。關心遺獻凋零盡，三歎聊同瓦缶鳴。余將募修文定公祠。

慈濟庵看羅漢松

緣溪旋度陌，遂造開土居。蘿徑窮窈窕，雲堂方闢除。陡見閑庭裏，森森挺松株。岱輿分別種，辟支現幻軀。問年超小劫，蓊鬱偏扶疏。翠色臨螺髻，清陰印寶趺。鱗鬣都渾藏，貞幹無彫枯。婆婆空王宅，豈羨五大夫。惜無盤陀坐，歌嘯唱于喁。漫想庵摩果，珍重衣間珠。

詠盆荷三首

芙蕖栽舊盎，五月便龍蔥。藻耀臨丹旭，澄鮮透綠叢。較羸池沼早，自與水雲通。老眼還披霧，氤氳見化工。

頗覺今年植，靈根倍發榮。連枝排日放，高幹插天擎。涼襲輕絺淨，香浮秘笈清。賞心當匝月，續取紵歌聲。

繽紛庭卉密，濯濯水中仙。自愛標風格，相於閱歲年。南疇朝雨歇，東戶暮虹懸。時方憂旱。對此猶含笑，幽懷石洞邊。

二菜詩 有序

齋食最愛豆芽菜，董蘿石先生已成絕作。黃山有珍珠菜，亦異鄉園各種，故並詠之。

南山種子長靈芽，冷脆纖纖絕點瑕。迸液只須融水澤，沃根不用委泥沙。元修徑裏名徒異，庾杲盤中品漫誇。淪我蔬腸多此味，論功准擬匹胡麻。

芳蔬珍重出天都，問訊園公識得無。清淨寶林花有露，氤氳蕊圃黍如珠。溪頭雪滿披青靄，洞口春深透綠蕪。便欲携鑿親摘去，贏將百斛鬪珊瑚。

有會而作

萬象都從一畫開，藐焉聊復具胚胎。是非詎止分今昨，斷續何當限往來。函谷真人留聖諦，漆園傲吏抱仙才。俗儒苦爲蹄筌繫，純錦光明誤剪裁。

林子雲嘉來餉武夷白毫喜詠二首

珍重閩茶有白毫，端明譜裏品爲高。碾成龍鳳猶常貢，摘取旗槍更晚遭。幽谷泠泠蘭迸蕊，華池灑灑玉流膏。何人健羨頭綱賜，讓與山翁洗俗囂。

珍重閩茶有白毫，遠賓嘉貺解携勞。峰頭雛鶴抽霜毳，渚上輕鴻拂雪毛。相賞端宜調石乳，獨醒底事貰松醪。生涯托得錢仙宅，拈取靈芽首重搔。

放翁有暮年緣在武夷君之句蓋曾領祠祿於是山也 余啜茗之餘謬成長句二首仙儒之間用明微尚云

暮年緣在武夷君，竊比詩翁意所欣。豈有洞霄金籍領，却將春岫玉塵分。綵虹駕轉千林月，碧管吹開萬壑雲。夢到泠泠飛瀑處，靜披素笈駐鑪熏。

暮年緣在武夷君，合許儒臞謝俗紛。絕壁流丹星磊磊，沿溪浮綠水沄沄。著書休涉時流譽，味道應從上哲聞。若使他生招隱去，山靈那得有移文。

閱朱子武夷吟三首

煮茗焚香宴坐辰，一編試問武夷春。悠悠山上寒栖館，何似亭前問字人。朱子武夷精舍有寒栖館，以居羽人。

人說儒仙路是岐，考亭亦有步虛詞。玉笙鐵笛諧吟興，正及深居自得時。朱子有步虛詞，以生神章體。

丹厓翠壁傍精廬，盥手焚香讀道書。自是瑤臺仙籍在，恍然栩栩亦蘊蘊。朱子有《讀道書》六首。

素巖以蜀茶見餉足匹武夷爲詠絕句六首

暑塵方向茗花消，玉女峰頭雪蕊饒。忽道蜀川包裹至，分明芝蕙雅相邀。

蒙頂靈芽鎮杳然，竭來片片蕊珠圓。知君引我延齡計，也遣衰翁作地仙。《本草》云：“蒙頂茶，服之可作地仙。”所贈殆近之乎。

是處名山足茗柯，崎嶇無過自岷峨。甘從苦後留真性，疏淪玄功不解多。《方志》云：“峩眉山茶，初苦而終甘。”茲實似之。

黃山鑪焙家家有，顧渚籠開歲歲新。飲啜比年羞混俗，遠朋相遇是殊珍。

包含香氣鬱春叢，萬仞龍門想像中。桑苧當年曾試否，品題還合問涪翁。

坡公愛詠建茶詩，弗爲家山志土宜。須識此中同骨鯁，好將移贈續新詞。坡公《詠建茶》云：“張禹縱賢非骨鯁。”蓋陋草茶也。

讀漁樵問答

信手拈陳編，檢得漁樵篇。弄丸有餘暇，著此微言傳。天理看爛熟，人事閱推遷。動靜參物外，利害炳幾先。約之在方寸，恢之窮垓埏。淳風尚篤實，緣飾何淺淺。祇今世儒譎，支離憑蹄筌。陰陽既茫昧，何由聞性天。卓哉無名公，餘滓盡灑然。親睹伏羲面，圖書在眼前。吾當書座右，用以代韋弦。



蘇州文獻叢書第三輯

王衛平 主編

彭定求詩文集

下

【清】彭定求 著

黃阿明 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蘇州文獻叢書第三輯

王衛平 主編

彭定求詩文集

下

【清】彭定求 著

黃阿明 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南响詩稿卷二十

辛卯集下

桂香殿新工告成齋筵紀事憶舊述懷共成百韻

紫宮環太乙，黃道亘中天。閭闔扶輪上，羲娥轉轂前。斗魁齊玉曆，參首貫珠躔。遂有文昌府，爲司祿命權。畫疆臨海嶽，運紀屬璇璣。六宿匡如戴，三台座並聯。南官方朗闢，東壁又高懸。炬奕神人泣，昭融主宰專。甫申原誕降，箕尾自回旋。特拯咸康劫，終成大洞仙。功完金籙授，秩晉寶綸宣。禮樂提衡重，圖書翼運綿。儒門資羽翰，藝圃藉陶甄。瑞毓原吳會，輝分自蜀川。延陵莊已廢，茂苑學重遷。攬秀峰居巽，迎禧象拱乾。嵯峨營傑閣，塏爽俯平曠。一迓奎光射，同看鳳彩拏。星移經雀鼠，代易震戈鋌。自睹荆榛闢，方隨藻苻牽。摳衣窺酉室，鼓篋趁丁年。瑣尾行南粵，低頭向北燕。淺才仍蹇澀，標榜正喧闐。汨汨狂瀾湧，騰騰烈焰燀。寒窗吟闕寂，病榻卧迍邐。地靜秋香繞，神清夜月圓。鸞音來縹緲，鶴駕下踟躕。帝子弘開化，天曹慎進賢。儼聞金殿詔，恍示蕊宮篇。桂籍題名後，瓊林拔萃先。陸倕青管握，郭璞錦機穿。揣分殊惶悚，叨恩更憫憐。靈通湘浦瑟，義贈繞朝鞭。真賞投針芥，孤芳擷蕙荃。始知人事絀，別有化工全。闕隱其微矣，扶衰未爽焉。名場當偃仄，宦海鎮潺湲。席割猶無及，牀移竟未竣。論交神

黯黯，補過意恂恂。瓦礫還鎔鑄，塵埃急洗滌。榴皮書復寄，藜火杖頻然。拋却邯鄲枕，收回灑灑船。邴生甘讓祿，平子願歸田。得解岐塗眩，寧知捷徑猿。直廬紅日下，澣舍白雲邊。載振鐘鏞響，俄成琬琰鐫。膏肓需藥石，提命作韋弦。童冠偕來集，丹黃取次詮。鄉堪通德置，館擬次宗延。欲挽敦盤習，期將突奧研。驅馳聊奉檄，荏苒漫懷鉛。講舍翻經史，循牆肅豆籩。迢遙清禁漏，瑟縮腐儒氈。束皙詩將補，高柴痛莫捐。羸軀淹聖室，幽夢伴荒阡。肯羨鯤程奮，那從駿足騫。藏身存故步，報國厪微涓。時譽機雲貴，詞華沈宋妍。入班遭忌刻，決策謝除銓。只有浮名誤，何由痼疾痊。孔賓歸計迫，孝緒遁思遄。尊渚波空闊，松籬氣鬱芊。此間真福地，到處似安禪。顧盼青牛至，招邀白鹿還。擗冠容壅逸，荷服任安便。獨立披光霽，端居屏醉眠。頽風羞蕩滌，俗學耻拘攣。華表人如在，朱章約敢愆。采真遊浩浩，樂善服拳拳。合許從弘景，長期訪偃佺。撫時驚隙影，問歲逼華顛。覺世心徒切，捫躬力已孱。龍從鼇岫側，邈眇鳳山巔。几席明輝度，縑緇雅教沿。清都瞻晃朗，聖域想高堅。祇惜垣墉薄，尤嫌棟宇薦。經營謀梓匠，勸贊施金錢。覆蕘培瑤砌，程材庀寶榘。霄階丹極麗，閣道碧城連。翠嶂檐端簇，明波檻外漣。落成稱廣廈，陟吉啓長筵。申旦趨跼肅，中宵澡雪虔。睟容垂穆穆，弘訓聆淵淵。冷雨祛浮濇，靈飄蕩宿煙。鏗鏘纔奏樂，跼蹐遞陳箋。瑞靄飄金卮，晴曦映畫椽。監觀原不隔，陟降本無偏。頡頏懷球貝，檀鈞叶管絃。檢書香案吏，載筆玉樓員。大壯誠符筮，斯干可續編。良辰情悅豫，上巳色澄鮮。荀里猶停轍，程門尚接肩。憑虛當月窟，識景即花輶。浩澤敷三島，靈光燭八埏。網繆師友誼，清淨水雲緣。陳蹟滋嗟嘅，哀棕倍潔蠲。彌綸依大造，汲引賴真傳。緱嶺笙吹近，吳門羽騎駢。身依瑤圃樹，心映碧池蓮。願乞新宮頌，氤氳烝萬千。

閣下消暑雜詠三首

懶向人間傀儡徒，閑栖幸得傍仙都。溪邊淥水明初漲，檐際青柯潤轉蘇。敢把清言追魏晉，却思高坐講唐虞。是日讀《尚書》。流連便欲忘歸去，半榻宜分月影孤。

苑門移坐得蕭閒，裹茗携蔬鎮往還。但覺好風雙樹下，不知烈日九衢間。空濛灑沓分霞洞，縹緲清游想鳳山。霞洞、鳳山皆文昌蜀中靈蹟。殿角涼生拋斷夢，天階也有侍書班。

無地消搖辟暑塵，緣溪聊作蹋冰人。禽鳴密葉頻催句，蟬噪高枝亦爽神。弘景樓前松籟迴，稚川井畔藥苗新。憑虛便擬招尋去，劫火何由絆此身。

小暑前禱雨作

愁聽村頭布穀催，雩壇精禱重徘徊。雲師祇向西郊度，風伯稀從北陸來。諺云：“夏雨北風生。”冉冉三時多土坼，炎炎四壟少秧栽。澤雷有象占隨獲，甘澍終應潤草萊。余撰著，得隨初九九四。

二十七夜得雨翼日復大雨

望斷雲頭雨似絲，膏流吳會轉遲遲。別鄉先經得雨。連朝已過分龍候，五月二十爲分龍日。此夜纔當卧犢時。人力豈能敷灌溉，天心終與慰耘耔。炷香重叩通明祝，好誦幽風七月詩。

雷霆行

辛卯五月日丁巳，驅除旱魃雨方始。黑雲油油亭午漫，傾盆一決天河水。砉然震響憑豐隆，殷殷訇砰旋移晷。我當食次失箸驚，真覺天威近如咫。無何聽得路人言，幾處行屍震擊死。胥江官舫

聯滕鱉，禍及嬌兒與保姆。金甲神人鼓翅來，從旁羅綺銷如燬。又聞變告吳淞濱，旄麾奕奕當南指。健兒驍勇如五丁，駢首就殛同羊豕。舫客耕夫盡戰兢，填衢塞壑瞠目視。或云邦憲久逋誅，疏網恢恢靡漏只。或云積孽是前身，劫火難逃乃若此。神霄鈇鉞豈僭差，懲一還爲警百爾。桃花塢，齊女門，傳說重經播遠邇。破柱稍摧豪客魂，焚困更激貪夫耻。感此紀實爲作歌，恐懼修省象昭矣。

題騰蛟圖 明張厚卿仿李唐筆，余當望雨時，縣諸草堂二日，而雨大作。

六月驕陽正烜赫，十日不雨農其蹙。兀居搔首歎鬱蒸，昏曉焚香禮空碧。雨師何日決龍湫，恨乏銀瓶貯蜥蜴。撫景猶思篋裏圖，毫端縹緲煙雲色。規摹得自李將軍，未許時流競擘畫。驚波颺起失天青，急流倒注漫山黑。湧却神蛟鼓翅飛，橫空雨勢何蕩激。江邊茅屋八九椽，鄰翁拍手壓葦荻。樹影濤聲尺素間，摩挲愜悅搖心魄。滿堂顧影欲生寒，雲旗回風掩雌霓。果然靈物信有徵，呼吸潛通不可測。移時霖霖竟滂沱，灑遍東阡與南陌。點晴遮莫遇長康，一朝飛去無行迹。人間何處應龍靈，普潤埏垓濟蒼赤。

初八夜雨曉起看苗

蒸人溽暑病厭厭，半枕何由到黑甜。急雨乍聞鳴小砌，涼風已覺透疏簾。鄰鷄未唱星光斂，宿鳥將興露氣纖。盥漱便臨南陌望，青青細毳已如黏。

五更月下起坐

汗流枕簟黯噉呻，起聽殘更坐嚮晨。尚見星芒搖火樹，幾疑月影燦金輪。祖生漫有聞鷄興，莊叟空餘化蝶因。佇望銀河微浪起，陰膏霑潤莫踰旬。

月食夜天將明夢晤潛庵先生身似
天神之像坐而觀書敬紀二首

蟾輝重皎後，半枕夢魂清。師友原同氣，天人不二情。高冠長佩古，蕊簡玉函明。爲報霄階信，翛然薄世榮。

夫子崧高降，逢時亦偶然。功成垂寶籙，仙去返奎躔。棠蔭江邊在，霓裳月下傳。應憐蒼赤困，尚籲大羅天。

秋 蘭 二 首

蘭英續續又迎秋，夢繞湘江九畹遊。一夜堂坳香氣滿，水沉不用鼎中浮。

繽紛特發去年叢，玉綴霏霏入珮中。添得朝來雙盞至，芳心搖曳引秋風。

秋 暑 書 悶

風鳴期暑退，揮汗轉添愁。自覺形骸累，何由癬疥瘳。漫游思碧海，棲止想丹丘。勘破人間世，支離是我儔。

七月二十日紀夢

匡牀每趁夢魂清，邂逅神人拱揖行。肅肅靈壇朝太乙，輝輝法曜映長庚。爐煙縹緲當封事，劍佩趨跄各贊名。鵠立不知塵界隔，微班或許綴通明。

早 起

兀兀迎涼候，惺惺待旦時。月高珠曜隱，雲淨錦章移。蛩語臨階急，鷄聲隔巷遲。誰能耽偃息，終夜墮殘肢。

二十一日中夜大雨

午夜淒清刻漏深，長風習習雨沉沉。已延秋籟將流火，弗遣炎威鎮鑠金。是日中伏第二庚。薤簟新涼拋半枕，芸窗微曙擁單衾。淩兢病骨應重爽，身外紅塵肯浪侵。

曉涼看苗

喜雨凌晨繞陌行，閑身健羨是躬耕。車頭昨日翻波緊，溝畔今朝積澆平。西閣看雲詩斷續，少陵有西閣詩。南垞泛水興縱橫。繫余寂寞孤村裏，叉手消搖百感生。

南堂觀雨二首

北風今日掩恒陽，雨脚淋漓白晝長。正待濕鳩鳴屋角，未須晴鵲下河梁。藥闌溉沃晚英秀，花架沾濡幽蕊香。赫赫炎官終稅駕，人間炙手爲誰忙。

清涼乍喜得支頤，葛屐綈鞋坐委蛇。鼃鼓重聞長誦處，蟲雷稍斂短眠時。地偏便可當虛榭，心淨何妨抵曲池。此意別無人共識，嵇山一老是吾師。

二十三日雨尚未止復作二首

溜聲徹夜寐仍吡，髣髴凌風到澗阿。雲陣幾回翻舞燕，江濤何處擁鳴鼉。常餐淡淡供蔬筍，野服疏疏采芰荷。便是老人尋樂處，休嫌歲月去如梭。

零禱多時禮碧空，沛然却待伏句中。真從星漢傾長浪，直自溟池擊遠風。江上深杯緣已斷，窗閒高枕興還同。關心賀雨連章在，問取當年植杖翁。

七月朔齋宿文星閣

秋到珠宮夜氣清，重來托宿致齋誠。鳥棲深樹音方息，蛩語平蕪候已更。繞檻斜侵銀漢迥，隔窗微逗玉繩明。中宵輾轉渾無寐，愴愴臨風羽翼輕。

曉起桂香殿朝真

又逢流火度文昌，晃朗芝壇氣鬱蒼。商律泠泠微入磬，素雲冉冉靜含香。旌迎帝子宣丹籙，佩接仙曹詠洞章。願向霄階供汛掃，沉沉劫火始消亡。

處暑日大雨徹夜

入秋方半月，好雨復如期。將爲苗含穎，非惟樹濯枝。調絃追舜律，鼓籥叶幽詩。容易逢年慶，皇哉造物慈。

露坐二首

雨餘月上暑微清，忽送長風樹杪聲。階下寒螢如解事，人間多少不平鳴。

銀漢沉沉列宿稀，夜香遙帶白雲飛。洞霄仙子能相訪，物外良緣信可依。夜來夢見韓湘子談道。

蘭園獨坐二首

三伏纔過雨又霖，乘涼散步一投林。窗前老樹鳴新吹，檻後修篁襲晚陰。隱几便堪隨蜺化，開編且喜斷蟲侵。南園別有幽棲地，遲我多年樂事尋。

經魚粥鼓已消沉，一室翛然似閩岑。小徑何妨蒿艾滿，短牆正

愛薜蘿深。敢同聲叟違時態，合向愚公印此心。坐久清風生腋底，
新秋景色入孤吟。

題 坐 右

白粥調飢好，清泉養液多。署門稀俗駕，散帙有高歌。密地心
當洗，虛中氣自和。莫將垂暮景，漫浪任蹉跎。

閑 詠 三 首

白露移秋令，新涼逗曉颺。茶煙縈戶早，香篆出簾遲。朗誦仙
家笈，微吟隱客詩。灑然華念絕，未許俗人知。

欲理登山屐，其如未疾侵。鹿門期不遂，緱嶺夢空尋。拂塵分
蕉影，投壺就竹陰。此生安隱地，賴是早抽簪。

問余迂轉甚，肉味却衰年。山芋新烹熟，溪菱小摘鮮。憎鳴銜
鼠腐，憐螿慕羊羶。思古欣心獲，栽蔬有和篇。朱子有和秀野蔬食詩。

象輝閣曉望西山

憑檻朝朝望遠山，逢秋山淨更開顏。天如雲谷冥濛裏，人在嵇
陰淡宕間。未駕篷舸猶悵悵，若携筇杖自閑閑。此生萬事輸禽向，
聊勝忽忽拄笏還。

紫微花今年開甚盛因用白香山韻

西軒花發去年叢，一倍繽紛照眼中。獨傍青林當杲日，未隨黃
葉落秋風。容輝猶映星辰色，蕃植全資雨露功。愧我顏頰漫相對，
敢將號托紫微翁。香山有“紫微花對紫微翁”之句。

晦日雨窗

稻花放處正纖纖，晴久重來暮雨淹。涼影驟生披氎穩，倦魔漸退坐香添。塵祛藥裹休輕試，蠹辟書帷更細拈。又過一年煩惱候，好臨月宇看新蟾。

八月朔旦曉至文星閣焚香

平明小櫂出溪南，雨霽橫空映蔚藍。入苑迥非前度暑，憑闌纔散幾重嵐。誰將柏露囊中滴，且向檀鈞象外參。洞府莫言雲路隔，蕭森舊隱即苔龕。

溧水門人王永觀來遊文星閣贈詩二首

客興乘秋款戶來，同行桂苑坐徘徊。城頭試看丹霞起，檻外方歛玉蕊開。闐闐迢迢生颯爽，湖山隱隱拂煙埃。仲宣賦筆應增麗，況是良辰勝賞回。

仙杏山邊得友生，旅愁相慰在蕪城。溪深自種梅千樹，壺冷聊憑酒一罍。借箸好咨韋白蹟，入林應識阮嵇情。不嫌蓬徑偏蕭寂，對榻聯吟續舊盟。

匏庵先生有蒲墩詩石田先生和之 余坐處亦有此物漫次原韻

水草新裁露氣乾，宛來壺裏跳雙丸。眠宜依席娛孤客，行不隨輪送老官。輾轉懷中原渾沌，揜撐肘後亦輕安。兩賢高致留佳句，想見當年入坐團。

白露後擬往西山不果志悵三首

生性蕭疏最愛山，比來兀坐掩芸關。昨朝欲挂蒲帆去，又爲餘

炎怯病顏。

虎山松籟激澄波，最好閒聽款乃歌。此樂尚輸漁父擅，那從槎客汎星河。

澗道行窩許我游，平池曲檻也清幽。等閒金谷名空在，居士惟應問四休。

重陽後素巖至草堂夜話

窮年兀坐病蹒跚，尺素頻傳會面難。駐景尚期丹液轉，撫時方憶菊英餐。茫茫萬事偏多感，落落初心却易安。剩有南園風月在，剪燈細語且盤桓。

對菊用匏庵先生手書原韻

淋漓遺墨染花香，采采真堪洗俗妝。暮雨既零疏蕊潤，曉霜纔點細叢長。老懷準擬從甘谷，病思端宜謝醉鄉。隱几垂簾還捉句，豈須插鬢趁重陽。

冬窗病中自警八首

強事朋儕助笑歌，光陰躑躅染衰痾。覆杯愁對重濡首，斂局慵看又爛柯。不爲簡緣離物累，那能定性養天和。函關一卷吾師在，蘸墨朝來會意多。重錄《道德經》一過。

焚香宴坐入圓中，佚老深知造物功。隨分冥心遊混沌，及時御氣返空濛。殘骸分作支離叟，頽景輸從矍鑠翁。頽滑須教餘習盡，寸陰珍惜夕陽紅。

心形久矣任疏頑，物外生涯寄世間。辟穀無能須量腹，栖巖未遂且鍵關。吸來沆瀣神方爽，灌得醍醐性本閑。塵迹莫侵苔影破，好留松菊伴僊顏。

世態崩騰等沸羹，達人休作不平鳴。擔囊揭篋尋常事，椎頰探珠旦暮情。絕迹只應追仲彥，遁形準擬托高卿。自從玩取蒙莊語，明鑑縣空萬象呈。

塵纓脫棄已多年，學道無成恨惘然。有甚工夫還拭涕，空餘歲月漫磨磚。風輪旋轉陰晴漏，月駕平分上下弦。猛省浮生何住著，惺然無夢到鈞天。

前塵暗裏墮紛紜，晚計方知事靜君。有女底須誇道韞，生兒何事譽宗文。梅栽嶺上春將曉，竹擊窗前雪正霏。證取當機消息在，蒲團坐穩定中間。

知非改過敢差池，一息深深默自持。泚統封侯原偶爾，跼蹐鑑井更何之。加鞭急策征車迅，減擔深慚息足遲。試聽寒山好詩句，清鐘喚醒夢回時。

寂寞鄉中道味長，乾坤寥廓總蒼涼。祇應素我形骸外，那復從伊儻忽旁。藥裏君臣原自定，酒中賢聖等成狂。回光靜照渾無事，消得寒窗幾縷香。

贈南園同善會徐翁

每向南鄰步履停，道容相對眼長青。石頭有路參龐蘊，海曲無波訪蔡經。浩蕩禽魚歸澤藪，龍葱稷黍藝郊坰。引年不藉盈觴酒，笙鶴歌來靜裏聽。

喜楷庵學士見過留榻三宿

美人渺何許，悵望江雲漫。離愁閱三載，悠悠會面難。宵來枉帆至，倒屣忘蹒跚。榻塵方一掃，而不設盤餐。半壁青燈落，細語夜未闌。我懷方滯鬱，身如蕉槿觀。看君顏色好，綽綽行藏寬。冲融靜襟抱，浩蕩停汎瀾。交道日以薄，賴此臭如蘭。三宿不忍別，

目送高鴻翰。

徐果亭先生挽詞二首

霄漢縣卿月，如公雅望稀。早耽丘壑志，晚贊廟堂機。恪慎孚恩眷，冲恬蘊德輝。玉山光隱現，鶴馭幾時歸。

文章資典則，政事倚鈞衡。初服巖扉遂，遺經篋笥盈。問年躋大耋，繕性識全生。丹旆雲中度，難忘執紼情。

哭丁氏妹六首

設悅時余及五齡，啼聲記得下樓聽。垂垂六十三年事，腸斷今朝夢杳冥。

早時摧殞北堂萱，同氣依依繫拙臬。親送結褵隨膝下，春芳爛熳水環村。

兩姑之間以孝稱，燕喜悠長慰寢興。底事才名題柳絮，慈親胎教善相承。

誦詩早爲解膠盞，不遣司衾感嚙東。珠樹翩翩連理茂，應知坤德最寬洪。

今春來止話離愁，重向南樓十日留。提起胎衣曾落處，浮生恍恍欲回頭。

艤舟歸去水瀰瀰，悵望啼鶯乳燕時。誰料眼前成死別，空餘老淚到今悲。

哭吳氏姊六首

哭妹重爲哭姊來，蒼黃血淚瀉沉哀。南樓聚首時無幾，連袂淒淒向夜臺。

姊德真誠俗所稀，終身憔悴亦忘機。比肩綸翟方誇耀，不恨蕭

蕭舊縞衣。

舉案難期到白頭，也將夫子比黔婁。女師遺範彫零日，古貌迎人罕匹儔。

我昔垂髫姊及笄，神傷失恃暗悲啼。黃泉此去逢慈母，應話幽明夢未迷。

猶及牀前永訣時，未曾怛化至嗟咨。女身偶現原如幻，脫迹塵氛是所期。

情親早歲托潘楊，宿草多年欲斷腸。律公歿已十有四年。今日更傷同乳盡，仲家遺恫歲時長。子路有姊喪，見《檀弓》。

南昀詩稿卷二十一

壬辰集

元日書懷二首

老來良畏改年頻，元日還臨本命辰。日值乙酉。浩蕩自容叨覆載，衰遲那得報君親。爲農願卜田功稔，懷古期留里俗淳。宵旦焚香危坐處，省躬珍重景光新。

蒿蔚長懷久署門，閒棲便似傍山村。夢清弗惹梅花帳，興汰空餘竹葉尊。僂俛加餐慚素飽，凌兢養疾愛春溫。殷兄張丈飄零後，年少情悰莫漫論。樂天詩：“猶有誇張少年事，笑呼張丈喚殷兄。”

二日雨窗

扃戶辭塵迹，迂疏任俗嫌。劬苓調藥鼎，掃蠹整芸籤。換骨丹難乞，安心法可拈。垂垂簷溜裏，晝漏已重添。

三日夜坐

迢迢中夜漏，爆竹幾聲稀。夢亦惺惺著，心惟息息依。褰帷挑宿火，面壁候朝暉。齋祓思無替，扶衰或庶幾。

文星閣下焚香

珠宮鎮日好盤旋，薰沐朝來又判年。塵壒全消春靄靜，晴曦徐引景颺鮮。鵝湖鹿洞思如在，石室金庭夢宛然。祇愧洪鈞陶鑄久，側身空自老林泉。

人日看月

夜窗蕭寂倚檐前，新月今年第一弦。世上琉璃燈影遍，誰知散自鬱羅天。

十一日作

每屆元正便愴魂，垂垂二紀淚頻吞。三身曾是生前證，先君早好禪學。百歲誰能世上存。先君癸丑生，今方一百年。寥歷文壇新畫桷，文星合祠重建。蕭閑柳徑舊衡門。南園書屋重立宗祠。焚香瞻望神遊處，留取遺經迪後昆。

有餉西洋酒者略試之作惡殊甚益堅酒戒

劉郎漫飲中山酒，埋却千日如酖受。蘇公雅造真一名，不在青州從事後。餽糟啜醑幻態紛，公瑾交醇故無耦。我衰不克勝三蕉，齋居況復方離垢。竭來致此海西醑，當前便合輕揮手。欸令鬲上住督郵，焦灼臟腑滋噎嘔。自憐不是渴羌徒，率爾延寇徒貽咎。誰能飲量等鴟夷，癖嗜頽然云適口。辟寒且作屠蘇觀，呼僮移贈化烏有。北苑春芽篋裏藏，緩火浮香滿松牖。世間棄取判薰蕕，觸物警心慎毋苟。

延平劉孝廉正思贈武夷茶上品三種喜爲作歌

幔亭峰上白雲鄉，氤氳瑞草涵芬芳。吾生塊處老一室，何由

躡屐遊閩疆。幸然遠朋頗好我，比年茶茗多携將。品題名號續紛甚，巖洲之間分低昂。《茶譜》云：“武夷以巖茶爲上，洲茶爲次。”斷崖絕磎脫泥壤，蔚鬱老樹摩青蒼。先春雷動靈牙摘，和煙帶雨迎清陽。絕品由來不易得，一撮珍重非尋常。延平劉子三年別，公車敦約停輕裝。筠籠滿貯銀瓶疊，開緘一一聞幽香。或如紫茸迸石乳，或如金蕾花還藏。或如蓮萼抽成縷，人工精鑿呈毫芒。一名宋樹，一名藏花，一名蓮子心。令我應接頓不暇，奇珍快意逾琳瑯。重翫古人真賞句，歐梅如在兼蘇黃。龍團鳳餅製不作，漫嗟水厄澆枵腸。欲訪當時老桑苧，斟酌水火傳遺方。松風聲起魚眼沸，舌端真味回甘長。調融榮衛淪肝肺，神功貫注殊難量。底事有情延白墮，儘教無夢問黃梁。何日羣仙從飲宴，寶文初蕊還相將。蓬萊山有寶文蕊，食之不飢。

題衡山先生畫二首

秋淨滄江帶翠屏，垂竿欲下水泠泠。幽清宛似嚴灘景，未許天邊指客星。秋溪垂釣。

迤邐盤阿傍水濱，松身排立作龍鱗。何人兀坐煙雲裏，不假枝頭捉麈頻。松岡獨眺。

閑詠二首

春寒却得久占晴，燈市何人秉燭行。梅待風和方吐萼，蘭需膏潤始敷英。滌煩好細調茶椀，耐疾休忙試藥鐺。陽氣節宣方應律，雲臺景物正豐盈。

淡寂生涯剩眼明，悠悠物態却縱橫。十年不換羊裘敝，五夜嘗分鶴夢清。自愛古賢留簡牒，何妨時輩隔柴荆。陽和計日園廬近，還得閒閒步履輕。

二月十二日在蔚基草堂供王父敬輿
府君小照謹題軸尾以識永慕 像爲康熙
甲辰年，張子游寫于燕香墅，定求時年二十。

恭惟我王父，警咳此圖中。圖成燕香墅，園中室名。妙手僧繇逢。定也方弱冠，侍側觀點瞳。榆陰襲巾袂，竹靄侵簾櫳。老懷一舒嘯，顧盼生歡容。見者頓歎絕，筆端含化工。迢迢歷四紀，精爽長幽通。今茲園林復，追惟貽厥功。焚香陳淨几，掃徑噓春風。勸哉誠後嗣，瞻仰無時恫。

誦林和靖先生集

泠泠清籟滌流塵，幾度披吟幾度新。抗志直追箕穎客，忘機自作葛懷民。湖山寄迹原如幻，梅鶴怡情別有真。惆悵多年遊屐斷，亭前虛却掃花人。

題石田先生爲五世祖南窗府君圖 圖有詩云：“深紅
花汗漫，淺映水中枝。越鳥歸雲速，閩山度日遲。窗虛人寄
傲，松老石支頤。教子遺經罷，還吟種豆詩。”彭君中之，別號
南窗，與余有世契之好，因寫圖并詩歸之。時正德丙寅沈周。

絕代高人白石翁，豈惟繪事稱神工。長康道子藝術爾，翁本仙侶來崆峒。雲煙縹緲握在手，摩挲水石凌空濛。真本流傳世已鮮，吾家得者南窗公。南窗公與翁交故，平生淳德相欽崇。欣然作圖賡詩句，厚意真比瓊瑶同。千載陶籬留景象，看雲聽鳥憑長松。擺脫流塵致閑遠，押毫落落諧情綜。世守逾來二百載，小子林下追遺蹤。二老風流猶宛在，三歎古道今飄蓬。後人勿替傳經業，便知水源木本蘊深培厚恩龐鴻。

題陸包山先生牡丹

點染霞紋迴絕塵，了知色相總非真。洛陽苑裏紛如錦，未及包山筆底春。

汛 埽

汛埽堂坳拭素襟，白頭自喜保初心。卜鄰雅願逢張陸，結伴空期得向禽。幽鳥當簷窺兀坐，寒花拂檻趁孤吟。此中綽有悠然處，不覺投閑歲月深。

春 雨

久晴欣得雨，膏沃被東苗。寒退融冰候，風回啓蟄時。凌晨猶露霽，亭午便淋漓。柳浪將生暖，還吟播穀詩。

文山先生祠丁祭

丹楹輪奐已三年，春曉晴暉敞俎筵。正氣自凌山嶽上，靈光還耀斗牛邊。支分吳楚源仍合，謂衡山先生與文肅公配享左右。運徙滄桑澤尚延。幸得衰齡觀盛事，趨躋未敢替精度。

南園宗祠聚族告祭即事

園廬脩復後，宗祀卜花朝。爲遡初基闢，還追五葉祧。家廟中只設四龕，始祖已下，祧位已經五代矣。分枝何貫落，同派豈迢遙。略補蒸嘗闕，還推德行饒。族中多乏嗣者，如西枝公之始登科第，隆沖公之賢而高隱，尤可悼也。承家思葛藟，萃族頌椒聊。鶴語歸猶近，鶉啼恨可消。遊休菴墅問，飲絕竹林邀。貽翼斯無負，勸哉嗣服昭。

婁齊祭掃日訪文衡山先生墓 在先高祖

孝廉梧山府君墓左方，地名花涇。

花涇雲樹夕陽邊，來拭豐碑一愴然。靈蛻已經隨鶴化，崇丘曾爲卜牛眠。墓道弘敞，爲文肅公發祥。藝林模楷重熙日，壽域升恒絕盛年。奕世通門瞻企篤，我生晚矣愧前賢。

匏庵先生祠工告竣謹紀 二月丁丑

拈就東莊懷古詩，道傍築舍歎紆遲。名高勝國原無匹，禮篤延陵更有誰。瑟縮仍如僧托鉢，徘徊絕似鳥銜枝。新楹粗復除灰燼，舊棟重經剔網絲。箕尾靈光還照耀，丹青遺像自昭垂。廣平節挺開元日，永叔文推慶曆時。臺閣元寮真一契，王文格公。山林耆逸雅相資。沈石田先生。運移已逐滄桑變，德在非關俎豆私。薄薦祇携芹一束，小招同侑酒雙卮。余爲沈石田先生設位饗堂之左。何人爲勒貞珉字，力挽頹風慰我思。

張中丞以闡修遺範扁額贈三先生 合祠因爲拈示與祭諸子二首

自古真儒首戒欺，闡然方是學修基。一言真足稱知己，不愧詞成有道碑。

風雨當年益友三，講堂俎豆若爲參。邇來名輩多標榜，岐路分明一指南。

寒食日舟過橫塘

匝歲橫塘僅一過，登山未忘扣舷歌。冷煙漠漠朝仍霽，澹日輝輝午漸和。搖曳柳條依曲岸，參差梅影隱前坡。何當惆悵春光晚，暮景飛騰正似梭。

玉遮夜宿二首

白雲冉冉翠屏巔，薦罷烹蒿一惘然。餘慕自慚無鹿擾，遺圖誰謂有牛眠。

積蘚侵痕長繞檻，疏梅弄影尚橫窗。幾回曾結蒲團坐，自愛山樓百慮降。

清明日肩輿至虎山橋登眺

鵲聲傳曉霽，應候是清明。溪山仍引勝，竹兜林麓行。迤邐穿小市，天際長虹橫。過此必登頓，灑然神襟清。羣峰收宿靄，雲氣遙相迎。森森千頃波，一望縠紋平。憑空堪挾鳥，臨流宜濯纓。多番風信歇，遂我煙霞盟。坐闌不忍去，茗壺還細傾。曾詠匏翁句，壓倒西湖名。吳文定公《泊虎山橋》詩云：“南人相見詫杭州，自料西湖讓一籌。”開編懷往蹟，撫景蠲塵情。一聲長嘯罷，松籟微和鳴。

草庵夜宿

岩崑疊嶂環層丘，十年前我方行楸。清澗淙潺縈百折，禪牀半席思休休。謁來山僧偏好事，陡起小閣招朋儔。蜂狂蝶鬧探春驟，菩薩低眉色界留。故遣主林神秉檄，瑤芳深闕教渠羞。幾番羯鼓催不應，晨風夜雨空歸舟。望前看梅，結隊者候久不開，多掃興而歸。悄然山水清音裏，暗香疏影還沉浮。我與梅魂作知己，冷中將息憑天遊。趁及龐公上冢節，王官谷口娛清幽。溪邊已報櫻花落，屋角方抽杏蕊稠。却剩霏霏寒玉在，中宵清夢容綢繆。焚香重禮旃檀像，坐看白雲天盡頭。安得巖中宴坐者，拈花一笑長悠悠。

積翠禪林重訪舊游

不辭行徑陟幽岑，爲愛禪棲舊竹林。卓錫人遙留淨域，散花天

迴護清陰。澗邊截水烹茶熟，階下掀泥劚笋深。若踐重來消夏約，鶯聲囀處續前吟。

題山行詩後

自笑真成物外遊，閑心一片即丹丘。孤飛噉噉雲中鶴，獨立淖淖水上鷗。熱客有時偏墮甌，癡人何處可藏舟。無從更覓濠梁侶，掉臂行吟任白頭。

詠堂前玉蘭

瑤圃親移種，森森擢蕊枝。香分湘客畹，色埒藐姑姿。四氣包含後，纖瑕淨盡時。素心人可倚，一倍解相思。

瓶梅

臘殘便憶一枝春，古盎寒芳冉冉新。森若山溪齊氣候，皎於圖畫露精神。重帷對影疏燈動，小几披香短袂伸。塵外風期何日慰，羅浮深處葛仙鄰。

雨窗遣悶

清明已過鬱春陽，浙瀝餘寒雨脚長。細草自滋隨地綠，好花偏帶幾分香。僂軀每爲需苓朮，老性惟宜托桂薑。最憶劍南真解事，不嫌吟遍鑑湖旁。

園中晚晴

宿雨初收霽午雲，小園深閤鬱清芬。盤旋曲檻丹葩繞，徙倚橫窗翠靄分。脫帽解衣當乍暖，裹茶携鼎到斜曛。林邊濃綠垂垂長，

即事悠然得所欣。

東壁亭大紅牡丹二首

雕闌錦帳本無緣，偶植奇葩伴晚年。自是榮光傍燭處，藍田漫爲詫韓仙。

絳樹莊嚴洛下稀，流丹深映綠苔衣。化工有意敷天藻，真見潛溪最後緋。歐陽公《洛陽牡丹圖》句：“最後最好潛溪緋。”

立夏日

荏苒春歸月令更，忻忻景物叶由庚。炎官應律方逢朔，澤國占年正敞晴。麥甑乍蒸畦畔綠，櫻盤希薦市中頰。關心只有耘耔切，早聽交交博穀聲。

蔚基園日詠十二首

孟夏清和，小園粗葺，綠陰方茂，每日往憩，心境悠然，輒誦林和靖《深居雜興》、陸放翁《小園雜賦》諸什，不禁效顰，亦作小律，以識老懷云。

南堂花事閱參差，□□前溪日正遲。畫裏青山常在郭，鏡中淥水自成池。柳堤絮落霑衣處，榆砌錢空藉草時。爲憶歸田曾托興，初心遣遂壁間詩。余甲戌假歸，即拈放翁“深知造物意，遣遂此心初”二句于壁。

祠屋西偏剩小軒，梁塵拂去壁泥掀。虛明儘足成丹室，簡寂還堪號素園。每憶韓爲承福傳，偶思柳識橐駝言。閑身自喜無拘縛，槃澗人遙矢勿諼。

喬柯十丈倚蒼穹，籠罩明窗滿綠叢。宿靄霑來桐葉雨，餘寒吹盡棟花風。於今抱節思元亮，自昔留名魏小同。追憶王父敬輿公作此園。

頽景騰騰飛似駛，掩關宴坐莫匆匆。

晴熏拂面扇和融，晝漏沉沉靜院中。牆角薔薇方放白，階陰芍藥又翻紅。新愁遣去痾猶減，殘帙收回味不窮。漫道維摩還有室，超然已覺萬緣空。

誰從釣艇便浮家，何處行窩度小車。心曠滅除庭際石，眼明留取案頭花。二句皆實景，非閑中不知。穿林祇聽鳴馴鵲，隔浦稀聞聒亂蛙。幽趣飽暗晨夕慣，白頭原不負年華。

東風吹作雨纖纖，麥秀微寒逗短簷。親挈一瓢泉響沸，緩拖雙屐草痕黏。談追支許誠然絕，迹想求羊久矣殲。讀易比來勤計過，真機止合養初潛。

高樹平池何有哉，閑棲猶是徑慵開。桑榆偃仰原無事，樗櫟延留本不材。茶竈竹間聊位置，書牀花底足徘徊。憐他栲栳量金地，淒切啼鵲啄暗苔。

夙齡遐尚在長林，今日真成物外吟。避俗要離當市近，忘家便抵入山深。雲移猶染檀欒色，風定還披薜荔陰。不是洞真聯佩過，此中何處覓知音。

隔斷塵喧結小齋，天公爲我早安排。三千浩劫能銷骨，五十衰齡便乞骸。交路喧闐無久態，生涯冷淡有孤懷。不嫌老面緣詩瘦，且趁閑中學打乖。

珍重先人締構餘，詎煩辛苦作精廬。銜泥燕入茆檐少，采藥蜂經薜戶疏。吟罷村南懷古句，檢來湖上隱居書。此身原是蓬蒿侶，慚愧當年濫石渠。

五畝臨門自課耕，招呼佃僕穀將萌。今年重召園丁種田。杏花紅盡占風信，蒲葉青來候雨聲。陶令但思躬播植，龐公肯爲客逢迎。多年納祿辭憂責，長願年豐祝太平。

粥鼓經魚一點無，曠然吾自識今吾。略營幽事供詩興，便領清暉按畫圖。開落花期更晦朔，翱翔鳥語歷朝晡。芒鞋健在多餘幸，

待得窗前印半趺。

館師高都相國陳公挽詞六首

歸雁書方寄，騎箕信已傳。空瞻裴令野，虛憶潞公年。禮重東園賜，名高北極懸。艱難初服遂，非爲戀花鞵。公已經予告，而不得去。

孤標詞苑重，偉抱講帷伸。泉府澄纖滓，公在大農有二錢說。銓曹握大鈞。持躬懲捷徑，得士陋平津。他日元寮傳，如公更幾人。天上文章府，疇堪復典司。星臨藜杖蚤，雲度鶴書遲。道籥精研候，心香默告時。靈臺元湛若，祇有上真知。公早夜出入，必焚香告天。

自仰龍門峻，儀形儼若神。重逢情繾綣，再別語嗶呻。雅愛斜川靜，深憐陋巷貧。鍾絃今日絕，知己付泯泯。公寄見懷句云：“誰能解此難知意，惟有箆瓢陋巷人。”

芸笥披珍秘，難追混籍賢。誰知窺豹日，已直獲麟編。精理開堂奧，神光射槩鉛。罷吟淇竹句，哀淚鎮潺湲。

淩煙需作畫，畫錦肯容開。波落樊川裏，雲迷午壁隈。何人磨鏡去，幾處輟春來。愧乏端明筆，空餘作誄哀。

題望雲圖二首追挽鮑母程氏

白雲杳何許，悵望卧蒿人。霜露飄零夜，栢捲隱桐辰。烏啼深樹急，鶴夢遠峰頻。余亦王修似，披圖倍愴神。

黃巾騰焰日，白髮陷圍年。共道神能感，誰知命不延。母曾教姑於賊難中。行齊中壘傳，名邁蔚宗編。環珮珊珊在，何曾隔九泉。

書悶二首

習俗脂韋不可移，詩歌伐木亦何爲。老來人事看方熟，正要離羣索處時。

衆醉無容諱獨醒，羞隨傀儡負身形。清風明月悠然處，先哲羹牆眼自青。

重題劉念臺先生語錄

全豹曾從故篋窺，一番觀省一番思。臣心蹇蹇披鱗日，吾道悠悠采葢時。悟證龍場原合轍，教懸鹿洞亦同規。祇今絕學誰堪寄，悵望靈光斗極垂。

追錄讀劉念臺先生語錄五首

鏖戰重關號令明，孤軍一夜入嚴城。爭看帳下擒元濟，刁斗依然靜不驚。丁丑六月作。

遺編再讀對空山，岐路回車一瞬間。千里即今纔振足，披荆刈棘得重還。

澄然覲面指靈臺，鎖鑰重重暗裏開。潔淨精微全易理，真源仍自道州來。壬午八月書于銅井山居。

書冊塵封又幾年，支離何事落言詮。回頭忽歎光陰逝，玉鑰重開仗是編。

慎獨工夫即致知，不離一敬自存時。昭然事物皆天則，聖學由來路不岐。庚寅二月作。

喜 雨

甘雨臨秋集，無煩乞土龍。應摧螟螣盡，一任桔槔慵。卷幔看高樹，凭闌望晚峰。涼陰蘇病骨，造物肯相容。

簡閩中鄭翁兼懷令子孟鄰於陶丘二首

聞道梅巖勝，依然谷口風。壽徵齊海鶴，逸興托雲鴻。跌宕琴

書裏，逍遙杖履中。疏華偏惠我，珍重釀茶筒。

膝下傳經早，才高虎觀英。古丘風尚樸，官舍水同清。調瑟言游志，循陔束哲情。天倫多樂事，好及政書成。

贈西鄰謝貞女守節二首

庭前題絮不須誇，早稟箴規自大家。莫道禮經寬未醮，寒香豈負故山茶。

暮楚朝秦俗可憐，阿翁能識女心堅。從茲塵外清修好，即是仙家謝自然。

文星閣下看蚤桂

悄寂來仙苑，氤氳繞畫廊。暑闌金粟綻，時到處暑。秋霽玉柯長。盡日聞清籟，經年續妙香。不知天上客，幾度舞霓裳。

重檢陳文貞公手札感懷三首

丹地深嚴密勿參，每懷雲水愛江南。蓬蒿徑裏披帷入，藜藿盤中輟箸談。聞道已知名是贅，乞身真覺夢方酣。春風坐罷思何限，剩得瑤華有百函。

苦語聞來最斷魂，行藏獨企古風敦。徘徊短夢三更漏，徙倚孤吟半日村。補袞空留黃髮在，還丹漫擬素書存。江干詩已悲成讖，早把征衫浥淚痕。

青簡名留上界中，肯隨宦海等飄蓬。穀城仙老尋盟合，衡嶽高僧識鑒同。塵土紛紛都聚蟻，雲霄浩浩一飛鴻。縣知神壽無涯算，休羨人間矍鑠翁。

中秋卧病口占二首

焦火凝冰久自懲，猶然夜半薄寒凌。朝來誤我朝元約，悵望鈞

天夢未醒。

大患原因有此身，丹壺何處貯長春。頽齡祇問齋心候，相對松窗月一輪。

閩邸鈔知文貞公之喪於八月廿四日
歸殯遙拜興哀重挽二首

悲哉秋氣問如何，聞道燕郊唱薤歌。漠漠沙堤衰草塞，迢迢丹旆斷雲多。高文祇與藏金匱，清嘯空教托澗阿。縱謂去來無住著，凌風不禁涕滂沱。

盼斷東都祖帳行，靈旌縈繞衛河程。霜鴻入塞臨笳吹，露鶴橫阡候玉旌。公之先塋名百鶴阡。幾夜台垣銘盡掩，當年蕊館籍還明。焚香欲度迎神曲，淒切桓生負土情。

卜子古山來訪留榻十日惜別書懷却寄四首

蓬徑曾無掃，君能訪舊遊。五年縈旅夢，一夕寫離愁。袖裏毛生檄，笥中季子裘。豪情知不減，清坐得淹留。

聞說名場事，低徊歎不禁。濡毫光氣掩，翦燭淚痕深。戊子辛卯，兩薦北闈，未售。六息方隨運，三緘且作箴。老夫諳事晚，苦語輒披襟。

石鼓星垂北，摩挲閱歲年。謂余任成均時。君懷和氏璞，誰贈繞朝鞭。乙酉冬，在天寧寓爲古山筮，促之遊雍。三舍英聲起，四門學解傳。夜深蕭寺語，息壤故依然。

綽有尋秋興，愁余老病慵。難追詩格健，真怯酒懷濃。聽籟雲中鶴，迴帆月下鐘。循陔須愛日，萊舞正從容。

門人戴蓼園京兆挽詞二首

閩南文旆返，寒夜別君初。水鏡縣孤照，冰壺映太虛。蓼園典閩

聞，公明最著。進賢嘉賞渥，報國蓋誠舒。相待爲霖亟，傷心薤露如。

慷慨登車日，嚴程赴上京。驂騮經雪淨，鷗鷺帶霜清。倉卒捐軀痛，淒涼望闕情。剩余傾老淚，頻夢向蕪城。

讀道書三首

坐忘莫以坐馳譏，道妙精研是子微。證取睹聞無著處，一中氣象悟應希。

疏簾不捲裊爐煙，默默如遊混沌天。身世兩忘方廓爾，弗緣丹笈苦求仙。

列仙從古是儒懼，底事紛紛畛域殊。機息始知天運在，莫嫌兀坐類枯株。

曉 起

五更擁褐坐婆娑，盥漱凝香戀小窩。檻外看山心自遠，枝頭聽鳥語俱和。塵交斷去休揮塵，頽景延來尚挽戈。敢托丹家安樂法，默然也似病維摩。

自 警

掩身事齋戒湛若，觀靈臺緬想無形。始何自沾氛埃保，茲真性在具有化。工裁閱歲忽云邁，返息還如孩無爲。襲枝葉而不尋根，蔗庶幾謁庖犧潛。初萬象該此理苟，不會惘惘良堪哀。

秋 窗

秋窗最好蚤涼時，老病筋骸勉自持。蛩語盡消宵露冷，蚊聲將斂曉霜遲。愁多却斷杯中物，調寡偏拋社裏詩。無事祇宜供穩坐，分陰珍重及崦嵫。

九日文星閣頂登高歌

重逢佳節期登高，星宮晃朗臨魁杓。吳山履屐紛遊遨，誰如此地通煙霄。摳衣躡級寧辭勞，直排閭闔涼風飄。晴雲映徹離塵囂，西環碧嶂東銀濤。摩挲老眼窮周遭，森羅萬象分秋毫。霓旌雲佩疑相招，浮黎路近神爲尻。焚香却向紫宸朝，閣頂供上帝像。綠章默奏憂心切。微躬跼踖棲蓬蒿，繫情民物徵衢謠。鷹鷂戢翼鸞鳳調，地維莫麗憑靈鼈。時有言地震之事。敢羨元龍百尺豪，我歌作羽音嗷嗷。

寄懷雲間黃翁

披襟紫閣繞雲煙，蘊德深知叔度賢。縹緲片帆勞遠夢，殷勤尺素感流年。重培功行丹文煥，翁好行善事。長養精神綠鬢妍。東望九峰秋爽近，一尊好向菊籬邊。

劉固齋廣文有長歌見贈奉酬二首

多年名重孝廉船，職領官牆好借賢。中壘談經家學在，兩齋造士聖心傳。丹鉛細檢釐文體，榱桷添修損俸錢。月課卷，手評最細。重修大成殿工。把臂論交猶悵晚，深慚珠玉滿吟箋。

儒雅彫零講席輕，百朋來錫賦菁菁。不嫌苜蓿飧偏冷，且喜參苓貯較贏。趨鯉庭前徵偉器，登龍門下感孤生。珠宮更有凝香地，好盼巾裾倒屣迎。

素巖寄詩一帙中多半枝園及丙園之作題贈二十韻

悄寂秋窗居，懷人玉山道。忽惠一編詩，觸目如幽討。曾過半枝棲，得意投林鳥。丁亥秋，遊半枝，小飲。斜闌倚曲房，虛亭延廣沼。良遊閱五霜，歷歷想霞表。又聞丙園成，買山錢未少。比迹王官

谷，僑肸圖從趙。達哉即事欣，便是蓬壺島。采蓮避夏炎，探梅趁春曉。垞當南北臨，埭及東西繞。了無敗意徒，不悔抽簪蚤。我若作比鄰，廉讓風當紹。隔茲百里程，煙雲望縹緲。一彈三唱間，豁爾昏眸瞭。慨彼宦遊人，也說園林好。行藏固參商，浮湛漫潦倒。綠野亦偶歸，平泉弗終保。何如采真遊，俛仰舒懷抱。研精味道腴，馭氣護命寶。後期鼓枻來，俾我幽憂掃。

霜降前一日瀆川道中

往年頻度到巖扃，老至三時始再經。晴斂浮嵐方漠漠，風回積漲且泠泠。穿籬瞥見新楓赤，壓壟橫看晚稻青。止憶采芝歌一曲，清音猶勝卧遊聽。余于十年前，每歲多住山房，今則歲止一二至。甚矣，衰憊之感也。

過穹窿下懷鐵竹施度師

仙嶺岩崑倚檻看，先生何處領雲壇。憶從鼓櫂春帆急，夢向圍爐臘雪殘。謂粵行省親時，始相識也。冢畔應啼丁令鶴，洞中可剩伯陽丹。去來冉冉年華晚，悵望層霄振羽翰。

玉遮墓祭感懷

梅花影裏方高枕，楓樹陰邊又短檠。零落疏籬滋蔓衍，飄殘蠹葉劇淒清。登高已覺筋骸減，負土空憐歲月更。往年營葬先君，修築頗力，比來冢丁失人，多所闕損。夢繞白雲歸岫底，愁烏啼伴兩三聲。長兒停櫬，未葬也。

岫里曉泛

蚤起移橈兩嶼頭，蒼茫又領虎山秋。波平遙浦漁帆集，沙暖深溪雁陣收。歲晚松岡猶蓊鬱，年深茅宇更綢繆。墓中樹色甚茂，丙舍今夏重修。先親留得遺吟在，素壁摩挲涕泗流。先君戊午題壁詩，摹刷如新。

草庵僧歸自五臺峨嵋禮誦輟夜幾不能寐

萬里行滕禮佛歸，緇經丈室守初機。雪痕乍洗新芒屨，雲氣猶囊舊衲衣。鐘磬冷冷停客夢，星辰歷歷動林暉。散人久矣耽棲寂，一宿翛然萬念非。

清聞閣獨坐

軒窗面面抱層巖，更值晴曛好景兼。竹樹未彫晨靄淨，巾裾不動午風纖。平臨澗影心重洗，細聽禽言韻獨拈。幾度徘徊供穩坐，道機恍爾會飛潛。

重登石樓萬峰臺

藍輿曉涉白雲坳，十載遊蹤石火敲。波底鼃鼃真有窟，林端鳥雀似無巢。老僧往日來遺果，禪叟存時話結茅。石樓老僧不羣爲余舊識，城南老人最愛湖山之勝，因名萬峰臺。先後去世，故追憶之。指點洞庭煙靄路，蹢躅猶免客相嘲。時有客不能從者。

銅井歸携香櫟天燭水仙玉蘭樹四種

芳叢簇簇滿林隈，好趁歸航小載來。佛面凝黃金結頂，粗皮香櫟仙姿積素玉含胎。水仙根。離離丹顆寒窗拾，天燭。隱隱瓊枝後圃栽。玉蘭植蔚基園中。伴得菊英延暮景，不殊鎮日陟崔嵬。

顧于克爲新會令有廉聲表揚鄉先正白沙子之學哀集諸儒詩篇甚夥病卒於官遺愛在民謂克繼丁明府往蹟也余屬通門於其櫬歸挽以二十四韻

瞻望岡州道，白沙古師表。時惟丁尹賢，從游樂研討。朗詠玉

臺篇，風月滿懷抱。一朝鳧鳥逝，哭聲動鄉堡。千秋遺愛存，典型誰復紹。通門挺雋豪，雅尚工文藻。奉檄萬里行，耻習仕宦巧。家有治譜藏，廉名以爲寶。殷勤撫字心，賦斂慎無擾。琴堂退食餘，嘯歌鎮繚繞。尚友江門高，殘編續梨棗。此義今人稀，循良方有兆。傷哉二豎侵，黔黎失慈保。惻惻桐鄉風，雪涕送歸旄。丁尹舊祠邊，雙鶴何天矯。異代轍迹同，苞苴徑一掃。水涵山骨句，重似白沙好。白沙祭丁長官祠句：“水涵山骨鐵橋清。”伊余會面難，聞聲最傾倒。疏華遠未貽，薤露悲偏蚤。太息吏道衰，鸞鳳固鮮少。緬惟稽山陰，俎豆尊厥考。尊君考功師山陰，善政最著。象賢尚有人，明德自皎皎。修短何足論，英爽終未杳。庶幾巫咸來，神遊問穹昊。

書 歎

波瀾翻覆竟何如，流涕難禁太息餘。誼在豈忘思舊賦，事來却信絕交書。眼前遇鹿皆成馬，舌底嘗熊又及魚。那得安眠明月夜，悠然半枕入華胥。

夜詠示子孫

落葉蕭蕭入洞門，挑燈讀史耿黃昏。朱家謬謂誇鄉里，疏氏方知愛子孫。食斷羔豚容淡飽，衣非狐貉亦輕溫。浮生念念刪除盡，要待高人細與論。

病懷二首

棲息閑閑守舊林，流顏瘦損暗驚心。求方只合從和緩，脫迹終當讓向禽。塵市交游休復問，丹霄音信尚追尋。掩關好及初寒候，馭烝惟知息息深。

鷄皮鶴骨鬢如絲，七十垂垂暮景馳。結想煙霞原有癖，生來羽

翰是何時。風前縹緲青城鶴，日下氤氳紫谷芝。較量餘年多幻妄，塵凡掩冉愧頑癡。

雨窗遣悶

冬溫積雨隱羲娥，偃蹇筋骸欠按摩。事簡不須愁食少，心閑何必厭詩多。饑蚊穿牖攻輕絮，羶蟻緣階逐短柯。幾日霜稜方協令，村南還聽築場歌。

浩然吟

浩然決策謝朝紳，留得騰騰兀兀身。筇杖但披三徑草，芒鞋那蹴九衢塵。香爐峰頂通天表，玉笥巖前闢地垠。謫墮到今渾一夢，桃花流水自長春。

甲子喜晴

冬曆宜占甲子晴，況經雷雨宿愁生。喧喧門外催租令，寂寂田頭打稻聲。風籟乍回當夜靜，星芒徐吐及天明。紙窗迓得清陽至，笑看寒英綻幾莖。

得菊數叢以細種列諸臥室朝夕如親良朋口占識賞

已過重陽閱二旬，英英纔見菊花新。不嫌寂寞秋陰裏，醞釀芳暉正小春。

懶將困睫闢斑斕，愛菊偏宜坐卧間。收斂青林無限景，憑渠靜氣挹頽顏。

蕭疏自結衝寒侶，綽約真成耐久朋。蝶使蜂王從此逝，松窗最好映書牕。

白猿醉暈飛霞集，黃鶴低垂翦翅來。及我垂簾趺坐日，梅花紙

帳不須栽。

好分清靄霑衣袂，不假繁枝插帽簷。自顧隱淪多歲月，淵明把臂免譏嫌。

清吟自喜坐徘徊，甘谷仙翁入夢來。堪訝杜陵無此興，苦思竹葉怨花開。

感事二首

浩蕩乾坤日月浮，側身俯仰起繁憂。攀轅尚有如河內，畫像非無似益州。毒霧迷蒙成密蔕，狂瀾洶湧撼孤舟。關心社稷寧私計，半壁東南萬戶稠。

斯民直道豈淪亡，冷眼羞看傀儡場。持節那能逢汲黯，埋輪空自憶張綱。鷹鷂競集高墉上，麟鳳偏羈曠野傍。祇望宸旒還洞徹，樓闌昏曉靜焚香。

十月二十一日伏讀上諭一道 萬戶歡呼謹紀排律二十韻

丹宸懸金鏡^①，璇霄轉玉衡。忽聞綸綍降，真協電雷行。前十日雷電大作。聖度深難測，神威斷易成。興廉敦夙眷，扶正見精誠。志本文明合，道緣大畜亨。曾探著，得“上合志”、“上得志”二象，至是果驗。舜琴期愠解，禹鼎折姦萌。涇渭流寧混，瑕瑜質自呈。鴉音空剝啄，鼠迹漫縱橫。訛渝徒蒙誚，譸張竟敗名。儒修方黯淡，臣節極崢嶸。信矣斯民直，欽哉我后明。江淮重奠麗，宮府復澄清。頌合元和繼，詩追慶曆賡。章逢安講肄，蓑笠樂鋤耕。叟祝歡扶杖，童歌愛濯纓。千秋光史冊，萬禩肅章程。翼翼乾符振，綿綿泰運宏。陰消寒月皎，氛靖曉雲晴。嵩華方增慶，麟駟合獻禎。微臣蓬華老，香炷徹瑤京。

西亭王給諫來訪留詩二首次韻奉酬

由拳衣帶水，洄溯得清流。久別思魚素，重逢解劍綬。民謠還共聽，古誼更誰留。皓首棲遲日，羞談肉食謀。

漫天騰駭浪，匝地煽炎塵。莫解棋中劫，空留座上春。達聰憑聖主，保障剩孤臣。倚艦貽高唱，依依輔齒唇。

附錄 原唱二首

青浦王 原

居城同避世，門對葑溪流。興至調琴軫，憂來拂劍綬。歲寒松幾見，瀾倒柱還留。歎息公卿內，難知獲野謀。

共逐蘇臺鹿，城昏一窖塵。鐵船驚渡海，玉琯忽生春。民氣甦明主，天心佑直臣。一尊書舍酒，多病亦沾唇。

冬 至

寒衾深擁暖如春，衰病重逢復七辰。亥子之交機正轉，地雷何處象還陳。雲停淡沱明蟾窟，雪釀空濛凍玉塵。且喜太平今有象，爐香細爇祝楓宸。

夢謁先座師相國李文勤公言教殷然感而識懷二首

槐庭舊日許追攀，道義深期挹粹顏。祇望靈光依斗極，尚憑幽夢訪蓬山。門生老去荷衣隱，夫子神遊鶴駕閑。倚枕不知成隔世，鷄聲催曉涕潛潛。

珊珊仙骨鄴侯身，元氣包涵握大鈞。識遠每持憂國議，心閒未愛掃門人。平章舊績書金匱，篤棊遺思厪紫宸。貽厥忻逢遷擢潤，始知公論久彌伸。上追念公相業最優，特以公孫敏啓進秩鄉員。

送門人黃願弘進士之徽州教授任

江夏古鉅族，清芬流我鄉。矯矯五嶽公，人倫尊表坊。爲學務自得，蚤謝公車忙。端居拜五經，作頌音琅琅。五嶽公每於朔望陳五經而拜，有《拜五經文》，辭旨最古。嗣世有隱君，藝苑相頡頏。淳甫公相繼高隱，詩名甚著。至今蘇賢紀，高標障瀾狂。奕禩舊德存，裔孫能傳芳。總丱從余遊，濡毫輒擅場。一鼓聽鹿鳴，風雨棲寒窗。禮闈今拔萃，當寧親褒揚。儒門敦素業，祿養懷高堂。鱣飛經席近，苜蓿甘清涼。迢迢天都秀，實鍾洛閩光。精靈同闕里，新安號爲程朱闕里。道脉何深長。振彼頽靡習，趨步承羹牆。頃聞儀封公，詔子特諄詳。睠言講院在，俎豆崇紫陽。遺書廣搜葺，墜緒斯明昌。茲言應服膺，風聲筆薰庠。張中丞以修整紫陽書院爲言。繫余忝夙契，顧盼殊尋常。欣看秉鐸行，色舞斑衣傍。官箴從此始，祖武其輝煌。

詹維揚律師挽詞四首

道果圓成耄耋年，忽聞觀化謝塵緣。金蓮一綫曾擔荷，不隔蓬山路幾千。

雲水孤蹤萬事非，山棲志就好傳衣。師在乾元觀，欲整頓法席，爲山靈所阻，重葺《鬱岡小志》而退。祇今謾謾松風在，長伴峰頭鵠影飛。

去向神清小有天，留將半偈掃蹄筌。底須銅狄摩挲日，浪住人間五百年。

巾屨因依托契真，携瓢拄杖趁閑身。謂余訪師於乾元觀。他年如向青城遇，把袂還應問谷神。

除夕二首

臘信猶遲十日春，雪中守歲鬪寒頻。鑪紅柏子方重爇，尊綠椒

花不用陳。余以脾病久經戒酒。閉閣惺惺惟省過，掩書默默自怡神。雙丸到處如駒隙，祇憶當年絳縣人。

一年光景竟如何，幸復安居此夕過。風雨盟心交道少，波瀾翻手物情多。緣空尚待完婚嫁，興減安能縱笑歌。欲問海山前夢在，五更輾轉寐偏吡。

校記

- ① 原版缺“宸懸金”三字，今據光緒家刻本補。

南响詩稿卷二十二

癸巳集上

歲首閑興

獨坐松窗幾炷香，稀齡將屆遡流光。不知戶外塵蹤集，已覺壺中晝漏長。盆石凌冰猶嶺岫，瓶花著火亦芬芳。呼毫蘸墨循年例，引領雲披透夕陽。

雪後天晴南園曉望

氛祲頻年一閏餘，冬溫排盡始森如。投林雁鷺依依集，入地蝗蝻冉冉除。瑞麥好從村叟薦，嘉禾合上史官書。南園歸老應容我，贏得滄浪是客居。

象輝閣晚眺見丹霞如綺

城南尺五鬱青蒼，薄暮凭闌接混茫。白雪未消羣岫隱，朱霞忽帶遠林翔。傳書猶爲思函谷，作賦無能訪石梁。縹緲洞仙應過此，蹁躚好挹檻前香。

連日堅閉洞扉概辭歲謁隨筆書懷二首

昏曉盤旋丈室寬，蕭疏形影得澄觀。漉巾休說眠元亮，穿榻猶

思坐幼安。蒲柳摧傷霜露蚤，桑榆偃仰景光殘。生來謫墮沉沉劫，那得囊中絳雪丹。

拜跪其如氣力微，祇應謝客鎖芸扉。晴烏已度雲頭迅，凍鵲猶來樹杪稀。晴後仍寒甚。懶慢敢希高士調，迂疏却耐俗人譏。何時脫迹城隅去，獨向深山坐釣磯。

詠案上梅花水仙

度閣何須長物懸，蚤分春色愛孤妍。披帷似到山中叟，曳珮真來水上仙。藥鼎熒熒儲宿火，茶鐺灑灑淪新泉。幽居也領琅玕贈，靜對簾櫳意渺然。

立春日素巖至即別

歲華冉冉及青陽，有客維舟問草堂。相對清齋甘菽乳，懶邀殘客醉椒觴。輕寒已褪重簾裏，宿火還明短榻傍。惆悵留君君不住，疏枝冷蕊伴誰芳。

戴山之新安留別二首用韻奉酬

臘盡逢春送客船，吳山越水判今朝。經過釣瀨寒波減，訪得浮丘淑景饒。晨膳潔將蘋藻擷，夜吟靜向誦絃調。多君識我清遊興，矯首雲巖萬疊遙。

四十餘年晤對勤，流光彈指逼斜曛。酒懷瑟縮顏多改，詩律推敲意所欣。嶺畔聽松懸朗月，溪邊采葑曳輕雲。依依皓首相思處，會趁鴻書幾度聞。

附錄 原唱二首

黃庭巖山

素心少壯久相要，松柏經寒翠不彫。夜榻尚懸蘇巷月，春帆忽

動浙江潮。誦君新句梅花放，繫我離思楊柳嬌。最是南園觴詠地，斜陽回首醉鄉遙。

三杯話舊客顏醺，奚待春從甕面分。重碧浮香拚酌酊，小紅試蕊助殷勤。百年天地一知己，千里山川獨憶君。探得容成丹竈在，好迎杖履撥煙雲。

將之京師朝賀萬壽留題草堂

久伏林皋小隱身，欣逢堯曆祝釐辰。祇同此日歌衢叟，不似當年載筆人。小放南枝牽別袂，齊飛朔雁拂征塵。寒消百五應猶待，望得紅雲滿眼春。

發舟由橫塘道上口占示送行親友

東風相送北船行，灑灑飛鳧一羽輕。權首巖從煙靄集，山靈蚤與約歸程。

皇恩亭夜泊

朝天那敢任疏慵，徙倚江皋泊短艖。老眼迷離煙際樹，離心搖曳夢餘鐘。樽傾衢壤歡方洽，籥奏豳風義並從。草莽閑臣微分在，“草莽閑臣”，見顧逋翁詩。經行亦是水雲蹤。

毘陵道中

曳纜雲陽道，蓬窗盡日閑。雨收陰掩冉，潮落響潺湲。行色岸邊柳，客心江上山。頻年于役斷，一倍怯顏顏。余自丁亥揚州詩局告竣，尚未渡江。

渡江

極望江天敞午晴，半帆開處渡還輕。魚龍纔濯春濤暖，鷗鷺方

銜晚照明。丹閣排空仍輦道，青巒列嶂儼雲城。無邊好景重揩眼，
便擬清遊向閩瀛。

過揚州追感舊游

六載離蹤到自今，低徊客夢久銷沉。春風漫憶官梅閣，清楚空
迷舊竹林。巾屨追陪都殞謝，星霜披拂正崎嶇。回頭陳迹原如幻，
獨向滄江問此心。

過東壩 丁亥四月，恭送回鑾處。

曾携襪被宿，趨送六龍旋。曉日鳴鸞旆，薰風颺綵旃。重來人
物換，猶趁歲華妍。倚艦春流細，蒲帆却半懸。

高郵夜泊

洪流滾滾盪危城，徙倚蒼涼獨夜情。半枕濤聲催斷夢，又看曙
色櫂頭生。

寶應道中

淼淼重湖道，迷濛等望洋。潮來淮浦疾，鳥下楚天長。茅屋無
多聚，蒿田尚半荒。垂垂堤畔柳，何似廣陵傍。

花朝

湖堤鼓楫趁輕風，報道花朝客路中。小院藥欄深鎖去，苔陰暗
護洛陽紅。憶東壁亭新植牡丹幾種。

淮陰詠古二首

芒碭當年王氣來，英雄翼運起蒿萊。蕭條漂母祠邊路，落日層

波下釣臺。

書授圯橋挾勝籌，報韓却是爲興劉。丹丘仙子非忘世，脫屣終成汗漫遊。

泊清江浦聞前路築壩不得舟達濟上

淮浦淹行色，遙遙濟水濱。無由通短檝，急與問輕輪。霽久偏逢雨，風回却減春。僂軀當跋履，悄恍正迷津。

陸行至宿遷阻雨

好雨春疇潤，其如行役何。宿陰移白日，急浪走黃河。羸腹晨餐乏，愁懷夕枕多。更憐童僕困，蹇策逐滂沱。時僮驢方缺，僅得瘦騾。

廿一日雪

行盡江南界，驅車逼曉寒。鮮飈猶淅淅，薄霰復漫漫。崢嶸身疲薾，崎嶇路折盤。灞橋詩思苦，何似卧袁安。

過郟城

經行郟子國，傾蓋迹猶存。近郭寒煙寂，遙山暮靄昏。龐軍迷故道，于里識高門。懷古蒼茫處，閑心孰與論。

沂州道中

沂水濛濛勢未湍，塵沙滾滾撲征鞍。雪消轉覺西風急，日霽偏驚北地寒。閑裏每容春服製，客中如聽瑟聲彈。道傍未解幽人意，也作輪蹄隊裏看。

兗東道中書懷

行行過兗東，迤邐岡巒起。土風漸蕭曠，氣象殊嶮嶮。緬惟素王居，麟祥鍾闕里。洙泗匯交流，平瀾漾瀾瀾。束髮受聖書，孔堂未登只。掩冉及桑榆，遠愧龍門史。三千弟子行，矯首空仰止。禮器儼猶存，羹牆近如咫。縹緲白雲飛，掩映檜庭裏。轉轅阻紆回，此生竟已矣。

羊太傅故里

叔子風流此地存，豈惟峴首始銷魂。讜言不亟平吳計，渾濬邀功詎足論。

祖德孤清罕與同，緇袍端合傲三公。崢嶸鬻爵西園日，愧殺崔家挾杖翁。叔子之祖爲羊續，漢靈帝時不肯納錢拜官。

望徕山小憩村莊

停車村落裏，青山勢蜿蜒。土人爲余語，徕徕當面前。雲氣蒙數峰，歷歷鳥道穿。中多珠宮峙，結構殊蟬聯。凝睇爲久之，引領思憬然。憶昔石先生，耕讀茲山間。經義炳日星，抗節明賢奸。琅琅慶曆詩，履危志不遷。賴有廬陵筆，遺芳留簡編。斯人去千載，尚論激懦頑。欲行更回顧，振袂揮晴煙。

望岱二首

迤邐經行岱嶽東，白雲隔斷數峰中。未登日觀心偏遠，已覺天門路可通。片片芙蓉生颯爽，垂垂華蓋逼空濛。齊州九點憑何許，磅礴扶輿識化工。

縱目平臨十八盤，橫空絕磴削巒岏。遙連衡華隨肩讓，俯立雲

亭接膝看。白雁纔回林雪淨，碧桃欲放洞雲寒。何時羽翼騰騰上，拜得天書降紫鸞。

廿七日恭謁東嶽廟十二韻

岱麓停車處，崢嶸廟祀光。齋辰思對越，奧府儼趨跄。積翠凝崇廡，流丹絢繚牆。掖門臨左右，階陛列低昂。潤灑珠簾雨，春融碧瓦霜。屏藩環紫極，德澤布青陽。峻秩圭璋秉，靈儀袞冕揚。朱符傳法從，綠字展仙郎。柏聳還名漢，松盤尚紀唐。蘇碑迷刻畫，芝檢續輝煌。顧盼神彌悚，徘徊步不翔。願將岡阜頌，稽首祝君王。

山程甫過夜宿張夏追感甲戌中秋歸宿此處

山程犖确戴星行，風雪收回快晚晴。旅枕曾邀秋月迥，征衫重帶曉嵐輕。浮沉蹤迹閑中老，信宿光陰暗裏更。正憶草堂花信好，幾回鳥語喚離情。

旅宿燈下書懷二首

艾歲歸田賦，垂垂七十齡。關河春色晚，風雪旅愁深。祇趁朝元約，難伸報國心。山移終得道，猿鶴佇雲岑。

久作蒲團坐，輪蹄逐隊忙。餅爐初續火，粥椀半和糠。激水澗南澗，飛塵掩北岡。頽然支枕後，也似舊藜牀。

晏城驛

僕夫況瘁道途艱，歷落崎嶇亦等閑。久向江湖淹白髮，重經齊魯揖青山。宦情路脫羊腸外，物態風飄馬耳間。賣犢携駒愚益甚，雲移日霽一開顏。

三月朔夢潛庵湯公侍飲洽談而作

每夢湯夫子，儀容最藹然。風吹茅店枕，燈落土牀氈。仙駕儼相問，清尊歡並連。津梁敢迷昧，洛學有遺編。公有《洛學編》一書，方梓于吳門。

平原懷顏魯公

平原古郡控齊燕，顏公遺節何森然。昔當天寶煽亂日，孤城斗大危卵懸。賊鋒到處爭降附，公斬其使師桓桓。修隍繕甲作保障，厥功真並睢陽傳。明皇聞此方歎息，孤臣姓名未曾識。恨彼辜恩犬彘流，煬竈神奸傾社稷。由來志士甘疏遜，歲寒松柏增顏色。廟堂所貴在知人，時移事變嗟何及。林甫既殂杞又來，公乎究竟離君側。堂堂致命弟與兄，日月爭光汗簡筆。我行斂衽發浩歌，讀史平生淚沾臆。

景州懷董子

醇儒故里廣川濱，俎豆長陪孔廡人。鯁論獨抒承詔日，麟編蚤晰下帷辰。崢嶸道誼卑弘偃，磊落行藏邁白申。欲向遺祠躬載拜，匆匆行轍愧逡巡。

將入都門作

脫屣修門客是逋，重追舊夢半模糊。尚非化作遼東鶴，略似飛來鄴下鳧。新貴飛騰投分少，舊知零落賞音孤。謂澤州公。乘車戴笠休相詫，佚老原容長五湖。

萬壽紀事十二首

上苑春深壽域開，閤門曾達姓名來。鳧趨鵠立牆陰下，那有鴻

詞揆藻才。

九州筐篚來天府，萬國共球集禁廬。祇爲千秋金鑑在，重瞳垂盼屬圖書。內外諸臣所進物件，上只收書籍。

民勞洞鑒是三吳，野老聲聲萬歲呼。貴穀仰承清問及，豐穰屢薦卜禎符。蘇籍臣民跪獻土物，上問及五穀。

鳳城西接錦棚稠，夾道笙歌拱御遊。肅肅勾陳齊曉仗，瑤池王母在前頭。十七日，上回宮，將受朝賀，皇太后鑾輿先行。

龍顏穆穆綵堤行，麗日和風敞午晴。耄耋幾人陳兕斝，微聞天語動韶諠。

慶辰曉闕紫宸朝，鱗集丹墀祝帝堯。許綴舊班鵷鷺侶，廿年回首髮飄蕭。在籍來朝者，仍入廷臣班次。

明光乍啓彤廷集，淑氣還臨閨苑多。報道鑾輿仍夙駕，雲璈吹徹九如歌。十八日，朝畢，駕即回苑，諸臣跪迎。

醑宴傳宣爲引年，班齊朝野敞瓊筵。五更三老風規古，何似恩膏被八埏。二十五日，賜宴臣民六十五歲已上者於暢春園。

傳觴珍重屬天潢，花萼繽紛玉砌傍。捧出金盤晨膳後，最宜遺割似東方。諸王子、王孫出視行酒，溫諭勿復辭讓。

綸綍親裁孝弟敦，叮嚀父老勸鄉村。深醇直媲姬文澤，漢詔循宣未足論。上諭老人一道，頒行直省。

頒來寶硯重璠璵，磨琢分明進德如。衰晚腐儒蒙記憶，夔龍珮接鳳池餘。賜定求松花石硯一方，爲夔龍格水池式。

鴈行排列謝恩歸，傳遍長安盛典稀。紫陌正逢新雨潤，宸襟悅豫駐春暉。

聞景澤榜信寄示

我負科名敢望渠，前賢遺句久欷歔。羅念庵先生有送子鄉試句云：“我

負科名久，何當望汝曹。”余每誦之，輒爲愴然。何期重擴天紘會，得遇均培徑草初。才淺應思勤種德，日長正好讀藏書。太丘品鑒無私照，仰止高標岱華如。高都公昔年一見賞鑒，故以景澤名之。

題門人李聖知珠江送行圖 名師沆，東莞令，行取。

嶺外北帆懸，輿情畫手傳。輕舟裝海月，清節映廉泉。講藝曾探穎，含香正借賢。披襟逢日下，展卷拂雲煙。

過高都公舊館愴然志感

昔日春風坐，今日西州門。叩戶見欒棘，黯然遂銷魂。隔歲音書斷，雲旌不可攀。茲來非意料，幽覲徒茫然。馬鬣猶未封，鶴唳何時旋。緬惟海山路，弱水經三千。瓊樓作賦侶，斂手誰比肩。願以精誠通，焚香玉局筵。無爲歌楚些，殘淚空潺湲。

春盡日歸興用留題草堂原韻

心情寥寂病餘身，燕市淹留月過辰。官柳漫依將去客，山鵲方喚欲歸人。疏星隱隱移新火，細雨霏霏浥曉塵。夢到南園花事晚，壺中猶自貯長春。

次韻

無錫邵 瑋處在

鑾堂彷彿悟前身，歲序星移幾建辰。丁卯、戊辰，侍夫子於太學。去歲壬辰，蒙馳書山右，以官守相勸。師弟合離同曉夢，簪袍去住並閑人。夫子久經予告，歸林泉；瑋量移部曹來京，未補。南雲驛路車將牽，北客行厨甌欲塵。風信數番吹未了，流光容易到殘春。

坐擁書城恰等身，旅中聊復對芳辰。夜聞花氣拚無寐，風動簾

波似有人。小壘乍看移紫燕，輕裾未許浣紅塵。東皇也自憐春盡，
留得穠香在殿春。

四月望日恭遇上升殿視朝再入行禮謝恩辭歸

鑾鳴玉殿曉陰開，肅肅鵷行整珮來。闔闔雲深方爛熳，江湖春
遠獨徘徊。班從丹地稀同輩，夢入鈞天又此回。歸去酬恩無盡日，
斗杓光近夜香臺。

留別家弟方洲閣學

綸扉畫靜典文書，退直頻煩問旅居。苜蓿清甘聯半席，門庭蕭
寂斷長裾。弟兄真性還相似，朝野閑心總自如。白首交期方落落，
連枝重判轉愁予。

次韻

鄂州弟始 搏方洲

雲中見墮一封書，忽枉連枝問索居。林屋洞花紅照席，毛公壇
草綠侵裾。鴻冥天外誰能慕，鷗閱驚波只自如。欲溯洞庭三萬頃，
煙霞極目渺愁予。

二十四日出彰義門望西山作四首

振衣西望碧峒嶷，辜負山靈拍手招。豈似當年空挂笏，終慚林
際一鷓鴣。

疊疊巒形徒步移，煙蘿絕磴幾人知。劇憐竹杖屐鞋興，偏係車
塵馬迹時。

朝謁餘閑想勝遊，支離病骨阻冥搜。玉泉何減金莖露，虛憶華
池素液流。

遁迹多年賦小山，薊丘景物少躋攀。倩誰供作屏風畫，古調泠泠玉軫閒。

過富莊驛二十里至旅店有子弟四人皆爲 諸生持文來謁彬彬可觀喜而識之

歸程五日餘，已判來時路。村莊投宿蚤，偃仰俟日暮。忽覩青衿子，林林一姓聚。摳衣通名謁，應對無舛誤。綽有詩書風，非惟習農圃。袖裏挾文課，按之合章句。誰云北學荒，雅足供陶鑄。我爲三歎興，人材隨地賦。如何城闔間，佻達翻如故。寄聲問業者，仁賢各依附。敦朴挽頽風，別去重回顧。

房山與門人袁度昭

聞說房山景，官衙傍翠微。空林隔驛路，微露霑人衣。真覺同僧舍，那知近帝畿。清泉供一勺，相勸息塵機。袁子已病，將乞歸。

棗強與門人徐息溟

君才非百里，暫作綰符人。儒雅堪爲政，寬平自近民。鳧翔雙闕近，雉集幾村馴。最喜高堂壽，窮經著述頻。尊人爾瀚翁方八秩，箋解經學甚夥。

廣宗與門人金禹書

三載南堂別，茲行愜舊緣。麥岐耕壟上，鵲噪訟庭前。濟世承家範，尊人會公檢討，著書皆關仕學。潔躬式古賢。未須花柳麗，素志本貞堅。

五月五日過黃梁夢七首

昔年兩度過邯鄲，遊宦情羈暗自歎。今日停車無作色，閑心應

許叩芝壇。己巳正月南歸，癸酉十一月北上，俱來此。

度世神仙最有情，偶然指點爲書生。百年鼎鼎皆彈指，一覺真堪掉臂行。

幻化無非想與因，南華久已喚迷津。憑師小試壺中術，落落乾坤一轉輪。

至人無夢始心安，清夢神交也有端。勘破塵氛渾不染，浮雲一任曲肱看。

寰中不少榴皮字，物外常來鶴迹書。換骨未能顏景逼，海山路在莫教虛。

茫茫大塊白雲平，兀起人間一化城。多少睡鄉酣適者，枉將戲語續題名。

佳辰訪道亦殊緣，羽騎飈車盼檻前。潦倒風塵容脫迹，劫初回首赤明年。

渡 漳 水

迢迢衡漳源，合流至鄴下。禹功猶可思，利及濟川者。我來春水平，清瀾細洄瀉。不須藉輿梁，淺揭恬如也。遙聞灑潁堆，驚濤動嗟啞。不作風波民，幸哉天所假。

望畫錦堂懷韓魏公

三朝相業爛輝光，故里猶存畫錦堂。白傅香山差足似，裴公綠野合相望。雲霞長護靈儀上，風月偏留素壁旁。二紀舊遊空想像，心慚高鳥一回翔。己巳正月曾遊此堂。

衛輝過殷太師墓

漠漠殷墟迹已陳，太師遺隧感行人。純忠不二惟酬國，抗直尤

難是殞身。心繫亳都封社日，魂傷牧野倒戈辰。引裾折檻多來者，
激發千秋會有神。

湯陰謁岳忠武故里廟像

忠武鄉間駐轍過，柏陰森列更摩挲。辭家壯志憑孤劍，報國先
聲震兩河。北窰攀髯魂正遠，西陵埋骨淚偏多。天傾宋社殊難問，
可奈乾坤瀕洞何。

過淇縣懷同年高振聲給事 給事名遐昌，以參劾大憝繫獄，
久之得釋。被劾者，旋伏辜。今給事方村居，余以未及往晤爲悵。

杏林追數舊遊人，屹立朝陽一直臣。苦節偏能搜虎穴，孤忠肯
憚拂龍鱗。藁街授首天刑速，郿塢然臍國典伸。今日淇西容隱遁，
停雲冉冉感參辰。

渡黃河

河源溯崑崙，潛行過積石。百折龍門來，注海北流逆。千秋故
道遷，茫昧似王迹。披圖罕經行，遠愧乘槎客。我循豫州城，問津
何踟躕。極望勢滔滔，欲濟心惻惻。帆斜急湍旁，沙淤曲岸側。浮
生如泛梗，況值頽景逼。齋心告水神，整襟謝風伯。破浪非所期，
耦耕憶沮溺。

宿汴城相國寺僧舍

旅宿愁塵滓，纔投古刹來。香龕餘丈室，蓮藏拱層臺。寥廓天
中景，銷沉劫後灰。寺之舊宮，盡湮沒於明季河潰之後。復建以來，又遭火燼。
清鐘深省候，三宿尚徘徊。

杞縣過劉文正公湛六先生墓

驛路荒荒草棘茸，高阡突兀峙孤松。丹心蚤向龍髯去，白骨長留馬鬣封。一代科名臣節樹，千秋史冊士林宗。戴山十哭詩曾讀，字挾風霜感慨重。劉念臺先生《哭十忠臣》詩，先生其一也。

過臨淮

平疇窮騁望，流水始潺湲。估客沿流集，行人問渡艱。關樞甚苛。白波環古堞，翠靄隱遙山。漸近江南景，呼僮一解顏。

濠梁懷南華真人二首

函谷書傳繼漆園，養真妙諦寓微言。行行想像魚梁在，愧我勞生逐短轅。

逍遙傲吏亦儒仙，剗樸澆淳故怒然。衛道深心誰識取，眉山片語好流傳。蘇文忠公作《莊子祠堂記》，余最服膺其具眼。

雨中過磨盤山

躑躅平沙道，連岡頓折盤。真疑旋螳磨，虛擬蝥龍蟠。雨集催鞭急，風回拂袂寒。崎嶇行已憊，取次旅愁寬。

清流關小憩

宋祖提戈處，聲威在此間。天門擎虎豹，地軸控荆蠻。陵谷幾經變，屯營方就閑。焚香巍宇下，登頓怯孱顏。

滁州懷古

蔚鬱南譙境，琅琊送遠青。泉香藏曲磻，雲靄隱虛亭。縱目思

何極，驅車惜未停。廬陵名迹在，摹畫想儀形。先曾祖手書《醉翁亭記》石刻，藏草堂之壁。

江浦懷莊定山先生

翰林四諫一朝間，謫宦摧頹是定山。築室久耽巖壑靜，著書自識性天閑。江門證悟真同氣，綸閣擠排合厚顏。丘瓊山嫉先生特甚。篋裏遺編珠玉在，高風縹緲欲躋攀。

二十四日浦口登舟守風三日口號三首

駝鈴鞭鐙卸忽忽，浩渺銀濤淨遠空。最是平生雲水興，不妨艤櫂待薰風。

憑橈疊疊擁青山，建業風光指顧間。珍重江神留客意，淙淙洗耳濯傷顏。

魚筍鄉中節候闌，江頭猶得趁加餐。古人亦有迂如我，曾爲鱸蓴蚤去官。舟中始得黃魚竹筍。

二十七日江中始放舟行百里而泊

三宿沿洄荻葦叢，纔聞解纜五更中。櫂頭尚激危檣浪，柁底方呼下水風。豈謂浮生如泛梗，莫嫌歸計似飄蓬。天公浣我塵氛盡，雲夢吞來訝許同。

二十八日舟至京口

擁衾聽雨枕江干，忽報風移意頓寬。幾幅高帆齊出渚，一聲柔櫓趁安瀾。中濡自向波心隱，北固俄從霧眼看。寄語隔林焦處士，舊盟終擬不教寒。

夏至日泊惠山

南離晝永宿陰天，夜向山坳獨泊船。爲愛名泉呼茗戰，更聽好雨枕流眠。沉沉近郭迷漁火，漠漠緣溪漾柳煙。閑際賞心誰似我，也應喚作小遊仙。

南昀詩稿卷二十三

癸巳集下

重歸草堂書懷四首

草堂歸信不教遲，正及東皋抱耒時。瘦損形骸多歎詫，沉綿藥物稍扶持。進階碧蘚流陰厚，繞檻蒼松受雨滋。南斗筵前長拱北，焚香重上祝釐詞。定求每晨告天，先以聖壽萬年致祝。

蹇足收回雙隻屐，勞筋息去短長亭。潛鱗詎敢吹輕浪，孤鶴還知護短翎。盟在山靈原畢踐，夢來帝所本嘗醒。昇平幸際悠長日，扶杖看雲眼尚青。

篋裏裳猶剩芰荷，門前徑已長煙蘿。人情瞥眼偏飄瓦，物態驚心頓爛柯。漢苑誰從楊意進，堯衢自許華封過。閭閻若解絲綸渙，揖讓風期協太和。御筵傳示引年之詔，敬爲鄉人宣述。

到家豈似去官年，童稚歡迎倍自憐。風定桐花纔小放，雨收榴火更新然。方懸肘後親和劑，景駐壺中默轉旋。容得老夫休歇地，閑門客刺不須傳。

素巖來示寄懷六首依韻奉酬

茅堂一出鎖莓苔，夢裏思君冉冉來。飄落征衫殘雪冷，何由寄

與隴頭梅。

擅得仙姿嬈子喬，幽棲也似谷中樵。離蹤負却雙雙鶴，隔斷南塘第五橋。

塵冠久挂客身輕，聊聽荒鷄驛路程。月轉香浮芸榻夜，輪君心迹信雙清。素巖有雙清館。

野服蕭疏日下來，凋零師友暗流哀。因君傷逝還同調，髣髴山陽聽笛回。

快邀雲屨訊歸人，談笑依然灑俗塵。願趁黃花籬下約，無多載酒漉陶巾。

露坐桐簷和短章，誰留著作在舟航。掃空蛙黽繁聲亂，弗遣詩情與道妨。

原唱

王喆生

數行雁字點蒼苔，準擬屏當風月來。却說乘槎天上去，孤山冷落一枝梅。正月十四札至，訂二月半枝看梅，不及北行。

人間無賴是洪喬，一紙何曾到野樵。欠得吳江搖艇送，夕陽細語過楓橋。正月杪再有札示，已及北行，被舟子浮沉。

千里行滕一葉輕，逢人蚤已說歸程。仙都幾許朝天客，若個臣心似水清。

相國遺文滿載來，午亭南望起悲哀。瘦羊博士今誰惜，贏得西州一慟回。澤州公存日貽詩，有“瘦羊博士”之句。《午亭集》，吾師編刻。

二王二戴皆高弟，十載銷歸地下塵。賴有士龍風義篤，一宵情話侍衣巾。子武、公垂、繡臣，占弼相繼殞謝，今在京只舒成一人。

宴罷瑤池出建章，忽忽便說理歸航。瀛洲舊有題詩處，旬日逡巡也不妨。

覺庵招至清溪堂舟次納涼即事二首

頽然偃息倚匡牀，枉駕招來一葦航。清籟方鳴楊柳渚，輕瀾乍浥芰荷裳。悠悠世路誠難問，漠漠交期亦易忘。素侶獨諧塵外賞，分明莊惠在濠梁。

鎮日經行桂苑邊，回看閣道水中天。潛鱗暗射雲光動，幽鳥深依晚靄旋。溪上遺風詩社叟，清溪堂爲石田、衡山諸賢游詠之地。寺旁幻迹醉鄉仙。林酒仙祠。憑橈不禁重懷古，留待東莊逸事傳。

次韻二首

東莊施何牧覺庵

莫怪頻移遠客牀，幽尋只合引裴航。溪雲淡入芙蓉鏡，岸草斜侵薜荔裳。白社一歸身漸老，朱門重省事全忘。道人偶話支機石，可待金風看鵲梁。

不逐蒲灣即柳邊，蕭疏五月納涼天。有時淺渚微風起，何處輕雷細雨旋。高閣峩峩文射斗，荒祠寂寞酒成仙。悠悠向晚凌波去，一片閒心句裏傳。

桂香殿致齋詞

肅肅真靈會，齋誠達紫宸。文光重晃朗，士氣一清淳。震疊風霆迅，涵濡雨露新。虛聲無奪幟，捷徑罕通津。青鏤應相贈，朱衣信有神。鹿鳴歌始叶，鴻漸象方陳。寒隼疏沉鬱，衰門拔隱淪。銜恩嚴對越，報德展精禋。桂館凝香靄，珠扉辟暑塵。縣知申鑒炯，萬彙待鴻鈞。

蔚基園消暑二首

不到園廬已半年，南疇步履尚悠然。綠苗衰露興畦畔，翠篠數

陰入檻前。宴坐未愁侵白鳥，朗吟却喜和元蟬。此翁自笑甘幽獨，也是維摩室裏天。

庭蕪剪拂忽經年，一出葑田意惘然。芳草深迷琴石上，濃花暗墮藥闌前。低飛久作回風鷁，遐舉將成退蛻蟬。徙倚忘歸斜照裏，半鉤月影又當天。

病 懷

風塵息偃病厭厭，晝漏消沉坐幾籤。細挹蘭芬繁曲几，靜披桐蔭入疏簾。棲心要與歸元默，馭炁休教墮黑甜。人是古稀天所貸，迂頑一任俗譏嫌。

立秋後養疴桂香精舍二首

岩堯仙閣下，結宇卅載餘。移榻翛然來，林陰方翳如。爲愜幽棲志，欲與人羣疏。朝晡幾縷香，鐘磬鳴徐徐。閑雲襲虛牖，涼風飄輕裾。一詠左司句，緬想高士居。

團團蔭桂庭，藹藹披蘭室。兀坐清形影，忘言自怡悅。身比林中翼，隨時任頽頽。沉疴曷以瘳，且識逍遙訣。撫懷頓寬閑，非敢墮蕩逸。天公真庇我，養真永今日。

送景澤會試

我已辭京洛，遙憐汝獨行。旅愁應自遣，俗習莫相撓。有璞藏虛櫝，無金授滿籩。歸程方計日，好伴渚鴻聲。命以試畢即歸。

望 雨

精廬棲止兩旬餘，鑠石流金氣未蘇。日轉乍騰雲似墨，風迴纔滴雨如珠。星河皎皎稀烏鵲，煙渚茫茫隱鷓鴣。重叩璇穹敷浩澤，

夜香浮動桂含拊。

蚤桂飄香

侵曉香噴玉隴尖，探來桂蕊吐纖纖。將零珠露霑輕袂，欲拂金風逗短簾。秋色未邀雲嶺鷺，夕輝已動月宮蟾。淮南隱客多騷曲，何似當機一笑拈。

斗閣下重關東軒

賞靜東軒裏，濃陰帶隔溪。窗虛風度北，牆短日移西。草砌秋蛩語，林枝夕鳥栖。瘦行兼默坐，正望水雲低。

涼晝齋居感興四首

殿角猶餘丈室寬，秋陰蕭爽寄清歡。蘭英漸妥還携佩，桂蕊將敷正倚闌。身淨已資荷作服，髮晞合借櫛爲冠。從游獨有朝真子，留取他年作話端。

避俗離家滿意閑，憫農心事尚相關。鳩呼屋畔風初緊，虹挂林梢雨又慳。禾穎方看抽隴曲，蘋波遞見落溪灣。時早稻始秀，河水將涸。露香急禱爲霖速，沆瀣分餐解病顏。

新涼瑟瑟襲衣襟，宿靄方涵玉樹陰。步繞長廊吟細細，坐憑短榻息深深。雲亭豈有經生問，竹院空勞梵客尋。心境曠然何所似，分明人在閩風岑。

欲從句曲茅君隱，尚憶羅浮葛令遊。藝圃閑閑仍蕊館，塵蹤落落即丹丘。霓裳吹徹三千界，鶴節傳宣四十秋。謂甲寅至今。宦海收身真自幸，可能青簡姓名留。用顏魯公事。

桂香殿前花開最盛幸得晨夕翫之因成四首

皋塗八樹許誰攀，遮莫輝分月窟間。繚繞秋香探滿意，孔鸞來集碧雲閑。

廣寒宮裏簇瓊枝，泔泔金莖濯異姿。最是天葩終闕惜，雨來偏值醞香時。

晨霏夕靄鬱藍天，曾聽霓裳奏法筵。敢占祁詵名籍在，淹留自遂小山緣。

謫仙那得似吳剛，坐對樛枝老鬱蒼。却訝壺觴煩客子，命儔也似菊籬傍。門人張南義，置酒爲余賞桂。

渡江口占 八月二十三日，唁邗城卞母喪。

江關重問渡，潦倒病餘身。殘雨三更淨，寒潮萬頃勻。溯洄仍浩蕩，登頓轉逡巡。蘆荻洲前夢，蒼涼伴雁賓。

歸舟訪銀山詹律師塔

破浪迴江權，峰坳卵塔圓。神應隨鶴翥，影自托牛眠。道行金門列，真文石室傳。離顏經四載，憑弔一淒然。

宿清寧戒壇

仙旌留客住，入徑得精廬。雲繞軒窗淨，香浮几榻虛。薄寒秋籟後，清夢曉鐘初。愜悅華陽館，挑燈讀隱書。

銀山曉望

平明臨絕磴，爽氣逼空山。城郭參差際，金焦隱現間。日輪騰海嶠，濤鼓震江關。天與清遊興，蕭蕭雨屐閑。

余不到虎丘已十二年江上歸風日和暄泊舟而上
則亭臺都改舊觀過禪堂見釋子打七之會因紀之

多年不到劍池間，偶住江橈試一攀。短簿當時空舍宅，愚公幾日更移山。千村禾黍臨秋霽，萬壑煙雲盡日閑。且喜清規從百丈，三三淨侶繞禪關。

送門人儲雲章以卓異調補寧德

撫字名高計吏書，相逢京國解愁予。新銜已領刀州命，舊績猶煩斗邑除。雁度征帆寒月上，楓搖行仗曉霜初。瓜期轉瞬朝天近，好待朱輪過敝廬。新例，三年報滿，熙州守遷秩。

九日重登文星閣頂

又值登高節，依然上此樓。晴霞蒸萬戶，爽籟徹三秋。羽翼終難假，關河已倦遊。祇懷霄路近，記取歲華留。

初 冬

崢嶸不覺景光催，涼燠遷移又幾回。倚檻頻聽梧葉盡，褰帷細數菊枝開。好將紅稻供蔬椀，懶把香醪間茗杯。擬待陽生當子夜，登山預訪萬叢梅。時將有西山之行。

冬至前七日喜雪

暖室高眠曙色微，窗櫺忽見雪初飛。穿簾尚覺茸裘冷，鋪練將看玉樹肥。陌上流添屏翳澤，時久不雨。衢間斂盡祝融威。城市方多火災。氤氳預爲吹葭琯，三白從茲候未稀。

雪後得晴山行放歌

玄冥撒下飄瓊英，侵氛滌蕩溝塍平。玉繩夜半挂蒼角，晨曦入牖逢新晴。便指西山躡屐去，胥江晚渡斜暉明。晃朗千重雲洞白，冥濛一綫松崖青。倚艦皚皚玉鏡皎，沿波灑灑冰壺清。經時汨沒塵埃裏，抖擻病骨方凌兢。景象沈寥幽思愜，蕭森尚覺寒威輕。訪剡溪邊人自杳，聚星堂上詩誰賡。孤吟此日亦聊爾，層峰搔首思瞢騰。不知高卧巖中者，遥遥姑射誰爲朋。

雨中至玉遮舟次即事 十一月望日至二十三日，得詩共十九首。

行役歸方憊，經年拜掃遲。雪消風轉後，星落雨來時。曉岫籠微靄，寒塘漾淺漪。陽暉亭午放，冉冉一筇移。

雪中曉渡入游湖

團圞山月落，又見雪霏霏。不憚輕移櫂，何妨亂點衣。空濛迷鷺渚，瀰漫掩漁磯。却聽舟人語，仍看積霰稀。雪不積則易晴。

清聞閣晴望

到此宜敷坐，憑闌得曉晴。雲開千嶂淨，香繞一龕清。晚靄松筠在，閑蹤水石盟。頗疑成黍谷，盡日倚南榮。

移宿閣上

巖棲當卧閣，席暖勝堂坳。漫道僧分榻，居然鶴借巢。禪燈明紙帳，寒月逗松梢。轉訝元龍卧，豪情尚未拋。

老僧菴山能爲詩過訪留宿

嵩丘峭絕隔山岡，步履相邀度夕陽。詩思已從閑際淡，禪心亦向定中忘。松陰深偃堪揮麈，月色平分恰對牀。白社年來寥落甚，風流却憶贊公房。

題菴山種梅采蕨二圖

峰下梅栽月下枝，十年前已索題詩。今朝遇得芒鞋健，正是寒香醞雪時。

茅屋蕭疏晝卷簾，閑尋野蕨荷長鎌。菜根滋味吾知慣，相對應無肉食嫌。

山岡行飯

風日朝來好，扶藜徑獨尋。坡平寬著屐，澗淨暗窺襟。梅蕊含霜幹，松鱗上雪岑。行楸剛一紀，續取歲寒吟。

甲子喜晴即事二首

出門方恐沍寒仍，漠漠煙嵐拂寢興。紅日初烘春似近，清霜乍解景逾澄。東峰把臂趨閑客，景澤同心澄遊鄧尉。北嶺拖筇到老僧。銅坑庵僧亦至。身在百層窮眺望，長松微笑亦相磨。

隧旁小築竟蹉跎，領略禪扉別趣多。雁陣齊銜斜照落，漁帆輕曳片雲過。山林容我耽疏放，朝市隨人怕折磨。病骨却嫌衰晚甚，可能強索醉顏酡。

菴山留詩贈別次韻酬之

送師香岳庵名去，握別語重重。表聖留空谷，德雲住別峰。逡

巡隨拄杖，迢遞問歸舸。瀆川作壩。遲我梅花約，聯吟更撫松。

贈羽人二首

一從芒屨下青城，自茅山來蘇。嘗伴山翁采藥行。黃鶴樓頭難續句，五湖煙水細推評。

清聲只合帶煙霞，莫逐時流綺語誇。雲裏笙簫時度曲，蟾仙原是一詩家。謂白真人詩集。

羽人登銅井絕頂有泉液清冷疑漱玉 巖光紫潤信埋銅之句殊佳因次其韻

懶命籃輿陟上峰，羽衣獨向夕陽紅。新詩自喜如翻水，舊志誰知爲采銅。《山志》云：晉宋間，取沙土煎之，皆成銅，故名。想去洞邊茶鼎熟，到來花下竹牀空。庵中老僧已逝。憑君覽盡湖天勝，領取煙霞入袖中。

曉泛至岫里遇雨至玉遮祭 墓畢仍回草庵各紀一首

西嶼空濛一櫂開，曉暎却帶濕雲來。截流又渡游湖北，認取呱呱夢幾回。謂余初生時，避亂至岫里。

雲屏依舊玉嶙峋，細雨斜飛復此辰。爲語兒曹知往事，築廬負土老閑身。余築墓時，景澤尚未生。

虹梁縹緲水雲間，徑似樵風往復還。若雪漁蓑曾入畫，臨波已異舊容顏。乙亥，作《虎山秋遊圖》，仿玄真子《漁歌》，同人多和。

歸舟從陽山下出滸墅關口占二首

隔斷蘇臺舊路行，秦餘山畔午初晴。不勞津吏來相問，賺得沙鷗漫自驚。

丹崖翠嶂雪餘看，登陟周遭尚耐寒。苦爲入城緣未了，石琴清冷幾時彈。

滄湄示初歸一首次韻以廣其意

嵩呼同傍五雲端，重接天顏一笑歡。芳沼荷開仍的皪，謂揖青亭消夏。小窗竹報尚平安。余病猶無恙。休嫌迹遠輸名輩，祇憶恩深飫大官。出處幾人相比似，青山留與白頭看。

次滄湄用杜詩野望韻

森森顛氣凌平野，渺渺寒波落小橋。揮手便知塵土隔，扶藜不覺岫雲遙。隱蹤此日真歸老，拙計當年本懶朝。鄰叟若能高唱疊，好探梅放柳垂條。

覺庵園林八景詩

高酣亭 陶詩云：“高酣發新謠。”

高亭臨曲澗，晃朗八窗虛。長笑子雲閣，何似淵明居。

釀泉

藻井一泓深，何處融膏乳。貯以雙玉甌，茶煙颺竹戶。

鶴坡

皋禽下盤陀，閑啄苔花冷。六翮已騰空，月明剩孤影。

溢吹

輕颺度隔籬，石罅激清泚。潛鱗暗欲驚，漾漾蘋波起。

臨霞館 中多紫牡丹

閑房清悶處^①，濃紫羸輕紅。卷簾真可摘，麗彩入詩筒。

橫 秀 軒

賞靜雲林孤，疏樞豁塵翳。會得小山情，凝眸浩無際。

藏 書 窩

編牒營精廬，東莊此片壤。端居擁百城，前哲堪遐想。謂吳文定公。

半 舫

身世等虛舟，隨分安棲泊。便從溟滓游，息彼波浪作。

偶檢長洲舊志余居東偏之磚橋前明隆慶年間一名春和橋因自署春和里人作詩以識

春和橋畔采葑濱，久杜衡門學隱淪。向闕方承優老詔，還鄉重寄負暄身。茶瓢影裏浮香細，藥杵聲中帶雪勻。問取南園花柳信，好風吹到歲華新。

次韻

尤 珍

卜築廉泉讓水濱，清波迴合最齋淪。優游杖履牆東客，偃仰琴書硯北身。春氣動隨芳甸轉，和風吹入草堂勻。康強共羨春和叟，物候年華取次新。

施何牧

何處箕山潁水濱，考槃幽興托清淪。乾坤信有閒中日，今古誰爲象外身。白雪放歌聲自好，紫芝盈把色偏勻。橋東也覺條風轉，

數朵寒香破臘新。

立春前三日東壁亭初舉頤老小集
用年光二字起韻同覺庵滄湄作

望衡對宇感流年，臘盡春回曉霽天。非爲塵交開酒社，惟將逸興托詩篇。城隅淥水移橈底，覺庵舟渡。郭外青山拄杖前。滄湄步自舍南。錦里先生何似此，主賓相視笑聽然。

老至逾知重景光，僂軀無計鬪堅強。庭松照影方偃仰，檐鳥流音乍頡頏。陳簋益知今也儉，約止四簋。披圖還對古之狂。屏畫香山諸賢。憑君示我觀頤義，滄泊心期味較長。

再賦二首以補未盡之意

不材猶得養樗年，把袂同時更拍肩。以浮丘洪崖擬覺庵滄湄。枚馬班中休躑躅，求羊徑裏任盤旋。淒涼久抱黃墟感，謂當年諸紳月會。寂靜空思白社緣。謂余舉豆腐會時。今日婆婆三老在，好延淑氣上華顛。

南榮徙倚帶和光，坐久頻添小鼎香。芳意欲携青玉案，閑身合向紫芝房。劉伶酒頌刪無害，陸羽茶經試最良。後會已傳梅信蚤，也浮一葉到東莊。覺庵約燈後續會。

校記

- ① 案：原刻缺“閑房清閤”四字，據光緒本補。

南叻續稿卷一^①

甲午集

元日雪窗自詠二首

鳳曆逢春玉琯調，丹陵嘉運紀生堯。今上元命年。會看黛相興千耦，重遣瓊霏播九霄。香穗微添壺裏漏，茗花細沸鼎中潮。饒他郢曲高難和，望歲還成野叟謠。

七十平頭自此晨，草庭晝藹闕初春。扶衰敢謂先携杖，讀古還慚老斲輪。《莊子》云：“輪扁行年七十而老斲輪。”蚤謝簪裾緣性褊，晚營婚嫁爲家貧。相逢莫話觥籌例，綺角山中好結鄰。

喜 晴

連朝雨雪遇新晴，景物和豐兆可成。水長未須冰蚤泮，日高已有鳥交鳴。捲簾閣畔浮嵐淨，掃葉階前凍蕊萌。塵冗撥除無一事，便應含哺答昇平。

示悟真道院羽人

仙蹟古蓑衣，院爲宋何真人退修處。層城拱玉扉。鶴巢愁暗墮，松廡待重揮。香徹重霄迴，經研大洞微。好尋雲水約，一爲證初機。

舍南晚眺

獨立倚柴門，亭亭老樹存。滄浪仍古道，煙火自新村。峰霽層霞起，林疏一鳥翻。不知塵市裏，底事履綦喧。

門人鄭孟鄰書至却寄

昨歲朝天過兗東，陶丘相望路怱怱。離蹤搖曳郵亭樹，客夢飄蕭隔渚鴻。拂綬暖煙花種麗，定陶多牡丹。隨車甘雨麥苗豐。瓜期問道徵書近，應慰梅庭鶴髮翁。尊人高年，性好梅。

覺庵約燈後小集奉訊梅信

春寒出戶尚逡巡，夙約敦勤是北鄰。開徑恰乘新月夜，流顏並對隔年人。辛盤自喜烹飪潔，柏醞應知氣味醇。雪後橫枝曾放否，題箋先與約花神。

素巖至欲留不果見和前韻而別疊酬志悵

探梅正倚短檐巡，恨不邀君并作鄰。正擬商顏聯袂叟，却疑剡曲放舟人。尊前揮手歡情減，枕上題詩寓意醇。好待南園花事足，重資談笑暢風神。

上元冒雨至文星閣下

東風吹雨遍林塘，桂館清陰自鬱蒼。秋月夢回懸短榻，閩山客去鎖閒房。林生雲霧已歸。飯蒸玉粒充腸潤，蔬淪芹壑沁齒香。便欲團蒲供宴坐，客來一任笑顏唐。

積翠庵僧餉黃柑三十顆爲余稱壽因成七言長歌

峰坳積素雲拖藍，山僧好事離茅庵。叩門來獻老人壽，盤中璀璨堆黃柑。情比投瓜逾爛熳，緣同剖芋尤芳甘。兀居聊爾寄清賞，却少良朋得兩三。對此分明助騷意，詩腸鼓吹從中含。憶昔直廬陪曲宴，燃燈令節聯纓簪。筵前苞品偏珍重，髣髴照眼逢優曇。自從賦得歸田後，每每羅致充筠籃。朝來奪目更快意，洞庭三百無須貪。何能白首戀朝籍，朱門酒炙分婪酣。深林碩果堪娛老，鄉味無過江之南。祇聽黃鸝能解語，招邀山客供幽探。

蔚基園小憩

六分春色二分過，寒信更番景乍和。信足尚堪支野步，尋詩聊與助村歌。梅梢冉冉烘新萼，竹下疏疏迸嫩莎。且曲吾肱容一息，閒心自寄白雲窩。

驚蟄日集高酣亭二首

春氣垂垂發，招尋復此遭。晴崖除雨雪，芳徑斷蓬蒿。水部新詩後，山公舊望高。衰年朋好洽，即事謝塵囂。

梅信休嫌晚，悠閒捉塵談。雲陰蒸古樹，石影濯澄潭。斂手觀棋局，沾唇限酒甌。往還小艇便，回首帶餘酣。

王西亭過草堂夜話用青字韻

梅花白盡柳將青，忽報嘉賓枉櫂停。內史風流殊跌宕，拾遺心事豈飄零。西亭云：“在諫垣日，期與杜陵同。”披襟細檢詩千首，剪燭徐傾酒半瓶。猶悵同袍遲不至，草堂相望隱春星。

前題

王原

城東水碧浴沙汀，老樹搖村眼放青。萬卷縹緗橫玉局，四圍花竹映雲亭。甕間吏部門虛轍，帳下諸生鬢已星。細數鷓鴣臺閣伴，莫須良會忌偏醒。

西亭乙酉歸田之歲連舉二子余贈小律 殊未盡意近復舉一子因更作長歌志喜

西莊給事歸江沱，直聲激楚留鸞坡。皇穹昭鑒自炯炯，藍田璧產無蹉跎。是時袞袞贈言者，髣髴徐卿二子歌。老夫竊比大小西，謂余亦乙酉生。十載荏苒飛如梭。齟齬雙看抱書冊，不憂黃髮侵皤皤。今年又喜晬盤弄，三索頻徵吉夢過。謝鳳聯翩當比翼，田荆葱蒨方交柯。昂霄聳壑立可竣，孔堂弟子同升科。杜詩云：“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阿翁鍵關抱經術，囊空絕勝贏金多。合笑雲亭解嘲客，著書空復遺譏訶。名義千秋定不朽，脂韋澳忍其如何。萬事浮雲付一呷，式穀爾後儲天和。吾言欣慨有真意，試爲撫頂長吟哦。

三月朔從穹窿至玉遮次日宿岫里 上巳登銅井宿草庵作春山行

百五寒陰消，上巳期將直。連朝敞晴暉，放眼舒胸臆。曉泛出城隅，舳艫何嫌窄。點染青黃間，大地皆綺陌。片帆旁午停，仙蹤緬幽覲。遙指華陽雲，一照壇前客。揮袂辟塵埃，松廬容憩息。盤桓晝景長，晚渡虎山磧。憑闌鑑澄波，溶溶濯錦色。便當入畫圖，識我煙霞癖。縈紆笠澤隈，心隨宿鳥翼。初生設寢牀，猶得永今夕。岫里丙舍，余初生時避亂於此。嬰孩作老翁，呵護先人澤。正容語兒孫，綿延天所錫。袞襖更何從，南岡有真宅。最上中峰巔，捫蘿窮

崩嶽。裹茗汲銅泉，甘如膏乳滴。前遊隔六霜，尚得支筋力。回眺庵閣中，花妥餘香積。冬來忽暮春，浩歌轉悱惻。一枕聞清鐘，捲簾面重碧。未能十日留，景光良足惜。

穀雨日集揖青亭二首

何處追尋大小山，清暉尚在此亭間。南村舊侶寥寥續，曲水良辰冉冉還。青送遠巒仍靉隸，黃敷廣陌正爛斑。不辭蹇疾來投社，老眼紛披意轉閒。是日適感寒疾。

主人不種徑中花，直接滄浪古道賒。風乍飄揚榆吐筴，雨纔霑灑穀含芽。杯觴並比從前減，餐飯相期向晚加。檢點香山諸老句，紀年却笑署銜誇。白集《九老會詩》俱書官爵。

草堂牡丹花下小集諸君各賦詩奉酬二首

悠邈蘭亭會，寂寥錦里輩。茲辰對庭花，轉瞬春事邁。睠言素心友，洗醞相延待。環坐得九人，落落形骸外。伐木歌網繆，紉蘭襲醢醢。鄙棕與俗違，絲竹久屏廢。藉此古風留，獻醕聊一快。珠琲欣來投，奚翅償酒債。

舊年上金門，離夢縈鄉園。花房任開謝，何由寄一言。今年幸安坐，晨夕凭南軒。枝頭更競發，洗我衰眸昏。融融化工意，於焉已默存。頗宜甘雨澍，却斂艷陽暄。履綦相賞愜，庶幾情素敦。閭閻惟洽比，燕衍非所論。

萬壽祝釐兼憶上年朝會盛典恭紀十二韻

隔歲會呼嵩，嚴趨殿閣東。衢遊逢悅豫，鎬燕錫豐隆。勤政樓前月，宜春苑裏風。鸞鳴千樹曉，鸞轉萬花叢。此日年華轉，重霄御烝通。乾元亨復始，離位照方中。慶毓徵流昴，祥開紀貫虹。謳

歌率土志，齋祓小臣衷。朱簡傳星馭，綠章達昊穹。仙璫熏律應，綵仗瑞煙籠。橫海波長靖，畇田穀屢豐。綿綿仁壽澤，萬禩永併幪。

上玉局誕辰二首

宣化人間策上勳，裔皇真誥九霄聞。祇今函谷書誰受，自昔神崧炁獨分。墨浪暗流珠樹雨，筆花遙曳玉樓雲。若爲記取湘靈信，芝檢親傳有秘文。

綠陰敷靄拱星壇，冉冉花飛逗薄寒。尊渚幾回聽白鶴，桂庭依舊駐青鸞。崢嶸天爵千齡永，砥礪儒修萬行完。塵土自憐衰晚後，瓣香惟貢寸心丹。

春歸日看園中薔薇花

別有清香靜裏聞，薔薇架上日初薰。幾番紅紫忽忽落，剩得明軒剪素雲。

集南池草堂

園林前度歲時除，入徑重揩老眼花。映帶柳塘芸閣迴，延袤水檻板橋斜。坐闌燈影驚栖鳥，聽罷簫聲雜亂蛙。並道主人情爛熳，清虛却愛幾甌茶。

集枕流草堂

栽花暫爾別河陽，里社同邀晝景良。路豈東西分作埭，客無上下別爲牀。當窗竹箭新叢密，出水荷盤舊種長。還憶登樓康樂句，此時夢合到池塘。閑存令兄澄溪，時在端州官署。

集念昔齋追憶乙亥六月城南先輩舉豆腐會
作冰字韻排律感舊言懷仍用舊體

西鄰小宋多英稱，通門得之亦盍朋。龍潛蠖屈隨時運，一官拓落羞模稜。解組歸來便却軌，插柳藝竹沿田塍。明軒邃閣粗排列，埽除一室力所勝。自喜南園舊廬在，招呼子美揖禹偁。那許後來丁蔡輩，強將權寵爭誇矜。繫余投林把臂處，景光俯仰油然興。維昔追陪維摩室，微言提唱爲銘膺。炎歊灑出清涼境，四坐瑩徹壺中冰。廿年回首駒隙迅，人去兜率誰傳燈。堂構撐撐見真意，鳴鳩宛彼遺風仍。鉛華漸滌歸淳雅，雲山春曉寒雲凝。閱主人《山中度歲》詩。還將孝友敦家範，豈惟健筆資騫騰。鐘鼎浮榮渾似夢，悠悠物態終何憑。幽栖得地性所適，枋榆儘足齊鯤鵬。吾衰已逼崦嵫景，蹢躅脚力扶枯藤。時平不惜菰蘆老，休夏真如旦過僧。主人胸中有水鏡，談諧風月還相膺。他年捉鼻或不免，息機爲記吾言曾。

避暑文星閣下爲純陽仙誕迎神詞八首

海嶽逍遙不記年，瑤池春永自綿延。客星應麗文星近，原是儒門第一仙。

朱書青紙幾番宣，妙諦還從太極篇。鑪內烹成文武火，真機曾授玉鸞旋。

陽律悠揚淑氣暄，香雲繚繞綠陰妍。幽栖已作離家客，何日携瓢叩洞天。

翹首霄階握化權，燃藜仙老合隨肩。當年旅館傳書夜，蚤降霞旌續錦箋。

芝像輝煌寶軸懸，鬚眉飛動得神全。現身儼在層霄際，好借珠

宮敞法筵。像從黃鶴樓傳真，迥異時繪。

蓬島分來瑞炁連，稀齡此日應星躔。日值余本命乙酉。底須脯酒祈南斗，一勺清泉當豆籩。

銖衣到處舞蹁躑，清景無如此地偏。黃鶴樓頭今夜月，江皋不隔路盈千。

山臞分合吐腥羶，每爲洪厓汛掃虔。隔歲邯鄲停轍處，又成殘夢付寒煙。

西亭至文星閣下有詩二首爲次原韻

避人清境裏，却復引江橈。嫩嫩新謠發，泠泠綺語消。雅知愚谷在，反合小山招。蔬水悠然意，相逢解寂寥。

移宿將逃暑，凝香欲待秋。星臨文藻動，鳥贊友聲幽。夢斷三更雨，涼生五月裘。如能來往慣，酬唱挹風流。

附錄 原唱

王 原

層樓高插漢，細水曲通橈。寂甚市人遠，奄然塵慮消。丹丘更何處，鶴馭不須招。欲聽蘇門嘯，凌風度沆寥。林深常似雨，堂靜迥疑秋。燈影照人古，鳥聲欣樹幽。崇賢修俎豆，傳學得弓裘。習悟頻來坐，非同避世流。

七十生朝齋居避客用韋詩獨無外物牽五字爲韻

宇內偶寓形，百歲蘧廬宿。何當濛汜迫，追影馳塵躅。我本蒲柳姿，稀齡豈意卜。穹穹厚厚恩，黽勉保初服。淵冰集寸懷，人事苦迫蹙。願與世網疏，珠宮矢熏沐。朗詠噓清風，颺輪來往復。關關鳴鳥翔，悠哉媚幽獨。

廁身簪組列，所失在東隅。吉筮得嘉遁，終慕張邴徒。迢迢二十載，故轍諒不渝。江皋束書篋，闕下旋轅駒。筋骸愁結束，標格羞模糊。祛練在神明，猶堪味道腴。游心混沌始，一意守顛愚。焚香掃地餘，結習從茲無。

浪說竹溪朋，漫擬香山會。道義鮮敦勤，誰與托肝肺。不如宴坐去，靜中得三昧。濁醪屏自佳，蔬食夫何害。綠陰正氤氳，幽襟耿醜醜。申復南華篇，恍爾天君泰。嗟彼鷄毚流，庸庸寄一嘅。萬事付浮雲，神遊八極外。

琅琅抑戒詩，既耄猶箴闕。矧余蹇劣姿，未克我才竭。日月固不居，秉燭何時歇。祇思師聖賢，詎必譏仙佛。知幾識龍潛，觀時務蠖屈。大道無町畦，本源固澄澈。欲埽俗中言，研微自怡悅。紛紜枝節繁，醇儒斥玩物。

愛此嘉樹茂，縈迴閣道前。清流沿一曲，髣髴名斜川。平生瓣香在，藹藹桂堂仙。好留消夏地，眷言坐榻穿。登山屐且挂，泛湖舟罷牽。悄然形影靜，返息方綿綿。名德苟不立，空自慚華顛。姤復循環運，觀化從初乾。

雨後初暑

黃梅雨後敞新晴，日轉空廊綠滿楹。橘叟聲消芸几靜，麴生交斷玉壺清。早知胸次多丘壑，始信人間有閩瀛。晦朔更來清境裏，叢蘭已放兩三莖。

晚坐納涼

深樹陰中度夕陽，輕絺披拂尚清涼。離家便作逍遙客，佚老偏宜寂莫鄉。宿火一龕臨月窟，孤鐘三點動雲房。天公管我餘年在，勘破人間傀儡場。

覽唐人孫樵集中祭梓潼神君文慨然而作

我讀文昌書，蚤識文昌化。衆誚簧鼓騰，曰是虛詞駕。二氏談輪迴，儒門供一唾。煌煌香案臨，灼灼奎章播。整襟述法言，聞者倦如卧。孤懷每結束，羣情恣浮惰。空辜陰鷲訓，名教誰擔荷。幽居呼吸間，默默通帝座。茲見孫樵文，爲向神君謝。潼山夜雨行，思得燭光射。須臾馬足前，炬火流巖罅。疑是廟壩燈，寂寂乃驚詫。又從潼關來，猛雨電中瀉。私念神君靈，更乞晴光借。風迴四十里，竟免裳水洩。乃知精爽存，陳詞進酒斝。斯事見飛鸞，按之券在左。《化書》亦載此事。樵也文人雄，名比昌黎亞。到此誠窳輸，幽明始勘破。咄哉瞋目流，白日淪長夜。瑣瑣逐鷄栖，營營附蟻磨。夸毗漫相矜，修士恐弗暇。願與知敬共，庶幾離坎坷。展卷綴一語，還爲樵言和。

追感先君課生徒時事

當時扶杖握丹鉛，少長從游戶屢駢。易把文章趨俗好，難將道德印心傳。倉皇未遂循陔日，淒惻空存誓墓年。一片白雲長在望，分明隔世淚潸然。

松陵陳貞女挽詞

女德孤貞迥絕倫，蚤嬰喪亂歷艱辛。貞女之母，死於湖盜。麻衣慘黯登門日，藿食揜撐闔戶辰。節比寒松凌積雪，心如止水靜流塵。白頭完得青閨志，年踰七十而終。何日芳名達紫宸。

聞 蟬

林陰葱鬱處，坐久始聞蟬。高舉離塵土，長鳴徹梵天。物情通

變化，時令見推遷。誰比孤高性，凌風獨矯然。

伏日移坐東軒納涼二首

徙倚牆東晚靄多，樛枝隔水更交柯。浴沂風景依然在，兩兩三三意若何。

疏簾曲几避炎燄，便似深居洞壑遙。別有閒心游溟滓，華陽不羨隱居陶。

憂旱二首

正及耘耔候，甘霖望不來。雲從峰際斷，風自樹梢回。寥落祈年社，迷蒙辨物臺。衰翁齋宿久，露禱告魁台。

雀語喧朝霽，蟬聲噪夕陽。槐榆爭迸火，藜莧亦叢荒。碧海潮方闕，銀河浪弗揚。那容栖寂地，高枕卧羲皇。

劉廣文挽詞二首

講堂自見絳帷開，藹藹春陰玉樹栽。方謂鱸魚銜蚤至，誰知鷗鳥坐重來。侯廣文歿纔及三年。比閭尚抱停春痛，列館能忘撤瑟哀。老眼模餽殘淚盡，惟憑作誄報泉臺。余爲《行狀》。

最是官居寂寞鄉，雲霄氣槩越尋常。問奇每授亭中草，探秘兼資枕底方。身健無端侵瘧鬼，天高誰與問巫陽。若爲遇得修文侶，魂魄還依俎豆旁。

戴山寄古詩四章奉答二首

新詩遠投贈，繾綣慰平生。松石有真意，煙霞無俗情。彈成琴一曲，夢破月三更。秋雨沙灘外，重聽候雁聲。

縹緲容成蹟，層峰拔地青。少文圖久闕，康樂屐猶停。難忘丹

砂訣，還邀白鶴翎。籃輿肯相待，飛札報山靈。每思黃山之遊。

七月朔始得雨

纔聞白帝布恩慈，神語傳來信似著。立秋日，卜文昌籤，得“遍施甘雨救多方”句。東井曉迴陽焰蚤，南溟夜湧雪濤遲。天心本是殷康濟，人事多緣召險巇。同在化鑪陶鑄內，齋居凜凜寢興時。

婁東王來清以陳白沙先生草書大幅來贈喜而

作歌 詩云：何處有花堪結椽，溪邊圍裏樹相連。一齋一榻同燈火，江草江花自歲年。元亮高棲須避俗，嚴青異骨合成仙。東風兩岸黃鸝語，我亦中流坐我船。弘治三年二月初九日，馬貞卜築圃中，與容貫同處，書與湛若水。白沙。

白沙先生臻聖境，遊藝旁通亦絕頂。閑居舒腕揖茅君，不藉中山抽兔穎。熙熙穆穆句中尋，三復真堪發深省。先生善用茅筆，自題《觀茅筆書》云：“調性古所聞，熙熙兼穆穆。”神物流傳不可求，贈比瓊瑤真慶幸。淋漓巨幅走龍蛇，萬丈光芒射炯炯。渾淪直逼結繩初，晉唐之後誰相等。一掃人間翰墨場，恢開穀率捐畦町。焚香高挂桂宮前，鶴舞鸞翔珠樹靜。逸韻鏘然金石聲，想見江門風月影。先生縹緲蓬萊行，還下人寰振裘領。

曉起聞蚤桂香發口占二首

雨歇珠庭曙色清，噴來鼻觀暗香生。等閒蘭畹還差別，不是人間種得成。時秋蘭尚未謝。

帝子迎秋玉宇清，司花連夜灌枝生。若當爛熳盈叢後，便是氤氳百和成。

夜半作

五夜涼生桂苑中，星河全隱氣濛濛。簷前鐘動方催雨，龕裏燈明尚掩風。半枕雲窗影已借，幾函芝簡信還通。若能同作華陽隱，肯羨香山結社翁。

庭桂盛開清賞二首

珠庭繚繞白雲漫，坐挹天香倚曲欄。盡日端相方馥馥，無人酬唱獨盤桓。清陰濯濯金莖露，密靄團團絳雪丹。中有丹桂。幸乞餘年棲息久，仙書讀罷引神鸞。時得《羣仙驪珠集》。

長養靈根四十秋，天教老子領清幽。繽紛自下霓裳舞，蓊鬱無煩月斧修。何處名園成綺谷，此間淨域即丹丘。坐深涼影生襟袂，合與羣仙問夜遊。

雨後散步閣旁觀禾二首

歲歲南園看耦耕，星宮久住亦間行。溪流涸盡翻車夜，留得青苗秀幾莖。

到此初聞布穀鳴，陌頭忽已屆西成。願從月窟飄金粟，化作村村玉粒盈。

秋丁日補送文文肅姚文毅陳文莊

三公神位入長洲學鄉賢祠敬識

名教人淪替，榛蔓沿鬢宮。鄉祀古所重，論定百年中。庶幾光俎豆，足與震鼓鐘。云何僭且濫，勢利紛交訐。沮喪詩書氣，彫殘禮樂容。遂令賢傑輩，避地羞雷同。近者更侈炫，郡邑淆所從。典司罔稽覆，名籍滋混蒙。峩峩三鉅公，茂苑挺英蹤。齊鳴朝陽鳳，

並躍雲津龍。未運丁板蕩，屹如鼎足重。丘山既合饗，湯中丞建三講官祠於虎丘。至今闕警宗。小子仰典型，桑梓維敬恭。清議永不磨，地以人斯崇。頽波存底柱，後起當聞風。

中秋後一日歸宿草堂

仙扉雲卧穩，蕭爽逗清機。花雨沾絲履，爐煙襲袷衣。塵居緣未斷，病思迹猶違。回首林霏好，何如竟不歸。

中夜聽雨

涼燠移時換，深宵積雨零。漏痕侵半枕，曙色隱疏櫺。桂暗香流濕，蟬寒語入冥。擁衾渾不寐，默與喚惺惺。

九日登尊經閣復上文星閣頂

不須豪興訪龍山，依舊城隅小櫺間。泮壁光華雲樹裏，層城煙火斗牛間。憑虛便合窺三象，矚遠還堪控八寰。稍喜頽齡支脚力，良辰清霽一開顏。

望後一日從玉遮宿嶼里

爲乘秋景霽，拜掃復怱怱。深樹留陰翠，明霞落晚紅。渚鷗波澹蕩，沙雁月朦朧。歲宴偏多感，浮生類轉蓬。

次日泛太湖至銅井即歸

重湖臨曙色，淼淼遠涵青。雲夢移千頃，蓬壺寄一汀。推篷霜未落，拭袂露初零。登陟愁疲蹇，漁歌且去聽。

十月初八日草堂菊下約覺庵滄湄小集越一日
覺庵亦招至高酣亭賞菊次陶詩九日閒居韻

秋盡羣卉落，撫時百感生。獨愛凌霜菊，能齊隱逸名。睠言三老在，相對眼猶明。徘徊斜陽下，前村打稻聲。悠哉隴畝伴，貞志保修齡。東莊饒嘉種，殷勤誠慄傾。醇酎申酬勸，促膝憑南榮。會耽蕭寂趣，往來非世情。陶公千載上，鑒此和歌成。

悟真道院感事 時有爲禍於院中者，竟被冥殛。

十月風光尚薄寒，菊英黃後晚楓丹。蓬丘縹緲天仍近，塵海迷茫歲又闌。清籟三聲閒裏聽，陰符一卷靜中看。元關舊侶休重散，合遣愁懷取次寬。

臘月初三日雨中大雷

至後微陽伏，氣候翻喧逐。潦水終宵溢，驚聞奮地雷。訇稜騰逸響，疾若車輪摧。不知元冥令，震迅何爲哉。失箸昔駭愕，擘樹多疑猜。誰問廣川書，一登太史臺。乾坤殊蕩蕩，人事成胚胎。

雷後連日得雪

豐隆莽從橫，氛霧方冥冥。簷溜夜來息，晨霰旋飄零。候應花六出，皚皚充階庭。庶幾排暖律，瑞靄衝寒生。蝗蝻殄遺孽，薺麥滋微萌。驅回阿香車，無使毒害侵。大雉應復作，簫鼓吹林垌。

枕上吟

一夜嚴飈動太清，殘年雪霽敞冬晴。凝香細細薰重幌，宿火微微映晚英。虛室收回饑鼠迹，遠林聽罷曉鷄聲。曠懷身世真何繫，

清夢惟應向赤城。

題郭鯤溟先生詩集 先生諱諫臣，爲袁州推官，捕嚴世蕃，有剛直聲。

秉檄橫江鱗窟平，朝陽鳳羽快齊鳴。人知宇宙垂賢傑，我爲鄉邦識老成。奕葉流傳堂構永，一編藻耀日星明。吳中文獻彫零後，喜托金蘭遡舊盟。先生與余高祖梧山公，同舉嘉靖辛酉科。

十七日簡友人

舊年此日會觀頤，秉燭言歡惜景遲。靜寄總成陳迹幻，拙修只與素心期。圖書未究休談易，風雅如訛莫論詩。殘曆重經點檢盡，春來七十出頭時。明年元旦立春。

校記

- ① 《南畝續稿》每卷原祇標書名，不標卷數，爲便檢閱，今均增補卷數。

南叻續稿卷二

乙未集上

元旦立春雪後喜晴試筆二首

元日逢春老復經，數從一始越稀齡。可探易象占乾策，好問農祥迓歲星。餞臘寒霏重繞砌，迎暘清籟復穿櫺。側身修省祛塵冗，久係人間籍外丁。

霜雪凌兢幾度經，天公有意保耆齡。顏頰敢罄瓶中酒，夜靜旋看檻外星。匡坐篆雲縈半榻，短眠燈焰動疏櫺。詩章陶冶非無益，未忍刪餘付丙丁。

謝客獨坐次放翁山園雜詠四首

艾年得計挂塵冠，博取幽居片席寬。舞袖低昂忙裏避，弈碁勝負靜中看。關關幽鳥迎春曉，謾謾孤松耐歲寒。聞道海山名籍在，自憐謫墮本無端。

春星晃朗映書亭，半枕翛然夢亦醒。辨色朝天臨咫尺，整襟述祖儼丹青。每旦焚香祝聖。堂懸先世神像，自成弘已來，衣冠甚偉。俯垂雨露滋衰幹，仰待風雲護弱翎。黽勉兒孫多苦語，我躬本自歎零丁。

容易年光邁古稀，規箴敢與抑隅違。新知疏濬須躬踐，舊學溫

尋得指歸。嘎嘎金聲兼玉振，油油魚躍與鳶飛。個中識取家珍具，便擬巖栖鎖洞扉。歲首日，誦《四書》爲課。

歲微春藹解陰寒，苔蘚青青迸石欄。丸裏真機窺自密，壺中秘景坐偏寬。非無巨鰐終遷窟，亦有橫臬竟翦翰。一老頽唐存褊性，從人相訝瘦樂樂。

次放翁雨霽春色粲然喜而有賦韻

歲冗蠲除一例慵，南榮徙倚敞晴空。山梅取次邀明月，塞雁知期趁好風。日近便穿細卷素，雪融似點竹鑪紅。神交老學庵猶在，春在先生句子中。

園中折梅二首

幾番朔雪覆林端，晴向春來料峭寒。却問園丁梅信蚤，片枝携入膽瓶看。

春色無邊破冥濛，未須啓蛰候東風。誰知寂寂荒村叟，生意拈將識化工。

雨中至銅井二首

春山昨日帶斜暉，放艇偏當密雨飛。歷落疏枝淒冷甚，自擎箬笠上魚磯。

投宿僧廬學打包，經魚粥鼓耳頻交。疏慵不作王官谷，一笑終輸鳥結巢。庵僧徹夜課誦，余不得安卧，欲自營丙舍，却力不能也。

送友人赴粵東

萬里嶺南程，當年我獨行。低回思往事，繾綣送君情。春雨迷千嶂，炎風扇百城。荔枝如飽噉，好遣客愁平。

康熙乙未仲春王素巖邀遊園林因同尤滄湄赴集
主人禮意惓勤盤桓累日紀詩八章用識良會

崦西未盡探梅期，余方從銅井回。別趁東流遠艇移。素巖僱舟來迎。良友敦勤申宿約，癸巳春預有此訂。名園恢廣闢新規。入門碧水如縈帶，池通城濠。憑檻丹巖正列楣。樓對山塔。便把清尊談笑洽，花香吹醒夢回時。初五日作。

雨歇庭隅解客顏，崢嶸磴道一躋攀。頤園假山最爲高曠。廬峰想像崇岡上，林屋疑探古洞間。細拂竹煙生晝冷，徐聽松籟喚人閑。功成九仞知誰力，留與夫君賦小山。初六日作。

古梅當戶擁清陰，遺植何年擢幹深。頤園梅花，獨有一樹最古。正及氤氳臨月宇，未經飄落動波心。孤標淡遠縈幽抱，逸韻蕭疏逗短吟。坐待夜深風轉後，洞天仙隱好招尋。

玉山偏似入君家，聳峙星峰正不斜。余坐卧樓下，時與山塔相望。卓筆定應移象緯，披襟真可挹煙霞。少文圖幃琴聲杳，康樂穿林屐齒遐。何似雲峰臨几席，不教老眼暗生花。初七日作。

清觴曾向雨窗開，九度年光許復來。半枝園自丁亥秋一遊，小飲筋齋。密藹齊添松下桂，疏英晚綻竹間梅。鶴巢占處雲千頃，鵬翼收時水一隈。老伴婆娑還比迹，遲遲日影藉莓苔。初八日作。

城東迤邐駕扁舟，丙園在東門外里許。喬木凌霄世澤稠。園有古樟。褰幔平臨雙塔迥，軒中西見崑山塔，南見青龍江上塔。結廬更傍半村幽。看來梅萼檐牙壓，想到荷香水面浮。素巖自題聯句云：“和靖真仙隱，濂溪是我師。”可知其志向。莫道邠卿高致在，東漢趙岐字邠卿，自爲壽藏。壺中駐景即丹丘。初九日作。

陡聞子夜殷雷鳴，達曙淋淋急雨聲。隄柳暗霑青靄重，澗蘋乍帶綠波平。拖筇虛擬從鄰墅，徐藝初訂遊北園，雨不能赴，因送酒饌。剪燭何辭發舊罍。素巖以余將歸，洗醞更酌。鄭重東家深戀客，殘英含笑亦關情。

敢托逍遙任醉眠，依依沂水詠春緣。周遊各自成三徑，投分無須聚七賢。煙景携將詩笈去，風流合作畫屏傳。餘齡若荷天公賜，百里輕帆幾度懸。初十日作。

次韻 有序

王喆生

康熙乙未仲春，奉邀南叟夫子同滄湄年兄枉集小園，令孫茂書偕至，盤桓累日，遊宴極歡，蒙賜即事詩八章，情致纏綿，藻采溫麗，洵如昔人所云：“奪山水之清暉，發斗牛之寶氣。”喆生吟諷循環，不能釋手。謹依韻奉和，以酬高旨，書呈教削。

曾與寒梅隔歲期，蘭舟今日喜方移。懸知風送帆如駛，望到山銜日半規。初五日薄暮始至，先與心澄佇望良久。乍並花香清入座，却携春色暖交楣。歡情匪比尋常會，珍重挑燈把盞時。

蒼池亭畔小孱顏，快趁晴風取徑攀。初六日，登園中假山。雙屐破苔穿洞口，一筇支石憩松間。峰擎天外游情遠，水澹溪頭詩思閒。從此登臨清嘯後，居人指點是三山。

鐵幹虬枝履砌陰，托根應歷歲時深。清寒獨飽冰霜氣，疏古還留天地心。庭中古梅，獨蒙見賞。耻向麗人矜艷飾，幸逢高士得長吟。後園千百如瓊樹，誰比蒼然石上尋。北林梅花絕盛，今皆不復存。

悠然相見野人家，塔在窗中影不斜。書樓對山坐卧，與全峰相見，故原唱特有一詠。春嶂捲簾千樹雨，晚樓橫笛一天霞。晴鐘響後情方逸，雪棹移時興亦遐。雪後看山尤勝。舊志文峰干氣象，再看五采筆生花。山最高爲文筆峰，宋孝宗時奎曜見於此，衛文節公狀元及第。今得吾師詩句，蓋前後輝映也。

蓬戶經旬扃不開，簷前雀喜客重來。初八日，放舟半枝。丁亥秋，師偕滄湄曾過此。崢嶸歲月看梢竹，疏懶心情問落梅。余久不到，園中已荒矣。梅花亦不堪玩賞。池上橋通紅藥徑，蘿邊亭覆白雲隈。十年好句常披誦，又聳吟肩擘紙苔。前遊各有七言古詩見贈，寶藏于篋。

淺澗疏籬又泊舟，梅梢屋角小紅稠。不嫌墟落煙蘿僻，只說林塘水竹幽。初九日，丙園遊望，師賞其幽靚。十畝漸忘入世事，百年難謝此生浮。塵間那得蓬壺住，安樂無如隱一丘。余自署小王官谷。

潺潺簷溜曉窗鳴，昨夜輕雷乍有聲。幾樹綻紅花意冷，前溪漲綠水痕平。尋芳何惜三春屐，縱飲聊歡一夕罍。未足清娛歸思促，酒燈棋雨不勝情。初十日，雨窗夜飲，遽動歸思，留之不得。

晝遊忘坐夜忘眠，載酒侯芭有宿緣。膝下長文爲小友，師鍾愛茂書，猥承問字於余。舟中有道是名賢。滄湄爲吾師老友，遊處嘗偕。新詩不與常流誦，高會應知異地傳。獨怪忽忽江上別，細風斜雨一帆懸。十一日，冒雨撥棹，別緒殊難爲懷。

頤園歸後旋得素巖和韻詩情深詞隽 迴絕恒蹊爲之快心復寄一首

短櫂東歸道路長，夢魂搖曳逸花莊。鷄聲破雨方連夜，雁字穿雲未斷行。遊向閒中寧易得，交當真際始難忘。珠璣錯落何珍重，環誦還留玉蕊香。時梅花已落。

重詠梅花絕句八首 有序

頤園中見仙詩贈主人，有“梅花不妬杏花紅”之句，咸謂預示好音矣。及聞三郎君，俱以篤學真才，仍遭落第，始知不妬云者，寓意深婉，獨見主人高致。此中消息，非俗眼可窺也。感歎之餘，竊衍其意，以與主人解嘲。

何事雲中刷羽翰，梅花漫與杏花看。分明寄語孤芳在，耐得空林徹底寒。

森森珠樹正連枝，傲雪凌霜暗自持。讓却嬌紅依日下，素衣終弗染塵縑。

縹緲仙洲是杏林，海中仙人種杏處，名杏園洲。竭來移傍畫牆陰。鬢髮羯鼓頻催發，一任天公作意深。

豐隆屏翳莽從橫，賺得花神顛倒生。依舊娉婷猶惜嫁，劇憐解笑費逢迎。

萼綠仙真姑射姿，月明風靜卸妝時。蕭疏不作騷人怨，名姓何曾入楚辭。《離騷經》獨不及梅，說者謂是闕事，可作“不妬”注脚。

竹非識主稀來看，蘭爲當門竟被鉏。況道此翁酸未減，坡詩謂“聖俞爲梅翁酸”。賦心鐵石更誰如。

東君雨露已多番，絕異桃蹊竟不言。蝶粉蜂鬚撩亂候，自依松徑倚筠軒。

弄得絲桐幾曲彈，花開花落總無端。幽人曾作歸來引，今日重吟和考槃。余於庚申春，請急將歸，既作《憶梅詩》，適見鄰市盆梅，皆爐火烘逼，屈曲憔悴，殊違山巔水涯之性。因作《悼盆梅》詩云：“上林紅杏休相妒，乞放空山了夙盟。”蓋自寓也。可與仙句互證之。

吟罷意猶未盡再續四首

月觀風臺久已荒，清吟容易遇何郎。擔頭見慣花爲市，懶向旁人訴斷腸。

滾滾紅塵逐馬蹄，施脂抹粉旋成泥。壽陽額上無輕點，五色憑渠眼底迷。

閩苑仙葩冷處栽，羞從百和鬪香來。何人尚作調羹計，肯護孤根出草萊。

閒雲深掩碧山坳，放鶴人歸有淡交。洗耳恍聞仙籟蚤，天機隱逗待推敲。

和頤園遊仙詩四首

縹緲鸞飛度海涯，金聲似帶赤城霞。華山一卧年偏久，弱水重

過路未除。獨醒弗迷千日酒，長閒自愛四時花。逍遙樂事無踰此，禽向何妨便去家。

荷衣蕙帶舊生涯，領取橫空一片霞。浩劫塵塵那復墮，浮名碌碌底須除。尋香偶見五株樹，《列仙傳》蓬球入山事。托興聊稱三朵花。東坡詩有“道人名三朵花”。讀罷黃庭琴幾疊，此身幸屬上清家。

並道吾生也有涯，何如煮石與餐霞。居從混沌鄉原近，夢入華胥國尚賒。秋月澄輝依桂樹，春風寒信逗梅花。偶然一嘯滄江上，顧盼偏宜小隱家。

何人迷路引津涯，漠漠晨霏又晚霞。遼海鶴歸聲可識，穀城石在約非賒。雲停古洞收靈術，露滴空壇墜落花。寄語修行終得力，羽車曾降蔡經家。

寒 食

雨餘冷節辰，桃柳澹含春。綿上遺風遠，應慚祿食人。

上巳日文星閣下作

修禊佳辰出草堂，霄階翔步靜焚香。星臨北極雲旗迴，風度南薰玉琯長。避俗尚當移几榻，怡情底用挈壺觴。右軍未解蒙莊意，寄慨空餘墨數行。《蘭亭記》“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疑非達人之論。

初四日婁齊展墓喜晴賦示族人

徙倚中宵怯雨催，凌晨解纜結愁開。春雲澹澹東郊豁，晚照輝輝北郭來。拜謁未教憑引掖，灌將不禁重徘徊。敬宗睦族敦微願，圍坐歸航一舉杯。

初七日雨後得晴入山展墓歸舟自慰二首

迢遞煙巒百里程，隄辰歇雨快新晴。一春冉冉寒陰襲，三日融融淑氣迎。

松檜自餘攀慕意，溪山未盡嘯歌情。深知造物能容老，來往翛然一羽輕。

望日復入銅井風日暄和倚櫂口占二首

霽日柔風穀雨前，輕橈又到崦西邊。幾朝嫩柳垂絲密，夾岸濃花浥露妍。曲和元真猶復爾，圖成罨畫故依然。冠纓隊裏塵如海，可有山翁此樂偏。

蕩漾春流激灩中，獨來獨往信樵風。月臨樹杪重巖白，日落湖心隔浦紅。清影超超依野鶴，孤懷落落問冥鴻。一年好景寧有幾，款乃聲來唱和同。

雨後看庭中牡丹

連朝密雨暗窗紗，猶有階前照眼花。零落正愁春晚晚，輕紅偃仰夕陽斜。

到園中看一庵精舍牡丹

閒房深鎖晚英紅，半樹低垂剩舊叢。根柢重留生意在，嫣然解笑伴衰翁。舊本高丈餘，花及百朵，今枯而復發也。

素巖贈遵儒讀書燈詩以示勸

纔向雲亭躡屐登，高情却贈讀書燈。匡生映燭鄰猶借，韓子焚膏晷可增。文史三冬原足用，光陰一瞬正如騰。若能遇得仙藜降，

方使傳經素業仍。

春盡遣興二首

老入三春疾尚輕，匡牀曲几坐餘清。生涯冷淡安我分，儕輩稀疏任物情。松塵折來仍挂壁，筇枝携去獨披荆。閑吟不與時流較，聊伴枝間一鳥鳴。

瀛島羣仙列畫屏，鑪煙一縷破空冥。雲光入洞霏霏白，樹色當窗鬱鬱青。漫詫榆錢堪攬拾，劇憐柳絮又飄零。道人萬事灰心久，寄迹人間是委形。

卞用霖書至却寄二首

去年此日接音塵，甲午孟夏，來寓半月。不盡情悰夜語頻。未厭蓬門間息影，還從珠館靜凝神。淒涼雨露三升淚，零落琴書一葉身。
卞子北歸時，曾遭水厄。何日江帆更東下，衰遲正待起予人。

雷雨迷濛滯宿陰，春歸輾轉動愁心。空庭鶴立追孤夢，深樹鶯飛剩短吟。
謂余流寓邗城時。冉冉年華猶往復，悠悠物態總浮沉。願君莫歎潘生鬢，坦路何妨緩步尋。

初夏連雨書悶二首

陰暘何當掩太陽，月朔日食。祝融司令轉蒼涼。蠶村正祝纈盆溢，麥隴方期麩甌香。落盡醅醲虛野步，聽殘鶉鴉罷清觴。端居未忍忘憂憫，欲向通明上綠章。

柱礎潮生積冥濛，南風却待趁西風。櫻桃未摘蔞微紫，芍藥將翻褪淺紅。皎皎天心懸若鏡，搖搖人事轉如蓬。何由識取乘除理，喚起蘇門讀易翁。

小園獨步

陌上晴曦放，履絢得小留。明軒花氣暖，古樹鳥聲幽。漸近栽秧後，猶遲薦麥秋。徘徊歸步晚，矯首數峰頭。

純陽仙誕文星閣下作

年年此日迓仙盟，重向珠林曉櫂行。綠樹初團雲霧濕，清飈旋颺羽旌晴。晞陽尚乞丹壺坐，獻壽曾無白酒傾。瞻仰天階勤考校，惟將齋祓告精誠。

題杜封君見丸先生遺像十韻 梅梁公之考，書儒高隱，精長桑術。

杜陵天尺五，瞻仰燕貽人。種德生英傑，潛修蹈隱淪。季明師表在，文範義風淳。篋笥傳經學，刀圭濟物仁。王綸方錫命，儒服自章身。貌肅心還古，神溫氣是春。丹青垂奕禩，鸞鶴下高旻。應陟瑤臺籍，迴看碧海塵。靈光依日月，瑞藹貫星辰。敬綴微詞贊，丁寧什襲珍。

老境

老境蕭閒養病身，攤書兀坐息流塵。曩年本乏逢時技，今日真成避俗人。夜襲輕衣欹半枕，晝披軟草藉重茵。道心自愛生虛白，莫問朋尊更飲醇。

五月初二日恭送考功顧先生祀虎丘清和書院二首

鄉邦瞻溯典型垂，惟有先生古直遺。慷慨章縫駢首日，嵯峨豺虎嚙人時。園林闕後山河邈，俎豆修來歲月遲。父老尚能知舊事，可勝回首涕齋洟。

屹然一柱障瀾狂，繞指何如百鍊剛。直以高標齊李杜，非惟清譽比山王。歌思流被桐鄉久，山陰從祀名宦。尸祝留貽畏壘長。翹跂仙驪歸此日，名山奕奕拱靈光。

五月持齋口號二首

性怯肥熏下箸頻，撷蒲採芻趁齋辰。殘齡倍篤劬勞感，好炷芳芸禮洞真。

筮易便當除腊肉，誦詩真可却魴魚。漫言貳膳當娛老，博得雕胡一飽餘。

五日二首

端陽七十度，歷歷感流塵。鄉俗娛佳節，仙家重臘辰。晴收梅雨宿，香鬪茗花新。一卷琅函在，堪娛宴坐人。

披襟生野興，行飯下蓬舟。新漲迷蘆渚，斜曛掩麥丘。懷沙情漠漠，濯足思悠悠。小立橫梁上，風光四望收。午後，泛舟城隅。

高酣亭看石榴花二首

千章綠樹間榴花，嘉植疑從博望槎。擢采翻因滋爛雨，流丹合與迓晴霞。久將冷眼空情艷，猶托閒心攬物華。却問何人移種後，幾回燕賞易東家。

荔鬱多年絕域花，繽紛不是發枯槎。光搖曲磴然新燧，影落清池浸碎霞。欲笑雲亭淹寂寞，堪憐金谷鬪繁華。小庭也有缸頭種，濡墨誰如作賦家。

汛掃堂隅

積雨蒸梅濕，厭厭滯思深。北窗晨乍啓，東戶日初臨。塵辟凝

香寢，風生畫竹陰。便當逃暑地，悄悅碧山岑。

五六月交大雨不止

匝月愁霖意惘然，朝昏洪潦更稽天。秧分半沒畦頭浪，米浙全沉竈底煙。澤國何曾成樂土，靈臺漫爲卜豐年。老民難忘調饑歎，荷鍤空耕十畝田。

桐 花

何處暗香通，花開幾樹桐。不隨春卉放，却綴綠陰叢。淡色融微日，疏莖耐曉風。栽來三十載，清蔭繞簾櫳。

小暑日曉上彌羅閣祈晴

凌晨精禱祝新晴，獨上蕭臺步履輕。斗曜近南方入暑，辰樞直北是通明。雲山黯黯迷千耦，煙市濛濛隱百城。玉節好收屏翳翼，江淮差及半秋成。

大雨晝夜不止愁吟二首

萬戶皈心築醮臺，呼號那得九閭開。吳天曾迓紅雲近，底事頻驚黑蜃來。

柴門小立盼南疇，稀見青青水面浮。出水桔槔聲更苦，不如持鉢禱龍湫。

和放翁先生七十一翁吟

七十一翁興自闌，筋骸未忍竟摧殘。早蒙悔吝憂迷復，晚識行藏付達觀。渾璞休教施斧鑿，寒泉那爲起波瀾。閑來合把詩腸洗，

疊和幽吟續考槃。

感 事

爛雨浸淫密霧昏，幾回瀕洞撼乾坤。只堪有夢尋鷗渚，未得藏身到鹿門。老退尚充黎首列，淡交原爲素心存。陰陽消長循環事，達者知幾道乃尊。

南叻續稿卷三

乙未集下

詠古三首 昔人以張子房、李長源、
顏魯公涉於神仙而譏之，因作此解。

留侯忠義儔，名在神仙府。始遇倉海君，狙擊勇輕賈。所以圯上翁，一朝折莽鹵。陰符秘檢傳，天教作漢輔。黃石寄穀城，隱現機誰睹。由茲造化參，功成輕萬戶。至道尚明哲，揮手超塵土。杳杳赤松游，却粒淪肺腑。乘運遂反真，琅霄自接武。死而不亡者，豈必長年伍。詭誕何爲譏，陋矣沿訓誥。乾坤浩無垠，達人應領取。

鄴侯具仙骨，翛然絕世榮。研精黃老學，山栖舊所盟。閑雲偶出岫，遂膺賓友名。方圓動靜間，神智抒忠誠。既參帷幄籌，指顧復兩京。晚乃秉鈞軸，力侔商皓并。白衣還未得，東壁掩星精。平生神人遇，應運扶危傾。功成便脫屣，玩易歸安貞。本傳謂“公精《易》理”。巖廊等林壑，一逝返太清。玄機苟不徹，遍地蒙棘荆。學仙果如此，偉哉三代英。

魯公好神仙，儒者漫疑議。皎皎忠節敦，神仙夫何異。殺身以成仁，聖賢同一致。青簡夙名留，祿位原如寄。邂逅遇異人，獲授刀圭秘。滔滔宦海中，誰肯遂厥志。臨危脫蟬蛻，即是長生地。神

參箕尾游，烝挾風雷使。幽明諒不誣，豈以方術比。人間柱石臣，天階香案吏。來去非等閒，立命原不二。上士聞道蚤，肉眼徒睥睨。

又詠古三首 《綱目》每斥別教，獨於司馬子微
軒轅集、陳希夷俱爲嘉與，故表而出之。

子微隱天台，坐忘夫何有？雅與賢達輩，仙宗稱十友。良哉對御言，淡漠以自守。與物無容私，致治得樞紐。精理本廣成，當宁亦虛受。秦皇泊漢武，侈心徒攘詬。辭榮更逃名，肯住終南否。紫陽所褒嘉，弗與黃冠耦。引領赤城霞，從之我恐後。

軒轅隱羅浮，歷歲經累百。紺髮而朱顏，炯炯方瞳碧。終日飲醍醐，弗限斗與石。名氏聞九重，束帛映蘿薜。天子好長生，讜言洵簡覈。道可應帝王，屏欲以崇德。變化見神通，超然絕行迹。一往海南天，蓬壺杳誰測。曼倩戲金門，風規遜遐逝。

希夷隱華山，不爲世網囿。讀易闡先天，儼若皇羲授。渾淪萬化樞，神遊塞宇宙。高眠息息深，白雲封嶺岫。拍手太平期，調叶華胥奏。矢茲清靜言，翕爾孚朝右。詘彼方術流，附會何舛陋。丹詔不能留，潛形寄巖竇。箴規示後人，片語啓區瞽。

讀 離 騷

幽居謝塵鞅，觸緒興悲慘。顧茲人寰迓，悄然誦離騷。一誦回風下，再誦愁雲飄。三誦淋淋雨，星河激怒潮。騷人貞抱在，姱修自昭昭。逃稽宗聖哲，九天誓可要。豈不懷故宇，溷濁將安逃。汨羅迺仙去，上與神明交。忠誠通性命，三閭真人豪。詞客誰能解，綴詞增鬱陶。我爲端衽拜，道以微言超。千載水居翁，庶幾嗣風標。高忠憲公有誦《離騷》之解。

謝劉正思重惠武夷佳茗并送還閩二首

公車尋舊徑，仙銘裹來重。香闥含蘭蕊，膏流浥露茸。真宜灑谷詠，堪作覺林供。爲問雲腴滴，層巖第幾峰。

搏風猶復息，獻玉豈無期。旅思方栖托，秋懷又別離。權衝江漲急，袂曳嶺雲遲。尚有臨岐感，瑤華許再貽。

東 亭

東亭移坐拂塵埃，天宇晶熒倦目開。梧影過牆斜照隱，蕉陰當戶午風來。三湘芳佩分蘭畹，時有友人贈建蘭，種甚佳。九曲幽香入茗杯。便合避人閑過日，蜂衙蟻陣莫相猜。

同門楊楷庵至草堂話舊

草堂閑寂地，病叟耽清虛。放曠形骸外，欲遣炎燠除。良友遠帆至，別久情弗疏。解衣便掃榻，稍剪盤中蔬。談深抒胸臆，俯仰增躊躇。人事反掌間，行路何崎嶇。說虎猶色變，輾轉將何如？行藏有定分，置身當安舒。畢景蹈巖穴，至理謀樵漁。悠悠懷葛民，庶與遊泰初。

重詠夾竹桃 上海劉廣文見贈

絳樹歌來句子空，舊植一本已落。海濱移植更龍葱。修枝嫋嫋暄風拂，密蕊鱗鱗霽景烘。湘浦斑深仍絢采，武陵春盡未飄蓬。道人心境栖幽素，坐對濃英眼尚瞢。

重讀韋左司詩

溽暑方流鑠，倦來獨拄頤。微風度簷角，冉冉梧陰垂。羣書且

度閣，賞心及韋詩。幽素緬遐觀，沖懷耿獨知。綽有煙霞氣，而無簪紱思。繁絃一以汰，噉噉彈朱絲。恬吟箴俗耳，高標我所師。

七月初大雨復作

伏日炎蒸汗似漿，宵來忽送北窗涼。斜風已報秋聲近，密雨重傾午漏長。乍起稻畦還失蒔，久滄瓜壟未經嘗。騰騰睡覺匡牀裏，徙倚愁心望夕陽。

七 夕

不設瓜盤屏酒鐺，焚香小閣暑氛清。方瞻珠斗杓將轉，祇望銀河浪弗傾。拄腹何人儲古牒，齋心隨處接仙旌。宵深好趁松窗夢，鶴駕招邀下玉京。

立秋日文星閣下小憩

長風消薄暑，節序又迎秋。晴合溪邊坐，涼宜樹下休。蟬聲方繚繞，鳥語自鉤輈。已覺形神斂，彌耽景象幽。藜牀雖暫挂，鞵履鎮淹留。撫檻青林襲，沿籬綠水浮。觀魚思得伴，采藥想同儔。沖澹捐塵慮，澄虛與道謀。羹兼蓴渚摘，茗向幔亭求。世態岷峨轍，人情灑潏舟。不緣依靜境，孰與釋繁憂。翹首樓闌路，翛然汗漫遊。

孔聖誕辰重登尊經閣瞻禮兼贈倪學博

躡履還循數仞牆，絨麟瑞應萬年長。雲窗曉闢珠林淨，文筆平臨壁宿光。趨步幾人從揖讓，編摩何日貯縑緗。西京內史家聲在，會睹經傳弟子行。

獨 夜

小洞淒清剪燭時，自鈐門牡疊罌罍。漉巾雖未如陶令，掃地猶堪似左司。鶴警宵深寒露重，鷄鳴陌遠曙光遲。幾回半結跏趺坐，千息綿綿默自持。

秋晚縱筆三首

涼颼淅淅逗筠簾，氣斂清商雨脚纖。桂蕊方開時令晚，菊英未吐景光淹。怕將面目逢官府，難把詩書化里閭。煩惱斷除惟省事，江門一語是鍼砭。白沙云：“省事除煩惱。”

羸軀偃蹇絕歡娛，一卷雲籤道味腴。隱迹在家真似寄，閑心遺世遂成迂。紅蓮粥膩香堪沃，素巖餉紅蓮米，始得嘗新。綠雪泉清渴頓蘇。時得惠山泉。猶幸黃脾還博健，不須珍藥費枝梧。

冷眼看人浩歎餘，真宜杜足愛幽居。彈冠儕輩黃塵沒，總丩交親白首疏。道義凌夷誰切琢，詞章蕪穢合芟鉏。仙蹤祇羨關門尹，邂逅青牛獨受書。

九日斗閣即事二首

珠斗光聯紫閣重，佳辰齋沐禮金容。雲收靉靄寒煙豁，日映曛曛霽景逢。鼎篆乍浮開秘檢，璫音徐奏應清鐘。此生總荷靈暉護，不爲迎真萬事慵。

晞髮多年拭九陽，帝車隱隱拱文昌。氣含沆瀣噓金露，輝映珠璣報錦章。絳節猶傳青鳥使，碧幢還度紫鸞翔。擬從塵外趨霄路，翹首浮黎瑞藹長。

獨 意 二 首

我本疏狂厭世塵，歸休滿意隱淪真。瓊樓自喜瞻前哲，柳市何

由訪逸人。欲滌睡魔資茗液，待行藥性試醪醇。焚香重讀先天易，八卦分明萬象春。邵子云“三十六宮都是春”，俞玉吾謂“即乾一至坤八之數”。

流年往復半模糊，殘齒全憑造物扶。釋勸士安原任達，皇甫謐有《釋勸論》。絕交中散不嫌迂。齋辰每愛嘗青餽，佳節猶思插紫萸。敢道景光消受易，浮生多恐負頭顱。

小園散步

野步經時曠，秋光淨碧空。蒼煙收靄隸，淥水注沖澗。蕭颯存荒徑，氤氳剩舊叢。只餘清嘯意，撫景更誰同。

中夜起看月方東升桂花漸發二首

寒幔掀簾夜漏稀，冰輪乍減半痕肥。暗香縹緲凌空際，真見霓裳隱隱飛。

瓊樹婆娑映玉蟾，人間天上總深嚴。景光領略清如許，遮莫槐根墮黑甜。

霜降後桂始盛開

青女司晨急景催，桂叢花信故遲回。廣寒宮裏姮娥老，也待東籬逸品來。

采庭中香櫞

手植霜柯好，扶疏倚小闌。陰濃垂碩果，香晚及春盤。粗皮香櫞及春始香。兀爾魁梧產，居然磊砢看。何人同橘頌，掇取入毫端。

閱陸天隨先生詩集二首

疏散真堪繼古狂，徵書長謝薜蘿傍。煙波淼淼吳淞畔，終古吟

魂下夕陽。

林屋幽探秘簡書，華陽親謁玉宸居。我生也托仙遊興，想像先生捉句餘。集中名洞庭、茅山之詩。

閱司空表聖先生詩二首

高節嵯峨邁晚唐，校量詩品獨連章。先生有《論詩品》二十四首。空山絕粒全歸處，便把中條作首陽。先生遭黃巢之亂，不食而卒。

休休亭下退居辰，鶴詔頒來任隱淪。若使遭逢在平世，肯輸燕許一流人。

買菊數本有懷陶公作

菊自陶公采，應惟花有黃。眷此凌霜性，憂解言亦忘。後來名色炫，繽紛鬪時妝。花神亦好事，助彼捏目狂。旖旎堆金谷，氤氳列錦堂。那堪隱逸流，撫景銜清觴。我居蕭寂地，草草來携將。朱朱兼白白，數本百錢償。雖無奇麗種，掩藹涵秋光。緬思斜川舊，已覺爛熳張。珍重餐英意，懷賢耿不忘。

友人草堂叙話

霜飛木脫景光移，荒徑纔開接履綦。鄉里衣冠寥落後，關山戎馬震驚時。花香入座非關酒，鳥語當簷似索詩。洗滌塵談披積愆，願言長保歲寒期。

冬夜夢高都公至一柏山房重話舊遊覺而記之

思公許久夢魂疏，此夕依然問索居。爲語西窗三曳舄，公來過二次，夢中乃謂及三次也。信從南斗一停車。海山縹緲前因在，塵路匆忙末後除。月落燈殘神恍惚，可勝淚漬篋中書。公手札，六年中有數十紙存笥。

舍南望西山積翠遣興二首

青山迤邐映蓬門，一抹遙凝翠黛痕。不是眠雲跂石者，卜居浪說似南村。

憑誰管領雲林趣，剩我優閒稼圃間。相望蘇梅風格在，蒼煙古木畫圖新。

追和午亭集中過梅梁公故里詩

高都師敬慕梅梁公甚誠，丁亥孟夏發松江，奉懷二首，并有小序，備述政績。詩云：“旅館春臨水，隨潮夜出城。海風常欲冷，江雨急無聲。夢與九峰別，情將萬古生。集仙門外路，天上迥分明。南門曰集仙。身世誰相識，孤舟晚自橫。野花隨岸泊，村徑落潮行。風物猶今昔，聲名屬老成。并州棠樹在，想見舊游情。”自師歿後，余必祝其神登玉局也，雨窗爲次原韻。

春風臨鷓首，如向五雲城。騶過非無迹，鶴歸故有聲。塵氛忙裏破，幽意客中生。今日瑤臺路，方知宿契明。

峰靄陰陰襲，江流曲曲橫。可堪攀柳去，却似御風行。尸祝思偏寄，循良傳蚤成。典型誰復識，懷古感微情。

十月二十日松江道中紀行八首

不到茸城越十霜，依依一瓣杜陵香。衰羸怕出蓬蒿徑，抖擻心神趁景光。

月斜星隱曉青蒼，宿霧浮雲豁野塘。避得官堤紆曲路，便乘閒興泛滄浪。舟人以風輕，入湖甚穩。

重湖激灑掠波平，細浪微吹款乃聲。閉戶孤吟良自苦，何如搖

曳水雲情。

稻圃連村方斂穫，麥畦隔岸又畚耕。水鄉多少漂零地，容易看來穉事成。

澱山湖畔夕陽斜，鏡水空明浸落霞。汀鷺沙鷗棲泊處，夢來猶認季鷹家。夜泊澱湖東村。

坐擁寒衾巨澤中，白波蕩漾破冥濛。櫂頭日自扶桑湧，洗眼分明碧海東。

歷歷晴峰不記名，凭闌身在畫圖行。何人作伴當前導，還爲山靈管送迎。

方輿曾識集仙門，炯炯靈光萬古存。零落山丘知不恨，天依尺五道方尊。杜公墓久經荒廢。

二十二日恭詣杜公墓營建祠宇 頌德抒誠并示同來諸子二十韻

晨帆沿北郭，悠邈隴頭雲。曾作東山墅，墓地舊爲公家園。空傳董相墳。寒原煙漠漠，平浦水沄沄。堂斧封何在，滄桑變自紛。棲烏聲盡咽，歸鶴語猶聞。誅重延之筆，碑傳有道文。許給事作公墓誌銘。粹資膺俶儻，偉抱蘊清芬。孝義承家篤，忠廉報國勤。循良推衆母，綏靖仰神君。獨裕干城略，終成保障勳。公屢平浙寇，功最著。南陽尸祝久，峴首頌謳殷。敷奏排朝議，深憂煽寇氛。公以晉臬入覲，思陵召對，極陳流寇之禍。騰身離浩劫，濯魄上高靈。陟降神能格，甄陶德可熏。薄躬承羽翼，積愆托蒿焄。誰謂幽明異，休將遠近分。明馨憑俎豆，遺矩著榆枌。三爵傾殘淚，一坏逗隙曛。形骸原灑脫，精爽正氤氳。佇俟春明候，焚香薦渚芹。

登紫虛閣

十載前遊地，芝壇已寂寥。洞中藏蕊簡，簷際隱珠杓。菊露流

陰晚，松雲縱目遙。劉郎今昔感，衰鬢更飄蕭。

二十六日歸舟訪素巖宿雙清館

爲憶春遊樂，歸橈指鹿城。榻懸高館靜，尊照短檠明。我已稀行役，君方懶送迎。素巖今秋獨不入郡。却緣幽意愜，未負歲華更。

雨夜焚香

寒雨霏霏夜漏長，清燈靜照細凝香。侍晨特重三台位，司命同承七曲光。朱子注《楚詞》，以大司命爲上台，少司命爲文昌第四星。塵路浮沉時晚晚，仙臺登降夢蒼涼。載將雲篆親題與，好瀝冰心事玉皇。

十一月十三日泛舟至尹山看葬長兒地示遵儒

城西山百疊，纍纍營松阡。磽确遍穿鑿，詭云卜牛眠。東南湖水匯，曠望多平壩。忽有丘陵起，哀然擎一拳。磅礴扶輿氣，脉絡潛回沿。迤邐吳淞旁，浦港如鉤連。相度勢高下，得此一區田。行楸筮曰吉，何必巖崖偏。茲來風日好，徘徊意睪然。黽勉承桃子，努力慰重泉。

戴山自新安歸里

三年澣舍近黃山，忽趁寒潮放艇還。回想別時期後會，重成老伴駐衰顏。松窗坐對巾裾靜，花塢行携杖屨閒。世事驚心當眼睫，安居便抵白雲間。

次韻

黃庭

耆年結社繼香山，有客追陪千里還。折簡便題新白雪，時方過大

雪。開尊重對舊丹顏。乾坤此地成真境，身世何人得早閒。莫問軒臺高幾許，仙源只在草堂間。

舍南打稻口占示景澤 授以屋下田六畝

阿翁生計總蕭閒，托興柴門十畝間。豈望苗畝饒倍利，要知稼穡歷多艱。車頭幾度勞瀦洩，陌上更番待往還。簸穀今宵歌可聽，呼兒貰酒解農顏。

十八夜夢乘舟到層巖疊嶂間四圍深翠陸離 仰望雲中高處若有神人在焉而不可即也

寒窗皎月凌長宵，夢魂澄肅誰爲招？蘭槳輕携入境外，雲屏積翠何岌嶷。置身宛在琉璃鏡，仙臺瞥見衝青霄。迢迢萬仞殊縹緲，令我凝眸昂首呼吸一氣通清寥。恨無長風生羽翰，雲將徒爾鴻濛遭。醒來形神爽然失，俯覺身世空飄蕭。誰謂蓬萊三萬里，塵埃脫屣從今朝。

冬至前獨坐作

紙窗烘日歷朝晡，擺落塵氛一點無。茅嶺新圖探碧簡，匡廬前度想丹爐。玲灑影寄神仍湛，礪硯胸消興亦孤。正是閉關敦復候，芸扉題字未模糊。羅念庵先生句“出位良所戒，閉關復以敦”，余久書粘洞門。

待旦口占

熹微曙色壓燈光，喚得惺惺入坐忘。氣聚不知寒漸緊，神凝却愛夜偏長。天心旋轉非無紀，物態蒼騰正未央。祇悔曩時思竊祿，鞞痕躑躅嚴霜。

瞻庭弟遷葬有期愴然有作

淺土空埋十二年，尚留老眼見新阡。余以官山葬地最劣，力促改葬。未偕良耦齊眉老，弟婦後十五年而歿。更促嬌兒抱膝眠。第三姪夫婦俱亡，附葬新營。塢靜平臨青嶂繞，林深斜曳白雲連。靈巖西去蓬帆路，殘淚初收斷隴邊。

戴山重過草堂言懷

離緒多時正鬱盤，開襟細語坐重闌。風光自戀鄉園好，胸境惟從道義寬。吳下清門追舊德，五嶽先生父子，高風著於史乘，而後生知之者少矣。山中耆叟稱儒冠。憑君信我幽居志，未許傍人側足看。

次韻

黃庭

不盡情懷方寸盤，新陽重照積陰闌。迷津每賴南車指，禩器常涵大厦寬。哲匠文章標砥柱，名山杖屨勝朝冠。白雲嶺上梅花發，放眼三層閣上看。

自詠二首

生涯淡寂老菰蘆，避得崎嶇九折途。晚歲欣看圖五嶽，早時懶誦賦三都。幾人陌上鳩頭杖，何處樓頭鵲尾鑪。疏淪肺肝渾欲盡，南窗可倚見真吾。

當年漫看禁林春，及早收回拙疾身。雲際髻仙青眼舊，林中觴侶白頭新。耻心檢點惟甘退，道味研尋未逐貧。顧影便當游物外，仗誰圖畫葛天民。

雪 窗

淋漓宿雨暮雲屯，積霰初飛緊閉門。頓覺明窗侵晝晦，始知寒谷滌冬溫。僂軀瑟縮肌生粟，老眼迷離絮滿村。千古輸他高士卧，悄然獨坐問天根。

重題王文成公小像 幅巾褐衣，抱膝獨坐，陸包山圖

貌得先生儼在茲，凝眸湛若更何思。貔貅百萬臨江表，不礙空山宴坐時。

經綸萬變靜中看，百鍊功成握寸丹。佔嘆小儒簧鼓舌，靈光照徹骨毛寒。

書故同年陳介眉編修集

瀛洲亭畔同游日，紛紛漫說彈冠客。較量學術真者誰，甬江陳君推第一。聲名久矣噪文壇，獨抱冲懷敦素質。整襟曾未謁侯門，設館依然從丈室。濂洛精言發簡端，脫落皮膚遂且密。我方目攝拜下風，混躅塵泥良自失。恨不堅投益友盟，力扶膏肓攻痼疾。無何死別隔雲山，緬想遺文嗟散軼。邂逅賢郎獲是編，聲咳霏霏呼欲出。詞章浮艷訓詁粗，安得起君明轂率。前朝講院盛浙東，姚江作後載山述。悠悠風月自千秋，誦法誰能追往哲。修文蚤藉簞瓢賢，雪鴻留爪偏超忽。寒窗展帙轉傷神，鷄鳴空聽啾啾絕。

附錄 南叻續稿自序^①

定求歸田後，每歲存詩一卷，自康熙乙亥至甲申，凡十載，暮齒已及六十，筋骸浸憊，心志彌摧，良愧徒災楮木也。乙酉春，恭遇皇上南巡，定求朝謁行在。旋奉校刊《全唐詩》之命。伏念病退微臣尚蒙天語記憶，捫躬增悚。既詣維揚詩館，孱軀偃蹇，畏逼塵囂，乃寓禪林僻處。編摩餘暇，聽鐘梵之清音，披竹陰之疏籟，吟懷輒動，觸景悠然。明年道經曲阿，進陟華陽洞天諸勝，幸償夙慕。物外流連，口誦心追，獨恨非謝朓驚人句爾。既而徙寓北郊，古觀香閣幽清，齋居散帙，絕不知竹西歌吹之喧也。故兩年作詩，較倍於家居時，而未敢出以示人。丁亥夏，事竣歸里，仍得息影草堂。會值歲侵家屯，百感交集，回首江天雲樹，愴怳縈紆夢寐，因檢行笈所存，編得乙酉二卷、丙戌二卷、丁亥一卷，為《南叻續稿》。竊恐歷久散軼，則無以仰識天子仁聖，優容草莽，俾此衰白餘齡，猶得咏歌太平之盛，因復鏤版而藏之。若以視夫文園擿藻、蓮幕銜華，固已謹謝不敏矣。康熙戊子仲春定求自識。

校記

① 康熙本無此自序，今據光緒家刻本補。又按：《南叻文集》卷一收錄有《南叻續稿序》，但缺“康熙戊子仲春定求自識”諸字。

南 昀 文 稿

彭南昫先生墓表^①

象山之學，至陽明而益盛，世之學者辭而闢之。朱、陸異同，理學心學之辨，爭勝角立，紛紜轆轤而未有已。愚竊惑焉。試觀近代人物，如鄒東廓、羅念庵、張陽和、劉念臺諸先生，其學皆禰陽明而祖象山者也，卒能羽翼六經，干城名教，清風亮節，皎然與日月爭光。世未嘗少有訾議，而何病夫陸、王？故論學者不當區別門戶，以概其爲人，而當體驗身心，以得其所以爲學。千塗萬轍，一致同歸，於吾友彭公信之矣。公諱定求，字勤止，號訪濂，晚更號止庵。先世江西臨江人。明洪武初，始祖諱學一公，從軍，隸蘇州衛籍，遂家於吳。六傳至公高祖梧山公，諱天秩，嘉靖辛酉舉人。曾祖蓼蔚公，諱汝諧，萬曆丙辰進士，登第僅一月卒。祖敬輿公，諱德先，貢生，皇贈文林郎；妣蔡氏太孺人。父一庵公，諱瓏，順治己亥進士，廣東長寧知縣，以公貴，封承德郎，學者私謚仁簡先生；妣施氏，繼妣袁氏，贈封皆安人。自梧山公以下，世以經明行修著，而名位未大顯，識者規彭氏之後必昌矣。公以殆庶之資，沈潛篤志，甫事操觚，便能尋求義理。故其爲文端雅精潔，有大醇而無小疵，爲當代名公鉅儒所知許。聯掇大魁，首登中秘，自館職外，即取先儒語錄，反覆玩索，尋繹指趣，於陽明良知之說憬然深省。自是一以陸、王爲宗，視人世詞章雕繪之習漠如也。歷官司業，晉侍講，地望高華，人謂通顯可坐致矣。而公居職不久，亟謝病歸。歸則益以斯道自任，慮陽明之學，後世學者虛見承襲，流爲汎洋恣肆，致疑於以儒入

禪。於是，上溯濂洛，下逮元明諸儒，而於鄒、羅諸先生所論撰尤致意焉。融會折衷，薈萃成書，名曰《儒門法語》，題其首簡有云：聖學真傳，鄒魯以降，續自濂洛而功殊博約，候分頓漸，則實自朱、陸始。要之，入門異而歸墟同，無容偏舉也。若徒沿襲聚訟，詆誣排擊，口說日熾，躬行日衰，又奚尚焉？是編始自朱、陸，主於明義利之辨，決誠僞之幾，遞及元明大儒，縱先後標指，不無因時補救，而均之升堂入室，蓋孔門顏、曾已然矣。又纂《明賢蒙正錄》，作《高望吟》，皆以發明此旨。間嘗習靜調息，出入於二氏之說，然特借以屏除塵累，收攝身心，而非其根柢所在也。晚年尤究心於《易》，謂先儒經解，程傳自是完書；朱子專主卜筮，似有未盡；來瞿唐注以兩卦反對為綜，的是孔子雜卦明文不用卦變之說，甚是。然其仍用卜筮為說，而更改舊傳處，字義亦多穿鑿。郝京山謂孔子之《易》，與文王之《易》，原無異者，洵不易之論，而議論龐雜，未盡醇，乃著《學易纂錄》。既脫稿，手錄三過，深歎易道無窮，人之一身隨處皆易。蓋公年日益高，學益邃，廣大淵深，非經生小儒所能窺涉也。雖然，公之為學，豈徒見於論說著述間哉。嘗綜其生平論之。施安人早歿，公以不及奉養為憾，孺慕者終其身。一庵府君令長寧，被誣落職，即訊，公提一襪，觸冒風雪，跋涉數千里至粵，號泣呼天，哀感行道。未幾，事得白，府君固清白吏，不受蠅點，而亦公之誠孝肫篤，有以格神人而孚上下也。及既貴，事府君暨袁安人，率先意承志，就養無方，訖喪，葬皆中禮，而戚過之。創立宗祠，自始祖而下凡十世，合食一堂，烝嘗勿替，下逮三黨之親，恩意周浹。此仁至義盡之孝也。翰林職司撰擬，而記注尤為嚴重。公直躬正色，必勤必慎，不銜鬻獵名，不脂韋媒進，故公望歸焉。而其佐成均也，飭教條，嚴課程，以作新人材。又編輯《孝經旁訓》，翻譯國書，頒示八旗官學生，諄諄勉以移孝作忠之義，所拔官學教習皆宿儒寒畯，一切干請贊謝皆絕。公嘗語人曰：吾備員館職前後十年，所可自信者獨國雍三載

耳。此致身敬事之忠也。年方及艾，便賦遂初，厚自矜束，動以古賢爲法；繩約臧獲，門無雜賓，獨注意桑梓。凡有關於興革、勸懲之大者，必斷斷論列，雖觸忌犯難弗恤。以是邦君大夫往往修式廬之敬，而頑囂澆敝之俗，亦有所顧忌而不敢爲非。長洲學宮，汙萊歲久，公仔肩倡導，閱二十餘年，費以鉅萬計，而後告竣。殿廡聳如，弦誦有所，規制宏備，視昔有加。又葺文星閣爲學宮輔翼，由是先賢祠宇次第鼎新。若文信國、吳文定、徐文靖三祠，皆興復於豕牢鷄峙之間，諸廢墜無不舉者。既又祀文文肅、姚文毅、陳文莊三公於鄉賢祠，合祀于清端、湯潛庵尚書於府學，宮牆秩祀，俎豆有光。而於先正遺文表章尤亟，若王仁孝先生《俟後編》、周忠介公《燼餘集》，其最著者。此又公激揚末俗，坊表人倫之至意也。蓋公素性淡泊，難進易退，故其所蘊負者，未獲大展於斯世。然其深造自得，篤實光輝，特立獨行，確乎不拔。使考亭復作，必且引爲同心，呼爲老友，而豈得以其宗陸、王也，疑爲騎牆之見也哉。初陽明倡良知之說，一時學者翕然宗之。東廓爲陽明門下士，然其學主於慎獨。念庵亦言：“世豈有現成良知？”其後，張、劉兩先生皆體驗於操存踐履間，以合於無欲故靜、誠敬達天之旨，功夫完密，足救末流之弊。公之學實出於此，然則公固正學之嫡嗣，而亦陽明之功臣也。公科名官閥，與羅、張兩先生同，以篤孝聞同。而公奔赴長寧之難，與陽明滇南事尤絕相類。百世而下，有論公之學者，亦觀乎公之爲人而可矣！公於恩門薪乳之義，久而彌篤。若座主高陽文勤公館師、澤州文貞公房師、吳五崖先生，皆生則致敬，歿則心喪，而於湯尚書亦以師禮事之。經師若宋正誼、吳端仁兩先生，則與仁簡先生合祀文星閣下。又祀陸主庵先生於長庠，顧雅園先生於虎丘，皆近世所稀見者。風標巖峻，落落寡合；或知交間意有所不可，輒面責數，少頃即霽顏相對，胸無宿物，以故人多莊事公，終無忤者。計生平道義之契，不過數人，瑄其一也。憶丙辰榜下，與公同出五崖先生之門，

一見投分，相期爲古道友。歷今四十餘年，過相規，善相勉，以至危疑患難之境，無不同其甘苦，共其吉凶，故於公之亡，既重爲世道人心惜，而益以歎師友零落，夾持鐵礪之無人焉。吁！其可悲也已。公卒以康熙己亥四月九日，距生順治乙酉五月九日，享年七十有五。丙辰，進士及第第一，官至翰林侍講。配李安人，先公卒。子女各六，孫男七人。其生出姻望，詳見公自撰《壙誌》中，不具載。先是，公長子始乾與冢孫遵儒俱早世。而遵儒無子，未有應嗣者。及公卒，宗黨議以始乾季子元勛，權攝承重。前此鄉先生有行之者堯峰汪氏也，卜以今年十二月十二日葬公於吳縣銅井山巖器字圩之新阡。諸孤以公門人王太史喆生所撰《行狀》來，乞表其墓，余固公之未亡友也，何敢以弇陋辭！竊仿唐文通先生、宋明道先生墓表例，掇其學行之大者，書之以示後人。昔仁簡先生宗陽明之學，己亥會試，發“欲誠其意者”七句爲題，先生直揭“天象證道”四語於篇首，闡中共相驚賞，知爲宿儒也。及歸自長寧，以理學倡率鄉里後進。湯尚書撫吳時，深相契重，及還朝，特以先生名德入告，人謂爲允謹，并識之，以著公家學有自云。門年弟楊瑄頓首拜撰。

校記

① 光緒九年家刻本《南畝文稿》有清人楊瑄《彭南畝先生墓表》一篇置首，現放在“附錄”部分。

南 昫 文 稿 序

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蓋道之顯者，謂之文。儒者修身行己，粹然一出於剛方正直，則充實而有光輝，發而爲言，皆以紹述前修，教示來學。考道者有所依據焉，故文可傳也。吾師南昫彭先生，束髮讀書，即有志於聖賢大學之道，躬行實踐，不屑屑於剽章摘句。敬奉尊人一庵先生庭訓，孝行通於神明，踐履嚴於衾影。迨掇大魁，躋膺仕，恂恂日篤儒生業，唯濂洛關閩之言是規是矩。年未及艾，辭榮恬退，寂處閨修，興葺巖宮，薰陶後進。又時取先哲遺文墜行，搜討而表章之。終其身爲鄉邦坊表。士之篤學敦行者，望南昫無不修敬焉。蓋以一人作狂瀾之砥柱，天生先生，夫豈偶然也哉！康熙丙寅，原貢入成均，先生時爲司業。先生正文章之體裁，繩生儒之品行，一言一動，不少苟且，戒奔競，絕攀援，實以其身爲之率，成均師道之立，先生其僅見也。如原輩樸拙之士，先生每延接談論無倦容，藹乎有師弟子之樂。先生早賦遂初，既而原亦罷官歸里，相見慰勞之餘，相與商榷古今，質証問學，引爲同志。吾邑去吳郡幾二百里，歲則一二至葑溪，至必留連彌日，依依不忍別，促席而談，無非聖賢經訓。與人言，每及忠孝大倫、廉耻名節，則義形於色，苟有拂於中，不憚面斥人過，不肯少自貶損，苟同於人，人亦服其言之公，不以爲忤也。先後門弟子，服膺先生教者，皆循循然砥礪廉隅，以與俗浮沉爲耻。而先生之子若孫，尤兢兢守其家學無敢軼，則先生之正己格物，大概可知矣。哲人云亡，老成彫謝。三吳

人士追慕勿替，不但門人小子抱山頹木摧之痛也。冢嗣始乾既蚤世，冢孫遵儒少年好學砥行，以療夭折。先生恒與原言之歆歆也。所著《南昫詩鈔》若干卷，先生自訂梓成；《南昫文鈔》若干卷，今年剞劂告竣，爲吾弟素巖太史校定，素巖亦先生門人也。次君正乾能讀父書者，具手劄來，請爲之序。原辱先生知愛，不敢以不文辭。竊以先生詩文之雅正醇厚，無佻宕纖靡之習，允爲大儒之文，非小子輩所敢品鶩。周子不云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原故推本先生之所以爲文者，著之於篇，是亦先生之志也。夫雍正丙午仲冬，青浦門人王原頓首拜撰。

南响文稿卷一

序

小學纂注序

朱子以古《小學》一書散軼無傳，乃重采輯經傳諸史以補之，分爲內外篇，凡四卷。舉“立教”、“明倫”、“敬身”爲三綱領，而實之以“稽古”一條。又推廣“稽古”爲“嘉言”、“善行”二條。此其用意似專便童子科誦習。然極吾儒畢生德業之所造，其能越是“立教”、“明倫”、“敬身”之義哉？學固無大小別也，而特謂之小學者，亦以人性之近而習之遠也，必從孩提稍長，良知良能中自然愛敬一點真心，培養擴充，無有放逸，然後日引月長，融會貫徹。故是書必授於蒙養之時。及其行而著、習而察，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無不同條共貫。程子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朱子亦曰：“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之事之所以然。”亦可以見無小之非大，而下學上達，曷嘗岐而視之哉？濂洛蔚興，薪傳嗣續，一時著述之盛，莫如朱子，而垂惠來學，加意養蒙，探本返始，苦心肫篤如此。所以元明大儒推重是書，先後如出一口，灼然龜鑑之不可爽也。定求今夏日侍家君側，與聞理學諸書，考證原委，伏見先儒表章小學亶亶弗釋，整襟奉讀，如準繩規矩之當我前，可以不約而肅，不强而齊，乃深歎束髮受書以來，弗能蚤識講求，堅厥趨嚮，而徒徇詞章利

祿之習，浸淫流俗，荏苒靡所振厲，良可悚懼。因謂是書之不可一日晦也。吾黨即日月既邁，仍當如童子初入小學時觸目省心，收攝保聚，庶幾知非改過，不至終身溺惑而後已。又況於小子有造，天性未漓，循循誘以希賢希聖之域，斷無容舍是書而別立之門矣。遂不揣固陋，哀集諸家舊注，標其節旨，疏其字義，而仿《五經旁訓》之例，授諸家塾。適吾師桐城吳公視學河南，聞定求纂注是書而善之，欣然捐俸授梓，俾得流播，以廣其傳。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未之能免。譬夫陟泰岱者，基步於一岑；觀河海者，溯流於近派云爾。

孝經纂注序

按《孝經》十八章，與《尚書》同出孔壁。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蓋明天性之根柢，邇人倫之原始。舉凡百行萬善，畢貫於其中。其義真，其詞約，其旨該。歷代表章列諸學宮，若東漢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辟雍教化，彬彬稱盛，洵乎覺世牖民，端賴是書矣。國家興道致治，既命儒臣纂修《孝經衍義》，皇上躬行懋德，孝比虞周，時復訓飭臣民，揭示忠孝大節，煌煌綸誥，激發人心。定求備員成均，懼不克報稱。竊見八旗子弟，英俊林林，橋門鼓篋，實儲卿士大夫之選，思所以育才成德。惟是敦天性、明人倫為亟，因舉《孝經》諸家注疏，輯成《旁訓》，并翻譯善本，刊授官學，朝夕講誦，縱云掛一漏萬，而循章晰義，開卷瞭然，稍為初學之一助。多士誠能事親，則必能事君。守身以敬，服官以廉，臨民以惠，務盡移孝作忠之道，而後無忝乎所生。家有令子，國有良臣，庶幾仰副教養之至意云爾。

困勉錄序

陸稼書先生既點定《四書大全》，輔以蒙引、存疑、諸解、羽翼、

傳注，深切著明，而遺篋中復有《困勉錄》前後二編。即先生自題《大全序》所云萬曆以後諸家之說則別爲一冊者也。其門人席子漢翼，併梓以行，而問序於余。余喟然歎曰：“先生一生心力畢萃於孔、曾、思、孟之書，而裊躬之篤行，淑世之精誠，具見於此矣。”夫聖賢立言，所以傳心明道。顯之爲日用彝倫，微之爲性命神化。約之以一二言而可以振挈綱維，擴之以千百言而可以兼綜條貫。故斯須去之而不得，終身由之而不能盡者，《四書》之言是也。有宋大儒蔚興，力洗漢人訓詁支離之病，鄒魯墜緒，揭若日星。然朱子傳注既作，微獨承其後者論解疊陳，即《朱子語類》所載，推廣傳注同異，不妨互存，總爲聖賢義蘊無窮，學者折衷以求。至是，爰取於旁通曲暢，引伸不已，固非可以排決藩籬，亦非可以橫分畛域也。自夫帖括令行，濡首操觚之士，不過循章摘句，保殘守缺而止。應舉既畢，而向所誦習之書，棄若土苴。即有博聞多識者出，方且浸淫泛濫，玩物貽譏，其於聖賢之所以立言，與夫先儒表章論辨之本意，茫乎胥失之矣，欲望道德之成，名節之立，將何所依據也與？先生自釋褐休暇，迄夫解組歸田，晝考夕思，其於《四書》義蘊，如食充飢，如衣禦寒，窮年矻矻，無異經生舉業時，搜輯羣言，遠宗近取，辨其醇疵，晰其深淺。既以《大全》爲經，復以是錄爲緯，於整齊畫一之中，寓融會貫通之致，舊聞新得，相輔彌彰，而獨名之爲“困勉”，則豈徒竭蹶編摩，泥守書冊之謂哉？孔子論列知行，自生安學利及於困勉，非必天下盡出於困勉之一途。而孔子自言必曰憤忘食，樂忘憂。其教人也，語上語下，施無躐等。蓋自古聖賢真實爲學之心，不特已百已千者之爲困勉，即生安學利之資，其返躬克己、存理去欲，無不從功夫磨鍊中來。彼夫好言頓悟，漫語現成，固不待辯而已屏絕焉。程子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又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朱子亦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此則困勉之說也。惟先生粹質清明，造履嚴苦律己。服官一

介不取，以貞其操；直道而事，以遂其志。凜然樹乞墦壟斷之防，泊乎守陋巷箪瓢之素。其以困勉自處，寧爲人所難，無爲人所易，然後言行同符，始終合轍。因於是錄標舉，欲學者知所嚮方云爾。嗚呼！先生往矣，廉聲惠政，嘉謨讜論，淪浹人心，而猶惜其措施未究，望絕蒼生。獨是遺編，什襲之藏，一朝流衍。所謂載道之文，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者，其在斯乎？余謂先生之書，藝林固知尊而信之矣。而吾黨之見其書，當如見其人者，困勉之義，有待於精思力踐也。故不禁娓娓言之，以就正夫有道君子。

重刻陶石簣先生四書要達序

今春，予方養疴山房，筆墨都廢，忽有以陶石簣先生《四書要達》一編來徵序者，乃袁君素含家藏課子，剗削以廣其傳。且曰：“俾學者知聖賢底蘊，務歸於植身行己，而不拘牽於章句訓詁之迹。”此其用意固異於時習遠甚。余自爲舉業時，於有明大家制義，服膺石簣先生爲最深，間嘗晝誦夜思，知其根據理要，識力所臻，直與聖賢意言所從出之始潛通默悟，而後發之於文。每謂有明制義之盛，至先生而一炬孤懸，靈光四射，後此漸入於回邪閹塞。正始之音，漸滅漸盡矣，獨未及早見是編，保殘守闕，罔窺堂奧。今得袁君殫力表章之，何其與余服膺先生之志不謀而合也。嗚呼！講說煩而躬行乃薄，帖括競而講說愈淆，積漸使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非夫虛心味道、苦行安節之士，往往挾己見以附前人，支離瑣屑，矜張執拗，而詞之能達者幾希矣。先生是編不離舉業家言，大槩折衷程、朱，闡明傳注，未嘗輕有所變通也。要其刪繁就簡，引顯入微，一舉目而脈絡融會，皆從精思力踐中來，名之曰“要達”，誠哉！得其要者斯達也。蓋先生素悅王文成公之學，屏棄嗜慾，超然於富貴利達之外，固非標榜門戶、色莊外馳者流所能望其肩項。讀其書，

想見其爲人，誠救病之良藥也，問渡之前津也。且夫文成之與程、朱，其從入之途，各因其資之所近而求。至於聖人之道，則一而已矣。後人胸羅柴棘，牢不可破，托程、朱而詆文成。舉凡從文成學者，雖以品行卓立如先生之徒，盡受其排抑焉。遂使村師蒙稚並未一睹雒閩之緒言，而皆得指姚江爲口實，則豈獨如前所云躬行薄、講說淆而已？將並其所爲帖括者決裂殆盡而不可窮詰，誰之咎也？盍觀先生是編，身爲文成之後學，而稱述程、朱，終如水乳磁鐵之凝合，初無隔礙於其際，斯其爲篤行之真儒也乎。聞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志者何？即袁君所言聖賢底蘊務歸於植身行己，父以是教其子，師以是教其子弟。讀書作文，庶幾振拔於流俗，無難也。余故推本先生之學之獨得其真，願與有志者明證云。

重刻黃石齋先生儒行集傳序

《儒行集傳》，爲漳浦石齋黃先生直講筵時，表進御覽之書。先生曠代人豪，論學大旨主於湛深經術，洞乎獨闢闡奧，著書不下數十種。是編特示千古真儒準繩，舉聖言十六條中，具百二十二義，博采經、傳、子、史所載賢人君子裊躬荷道、救時範俗之實行，一一與聖言符合者，引端竟委，纍若貫珠，則儒之真者昭然不可誣，而僞者亦無容廁足於其際，洵羽翼名教之要書也。吾夫子居恒立教，惟孳孳以躬行是尚。而其言儒也，已有君子儒、小人儒之辨，後世昧乎道術之輕重，大都人事一師，家遵一說，支離於訓詁，沉溺於詞章，卒之謀利計功，中入膏肓。至如莊子所歎《詩》、《禮》發冢者流，比比而是，豈非求儒於言，而不求儒於行之故與？東萊呂氏謂：“《儒行》一篇，自淺至深，而卒歸於仁。”蓋儒者之行，出於德性之所安，無有衆物之可累，誠屬探本之論。惟先生運丁板蕩，深慨當世儒者，類皆文盛實衰，毀譽混淆，進退倒置，特以一身爲之刮垢磨光，孤忠抗節，百折不回。論者謂其三黜不辭剖心，一生強半廬墓，

卒之致命遂志，屹爲宇宙完人。是編之作，實自寫其生平建豎品概。其於歷代真儒，固有形影相肖、音響相和者，是以修之家，獻之廷，不能自已其款款之誠也。余小子惜其流傳未廣，謀公同好而劬劬維艱。武林陳翁林岫敦行善事，一見是編，歡欣贊歎，曾欲捐貲重鑄。比其即世，賢孫允衡來請於余，受而卒業，同行較訂，亟登梨棗，以遵遺志。帙既成，而先生之靈垂河嶽，光映日星，猶髣髴見之楮墨間。凡列儒林，有不奉爲鴻寶者乎？故不揣暗劣，而敬識之簡端。

重刻蔡虛齋先生密箴序

歸里期月，掩扉獨坐，家君既授先儒遺書數種，讀之，一一將身子對照，方覺鍼砭入骨。雙泉繆先生又示蔡文莊公《密箴》藏本，觸目瞿然，益知君子慎獨工夫如是。語云“爲善無近名”，又云“心爲嚴師”，此文莊作箴意也。夫人心喜溺宴安，則以之檢攝而不樂就；好言夸大，則鄰於浮僞而不自知。文莊當塊然一室時，乃豫爲之防，嚴爲之責，危其慝，警其闕，兢兢奉聖賢爲歸。又恐流於汗下，顧名思義，不惟銘之於心，而直筆之於書。嗚呼，何其慎也！蓋慎於獨而猶有出入於外者，未有獨之不慎而外能掩飾者。暗室屋漏，不見不聞，厥思憧憧，潛滋暗長，浸假而爲鷄鳴之起，旦晝之牯，昏夜之求。夫誠防之不豫也，責之不嚴也。《通書》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信哉。”以文莊之理學名節，爭光史冊，抑知其不以昭昭而忽冥冥者哉。是箴也，雖其取義也近，稱名也顯，然密者靜幾也。靜中觀未發氣象，非致虛守寂之謂，正在於體認天理無有間斷耳。文莊真洗心退藏於密者哉！定志學不早，悔且日深，願以有生之年，質諸先民。自勵愚柔，請奉是箴，以作之鑑云。

重刻王仁孝先生俟後編序

有明理學大儒，繼宋蔚興，若河津、江右、嶺南、浙東諸境，後先倡道，教衍風行。近在三吳，則梁谿道南特著，我蘇竟響應寥寂也。迹其巨人長德清修勁節，與夫經濟有爲、彪炳史冊者，豈其無得於學而能之？特未嘗爲學者啓闡奧而立其宗，沿習漸遠，駸駸乎標本遺末，而道德、文藝判若二途，不得不遜夫他邦講習孜孜，匡扶墜緒之盛，亦風氣使然哉。嘉隆間，有王少湖先生者，以孝子而成大儒，旌於里，選於學，薦辟於朝，一時視若景星卿雲，智愚貴賤之倫，靡不喁喁景從。此以見聖賢實學，有感畢應，又不可以時地之說格之者矣。先生身教多，言教少，晚歲始成《俟後編》一書，舉夫六經四子，精微廣大。簡易直截之理，悉返而驗諸倫常日用之際，而造就人材，警世勵俗，肫肫有不得已之心，然後見之於言。則其《自序》所云罔非重躬，行之實者是也。詞以簡而彌該，義以顯而益密。質諸濂洛關閩以來，無不刮其膜而吮其髓，而於有明數大儒之書，幾不能辨其孰先孰後也。當先生時，吳中儒行衰弊，相率而浸淫於富貴，沈溺於詞章，國是滄訛，清流扼抑，絕無以幾希一脉爲之警覺而提撕。先生天挺人豪，行修養邃，確乎龍德而隱，故聞其風者不以爲褒衣博帶、受徒編牒之流，直以爲坊表攸歸，廉頑立懦而不能自己。比其歿也，鄉先賢達以尸以祝，儼若明神。用是激發人心，而樹干城於名教。洎及璫禍沸騰，運丁板蕩，猶有致命遂志者出，不至盡入於泮泗媿媿，爲儒詬病，謂非先生守先待後之力潛移而默導者與？迄今荏苒百年，故老凋零，舊聞散佚，我蘇前哲挂人齒頰猶多，至先生而傳述殆鮮，殘編廢燬，莫由復睹。余小子忝通門後，自垂髫歲即知拜先生像。長而濡首帖括，混迹浮沉，無能究先生之所以爲學。近始得購是編，回環尋繹，益悔問途不早，疲蕪無成。而先生俟後之精誠，壘壘洋溢簡端，雖塵封皮閣之餘，卒不得而湮晦

也。因與同人重謀剞劂，更廣其傳。嗚呼！吾蘇賴有先生肩荷儒宗，闡明學脉，幾如一髮之引千鈞。在當時爲天下士，在今日爲百世師，則此書之模範士林，不以少而益貴乎哉？《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願爲是編敬誦之。

重刻周忠介公年譜序

《周忠介公年譜》爲公友人殷氏所作，未嘗提綱標注，第綜舉生平事實，用識梗槩。歲久版燬，定訪得一編，珍若拱璧。因與公之冢孫靖重謀授梓，亦未敢僭加增修，以易前人之舊。而載入思宗贈恤、誥命三道，及石齋黃公撰《神道碑》、汪編修琬擬《明史》本傳一篇，附以公冢子茂蘭詣闕刺血上疏二通。於是塵埋蠹蝕，煥然一新。覽斯編也，則知公之行已服官，凜凜從慎獨中來，所以忼慨赴難，激發人心而不能自己，誠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按熹宗初，忠直名臣播列在朝，奮身排擊魏璫者，或抗疏討無將之辜，或執簡糾助虐之罪。權奸側目，其勢誠不容兩立。若公既解組歸田，稍自引遁，以潔其身，亦足爲特立獨行之君子，乃必危言覈論，不嬰凶鋒而不止者，何哉？蓋公之心深恫夫宗社之將傾、乾坤之幾毀，徒以一身隱忍自全其間，托爲明哲，煌煌旁矚無疆之說，則耿耿孤衷，食息靡寧，故必助衆正而樂從之也。及其義激鄉邦，傾城號救，銀鑄絡繹，忽若獸奔鳥散。是時，彪虎羽翼之徒，駸駸向廠臣圖九錫、謀勸進，聞吳中變起，相視色沮，謂天下人心，未可一旦搖奪也。自此緹騎不出，猶令二三鉅公削籍田間者獲免於難。轉瞬見暎雪消，逆黨貫盈之誅，曾不旋踵，則公不惜其身之死以報國恩而存士氣者，其烈不綦偉與！夫天而既厭明德矣，實生渠魁，職爲厲階，羣奸比附，如水赴壑。然又必生公等，獨造物之命，而陰奪亂臣賊子之魄。豈不以陰陽消長，固氣數之所必然，不能使之有治無亂，存而不亡。

獨是三綱九法，決不可無人焉挽救於人心糜潰之時，此志士仁人所以不辭滅頂之凶，速彼剥膚之禍，視諸功成事濟者所履彌難，所肩彌鉅也。嗚呼！計公之年，僅四十三年已爾。凡人視之，亦附流螢之末光，逐過駒之餘隙，應時銷落，無得而稱。而公自束髮受書，縮帶論交，筮仕閩南，抵牾稅監，典銓釐弊，拂衣早歸。挾風霜，茹冰檠，其養成浩然之氣，不以死生利害參其慮者，一息皆堪千古，遂得成仁取義，而為天地間不可磨滅之人。核其行，鏡其心，孟子所云“百世之師”。聞風者頑廉懦立，不於茲攸屬與？定後生閭劣，何足為公《譜》序？惟自幼侍祖父側，聞述公之風聲義烈，輒為之歎歔隕涕，以為喬、固、膺、滂之賢，近在桑梓，赫赫若前日事。荏苒垂老，瞻望門閭，趨蹌祠廟，實切瓣香之托焉。故亟願是《譜》之流傳，謹綴一言以應靖之請。

周忠介公燼餘集序

《燼餘集》者，周忠介公遺書也。當公被逮時，篋衍著作頗多，倉卒間為友人投火滅迹。冢嗣端孝先生終身隱恫，或遇片紙隻字，必摹而勒之石。暨其孫靖輩，復從戚友家搜錄一二，而成是集，故名“燼餘”。定受而讀焉，亟加校訂而梓之，以與公《年譜》並行。集編為三卷，其首卷為紀事、公移，次卷為尺牘，末卷為雜文及詩，而附以鹿忠節公所序之《尋聲譜》。公雖無意為文乎，其精神意氣淋漓吐露，具見於殘編斷簡中。凡以深憂社稷之多故，慎持縉紳之大閑，視富貴如鴻毛，等死生如蟬蛻，讀之有不愀然汗下者，非人情矣。昔諸葛武侯僅以《出師》一表傳世，忠孝之言又多乎哉？彼夫騷人墨士、風流宕逸之徒，往往遇好事者，導揚幽隱，誇為藝林美談，亦卒如歐陽子云：“文章麗，言語工，若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已耳。”孰與夫扶綱常、厲風俗，言出而炳如日星、堅如金石，又何忍使之湮沒不彰也夫！

先天圖義存疑序

自昔著述家言層見疊出，離合正變，附會穿鑿者，莫甚於言《易》者流。然原夫羲皇立卦之始，以一畫而分之爲八，又分之爲六十四。初無文字也，數立而理已畢具於其中。故先天圖義，孔子繫詞。《易》有《太極章》說卦，《天地定位章》明著原委。蓋以先天爲後天之所自出，先天爲陰陽對待之位，後天爲陰陽流行之位，必有對待而後有流行，此理數之所以不相離也。乃世之言《易》者，相率托於後天功用之說，無復有究及先天者。魏伯陽、陳希夷始發其蘊，而文人學士猶以爲荒渺不足信，至邵子則其傳大著。《皇極經世》之作，大抵皆從羲畫中來，吉凶消長，數既畢驗，而總貫之以一理，所以異於百家穿鑿附會，而獨得其宗。鶴山魏氏謂：此圖卦爻方位縝密停當，乃天地自然之數，此必爲古書無疑。豈非篤論與？余渺識寡聞，垂老未能學《易》，但從程朱傳注以溯象占遺意而已。一日，新安黃翁葵齋介余門汪子陞，交以所著《伏羲先天圖義存疑》一編示余，受而讀之。大旨以理主夫數，根柢於太極，發揮於時位，而統括於一誠，即生生化化之中，而有元元本本之妙。天德以明，聖功以備，燦乎若星辰之麗天，而不爽其躔度也；浩乎若嶽瀆之行地，而可釐其疆域也；翕乎若五聲八音之旋相爲宮，而均調其條理也。於是歎翁之研思精而萃力專矣。既而見其道貌純古，談論亶亶，瞭若指掌，益心折焉，乃爲序而歸之。昔吳康齋先生見陳白沙先生以《周易疑義》來質，謂之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老人者，陳海雍也。潛心古學，遁世無悶，故康齋雅敬重之。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蓑笠犁田，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辨晰疑義。白沙歎服而去。翁之皓首終隱，而湛深於《易》如此，其爲龍潭之流亞與？惟余亦既觀止，茫乎未能窺測其闡奧，則今之視昔，竊愧瞠乎其後矣。

通書廣義序

濂溪周子紹千古絕學之傳，而其大原一出於《易》，特著《太極圖說》，以闡明天人通復之義。又爲《易通》一書，與《圖說》相表裏，四十章中，微之極於性命，顯之切於日用，擴充之至於禮樂刑政。其詞約，其義廣矣。蓋《易》之爲書也，由一畫而爲兩儀，爲四象，爲八卦，爲六十四卦，爲三百八十四爻。舉夫萬有不齊之數，靡不參伍錯綜，各垂其象，則天下之能事於焉具備。《通書》之義，其亦猶是矣乎。自聖學失傳，俗學失之滯，異學失之誕。其滯者，謂天下有理外之事，則權術縱橫，詞章泛濫，而不足以窮神知化。其誕者，謂天下有事外之理，則枯寂相遁，洗洋自矜，而不足以經時度務。維濂溪之學，獨得羲文周孔之精，包舉六籍，裁制百家，爲有宋大儒之冠。故朱子之稱是書也，曰“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旨哉斯言也。緘齋先生，祇承家學，潛心熟玩，於是書歷有年所，誠見夫天地之大，古今之遠，內之爲聖，外之爲王，無弗該括於四十章中。因有《廣義》之輯，體用秩然，經緯粲然，如繁星之拱極，如百川之朝宗，以是懸之藝林，俾學者因原竟委，而後知聖學之真，必歸於事理合一。由是躬行心得，裕如也。則所謂滯與誕之交病者，可以昭然稟所法程。嗚呼！豈特一家言也哉。謂之善讀濂溪之書也可，即謂之善讀《易》也亦可。雖然，余於是書記誦久矣，而擇不精，語不詳，譬猶見膏粱而不自食，乃以號於人之食而飽也，則已終於餒而已爾。書此以志吾愧。

四書題解辯訛序

《學》、《庸》、《語》、《孟》之書，聖賢爲道而作也。所以明天人性

命之理，修己治人之方，徹上下，兼顯微，渾然合一，昭然條晰，不得以學者私智曲說穿鑿附會其間，明矣。漢儒注疏，求端言象，未能造乎粹精之域。暨有宋大儒章句所集，不無間取於漢儒者，而研精理要，不遺餘蘊。蓋主於發明聖賢之本意而止，固非從文詞起見也。及以帖括取士，於是講說遞興，或則拘文牽義，或則領異標新，而紛紜破碎，離經畔道者日益衆，甚且沿而習之。父師之所授，子弟之所習，不惟講說之是求，第苟且襲取於時人八股之中，以爲逢世之筌蹄而已矣。吁！文章之日敝，學術之日壞也。間嘗觀有明大儒之講學者，其發揮書義，大都脫棄舉業家言，當機指示，浹洽如化工時雨。蓋實有學爲聖賢之志，故能深體默解於聖賢之言，雖取證不無稍稍異同，即起有宋大儒而質之，亦未必不以爲遞相發明也。而世之議者，必堅持一說而爲之的，謂是可以正時文之趨於泛濫而靡所底止，曾何異於刻舟求劍、膠柱鼓瑟之見也哉？宜其訛復傳訛，辯之不可勝辯也久矣。新安汪君毅然起而辯之，雖不離於舉業家言，要其好學深思，不安流俗，緣是以求合於昔人之講學者，去秕稗而存嘉穀，汰硤硤而得拱璧，庶幾合於“文以載道”之義，則是編固其端倪也夫。

三子定論序

朱、陸異同之論，兩家門人紛如聚訟。暨姚江有《朱子晚年定論》一編，而排擊之者戈矛肆逞，毒若酷吏深文。清瀾陳氏《學蔀通辯》之作，蓋爲當時政府忌嫉姚江，逢迎附會，其於聖學淵源、貫顯、微合、動靜，茫乎未之有聞也。後儒好爲耳食，但知拘守訓詁，補綴帖括，可以色取自居。不獨標幟講壇者，輒以詆斥象山、姚江爲先，即勦襲聲偶、鉛黃甲乙之徒，亦莫不含沙橫射，雲霾霧障，天日爲昏。嗚呼，姚江之編《朱子晚年定論》也，非以抑朱子，正以尊朱子也。縱曰諸語不盡出自晚年，而朱子虛衷邃詣時時吐露於著述指

授之餘，正足使學者消勝心、融客氣，何至如清瀾所辯判若黑白清濁之不可比似者耶？是三子之學，本無蔀也，乃辯者自設之蔀而莫爲之撤也。定矣陋寡聞，而未敢昧我固有之良知，曲徇流俗以自蹈夫蔑誣先覺之罪。竊復抱此耿耿，無有同方合志，相與研晰而披陳之。忽得草堂王君從武夷山中郵示《三子定論》一書，受而讀焉，實獲我心，始知聖學淵源絕者可續、散者可聚，不致率天下學者胥入於循聲襲影、淺薄浮僞而後止也。孟子於夷、尹、惠三子，既並謂之聖，又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惟仁也，所以爲聖也。正於不同，信其同也。”推此義以證是書，則三子者聖耶？仁耶？非不同而同者耶？

三 立 編 序

自《傳》有立德、立功、立言之目，後之學者拘循名象，區別品流，各自樹能於天下，而聖人之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遂多所分裂，無復究夫一以貫之之義。於是學術日晦，而修己治人弗克底於光明正大，亦未知三者之立，其在仔肩聖道之會，固有相因自至，初非勉強競勝者所得與於其際也。邈夫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皋、益、伊、傅、周、召、望、散之爲輔，道統授受，見知聞知，存之精一敬義而爲德，措之平成戡定而爲功，播之《典謨》、《訓誥》而爲言，無不兼總條貫也。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傳之顏、曾、思、孟，皆不得位而獨明其道，以教萬世於無窮，則德也、功也、言也，均莫有尚焉者也。迨濂、洛、關、閩諸大儒，存心制行之純粹，匡時濟物之篤誠，著書講業之精密，雖屈伸用舍，時遇不齊，而於三者之立，兼備無遺，爲視漢、唐諸賢僅得其緒餘，專舉其一節者，不誠度越什伯也與！有明儒林蔚興，沿襲既久，浸假而牽狃於詞章、訓誥，馳驚於權謀功利。王文成公，天挺人豪，爲學歷幾變，而入於深造自得之域。其

曰：“致良知也，即明明德也。”合知行，融博約，徹動靜，孜孜以克己改過，拔本塞源爲教，直接堯舜以來聖聖傳心之統。故其功之成，如披卻導竅而不勞；其言之發，如掘地湧泉而莫遏。合三者而卓乎有立，實爲振今鑠古之一人，與天壤昭垂不敝者矣。凡從公之學者，若東廓鄒公、崇一歐陽公、緒山錢公、念庵羅公，無不踐履峻而議論淳。雖以東林講壇，屹樹崖岸，終不能不並采其說。及伯順鹿公、念臺劉公、石齋黃公，尤於公之學剔骨洗髓，成仁取義，卒爲一代完人。豈得謂虛襲知見，無當於躬行實際者與？彼夫橫議者流，閉塞靈明，沉溺氣習，戔戔惟字句櫛比之爲務，乃誚良知之說曰禪、曰霸，或則第見其助績之奇，樂其文章之勝，則曰即是足以成名，奚事紛紛講學爲？噫嘻！使公而不講學是亟，則德之未據，而所爲功與言者，亦皆塗飾生民之耳目，又何能時措不匱若此也。孔子曰：“有德之言，仁者之勇。”信乎！三者立，則俱立，其爲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道，特於公樹諸準的云爾，又何有於坐井觀天之瑣瑣者與！邵陽適庵王明府，素嫻風雅，出宰建之崇安，廉明有聲，政治民和，表揚先哲，匡扶來學。既以公績被閩疆，復建遺祠於武夷山曲，又舉公之《全書》、《傳習錄》、《文錄》、《別錄》、《續錄》諸編，彙加檢輯，刪繁汰複，因類而屬諸立德、立功、立言凡若干卷，欲使學者瞭然於綱舉目張之中。若八音並奏，而不踰於黃鐘之管，還相爲宮，固非謂三者之於公見其分，正謂三者之於公始證其合也。推諸堯、舜以來，道統授受，見知聞知，更自孔子及於顏、曾、思、孟、濂、洛、關、閩者，先後若合符節，不可誣也。定竊願以素所服膺之志，謹承序言之屬而不敢辭。

息關三述序

《息關三述》者，九霞蔡翁晚年論學之書也。翁優游杖履，未嘗

托迹精廬，擁皋比座，而是書之述，一而再，再而三，其寓意婉而摯也，立言簡而精也。夫學不可不講，亦不可泛講。泛講之病與不講等：不講者溺於利欲薰蒸之習；泛講者溺於章句支離之習。萬口雷同，枝葉蔓引，非皆以讀書自命者耶。而於前賢精思力踐之道，茫乎不察，因之隨俗波靡，蒙耻含垢，苟安歲月而止，尚何望其窺性命之奧，躬天人之蘊，而於聖學得所歸宿哉。是書之首述讀書法也，以朱子爲學者所宗，薛子則最善學朱子者，故不復他爲援引，所以箴砭口耳記誦決科取榮者不遺餘力也。繼述助憤編也，自濂、洛、關、閩迄近代真儒，纍纍貫珠，特於編簡稠疊中，各摘其單詞隻字，皆深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使之目聳而神攝，故以節取爲鞭辟近裏也。卒述正學矩也，直舉《學》、《庸》、《語》、《孟》與夫《易》、《書》、《禮》之精義微言，昭然而示諸的。其所謂真脉、程次、功夫、大閑，皆矩也。吾夫子志學，即是志矩，而積之從心不踰，以爲極矩，固非心外物也。心有本然之矩，蓋即道心惟微之謂，未發之中在是，中節之和在是，本於不睹不聞，推於位育參贊。舉凡靜存動察，知行博約，豈復有支分節解者哉？講學者誠究及此，又豈有不以躬行心得爲歸，而塗飾人之耳目者哉？惟能讀書，則能助憤；能助憤，則能知矩，如及乎其門而升乎其堂，而入乎其室，歷歷有次第焉。故曰：寓意婉而摯，立言簡而精也。雖然，是書之述，實惟忠襄公家學淵源在焉。蓋忠襄公仔肩絕學，得力於王文成公致良知之旨爲多，平居撰著，無不伐毛洗髓，卒之身殉社稷，與同時蕺山、漳浦諸賢爭光日月。讀父書者，念手澤之常存，凜典刑而如在，能不勤思負荷，與世共見之哉？余比歲獨居深省，於先儒遺書輒思漸次哀錄，而精力短弱，將伯無助。適得是《三述》，流連紉繹，庶幾所謂閉門造車，出而合轍者，因承翁命而綴詞簡端，顧其每帙自爲序，亦既瞭如指掌，則終覺鄙言之徒贅也。

明賢蒙正錄序

羲皇畫卦，首乾坤，而屯蒙次之。屯者，天地氣交之始；蒙者，人物形生之始也。程子曰：“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所謂正者，實取諸山下出泉之象。周子曰：“山下出泉，靜而清也。”今夫赤子初生，胚胎渾然，元氣融然，情識未鑿，何靜如之？嗜欲未攻，何清如之？愛親敬長，知爲良知，能爲良能，不由於學，不由於慮。蒙之本體，初無有不出於正者。特其靜者漸搖，清者漸汨，於是波流蕩激，而性始遂不可問。聖人岌岌乎思所以養之，終日學亦以致其不學之良知，終日慮亦以復其不慮之良能，而作聖之基在焉。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夫豈矯強而然哉。自昔端人碩士，道德可師、名節事功可表者，當其髫髻時，莫不岐嶷挺出，早露端倪，預留徵驗。得其至靜者而無以搖之，得其至清者而無以汨之，故曰正也。風會遞變，人才易消，試率諸蒙而語之曰：爾無不正，彼猶齟齬而不相信，瑟縮而不相勵，疑若取諸天性之外而束縛之、琢削之，爾盍亦示以蒙之本無不正者，庶幾迎機善導之爲近且易也歟！余養疴休暇，偶閱有明諸賢傳紀，竊見一代名哲接踵，炳炳麟麟，不勝殫述，乃自附於識小之義，輯其幼儀英特者，彙成一帙，名之曰《明賢蒙正錄》。維諸賢之嘉言懿行，於此發軔，及出而際昌期，扶否運，或則羽翼宮牆，或則揜撐宗社，非異人任也。亦可以見蒙之本無不正，靜者常靜，清者常清。凡厥後生，耳目猶是，心思猶是，誦習之業，進取之塗，無不猶是，又何忍自棄於不正，而靜者搖之，清者汨之，以致古今人之不相及哉！於戲！東隅幾時，桑榆垂暮，圓顛方趾，慚負良多。若其父兄之所教，師長之所率，不復稱先則古，趨浮僞而棄篤誠，驚紛華而忘澹泊，則彼血氣未定，習慣自然，果行育德，又何賴焉？語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余願爲蒙者憬然覺，尤願養蒙者肫然誨。

不揣固陋，而效此嚆矢之助。

明翰林檢討陳怡庵先生文集序

吾吳自子游倡道以來，固所稱文學名區也。聖門文學，雖稍間於德行一科，未有不本於立德厲行，而以瑰麗之詞、組織紛紜之技，謂可語於文學者。嘗觀當日與子游並稱，實惟子夏。自子夏設教西河，而秦、漢間嶽嶽懷方之士漸摩流衍，經術亦由之得所師承，非其學之篤信謹守而然耶？則子游之風被東南者，亦由是可知矣。沿及末流，相率以輕柔浮靡爲吳人氣習，其於先正典刑，蕩然莫知稽考。余每論此，未嘗不愾焉歎息也。前明之初，吳中運際淳龐，一時名儒挺出，類皆崇尚闇修，不求聞達。若俞貞木、王光庵、錢繼忠諸先生輩，風規峻潔，屹若山岳，而在仁、宣兩朝，以經學聞於時，則檢討怡庵陳先生爲最著。先生奮自孤生，事母純孝，其爲學主於先儒“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固其本”之旨，既湛深於五經，而義理所在，皆設誠而致行之，以故與情翕服膺。徵書入禁近，被儒生稽古之榮，而卒奉身恬退，樂天知命以終。此其醇德粹行，蔚爲文學宗主。揆諸游夏之遺風流澤，誠有後先一轍者與。先生文集舊刻若干卷，歲久廢燬，裔孫熊志在闡揚前美，乃重授諸梓，因來問序於余。余得循環紬繹，而知先生之吐詞也典確而亮直，命意也宏深而粹精，誠所謂載道之言、有德之言。視彼泛濫詞章，徒以著書立說自鳴於世者，相懸萬萬也。嗚呼！吳風文學之弊日甚矣。得懸先生之書，以爲風世厲俗之具，使人知昔者文獻之盛，慥慥君子可師可法，如是挽薄弭囂，不亦鄉邦之厚幸歟！又豈獨陳氏之舊德流傳，其未有艾歟。故爲推論及之，非敢云能贊一詞也。

明江西布政司參議郭鯤溟先生詩集序

余嘗考前明世宗時相嵩用事始末，蓋三歎於鋤奸戢暴之綦難

也。嵩秉政二十餘年，殺害忠良，毒流宗社。晚得徐文貞公密伺其隙，潛爲轉移。林侍御既彈懋卿，鄒侍御始彈世蕃，而嵩乃罷歸田里，猶縱逆孽蠢動不悛，世宗隱懷護暱已非之意，幾如反掌矣。林侍御出按江右，奸黨駸駸掎擊其後。時則袁州司李郭公，奮身力抗，摘發嚴氏貪橫罪狀，上諸侍御，飛章入告，然後得捕逮凶人，授首稿街，以成文貞公之志。則公之功，豈出侍御下哉？嗚呼！元惡大憝，神人憤恨而欲殛之者，賴一二公忠剛正之臣，衝其鋒，摧其焰，勢甚孤且危耳。使所遇皆柔懦渙忍者流，畏首畏尾，莫之夾助，必終被遏抑，而事以無濟。此吾夫子以太息於鄙夫之不可與事君也。公子立豺虎之鄉，迅擊鷹鷂之翼，氣激風雷，光貫日月矣。及其入司銓曹，正色昌言，指陳時務，糾劾中官，侃侃見諸封事，遂至直道齟齬，出參外藩。而公素懷恬退，翩然解組，優游林壑以終。設使遭時大用，得究其所設施，豈不更有造於封疆多故、廟堂否隔之時哉？此尤足爲當時用人者扼腕痛惜也。公爲我鄉先正，其風節卓犖不羣，若此而時移代遷，父老竟無稱述之者。甚矣，文獻之闕略，何可勝道！今公之五世孫鸞，重輯公之詩集，新登梨棗，因來問序於余。余既證諸舊聞，展卷肅焉起敬，循環諷誦，凡夫遊宦閒居之作，雍容淡逸，發於性情，止乎理義，淪淪乎大雅君子之音，正宜表而出之，以爲慶曆間藝林鼓吹，不當遺置於殘編斷簡中也。余故敬綴一詞，且以寓論世之思焉。

明刑部侍郎王純甫先生遺稿序

前明闕寺煽禍，至熹宗之世而極矣。一時忠直名賢，奮身彈擊，轟然連袂而起。三吳諸君子最烈，而當夫逆焰未騰，奸萌甫動，首發危言，以效防微杜漸之謀者，實自純甫王公《論客魏》一疏始。疏言：“客氏不當給香火之田，魏璫不當冒陵工之績。”既遭譴謫，旋

起旋廢，猶免於乙丙間鉗網羅織之難，亦天所以留正氣之一線，庶乎傾否有幾也。思陵踐阼，清流振揚，宵壬仍多淆雜，公則封章疊上，糾大憝之羽翼，排衆議之滄訛，凜凜乎以禮義廉耻大聲疾呼，無所顧忌，引身求退。後雖回翔卿尹，陰爲柄政者排躋，而不竟其用。迄乎滄桑變徙，疾惡討逆，義形於色，而驚波駭浪，遂及林壑幽潛之地。究之有死無二，亦得正而斃者也。嗚呼！君子小人之相爲倚伏也，有由來矣。君子既絕小人，則小人必與君子爲仇，且或附於君子以自文。其爲小人，而君子必入於險。此世運消長之會，每使論世之士，三復歎息也。竊以公之生平論之，視夫同時諸鄉先賢，其忤璫也，不至如周忠介之慘禍，而與文文肅、姚文毅、陳文莊之置身危殆，實相等耳。及其致命遂志，稍後於徐文靖矣，亦與維斗楊公、公旦劉公，慷慨赴義，均無愧於《采薇》遺意焉。則公之流風餘澤，固當奕世稱道弗忘，豈可以名實顯晦異論哉。公精於舉子業，其立朝大節，即史乘所載一二奏疏，已足徵信不朽。而所著詩歌古文甚夥，巢傾室毀之後，煙消一炬。今公之曾孫銘，手鈔若干卷，將謀剞劂，而限於梨棗無資，乃屬余爲之序。余以爲靈光式憑，當補三吳文獻之失傳者，實在於斯。願拭目以觀成云。

湯潛庵先生文集節要序

潛庵先生清修粹德，儀刑屹然，來撫三吳，風移俗易，比隆淳古，遺愛深長，耕夫牧豎猶能頌說不衰。於是，學士大夫皆知先生之爲真儒，可以明體達用，謂其生居伊洛，倣法程、朱，儼在姚文獻、許文正伯仲間也。雖然，先生之表見於世者如此，而欲識其學所從入與所得力處，非讀其書，究其指要之所存，則猶涉於循牆捫壁之見，而先生之精神面目吐露幾何哉？定闇弱無能，早志於學，幸侍先生几席，稍聞馨咳。比先生歿，受其文集，迴環讀之，數年於茲，

乃信先生之學純明篤實，非襲前人之皮膜，樹一己之藩籬者所可同日而語，所以表裏洞徹，足爲後生法程也。夫學之必宗程、朱，固家喻戶曉也。而先生之宗程、朱，則能力踐乎程、朱之行，而會通乎程、朱之言。程、朱之言居敬也、窮理也，未嘗不知行一貫、博約同歸、動靜互攝也。相沿相習於帖括訓詁之徒，支分節解，脈絡壅閼，浸失程、朱之本意。至於姚江，喟然爲拔本塞源之論，揭致良知以爲宗，孜孜教人掃蕩人欲，擴充天理，則本體工夫包羅統括，直截簡易，始知程、朱所謂居敬窮理者，初非區爲之途、繁爲之迹。正使程、朱復生，當必引爲同心之助。而議者好爲排擊，坐以新學異門，卒之意見沈痼，功利潛滋，則亦自托於程、朱，而實自絕之者矣。先生邃資夙稟，甫入承明，日與同志切劘正學，淡於仕進。壯歲抽簪，復從孫徵君先生於百泉之上，青燈白雪，講習亶亶，灼見性天，無少間隔，一以躬行心得爲歸，絕不拘牽文義，競起戈矛。每曰姚江之學，返本歸原，正以救末流之弊，而特嚴其門人虛見承襲，流爲沈洋恣肆，致疑於以儒入禪者。此其善學姚江，正所以爲善學程、朱也與。程子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是即周子無欲故靜之說也。先生體認真切，灑然有吟風弄月以歸，“吾與點也”之意。故其視蘭臺石室也，細旃廣廈也，懸牙樹戟而兵刑錢穀之紛紜也，皆鳶之飛、魚之躍也。極諸毀譽利害當前不動，生我順而殺我寧，一逝川之不舍，浮雲之太虛也。嗚呼，非深於聖學者能之哉？今其文集具在，特節其要而錄之，非敢僭爲取舍。亦曰先生之言，實先生之行也；若第以語言文字觀之，雖多亦何取焉？用是振綱挈領，奉爲箴銘之在側，庶乎從入之途、得力之地瞭然心目，由是知先聖先賢異世同堂，又何事羣言之聚訟也與？

淨綠居文集序

梁谿緘齋先生以《淨綠居文集》示余，余循環諷咏，而歎先生之

深於古文也，固非以文言文之是尚。而相其爲文之意，有肫然藹然，迥別於世俗之騁夸言、矜畸論、紛紜龐雜而不折衷於理者。此非深於古文者不能也。夫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然競以泛濫詞章，爲媚世逢時之具，或論事而失其實，或擬人而失其倫，方且爲人心風俗之詬病，又何足以行遠哉？余不敢自附於知文，嘗聞先生之緒論，則大率類此。今讀是集，而始信先生之蘊藉深矣。先生蚤陟詞苑，雍容於談經校史之間，鎮靜寡營。邸居日，惟閉戶，故其承明著作，靡不自出機杼，經緯具而文質參。又以性喜恬退，請告家居時，多門敦孝友，鄉推廉讓。迹其酬應贈答諸體，類皆真摯悱惻，而出之以和婉，令人油油乎敬且愛焉。置諸《廬陵集》中，幾於神似，而非形似也。方今樹幟文壇者，實繁有徒。吾願以先生是集爲之立其範而示其防，則庶幾不悖於古人矣乎。雖然，先生之文所以致此者，有本有原，而非末流所能窺測也。余聞先生平生之學殖，一以濂溪《通書》四十章爲宗，深思潛玩，推廣義類，拳拳服膺，積有年所。夫《通書》固無意爲文，而自成天下之至文者，即其《文詞》章曰“文所以載道也”。先生殆脗合此語云。

潘稼堂文集序

稼堂潘君既歿之二年，令嗣某等編次詩文共四十卷，爲《遂初堂集》。高弟海寧許宗伯既序而行之，縣諸藝林，往往傳誦，若金石聲矣。復來徵余一言，綴諸簡端。余學殖簡樸，何能導揚是集之奧蘊？逡巡久之，回環循諷，乃斂衽興歎曰：“近世著作之家，層見疊出。如是集之取載閱博也，布格昌明也，渾浩流轉之氣磅礴其中而不可遏抑也；晰理則歸純粹，論事則尚典確，抒情繪景則宣暢而透迤，視夫拘攣者失之纖弱，奇譎者失之龐雜泛濫，淫佚者失之蕪蔓而無所準繩，不已若淄澠異流，蓬麻殊質乎哉！君以英敏明達之

才，積以多聞強記之力，少歷憂患，伏處菰蘆，不求聞達，故得殫心好古。其於六經諸史，及夫屈、宋、班、馬、李、杜、韓、蘇以下百家之載籍，靡不采實含華，而又絕無摹仿擘畫之迹。及遇天子徵辟，令典石渠虎觀，傑然名爲作者。旋以忌口推排，拂衣歸隱，益自縱心於江河巖壑之間，探奇陟險，足迹幾遍天下。筆墨淋漓，發抒其耳目心思之所寄，廓如山峙而泉湧也。則文人之樂事，由茲極矣！君平生矜尚節義，師事俟齋徐先生，服勞盡禮，卒爲表其宅，贍其孤，且慷慨諒直，每爲鄉邑利弊，指陳侃侃，是皆時俗所難。母喪之後，終身茹素，栖心物外，意致灑落，遇之者絕不覺其爲承明人物。集曰《遂初》，固其素志也。昔我師澤州陳文貞公衡，論館閣人才，品鑒精嚴，獨謂君之詩文，實登大雅之堂。比及扈蹕南來，兩度館於余家，喜君過從，篝燈深坐，談論亶亶，盡吐其胸中之積蓄。我師尚欲薦君出山，而君掉首堅謝。踰年，則君竟歿矣。我師以《午亭文集》，委余校讎，剗削成書。余以不得與君並此鉛槧之役爲憾。及見君是集既梓，則又惜不得及我師在時，乞其一序以爲簡帙增光。嗚呼！成連之響云亡，郢匠之斤遂輟。余每念夫日月不居，師友款語何可復得，能不掩卷而噉噓流涕乎？則余雖言之無文，亦有不得已者焉。乃序之以踐其請。

山陰沈公詩集序

康熙壬子江南省試之役，定始受知於座主山陰公之門。既上公車，一謁公於長安邸舍，倉卒南歸。越乙卯，而公逝矣。忝竊通籍，追維舊恩，恨不得再奉公之顏教，啓示津梁，輒於緇塵掩苒之際，愴然興感。伏惟公之鴻才碩學，擷六藝之菁英，綜百代之突奧。蘭臺槐省，箋翰流傳，莫不璠璵重而珠貝珍也。使天假之年，仰應天子右文盛典，則長楊授簡，石渠校書，當無有駕而上之者，於以潤

色皇猷，恢張儒術，不亦休哉。而遇不逮時，蘊抱弗獲大展，此固朝野人士咨嗟歎息。若歐陽子之於梅聖俞，千載當有同情，不獨門下弟子歔歔流涕而不能已也。公之學，無所不兼，而平生尤以詩名。自在家山時，即有《采山堂集》。比遊國雍，登館閣，凡十餘年，則有《采山堂二集》。長君五杲久藏篋笥，今始剞劂成編，乃郵示定，而屬爲之序。定性稟迂拙，蚤賦歸田，今已垂垂老矣。愧未能揆藻揚聲，光大師傳，猶幸於優閒風月之時，得以盥水焚香而讀公之詩。洋洋乎若望滄溟之淵泓，奕奕乎若瞻泰華之崇峻，則四十年之夢寐慕思，庶幾一慰焉。若公詩之沉酣六朝，鎔鑄三唐，錯綜兩宋，體高而詞贍，才闊而情深，當代藝林固已洞悉而稱道之，亦非門下弟子所能贊一詞也。惟是詩教之行於今，實當同文齊軌之日，而涇渭淆雜，玉石混蒙，亦不可勝詰矣。得如公之是集，樹厥典型，俾操觚家知所以薈萃衆美而無替乎風雅遺音，則公雖不及伸其志於生前，而傳之千百世，靈光熒熒，昭揭於星雲之下，歷久彌新，未始非羽儀隆盛之先資也，豈曰小子阿好之論也夫？

徐爾瀚詩序

先儒呂與叔詩曰：“學如元海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蓋言詞章之弊，紛拏於循聲摘句、東塗西抹之間，其異於玩物喪志者幾希。學者苟洗心滌腸，與古先聖賢精神默注，則天人理氣之故，修齊格致之幾，方將反躬存省之不暇，而又有事見於言乎？然嘗見紫陽夫子《性理吟》一編，探源晰奧，協律成章，皆由於天理爛熟，依然春風舞雩，三三兩兩之致，使人循環諷詠，足以振起浮惰，怡悅神明，比諸盤盂刀劍箴銘深切，固不當以詩觀也。徐君爾瀚，江上宿儒也。率其嗣來游太學，予得挹其言談意氣，深以黜浮華、敦誠敬相尚。繼出一編示予，自行旅贈

答而外，大都發明性學之言。其於古先聖賢入道階梯，亶亶篤嗜，遂能抉其綱、疏其目，何其有似於紫陽夫子之遺意也，則亦不應爲呂氏之所砭也夫！

鄭孟鄰詩序

昔余忝司成均，適遇天下學校貢士之期，一時俊彥，鱗集橋門。若閩中鄭子孟鄰，年甫弱冠，余見其課藝，晶光熒熒，直透毫楮，而器宇磊落，視馳騫聲華之習，恬然不屑也。余特愛且重之。既遜之董教官學，復爲流求遣子入監者師，六館羣相翕服，而余於是時尚未知孟鄰之能爲詩也。及其舉孝廉於鄉，數上公車未售，遂膺除目，爲兗之陶丘令，文學政事，雍容奏績。地介武城、單父間，颯颯乎有絃誦遺風矣。乃以平日所作詩署曰《燕石編》者，郵書而請質於余。余披覽循環，然後知孟鄰之能爲詩如是，而向者未盡知之深也。設使孟鄰亟亟以詩取名，吹齊門之竽，舞楚宮之袖，亦未嘗不足爲學士大夫游光揚聲之藉，而獨厚自斂藏，豈非其志量深沉，而人亦不得窺測之者與？觀其以“燕石”自名，則寓意固澹且遠矣。且夫詩之爲教，原非拘牽格調、泛濫詞章，而曰若者爲漢魏，若者爲三唐，爲兩宋，沾沾自喜，以優孟衣冠得其形似，附會作者之林而已。必也其氣淵浩而本乎性，其言藹惻而約乎情，然後於我聖人所云“溫柔敦厚”之教，引伸觸類，可以漸磨陶冶而深造乎其域。孟鄰是編，或在家庭之依慕，或在道路之感興，或在撫時接物之流連，寄托歡忻憂戚，靡不有天然之性情洋溢動盪於其中，而初無拘牽格調、泛濫詞章者之所爲。此其所以不亟亟於詩取名，而人亦不得遽爲窺測之者也。白沙先生曰：“詩之工，詩之衰也。”其序李世卿之詩，謂皆本於性情之真，非有意於世俗之贊毀。吾於孟鄰，亦云然乎爾！則以燕石爲自謙者，殆可得而免與。余之朴學自守，不願竊

附詩人之列，而自謝病歸田以來，晨夕寤歌，惟自得其性情之所近。今已冉冉老矣，每念與孟鄰風雨講德論心之雅，不勝離索之思焉。因爲序而歸之。

詠史詩序

《春秋》爲史之祖，而作於東周。《詩》亡之後，則詩與史之同條共貫也尚矣。後之爲史者，吾不知其能得《詩》之遺意否乎？若以詩論，則浮靡之音作，蕩軼之思興，其猶合於史裁者絕少。使誦之者無由感發其性情、砥厲其行誼，雖多亦奚以爲？詩家稱杜少陵爲詩中之史，若詠史詩，則作者層見疊出，要皆隨意所及，斷章摘句，未必薈萃千古之全史而識所向往，則詩與史終未能一其指歸也。松陵周子幼亮示余《詠史詩》一編，獨舉全史中忠孝、廉節、名臣、碩士可以爲世法程者，人係以詩，遂積至若干首。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物此志也。余披詠申復，謂其識明可以闡幽顯微，其思遠可以風世範俗。是真有合於史之繼《詩》而作者，趣登之剞劂，俾學者置之几席間，油然與昔賢相對，其所興起，不已多乎！周子曰：“善善長而惡惡短。”固《春秋》遺意云。

史鈔序

鶴山王先生從桐川司教歸，梓《史鈔》一編，余受而讀之，乃知先生之善於讀史也。編年之史，自司馬氏《通鑑》成，而朱子釐爲《綱目》，是非大備矣。學者每視卷帙煩博，累時莫究，於是刪纂成書，諸家間出，實難免乎保殘守缺之譏焉。然聞諸程子之言曰：“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朱子亦曰：“讀史當觀大倫、大機會、大治亂得失。”由是言之，則知讀史之法，又不係於煩簡也。苟徒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末也。若其融貫源

流而潛思熟審於其際，則雖一言一事之所在，而知人論世之識寓焉，亦賢於涉獵紛紜，神疲精耗，終於散漫零落，鮮所依據者遠矣。先生是編，蓋簡之又簡者，而其論斷特詳，上下數千百年間，援情切理，旁通曲暢，大意主於平中和厚，無取乎苛覈，無近乎迂疏，足令閱者怡然而神解也。非先生之融會源流，而潛思熟審於其際，何以能知人論世如此？前代史家論斷，惟胡氏《讀史管見》，《綱目》折衷居多，而議者謂其主於《春秋》討賊之義，責備賢者不無已甚。是編不泥成說，斟酌盡善，殆太史公所稱談言微中者，而凜乎警身之志，惻乎覺世之思，溢於言外焉，可不謂善讀史者乎？先生與先君子同舉京兆，交最善，三十年來，先君子每稱年譜中惇德篤行之君子，必先生也。比先生不屑爲令，改就儒官，先君子益善之。其在桐川，潔身愛士，迴軼品流，教以大行，未幾，引年歸里。此其出處進退粹然有道氣象，不可謂非自讀史有得中來矣。然先生年日高，神日茂，勤修增德，不減於古之耄而好學者，是編特始見其一班爾。

名山記鈔序

天都西村吳子，以才雋聞於藝林，而生當黃山白嶽之鄉，寄情蕭曠。履綦所至，輒以著述自娛。因與高弟西亭汪子舉、括蒼何氏所輯《天下名山記》，研精校讎，汰其篇之複者、體之雜者，鈔成一編而授之梓。粹若集狐選腋，排沙揀金，前人心目所注，一旦頓發新硎矣。或曰：方輿圖牒、九州名山，臚列瞭如，鎮名邦，跨絕域，仙宮禪刹之所棲，物產土宜之所殖，離奇變幻，固少文圖之不能窮，子平迹之不能及也。自古迄今，仁人達士，高望遠志，發爲文章，以寫其性情自得之處，亦日異月新，不可勝記矣。曷不旁蒐博採，增益舊聞之所未逮，使山靈昭耀於無窮，顧斤斤舍煩就簡？爲余曰：若斯言，則仍執藪澤之見，忘寥廓之觀，曾無足爲善遊名山者道也。何

也？乾坤肇造，流行峙止，庖犧氏立象，自一畫而交易，變易於其間，繫之以艮而山之象具是矣。因之《禹貢》之所封，《詩》三百篇之所識，《周禮·職方》之所掌，不亦舉端竟委哉？若夫尋幽選勝者，其一時境遇之適然歡愉憂戚，或異其致，晦明寒暑，或異其候；後先唱和，或異其羣，俯仰轉盼，便成陳迹。蓋山其有常者也，遊其無常者也，以無常當有常，而豈必屑屑於文人之糟魄云爾哉。且夫推之無極之始，擴諸六合之外，莊子不云“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則又何有乎於彼見多，於此見少也？鈔者之意，殆有會及此。太史公云“擇其言之雅馴者”，此物此志也。懸是編以待夫善遊之士，履而迹之，浩浩乎遇之穹壤之表可也；引而積之，悠悠乎會之几席之近，亦可也。博觀約取，藏修息游之善道也。余自顧生平登陟寥寥，未償所願，而材力斂瘞，亦無能馳騁載籍，誇爲汗漫之遊。惟是逸情孤寄，脫迹塵埃，緬思枕巖漱流者之所爲，固不勝景行仰止焉，亦昔人所云“置身宜在丘壑中”者，故於是編之行也，不揣固陋，而忻然留題簡端，以寓遐慕云。

卧蒿集自序

《卧蒿集》爲余兩丁家艱，服既闋，以疾展假，歲辛未迄癸酉三載中存詩若干首。蓋余於戊辰殘臘，自成均量移以省親得請，時先君尚起居無恙，私願從此身依澣舍，可以稍供子職。一旦旻天降凶，中路跌宕呼號，堊室一息如綫，黽勉經營窵窵，神傷精耗，而沉疴伏矣。客有勸余，當及時就銓，無鬱鬱居此，輒吞聲飲泣而不能答一語。第於晨昏興寐，慼慼形諸感歎，祥禫以後乃成句而錄之，點點皆淚痕也。病稍起，間有山水之登陟，鄰曲之歌呼，亦皆目睇白雲，心傷朱萼，不自覺其觸緒徬徨也。嗚呼！士之遭逢景運，得

以鼓吹休明，勒詞於金鐘大鏞之列，固由才與命，俱不可強爾。若退身奉親，盡倫樂志，庶幾如束廣微重補《南陔》、《白華》諸詩，斯爲人子尋常分內事。而余亦杳不可復得，乃徒托於《蓼莪》之鮮民所云“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覽者能不哀其志哉！

歸田集自序

《歸田集》，爲余甲戌秋請告旋里諸詩。其旅中應製、贈答之作，都庸爛無足存者。余以樗櫟之質，樸直無文，筮仕詞館，動遭脆脆^①，每思蚤息田間。及卧蒿以來，逡巡却顧，欲如古人親終，遂不復仕。而又念叨受國恩，尚當稍竭涓埃之萬一。癸酉冬，勉復北行。一就舊職，則病且更作，筋力早衰，自料無能仰副摛藻銜華之任，若復懷祿苟容，滋人疑忌，不亦進退失據哉？因決策投牒，往返纔及數月，見者無不訝而惜之，然余中心自幸。一官雖微，言旋信宿，亦如歐陽子所云“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當策蹇於修門，泊息游於故里，嘯歌落落，如鳥之入林而語，鹿之縱埜而鳴，有不能自己者。噫！失之東隅，收諸桑榆，終自悔其知幾之晚矣。

南畝詩藁自序

余既謝病閑居，坐卧草堂，門臨南園十畝間，因顏曰“南畝”。塵務絕稀，朋儕彌簡，炷香散帙，兀然與古人相對。風雨晦明，當此寂寥，始見生意。間泛篷艇，詣先人墓廬，浹旬忘返。周覽湖山，相羊漁歌樵唱之中，至於傷逝情深，不禁歔歔流涕，益覺境緣如逆旅，而膠擾於身外者滋妄也。故所作詩頗多，按季爲卷，始自歲乙亥云。既而釋卷自誥曰：人稱詩有別材，余以樸學自守。身既隱矣，愛桑榆之末光，惜駑駘之餘力，固宜遊思靜虛，相忘於語言影響之

外，不至疲精玩物斯已爾，尚何戀茲結習，曼衍窮年，徒以駢枝贅疣，供有道者之揮斥耶？乃究不忍棄置，刪汰而略存之，亦聊以識歲時之閱歷，驗身心之寄托，而非敢附和於風騷家言也。白沙先生曰：“誠意所發，詞無虛假。”庶幾取法其遺旨焉。

南 韵 續 藁 序

定求歸田後，每歲存詩一卷，自康熙乙亥至甲申凡十載，暮齒已及六十，筋骸浸憊，心志彌摧，良愧徒災楮木也。乙酉春，恭遇皇上南巡，定求朝謁行在。旋奉校刊《全唐詩》之命，伏念病退微臣，尚蒙天語記憶，捫躬增悚。既詣維揚詩館，孱軀偃蹇，畏逼塵囂，乃寓禪林僻處，編摩餘暇，聽鐘梵之清音，披竹陰之疏籟，吟懷輒動，觸景悠然。明年，道經曲阿，進陟華陽洞天諸勝，幸償夙慕，物外流連，口誦心追，獨恨非謝朓驚人句爾。既而徙寓北郊古觀，香閣幽清，齋居散帙，絕不知竹西歌吹之喧也。故兩年作詩較倍於家居時，而未敢出以示人。丁亥夏，事竣歸里，仍得息影草堂。回首江天，雲樹愴愴，縈紆夢寐，因檢行笈所存，編得乙酉二卷、丙戌二卷、丁亥一卷，為《南韵續藁》。竊恐歷久散帙，則無以仰識天子仁聖，優容草莽，俾此衰白餘齡，猶得咏歌太平之盛，因復鐫版而藏之。若以視夫文園摘藻，蓮幕銜華，固已謹謝不敏矣。

太 學 月 課 文 選 序

余自乙丑季冬備員成均時，遇祭酒鐵庵先生剔釐積習，慨然以培士氣、正文體自任。余固學疏力薄，幸良友匡翼其所未逮，遂得以晨夕論文為樂。鐵庵既梓《乙丑集》行於世，及丁卯正月教習之試，齋宿廟廡，凡七晝夜，焚香瀝誓，而後拔其尤者。諸卷亦經授梓，鐵庵更欲集多士試牘窗藝，為太學行卷。會遷擢去，遂不果。

及峩峩先生繼領祭酒，賓興屆期，錄科四試，復並殫心論次，洋洋大觀，惜篇什浩繁，未能與四方共見之也。獨月課爲余職所專司，向者多士鼓篋來遊，輒以是舉無關進取，裹足不前。余受事伊始，即立規約，欲少效觀摩之義，嘗引程夫子之言曰：“學校爲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乃知惟其無關進取之時，相與晰疑解惑，庶合於古者太學之教，優游之以歲月，琢磨之以義理，不至長浮競而滋冒濫也。月所得文二三百首，反復觀覽，汰其駁者以歸於醇，刪其蕪者以進於潔，披文相質，務必有當於聖賢立言之意。計存諸笥中僅十之一二，不敢不愛惜而表識之，故節略而亦授諸梓，以志多士寒暑晦明道義交成之雅，而爲敬業樂羣之一助。若謂謬附品題，妄矜標榜，則余趨步宮牆，方側身悚息之不暇，豈敢以此滋疚哉。

尤謹庸自訂稿序

余少驚怯，闇人事，里閭間不善交遊。每見鷄壇徵會，賓朋意氣之盛，輒俯首屏息，不敢仰視，而相信篤自知明者，獨得我友尤子謹庸。謹庸少負異姿，魁梧倜儻，非余拘愚者比。顧其淳然端且厚，不肯附習俗，余往往樂就之而不能自己。故二十年來，寒暑晦明，各吐其胸中所得，亦復批疵繩繆，歡欣浹洽，無纖毫爾我。間其爲文也，非洛閩大儒之理不敢言，非嘉隆先正之法不敢襲，正而不諛，和而不戾。及其怡然渙然，亦漸造於深微。每當抑鬱無聊，搔首問天，輒相謂曰：“窮達，命也。而以文爲媒，如我兩人矻矻窮年，若不知世俗進取之爲者。語曰：‘文章有神交有道。’其信然乎？”言罷自顧，闇然不恤非笑者之在側也。及予兩人先後並離帖括，勞形風塵之中，疲精鉛槧之後，追維往昔，恍惚夢寐中事，方將澄心研

慮，求進於古人之所以爲學，豈復戀此應舉之空言，以與雄峙藝林者較長埒短哉？然存諸篋笥，或尋繹不舍，亦猶羈人遊子登涉山川，不能忘其身所經歷之處；即農夫野叟，亦常舉其畊耘刈穫之事，語諸室家婦子以爲笑樂，宜乎文人之不禁自言其情也。予往歲歸里，重綴舊稿，欲授梓而未能。今謹庸閑居踰年，以書來告曰：“自訂時文五十餘首，剗削既竣，惟欲子序之，以識二十年證合之故，子固知我非志在問世者。”予誠不能釋然於謹庸之文，且藉以自言其情也。於是乎書。

王醇叔合訂稿序

王子醇叔舉京兆時，行稿不脛而走。及成進士，遲之又久，始選公車。所作二十餘首，刪存行稿二十餘首，合授之梓，問序於余。余曰：“子文傳誦者多，何遴選之嚴耶？”王子答曰：“某爲文凡幾變，不敢謂變輒有進，而手追神注於古作者之林，知文固不敢妄作，作而謀其可傳者實難。是以寧約毋濫，殊不敢隨世悅俗云爾。”余因歎王子之慎於言文如此，則真深於文者矣！王子本以英奇倜儻之才拔出儕輩，鄉試諸作，崇論閎議，炳炳麟麟。按之，皆原本經術，根柢理要，絕無追章琢句、模擬剽竊，與夫寒澀纖晦之病，雄視藝林，詎可多得哉？而王子三四年間，益復抑然自下，惟恐馳騁時蹊，遠於正始，獨從成、弘、嘉、隆以來先正巨公之法，辨真贗於脈絡，扶高下於毫芒。自荆川、昆湖迄於泗山、石簣諸家，靡不深嗜而篤信之，涵泳反復，獨得造化因物賦形，不假增飾而自然行止之妙。於是，視向之洋洋灑灑者，其詞彌潔，其氣彌淳。曾子固所云“是非取舍，能當於聖人之意”，此殆近之也。余束髮操觚，即兢兢惟先正體裁是務，而才力有限，無以造於精微。初得王子之文，以爲志識不苟同於流俗，必純明篤實之君子也。已而知其少孤且貧，從師講學

《書義》、《經解》、《性理全書》，纂輯成編，日有割記，以自檢考，固非獨深於文者。每與余論遇合之有命，究學術之有宗，未嘗不相期於聲聞利達之外。覽斯集者，可以知其原委矣。

張嘉錫公車稿序

康熙丁卯秋，我友張君嘉錫舉賢書，予爲行稿序。既述其生平學行醇篤，久蟄始伸，以信天人感應之道。君自戊辰下第歸，益深沉其志氣，淬厲有加。今年春，遂舉南宮第二人，入中秘，知遇特達。鄉里間單寒英俊之士，自君之興，莫不歡忻鼓舞，謂力穡必有逢年之報也。君復寄予《公車稿》若干首，仍屬爲之序，且曰：“某自從尊君先生遊，因得肆力於先儒爲學之道，不敢蹈虛炫靡，與俗俛仰。今幸以先資之言，受知一日，願識其淵源所自。”予方憂居抱疴，慮無以副君請，竊又歎先君不及見君今日之遇，而君之篤念師傳若此，予何忍復辭。蓋自君年少時，負至性，門內孝友相師，跬步必中於禮。故其爲學，主於躬行實踐，與濂、洛、關、閩之言水乳合也。然沉鬱挫折幾二十年，適當風氣變遷，駕浪煽焰之徒羣譁然於新奇可喜之論，而布帛菽粟曾不足當好事者之一盼，亦勢使然矣。先君晚年閉戶授徒，論學一以程、朱居敬窮理爲宗，手注《孝經》、《小學》，示學者入門階級。每日莊誦《太極圖》、《通書》、《西銘》、《近思錄》諸編，奉爲程課。而明儒自河汾餘干以後，斷以涇陽、景逸兩先生，獨集朱子之大成。門下士問字而來，大都作經生家言，求合於有司之尺度而止。先君教之曰：“先儒謂舉業不患妨工，惟患奪志。誠得潛心悅理，則虛者以潤，弱者以剛。從此發爲文章，豈不百倍於殘膏剩馥乎？”既得君，則深喜曰：“此載道器也。”君見先君所讀諸書，退而晝夜研誦，益自印其生平之所得。舉百家衆說，披謬繩駁。久之，則春融冰泮，條理明，綱領挈。其爲文也，粹

然一歸於道，絕無譁世取寵之念雜於其心。聞其試禮闈也，主司謂學有本原，一時無兩。然則即以舉業而論，詎必趨時云爾哉。且夫秦灰既燼，漢箋初興，雖以荀、揚崛起，卒不免醇疵錯出，亦莫爲之先耳。自有宋大儒倡明墜緒，瞭然若漆室之燈，而生其後者尚復旁趨泛鶩，零落無成，良足深惜！如君之爲學，差近於古矣。昔劉獻之謂來學者“要以德行爲首，惟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天下自知。否則，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止可博聞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何益？”諒哉斯言！殊足發人深省。若君之孜孜講習，獨窺堂奧，修之於家，獻之於廷，因以扶翼後學，不墜典刑，視古人光大師傳之義，余實有厚望焉。若是稿之足以信世傳後，則已共見之矣，又何俟於鄙言？

施一山藏稿序

覺庵成進士，余在燕臺邸舍讀其應舉諸篇，粹如醇儒之言，循循中於法度。蓋當風氣凌競，相率趨於繁言龐雜之會，而能卓乎自守其意念所寄，固非流俗所得窺測者。及其歷農部，擢銓曹，操履端潔，長安中藉藉稱其賢。每當啓事之際，上必屬目焉。壬午，典黔中試，覺庵固樂以文章報國者，衡鑒所被遐隄，觀聽聿新。余讀其擬程之作，仍與應舉時無異，乃益服其學之邃、養之深，獨超於仕宦風塵之外也。未幾，請急言旋，寓居葑溪，蕭然鍵戶，謝却交遊。余往訪之，則出其制義一編以示，曰：“我於世間聲利之途，泊無繫念，獨帖括一道，生平甘苦，歷歷不忍釋去。存者鑄諸梨棗，然亦藏之而已。子素心人，敢質正之？”余惟時文之變，至此日而極矣。昔之議者，以操觚家習爲庸腐纖靡者多也，而思挽之於古。卒之竊其似，亂其真，囂囂焉舉聖賢之義蘊，冒以荒蕪詭僻之言，則畔道離經，其弊愈中於人心而不可道，誠淫邪遁，曷所底止哉？蘇子瞻譏

楊子雲“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殆言好爲艱深銜世也。布帛菽粟可爲衣食，火浣鱗脯，飢寒者何由過而問之？覺庵是編，力宗先輩風格，寧違夫時俗之論，而不敢越乎正以即乎偏，傷乎潔以鄰乎濫。當其含毫吮墨時，固已消融查滓，淪雪精神，期於發明聖賢之義蘊而止，如樂音之淡且和也，庶幾於欲心平、躁心釋也。讀其文者，可以想見其人矣。

王士先聯捷稿序

橫渠張子曰：“弓調而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士必慤而後智能著。”余嘗三復此語，竊歎士之所以自待，與夫有識者之所以待士，固不可驚華而失實，貴耳而賤目也。夫所謂士之慤者，其心必靜而不躁，其氣必斂而不盈，其學必勤而不懈，馴而習之，從容優飫於其中，則雖無新奇可喜之觀，而逢源自得沛如也。智能之生，固非可以貌取迹襲；而彼浮誇炫耀者方將斬艾其根柢，煎熬其膏液，尚望其流之長、光之遠，豈可得哉？余比年在成均，四方英儁輻輳鱗萃，而中心愛慕，誠在於慤而後智能著者，不敢循聲附和，以貽有識者之所誥。高淳王子來京師，最貧苦，恂恂莊莊，言不出口，絕未能懷刺曳裾干謁公卿間。余每試其文，溫醇樸茂，時下詖遁囂靡之病澄汰殆盡，亟加獎許。又時以平日所作請益不倦，披文相質，一字一句之發，務必合於聖賢之義理而後止，平心靜氣，專精領受。久之，則見其得心應手，春融冰渙，怡然順適。余始深喜，庶乎慤而後智能著者，於王子猶行古道焉。嘗疑柳子厚慨太學生聚爲朋曹，多墮窳敗業，崇飾惡言，凌傲長上者，遂至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謁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似其過激而云然。若得如王子，詎不足以挽溺救醒哉？今王子既舉於鄉，又薦於禮闈，以退然自克，特異於衆人者，亦得一時特達，則余又不獨爲王子深喜而已。往者榜發，得一聲聞藉

甚之士，輒歎爲景星卿雲。及夫習尚變遷，必若王子之闡然自修、不諧聲援者，則真景星卿雲也。因於其稿之成，而述張子語以贈之，亦以堅其所守焉。

徐端揆行稿序

論文之家有二，曰正，曰奇，盡之矣。然所謂正與奇者，合而參之則是，分而衡之則非。先正鉅公，由成弘以來，至於定宇、月峰、石簣，因之諸篇紀律嚴整極矣。而其扼吭拊背，披卻導窾之處，無不高踞題巔，吐棄一切，則至正乃至奇。所謂制勝之師，步伐森然，而五花八門，變化不測，即寓於中也。自世多皮相者相率趨於卑淺浮泛之習，於是矯枉過正，而以滅裂立異，以詭誕求深，遂舉先正典型，蕩軼幾盡，如蚍蜉之撼大樹，爲可慨也！無乃所謂於正與奇者分而衡之之過歟？徐子端揆，與伯兄文表，久從余游。文表體格醇茂，端揆則英氣勃發。其好學深思，儕輩無不目懾，而亦數躡棘闈。今年見端揆之文，獨能斂才就法，盡汰其縱橫馳驟之迹，而凝鍊既極，精光四射，余因以先正傳燈未墜許之。秋榜發，遂膺魁薦。則文章一道，雖當好尚不同之餘，而未嘗無定論。如喬柯之拔於叢林，美玉之顯於完璞，亦可爲揣摩家示之準的矣！夫制科之令，歸於制義，亦豈以弋獲爲哉？試觀先正鉅公，其文之不朽者，類能理學純深，風節清簡，固於生平講習時，即以聖賢義蘊，內證性命之精，外達經綸之大云爾。端揆從此發軔而前，其必不惑於時俗，而一意於稱先則古，乃科目之光、鄉里之瑞也。余竊有厚望焉，因書之爲《行稿》序。

楊易亭制義序

余總卯時，奉成、弘、正、嘉、隆、萬諸先正制義，爲舉業不祧之

祖。即知維斗楊先生，實問世而集大成。浩乎其氣，淵乎其神，秩乎其始終條理，無非原本六經，以發揮四子之蘊，而旁徑不由，畸語不作。蓋聖賢立言之道，不過如是而止也。雖遭遇陽九，抱忠靖節，視夫前此盛世元音有幸不幸之慨焉。而仔肩名教，扶持末造，卒有攸賴，然後知文乃心聲，誠得其至焉者，豈復以時爲升降哉！流俗變遷，人心多好詖而厭正，凡所爲標新領異者，皆出於離經畔道之習，以自逞其私智。如先生制義，久作藝林典型，而近乃鮮知所宗守，譬諸棄五穀而求嘉種，廢八音而謀雅樂，亦惑之甚矣。嗣君易亭早負蓼莪之痛，隱居教授，惟以談經服古爲務。嘗作八股，藏諸篋衍。一日出以相示，大都與先生遺篇規模彷彿，揣知其意，豈欲與當世操觚家較量短長，得已而不可已耶？《記》云：“父歿而不忍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又云：“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於所謂不忍讀者，見其淒愴怵惕之誠；於所謂善學者，見其紹聞衣德之義。仁人孝子用心乃爾也。漢之司馬氏、班氏以史傳，宋之邵氏、蔡氏以易與樂傳，今易亭之於先生，其以制義傳乎？余故追叙服膺先生之自，而有感於是編。

校記

- ① “動遭輓曉”，光緒九年家刻本作“徒慚尸素”。

南响文稿卷二

序

感應篇疏衍序

天文之與人文，其始也原合爲一，其後也遂離爲二。邇夫易象《詩》《書》，泊於孔、曾、思、孟之書，皆體乎“維皇上帝，陰鷲下民”之意。若諄諄然有以命之。蓋代天立言而爲之合者，故曰：“天何言哉？”自學術詖淫之習興，詞章泛濫之弊作，夸言綺語方爲世道人心之隱禍。於是，穆清之表，時或宣揚至教，洩露端倪，若《太上感應篇》一書，尤其深切著明，而自成其爲天文者也。人間之文，去天既遠，惟有循理省身之君子，生也不昧其本來，歸也不迷其所往。煌煌奎壁之垣，燦燦圖書之府，精靈畢萃，莫之閼隔。其覺世維風，仰參化育之志，固有挾風雲於字裏，貫星斗於行間，而勃乎不可遏抑。之會所以飛鸞開化，迹顯塵寰，則又天文與人文分而復合者也。余之序《感應》諸刻，詞幾於贅。近在邗城得讀儼思堂《疏衍》一編，不禁豁然目爽，渙然神怡，躍然手舞足蹈，循環紬繹而莫能測其端委也。乃歎曰：“斯其爲天上文人備極美善之文乎？”其所以喚醒人倫者，殆於文章自命之士，鍼砭尤汲汲焉，以爲“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彼將曰：“不得以憑虛鈎隱之術，奪我才華馳騁爲也。故特原本太上勸善遏惡之訓，而彙成一書。”其立言大旨，總以明理爲歸，

綜全帙而經緯融通，闡一語而中邊洞徹，研於經，徵於史，旁采於諸子百家。運之以灑氣，映之以神光，廓乎若排山而倒壑，淵乎若伐毛而洗髓，煥乎若雲蒸而霞蔚，繹乎若璧合而珠聯。其取材之富，則惠子之五車不足矜，茂先之三篋不足炫也。其命義之精，則子雲之玄草不足奇，中郎之枕秘不足異也。其摘詞之贍，則文通之錦不足懷，少瑜之管不足携也。夫天上神明，亦豈樂與人間文士絮長量短哉！特悲夫能爲文章者，茫茫不知天命之可畏，乃徒以耳目心思之所役，浮詞織組，雜技繽紛，胥趨於務華絕根，卒至弱喪無歸，零落如草頭之露，飄搖如水上之萍而止爾。烏知夫蓬山仙侶，芸局名賢，不隨形而散，不隨數而亡，故能效廣長之舌，吐天籟之音如是。其擬議俱絕，呼吸潛通也，猶謂人巧盡、天工奪而不動容，頰首流汗發禎者，嗚呼，其亦非人情矣。太上之言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夫立德與功者，或無俟於言，誠言立而足以不朽，則未始非即德與功之所寓，其是編之謂乎？若夫諸家注解，援據事類，梨棗充棟，皆爲警發顛蒙之助，而陳言相仍，觀者忽諸，宜乎？是編披郤導竅，新發於硯，理無不明，則不言事類而事類莫之能隱焉。要在讀之者，積誠致敬，凜若躬承謦咳，親炙音輝，則文人結習，從此稍挽，而於世道人心，洗癩濯垢，當非淺妙。余不揣固陋，謹附一言以發明作者用意之深長如此。使當世而有執此罪我者乎？則惟凝神屏息，仰質先覺而已矣！

感應篇彙傳集序

《太上感應篇彙傳》，吾同年友夏子成六所輯也。其解義則精而融，其載言則典而切，其徵事則顯而詳，余所見諸家鏤本甚夥，未有若茲之美善者。昔余與夏子同日遊庠，又同歌鹿鳴，見其文章卓犖，以爲藝林僑偉之士也。及其蚤謝公車，就官學校，退然於名場

騰蹕之外。今相見邗關，特出《彙傳》一書以示余，余乃知夏子之學，獨探本原，而向者淺乎窺測之矣。余之奉《感應篇》也最篤，若夏子之於是篇，窮年累月，薈萃羣籍，絕無紕漏。惻惻乎寓覺世勸俗之思，則誠先獲吾心者，敢以意中所欲發明之語，一爲質証焉。竊惟天地間萬有不齊一，感應之道盡之矣。感應者，理與氣合而參焉者也。溯夫穆清之始，一理渾全，所謂粹然至善也。一陽一陰，錯綜往來，莫之終窮。人生而清濁以殊，剛柔以判，於是有善不能無惡，而禍福乘之。運之者，氣也；宰之者，理也。此感應之必然，莫之致而致者也。今者學士大夫之論有二：一則欲舉感應而諱之，一則欲舉感應而略之。其諱之者，富貴利達之習重，機械變詐之術深，輒援“天道遠，人道邇”之說，以自便其私。謂夫太上云爾者，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以儒者而襲《道藏》之緒言，非愚則誕。故有強辨飾非，縱至歷報彰明之後，而不肯前車是鑒，是誠無忌憚之流也。其略之者，玩心高明之域，遊心曠遠之途，遂舉無善無惡之說，而誤任之，謂爲善去惡，即涉於計功謀利之門，初非君子之所以立教，將人人盡托於上智，而防檢日疏，補救日尠，則亦偏執之過也。循是二說，糾紛煽惑，如痼疾之中於膏肓而不可解，所以善不敵惡，禍不抵福，宜夏子之怒然深憂，而彙成是傳矣。吾謂是傳之善也有三：一曰翼聖經，一曰贊王化，一曰順天心。蓋福善禍淫之大旨，具見於五經四書，而篇中因綱列目，使人返身而按，據事而稽，所以爲家喻戶曉之書。有是傳以爲之條晰，爲之貫通，無非慎獨工夫注腳，故曰翼聖經也。士行浮靡，民俗偷薄，勸之以章服，齊之以刑罰，而冒濫既多，幸免尤衆，則所以格其非僻者，斷非刑驅勢禁之所及。有是傳，而天地鬼神如臨如質，庶幾恫心聳目，可以潛移默奪，故曰贊王化也。上天之仁愛斯人至矣，風雨露雷，無非至教。昊天曰明，昊天曰旦，豈涉於矯誣之謂哉！神道炳靈，格於穹壤，有是傳而義警於道人之鐸，兆顯於卜史之繇，視彼研都鍊京、組織卮言者，未

可同日而語，故曰順天心也。吾願亟登梨棗，懸諸國門，爲持異論者示之鍼砭云。

感應篇圖說序

《感應篇》一書，蓋至誠盡性之書也。維天陰鷲下民，若有恒性，純粹至善者也。自氣質流行，清濁淆列，於是乎善惡有對待之象焉，即有推移之象焉。天乃不得已，而以禍福示人，使知。感應不在乎天，而在乎人。其詞顯，其義確，若鑑形者有鏡，若照室者有燈，若度迷津者有舟筏也。而後之仁人君子，往往詳之以訓誥，核之以事蹟，猶未已也，且繪之以圖像，其孜孜勸戒，何不憚往復周詳如此？實甚危夫人之心之日趨於變，莫可挽回，不得不多爲之防，嚴爲之禁也。嗚呼！存是心也，其利溥矣。有明梁谿鄒氏著《百善百惡勸戒圖說》，施諸當官；新安許氏嘗梓行《感應篇》，併哀集《仙宗真誥》，而亦係是圖爲一編，後復刻於孫氏，剗削整瞻，聳人心目，有功斯世，良非淺渺。今程子子雲，偕汪子鳴玉，以舊本湮廢，慨然捐貲重鑄，而來問序於余。余自髫髻，晨必莊誦是書，迄今未之有釋，因樂得附名簡末。竊謂盈天地間不離善惡二途，即不離禍福二途，無往非感，無往非應。前者方禪，後者復乘，雖有遠近遲速、倚伏回互之不同，而總不爽於如影隨形之說也。若古聖人之以象教天下也，其所從來者舊矣。大易以奇偶判陰陽也，畫之爲六十四卦，繫之爲三百八十四爻，吉凶悔吝，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誰非感應之象乎？《洪範》以五行配五事也。肅乂哲謀，聖而有休徵；狂僭豫急，蒙而有咎徵；五福以嚮，六極以威，誰非感應之象乎？而世之論者，輒謂因果輪迴，第出於梵書、《道藏》，不可盡信。是未知聖人象數之指，早若是其彰明較著者也。自善惡對待之象言之，則可謂禍福有常，如方圓冰炭之不相混也。自善惡推移之象言之，則亦可謂禍

福無常，如寒暑晦明之轉相嬗也。知其不相混也，則皇皇然懼；知其轉相嬗也，而惺惺然思，則下士既於是訟過，達人亦於是懷刑。童而習焉，可正其少成之習，耄而覺焉，尚回其一息之悟。始之以爲善去惡，繼之以有善無惡，馴至於不以有所勸而始爲善，不以有所戒而始不爲惡，故括其大義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則天命之性已復矣。余願覽是圖說者，莫曰某某已往之人也，某某已往之事也，反而驗之夜之所思，晝之所作，見於酬接者，萌於獨處者，其象爲何象乎？其將何所感而何所應乎？庶不虛流傳此書者之苦心也！

重刻文昌化書序

《史記·天官書》言：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有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之號。明乎文化攸關，在天成象。而今世所尊文昌帝君，鍾靈於蜀之梓潼山。既乃普化寰宇，實從人間積功累行，上升天階，扶皇化、翼聖經，儼乎儒林之真宰也。或有疑之者，謂蒼蒼虛懸星象，奚必求其人以實之。是未知大易死生之說，與夫《中庸》體物不遺鬼神之德之盛矣。天人一理也，幽明一氣也。宇宙間運會流形，積於誠，動於幾，聰明正直，克相天心，可以映星辰、夾日月，安在虛無荒渺，不有昭昭如在者哉？《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所以形容壽考，作人之化也。則謂仰瞻斗魁，文昌宮在焉。而有神人陟降於其間，於以節宣宇宙英華之氣，無不呼吸通而音響應，天文垂於上，人文協於下，亦大彰明較著者矣。恭惟帝君歷劫勤修，竭忠盡孝，精參道妙，迴脫根塵。既證高明之域，專司教育之權，所以寓鸞顯化，炳炳琅琅，而大旨以正人心爲先。其於維皇降衷、陰鷲下民之義，幾欲家喻戶曉以廣之，耳提面命以親之，警於鞞鐸，信於龜鑑，如《化書》之作，則尤以身爲教，不憚闡幽表微，

用爲福善禍淫之標準云爾。是書流播海內既久，學士大夫類有能稱述之者，然或出於祈禱之虛名，或本於修持之實意，冥漠中昭鑒不爽也。誠知帝君之累世善行如此，而神道設教，覺世牖民之心又如此，則凡側身士林者，沐《詩》《書》之遺澤，依几席之明輝，自當勉爲克己慎獨之功，以求全乎爲忠爲孝而後已。噫嘻！神之格思，夫豈遠哉！余喜是書之剞劂重新，靈光燦然，謹綴一言，以爲同志勸。

太學祀典考序

國家建興學校，王祀夫子，崇德報功，萬世無窮。而淵源衍續，舉夫羽翼經傳、股肱大道者，皆得與於見知聞知之列，侑享光榮。是以道統炳如日星，學術炯於龜鑑，固所稱六合同風、九州共貫者。然太學者，四方之標準也。王化之行，自近者始，辟靡典禮，累朝崇重。微獨楹桷樽俎、軒懸佾舞之屬，節文度數，煌煌明備，有非郡國之所埒。即几筵之登降，名號之異同，遞經損益，載在令典，而四方猶未及周知，志古學禮之士，能不講聞而究晰之歟？仰惟聖天子，稽古右文，欽崇先師，表章絕學，俾四海萬年知所法程。臣下幸際其時，躬履其地，夙夜祇承，懼無以導揚萬一。惟是顧瞻宮牆，駿奔俎豆，儼乎如接其人，凜乎如親其範，庶幾仰高行景之義，而竊慮戛乎其難之也。張君璿官典簿，恂恂莊莊，守職維謹，灌將裸獻之餘，不獨循故事、奉文書而已。以祀典定於太學，未有著爲成書、垂示藝林者，因自先師以下，遞及四配十哲先賢先儒，按序臚陳，綴集羣書，裒輯嫩蹟，詳而有徵，蹟而有紀，從此遐方近域得識聖朝化行首善、禮制增崇之盛，且千載上下，作述相承，其所以正心修身、牖民範俗者，可以指掌而知。披籍斯在，則凡爲聖賢之徒，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宜何如其感發而興起也。嗚呼，今使志古學禮者盡如是，亦誠足嘉尚矣哉！余故於是書樂觀其成焉。

募修長洲學序

康熙壬戌歲首，定求祇謁學門。廣文姚君、王君相向告曰：“學宮頹壞，長洲爲甚，宜修治久矣。猥以時紕舉贏，渙漫不集。今海宇蕩平，右文盛典，次第復古，舉墜補闕，急望於實心任事者。”定求惶悚屏息載拜，而不覺踊躍，謂：“微二君言，固早念及此，自分材力孱弱，無足鼓動羣心。然身受聖人之澤至渥也，而不能拮据經營，毋乃羞士林而孤吾道乎？”於是，周視宮牆左右，敗垣破宇相望於荒榛蔓草之間。若先師殿，若明倫堂，風穿雨滲，旦夕傾折是憂。東西廡以祀七十二子，後祠以祀啓聖公，則基址蕩然。問春秋二丁之祭，靡所陳設矣。他如尊經閣、道山亭、射圃、饌堂，并無能識其舊日規樞者；而禮門、戟門、櫺星門及門外萬仞牆，朽腐傾圮，不忍寓目焉。越翼日，我師蔚文陸先生命工會估經費白金六千兩有奇。嗚呼！勢積敝而無可復諉，事綦難而不能預期，孰有甚於茲役者哉？會我師選松郡教授以去，定求竊不自揆，綆短汲深，皇皇呼籲，從此勞瘁弗恤也。蓋吾郡三學鼎峙，人文淵藪，實相埒也。而長庠界城之東偏，地稍迂僻，凡上臺、下車、釋菜、觀風、讀法諸大政所不及。又經鎮帥駐防之時，就近權爲公署，司訓之員既裁，寥寥宴息，苟安歲月，是以任其毀廢至此。嘗考前明嘉靖間，學之始遷於茲地也，建議於御史舒公汀；時則郡守王公庭、邑侯吳公世良、教諭蕭公文佐，綜理維勤，極一時輪奐之盛。顧計其經始在辛丑十二月，落成於明年三月，何其易且速歟！豈非倡之自上，則下所嚮應，固有風行草偃之勢歟。今天子崇儒重道，度越前古，封疆重臣倡率，宰牧仰承德意，而我吳比年以來，烽燧不驚，室家安堵。當此休養生息之餘，相與歡欣鼓舞，從事於几筵俎豆之地，而蔚乎復睹舊觀亦安在？古今人不相及歟？嘻，學校廢而鄭有子衿之譏，泮宮修而魯有賢侯之頌。得失殊軌，污隆異轍，較如也，則鄙言亦贅矣夫。

募建啓聖祠序

長洲學之修復也，自康熙二十一年春，定求請於當路諸公，捐金若干。明年，又請於鄉先生之在朝者，捐金若干。因得次第鳩工，修葺先師殿、明倫堂，重建東西兩廡，暨禮門、戟門、櫺星門，名宦、鄉賢兩祠。而諸工尚多未舉者，一時難以具辦。若啓聖祠，工須臾不可少緩，寸椽片瓦蔑有留遺，約工費二千一百兩有奇。非集貲過半，不克經營匠石也。定求苦出餘息，百事棄蠲，伏而思之，學宮未興，茲祠之建固急；學宮既興，茲祠之建愈急。按前明嘉靖九年，詔京師國子監及天下學校，皆特立官以祀聖父，而以先賢顏氏路、曾氏皙、孔氏伯魚、孟氏公宜配享，以先儒周氏輔成、程氏伯溫、朱氏喬年、蔡氏季通從祀。時禮臣謝鐸議曰：“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是祠成，庶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也。”今長洲學中，啓聖之位，寄處於空階廢宇之側，春秋禋祀，灌鬯彷徨，而聖人端享楹奠，必且身負芒刺。嗚呼！天下無無父之人，其忍加諸聖人哉！或曰：聖人王祀遍天下，聖父之祀如之，長洲一隅耳，偶廢闕，庸何傷？定求竊訝其見之悖也。今夫星辰麗天，山川麗地，難以悉紀，而一星之隕，一山一川之崩竭，輒書以爲災。近若人之一身，毫髮萬億，任舉一毫一髮，不得謂非受之父母。然則聖人尊親之至，不可一之有遺憾明矣。定求初心難隳，恐懼靡寧。謹以先人祭粟所餘，略爲經始，非賴羣力協襄，曷由勝任？敢擊穎告曰：方今賢官長之莅茲土者，際文教昌明之會，必樂與倡率，俾風俗蒸蒸，興起仁孝，其在斯舉。又告曰：凡吾邑之升於朝，貢於鄉，及文武弟子員，策名論秀，鼓篋祭菜，昔於斯，今於斯，子孫似續於斯，念厥本源，攸助勿後。又告曰：聖人之道，人倫之教，天經地義，根於人心，遠近彼此，初無畛域。茲祠雖在長洲，願四方賢者好義樂善，憫呼籲者之激迫，欣然協濟，以視夫金布之

施捨、橋梁之興築，豈不相懸萬萬哉？如是而祠工計日觀成，然後審時度勢，願俟同志君子徐謀及諸工之未竣者，仰惟先師之神，實垂鑒諸。

續修長洲縣學募序

長洲學宮，在郡城之東，規模恢廣。自帥府駐蘇時，權爲理事公署，蹂躪獨甚，至聖殿、明倫堂岌乎將頹，先賢兩廡與啓聖公祠傾廢無存。於是，定求始募於壬戌，殿堂甫修，兩廡亦建。再募於癸酉，而啓聖祠乃成。計集募一千七百兩有奇。自分綆短汲深，力綦億矣。尚有鉅工未興，以待能者。暨丙子，風雨告災，殿堂之修者復敝，幸芝巖顧中丞慨於募捐莫應，遂自捐金五百，鳩工庀材，因得揜撐梁棟，以迄於今。然此當大敝極壞之後，拮据經營，特先其至急者爾。若按諸前誌，則殘闕正多，迴不逮郡學之宏麗，并不逮吳縣學之繕修完好也。特先舉舊觀之不可不急復者：一曰萬代宗師坊。所以欽崇聖教，海宇齊觀也。今則柱石孤立，廟貌弗稱。一曰萬仞宮牆。所以樹諸屏翰，孔固厥基也。今則一望平蕪，地靈靡護。一曰泮池。原通河渠之水，滙瀟泓然，采芹藻歌思樂，義取諸此。今則石梁剝落，原泉淤塞矣。一曰東西街之興賢、達才兩坊。儼乎禮門義路，俾過其下者，矩步繩趨。今則頹破不堪寓目矣。凡此四者，不獨係觀瞻之隆替，亦并關形勢之興衰。此而不復，終不可言修學也。定求養疴却掃，槩謝交遊，何能復效涓埃？既而展轉思維，自蹈有初鮮終之咎，悚息靡寧，故復不揣言輕如羽，告募至三，統計諸工，估費八百兩有奇。較之前此所募，猶不過三之一也。伏惟聖人之道，如日中天，恭遇我皇上崇儒右文，隆名盛典，度越曩代。天下學校所在，御筆有懸，御贊有刻，且當翠輦時巡，睠顧南服，廣鄉舉之額，增入泮之名，凡列儒林，靡不欣欣向榮矣。獨我長

洲爲吳中首邑，人文薈萃，而膠庠實其根本之地，乃使之抱殘守闕，惟吾黨之羞也。將伯大呼，烏能已已？願我同志，特破常格，不拘人地，佽助觀成。無諂定求爲發棠之請，勒石銘功，翹首以俟。康熙癸未十月既望撰。

重修文山先生祠錄序

國家羣祀之典，舉夫忠臣烈士，得在所生與遊宦之地，建立祠廟。所以正人心，厚風俗，非如徇於禍福禱禳，及子孫私邀崇奉者比。自古吏治循良，往往加意於茲。若任延遣饋禮祠吳季子，狄仁傑奏毀淫祠，惟留夏禹、泰伯、吳季子、伍子胥四廟是也。後世淫祠日多，而鉅功峻節、昭垂典禮者，反致凌替，長民者曾莫過而問焉。噫嘻！人心之薄、風俗之衰，豈不由此也與！吾蘇自有信國公文山先生祠，迄今二百年矣，祠而移建於至聖舊宮，誠至隆重矣。公之蹟在平江，史冊書之，詩篇載之，亦彰彰可考矣。比者族裔凋零，典守弛廢，崇階廣宇浸假而爲菜畦溷圃，遊民蹴踖，蕩若無主。於是棟壓像毀，几筵靡設，神怨神恫，何可勝言！而曾莫有爲之過問者，此固我鄉人士之羞，抑亦長民者之責也。永寧于中丞廉訪所及，獨以興復廢墜自任，力不佽助於士民，資不侵牟於胥史，工鉅而期速，禮虔而意誠，非夫忠精在天之靈炳炳不可湮沒，何以遽是化成作新之會歟？昔睢州湯公，以吳風開自泰伯，特修至德廟，用示教民禮讓之義。瀋陽范公重修先世文正書院，規模殊麗，實爲鄉邦示厥典刑。今公祠復興，屹然鼎峙，我鄉人士嘖嘖頌中丞之功，堪與後先媲美。語云：“人情難與慮始，可與樂成。”不其信與？定求衰病杜門，懶復問人間事，猶得董理匠石，一展生平瓣香之願，而徘徊審顧，尚輾轉有餘思焉。則以過此或數十年，或數百年，其不能有成而無壞，即不可有絕而無續，猶夫今日也，因輯爲《祠錄》，用備稽

考，以俟夫加意於人心風俗、聞風興起者，庶乎靈光巋然，永永無極矣。

鵝湖華先生從祀錄序

唐荆川先生云：“鄉賢之祀關閭巷，萬口公論關國家，彰瘴大典，非勢位可得而干，非子孫可得而私。故曰稱天以誅之，稱天以謚之。此臣子事其君親，如事天之心，不敢以一毫之私與焉者也。”持議謹嚴如此。然當時羅念庵先生以吉水鄉祠雜引非類，耻其父與同列，一日入拜宮牆，奉其主以歸，則祀典冒濫，其來已久。況至今日，又烏可問哉！定獨聞梁溪故弘文院侍讀鵝湖華公得祀鄉賢，謂足以挽冒濫之弊，而符公論，光大典，願綴一言於《祀錄》焉。公與先君子同榜登第，定時甫成童，先君子釋褐初歸，即持公手書一箴，而授之曰：“此蓋代豪傑士，異日必大有建立，比肩前代名臣者也，小子識之。”及公遽棄人間，先君子拊膺痛悼，曰：“斯人既歿，吾道且失干城矣。”定耳熟焉，雖未及親見公之言論風采，而意中敬若神明，以為必在日星河岳間也。既而謬登玉堂，每為慨想前輩典型，輒歎不得從公游，以副先君子早年提命之意。碌碌流俗，日就疲繭而不自知，惘然若失也。嗚呼！士方束髮受書，未嘗不望古遙集，庶幾克伸其志氣。一日沈溺宦途，而得失牽顧於中，利害眩惑於外，欲其辨國計之是非，軫民生之休戚者鮮矣。若公行誼卓越，有范文正自秀才時以天下為己任之槩。既受知世祖，策名伊始，慷慨有為，其效忠於論思，推仁於濟物者，一時義問宣著，朝野傾心。設天假之年，豈肯持祿固寵，俛仰於三槐九棘之列哉！公之存歿久速，實臣道隆替、士氣消長之所繫，非渺淺也。公既乘雲駕螭，與天為徒，而平生開濟經綸，徒付諸冥漠難知之域，則今日者憑几筵而舐蠶，擷蘋藻以流馨，且為斯世斯民怒乎有餘恫焉。固非公藉祀典

爲重，乃祀典得公而重也。竊惟梁溪爲理學名區，自道南紹統程門，迄於東林端文忠憲，炳炳麟麟，爭光日月，踵其後者戛戛難言。如公殆可步武前修，雖氣數若或限之，而實有異代同揆、後先相待者矣。先君子晚年讀高、顧二公遺書，曾率定拜謁道南祠下，又安得如公者，引爲合志同方，因叙是《錄》而興言寄感，亦以識先君子之志云爾。

陸圭庵先生從祀錄序

學宮之有鄉賢祠，郡縣各推其士大夫之德行卓越者，歿久而後論定，名隸於郡則入郡學，名隸於縣則入縣學，禮也。晚近以來，膺是典者濫觴綦甚，遂視爲無足重輕之舉。尤可異者，如吾蘇從祀之人，率多歸諸郡學，疑夫縣學之祠爲可廢，識者久已議其不經矣。按前代鄉賢祠，在長洲學者，高士則如陸魯望、沈石田，名臣則如吳文定、韓襄毅，皆哀然俎豆之列，則不得以郡縣爲軒輊也。余謀修長洲學，始於康熙壬戌，迄今二紀，廟貌觀瞻，粗經整刷。因謂鄉賢實關風教，亦宜循古禮而舉一人以似續之，非吾師圭庵先生，其誰與歸？於是輿論翕從，具牒以請諸當路，不移時而皆報可。奉主入祠之日，同人肅將趨事，遐邇鱗集，以及道路耄倪亦皆嘖嘖歎興，曰：“此乃真鄉賢也，非彼倚援聲勢之倫所可同日語也。”余於是整襟動容載拜，則更泫然流涕以告曰：“先生之德行卓越，豈必藉是祠以爲重，而是祠實藉先生之來，乃得繼前哲之遺緒，而不至有寥落無徒之感矣乎！”若夫先生居鄉服官，清操亮節，具在事狀中，固無俟余之縷述云。

吳節母胡太君旌節錄序

國家敦厲風俗，貞節之旌，載在令典，俾所司按時奏聞，德意甚

厚。然得循例籲恩不致後期者，大約有力之家，又出於好名之所爲而止。若其行苦而志隱，往往時移勢阻，卒以湮沒弗彰者多矣。竊謂婦之尚節，與臣之尚忠、子之尚孝，皆出於天理民彝之所固然。設有詡詡焉以節自名之心，則非設誠而致行之者所敢出也。故夫下之循實而不亟於求名，與上之必使名足以副乎其實者，要於各盡其道而已。新安吳母胡太君節最著，當其所天痛割，越四月孤始生，忍死以謀鞠育。其艱難勞勩之狀，固有什伯於尋常嫠恤者。及其孤爾世君起家廣陵，賢聲騰於四方，名俊多樂與之游。太君方五六十，時登堂介壽之詞，若笙簧奏而錦綺陳也，於以邀請旌門故事，誠屬易易，而太君則敬謝宗黨曰：“吾非以節求名者，言之滋恫吾心。”爾世君乃弗敢強。既而爾世君歿，太君又撫兩孫銘卣、懋叔兄弟，繼承父志，嶷嶷成立，而其固止請旌之舉仍復如初。自太君歿以迄於今，荏苒二十餘年，兩孫又先後捐館，以太君之高標懿行，奕奕在人耳目間，而韜光埋迹竟未被烏頭雙闕之褒，獨不能不爲采風者致惜也。幸逢天子仁聖，恩輝臨照，均徹幽明，弗限常格，僉謂貞節之足以上應詔旨者，莫太君若也。於是，涖斯土者據實上陳，不踰年而報可，則太君雖晦於生前，終揚於身後矣。蓋惟宇宙中艱貞不拔之操，足以扶綱常、翼名教者，縱歷時變之滄桑，更境遇之枯菀，而天必不忍使之淪沒弗彰，大抵皆然。然則太君之節，固以遲之而愈見其真，藏之而益見其著，不徒家乘藉以增光，實國典由以徵信，激發人心，豈淺鮮哉？余不及見爾世君，而與銘卣、懋叔交善，因知節母之賢最稔。嘗爲懋叔題《黃山歸葬圖》，曰“遺孤成死孝，垂老鄙懷清”，殆深歎旌典之不蚤及也。故見茲編之成，樂爲之序。

朱孝子幽明錄序

《幽明錄》者，仲中朱氏以死孝聞，有節婦金能保其家，故多贈

言以表著之者也。有見是集而疑之，問於余曰：“嘗聞人子事親，不滅性，不危身。若朱孝子請減己年以愈母疾，其危孰甚？古亦有籲天哀禱，未必盡蒙其驗者。茲乃母壽延，而身遂殞，其應如響，果轉移彼此而然歟？且如周公請代武王，王疾瘳而公壽自若也。蒼蒼既佑純孝，又何忍斤斤較量於其間歟？”余解之曰：天人相與之際，固有微權焉，非可膠於成見，而臆爲之斷也。夫孝之無取於危身也，雖以刳股剝肝而不爲之勸。然自世衰俗敝，人子天性日漓，駸駸乎有親疾而湯藥不嘗、寢處不侍者，甚則苦出早離，衰絰旋解，漠然忘其身之所自來，因恬而不知怪於此。有願減己年以益親，其出於至誠無疑也，可以厲彼人子之甘死其親者，使之其類有泚也。如此而天安得不從其志？從其志矣，而不明示以彼此轉移之數，則猶無以徵信於人間，而大彰死孝者之所爲。故朱孝子能壽其母，而不恤自隕其身，正天所以善成其孝，幽明之故，豈有所茫昧云爾哉。及夫其孝既成，死而不亡，固已與造化爲徒、神明爲伍。此尤鬼神之情狀可以燭照而著察者，雖微愴怳憑依之事，猶當援義而知之。噫嘻！人世之歲年有盡，而所謂神理綿綿者，其魂氣固無乎不在，則孝子死而不死，未可謂天之報之者以薄不以厚也。況於孝子蚤逝，其孤嫠方在窶弱之際，卒能揜揜門戶，保茲全節以有聞於鄉里，則孝子之流風餘澤，實深且長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集之謂乎？問者乃以余言爲人所未發，遂書以序之。

吳烈女挽詩序

世所不常有之事，出於抗志厲行者，偶一有之，其始莫不駭於聽而怵於視。及夫公論昭明，知其履變而激正，所以維綱常名教之重，則悲者痛悼，慕者誦揚，萬夫同聲，不徵自集。此以見天理民彝，未嘗一日泯於人心，而氓之蚩蚩，靡所底止，特無以感發而興起

之爾。我里中延陵氏烈女之事，固世所不常有而偶一有之者也。方烈女始死，有援女子“未嫁從父，既嫁從夫”之說以疑之者，率據歸震川先生《貞女論》。余謂論者之意，恐人執女未嫁而爲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者，以苛責夫尋常配偶之徒，則傷生殞命，將出於人情之所矯強，故以先王之禮有所不及，則無事舉此例彼也。及震川先生又作張氏女《貞節記》，終念夫世教日衰，窮人欲，滅天理，何所不至，謂此賢智之過，聖人之所不禁。乃舉微、箕、比干所處不同，而孔子同謂之仁；夷、齊隱於首陽，未有祿位於朝，而耻食周粟以死，孔子亦謂之仁，以爲世之論人者取法焉。則震川先生亦不復執前說以爲篤論。奈何後之議者不審因時補救之義，啾啾聚訟，悞於成人之美哉？自世無矜尚奇節者，而佯托於先王制禮，務爲中行之道，以便其徇私濟欲之爲，此淄澠之所以混淆，蓬麻之所以輻輳也。既而里中人士，具以烈女事狀聞於上官，援例請旌，一時詩歌交作，遐邇接踵，蔚然成編。嗟乎！貞閨弱媛，慷慨從容，可歌可泣，或以爲青霜白雪，或以爲景星卿雲，蓋論人於死生之際，而窮幽微，微有不可得而揜者。人惟戀生怖死，固結於中而不可解，故英雄有末路之羞，而富貴爲失身之具，其足當烈女之睥睨不屑乎哉？古《詩》三百篇，於婦人女子之行，纖悉具載，而以節稱者，惟共姜《柏舟》一篇。豈婦德之矢死靡他者固戛戛乎難之？又況如烈女之可以無死而獨死者哉？是集也以上，備軒輅之采，則泰伯、仲雍流風遺澤，漸被三吳，奕禩未墜，固不特與《柏舟》比烈矣。

洞庭施烈婦遺草序

自古列女節烈著聞，炳炳麟麟，獨其遺芳於文字間者，則紀載恒鮮，如衛共姜《柏舟》之詩，洵乎擅絕千古。後此若曹大家之作述詳明，斯極貞媛之盛軌矣。蓋節立而文不彰，不害乎其爲節也。若

節墮而又何以文爲？乃范蔚宗爲《列女篇》，而失身之蔡琰，猶稱其博學才辯，得附於清風亮節之後。猥云才行高秀，不必專在一操。昔人稱范史之穢，豈誣也哉？夫琰之跋扈再三，亦惟畏死幸生，以至於此。其於“婦無二適”之文，悖違莫道，聊以自傷離亂，發爲《孤憤》諸詩，極其誦憶父書之長，徒博曹瞞矜憫，雖謂中郎無女可也。沿及俗化蕩靡，往往以筆牀硯匣，矜秀閨房，幾於采蘭贈芍之風，日新月異，而學士大夫又復好事爲之流傳，則甚矣。女子之不如無才也。今觀洞庭烈婦施氏臨絕諸詩，其志悲以苦，其詞婉以馴，居然變風變雅之遺迹，其所遭不辰，捐軀殉義，視夫衛共姜、曹大家之得全厥生者，爲大不幸矣。而遺文所垂，使人歌與泣俱，余謂女子有才，必先有施氏之節烈而後可。是編一出，激揚風教，良非淺渺。若其行事堅貞，百折不回，仍復從容就死，綢繆身後承祧營葬諸務，無不具見於言。固夫人能贊且歎焉，又何俟余言之贅矣乎！

紫陽朱氏宗譜序

文公十七世孫璿，自海寧來蘇，持《紫陽統宗世譜》來，言曰：“是譜始纂自文公。原序云先世系出吳中，唐末制置茶院公領兵鎮婺源，因家焉，是爲一世祖。閱八傳，吏部喬年公官建之政和，生文公，遂爲建人。淳熙中，文公還婺，有三子。其季侍郎公子子玉公，官兩浙運判，宋季道梗，乃寓杭州。後至景芳公出贅海寧金氏，居鶴墩至今，稱鶴墩朱，於璿則七傳矣。自文公後，族凡三支，在建，在徽，在浙，支流繁衍，不可勝紀。幸有世秩沿襲，所在宗祠鼎峙，故譜系得以次修輯，親疏遠近，歲增代益，總受統於文公，外此弗敢附也。如璿等者，散迹四方，非賴是譜之徵，何由瞭厥原委，不至令林林族黨一旦相遇不相識乎。故將梓之以示後人，願得一言爲之序。”余乃喟然歎曰：“至矣哉！文公之德，其流遠而能被乎。當文

公創是譜時，亦豈自料其椒聊之實、瓜瓞之綿如此乎？”夫自古聖賢爲天下後世宗主者，曰治曰教。顧秉治統者，豐功偉烈，漸被暨訖，終不能不限於時代之廢興因革。雖以神明之胄，忽焉凌替，而秉教統者，承先聖之脈絡，覺萬類之屯蒙，爲此幾希民命，維持接續於微言大義中，而人類始不至於滅絕。則其受天之祐，而永福祚於無疆，有不可以尋常氣數論者矣。以文公之仔肩聖道，曠代挺生，精神貫注於四書五經，氣力籠蓋於百家諸史，闡幽達微，使世世來學，均戴罔極之恩，而儼乎爲學統大宗，百代不祧之祖，非旁支別派之所敢望也。則其一家子孫，以似以續，俾昌俾熾，不亦宜哉？嗚呼！自宗法壞，而鉅家華胄得有其譜者鮮矣。或有之而誇張附和，亂而失真者多矣。今按是譜，所詳三支，條貫山川道里之殊域，仕宦商旅之錯處，滄桑變革之異時，如繁星麗天，共於北極；百川行地，滙於東溟。璿之志在釐訂，彙爲成書，雖往來於吳山越水間，而依然望武夷之嶺，溯新安之溪，無不呼吸通而網緝合也。覽是譜者，益知文公之德流遠而能被如此，則景行先哲、羹牆如在之心，人人皆有所感發而不能自止。又不特紫陽苗裔，用以明尊祖敬宗、合族承家之義而已。昔太史公作《孔子世家》，後之譏之者曰：“孔子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惟康節邵先生乃曰：“仲尼以萬世爲土。”諒哉斯言！斯爲能尊孔子者。余竊推本其意，以應璿之請，終未敢謂能贊一詞也。

施稼村重輯家乘志略序

施爲定之母宗。我生既不獲事外祖，又童年失恃，追從舅氏時少，其於歷世氏族、名號、支分、派衍及夫嘉言懿行、昭示典刑，茫乎無所稽考，嘗以爲生平遺憾。一日，表兄稼村以手錄《家乘志略》一編來示，且命爲之序。受而讀焉，乃歎母宗之祥發深長，而稼村敦

本追遠之思，藹乎真且摯也。夫古者宗子之法行，而後譜之立也得以綱舉目張，綿綿繼續，無致失墜。宗法廢，則族姓已渙而無統矣，又安能攬累代之廢興聚散，瞭如指掌耶？稼村之名爲《志略》，而不直言譜也宜也。是編所集，爲類凡九。其溯源於魯大夫以明賜性命氏之始，嗣是世次臚列，悉因前人傳述之舊，而非臆爲之說。至其近而有徵，斷自伯仁公以下，明初以迄於今，雲初奕葉，班班可考。若頤庵公之陰行善也，若喆泉公之以經術敷於政事也，風軌良足表識。而外祖仰思公懷才小試，清白貽庥，得舅氏心穀公、蓼劬公修身飭行，學爲儒宗，因復振家聲於後嗣也。《詩》曰：“繩其祖武，昭茲來許。”不於是編有取乎哉？余嘗慨夫倫教浸衰，世家鉅族父兄之所率、子弟之所趨，惟瞻徇流俗、附和聲援之是尚。其於舊德先疇，置不復道，欲望其保有素業，無忝乎繩繩振振之緒也難矣。稼村實獲我心，遐搜紀載，近采見聞，以是告之子孫，如聚百世於一堂，聯本支爲一體，興仁起孝，永永無斁，竊以爲挽薄救靡之要務焉。愧余辭固陋，未能導揚萬一云。

續修宗譜後序

我彭氏之有宗譜也，曾王父蓼蔚府君實始創之，斷自前明洪武初江右遷至吳門者爲始祖，絕不遠引旁附，所以徵信垂後。既爲序著明，而時未及授梓也。從祖貽令公復增輯舊藁，統系及於十世矣。勉圖授梓，而工卒不就，篋中僅存鈔本二卷。定求讀禮居廬時，擬即付剞劂，以慰前人未竟之志。因竢從弟寧求，同加參考，故復稽延歲月，心輒怦怦動。洎弟奄忽捐館，定求益懼門祚涼薄，一旦或填溝壑，則是譜終無以流傳於後，子孫蔑由考訂舊聞，共識水源木本之義。余小子之罪，其曷可逭？乃亟爲增輯至十二世，凡傳志表狀，亦復鱗次就編。又益以覃恩制書，及雜文當載者，得三卷，

合舊本共成五卷。雖簡牒有加，而總不敢稍涉浮夸、粉飾耳目，惟期無替作述之遺意而已。梓既竣，命兒曹藏版於家廟，務以時檢校，無使闕損焉。定求竊復瞿然有感也。夫我彭氏之具見於是譜者，歷年幾及四百矣。其在前朝風俗淳龐之會，隱德造基，家道寢昌，洊登科第，清門素業，流衍鄉邦。雖未獲躋膺仕、樹壯猷，而人物蔚興，類多風節挺然，不屑苟同於儕俗。是以先疇舊德，尚得厚庇子孫，以似以續，而不至與滄桑變遷，致憾於文獻之無徵也。覽是譜者，舉夫世緒之絕續、人品之升降、文學之盛衰，以及室廬之聚散、墳墓之遠近，皆當觸目警心，安可失身隳行、隕越貽羞也哉？定求材力孱弱，未克蚤思負荷，猶幸熟聞祖父之誨言，敬識高曾之規矩。惟是敬宗睦族之忱，垂老彌篤。後之繼今，跂予望之，因綴一詞於原序之後云。

許香谷歸田雜志序

往余送許先生之官禹城，序言爲令之難，而信先生能濟其難者。蓋以爲善盡誠，則居官與居鄉當無二致。若夫明哲保身之義，尤爲仕途所難，固未之及也。既而，先生治聲翕然，余竊自驗其言。未幾，則引年乞休，上官重違民意，固弗許。先生請益堅，卒得志以歸，距其之官日，甫及三期。余乃歎前之言所難者，殆猶未足以深知先生也。古者吏道疏闊，士苟有輕爵祿之志，蕭然遠引如鴻翔寥廓耳。今則一縮半通，繩墨糾紆，動多獲蹟，縱倦而思歸，輒有齟齬不自得者矣。即或勉強以歸，且有悵然不樂者矣。求如先生於上下交孚、身名無憾之時，投綬曾不旋踵，豈不尤難矣哉！然先生所以能然者，卒不越於爲善盡誠之說而已。惟誠於爲善，故其三年中早作夜思，孜孜興利釐弊，軫良鋤暴。諸善政非獨勤於其官也，非以博虛譽而邀榮進也。亦曰：“俾吾爲善於鄉之志，得稍有所展施，

則歸以告諸鄉人，可以無愧無忤也。”宜其存是編，以自言其志也歟！余終欲自附於知先生者，故復追憶前說，而伸所未及焉。

寸耕鈔略序

余自投閑歲久，兀坐芸窗，撫先哲之遺編，味高真之緒論，塵容俗狀，瓦解冰消，而和者寥寥，如逃空谷。嘗舉“聊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二語，搔首問天，慨然長歎而已。客冬有友自茸城來，投以《寸耕鈔略》一編，受而讀之，惻乎有契於余心。問其集者誰，爲嚴子懲。又梓者誰，爲黃子霞建也。今春乃爲采真之游，得與二君相視莫逆。嚴子文壇名宿，向道深沉；黃子敦行善事，孳孳齷齪。余乃知寸耕之刻，固其體之於身，而後公之同好，非徒剽襲陳言，如既得嘉穀不自飽，而以飽他人者比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是集所言，智愚可以共曉，老少可以並遵，富貴貧賤可以廣推而約守，言實近矣。而天地報施之理，鬼神感應之幾，所以扶綱常、翼名教者在是；所以保家室、貽子孫者在是；所以通性命、成道德者亦在是，可不謂旨之遠者耶？余竊慨夫浮詞雜說，浪矜翰墨之長；綺語新聲，妄被棗梨之厄。見斯編也，其亦爽然若失否耶。嚴子方司教池陽，持此足當道鐸之警，而黃子更多方宣播，願與家喻戶說。余故歡忻贊歎而爲之序，亦藉是以證余志云。

同善編序

《同善編》者，葑里善友徐氏所輯，以勸人戒殺放生者也。梓成而問序於余，余維同善之義廣矣大矣。孟子稱大舜善與人同，其兼容并包，固浩乎莫可涯量。而至於齊宣不忍一牛觶觶之心，遂引之以君子遠庖廚之仁術，蓋善也者，即小成大，即微知著，初非聖凡得而間隔，故曰同也。余嘗讀梁谿高忠憲公《同善會講語》三條，專一

勸人爲善，汲汲提醒本心，總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之六言，反復開導，想見前賢挽回風俗之願力。每思彷彿而行之鄉里，竊自限於力不從願，莫有同心夾助者，耿耿寸衷，實懷惶悚。今是編亦以同善爲名，而所及者止於戒殺放生，毋乃名同而實異歟？雖然風俗之所以不古者，由於人心之不仁也。仁者何？生生之理也。人能培此生生之理，則人倫日用間自然相親相愛，涵蓄太和，不至以機詐爲刀俎，以權勢爲鼎鑊，以貨賄玉帛爲珍羞美饈，而饜足無遺矣。今欲申明此義，則從戒殺放生始，亦迎機以導之，相隙以牖之云爾。噫嘻！善心，固人所同有也，特以有其力者未必惟善是爲，而願爲之者又限於其力而止。是以善之用有大小焉。獨不聞昭烈之言曰，“勿以善小而不爲”乎？吾見徐氏僻處城隅，哀集善侶，孜孜嚮道，其以放生爲事也，必廣其緣，必稽其數，必護其地，必隨其時。而是編臚陳格言，勸信化疑，一種至誠惻怛之意，溢於楮墨。從此日積月累，家喻戶曉，則可以會合前賢同善之遺訓，而親親、仁民、愛物，次第行之有餘矣。所謂里仁爲美，其在斯乎？余故引伸其說，而書諸簡端。

南响文稿卷三

序

送少司馬以齋楊公歸養序

古之君子進退行藏之際，必有介然之節，一衷於道，不以流俗易其心，然後天人相合，而子臣令名終必歸之。昔鄒志完除諫官，嘗憂其母，母曰：“兒能報國，吾顧何憂！”若錢澹成見宋太宗意輕宰相，因歎曰：“蓋無秉節高邁以感動之者。”旋以母老，請解樞務。二賢所處不同，而介然之節一也。若士當始進時，徒以澆忍退瑟于寵懷榮，及其游膺膺仕，昧於止足之分，甚且不遑自恤其私，則進而行，退而藏者，不均失其道乎哉？余於公今日之歸，竊有深慕也。世祖時，公甫為諫官，非有帷幄知信之素，一旦上林諫獵，天威頓霽，自此指陳利弊，章數十上，輒動容稱善。至顧命之辰，猶咨嗟不置。度公慷慨犯顏之初，未必料從諫如流至此。設以寵辱得喪動其心，則身家繫戀，又安能出其忠言讜論，流傳至今哉？既而再起諫垣，優游卿寺，養恬處靜，遲久乃掌臺憲，則又抗疏彈劾，不避豪貴，遂有出撫黔中之命矣。黔之版圖，時尚未復，公以孤臣遠征，飄搖震蕩於蠻煙山箐、兵戈戎馬之間，去國離家，殊足深感。七八年來，卒能恢闢荒徼，綏輯殘黎。賴天子仁聖，察知其賢，不藉左右聲援，召入中樞。從此去崎嶇之險，履康莊之安。設公稍依回俯仰於

其際，望恩固無已時也，而陳情之疏曾不旋踵。《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公誠思慮明審，知幾其神者歟？自公去家十有六年，太夫人年八十有四，萬里歸臣，起居八座，天倫融洩，笑傲林泉，是昔有志完之忠直，而不履其危；今有澹成之恬退，而且更軼其榮也。天之所以報公亦特厚矣。余附通門後，幼以文章道義，辱公之教誨，故雖不工於詞，而願道其進退行藏之節，足以合乎道而厲乎俗者如此。蘇子瞻賀歐陽公致政曰：“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余於公亦云。

賀丁景行方伯擢湖南巡撫序

古者朝廷設官爲民，首重外治。《虞書》咨十二牧，先於申命九官，舉其職以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爲務。《周官》既命六卿，亦曰“以倡九牧，阜成兆民”。蓋選諸侯之賢者以爲州伯，任重職大，糾舉興革，一方政教所由出。故牧得其人，而天下治。秦漢以來，州牧之名，迭興迭改，間有監察、宣撫、黜陟、採訪等使，檢覈愈衆，民滋困矣。明初分省，各置藩臣爲之長，效虞周之制，特善。後因師旅征討、河漕轉運，特遣朝臣巡撫，而藩臣之權始分，不復如古爲牧者，得專制一州，而盡行其志。然獨任一方之財賦，而與撫臣體統最近，其贊襄籌畫不抗於上，不壅於下，爲繁且難特甚。惟能勝藩臣之任者，既於撫臣之事洞悉而幹濟之，由是層累而升，固人與官最相稱者與。三韓丁公分藩我吳，七年於茲，蘇、松財賦居天下半。自邊陲蠢動，度支告匱，秦、楚、閩、粵饋饟之撥給，禁旅之往來，羽檄一至，庫藏不足充其額，舟車不足供其役。而又有沿江鎮卒，淮揚河患，加以天災流行，饑饉洊至，閭井蕭條，無樂生之氣，固時與勢之尤繁且難者。公以長駕遠馭之才，指麾供億，濟四方庚癸之呼，復加意於賑荒、緩征，嚴飭有司，革耗羨，禁差徭，勞來安

集，不亟亟謀一己之考成，爲民恤其力而儲其命。間以其優閒，及於興學選士、勸農育嬰諸善政，不可枚舉。不激不隨，不疏不細，民既懷和，保其幹止，愛戴之聲達於四境。而撫臣之莅茲土者，莫不倚公爲重，則所謂能勝藩臣之任。其於撫臣之事，洞悉而幹濟之者也。國家蕩平區夏，酬庸勸功，早宜畀以節鉞之寄，而銓衡狃於考成之例，格而不舉者屢屢矣。頃以述職，來朝京師，治行舉天下最。天子召對，動容諮訪。未幾，遂有巡撫湖南之命。蓋以公之分藩我吳也，在綢繆多事之時。今之往撫湖南也，在保障荒殘之後，經營江漢之滸，使遐陬僻壤，沛天子之德澤於無窮，誠官與人最相稱者。獨是我吳之民，一旦不得與湖南之民同被公之政教，必且悄然而憂。余謂仁人君子，澤被天下，不惟其身之所及而已，其風聲餘烈足以感發興起，則如其身之所及也。今公之政教淪浹我吳，不失古者爲牧之治。如此而天子優異勞臣，不困以考成之例，亦如古者崇重爲牧之治。如此則後之嗣公而來者，庶幾惓惓養民是亟，不至以時勢之繁且難，一切爲刻核朘削之令。公雖去，而所以貽澤於我吳，又豈有艾乎？余往歲歸里杜門，辱公有知己言，故於是行也，以不得與於攀轅之列，而爲之序。

賀賈郡侯擢布政司參議序

粵自西漢振興吏治，維郡太守之任綦重矣。漢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又曰：“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必歷諸久任，俾得治化大行。”乃下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入則補公卿缺。以故蜀郡、潁川、渤海、南陽之間，皆曰“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固非簿書期會，區區俗吏所爲，可以感悅民心如此其至也。厥後禁網既密，事權滋分，鮮媲美於漢代循良之盛。千載而下，慨想遺蹟，

輒爲之低回思慕。設得生同時而風聲相及，豈非斯世斯民之大慶，有不興來暮之歌，切遷去之恐者哉？吾蘇爲天下劇郡，賦額數十倍於他州。又以訟獄繁滋，風俗奢侈，上爲監臨使者之所驅迫，下爲僚佐邑屬之所觀望，非夫謹身帥先、實心愛民者，率皆狃於習俗，阻於時勢，勉強循職以自全已爾。天子眷顧南服，去年秋特命清河賈公來守吾郡，以公仕粵西時清廉愛民之譽，薦自撫臣，故舉而勵其後效也。公下車伊始，信誓嚴明，飲冰茹檠，屬吏交際成規一切屏除，孜孜告戒，則曰：“耗羨之橫征有禁，枉法之濤張有禁。”凡民間冤誣事狀，皆冀向公質理，曲直虛實，洞若觀火。倒懸立解者皆曰：“太守活我也！”所尤難者，公既不取當官一錢，又輒自致家財修賢祠，賑貧士，贍耆老，恤獄囚，於席不暇暖。時而拊循，德意藹然，如春風之煦、甘雨之潤焉。然竊窺公之用心，尚有抑抑然未遂其欲爲之願者。於是，旬月間頌聲大作，僉曰：“本朝六十年來，良二千石如公者，殆絕無而僅有。從此沐浴膏澤，日引月長，庶幾凋瘵餘黎，休養生息可期也。”居無何，復遇翠華入疆，察知公廉明有聲，遂擢監司，分守江鎮，百姓遮道請留，乃得改調蘇松糧憲。信民獲上之道，誠有捷於桴鼓者。或謂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豈定論歟？前明伯律況公之守蘇也，清操惠政浹洽民心，及其九載考績將遷，伏闕之民數萬，竟得晉秩三品，仍典郡符。楊文貞公贈詩云：“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當時以爲實錄。惟公之賢，可與況公先後齊軌，而民之愛戴於公，亦視況公無異。今天子既知一郡不足以盡公之治，而猶不忍違民之所願，俾得熊軾隼旟，仍臨舊部，從此陟屏藩、膺節鉞，當必大展其設施，而慰吾民無窮之思矣乎！余迂拙無文，尤耻爲獻諛當軸之詞，獨於公相見恨晚焉。謹述輿情之所欲言如此，而初非有溢美也。《南山》篇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蓼蕭》篇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敢以爲頌禱之券云。

送孝緒兄令河間序

天子厲精宵旰，治象澄清，特下詔旨，變易銓法，疏通科目。今年春，計吏竣，邑令多缺官。丙辰進士，同日奉除書者及二十人，固三十年來未有之盛也。余兄孝緒得河間首邑，視古扶風、馮翊近地，勢逼政龐，獨稱難治。於其行也，竊願比於昔人贈言之義。嘗觀政事與文學之分爲二，自孔門已然。然言偃固文學之選，其宰武城，獨折衷於學道之訓，以治君子小人，視夫子斥冉有之聚斂，與季路之輕試於人民社稷者，相去何如也！文學者，政事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平居師友講習，涵泳於仁義道德之原，厭飫於《禮》《樂》《詩》《書》之蘊。內之所以修己，外之所以治人，莫不條貫瞭如，是以一出而謹身帥先，政平訟理。西漢時，猶多以經術飾吏治者，班史所云“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其異於俗吏所能爲者遠矣。厥後學者則僅以詞章是務，佔畢偶儷，博取功名，莅官臨民，茫無實用。於是刀筆筐篋之徒，得乘間抵隙於其際。而佩服儒雅者，馴至以縮半通、膺百里爲不足以榮其身而展其志，沾沾焉惟登瀛抱槩之相詡，則文學與政事果分爲二。吁！豈誠然也哉？如得不愧乎其所以爲文學者？彼固於政事猶取火於燧，挹水於淵，安見古今人不相及也。我兄則素以文學自命者，負姿博達，窮經校史，著書等身，聲譽藉甚。僉惜其無長楊子虛之遇，而徒俯就於一令。此世俗之見，不足爲我兄道也。我兄所謂文學，豈徒濡首翰墨，空談載籍，而不可施諸政事者耶？誠舉獲上治民之道，躬行力踐，而不徒驚乎其名。勸農桑，興學校，恤賦役，清訟獄，數者具而廉平之頌翔洽於廣川、渤海間。捷若桴鼓，則上稱天子慎重民牧、優異儒術之至意。期月報政增秩賜書自近者始，非我兄又奚望乎行矣。願拭目以待之。

送許香谷令禹城序

士能爲善於一鄉，未有不能爲善於一官者也。然爲善於官之視爲善於鄉也實難。而官之難者，縣令尤甚。士方跼伏里閭，非有職任責乎其身，而救災恤患，孜孜不暇，誠得施之於邑，則忠信之長、慈惠之師，舍此奚歸？然官至縣令，而得行其志者蓋寡。上之官司相制，下之胥吏相蒙，此其勢。非如鄉之中專任一事，專擇數人，遂可如吾所欲爲，故曰難也。知其難而思濟其難，非推此爲善之心，持之以至誠，卓然不惑於流俗，未見其可也。升年先生固所稱爲善於鄉者，當其名注銓曹，十年不仕，焦心勞思，育嬰是務，好義之稱遍於鄉黨。今出而爲令，得濟之禹城。其地則衝，其民則疲，其政則劇，得遂以爲無難乎哉？而余恃先生之濟其難者，知其爲善之心出於至誠，可以不惑於流俗者也。今夫流俗之爲令，下則皇皇身家，次則營營爵位，是以雖有賢達醇謹之才，一朝而喪其所守。若先生在鄉棄產捐貲，樂施不倦，非皇皇身家可知也。踰期捧檄，不憂遲暮，非營營爵位可知也。二者不惑，而爲善之心乃誠，取與交絕，威愛相濟，緩急互施，經營措置，必百倍於鄉之中者，而小恩近利，沾沾好名之事不與焉。然後禹城之民，飢者哺而寒者燠也，頑者輯而秀者循也。猶夫孩孺呱呱，扶持保護於一堂也。《詩》曰：“民之父母。”《書》曰：“若保赤子。”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余不欲僅以一鄉之善士目先生，故於其行也，獨信之以所難。

送黃戴山南還序

前明盛時，風教淪浹，公卿大夫多以禮樂文章振興士氣，而巖居穴處之士類能遺榮利、敦名義，公卿大夫非有樂道忘勢之雅，往往欲招致之而不可得，故出處殊迹，相得益章。人才之生，何其偉

歟！戴山高祖勉之公，號五嶽山人，舉嘉靖間孝廉，一試不第，竟謝公車，問學王文成公門，詩文亦不亞崆峒大復。又有得之公爲之兄，同負盛名，分宜嚴相召不往，亦以孝廉終。勉之公之子曰姬水，才最敏，居喪成疾，棄諸生，著《高士傳》以見志。得之公亦有賢子曰德水。故黃氏父子兄弟，稱吳中一時特盛云。戴山，名家子，少能文，兼通詩詞，宜以儒學進，而困童子試，習孫吳家言，舉於鄉既數年，試夏官輒不利，求升斗之祿不可致。嗚呼！昔之功名重於一途，士之顯榮甚易，而多不屑就以爲高。後世取之之途日寬，用之之途轉隘，雖有英雋秀傑之輩，掩抑淪落，不稱其志氣。時勢使然，以此歎人才之消長也。余旅居寂寥，常與戴山共晨夕。其人爽朗可喜，把酒談詩，亶亶不倦，絕不以奔走干謁爲事。今且久客將歸，而其窮特甚矣。予思解戴山之窮而無從也，因爲本其先世，道其流風遺韻，俾知有道君子當聲名推挽之時，猶傲圭組，棄生產，而後得專力肆志於其所獨重者，況於區區得失，何足爲憂喜哉？夫學者高望遠引，雖數百載，猶低徊思慕，如見其爲人，況於念昔先人，迪爾後嗣子孫者哉？歸而誦遺書，述祖德，必有堅其志而擴其識者。去就行藏之際，可以怡然而自得矣。

贈相士白六吉序

昔人論形相之事，聖賢不言。《傳》稱：工其術者，若叔服、許負，效驗尤著。不過據其一二節而已。必沾沾以度表捫骨，指色摘理，錙銖較稱，是刻舟求劍之說也。然余觀古有道之士，常以道寓於術。嚴君平處卜肆，志在惠人，假著龜言利害，導之以善而止。管公明爲何、鄧作卦，盛稱古義，以深戒之。交疏吐誠，爲人所難。彼其於邪正誠僞之界，吉凶消長之機，實有確然不惑者，無徂其變，無昧其常。天人相參，表裏相應之道也。使操術者知此，即以相天

下士，豈無據也哉！余自顧骨相遭迍，素不以休咎問人。自與白君交，竊見其言多中，已數年矣。其言曰：“萬形萬態，皆由心生，心順則逸而日休；心逆則勞而日拙。靜躁輕重，毫芒千里。”或方盛而決其將衰，或方斂而決其將發。沈者揚，浮者抑；易者勸，險者規。無面譽，無背非。徐而驗之，若遠若近，纍纍符合也。長安貴遊，合則與之周旋；不則招亦不往。時携藥囊，躡芒屨，踰淮渡江，愛姑蘇山水，將浮家而居。年踰七袞，顏色粹然，齒髮不墮，望之若得長生訣者。嘻，翁其君平、公明者流，而或僅以術神之，豈其所樂受也耶？余見當世挾術驚利之徒，意諂言誇，即偶中，亦卑瑣無足取。而縉紳士大夫不審於存心立命之道，徒以榮枯得喪，問諸塊然之形體，聽之適然之氣數，尤可惜也。於是歎翁之賢，而書此贈之。

周子佩先生八十壽序

天地間堅剛峻潔之氣，萃於忠臣孝子之門。開其先者，曠世一出焉；而承其後者，亦實難矣！末運晦冥，三綱淪，九法斲，有成仁取義者，然後知天理民彝，一日不可泯滅。此其時數艱危，風規陡峻，非如履常處順之家，循循肯構，遂無以貽前人羞，必有濟險出屯之志。又守之以永貞無悔，則庶乎象賢者，故曰難也。我蘇自周忠介公抗嬰璫禍，為有明三百年東吳節義之冠。冢嫡子佩先生從公北逮於狼吞虎噬、塗肝碎首之地，萬死一生。既而伏闕陳冤，剔血繕疏，遂蒙殊恩，贈恤及於三世，一時同難援為例。於是公之忠，與先生之孝，輝映不朽。而先生自歸隱以來，食貧晏如，方言矩步，老而彌篤，豈非有濟蹇出屯之志，又守之以永貞無悔者耶？噫嘻！俯仰五六十年間，朝市滄桑，無論煽焰駕浪之徒，久已化為糞壤，即一二聲名炳煒、垂光朝野者，或家世淪落，不絕如綫；或子孫猶在，名節凌遲，欲其念昔先人明發不寐者，鮮矣！此以歎先生能為其難

也。余視先生屬大父行，比歲里居，登其堂，几榻樽壘儼然百年物也。想見公之流風餘烈，濯胸滌腎。又羨先生神明澄霽，筋力不衰。月之朔望，走謁公祠，尚能步行一二十里，肅將俎豆，子孫彬彬成禮。竊謂堅剛峻潔之氣，人既得之於天地，則天地亦必呵護而厚庇之，是以年與德齊也。今年三月爲先生八十壽辰，余以不獲親奉一觴爲憾，而幸我鄉人士猶見此龐眉壽耇，巋然典型，如景星見而神芝生，則忠孝之心，能不油然而生耶？古者尊老尚德，鄉飲酒禮，非人不稱，而賢良有司，間有表門式廬，餽粟給帛之雅。凡以風勵末俗，維持名教，良非淺鮮。如先生者，誠足以當是禮。予竊有望於能行之者，故於其壽而爲之序。

宋射陵先生八十壽序

淮南宋射陵先生，爲明季秘書舍人，隱逸閑居者迄今五十餘年。其文翰傳播海內甚著，余耳熟焉，而未及見也。賢子穉恭孝廉，初以貢入成均，余一見，深喜其真摯忼爽之氣溢於襟宇，因謂先生家學梗槩，當在王內史大令父子間。嗣是，得先生擘窠大書縣額草堂，如見其鬚眉彷彿矣。近余謝病歸來，知交過而問者蓋鮮，獨穉恭源源至，依依不忍舍。今年先生與孺人爲八十眉壽之辰，余將因穉恭致一言於先生。竊以爲當代名流衆矣，而皎然志節可風出於文章聲氣之外者，先生殆足以當之。是以年愈高而愈可貴也。方先生名噪藝林，年纔弱冠，徵入禁近，榮遇由之發軔。一旦故國丘墟，子身長遁，非有厚祿高位之膺也，乃以機、雲入洛之時，遂與子真、幼安爲伍，不可謂爲人所難哉。及夫車書大同，文教翔洽，當宁特下求賢之詔，凡天下懷才抱異之士，悉令所知薦辟，備石渠著作之選。設先生潛確稍移，有不以耆儒碩望羅而致之闕下者乎？顧復脫迹如遺，甘此姓名寂寂於公車待詔間也。即今者洊登大臺，

巋然靈光獨存，淮海奧區，鑾輅巡行，采風問俗，引見高年，賜書授饌。於是黃髮皤背之輩，靡不伺候於車塵馬足之旁，嘖嘖稱希世寵榮。而先生則益食貧晏如，韜光匿影，將與漢濱丈人、河上公之屬，翛然自遠矣。《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以爲志，可則也”。先生之志，與金石比其堅，與松喬比其久，宜乎伉儷偕老，唱隨合德，而萃此宇宙貞恒之氣於一門，豈與夫偶獲永年者，徒隕然享形氣之盈，而不足以維風範俗，可同日而語與？穉恭名滿長安，賢公卿必有能爲沉博絕麗之詞祝先生壽者。余獨獻此野人語，亦古者闡微表幽之意，先生或有取焉。

王素巖七十壽序

士君子進退行藏之際，屹然振拔於習俗，磊落光明，獨成品槩者，必深研夫學《易》之道，審擇而力踐之，然後可合乎永貞不息之象。則我夫子所云仁者壽，由此其徵也。《易》之系《豫·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蓋當人情易溺於樂之時，而能守中正之德，以凝泰定之光，斯進而不惑於進者也。反是，則昧於見幾，縱使倦而思歸，其氣餒而悔吝已多矣。《易》之系《漸·上九》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蓋既出於人位之外，而清風峻節足以匡時範俗，斯退而不狃於退者也。反是，則頽然偃息、漠視民物之故，歸於自便其私而止矣。太史素巖君，庶能明夫二爻之義者乎？君挺自孤生，家徒壁立，英姿儁上，早從柏廬朱先生遊。先生爲篤行醇儒，尤致精於《易》學。君深得所指授，檢身制行，必以古賢爲準。自余獲君卷於北闈，見其精思偉論，必自讀書養氣中來，決爲體用兼優之士，牒咨儀部，始破京兆榜例而列之冠。既捷南宮，對策上呈御覽，旋蒙選入中秘，聞譽奕奕於賢公卿間。乃君授職甫踰三月，即請急南歸，奉侍節母朱太孺人，晨昏瞻戀，便有終焉之志。輦

下貴游郵書推轂，絡繹纏綿，卒不爲之鼓動。逮踰二十年，而始畢慈闈之養，君已甲子初周，永慕松丘，投閒稱老，服官之日最少，居里之日最多，此其知止明決，不誠浮雲富貴乎哉！然君平生既守非公事不至宰室之節，而於桑梓利病，必以殫心籌度自任。田疇之清丈，漕規之畫一，社倉之出納，粥廠之董理，躬冒寒暑，拮据焦勞，實於邑中濟時急務，裨益非淺鮮也。學宮載修，賢祠復建，揚祖德而俎豆興，愆歲事而隴阡葺，待族姓多調恤之恩，遇朋友竭忠告之誼，解紛排難，口不言功，藹乎淳古遺風也！非今日之爲人所難者哉？由前觀之，君其爲豫之介石，貞吉乎？由後觀之，君其爲漸之鴻羽，可用爲儀吉乎？夫惟恬靜以保性命之期，惻怛以廣功行之積，則堅確果毅，日進於精明廣大之域，可以窺見仁體焉。又豈特如世俗尋常享年者，惘惘然冀倖於期頤大耋之數，局於形骸之渺論而已。余與君周旋四十年來，同方合志，從無幾微扞格。君每過余草堂，青燈白雪，烹蔬酌水，講論斐亶。余亦愛君之林園蕭曠，駕輕舟，携襍被，風月悠悠，如置身於曲水輞川之畔，回視夫曩者彈冠結綬之徒，強半化爲荒煙蔓草矣。即一二林下素侶，欲求道義敦勤者，亦杳乎不可復得。獨我二人則中心孚信，如水乳融而磁鐵貫也。乃知當時天作之合，豈偶然也耶？余年既垂耄，君亦於今五月五日屆七十壽辰，尚思愛惜景光，益交勉於學《易》寡過之訓，願效一言以綰君之帶，亦因余曾與聞朱先生教，用是識君服膺傳習之志云。

丁宗韓七十壽序

人生交親之好，得之少壯之時者非難，由少壯而得歷乎白首之久者爲難。且歷年既久，而其間情蹤澆洽，始終不改其常度者，尤難也。余妹倩宗韓丁君，少於余二歲。余弱冠與君爲連理至戚。時則周旋於先君甥館者有六七人，獨君披帷問業，孜孜矻矻。器宇

之靜穆，文詞之端厚，先君每以扶搖直上期之，余殆援爲頡頏之助焉。比余幸邀意外知遇，則君益自刻厲，揣摩沉酣於帖括中，惟場屋穀率是問，而躡省門數次，究不得脫穎以出。余不勝爲君扼腕太息也。然君則坦衷雅度，悒鬱不形於顏色，或謂之曰：“仕路廣闊矣，若君肯稍自委移，則登郎署，洩方州，非世所稱爲愉快者耶！”君默然不答。自四十而五十，而六十，未嘗一問長安貴游，惟以惇本務實，盡慈闈將養之敬，合同氣友于之愛，循家塾督課之勤，田疇墾，室廬葺。今則婚嫁既畢，諸子皆能承家事親，君遂優游暇豫，含飴弄孫，熙熙稱七十翁矣。余雖濫厠承明，食祿僅及十載，性喜靜退，移疾就閒，田間栖息之日特長，因得與君俯仰流連，不至北轍南轅，參辰相隔。回視曩時甥館六七人者，獨君躋茲老壽康寧無恙爾，非所謂由少壯而得歷乎白首之久者爲難，且歷年既久，而其間情蹤澆洽，始終不改其常度者尤難也耶？余嘗疑仲長統《樂志論》所云“必備有良田廣宅、畦苑平林、珍膳燕娛之奉，而後其志乃樂”，殊非達者自得之致。若如馬少游所云“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鄉里稱爲善人”斯可矣。伏波每念斯語，以爲不可得。君世居松陵江上，煙波滌滌，隔遠市塵，宛有武陵桃源風景，固不待以仲長之樂爲樂，而食德飲和，無營無競，實可與少游絜量齊觀。是以得壽之長，而貽慶於子若孫者，繩繩未有艾焉。余與君再締兒女姻，追遡綰帶之初，五十年餘，猶依依若昨日事。故爲君稱述平生，而一言引觴，亦非效世俗之縟詞稱壽者也。

延平劉翁九十壽序

康熙戊子秋，閩闈典試事者，爲余順天所得士萊陽戴侍御，衡校公慎，士林翕服。余家居既久，其榜中諸子，以公車過吳門而來謁者，大都英茂之彥，可稱珪璋特達也。今年夏，延平永安劉子正

思試畢歸閩，乃來謁余而請曰：“小子高貞之王父敬臣翁，壽登九十，願乞一言爲稱觥慶。”余見其貌恂恂然，覽其文彬彬然，及按其乞言之引，則云：王父資稟淳龐，力行勤儉。村居吉岫，北聳天柱之高；門對清溪，西繞長庚之旺。叨靈氣，獲休徵。昆弟三人，咸比肩而皓首；妯娌異姓，皆舉案以齊眉。子姓孫曾，羅列膝下四十餘人，乃猶步履康彊，丰神爽朗。余於是欣且慕焉，謂世俗乞壽之詞，未有能如此質實不夸者，誠樂得而爲之序。夫天地間渾厚堅貞之氣，融結於山川奧區，固有無終極而長存者，以之鍾瑞於一門，氤氳旋繞，登躋壽域，是豈可倖致歟？非夫受朴於天，勿鑿以人，稟和於性，勿淫以習，何以涵濡化機，日積月累，而幾於不息歟？如翁之所爲，淳龐勤儉。余雖不獲親覲其儀容，而其積德累善，素所培養壽源者，可以遙望而深信之矣！上古之世，皇風沕穆，人壽俱以百歲爲期。世變遞降，稟受日薄，鑿削日峻，杜陵便有七十古稀之歎。若越八十而登九十，尤絕無僅有也。圖經、方志、搜神、洞微諸牒所載，深山遐海，修煉伏藏爲地行仙，固杳渺莫究其蹤。即如南陽甘谷之人，飲菊潭而多壽；瓊州楊遐舉家父祖，皆百數十歲，計其地尚在方域之內，而亦無由一遇矣。翁庶幾其近之與？然余未暇爲憑虛之論，泛泛祝嘏爲也。維王道盛隆，風流篤厚之時，井里室家，父子兄弟，既相率趨於敦本務實，而人才亦蒸蒸興起。若《甫田》之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載芟》之詩曰：“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明乎力田孝秀之科，相爲表裏，故其養老引年之禮，益以綢繆愷摯，而力行仁讓於無窮。且延平自楊文靖公倡明道統，李文靖公繼之，流風遺澤，漸被後學。今劉子方以盛年舉於鄉，爲翁昌大家聲，從此日充其學，幾於大成，則所以導歡心，迓景福，即在人倫日用之中，盡庸行以明豫順，而爲翁壽者，豈不度越尋常萬萬哉？其歸而以余言侑三爵可矣。

侯官鄭翁七十壽序

康熙乙丑丙寅間，余職司國子三載，樂與四方賢俊相數晨夕，必以文行醇慤是尚。閩南鄭子孟鄰方以選貢至，閱其試藝，晶光煥發，不可遏抑，而容貌詞氣恂恂如也。余進而質之曰：“若誠異彼標榜者流，必其家學有所稟受者乎？”因得聞其尊君遂庵翁爲名儒，懷才未試，而高風逸韻，迥邁時俗云。鄭子既以官學首選教習，流求肄業子弟。越丙子，得舉本省賢書。余時已乞身歸里，而公車往還，必殷勤致訪。迄今夏五，銓授定陶牧，以書來請曰：“我父年屆古稀，某庶冀奉檄爲歡，而潛德弗耀，願乞一言爲壽，殆足勝戲綵之儀，亦克展望雲之慕焉。”余固與鄭子有深契，因以致敬於翁者久矣，其又何可辭？按翁家世皆以孝友著聞，有浦江義門遺風。翁蚤歲學有師傅，蜚聲膠序，每試輒冠其儕輩，乃竟屢躋省闈，以明經老平生。內行敦篤，事親敬長撫弟，靡不恩義浹洽。遇鄉里除弊救患諸務，正色讜言，多所幹濟。逆藩煽亂時，獨能全身遠害，卓識尤有過人者。既以數奇，不稱其志氣，惟日勸諸子，孜孜講論，盡發其篋中藏，曉夜指授。鄭子所以業成而有聞，其仲季亦比肩穎出，微翁之教不及此。又聞翁閑居，卜築小園，歲必藝菊數十本，覓種遼遠，手自灌葺弗倦。復愛白巖百餘年古梅，而弗能致。鄭子北征日，特選有力者舁而移植於庭，花期盛發，翁乃大快，而時吟咏其下。又何其瀟灑不羈也！夫古之君子有遺世獨立之行，其比物連類，必托諸幽清澹遠，彼其心初非自甘於遁逸者也。蓋皆挺然欲有所表建，以與斯世斯民維繫於性情，特以不得其時而致之，故寧落落遐尚焉爾。若陶靖節之於菊，林和靖之於梅，非皆以命世人豪而寄托塵埃之表者乎？翁殆將尚友千古矣。今鄭子出宰中原文教之區，本其得諸庭訓者，實見措施，仰企武城單父遺徽，而以循良報最，固旦暮意中事。翁之素志，既從此得遂，而益可以自全其高尚，吾見其年

與德齊也。物之宜壽者，莫若菊之凌霜而敷英，梅之傲雪而舒蕊。翁日以二物怡養天真，洗滌俗嗜，將大椿之獨紀春秋，尚不足喻其峻潔，而散樗之但離匠石，又何足較其堅貞也耶？鄭子其以是言質諸翁，當必引余爲同心之好，而謂非泛泛祝嘏者比也。

王節母朱孺人七十壽序

自古母德之賢，莫不以節爲稱首。謂惟大本既立，而後衆善攸基。是以其榮有王者之制，其明有國人之論，其昌有奕世之報，昭昭不爽也。雖然，節之道深矣廣矣。履變居約，特其顯而著焉者爾。《易》之卦曰：“水澤節。坎，水之流也。兌，水之止也。”以止水之有限，受流水之無窮，有防而不溢之義。故爻之詞於苦節，第曰：“悔亡而於安節，則曰亨；於甘節，則曰吉。”蓋節至於苦，大都迫於時，激於勢，出於刻意厲行者之所爲。惟進於安則無所勉強而然，又進於甘，則融融樂易，而爲中節之和，常變由之一致，約樂由之同揆。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而節之道始完善無遺憾矣。”推此義而論節於閭閻間，豈有殊旨乎哉？今節母之表於世者不乏其人，皎然於艱苦憂危之日，植門戶而延宗祚，亦既淑慎可稱。然自聖賢之學不明，而功利之習日熾，父兄之望子弟者，不越富貴利達，焜耀耳目，快然自以爲得志，無復有持謙戒滿之心，又何問乎閭閻間能明乎？節之由苦而安且甘者，獨不惑於流俗爲也。余於王子醇叔賢節母朱孺人，則知其節於昔之能成王子之名也，世之所共聞也；尤知其節於今之能成王子之志也，世之所未必道也。王子五歲而孤，家徒壁立，惟孺人茹荼集蓼，俾得積厚流光，聲聞特達。及王子官中秘，方迎孺人就養京邸，旌封令典，並時而集，交游宗黨，嘖嘖光榮。曾不移時，王子遽奉孺人歸里，乞身，愛日荏苒，迄今十有四年。王子於晨餐夕膳之暇，讀書味道，訓率諸子肄習日進，絕不以

年富力强，優游澣舍，坐讓名爵之階，悵快偶形於色。此其審於內外重輕之辨，固出於天性、敦於學力也。假令孺人於此，有如世俗恒情所望於人子云爾者，王子縱不爲絕裾之溫嶠，其得不爲奉檄之毛義乎？余聞孺人冲和儉約，厭棄紛華，曾不以身居燕豫，稍間於青燈白雪、斷機畫荻之時，是昔之節固居於苦，今之節更幾於安且甘。而所以成王者，不亦始終完善矣乎？今年春，孺人屆七十壽，余於王子有深好，不能默默孺人之賢。竊以爲《易》之言節有當於言壽者，何也？《象》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惟其有節，故分至啓閉之相嬗，晦朔弦望之相乘。隕霜飛霰之時而節在焉，和風甘雨之時而節亦在焉。是以星紀協，歲功成，故曰：“天地之道，恒久不已。”今孺人既全乎其所以爲節，則太和元氣，潛移默運，日引月長，未有涯量，何壽如之？因欲舉是說，以與王子相證，而玉峰同人將謀祝嘏之詞，來索余言，以侑一觴。余曰：“若余之說，亦止自矢其管見，豈必有當於諸君子盛心乎？”而卒不能更易其詞，以類於尋常之頌禱，遂書之而系以歌。歌曰：“惟水澤之爲節兮，歷行止而有常；猗賢母之合德兮，當舒斂而偕臧。松筠表兮，既壽而康；蘭陔奏兮，其樂未央。信茲風世式俗兮，保持名義思無疆；願年年似今日兮，老萊母子俱徜徉！”

湯母戴孺人八十壽序

康熙四十二年八月既望，爲我友磊軒湯子之賢母戴孺人八袞之壽辰。磊軒自清流陳情請養，奉孺人歸里，於今已越三載。宗黨交知登堂介壽，屬序於余。余惟名節之飭也，風教之端也，其志行卓卓，振拔於流俗，則天必與以令善之報，使之孝慈交慰者，此誠世道無窮之幸焉。維先王以孝治天下，於凡爲仕者，著有親老歸養之令，使人子得自恤其私。夫以養而歸，歸而後得盡其所養，固所以專一其心志，安閑其耳目，俾爲親者得以鮒背兒齒，馴至於耄耋期

頤而承歡於獻觥舞綵之時，則以養而言壽，斯真能壽其親者也。然世有既仕而不樂言歸者矣，或欲歸而勢有不得遂其請者矣。即得歸，而未能優游歲時以全其養而無憾者，又比比矣。雖人事之不齊，亦實有造物焉以司其命，而悠悠之口乃徒以取盈爲榮，履約爲紕也，豈理也哉？自磊軒之歸養孺人也，淡食之供，甘於鼎俎，疏裳之御，適於錦裾，庭階靜穆之居，逸於軒輿焜耀，是以孺人神明彌茂，視聽不衰，而臻此仁壽康寧之福。今日者，孺人回思此十年中陟歷於嶺雲、江樹之間，氣愉心爽，可以紓蚤歲孤幃霜雪之戚也。琴堂休暇，親見良司牧之出入稟承，能無違却鮓埋金之素志也。扶輿捧杖，去思歌作，蕭蕭廉吏之裝；恩綸輝映，命服回翔，無復違鄉越土之縈懷也。則孺人之心，亦可怡然暢遂矣乎。而磊軒以是爲孺人壽，爲視夫嗜進不止終至悔吝者，當不以彼易此也明矣。《記》曰：“養非難也，敬爲難；敬非難也，安爲難。”夫敬而進於安，則協於理義之中正，發於性情之篤誠，全於天而不雜以人，斯爲孝道之純，而可以感神明，延曆數。若磊軒之於孺人，庶幾敬而能安焉者。以此風示鄉閭，足以使人仁孝之心油油感發，又豈特一家之慶而已？余喜而序之，爲世之壽其親者知所勸云。

丁母邵太君七十壽序

余妹婿丁子宗韓、希廉兄弟尊慈邵太君，以今秋八月，屆七袞壽。內外宗黨奉觴來前，屬余爲之序。惟吾家締好於濟陽也，垂垂既歷三紀，太君之賢，聞之稔矣。宗韓、希廉之能順其親，亦信之久矣。今茲爲壽，誠有歡忻贊歎而不能自己者，然未敢襲世俗浮言。嘗誦《詩》至《豳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大田》，《周頌》之《載芟》、《良耜》，藹然見古者井疆宅里之制，風俗敦龐，室家康豫，往往著於婦子。入處爲春酒、介眉壽之時，又道其烝髦士、報景福，

又極諸洽百禮、光邦家，以歸於似續古人之義。太和氣象涵濡篤厚如此，豈有繁文縟節如後世誇耀鄉閭者？計其承歡聚順，克盡天倫之樂事，亦綽有餘裕也哉。習尚變遷，侈靡相競，必以都市之雄易其隴陌，金玉之貴易其菽粟，綸翟帔珈之麗易其縞綦絲枲。於是，外觀譁然，而內行未修，子職未飭，由之愈甚。此余於丁氏母子之際，獨以為賢於彼也。丁故吳江鉅姓，而溪上為湖流瀦洄、原隰沃衍之區，氏族保聚，宛若古者井疆宅里遺意。太君家著於禾中，歸墨霞公以來，事長之敬，逮下之仁，宜家施族之禮，交口稱服。墨霞公慷慨好義，為人排難撫孤，中更憂患。太君鬻釵釧、濟饘棗，心力況瘁矣，而賦性靜穆，言笑不形，堅持齋素，澹泊彌甘。宗韓既出為世父後，仍得依戀晨昏；希廉仰承鞠育，蚤歲克家。一門之內，孝友儉勤，罔有隕越，詩書絃誦，雍容興起。僉謂墨霞公雖壯志淪落以終其身，而有子壘簞濟美，實太君恩義交盡之所致也。余嘗見素封有力之家，或十年，或二三十年，游宦之紛營，骨肉之多故，豐悴改觀，盈虛消長，難以逆料，比比然矣。《敬姜》曰：“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尹和靖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也。”諒哉斯言！炯若龜鑑。自余往來溪上，少而壯且老矣，見其崇墉比櫛之盛，則歲以增；苞茂躋寧之美，則日以擴；瓜瓞之繁，芹藻之樂，則又雲蒸霞蔚，而未可涯量。是《七月》之所以紀令也，《甫田》、《大田》之所以勸俗也，《載芟》、《良耜》之所以報德歌功也。太君處此，可以簡緣而息事，可以葆性而頤神，享有遐齡，以為翼子貽孫之慶道，豈有外於是者乎？若泛陳祝嘏，而涉於繁文縟節之所為，當非太君之樂聞，余以為亦非宗韓、希廉之壽太君也。眾皆曰：斯言猶行古之道也。遂書以侑一觴。

汪母謝孺人六十壽序

西陵汪子陞交之來自吳門也，與余周旋歲久。余見其逸才雋

上，風發泉湧，出其緒餘，實足以度越流輩，而陸交意氣磊落，深自斂抑，其於挾刺曳裾之習，蔑如也。余於是知陸交之賢。每當鍵關謝客時，輒與移坐竟日，商確古今，亶亶相長，灑然自得。間爲余言曰：“小子之受母教也最嚴。我先君在日，未嘗苟於繩檢。我母禮法惟謹，督率童穉，言動不少寬假；孝事姑嫜，操作井臼，備嘗勞苦。先君即世，拼擋門戶，食疏衣布，黽勉朝夕，而小子濩落無成，皇皇負米，能無時命不猶之感乎？然終不敢貶志以渝我母教也。”余於是知陸交之有賢母也。甲申季春下浣，爲太君六十壽辰，陸交不欲得泛泛祝嘏之語，乃來屬余爲序。余謂自古稱賢母者，自太任之胎教，孟母之徙宅，遞及剪髮剝蕞，設帳授經，和丸課讀，畫荻爲書，炳炳麟麟，垂型奕世。是以慎習而保性，俾爲人子者始於少成，迄於強立，德器由之蘊積，學問由之擴充，而或爲名臣，或爲大儒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夫父與母，同謂之嚴君，而第泥於煦育之恩，狃於榮利之見，則雖有父師之教，而潛移默奪於門內溺愛者多矣。南豐曾氏曰：“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耻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也。”豈不信哉！今陸交受太君之教，博學洽聞，藏器有待，譬諸美玉在櫝，初不求沽；純錦在笥，絕不表暴，非其服習於內則少儀者，日引月長，何以臻此？由是而卜異日者太君得見賢子之克顯所學，其爲教必進而益勤，以成就夫令聞令望，而迥遠於流俗尋常之爲者，正未有已也。輝煌彤史之紀，其以余言爲嚆矢矣！

南响文稿卷四

記

長洲學重建尊經閣恭塑至聖暨四配神像記

六經之教，行於天下。凡學宮所在，皆有閣曰“尊經”。然尊經者，將尊之以名乎？抑尊之以實乎？如第以名而已，搜羅四庫之藏，儲積五車之富。究也講肄疏而典守替，其於古者節養磨揉之意，渺乎不逮，徒委諸塵埋蠹蝕之餘已爾！烏乎尊？余惟六經者，千聖百王之道所寄也。而千聖百王之道，特集大成於我夫子之一身。夫子以身體道，即以身全經者也。潔靜精微之謂《易》。若夫子之達天知命，以贊陰陽，而全乎《易》也。疏通知遠之謂《書》。若夫子之祖述憲章，以釐政事，而全乎《書》也。溫柔敦厚之謂《詩》。若夫子之作操和歌，以洽性情，而全乎《詩》也。屬詞比事之謂《春秋》。若夫子之褒正黜邪，以振綱常，而全乎《春秋》也。恭儉莊敬之謂《禮》。若夫子之趨朝入廟，以敦制度，而全乎《禮》也。廣博易良之謂《樂》。若夫子之金聲玉振，以宣氣化，而全乎《樂》也。六經之道，夫子以一身集其大成。竊謂尊經者，莫如尊夫子。而尊夫子者，必當尊夫子之以身為教，固非徒尚夫纂修刪定，垂示簡編，使後世求諸口耳之誦說、詞章之附會而已。蓋六經之文，存於空言，有夫子之身則空言踐於實行矣。六經之用，著於散殊，有夫子之身則

散殊會於一原矣。六經之蘊，藏於隱微，有夫子之身則隱微微於顯見矣。與其徒設四庫之藏，陳五車之富，以示崇闋瑰麗之觀，曷若奉聖人之身，而瞻其威儀，思其神理，則洋洋如在，誠不可掩。庶乎尊經以實，而不以名者乎？長洲學之尊經閣廢久矣。自余募修諸工，洊歷三紀，粗復規樞大略。獨是閣材費不貲，斂手莫措。康熙乙酉得遇善士馬君俊，慨然以鉅工獨任，捐白金一千七百兩有奇。刻期告成，閣爲五楹，高廣昭明，始稱宮牆盛事。擬置經籍藏於其中，而余鯁鯁然慮及時移物換，不免殘闕散軼之憂，因援尊經莫如尊聖人之身之說以商之。會有本庠沈生楷裝成夫子神像，欲遵郡學舊例，復供於先師殿。余乃謂移奉是閣尤宜，僉曰善。遂於己丑八月二十七日夫子誕辰安位，時則郡守陳君鵬年同教諭侯君文燾，率諸生行釋菜禮。越丁酉，沈生復塑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四大賢神像，亦於八月二十七日配列左右，時則教諭倪君典學、訓導陳君子堂共襄祀事。惟四大賢者，皆效法乎夫子之身，而心傳嗣續，六經之羽翼存焉，不可缺於几席間也。由是登斯閣者，應皆悚容斂息，仰夫子爲全經之身，并遞仰四大賢效法乎夫子之身，而凡有身者，亦與聖賢之身無不分形共氣也。先儒程子云：“學者識得仁體，實得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陸子云：“學知本，六經皆我注脚。”誠探本導源篤論。明乎此，則《易》以贊陰陽，《書》以釐政事，《詩》以洽性情，《春秋》以振綱常，《禮》以敦制度，《樂》以宣氣化，當必思所以踐於實行者、會於一原者、徵於顯見者，然後可以言尊經。而彼誇多鬪靡以僭夫經，循章摘句以晦夫經，鈎新弔詭以畔夫經者，皆夫子之所痛斥，而四大賢之同心匡救者也，烏可以謾言尊經乎哉？或曰：“設像既已久停，若以此而置載籍於弗備，毋乃於建閣之名不稱。”余謂學者之於夫子，均受罔極深恩，宜如孝子永慕其親，刻木繪圖，瞻依明發。此徐文貞公力折永嘉異議，侃侃不阿也。且今不於殿而於閣，僅視燕居之地也。載籍雖弗

之備，而既奉夫子全經之身與四大賢效法夫子之身當之，將見奎壁之明輝、雲漢之絢采，無不環共於在天陟降之靈。茲爲六經之府也大矣，沾沾尊經之名云爾哉？敬載拜稽首而爲之記。

重建長洲學啓聖祠記

康熙癸酉秋八月，長洲學之啓聖祠始成。蓋定求重行勸募以來，荏苒三載，時勢多所疑阻，幾於築舍道旁之歎矣。廣文趙君、錢君謂曰：“姑視舊址稍縮數武，裁費過半，或可補苴萬一。”定求聽其言，拮据營購，工興於三月之朔。適遭旱災，物力逾匱，攬撫纖悉，襟掣肘露，冒暑雨，廢寢食，焦心勞形者越百有五十餘日，勉強卒功。雖無舊時崇闕瑋麗之觀，而棟宇椽桷、墜茨丹雘，庶幾堅固完整，規模粗立焉。乃肅陳几筵，奉啓聖公神位以升，配享四、從祀四，均設主更新之。於是丁日之祭，以妥以侑。彙計需費白金六百五十兩有奇，僅及原估之值三之一爾。簡核已甚，工雖休而匄貸纍纍，欲如前此修建殿堂門廡時，多得有力者之率先解橐，固弗逮矣，其成之艱如此，何可使輸助者姓氏湮晦不彰，俾後人無所觀感？因勒石於祠，而定求復申未盡之願曰：事苟出於沽名邀譽，及惑於福田利益之說者，固君子所不屑道，非果迫切而不得已者也。若我黨之尊聖人，因尊及所以事聖人之地，爲之盡倫備物，而非飾之以迹也；爲之整觀聳聽，而非強之以法也。何也？聖人者自盡其本性而已。自盡其本性者，以不學而知之良知，不慮而能之良能，發之爲愛敬，積之爲仁義，經緯萬事，根柢萬化，率由於是。而人之本性，曾無異於聖人，特良知日以汨，良能日以墮，所以悖戾於聖人而茫乎不知所返也。苟人人自尊其本性，則不得不尊聖人，即不得不尊所以事聖人之地，豈如沽名邀譽、福田利益云爾哉？故宮牆之湮廢，即人性之荒於茅塞也；俎豆之淒涼，即人性之淪於染垢也。遊

觀之具興而忽諸名教，燕私之奉濫而靳及本源，即人性之中於斧斤之戕，繼於牛羊之牧也。廓而清之，崇而植之，使人人曉然於復性之路，而愛敬敦焉，仁義達焉，非學校安所依附哉！是役也，皇皇然似爲出位之謀，取譏迂腐而終不得已，亦渺如滄海之一滴、泰山之一垤，願無窮而力有限矣。今學宮尚有廢而未復者，又有修而旋敝者，善後良圖能無望於任重致遠者乎？謹存是說，質諸有識之君子。

重建道山亭記

道山亭之名，昉於南豐曾氏，蓋取海外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之象。其建於學宮者，惟我蘇州府學有此亭。長洲縣學既遷於此，由大成殿、啓聖祠而北，土阜隆隆起，下臨玉帶河，因仿其制，亦有道山亭之名，具見當時經營規制，實宏且備矣。自學宮頽壞以來，數十年間，几筵俎豆、宮牆坊表之地，所在鞠爲茂草，更不知是亭廢自何年。余於壬戌勸募，次第興葺，訖甲申冬，廟貌粗得改觀。然尚有如經閣講堂之無能并復者，又何暇計及是亭耶。馬君雲程聞學宮之役，踴躍興慕，欲擇一事而獨任之。余曰：“是莫如道山亭矣。”君曰：“唯唯。”遂界金鳩工，工興乙酉年二月丁卯，不逾月而落成，深廣皆丈有六尺，高則丈有四尺，四維皆築以石階，凡六級，計費白金一百八兩有奇。以余比年皇皇求助，什不應一，未有如君之慷慨好義，刻期蒞事，不煩他謀者也。茲亭既成，帶古木之喬蔭，俯清流之瀦洄，師儒講業之餘，相與游焉息焉，宛然承杏壇之陰，續舞雩之咏，誠足以洗塵壒、融化機，而後此未竟厥緒，或尚有聞風興起者乎。馬君名俊，有孝行，母氏以節著云。是亭落成後，馬氏又築石牆，周圍七十八丈，又造東西旁屋二帶，設義學，共銀二百四十兩零。

文星閣修造工程記

前明嘉靖間，巡按御史舒公汀以長洲舊學湫隘爲甚，遂廢城東

福寧寺爲學。議者謂：兌方浮圖雙峙，非巽方特聳星峰，則形勢弗利。因建閣最高，名曰“文星”。初址較今稍北，萬曆壬子復移建於此。經費累千，皆出官帑，有孤竹韓侯碑記可考也。閣建後，長洲名賢鼎興，若姚文毅、文文肅、陳文莊、徐文靖諸公，風聲氣節，增光膠序，可不謂星文鍾靈之驗與？崇禎癸酉，更經葺治恢廣，以祀建閣首庸，有陳文莊公碑記可考也。運丁鼎革，兵燹震蕩，閣爲風飄雨漏，鳥栖鼠竄，委諸荆榛蕪蔓中，莫有過而問者。郡城人文零落，紳士摧殘。康熙癸卯，吾師敬生吳先生勉爲募修閣頂，略建書院數楹，崇祀文昌帝君，顏曰“桂香殿”。栽榆藝桂，置田膳僧，惜字放生，月爲之會。此修造之始也。定求於甲寅中秋，特遇玉局梅梁杜公，飛鸞開示，謂實奉令宣化，來臨是閣。伏念神之格思，符於影響。庚申告歸，遂祀玉局於殿左，尤良齋先生爲之記。時則庭館未闢，周旋逼仄，幸遠近人士頗知感應，因於東偏建閣三楹，顏曰“朝元”。謹按《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應有附麗辰居之象焉。吾師桐城五崖吳先生，捐俸塑成金像，其南又建堂三楹，顏曰“時習”，爰明文昌立教，羽翼宮牆，猶行古者黨塾遺意。然舊閣四重，漫漶弗治，謀諸繆念齋先生，獨肩厥任，墜茨丹雘，煥乎更新。先君率門弟子數十人，月之朔望，分題校課，數載弗輟。戊辰，閣頂復毀，先君亟爲募貲葺事，而自爲之記。此修造之續也。己巳，先君歿，門弟子立祠堂於西偏。丁丑，顧芝巖中丞又建閣三楹，祀關夫子，而閣下專祀吳先生。前營精舍、閣頂亦經重修。先是癸酉，定求憶吾師疇三宋先生，曩者設教城南，衣被後進，即於先君祠南爲祠，念齋先生曾爲《三賢祠記》。然門人春秋祭享，同異參差，勢難歷久。庚寅春，因合三先生祠爲堂三楹，王醇叔編修爲之記。而桂香殿尚陷於東西兩閣間，低窪黝闇，定求怒焉憂之。是年，會有雲間汪生震捐金二百兩，遂得鳩工築基，崇棟高臺，翼如改觀，衆緣兼助，牆垣孔堅，階除畢整，規模庶無闕遺。告成於辛卯季春。

此修造之終也。計自癸卯迄今五十年來，閣頂之修凡四度，屋宇之建凡四十餘楹，先後集費不下三千兩有奇。其中則星峰矗峙，其東西則兩樓夾輔，修廊曲徑環繞，周遭嘉樹垂陰，清波縈帶，眺望可以拱星辰，肄習可以居師友，游焉息焉可以答景光、陶情性，謂非城東一勝地哉？或曰：“書院之設，例視學宮，何爲乎祀屬文昌？似近於道家言。”噫嘻，彼特不深察天人之故爾。《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聖人所以神道設教，不容已也。圖書之精，陰鷲之厚，必有默司其命者，夫復何疑？惟茲地高明爽塏，靈光陟降，當爲人文萃渙合離之所。學者果能常思對越，提省此心，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欲消理長，實爲砥志修身之所由基。如第曰科名梯筏而已，猶涉瑣瑣流俗之見，固不足道也。以定求之愚柔，無能仰報鴻休，日月荏苒，猶得歸老鄉園，詎敢隕越以忘所自？追思作者之前勞，每荷同人之協力，謹爲敘述工程節次，而復申明昭格之義。後之來者，尚其知所興起云。

重修吳文定公祠記

吳文定公祠，在葑溪東莊之折桂橋左方。《郡志》載，東莊舊蹟，係公之尊甫孟融封君別業。亭臺池館中有十景之勝，廣袤六十畝，李文正公爲之記。今祠址僅剩莊隅片壤，老屋八九間，狹隘已甚。而典守凌替，日就頽圯，神室復燬於火，旁舍僦與居民。春秋之祀，駸駸靡所馮依矣。定每詣文星閣下，必顧公祠，愀然恫心。維公當前明成弘盛時，學殖醇厚，品槩端方，朝端重之，鄉里式之。巍乎泰山北斗之尊，燦乎景星卿雲之瑞，固奕世不可得而掩抑者也。生其後者，讀其文詞，覽其翰墨，莫不珍如拱璧，而忍見此神明棲止之地，剝落漸盡，將湮廢於荒榛叢棘中與？前巡撫都御史睢州湯公，曾躬謁公祠，景仰維慙，縣諸扁額曰“德昭千古”。方謀修葺，

會以廷召不果。荏苒至今，公之裔孫允謙具牒當路，估勘久之，卒無就緒。定歎歎俛仰，謂此乃築舍道旁之說也。自分力固儻薄，而欽崇前哲之願，至於公復何能已已？乃布告於朋好，簡核工費，先措白金四十兩，經始合得募金又九十兩有奇，而未嘗煩官府之助。工興於康熙辛卯十二月庚申，竣於壬辰二月丁丑，重建神室三楹，修整前宇及於門扉，并贖歸旁舍之他僦者，敬奉公像，改塑仿真，并以石田沈先生與公交最篤，附位於旁。是役也，雖未能式廓規樞，而限於集貲之艱難，僅僅補廢救壞，尚見我鄉人士猶有從先進之遺思，而能樂善以有成也。自今以往，願世守烝嘗者尚念茲拮据經營，而永永保護，無復隕墜，庶公之靈爽長存於几筵棟桷間也夫。乃爲迎神之歌曰：

昔公挺生贊天工，運逢明盛諧夔龍。黼黻廊廟聲華崇，陳謨典禮抒純忠。僉期鼎鉉酬助庸，歸騎箕尾蒼穹。鄉閭俎豆欽儒宗，非惟一家禴祭同。滄桑變徙林壑空，重敦匠石新祠宮。仙驪下兮翔靈風，無復瞻顧怨且恫。文星高曜五雲中，名賢萃聚多鵷鴻。修文鉅筆凌長虹，炳炳奎壁神光通。亦有作配白石翁，歌呼愜悅猶追從。清醑既薦思顛顛，惠我啓翼興章縫。

正誼宋先生祠堂記

朋友之交終五倫，文章之學首四教，二者生人大誼存焉，不可不粹。然一出於正，非一切隨聲附和者所得厠足於其間。不有光明雋偉之士，持是二者而倡舉之，則朋友之相遇也，泛泛乎若萍遊於江湖，而無所根柢。其文章之敝，亦至於荆榛蕪穢，而莫可窮詰。嗚呼！燕溺便僻之習作，詖淫邪遁之詞興，後生小子將何所仰高行景與？幸有其人矣，乃天偏爲之限其遇，奪其年，使其沉毅有爲之志，不得建立於一時。其可不思慕而表著之與？古之儒者，若鄭康

成、王仲淹輩，行義甚高，教澤淪浹，翕然爲世所宗，歷久而尸祝不衰。然則所稱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豈必在聲勢烜赫之徒與？我師宋先生爲侍御公叔子，當侍御公殉節濟南時，先生纔十齡，至性過人，奮力於學，擇交里閭，識我先君踐履篤誠，延同硯席，晨夕寢食與俱。時吳門有同學文社，雅相善也。忽爾構釁者出，先君怒焉傷之。先君激而歎曰：“論交，以辨人品、正心術爲急，何嫌怨是惜？”因舉社曰：“慎交而樹敵者，戈矛橫興，幾如秦楚吳越之相抗。”先生主持壇坫，信誓嚴明，四方舟車絡繹；葑溪設館授餐，戶履日滿，雖傾產弗靳也。厥後，慎交中顯者接踵，海內望如景星慶雲，而先生掩抑公車以歿矣。先生本具絕世資，爲學原本六經，大旨歸於醇厚。萃有明三百年間名家制義，日夜窮討其源流，分晰其枝幹，摘疵砭誤，必深造其極而後已。里居教授生徒，引掖拳勤，無少長高下，悉與指示堂奧，片語有合，喜動顏色，津津不置口，愛才之誠如此。嘗曰：“韓子云，文無難易，惟其是爾。不知所謂是者，正難言也。今之制義，固代聖賢而爲言，豈可以小儒臆見尋章摘句而已，必將融會道德之精，根據性命之蘊而涵泳之，以觀其養；擴充之，以達其情，則神明變化而不離乎宗。彼狃於庸近，逞於詭僻，皆難語於是也。”竊謂論文之家，未有如先生之深切著明者，使天得老其才，而以文章模範天下，詎止藝林羽儀哉？自先生歿，而聲氣濫觴，浸不可問。先君晚年，遂以息交絕游爲務。定求少時從遊三載，先生盡發篋中藏而授之。未敢自謂能習師傅，竊願祇述遺訓，播告朋儕，庶幾津梁不終墜焉。其宜膺祭社之典，久矣。先君歿，門下士立祠於文星閣西偏。余謂我黨欲祀先生，莫若亦就是地爲宜。或曰：“先生生未嘗設教於斯，歿而從祀，可乎？”余應之曰：“文昌之神，縮士林，翼文運，先生行誼有功倫教，屹然不朽，則亦文昌所與也。地下修文，玉樓作賦，若信有之，先生必其徒也。閣當葑溪之東，高明之居，神之所栖。先生生長葑溪，教被吾黨，即以此當

古之所謂社焉，無疑也。先君嘗曰：‘生平死友，惟先生一人。’則今日几筵相向，儼若風雨淒淒，鷄鳴不已之時也。”詰者遂無以辯，因於今秋構三楹於先君祠南，同門諸子共上私謚曰“正誼先生”。董子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惟先生辨朋友之損益，別文章之真偽，而不肯營私以樹黨，貶技以成名，亦猶行董子之志云爾。使世界有志漸摩砥礪而不惑於流俗，其必不以鄙言爲阿私所好也與。

周忠介公竹榻記

余自壬戌秋過忠介公故居，時芸齋先生芝顏鶴髮，宛若神仙中人，進余授餐酌醴，見公題門扉聯句云：“半榻偶懸從懶性，一門深掩得閑權。”如睹當年杜門掃軌氣象。先生即指齋頭竹榻爲余曰：“此先公所坐也。”余斂容屏息而不敢睨視。迄今歲干再週，公冢孫靖招余復過是齋，竹榻依然具存。乃屬余爲之記，以垂久遠。余遜謝不敏，然自比年兀居，較公《年譜》，讀公遺文，識公緒言軼事，輒用低回思慕，尚恨我生也晚，不及一見公儀容動履，幸得睹茲榻也，便如侍乎其側而瞻乎其前，有不願爲表識者乎？夫竹之爲器，脆而易敝，固非金玉石比也。公之去今遙遙八十年矣，嗟山河之改革，驚家室之播遷，人間珍奇玩好之藏，敗壞漸滅，何可勝數？而是榻獨以無恙，豈非公之靈爽式憑，若有神物以呵護之者耶！抑亦芸齋先生優見愾聞，祇承世守，故能貽厥子孫，罔敢失墜耶？由是觀之，器以人重，亦以人傳，而世之窮奢極欲、多藏厚亡者爲可歎也！貽謀之善也，主器之賢也，均於是榻徵焉。靖聞之曰：“是可告我世世後嗣，永保完善。”遂書之以爲記。

重修甫里書院記

甫里當吳淞江濱，界在長洲、崑山間，唐陸魯望先生故所隱居

處。宋時立祠以祀。至元統時，其裔孫德源即是地請建書院，有宣聖殿、明倫堂、大小學二齋等額，儼然視學宮規制。旋設山長以教來學。蓋蘇郡鄉堡諸鎮，東南推甫里爲勝，賢良輩出，文風濟濟，得藉前哲風軌興起而振育之，俾一方人士有所萃聚，而不至於渙。其於古者力田孝弟之科，意相吻合也。元儒道傳柳氏、九霞戴氏，先後各爲之記。自明初而書院故址大半侵入僧廬。沿及鼎革之交，郊壘充斥，汎弁盤踞，其中几筵俎豆之遺，杳焉不可復問矣。康熙甲子，睢州湯中丞來撫我吳，德化蒸蒸日上，崇正學，於是甫里人士得以謀復書院，請遂奉憲檄，撤去防營，恢復故址。祠既鼎新，而書院亦重爲興構，至戊辰乃始告成。甫里人士因屬余記其事，則仍即柳氏、戴氏二記之大義，一爲引伸，可乎？柳氏以先生遺世獨立，實合於孔子所叙逸民之列，爲有關於名教，則言祠先生而重之以書院，洵爲名實交稱也。戴氏以宋季郡縣學校之教，大率以科舉相習，或別置精舍講學，仿紫陽、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則言書院修舉，誠爲導揚學行之急務也。二說也，切而該，精而鬯矣。今者時移世遷，遙遙去元統之代且四百有餘歲，風俗人心之弊，殆由於尚榮利而輕清節，鶩虛聲而略獨行。誠復聞先生之遺風，庶幾廉頑立懦，有所基始乎？且也筐篋刀筆之日興，絃誦詩書之日減，通都大邑猶有宮牆茂草之歎而莫知加意。茲以荒江寂寞之墟，修廢舉墜，蔚然足爲黨術觀瞻，又豈特如《莊子》所稱“庚桑之居畏壘，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已哉？吾願甫里人士，即乎其地而如見其人，父兄以教，子弟以率，當於先生仰高行景，以求學爲聖人之徒，則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聖言固可述而志云。

重修東嶽廟記

穹窿山下，舊傳漢時朱翁子采樵於此，讀書寄迹，因有藏書廟

之名。而廟所崇祀，則實以東嶽之神爲主。夫東嶽爲方鎮最尊，歷代祀於岱宗之麓，宮闕巍峩，典禮隆重，疑非民間所得而瀆事者。顧天下所在爲之立廟，其故何哉？蓋幽明感應之理，有不可得而掩者。按，道家言東嶽臨洺人間，稽察善惡，檢校生死，威權炳著。是以鼓動黎庶敬畏之心，而或祈或報，自不能已也。然觀夫天門日觀，峻極重霄，則凡迓雲旗、邀玉節者，亦必在乎崇山巨澤、神仙都會之地，乃可以呼吸通而胥蠻格也。我蘇諸山在太湖以內者，穹窿高獨萬丈，郡城祖龍由之發脉，巖壑窈深，岡原昭曠，庶幾靈祇陟降，乘螭駕鶴於其間，而不嫌夫褻越，則是廟之爲嶽所憑依亦宜矣哉！廟自前明天順時始建，迄今二百餘年，頽垣腐棟，湮沒於荒榛蔓草之餘，水旱無所營禳，疾疫無所籲禱，一方之民怒乎憂之。山南范、柳二氏，世習師般業，捐貲倡募，工始於康熙四十八年冬，越五十一年春而告竣。其整復舊觀，則東嶽之前殿後宮，金碧絢爛，幾與穹窿上清觀宇低昂相望，旁及真武、三元并土穀、虎神、冥司、總管諸處，靡不廢者興、敝者葺，而翁子之遺像仍在焉。又增創大士、文昌二閣，茅君、關君二殿，更置齋田數畝，范、柳二氏之經營拮据，其勞甚矣。余嘗往還山中，每過穹窿，循訪古迹，徘徊不置。今得見是廟之革故鼎新，乃由於田間樂善之家，不惜財力，而爲一方尸祝攸歸，洵可嘉也。余因質言於來是廟者曰：《易》之《繫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惟東嶽實承天地大生之德。東方屬春，春爲生氣，神之獎善罰惡也。固欲使人爲善，而常即於生，亦欲使人不爲惡，而共就於生也。故夫威權之寄，無非仁澤之貽人，能仰副夫神德之好生，而後和氣翔流，休徵協至，將如庚桑子之居畏壘，歲稱大壤，當在茲也。故樂爲之記。

重修聚奎閣記

聚奎閣之募修也，康熙壬戌羽士顧弘正即屬余爲序，遷延歲

久，訖無就緒。越壬午，弘正年八十餘，亟欲謀竣厥工，庶無廢墜憂。因於夏秋交，先爲之葺門榜，築庭垣，而閣材尚未備也。有葑里陳子音齊寬，年踰五十，尚無子，平日雖嘗往來廟中，實未知有所謂聚奎閣之上祀文昌、下祀王仁孝先生者。弘正亦未曾以余募序告之也。八月既望，忽夢入廟門，瞥見一閣聳峙，有峨衣冠二人對立，一則自稱伍姓，勸構梁柱，語以需費白金一百五十兩，且曰：“子有何願？”陳子曰：“惟祈嗣一事爲亟。”答曰：“是必有以報子。”夢覺，心異之。詰朝遄往廟中，則閣門洞開。進視之，宛如夢中景，而從祀仁孝先生兩旁者，其高弟伍少參實居首，陳子益心異之。問弘正修葺經費若干，答以數，又與夢合。遂欣然歸，措銀詣文昌座焚香禮祝，涓吉九月二十五日經始。工既興，衆緣亦漸哀集，盡撤木之蠹蝕者，易以良材，高出舊址數尺，前擴一軒。比及嚴冬雨雪時，則已棟宇完繕，神像奠安。於是僉謂：“是閣之修，微陳子，力不及此。”陳子因自識夢中因緣，來以示余。今年春，陳子側室果有娠，十一月三日生，果得男。信乎！神明感應之徵若是，其彰明較著者也。顧余不知其所以然者，豈以是閣爲有關名教之地，而人力不足鼓動，故神示之兆耶？抑以陳子之好善樂施，當爲之昌厥後，而藉手觀成耶？從此來斯閣者，覽形勢之崇閎，仰几筵之整肅，維文昌之鑒觀在上也。其靈足以動風雲，其光足以麗星日。庶乎聚奎之祥，復應昌期而徵驗也。而仁孝先生廟貌復新，講壇如故，衣冠俎豆之間，想見當年師友淵源之自，可以興起士行於不衰，則修閣之功，誠非淺鮮而已！余既爲倡募之人，幸得見其落成，且可以爲後來勸也，乃歡忻贊歎而爲之記。

重建瓜涇橋記

長洲縣郭東南水道，抵松陵，達錢塘。自漢武帝時，通閩越貢

賦，始開運河，以迄於今，轉漕椎酤，官郵軍調，飛挽絡繹，地當孔道。而震澤諸流西環數百里，漫漭澎湃，東注吳淞江，直抵海口。長隄既築，潰決時告，舟航之出沒於驚波駭浪間者，患且莫測，非多設橋梁，以捍以疏，則水道無由經久不壞。《輿志》所載，功之最鉅者，北則寶帶橋，南則垂虹橋。而不知界是二橋之中者，舊更有瓜涇一橋，去寶帶、垂虹稍遠，於是震澤水勢湍激，旁衝橫溢，率不可制，則其興廢所係，豈淺渺哉？是橋坍塌，歷今凡五十年載，胥及溺歲所不免，而無有與寶帶、垂虹相提並論者，戛戛乎修復之難矣！里中張君晉侯雅負奇氣，力行善事，不可枚舉。一日者念是橋不可不復，乃與同善數輩謀助募之方。同善有會，攢工有議，盟神有誓，因而官長獎之，里保頌之，親朋信之，啓土於康熙三十二年九月，興工於明年四月，至十一月而合龍告成，且以其餘力建涼亭，鑿義井。橋長四十二丈，有五洞以通舟，計工一萬有奇，費二千有奇，不煩官帑之一錢，不勞公徭之一卒，自經始迄於卒事，爲期纔一歲而周。嘻，何其易且速也！當晉侯建募之初，衆未嘗不嘉其志。竊鯁鯁然慮其力之不給，及見其毅然責於己，惻然告於人，晝作夜思，無有疲厭，而響應者衆矣，豈非爲善之道，矢之以誠，持之以公，行之以勇，則人力所致，惟天其實相之也哉？鄭闕徒枉而國僑蒙譏，陳隳川梁而單公以刺，橋梁之關於民事，尚矣。今晉侯非有不得已之任，而急公好義若此，設使其得爲所欲爲，則利濟於時者，何可量哉？而余又竊歎夫利當興，害當革，建百世之長策，貽萬夫之休庇者，豈特如橋梁而已。又安得如晉侯之眷念桑梓，不惜其身之勞苦，而修廢舉墜哉！繼自今四方於是利涉者，望巨浸之安瀾，睹陂塘之作障，而驚颺驟發，急雨狂飛，役卒叫號，榜人喘息之狀，一旦寧輯，無虞考厥成勞。雖視昔人興復寶帶、垂虹，贏縮尚有間矣。而是役也，顧獨成於窮巷衡門好行其德之士，孰難孰易，當有觀感而興起者。

玉遮山龍潭庵記

龍潭庵，在玉遮山之陰。由山之東北，迤折而上，巉巖峻削，幾迷行徑，而庵在深塢中。相傳爲梁昭明太子讀書遺址，山巔有泉，芳冽可飲，故名龍潭。建茲庵者，僧名昱慈，姓張氏，爲陝西涇陽人。自幼茹齋好佛，來蘇瑞光寺薙髮。順治初，結茅居此。其志行誠樸，勤修淨業，貲緣稍集，構殿三楹，宿廬庖廡，以次具備。荆榛廢壤，儼若精藍。其逝也，葬於庵側卧牛峰下。予家先塋既在茲山之陽，比歲廬居，常躡屩往過焉。訪之其徒，具悉茲庵營建之由如此，而愛其地之窈然深藏，依壁爲廬，沿坡爲徑，撫長松，攀叢桂，汲泉煮茗，塵襟頓洗。北望靈巖、天平諸峰，與秦餘拱峙，綺陌啣啣，花源歷歷，髣髴昭明之文采風流，猶掩映於朝霞夕靄間。又況於望雲思親之子，松楸在下，鶴表如歸，能不俯仰盤桓，愴然一識其勝槩乎？乃爲之記，而繫以十景之詩。

知止園記

由松陵而南二三十里間，湖蕩環流，中多平疇沃壤，而吉溪一區尤在巨浸深衍之所。妹婿丁子宗韓、希廉昆弟，世居於此，課耕勸讀，門庭灑如，村市囂塵之氣絕弗及也。希廉雅有山水清娛之好，因於居之東南隅，闢除隙地，先築小樓，名曰秀野，以舒遠眺；漸次鑿池壘石，築亭於其中，名曰涵翠，取諸唐人“春風草際浮，參差涵翠色”之句；栽花蒔竹，映帶庭館，可以納溫涼之景，寄俯仰之觀，居然成一小園矣。余過而樂之，謂希廉曰：“是其可不命以嘉名乎？”希廉遜謝曰：“此不過一枝栖耳，奚以園爲？顧適得古篆章一方，其文曰‘知止’。園居殆若有以獲我心者，或即以此名之，其可乎？”余迺憬然興思，曰：“知止之義，實大矣。夫所謂止者，非與進

對待之止之謂也，《易》之繫艮以止也，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言乎隨時隨處，無不有當然之則，故曰止其所也。”詩書所稱安止敬止，皆止其所之止也。維《大學》以止至善爲宗，而必先導之以知，苟知之未至，則內牽於欲，外逐於境，而憧憧往來之際，其不至顛蹶者鮮矣！知之云者，尤喫緊關頭也。希廉稚齡而孤，比及盛年以來，謹身循禮，孝友嫻睦，行敦於家，其視世之梯榮弋寵、惘惘多營者，絕不屑一動其心。今且甲子方周，承歡壽母，式穀佳兒，是非得乎知止之義者，曷克臻此？宜乎小築既成，天然畀以是名也。希廉於此朝而作，夕而息，撫丘塋之遐曠，寄雲水之悠閒，怡情節性，日引月長，則其深契於知所止者，又豈特在耳目之間而已哉？余遂申明其說，以爲之記。

重修岫里山房記

岫里山房，我祖敬輿府君所建也。前明天啓丁卯，我祖爲曾祖蓼蔚府君遷墓於茲山之墩，以次擴置山壤，乃緣墓旁西麓結廬東向，前後三重。其側爲守冢之居，總計不下二十間。山房既建，運丁鼎革，郡城糜潰。定求生甫三日，我父母襁褓呱呱，避兵來此，越四月亂定，乃入城，幸無恙。嗚呼！微我祖豫時卜築，覆巢之下，尚有完卵耶？山當游湖之濱，峰平而塢靜，水闊而波明。我祖仁孝，垂老彌篤。每至，必踰旬浹月，栽花蒔果，徜徉於漁翁樵子間，翛翛物外遊也。我祖歿，我父尚歷宦遊，定求方治舉子業，歲時墓祭，信宿忽忽。壁之圯者，棟之腐者，風穿雨滲，漸且日甚。我父晚年乘間盤桓，慨然太息，感孫謀之是貽，思考作之勿替。長吟短歌，墨漬牆宇。亦謂抱子艱難，忽忽如夢中事。暨定求方返壑廬，守冢者奔告曰：“山房敝壞，岌岌過此，弗葺將盡傾。”定求瞿然驚起，曰：“人情就近則遺遠，祀豐于禱，《書》有明戒。今雖罹喪葬大戚，敢遂舍

舊弗圖耶？”亟命匠石構材經營，凡朽敗汙壤之所，靡不更治，庶令後此以時繕修，力差易辦，計費白金三十兩有奇。從弟宛實董其役，時爲康熙己巳夏五月。是功告竣，而玉遮山房始興，蓋相去僅十里云。

玉遮山房記

玉遮山陽，我祖自擇壽域，工未闕而歿。我父營葬以來，歲時展墓，徘徊四顧，欲建丙舍以供棲止，久而未就。康熙己巳春，定求乞身省覲，謂可趨從杖履，登臨休暇，一償所願，而驟遘鞠凶，襄事將舉，懼無以承遺志，苦由餘息，亟謀卜築。因在墓道東偏，相視規址，爲門一楹，次屋五楹，又次屋五楹。秋九月，工甫竣，遂奉靈輿移殯，以俟窆期。仍設兩代神座於中室，以我父舊題“鶴歸廬”之額懸之，齋宿寬周，庖福粗備，大約仿我祖建岫里山房之遺也。是役也，時日孔迫，木石遠致，計糜白金二十鎰有奇。力豈咄嗟辦此？祇緣負恫終天，百身莫贖，拮据補苴，弗遑節縮，基取爽塏，材取堅樸而止，非藉自爲供燕游、飾觀美比也。定求既免喪，久淹弱疴，一抵國門，幡然告歸，絕東西緣。春秋墓祭而外，時時泛篷舟，携襍被，來憩於此，焚香啜茗，屏息澄心，輒復望雲影之悠悠，聽松聲之淅淅，晨清夜靜，髣髴我親警歛，脉脉相依，流連不忍，離去亦然，俟歷翠壁紅泉之勝，窮芒鞋筇杖之勞，乃始灑然忘世矣。昔王右軍仕宦弗遂，爲文誓墓，守止足之分，避干寵之譏。千載而下，猶知竊比。益念向者數椽之建，固有大不得已焉者。語云：“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又況於祖宗墟墓靈爽式憑之地乎？歲遠代遷，以時修治，是在我後嗣子孫世世遵守，無忘垣墉墜茨之義，因勒石爲之記。康熙丁丑三月庚申書於玉遮山房。

重修衣言堂記

吾家之有衣言堂也，先祖敬輿府君實始建之。定求幼時，聞先

祖言曰：吾顯考蓼蔚府君，丙辰登第，奄忽即世。吾中歲而困，家無贏積，豈得已而構斯堂耶？念顯考諸生時居此，及舉孝廉，遷長洲學左，爲初祖舊宅。顯考歿，兄弟析產，吾不忍轉輾他徙，永棄先人業，歲辛酉，復贖此居之，片石寸椽，猶依依見童子時事。然自他姓雜居以來，室廬湫隘，墉垣頹敗，吾早作夜思，愴焉太息。雖伏處菰蘆，遭時坎壈，獨不能勉追顯考厥志，庇吾子孫耶？躊躇者十年，遂典薄田數十畝，佐以丐貸，親營匠石，吾血幾枯而筋幾憊也。落成之日，名曰“衣言”，銜其門曰“蔚貽敬述”，題其扉曰“緬惟貽燕”。志勸哉肯構人。非吾好爲宮室之觀，亦欲使吾子孫知吾以不克光大前業爲恨，而作斯堂以待之。且欲善承吾志者，知斯堂足以供世守，則又不必高車駟馬，遺傾覆憂也。小子識之！自先祖歿，至今十有七年，計斯堂之建，歷四十年，吾父子相繼登第，得以供祭祀，充婚嫁，接賓客，晏然周旋揖讓於其中，不至廢禮者，皆賴斯堂也。視夫故家子孫，鮮有寧居，卜築弗違者，誠厚幸也。於是常思先祖爲子孫計久遠，身作之勞，貽之以逸也。惟堂之木材，江松過半，蟻蛭叢生，吾父屢易梁棟，朽者甫去，蠹者又積，浸浸摧折是虞，乃因定求假歸而命之曰：“府君初建斯堂，時絀舉贏，取材不易，亦逆知堂構具存，則修墜補壞，固後人事爾。今汝雖力不及此，忍令已成者將廢耶？”定求唯曰：“固小子責也！”基宇尺度，悉當由舊，欲永無敗壞患，非盡去松用杉不可，而經營莫辦，勉謀丐貸，得以鳩工。工興於辛酉冬至日，成於壬戌立春日，糜白金百五十兩有奇。雖工省費約，而定求之仰屋焦勞，亦終歲於茲。則又思先祖創建艱難，百倍於今日之修葺可知也，能不瞿瞿追感也耶？《書》曰“紹聞衣德言”，謂續承舊聞，而服行先人之格言。惟吾祖念昔先人，取義於肯堂肯構者，實深長矣。今定求遭時竊祿，惴惴焉懼無以仰承先志，而厚庇其子孫，惟願先祖靈爽式憑，啓佑後人，世世登斯堂也。謹步趨，肅瞻視，夙夜慎旃，無致失墜，庶幾永言作者，命名之義乎？

因於歲除設享斯堂，跪吾父後，灌鬯默禱，而敬述所聞以爲之記。是役也，繆念齋年伯見余貧乏，特貸五十金，購木經始，高誼足感。堂中舊聯，因乞書於念翁而成之。

東壁亭記

皇帝聖神天亶，萬幾清暇，親灑宸翰，頒賜儒臣，比年最盛。而臣定求以疾請告，早歸田里，遙望雲章，迴在霄漢間。康熙四十二年春二月，恭遇皇帝南巡，駐蹕蘇州，賜臣定求大書一幅，爲唐張說《中書省宴集》五言詩四句，簽標臣名，始知非材引退，尚蒙聖慈記憶焉。四十四年春三月，皇帝復幸蘇州。諸臣朝賀萬壽畢，奉旨用臣定求等九人充校刊《全唐詩》官。如銷假，許照見任例陞轉。泊四月既望，在籍諸臣齊集行在，候賜御書者良久。特命中使諭總督臣阿山、巡撫臣宋犖曰：“有御書新詩，最愜朕意，著於在籍諸臣中，舉出學問好，品行好，家世又好，不管閑事者，先行頒賜。”督臣撫臣因舉臣定求以應，中使覆奏，奉御書出召。臣定求跪受階前，傳問病愈否？臣定求對曰：“年踰六十，衰蹇不能供職，罔報涓埃，幸荷皇恩優容，更叨寵命，感激慚悚之至。”隨行九拜三叩首禮以謝。齋至家庭，焚香展覽，爲《至閩門作》七言四句，凡三十二字。觀者皆動容聳目，曰：當茲榮光普被時，是幅獨簡自帝心。實係風厲流俗，以彰省方，盛典，宜何如珍重也！臣定求送駕至揚州，即赴書局辦事。歲除歸家，亟命良工募勒，垂諸貞珉。而前賜唐句一幅，先經鐫石，敝廬隘狹，未能別起崇構，供奉莊嚴。歲己丑秋，始拓地於草堂之東，構亭一楹，恭樹御書二碑於上，而顏之曰“東壁”。蓋取天官家言“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秘府，茲以衡茅下土，獲睹龍文烜奕，照若聯珠，則圖書精粹莫大乎是！臣定求得以趨走瞻顧，猶若身依闕廷，而覲天顏於咫尺，側身砥志，又何敢一息隕越歟？大學士臣陳廷敬扈蹕至蘇，以爲臣定求館師，乃來寓焉。因書亭額

以識盛事云。臣定求稽首頓首，系諸銘曰：

奎文布曜，雲錦成襄。彙爲書契，治煥垂裳。我皇建極，媲美軒黃。飛毫拂素，鳳舉鸞翔。六龍時御，眷顧吳疆。湛思汪濊，庶彙生光。臣在草莽，拜賜琳琅。南宮西掖，自昔趨跼。題來玉几，儼綴班行。今茲再錫，咨詢諄詳。澄鮮墨瀋，垂穎含芒。迎熏高唱，延攬金闈。山川增瑞，列象輝煌。驪珠獨握，慶軼尋常。爭看蓬戶，聯襲縹緗。崇碑雙峙，陽暉滿堂。惟此小築，偃僂循牆。去天尺五，城南是望。呼嵩祝峯，斗極之旁。盡忠補過，提省茫茫。欽哉帝鑿，名節隄防。昭示後人，敬思對揚。陟茨肯構，永寶斯藏。

家藏九如圖記

《九如圖》者，爲先王父母壽辰而作也。王父敬輿公，以順治己丑冬初周甲子，泊王母蔡太君於壬辰三月，稱齊眉慶。時先君既興慎交社，方貢入成均，四方同人登堂祝嘏，敦盤駢集，擬製錦陳詞。維王父雅尚邁俗，不欲誇諛炫耀，塗飾耳目，乃命畫友葉君漢章來成此圖，取諸《小雅·九如》之義，而托興於神仙洞府。舉夫丹崖碧澗之縈環，晨暉夕霞之蒸蔚，琪花瑤草之蔥蒨，鶴羣鹿友之回翔，窮幽極遠、變化而不可名狀者，無不一寓目而盡得之，圖凡十二幅，閱經年而始成。定生甫八齡，日侍王父側，見其指示點染之際，便能油油欣慕焉。自後王父母游登七袞，亦未復爲錦製。越王母八袞時，先君重裝是圖。久之，遺去一幅，定於壬申秋仍屬葉君補繪，其年已七十餘，曾無少差異也。於是時加修整，列諸草堂，徘徊審顧，如日在蓬萊、方丈、瀛洲間，而與洪崖浮丘輩拍肩挹袂，不自覺其歲月悠悠，閒居寥寂，而定亦既老矣。昔宗少文澄懷觀道，凡生平遊履之地，皆圖於一室中，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其孫測緬想祖風，嘗舉少文所作《尚平圖》爲懸諸壁，以自遂其愛丘壑、戀松雲之

志。定雖視測有愧乎，而王父之流韻深長，不亦與少文比迹耶？今年又值壬辰，回憶遙遙六十年來，物變人移，世間珠貝綺繡，陳設於華軒縹席之餘者，聚散成毀，胡可勝算？然後知誇諛炫耀、塗飾耳目之具，適如傀儡登場，倏忽消落，徒足令達觀之士喟然太息而已。如此圖者，丹青儼在，便成古物，尚望我後嗣珍惜善藏，以勿替作者之遺意。因重爲揭裱，而記其原委如此。

游西洞庭記

自余嗜退閑居，方知《南華》所云“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善言游也。因爲《逍遙篇》注脚，將惟是虛室止止是務，何暇外境流連之有？然當夫耳目轆轤，往來憧擾，則必思之乎幽寥壙垠之鄉，以解其紛而澄其滓。而宇內名山洞府，遠者既無能至；若近則西洞庭一山，儼乎仙靈奧宅也。每憑穹窿、鄧尉巔，翹首跂足，以冀一游。逡巡累歲，今年十月癸卯，始從東山駕篷舸而西，由林屋洞至毛公壇，宿包山寺。甲辰登洞山，至石公山宿。乙巳，過龍渚，入消夏灣，登縹緲峰，仍宿石公以歸。游纔三日，而平日之心依夢繞在金庭玉柱、琅函瓊笈間者，既可快所瞻望。及攬巖壁之奇偉，臨煙波之浩蕩，躡絕頂，俯羣區，真覺造物鍾秀，冠絕東南，而禽魚卉木，亦皆萃異標靈，悠悠洋洋，回翔於顛氣中，而不知身之所窮際。噫嘻！觀止矣。蓋是山居七十二峯之中，控三萬六千頃之遠，鴻濛於是包涵，陰陽於是摩盪。實在塵寰，迴闔戶牖，宜乎方壺、員嶠之侶，拍肩把袂，接於物外。余既幸遂斯游，又惜游之不蚤也。特以所遇則和風暖日，所偕則衲子羽流，所携則茗椀蔬盤，所止則梵林禪榻，差無敗意，猶能濟勝，因隨所歷，作詩識之。譬之閑鳥投林，躍躍一鳴，殊未能摹寫勝槩，目注手追，何敢與騷人墨客比迹哉？或由是宵晨默存，益證夫天游之義云爾。康熙戊寅初冬記。

茅山遊記

余自乙卯秋，月明之夜，夢行郊原間，石逕延袤，林陰蓊鬱，層巒疊嶂，隱隱在望。山麓結茅爲宇，坐三黃冠，道容純古。余進問曰：“茲何地耶？”答曰：“三茅真人誦經處也。子欲登山乎？今既夕矣，且憇於此，天曙引子往焉。”餉以飯蔬，皆仙家味。未幾，曉氣空濛，忽忽凌雲，挈至高峰之巔，以手指西南而謂余曰：“此一帶爲金陵地方，子從此可以小天下矣。”言訖，遽寤，牀頭月色瑩澈，恍若身自空中下，因悟所登者爲句曲茅山。三黃冠者，當是三真君寓化於夢中也。自後余赴公車，登仕版，塵勞汨汨，精耗神敝。每思此夢，輾轉不釋，而未得振策往登，以醺神貺。比年來，移疾歸田，既就栖逸，却復懶涉關津，徘徊行止，忽忽三十年，所夢境變幻萬端，恒與天時人事互相遷謝，而欲更如此夢之清明靈異，杳乎不可復得。噫嘻！老至而日月不居，可爲拊膺太息者也。去年春，奉天子命，校詩維揚，私念道經曲阿，移權以達茅山差便。今三月甲子，纂校就竣，因從邗江登舟，渡揚子，入京口，由練塘紆折而行。丙寅日晡，至青培湖，籃輿舁往大茅峰下，行數里，烟嵐飛，罡風發，陡見石徑林陰，宛若夢所經歷，心益瞿瞿動。至其碧澗流湍，青崖積靄，靈葩繞谷，巧石臨巖，真神仙一大都會哉！至元符宮、啓明房，宿碧雲樓竟夕，風聲淅淅不能寐。丁卯黎明，亟詣峰頂九霄宮，過華陽、玉柱、蓬壺三洞，迤邐磴道而上，四方進香賽社者摩肩接踵。余乃竝立宮門前，俯瞰衆山之連者、斷者、從者、橫者，皆如培塿，而金陵形勝寥闊無際，又與夢時無異。蓋此山東通林屋，西貫峨眉，南接羅浮，北達岱嶽，則所謂以小天下者，庶乎一寓目而得之。謹陳瓣香於三真君像前，神悚氣凝而不敢仰視。亦以囂氛雜杳，未能久留以窮絕頂之勝，遂由曲水亭、喜客泉、繡衣亭而下，遙盼崇禧、下泊諸宮，俱不及往竟。之鬱岡，入乾元觀，境宇幽清，方丈詹維陽持律門

戒，年八十有二，與衆日啜麥粥，澆旬一飯，略無衰狀。見余，歡同素識，留宿山齋。戊辰，謁魏元君祠、訪燕口洞、洗心池諸仙蹟。己巳，至玉晨觀，過貞白先生遺墟。庚午，雨作復留；薄暮月出澄霽，翔步殿庭，望石門上神光寥歷，固視夢在月明中氣象，仍如昨也。辛未，始理歸櫂。甲戌，重抵維揚寓園，計往返，凡十有一日云。伏惟三真君受符天府，司命人寰，其所以引導登真之士，命意深且長矣。伊余蹇劣，猥承啓翼，如臨如質。《黃庭經》曰：“入山何難故躊躇，人間紛紛臭帑如。”又曰：“携手登山歃液丹，金書玉景乃可宣。”疇昔之夢，實惟證明斯語也。荏苒白首，悼浮名之無補，惜靜業之未純。顧茲頽景，尚容攀躋飈臺，熙真逸域否耶？謹濡筆而爲之記。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書於天寧杏園。

銅井觀梅記

吳中人觀梅，必在鄧尉山左右，若吾家山、青芝山、錢家岵，環聚三四里，游屐駢集，喧闐成市。轉而西南，稍遠則茶山、潭山石樓、石壁，高阡精舍，龍葱相望，游者略半，歎觀止矣。余從前循歷，亦不過是，徒御躑躅，略無心賞自得趣，故比歲花期恒屏迹焉。去冬，卜生壙於銅井山塢，塢深而藏，梅叢叢立。土人告余曰：“塢西爲驚魚澗，多種梅，北接銅坑山麓。而澗外有斗柄嘴，從西磧山逆折而北，橫亘數十丈，當太湖水入西崦處，於此觀梅最勝。”余因擬花期遄往。仲春之初，新晴猶寒，扁舟乃放。既過玉遮，遂不復問鄧尉舊遊，直從銅坑而至所謂斗柄者。回看澗上，花陰瀰漫於層巒疊嶂間，震澤西來，水天一色。藉地列坐，混養蕩胸，有數漁舟斜渡渚旁，以視泊畫舫，蒞籃輿，摩肩接踵者，杳乎如島嶼隔，信愜於所聞也。越三宿，漸次仍過吾家山、青芝山、茶山、潭山、石樓、石壁諸處，朝往暮歸。雖光景猶昔，盤旋獨久。余曰：“銅峰日當我目前，

可勿登乎？”既至，則霧豁雲披，清暘停午。徘徊中峰之下，瞥見湖崦波光，外環內繞，澄然若鏡，列岫參差。梅在望中，若遠若近，若離若合，若隱若見。舉凡足迹所到與否，無不一覽而盡得之。忽忽香觸鼻觀，疑從天下，遂如御冷風、餐灑氣，與造物者游，而有遺世獨立之想。蓋茲山實居衆山之中，而峰又最高，故登之勢若建瓴，可坐而收其全勝也。余乃喟然歎曰：天地間靈闕之境，豈必窮幽極遐而始遇？乃往往汨沒於人之耳目者不少。如余今茲俯而臨，仰而登，不已，頓改舊觀乎哉？夫山之高，水之深，與梅之淡且逸，殆兩相待者也。於此息焉游焉，神凝形釋，以一息之感觸，識萬古之流行，然後知向之不可言觀梅，而觀方自今始。計遊凡十日，得詩二十八首。同遊者，從弟伊中也。康熙壬午二月既望記。

鄧尉梅花賦 有序

早梅初逗，携杖探春，淹留鄧尉峰者數日。抽毫作賦，聊紀勝遊。

維青陽之毓粹，見玉樹之含芳。風臺橫繞，月觀輕颺。一枝兮春暉早逗，幾樹兮凡卉莫當。莫不攄遠韻，挹清光。孰與乎千巖搖曳，萬谷回翔？離離乎如遊衆香之窟，霏霏乎如探羣玉之藏。吳曾江鄉，姑胥山郭，縹緲煙巒，菁葱林壑。過石鼓之嶙峋，接銅嶺之磅礴。波間明鏡空澄，橋畔彩虹雙落。迤邐崇岡，嵯峨傑閣。歷鄧尉之周遭，望梅英於叢薄。爾乃韶光乍啓，暖律初回，南枝漸發，東風暗催。則有連村盈塢，漫嶺延隈；瓊姿交映，仙蕾爭開。深雪扇寒，姑射之神忽降；橫參耿碧，霓裳之舞爭來。蓋地本膏腴，花宜林麓。繁植同千畝之禾，叢生倍萬竿之竹。先杏蕊以舒榮，掩蘭膏而蘊馥。踞勝萬峰之巔，眺遠太湖之曲。漁洋疊嶂晨迷，烏鉢層嵐曉沐。疑素練之盈波，訝白雲之滿谷。若其皓容倚月，冷蕊當風。欲

霽而明暉千狀，其雨則暗霧萬重。繞屋而枝枝連卷，嵌石而樹樹摩空。磴道窈折，澗戶潛通。氤氳百和之香，真是娑羅樹下；汗漫恒沙之數，非惟蒼葛林中。是以精藍遞興，化城作供；霽旭融和，流澌解凍。騷人攀樹神怡，煙客投林色動。笛裏孤吹，琴中三弄，何殊官閣之吟，不減羅浮之夢。山中踏雪，陋金谷而非榮；月下詠花，望隴頭而作諷。

淨友賦有序

復初子於己卯之夏，獨居草堂。鄰曲舊遊，亦都屏息。焚香散帙，靜對古先聖賢，樂意油油，弗嫌離索。而庭中手植盆荷凡四，翠蓋如雲，齒莖撥發，風前月下，娑娑自如。清芬徐來，涼氣漸至，朗吟濂溪夫子《愛蓮說》數過，自謂君子至止，滌塵洗俗，益我多矣。昔曾端伯名荷爲淨友，復初子曰：“當我世而有淨友焉如此花者乎？”雖素不工賦體，輒濡筆以見意。賦曰：

繁陂澤之嘉種，秉淑氣之清靈。就盆池而移植，等蹄涔於滄溟。逮時雨之灌沃，擢修幹之青青。敷芳藹於小砌，襲涼吹於疏櫺。越六月之徂暑，茁丹蕊而含馨。霽旭於焉遙臨，停雲由之俯映。見端相之莊嚴，謝凡妝之妖靚。香遠聞而通神，容乍舒而葆性。既或後而或先，爰載欣而載詠。宛得朋之有慶，識居心之惟淨。想先儒之遺愛，成君子之淡交。撫斯花而酬對，求同類而寂寥。惟塵情其永息，庶神理之獨超。夫何鷄窗之風雨頻來，鷺序之冠纓競附。豪家則金谷爭誇，狂客則竹林遐慕。是聲氣之和同，實名利之染污。及清景之蕭閑，任俗腸之回忤。遂形影其寡儔，祇搔首而紆步。彼夫望香臺於西竺，結白社於東林。聊假名而托迹，罕

離垢而澄心。孰與夫觀太極之渾渾，該萬象之森森。俾纖塵之不繫，至衆欲之無侵。然後締兩心而如結，集三益而交深。亂曰：我思君子，曷云來兮。庭階之下，芙蕖開兮。照我清襟，絕點埃兮。永朝永夕，情無猜兮。花敷實落，反根芟兮。眷言令德，好培栽兮。

南响文稿卷五

碑

巡撫江寧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升任 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湯公祠碑

古者純臣翼運而興，入則備啓沃之資，出則膺保釐之任，蓋由德粹學醇，設誠於內而致行之。是以風聲所屆，涵濡鼓動。初不自知，而孚於人者至速，垂於世者至久。詩書所稱，君陳畢公之命，一則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一則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烝民》《江漢》，並頌山甫、穆公，所以式古訓，矢文德之盛。有非漢唐以還，循循效能宣力之臣，得以窺其本原者。若宋之濂溪、明道兩夫子，負王佐才，而無由展其宏猷懋理。豈非天人交待之會，間世一觀者歟？維大中丞睢州湯公，始以文學侍從之選，敷歷屏藩。既而退身講學者有年，遲久乃徵史局，參講幄。上知其清望特著也，一旦畀以巡撫江南之命。當是時，吏道混淆，官常頹敝，江南爲甚。公受事，躬行廉潔，倡率其屬，蕭然憲署，茹粗服素。日進藩臬郡邑諸吏，告以絕饋遺，飭行檢。初或革面，終亦革心，境內喁喁，賦平訟簡。公以吳中風俗奢侈，教化蕩夷，於是繩奸民，除蠹胥，戢暴卒，禁婦女之游冶，息優伶之猖狂。山塘簫鼓不聞，市井樗蒲頓歇。申飭所司，敦行鄉約，廣置義塾。又召耆儒，課髦士，月吉躬詣學宮，

親講《孝經》《小學》，一時環堵而觀者，黃童白叟，皆欣欣動色而告曰：“此三代禮樂氣象，不圖復見於今日也。”卒毀上方淫祠，投畀水火。聞者氣懾，而公聲色不動。令出必行，衆益大服。信非慎獨工夫極至，何以臻此？淮揚瀕河，橫流潰溢，蘇松歲祲，賦役繁困，公則焦心勞思，請緩征，請蠲貸，請發賑。連章入奏，情詞激楚，聲淚迸吞，絕不顧惜一身利害焉。故民間見公一令，則交口傳播；讀公一疏，則聚首咨嗟也。公來自康熙甲子秋九月，恭遇上始南巡，奉有敦本尚實、使民還淳返樸之諭。撫治未幾，政教大洽，吳中舊習，烝烝丕變。丙寅春三月，遂以輔導東宮，晉秩內擢，士民哀號，填闔塞路。公爲慰勸諄篤，乃得出境以行。始公禁民間稱頌功德，無得例興生祠。及公既去，士民追思，不能自己。議者以蘇州府學，公莅止宣化地也。就是庀材鳩工，以尸以祝，踴躍趨事，不日落成。而公驟薨於位，遠近會哭，凡數千人。會有傳言，當軸媒孽致公斃虺者，指斥詬厲，同聲洩憤。仰賴上恩優恤，特曰“廉以自守”，禮遇由是始終。而是祠爲萃渙合離之所，視夫貢諛獻諂、漫興土木者，不可同日而語。僉曰：“非公無以爲學宮祀典之光，非學宮無以爲公明德之寄。”誠信然也！自公之薨，以迄於今，凡我鄉人歲時走謁祠下者，焚香雪涕，必曰：“吾儕薄祜，弗得久被公之政教而沐浴膏澤於無窮。”嗚呼！公以潛修實踐之素，及諸出治臨民，居高作倡，坦然無欲，而非飾節以炫名；毅然有爲，而非布恩以邀譽。此真儒之全體大用，迴絕夫權謀功利之爲，則其至誠動物，有不可強而致者矣。今年郡侯賈君下車伊始，敬禮有加，捐俸以葺公祠。而向者尚未徵詞勒石，定求曾侍公几席，竊附於汛掃趨蹌之列，故不得以蕪陋辭。謹揭公撫吳政績之大者書之，用以昭示久遠。謂與古之純臣德盛化神之所感，合軌同符，固非阿私所好也。後之繼公而起者，有能考其遺書，述其舊績，安見遺愛不可復作也與！系以詩，曰：

翼翼孔廟，我公侑之。自春徂秋，實俎豆之。丕顯儒術，濟我烝民。期月而可，我道一伸。自公云徂，雲迷霧霧。甘棠致思，芄黍餘頌。疇其嗣者，儀型在茲。清風亮節，庶幾企而。噫嘻我公，神其歸來。生則既榮，歿則孔哀。民有遺直，職是可驗。曷其膺仕，淪胥俗染。敬作此詩，用告廟工。昭哉奕世，瞻仰維崇。

江寧初建兩江總督兵部尚書都察院 副都御史于清端公祠碑

古者祀典之設，所以崇德報恩。故屬在羣神，凡爲民人之所佑庇，邦土之所憑依，高閎大庭，焄蒿肸鬻，所在多有。而循吏之德澤翔洽、風節著明者，往往歿後之事，儼若與明神等。亦曰：“聖賢豪傑，生也不偶。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明爲人而幽爲神，固理之必然者也。”維故兩江總制于清端公，稟聰明正直之資，行潔己惠民之政。因爲聖天子所倚毗，而秉節於金陵也。時則湖、湘未靖，師旅騷騷，生民顛顛極矣。爲大吏者猶以朘削爲能，要結爲固，激揚倒置，綱紀凌遲。公出而清苦刻厲，躬行至誠以動人，遂使貪墨餘風，翕然丕變。其清宵白晝，鑒之以天日，質之以衾影，燭奸於微，恤苦於隱者，莫不目懾而心服，氣悚而情移也。及夫盡瘁告薨，諸司臨哭，見其空齋敞帳，篋無十金。金陵之民，呼號哀慟，填闔塞路。此時既悲公之不能復生，而猶冀公之神不遽舍我民，而靳其休庇也。於是謀所以祀公者，謂公生前曾夢入天妃宮而瞻謁焉，庶其神之陟降，尚非恟恟而難憑、遼遠而莫測乎？因即宮之中而爲之祠。信乎民之事公如神，有不敢躋諸尋常俎豆之列者矣。夫水府之神，功德參乎天地。天妃之號，精爽翕霍，狀象彷彿，崇奉而嚴事之者，森然布列於寰區。若公持身之廉，則如水德之清；惠民之溥，則如水功之潤。當其感於夢也，一若宣聖有奠楹之徵，傅相有騎箕

之驗，機之先見，昭昭在人耳目間也。繫此江淮河海巨浸濛澗之墟，明昭上帝將藉公之浩氣充塞，於以默相而奠定之，則鯨鯢之浪可平，蛟螭之窟可靜也；澤國之安瀾漸奏，畇田之膏澤長流也。從此永賴公之賜，而慰斯民之謳歌思慕於無窮，可以知陰陽之運，可以通幽明之故。豈曰禮疑於黷也哉！昔公在位時，定求方繫官於朝，未及一見公，而聞風仰止，什伯恒情。既與公之冢孫今中丞君遇於成均，心喜世澤之未有艾焉。中丞君來撫我吳，方欲紹述公之廉聲仁問，以茲祠建立既久，維麗牲之碑尚闕，乃屬爲之詞。竊愧文之弗稱，而獲附名於頌揚前賢之列，實所深願。謹爲叙其大略，作迎饗送神之歌，俾春秋祀時，用助士民將享之忱，而望公之昭格於上下云。其辭曰：

江淼淼兮天濛濛，樹榦桷兮環瑤宮。民所思兮清端公，靈之棲兮萃渙於其中。載雲旗兮乘回風，馮夷擊鼓兮來相從。粲盛兮潔豐，笙管兮和雍。願公如生兮呼吸與通，奠民居兮軫民窮。相陰鷲兮以仰酬夫昊穹，瞻望旁皇兮神聽維聰。

江寧重建于清端公祠碑

故兩江總制于清端公之薨於位也，一時金陵士民悲哀思慕，若失怙恃。既建公祠於天妃宮內，用協公之夢兆。歲時佑享，罔有不虔。越十年所後，總制傅公亦薨於位，時有爲之立祠者，因追思清端公之舊澤也尤深，相率言曰：“向者祀公於天妃宮內，地猶弗專，未足以伸昭報之誠。維聚寶門外長千里之雨花臺，枕崇岡，臨廣陌，拱列峰之明秀，帶巨瀆之澄泓，古名臣廟宇聳立於茲者甚著。今爲公建專祠，莫如斯土爲宜。”於是士民踴躍趨事，不移時而潰於成。軒楹之麗壯，儀像之輝煌，堂哉皇哉！此以見公感人之誠，及人之久，有出於自然而不可強致者矣。今夫崇坊奧室，土木繁興，

率皆上焉干譽、下焉貢諛之所爲，適足以供指斥者之口，生而侈然，歿而寂然。且欲其速毀爲快也，安望其成之一而再耶？又安望其年往風微，而思益未艾耶？若公之獨得民心也，蓋自我朝之督撫大臣，其廉節表著固莫有先焉者也。廉者，臣道之根柢也。《周官》六計弊郡吏，統善、能、敬、正、法、辨，而皆冠之以廉。非廉，則六者無從出焉。而大臣能廉，其功自百倍於小臣之廉，以其風厲者多，感孚者速，故能統馭封疆而致頌德懷恩之盛。視夫置冢配社、樹碑立廟於一鄉一邑之間者，其規模之廣狹、制度之詳簡，有不可等量而齊觀者矣！恭惟皇上巡幸金陵，臨軒清問，親見民間頌公廉節，家尸戶祝，近今罕有，於是錫寵綸、畀上謚，晉以孤卿之爵，延以胄子之官，炳炳麟麟，遐邇中外喁喁悅服，曰：“聖天子旌廉令典，度越前代萬萬也。宜乎是祠復興，日新月盛，而致四方和會之衆也。”古大臣之歿，而見思風流最深且長者，莫如諸葛武侯之於蜀，所在各求立廟；羊太傅之於襄陽，人見峴山之碑而爲之墮淚。今公較之，曾無少異，雖百世以下，猶將過其地述其遺事，而感動興起於不能自己。官常於是乎則徼，邦本於是乎維持，豈淺眇哉？公之冢孫今中丞君，時方任監司於省城，適觀是祠之成，會即遷擢去，未及徵文以勒諸石。茲乃并屬定求識之，用以昭示來者永永無極義，故不得復辭。銘曰：

於鑠我皇，眷顧南疆。蓋臣應運，挈領維綱。滔滔狂瀾，樹諸隄防。清以表德，端以型方。公儀是絜，叔敖是埒。靡室靡家，民乃胥悅。挽澆維淳，救文維質。躋世唐虞，風軌可閱。誰嗣聞歌，傷如之何？罷春輟耒，盈江之沱。青丘鬱鬱，丹楹峩峩。宏模再立，礪山帶河。綿綿奕世，禋祀匪懈。非私於公，樂只是戴。來瞻來依，神其如在。凡厥有官，視斯遺愛。

蘇州府學于清端公祠碑

康熙四十有五年，吳中士民合詞請於蘇州府，申藩、臬二司，以

達督、撫、學三院，曰：“維前兩江總制于清端公之秉憲也以廉，爲我朝督撫大臣之冠。勵一介不取之節，守四知自省之義。飭吏治，恤民情，苞苴既除，疾苦畢達，軍戢於伍，士養於庠，農恬於野。一時遐邇嚮風，頌聲大作，咸曰：‘包孝肅、趙清獻再出也。’我蘇雖去金陵較遠，而翹首跂足，如日在森然轅戟之下。嘗遇公巡歷海疆，襆被輕携，蓬舟徑渡，郵傳間絕，不覺有按部之役，士民伏謁道旁，條列地方事宜，輒爲溫顏采訪，得其實者，即與施行。公謂吳俗饒而鮮樸，親製《忍字歌》頒行勸諭，大旨以息爭止訟爲全生保家之道。言言剴摯而周詳，可以家諭戶曉，不啻若道鐸之徇於路焉。故公薨之後，民間悲慕謳吟，境內相望。吾蘇既立祠於城中通闕坊久矣，第以逼近梵宇，規模狹隘，其於報德告虔之制弗稱，應易地而更新之。謹按，前巡撫睢州湯公得民心爲最甚，而祠在蘇州府學，春秋侑享，典禮綦隆。若公之清德，實先湯公而著聞於時。莫若兩祠並建，則儀刑昭揭，相得益彰，益可以範世濯俗，俾吾民受其休庇者，實深且遠。”牒既上，三院下其議於所司，得允士民之請。衆遂踴躍趨事，度地於湯公祠之右，棟梁輒斲，貲助駢集，前後堂廡凡若干楹，周以繚垣，兩祠合爲一門以入，高明爽塏，儼乎神明所棲。越十二月既望，厥工告成，涓吉升主以祭。士民胥大和會，笙歌奏，牲醴陳，咸曰：“是舉也，以崇邦憲，至順也；以樹官箴，至明也；以愜民望，至公也。”乃屬定求叙建祠之始末，而爲文以識。定求曾紀公祠之在金陵者有二，若吾郡尸祝之忱如是，何能不又爲之述？乃對衆而申質之曰：“學宮從祀之典，由來重矣。凡吏有賢績於地方，則稱名宦，而合爲之祠。其尤粹者，間有專祠，以別於龐雜他附之所。郡學中惟唐之韋刺史、宋之范文正、胡安定三祠鼎峙已爾，歷數百年始得一湯公爲之繼。茲復媿之以公，而衆議無不翕從者，蓋深信公之廉出之以至誠，而不等於立名之矯；行之以至正，而不流於制行之偏。自其起家儒素，歷民社，綰封疆，從未嘗一日携家入署，公

爾忘私，皎然獨拔於流俗。令行於光天化日之中，而恩及於窮簷蔀屋之際，節著於茹檠飲冰之素，而愛篤於輟春弛瑟之餘。非夫謹身慎獨、存理遏欲者，孰能與於此？古之大臣，必有千駟弗受、萬鍾不易之操，而後能以匹夫匹婦莫不得所爲己任。此聖門之學，所以莫先於義利之辨也。伏睹今上獎廉異數，至於公而褒揚軫恤，宸章光耀，蔑以加矣。曩者御試詞臣於西苑之豐澤園，作《理學真僞論》。諸臣呈卷後，上特諭曰：‘理學無取空言，若于某不言理學，而服官至廉，斯即理學之真者也。’煌煌聖訓，聞者莫不動容悚息。則今日祀公於學宮，正所以對揚天子之明命，而匡維世道於不墜，固非泛泛紀循良、托遺愛者所可援此以論也。惟湯公以理學而顯於廉，惟公以廉而合於理學，名實同揆，幽明允協，可與先聖先賢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者，有弗信矣乎！”衆於是謂是言也，可以俟後人知所考焉。因勒諸石，而凡士民之捐助者，皆以姓名列於碑陰云。

重修蘇州府儒學碑 代于中丞作

蘇州郡志之載學校也，謂江南諸路之學必以蘇州爲冠。蓋自宋景祐間范文正公典鄉郡，始相地，奏請立學，實據子城南園之勝，延袤恢廣。時則胡安定先生來掌教事，遐邇嚮風，名德接踵。厥後代有增廓，殿廡堂閣齋廬之外，及於山亭水沼登臨游息之所，層楹疊架，映帶縈回，猗與盛哉！某奉命撫吳，以時展禮其中，瞻顧徘徊，歎爲雄傑瑰麗之觀。然竊見目前規樞尚多傾圮弗治，而舊制之湮沒未復者，更不一而足也。先是，睢州湯公一修於康熙乙丑，進諸生而勛以通經窮理之學，宏詞碩論，傳播儒林。既而商丘宋公再修於康熙丁丑，迺迄於今，更有不得因循歲月，終遺闕略未全之憾者。伏惟皇帝誕敷文教，宸章炳煒，藻耀覺宮。比歲鑾輿南涖，湛恩汪濊，論秀書升，加廣舊額。凡所以崇先聖、訓來學者，德意甚深

且厚。某自分德薄能鮮，懼無以奉揚休命。又念先清端公建節秣陵時，首以振勵師儒自任，菁莪遺澤，所在謳思。況當此聲名文物之區，俊造彙征之會，不爲之黽勉紹承，光昭盛典，以垂永建不拔之基，能不悚惕靡寧也歟？於是蠲俸倡始。各屬自藩臬以下，遂多聞風好義，樂與協助。因得周覽全學之形勢，考按圖式，有壞必葺，有廢必興，無或靳惜經費，僅以聊且粗略，稍塞咎責焉。若大成殿、啓聖祠、東西兩廡、明倫堂等處，椽棟朽折者、瓦甍侵毀者、丹堊剝落者，急更易而完繕之。若尊經閣嵯峨北峙，岌乎崩頽，撤舊構新，工尤繁鉅。若曩時所稱道山亭、春雨亭、觀德亭、采芹亭、敬一亭等處，盡淪於荒阜平畦，榛荆叢蔽，俱爲循基登築，翬飛鳥革，翼然相望。若櫺星門、戟門、黉門、龍鳳兩門，若門之內外石欄、東西坊、正南坊、杏壇、七星橋、省牲所、名宦鄉賢四祠等處，亦各次第整理，以及濬泮流、葺繚垣、除衢道，諸工具集，庶幾復見學宮先烈之風迹，而可免於闕略不全之憾。是役也，始於康熙己丑三月，至八月而告竣，計費白金四千二百六十兩有奇。郡守陳鵬年實司勘估稽核之任云。夫以數十年積弛未舉之功，一旦竭蹶於旬月之際，初亦以時紬舉贏是慮，幸賴同心贊襄，未嘗取給公帑，集募民財，刻期趨事而潰於成。用以仰答天子崇儒重道之心，爲吳會名邦端化育才之一助。從此置身宮牆者，聳志於高明之宇，研思於廣大之途，司教則效安定以立科條，肄業則師文正以端趨向，秉義懷仁，資忠履信，賢良萃聚，羽翼隆平，使天下謂學校之盛，誠莫有過於蘇者。豈不信而有徵也歟？因於釋菜之辰質言之，以識其實，尚冀後有來者簿書期會之餘，加意學校，以爲政治之先資，繼長增高，無隳成模，則維先聖賢之靈實式憑之矣。是爲記。

蘇州府學重建前明蘇州府知府況公祠碑

蘇州府學之有況公祠也舊矣。唐刺史韋公祠在儀門之左，而

公祠在其右，兩賢名蹟相當也。且公在任日，重建明倫堂、齋廊、學舍，又選勝地作亭，名曰“道山”，功在學宮甚鉅，故祠於此尤宜也。歲久圯毀，惟石刻遺像埋沒於荆榛瓦礫間，俎豆靡所憑依。康熙四十八年春，巡撫于中丞大修蘇州府學，百廢具興。郡守滄洲陳侯實司董理之任，迺即公祠故址，重建棟宇。鄉人士靡不延頸跂足，樂觀厥成，顧謂余曰：“公之治行，彪炳典冊，願揭而書之於石，俾來者知所法程。”余曰：“是余之志也。”惟蘇之爲郡，自漢中葉以後，人物財賦甲於東南。稱賢刺史者，自韋公以暨白公，風流相尚，猶得雍容於燕游詩酒之餘，不至以簿書填委、鉤校不遑爲鯁鯁也。迨明初，浮糧既加，民困綦甚，爲治者益紛錯，莫可究詰。公以才著郎署，公卿推舉，出典劇郡。初至，佯不解事，諸吏抱牘環立，請判輒聽吏所欲行止。越三日，盡摘發其出入隱竄之狀，立取一二輩，撲殺庭下，吏乃大懼。并黜僚屬之貪虐庸懦者，搜逐諸胥主文積蠹，置通關勘合簿，以防詐僞。衛卒暴橫，痛加繩禁。勢家侈恣，武斷鄉里，杖殺無縱，而扶惠單弱，獎引賢俊。婚喪不時者，召諭反復，條教嚴明，民畏且感。當是時，巡撫周文襄公惠政誕敷，與公興除利弊。郡田有官民之別，官田稅額幾倍，公擬奏求減，焚香自祝，卒得所請，凡減重額正賦田糧七十二萬一千有奇。募民開墾荒田起科，以免遞年包荒之糧一十四萬九千五百有奇。停徵淪沒田糧二十九萬五千，免舊欠糧草鈔數百萬錠。罷平江伯運漕民船五百艘，免買船米十五萬一千八百石。請免詔買減闕白三梭布七百匹、銀數千兩。奏革倭船徵需無度，淪濬水道淤塞。辨明平民誣入軍者千八百餘家，招復逃亡三萬六千七百戶。又與文襄公講究收糧法，除糧長乾沒之弊。免舊徵者三之一，以其減餘入濟農倉。歲早發賑，全活數十萬人。凡此皆公治行之班班可考者。蓋其廉潔貞介之操，出以精剛練達之氣，肅若秋霜，煦如甘雨，是以綱紀振而上下孚。九載述職，吏民伏闕乞留者八萬餘人。詔陞公爵三品，仍典郡

符。比其歿也，哀慟載途，競立祠祭。迄於今，去公越三百年矣，吳中賦額猶贏倍於他州。設使當日微公酌請蠲減，則後之更苦於悉索者何如哉！故吳民世世受公之賜正是無窮，宜若何崇德而報功也。迺自時移世改，莅茲郡者，方且拘牽文法，以自便其身圖。雖如公之風聲義烈，曾莫有過而問焉。陳侯獨能志乎古而邁乎俗，部下喁喁向風，庶幾復見循良遺蹟。則是祠之成，度公之神其必來格來享，而後之君子，亦將有所感發興起而不能自己。《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余故樂得爲之記。

吏部考功司員外雅園顧公祠堂碑

我蘇自皇朝定鼎以來，鄉先生之風聲氣節足以匡世道，振人心，垂典刑於奕禩者，實惟我師考功雅園顧公爲最著。公以經世鴻才，始成進士，爲寧晉令，調繁山陰，治行舉天下卓異第一。山陰之人既祀公於名宦久矣，而其居於鄉也，典銓重望，恬退林園，性行峻潔，竿牘不入公府，獨爲桑梓利弊，侃言讜論，不避當路之所忌。順治辛丑春，蘇城有諸生十八人揭吳縣令貪黷罪狀。會值世祖大行詔下，郡治哭臨之所，巡撫庇令，欲坐諸生重辟，冀公一言唯唯，公義形於色，直拂其意，遂密告金陵。會勘大臣檄公繫獄，籍其家，羈其孥，坐公指使之律至死。讞詞既上，公已自問必死，幸邀中旨，昭雪還職。歸里，而奏銷案又起，公屏迹閑居。閱數載，抱疴以歿云。當公繫獄時，蘇城湯火沸騰，視前明吏部周忠介公之忤璫北逮也，悲號填路，後先一轍矣。特忠介公身當末造，竟踵東漢李、杜諸賢之禍，公則幸遇國家景運方隆，網開一面，故得矜全直臣之氣。然後吳中人士，沐浴聖天子教養涵濡之澤，以訖於今，而不知公固獨爲人所難也。設使虐焰薰天之際，卒無人焉履危蹈險，靡恤其私，則東南山川清淑之區，亦且黜黯無光，能不歎古今人不相及哉？今

距公之歿，忽忽四十七年矣。古所稱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必待事久而後論定，則非公其誰與歸？乃近代鄉賢之舉，類多勢位攀援，子孫陳請宮牆，旁廡倫類龐雜。賢者至以勦襲具文爲耻，度非公之精爽樂與憑依，亦未可伸吾黨仰高行景之誠也。按公晚年，以郡太守瑤池吳公之爲政，適當大吏朘削時，獨能崇尚寬簡。於其去也，因築清和書院於虎丘，表章循良，猶行古道。而後堂三楹，虛閑塏爽，可爲公設几筵，侑尊俎，兩賢當有相得益彰者。於是諸生具告學官，牒聞邑宰。公之季子寶慶君用霖，稍闢門扉而潤飾之。洎今乙未五月丁酉，恭送祐主入祠。是日也，宿雨新晴，惠風始暢，士民和集，齊聲翕服，謂此舉之非一家私也，爲國人公也；非循其名也，爲稱其實也。且禮從儉而不鄰於僭踰，地仍舊而不煩於改作。庶乎公其來格來饗也哉！嗚呼！正直君子之在鄉國，不可一日而無。顧自公之歿，而士大夫之氣日衰，緘默取容，濡染成習，苟有志夫古之循善者，其勢亦甚孤而難行矣。閭里間，回邇之隳行者，何所繩檢？顛連之抱困者，何所援濟？後生小子之考德問業者，何所獎掖而裁成？浸假而百年以後，故老傳聞湮沒殆盡，則公之風聲氣節足以匡世道、振人心者，其孰從而考據之？此後死之責，曷可追哉？定求垂髻歲即深被公之教誨，每念公往事，未嘗不泣下霑襟。竊愧材力疏淺，退老田間，無能導揚公之萬一，而不得不叙論原委，勒詞祠壁。後之過而覽者，猶可想見公之生平梗概。信爲吳中一代人傑也夫！

圓妙觀修建三清殿彌羅寶閣碑

蘇郡圓妙觀居城之中央，創建於晉，曰真慶道院，唐曰開元宮，宋曰天慶觀，元改名今額。明洪武初，清釐道教，定爲正一叢林。考前記，前爲三清殿，在宋紹興、淳熙間兩經更造，一修於宣德己

西，再修於嘉靖辛酉，迄明季兵燹侵凌，梁棟墉垣剥落殆盡，巍峩大像幾無蓋障。後爲彌羅寶閣，正統戊辰巡撫周文襄公、郡守況公，以雩禱效靈，捐俸鼎建，層甍巍峻，至萬曆而燬於火，遂爲荆榛沙磧之墟，莫之復舉。嗚呼！浩劫循環，法界成毀，天心旋轉，革故鼎新，端有待於興朝啓運之期也。惟鐵竹施尊師道淵，志行篤誠，宣教闡法，穹窿肇闢，遐邇信從。於是，郡人魯芳矢願募修三清殿，告諸鄉先達，率衆延師詣觀，董領興作，羣情感動，緣施輻輳。自康熙壬寅至甲辰，計費白金五萬兩有奇，殿工以成。并建雷尊殿於右方，高閣前樹，崇垣四圍，拱衛於瓊簷繡栱之間，規模始整。越四年，師之功德益廣，僉謂彌羅寶閣不可不建，非師不能勝厥任，師仍毅然弗辭其難，劬身濟衆，度材庀役，千章萬礎，神運鬼輸，自癸丑至乙卯，計費白金六萬兩有奇，閣工又成。上事玉皇，中事斗姥，下事地祇，洵足以奠三極，配五行，摩雲霄而洞矚焉。當夫工未成時，江海弗靖，禁防加密，蘇郡中師旅之屯營，賦籍譴謫，士氣民情蹙焉不舒。幸遇聖天子躬親大政，教養涵濡，日新月盛，聲名文物甲於海內，即當滇黔煽逆，四方震鄰是懼，吾蘇獨得安堵如故，坐觀蕩平。固非上帝怙冒，鴻恩照臨福地，曷克臻此？則經營祈報，關係豈淺渺哉？未幾，師遂仙去，尚未鐫石紀功。暨其嗣法孫胡得古，從穹窿兼主觀之方丈，謂：“殿閣修建以來，荏苒四五十年，風飄雨滲，椽桷瓦甍間多損敝，及今不葺，將滋後艱。”會癸未歲旱，得古祈應甘霖，當路悅與倡助，因得鳩工葺事。又舉方丈舊館，增廓堂宇，重建法壇，改移鐵竹師祠，以慰蘇郡人士思慕弗諼之意。乃來屬定求爲文，揭之於碑。余與師晚年篤契，且親睹經始潰成之自，則紀述原委，弗致來者無徵，亦瓣香素誠，又烏能已？竊按歷代祀典，自圜丘方澤而下，遞及於日月星辰、社稷嶽瀆，持世翊化之神，靡不辨方定位，昭格有嚴，推之巖巖都會，時當朝元祝釐，禱雨禳晴，諸禮不有名區莫麗，曷由呵護憑依？我蘇是觀，形勢廣袤，威儀晃朗，非

他宮觀可得而比。而殿閣鉅工，今之崢嶸振起者，既曠代始一遇其盛，則夫以似以續，繼長增高，綿綿繩繩，幽明畢協，上下咸孚，迓休徵而答景貺者，後之視今，又當何如也？若夫觀中旁列院宇，後先布置，各有司存，應別爲記。茲不具書，特書其大者，謹拜稽首而系之銘曰：

鴻蒙既判，儀象具陳。惟清惟寧，協一天人。斗野星分，中逵如砥。寥陽金闕，吳城鼎峙。巋然舊宮，璿題喬隆。時移物換，陵谷幾空。皇圖肇開，蒼蒼眷顧。東南半壁，祥光布濩。爰啓作者，萃渙合離。總持道紀，大厦是支。梯航獻材，輪般竭力。引墨揮斤，翬飛鳥革。氤氳元化，中焉混成。如遊霄境，而陟玉京。上帝高居，萬神朝列。寶輅珠幢，虎符龍節。臣僚士庶，來趨來蹕。齋明祇告，景祝我皇。萬年有慶，羣躋壽域。時雨時暘，飲和食德。基之博厚，廓之高明。悠久不息，實歸至誠。贊以銘詩，爰告奕世。監觀在茲，崇功長繼。

南响文稿卷六

傳

端孝周先生傳

先生諱茂蘭，字子佩，號芸齋，明吏部周忠介公長子也。先生將誕，忠介夢一嬰兒自雲中下，小字曰雲。忠介典銓曹時，先生年十六，承庭訓，志名節，有以書幣至家者，悉却去。忠介被逮，吳民擊殺緹騎，當路飛章告變，禍且不測。先生尾忠介舟，徒行至京口。忠介恐俱死於讎黨也，麾之歸，屬以先世窶窳爲亟，先生哭絕江滸，良久乃甦。歸而訛傳家將籍沒，母吳淑人及諸妹日謀死，所賴先生調護以免。忠介掠死詔獄，喪還里門，先生泣血三年，慘動行路。思宗登極，逆璫伏誅，旋下優恤死忠之詔。忠介贈太常卿，與祭葬，給廕謚，建祠賜額。先生以父讎未報，伏闕鳴冤，刺指血上疏。其略曰：臣父始仕福州推官，稅監高竈擅作威福，臣父不屑一見，時有監司假名調停，實左右竈。臣父每事相左，幾爲所中。入銓署十有五月，弊絕風清，未嘗受人一緡一楮。因銓政與一科臣弗協，拂衣歸，半刺不入公府。正色力持者，獨鄉紳大體，至地方利弊，不憚嘔心區畫。迨逆璫煽禍，臣父驤眉搯腕，恨不從楊漣諸臣後，請劍斬賊。會科臣魏大中逮過吳門，臣父痛其介特孤蹤，橫罹羅網，遂與締婚。緹騎具告，逆璫痛恨臣父，不減漣與大中。巨虎倪文煥矚

微旨，首先操戈，而臣父削奪矣。撫臣毛一鷺多炎涼市態。臣父微文譏刺向之媚閩璫，旋媚逆璫者，挑鬪其間，一鷺遂從杭州敦請李實至蘇，促膝獻計，更有同鄉破甑無耻之人，借臣父以媚文煥。殺機既發，罪罟斯張，而臣父逮矣。逮命既至，萬民悲憤，縱騎大逞咆哮，愈干衆怒。臣父潛赴詔獄，訊鞫之日，奮詞忼慨，肌肉爲糜，指脛俱裂，立刻追命，種種楚毒，獄吏傳示外人與臺省，形之章奏，皆云臣父氣更揚，語更烈，死亦更慘。尤可恨者，臣父身故追贓，藉親故捐俸捐貲，勉完三千之數。當年挑釁攢謀之人，借桐封以頌忠賢，甘入幕以悅文煥者，皆幸逃指摘。臣三年立庭，寢苫嘗膽，誓不與諸奸戴履天地。聞文煥在鼎湖之際，首先勸進，贊成不軌，真九廟神靈所必殛；而一鷺頌璫建祠，罪狀具在，豈容以溘先首丘，免其追奪？同日又疏請給三代誥命，其略曰：“伏讀《大明會典》，凡百官死於忠諫，已經贈恤者，其父母妻室不限存歿，俱給與應得誥命。臣父業贈三品，例追封三代。皇上既恤慘死諸臣之父母并及其妻，豈獨靳於諸臣之祖，并乞全賜三代誥命，貶封九原，使臣得奉明綸歸先隴，世世輝映矣。”時姚文毅公見先生疏，血縷淋漓，避席盥手而閱之，愀然曰：“有未諳事，非所宜言。”先生曰：“易貼黃何如？”公曰：“墨書易爾，汝今十指枯矣。奈何？”先生因破舌取血，更書以進，得俞旨。倪文煥即究擬正罪，並準給三代誥命。於是同難諸公之贈恤者，咸得比例全給云。文煥猶冀營救緩死，先生曰：“我歸必漏網矣！”日訟言於法司之堂，遂決不待時。而逆璫呂純如即疏所稱假名調停之，監司左右高寀，復媚逆璫者也。名在欽案，列誑辨以思逃罪。先生復揭之，謂其頌璫原疏，一則曰廠臣之選才良，再則曰廠臣之率屬嚴，於無可獻颺之中，曲寫其赫聲濯靈，讐懾於數千里外，既犯稱功頌德之條，并廢君前臣名之禮。此而以爲非頌美，毋乃雪消見硯之餘，別有吐霧吞雲之術。用是刊布原疏，力破其惑亂之言。揭上，純如乃服罪。嗚呼！忠介高名固已爭光日月，

然使爲人子者，材智下不能通知父志，則將一邀贈恤便隱忍圖存而止，安能以孤忠弱裔痛哭於天子之闈，用伸討賊復仇之大義，而又能連章籲恩，遭逢曠典，永錫爾類乎？千載而下，讀先生之疏，當以爲史冊所不槩見也。先生既歸，遂竣兩世之葬，爲忠介相擇賜塋，歷久卜吉，殫力具禮，會葬者不下數萬人，敕建祠工亦成。次第婚諸弟、嫁諸妹。舊廬湫隘，昆季子姓聚居如故，以固窮守約爲常。既省試屢落，或勸以廕入仕，先生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繼有纂修國史，閣部大僚薦及先生，終以母老辭弗應。鼎革時，先生避兵他徙，三代誥命失其二。越歲，有武人挈而至，曰：“慕君義甚高，特歸而完之。”一時多作寶綸篇以贈。年既艾，居吳淑人喪，毀不少懈。晚歲常喜靜坐，讀先儒語錄，尤邃於《易》，間及道書禪乘，爲《參同契注》。與鄉里耆逸數友、方外老宿，揮麈清遊，灑然自得，見者以爲羲皇上人，洊登大臺，精力矍鑠，每月朔望走謁忠介祠，風雨寒暑弗輟。潛庵湯公撫吳，雅敬先生，式廬就見，固請應賓筵，講鄉約，爲國人矜式，先生亦上書力辭。其始終一節如此。年八十二而終，距忠介之變，歲紀同丙寅也。歿前數日，謂子靖曰：“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差可見先人於地下。”將屬纊，惟語曰：“今日方閒。”既暝，夜半有氣如雲，冉冉而上，似得仙去者。同人私謚曰“端孝先生”。維定求大父與先生爲通門兄弟，先君執後進禮最恭。曩年定求歸省庭除，先生惓惓獎勸，必以循禮尚耻。挽頽式浮爲言，心竊感之而轉自愧焉。比先生歿，而歎老成典刑，於今零落盡矣。後生末學，將何所聳觀肅聽，而激發其至性與？因梓忠介之遺書，復詮次靖所述先生事狀，而爲之傳。

贊曰：余聞魏忠節公長子學淨，痛忠節之難，日夜號泣，勺水不入口而絕，人稱死孝焉。先生則留其身，爲忠介捍患訟冤，國紀伸而人心快，是稱生孝。亦各盡其道者哉！又聞先生中年勞瘁成疾，遇異人，謂之曰：“將入膏肓矣。”授導引法，乃得瘳，卒得遐壽令終，

豈非神仙超證，亦惟忠孝是與耶？事非荒誕不可信，故并識之。

翰林檢討金先生傳

翰林檢討金先生諱德嘉，字會公，號豫齋，湖廣黃州廣濟人。祖楚濱公諱鼎赤，以經學爲人師。父復濱公諱之純，萬曆乙卯舉人，歷任興安知州。明季，流賊煽禍危城，保障勞績最著，擢知漢中府，未莅任而歿。先生五歲而孤，與伯兄德崇事母李宜人至孝。從師嚮學，卓犖有志於古。年十五爲諸生，復罹李宜人喪。時當鼎革之交，楚中荒亂頻仍，家輒遷徙，先生與伯兄棲止茅屋，風雨不蔽，爨煙幾絕，而晝夜洛誦，琅琅作金石聲，學業日進，歲試冠軍，食餼學宮中。順治庚子鄉試，公車歸里，下帷授徒，介然以名節自持，屏絕邑中竿牘。有墨令某，招致再三，先生堅拒弗往。久之，就廷試，得教授安陸，在任九年，倡明正學，造就人才，講舍彬彬，綽有安定遺風。康熙壬戌，會試舉第一人，制義淳龐典雅，不在先秦、兩漢以下。楚中風氣開自劉稚川、熊鍾陵兩先生，得先生殆鼎足焉。既入翰林，館中推爲碩儒，莫能望其肩項。凡遇編纂職務，殫思萃力，若《明史列傳》表揚殉節諸臣，《一統志》分撰楚省諸郡，以及《禮記解義》、《通鑑講章》，鱗次就稿最夥。丁卯典貴州鄉試，得士二十人，多名俊，黔中文風自此始闢。先生品行端慤，當名場馳驟、標新領異之會，泊焉自守，深以浮競是耻。其所著作，俱落落自抒胸臆，儼若鼎彝法物，視夫鞏悅組織之工蔑如也。以故齟齬不得志，一旦致仕以歸，同朝無不歎惜之。座主澤州陳公贈行，有句云：“紅燭三條知己淚，秋風五色故侯瓜。頻年萬事悲歌外，至竟騷人楚調餘。”激昂悱惻，情見乎詞矣。然先生林居以來，坦懷任運，絕無寥落曠放之氣，荒江寂寞，蓬蒿滿徑，斗室中圖書充塞，兀坐編摩，寢食不倦。以復濱公手輯《自警編》，與《宋名臣言行錄》相仿，得自兵燹散軼之

餘，珍爲笥秘，晚年更續纂元、明諸賢以廣之。其他撰述、歌吟，卷帙不下數十。至於家徒壁立，口不言貧，足迹不入城府幾二十年如一日。蓋其明義利之介，審行藏之宜。舉夫窮經考史，蘊積有素者，一一矢諸躬行實踐，未嘗稍斁於主敬存誠之學，故能始終堅定，有大醇無小疵，屹爲儒林完人。得年七十有八而終，其門下士私謚曰貞孝先生云。余既與先生誼托同方，令子啓洛又爲余在成均所拔士，比及並賦閑居，音書間至，商量舊學，獨有蒹葭、秋水之思。先生題我先君《志矩齋讀書圖》，特揭六經大義，以與矩字證明其於異學之荒渺、俗學之支離，披繩切而指歸嚴，尤足深致服膺也。啓洛屬余爲先生傳，故不敢以不文辭，爰述其梗概如此。

論曰：孔門立教，曰“博文約禮”。文禮合而後爲載道之學，故程子曰：“游夏亦何嘗秉筆爲詞章也？”自長楊子虛諸體出，沿及於風雲月露，而文之載道者少，所以宋儒特標道學，以別於儒林之目。夫卒無有軼於道之名而可以言學者。即漢儒經明行修，若董江都、鄭康成輩，未必與宋儒歧塗異轍也。金先生者，介於漢宋諸儒間，固可無愧。設得置諸虎觀石渠、邇英崇政之地，俾克大展其抱負，則爲世法程，豈小補哉！然使先生非終以潛確自居，則亦無以見其難進易退之節。後之論世者，於是可考而知焉。

明雲夢令聞公傳

聞公名運昌，字令公，號天祥，建昌南城人。少磊落不羈，好讀書，嘗閱文信國事，喟然曰：“士君子致身不當如是耶！”因以自號，不嫌僭也。明季流賊煽亂，公之楚遊，好結豪傑交。每以忠義激厲薦紳間，體貌豐碩，長髯如戟，忼慷自奮，旁若無人。既而與益藩世子交善，晨夕同卧起，誓死生毋相負也。會益藩內釁作，公仍避入楚。甲申入金陵，爲臺臣余鷗翔薦，授雲夢知縣。未幾，大清兵南

下。公亟歸，而江西又潰，扶母避深山中。益世子方檄虔廣兵復建昌，趣召公往，假監軍行事。益世子被圍撫州，閩中唐藩立，遣永勝伯鄭彩率兵至江西彩竟，逗留新城，僅委道員王垣京往鎮建昌。益世子乃令公守界山，界固兩郡要衝也。是時，公所部兵纔及數百，遇敵奮擊，相持未決。益世子被圍久，望援於公，公以界山非他將可托，破指血作書，切責垣京，謂其坐視不救，無人心。垣京卒爲彩所制，兵不進。十二月撫州遂破，益世子被執，公亦被執。大帥誘之使降，復威脅之，終不屈。帥憐其忠，不忍害，時有外兄朱某在側，代爲之請，竟得釋。公欲之閩，道阻於兵。閱數月，遇故藩將馮垣募兵於新城之橫村，猝遇邏騎至，斃公馬，又被執，械至建昌。故藩將多歸順者，力勸公降。公叱曰：“若輩敗，即辜恩，乃更欲玷余耶？余業以身許人，死即死耳，何忍終負？”至撫州，帥又欲因朱某挽之，曰：“識爾外兄否？”公曰：“余惟識忠義人，安知所謂朱某？”帥怒，下臨川獄，公遂不食，作書別母。又爲《絕命詩》數章，以丙戌六月九日至南昌受戮，時年四十。公之孫曦來從余遊，因得其事狀，稍綴叙而爲之傳。

論曰：當勝國之季，士大夫死忠者，視國初大衰滅矣。烏知一成一旅，勢殫力窮，終不屑草間求活如公者哉？觀其《絕命詩》，曰：“披霜帶月千般苦，鋤雨耕雲萬種甘。妻妾不須懷蝶夢，兒孫切莫讀書愁。”豈其不得不死者，緣讀書識字以至此耶？抑以愧夫廁身名教之徒，首尾兩端者比比是耶？嗚呼！當其志慕信國時，固已熟籌審處，早知死所者耶。

鄭遂庵太翁傳

翁諱鼎，字元章，別號遂庵，世居福州之連江。祖永山公，父問山公，俱以德行稱於鄉里。翁賦姿聰敏，甫讀書，輒過目弗忘。稍

長，爲帖括，經師見之，必曰“儕輩無與偶者”。應童子試，連冠一軍。初補諸生，即遇學使，首錄食餼於庠。自是每案拔萃，指不勝屈，而回翔青衿中，歷三十餘年，始膺歲薦。後選授同安司訓，以目疾辭，自是竟隱居不出矣。爲人孝友忠信，敦循行誼。問山公入鄉暴病，家人載之舟中，目已瞑，翁抱持哭呼曰：“歿者例阻入城，哀哀我父，竟野處以終耶！”暝忽復開，抵家乃歿。人謂至性所感也。遇宗族諸父，敬禮備至；教諸弟，儼若師友。在鄉里間，見義必爲，絕無瑟縮媵阿之態。邑有重役，曰長夫，曰甲頭，輪差者苦累無算，翁先後請於當路，皆獲豁免，其爲人所難如此。翁學殖深厚，既屢躋棘闈，而壯志未衰。每爲諸子慎擇名師，且躬親指授，晨夕靡間。長子霄弱冠貢入太學，才識英上，余一見而心異之，乃知其得自庭訓有素。霄既名噪六館，及舉賢書，久之，宰定陶，翁郵書申誡，必曰“潔己恤民，上報國恩，下抒所學，他勿之恤”。霄故奉職七載，稱循良吏。若賑荒、平訟、興學校、減徭賦，善政次第修舉。先生聞之，乃大慰。平居性尚閑逸，家有小園，作亭曰見山，曰凝香，日擁圖書自娛，淪茗清坐，絕不喜杯酒。亭前花樹羅列，尤好梅菊。每當初春，遍覓菊苗，手栽五十餘種。及秋，而佳色爛然。白巖山有老梅，蓋百餘年物也，翁愛慕甚。霄於北行時，選數健丁移而樹諸家園，先生珍若拱璧，花發則日吟咏其下，殆欲合淵明、君復兩賢而爲一人者耶！余曾爲翁七袞壽序，謂古之君子，其比物連類，必托諸幽清澹遠。要其志初非徒尚沉冥，蓋亦盱衡時命，未屑隨俗浮沉，故灑脫塵埃之表爾。自擬頗能道其意中事者。翁有書報余，亦喜余言之有合也。霄既政成，內擢候覲闕下，特拜優詔，將不次入郎署，而翁已壽終於家。臨逝，神明湛然，遺命曰：“我可含笑瞑目，勿令游子長途過毀。”時爲康熙五十五年正月初七日，享年七十有九云。霄久爲余言，得及瓜期，即謀歸養。今以夙願未伸，躡躡星奔，痛不自勝，泣持行實，屬余作傳。余慨夫流俗波靡之際，耆舊零落殆盡矣。如翁經行

修明，而高致超卓可表也。因詮次而系之以贊。贊曰：

滎陽氏族，代有哲人。康成著述，子真隱淪。亮節垂世，芳軌軼塵。悠邈音徽，洵及南閩。監門圖上，夾漈書存。巋然典則，奕禩猶新。維翁挺出，無疵有醇。被服儒素，經術紛綸。鄉推長者，鄙寬薄敦。龍潛於澤，豹隱於山。允矣尚友，古之逸民。紹聞有子，言必遵循。揚於王庭，令名有聞。存順歿寧，矯首白雲。太丘德範，崇碑勒文。我詞則拙，曷罄清芬。

進士鄭漢崔傳

君諱駟，字漢崔，號驥村。先世出自浦江義門。洪武初，禮部尚書諱沂，八世祖也。高祖小溪公，遷湖州。至本生祖荅陽公、嗣祖潤梧公始遷於蘇。父駿烝公，歸安庠生，生四子，君居季。甫生，而世父光甫公抱爲子。後自生子，君復歸宗。年踰弱冠，補長洲博士弟子。遊端仁吳先生門，復從我先君講業於文星閣下。數試省闈弗利，家酷貧，授徒於維揚、新安間，志氣不少衰。庚午，闈牘薦而復遺。丙子、丁丑乃連掇科第，年已五十餘矣。君以孝友繼其家風，色養終駿烝公之世，尤善事繼母顧太君。每念世父幼育舊恩，撫從弟若霖最厚，視諸姪均有恩義。仲兄之子思孝從君學文，有聲黌序。伯兄之子思永遭疾，中夜延醫，驟冒風雨，徒跣弗言勞。從兄洪聚喪偶，憫其子六齡失恃，招至家授餐從師。其有不率教者，設祖像，懲戒之，凜凜義形於色。與人交，重然諾，傾肺腑。比年來敦行善事。館維揚日，爲《戒宰牛文》，云：“殺者，宜順天理以養生；食者，不得委咎於已殺。禮惟郊廟，得以太牢祭。私宰耕牛，禁在律令。吉凶感應，彰彰臚列。”皆足以發明孟子推廣仁術之意。館新安日，以《文昌陰騭文》爲士子存心制行之準繩，矢願廣播。又作《勸募惜字約》云：“讀書人作好事，斷從惜字始，而後及其餘，修本

分也。宜集貲置田飯僧，拾取爲永久計。”君雅自樹立，未嘗以久困名場，附會標榜。上公車時，有爲之汲引者，君謝曰：“始進，未可倖也！”出中州元亮司公門，及其視學於閩，道經吳下，挈君以行。至署月餘，疾遂大作，力辭以歸。舟將至錢塘，自知瀕危弗能抵家，預諭二僕識之，以告其孤思聰、思貞，曰：“吾以寒儒晚遇，尚冀將來報稱，今已矣！訃到家時，以慰解顧太君爲急。世父雖有後而早卒，仍以思貞奉其祀。吾出嗣後，未服本生母費太君喪；歸宗後，又未服恩撫母喪。應以冠衰置棺，識吾餘恫。從弟若霖未葬，省遺篋中十金，蚤爲襄事。伯兄之子及若霖之子皆貧困，亦稍爲攸助。他若三黨婣戚與故交子弟某某素思周急，今力已不逮，必各道吾意有遺憾焉。”餘及斂襲訃告并營窆事宜，纖悉具詳。又曰：“勸行陰鷲，敬惜字紙，吾一生精誠所注，自登第後，月必親詣文星閣下，證明善果，死而有知，得所憑依，因寄語及余，必爲之昭告明神，魂兮歸來也。”言既，竟整飭衣履，寂然長暝。時爲庚辰十月十八日，得年五十有五。越二日，喪至葑郊，就殯於吳山丙舍。里中人士，無不歎息失聲，以爲鄉黨失一賢友云。

論曰：久屈者當大伸，而爲善者無不報。以君之家承孝友，潛修自好，名方成而忽焉以終，此太史公所以致疑於天道之是非也。然余觀窮通修短，氣數參差，固非所論於賢者，而幽明之故，死生之說，亦別有所變易於其際，君子惟自盡其修身立命之道而已。君雖死於道路乎而神明湛然，遺言琅琅可聽，未嘗不似大賢易簀時得正而斃也。死而不亡，固當神遊於高明清虛之域，又何俟楚些之招哀其魂魄離散哉？余與君既爲硯席友，又爲通門兄弟，且其末後一語丁寧獨若知所歸宿者，故得而論次之，庶幾微顯闡幽之義焉。

孝廉力敬亭傳

曩余在成均三載，適天下學校各選其士來貢，因得縱觀人文之

盛。而余竊有怒然於心者，則見多士之奔走叫號於國門也，以凌轢傾軋爲能，以趨趨囁嚅爲巧，而道義蔑如矣。不有沉深篤實之君子，靡靡成風，曷所底止？特於閩中力子敬亭，有水乳之合云。既遴舉以教習官學，授秩縣令。丙子始舉賢書於鄉，余已請急家居。公車造謁，余乃大慰。南宮下第，又別余而歸，依依若不忍釋。未幾凶問遂至，余哭之慟。失此同志於雲山綿邈之間，師友之樂鮮矣。令弟子侗持其孤暉春所述行狀屬余爲傳，余亦藉以自紓其痛，而冀九京有知也。力子諱子儼，字介思，敬亭其號。先世自河南光州分支於浙，宦閩隸籍。宋嘉定間，始祖諱起成，進士。明成化間，自永福徙侯官，世傳隱德，有應明經、力田科薦舉登仕者。曾祖德□公，懷安縣庠生；妣梁孺人，節孝載縣志。祖懷所公考錦溪公，積學不售，鄉里矜式，敬亭爲其仲子。甫九齡，即能拈闌題成七藝。年十八爲博士弟子，偕伯兄子俊奮志下帷。逆藩變起，伯兄被賊拷掠，錦溪公亦罹於難，敬亭身代父繫。既而經營得脫，迄亂定，一門以全節稱，實敬亭力也。自是遇學使者試，輒冠一軍。丙寅貢入成均，貌嶷嶷然，持其歷試草以費。余見其文勃宰理窟，謂其爲人必能敦氣誼、荷名教，庶幾漢京三雍人物乎！然敬亭磊落自喜，不屑走謁權貴，比其歌鹿鳴時，力幾億矣。丁丑南宮試闈，牘既薦，復落歸，即病瘡，閱三月，竟弗起，得年四十有六。敬亭性至孝，母馬孺人素多疾，爲之調視良苦。孺人歿時，敬亭在成均，聞訃跣奔，幾不欲生，含哀以事錦溪公。逾年，又丁外艱，素食悲泣，以終喪制。昆弟六人，友愛無間，內行馴謹，鄉黨稱焉。平生見義勇行，侯官文廟傾圮，繕修費累千金，敬亭率先任事，衆皆服其果毅有爲。鄉試舉主吳大令被劾去官，逆旅流離，敬亭已在病中，延至家，朝夕供奉盡禮，其懷恩報德皆此類。病之積也，蓋以居喪哀毀幾於滅性，南北道路寒暑交侵，故致一旦膏肓不救云。

論曰：交道之難也，往往致歎於室邇人遐，亦有千里命駕，兩情

如結者，其離合豈可強哉？當余遇力子，獨以古處相期，設天假之年，庶足任重致遠，而中路貫折，吾道淩替，亦風會使然哉？昔昌黎韓子於閩中歐陽詹相知為深，及其歿也，以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傳，乃作哀辭，自書二通，遺其友崔羣、劉伉，懼其泯滅於後也。余哀力子，實有同情，而為文詎能擬古作者耶？要以力子視詹，則亦可先後抗衡於閩中矣！

袁氏續祀六賢小傳

袁氏一門六俊，兄弟齊名。中丞湯公既為特建專祠，繼則有三賢配享，係在叔姪間，春秋俎豆，實維裔孫士俊愍事之力居多。而汝南家乘所載，則六俊子孫尚有著政績、敦本行者，共得六人。雖其聲稱不甚彰顯，而卓然克自樹立，鄉閭皆推重之。于是士俊復偕其族人，具牒當路，續舉配享。余乃叙其事略如左：

玉門公諱夢甦，字應環，陶齋公長子。少負雋才，由吳庠補國學。隨牒遷人，非其好也。授四川順慶府經歷，雖廁散僚，能以古道自持。凡遇聽讞，必稱平允。時有闖帥庇卒伍之飢法者，據理力爭，按治如律。却羨金，清盜案，皆為人所難。性尤孝友，髫年侍陶齋公疾，早夜呼籲。仲弟劍門公沒，撫其遺孤，得至成立。歸田後，徜徉山水間，詩卷自得，意泊如也。所著有《續江南春集》，以繼陶齋公志云。

禹門公諱夢鯉，字魚叔，志山公長子。賦姿警敏，從伯父胥臺公受業，為文數千言立就，經史百家，貫串上下。十五補吳庠生，試輒高等，屢躋省闈，遂棄舉子業，闢園桃花塢中，栽花蒔藥，吟咏其間，自呼為灌園生。顏其室為卧雪齋，圖書彝鼎置列座隅，臨池逼古，人爭得之，詩擬盛唐，文出入韓、蘇間。胥臺公臨歿，以平生撰著一編授之，曰：“成吾志者，子也，吾待子。瞑目矣。”事志山公及

妣陳孺人至孝，居喪盡禮，獨處帷堂，茹素三年，遇時而祭，必慟哭如初。

春門公諱夢草，更名章，志山公季子。少孤，補吳庠生，有文名，一時賢達俱折節與交。綜貫經史，瞭若指掌。母陳孺人疾，躬湯藥廢寢食者，經年無間。及其沒也，大慟曰：“父不獲享一日養，母不能享一日安，天乎！鮮民罪至是哉？”與禹門、衡門兩兄，友愛敦篤，以終其身。性尤豪邁，見義必爲。族中有重賦役，輒身任不辭。祖塋被侵，抱牒公庭，聲情俱厲。凡先世手澤，護持必力，而寓情淡逸，坐一小樓，焚香瀹茗，常作世外想，人謂雲林後身。第三子麟，則所稱孝介先生也。

洪所公諱堪，字任卿，卧雪公之孫，德門公冢子。舉萬曆庚子鄉試，授浙江孝豐知縣。多惠政，嘗露禱致雨。興學校，勸農桑，儲倉廩，大得民心。遷廣東肇慶府同知，慶俗以貧民代富人輸賦，公立平之。稅璫勢張甚，實其爪牙於理；勢家子縱僕爲虐，繩之不貸。有叔殺姪者，久不得情，公廉其實，咸稱神。君平生尚氣節，重然諾，于宗誼尤篤。長子于令有才名，官至荊州知府。

範所公諱坊，字禮卿，德門公仲子。由吳庠貢入成均，歷任絳州、化州州同。性儉素，饕止一蔬，經旬不肉食，嘗以俸散貧民，民德之。每邑令缺，爭欲得公署篆。鄰邑有冤，輒請於上官，乞公中理。不畏權勢，多所平反，上官亦不以幕屬待之也。化州時，值征黎兵，索糧千石，公曾預設常平倉，及是取之，一夕而辦，州民初不知。暨公居憂，士民卧轍請留。既去，爲立碑以識其事。居恒最嗜書，著述頗富。

契如公諱墉，字君立，德門公季子，出嗣學憲吳門公後。由吳庠補太學生。幼即英英挺秀，孝友性成，割美產贍族人。又出義田五十畝供闔族里役，埋齒賑饑，給婚助嫁，善事悉舉。奉嗣母勞安人、嗣王母文太宜人，俱得其歡心。勞安人疾，日侍湯藥，夜深露

禱。病中爲猶子試事，匍匐遠道，寒暑弗辭，苦心咕嗶，抑鬱負疴以歿，士林惜之。

贊曰：弈弈汝南，素風世守。既開其先，復繼其後。荀陳王謝，千秋庶幾。鸞栖驥展，豹隱鴻飛。六俊在堂，永言克配。雲綴星羅，靈光如在。肅將芬苾，篤此本支。以似以續，仁孝之思。

袁令推家傳

君諱士俊，字令推。先世自前明正德時高士介隱公，潛德始著。越再傳，有一門六俊之稱。六俊者：別駕陶齋公表、國學謝湖公袞、儀部谷虛公袞、贈臬使卧雪公褒、學使胥臺公表、貢士志山公表，文學品行卓犖相望，子孫科第接踵。吳中文苑名家，罕媲其盛。君爲志山公曾孫，祖春門公章，父振之公麟。當滄桑變徙之後，門戶零落。君天性馴謹，勤習文課，樂從賢師友遊。功令方裁泮額，屢試被蹶，遂落落於蓬廬菽水間。惟念先世遺澤奕奕在人耳目，而表章不逮，俎豆闕如，固後人責也。會睢州湯公來撫吳中，興文教，崇前哲，君既請進谷虛公於鄉賢之祀，遂以六俊專祠，請湯公核實允行。檄撤淫祠改建，君承父命，力辭之，而整葺故居，設龕奉主，春秋祝冊具禮。士林展謁者，咸嘖嘖稱君。一貧士爾，顧能隻手拮据，成茲曠典，爲人所難也。振之公歿，君哀慕肫至，復請所司舉胥臺公子學使吳門公尊尼、卧雪公子臬使德門公年，與振之公配食於祠。又歷十年，以六俊後裔尚有賢蹟者，復得六人。若玉門公夢甦、禹門公夢鯉、洪所公堪、範所公坊、契如公墉，及春山公，並請祔享。於是合族烝烝，知所瞻依，而君之焦心勞思，揜揜棟宇，劫燹烝嘗，憊綦甚矣。先是，先世祖像丹青絢爛，名賢題識絡繹，而傳者失守，淪棄市肆。君辦重價贖歸，裝潢卷軸。其他文稿書翰，凡在塵埋蠹蝕之餘者，靡不搜羅薈萃，葺真一室，優聞愾見之思，始終如一。

日也。君有伯兄先卒，遺孤貧困，突構冤訟，君殫力營救，事雖得白，資產盡斥。連遭歲祲，神色憔悴，一旦遘疾弗起，易箆時猶諭子鳳苞曰：“善保宗祠，無有廢墜，則吾目可瞑矣。”復貽書數行，與余永訣，灑然無怛化意。時爲康熙己丑六月二十八日，得年五十有九。配潘碩人未終君喪，亦卒。鳳苞深抱創痛，因列君事狀，屬余爲傳。余知君志最深，故於建祠原委特詳云。

論曰：陸士衡云：“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余謂：凡爲人子孫者，何可一日忘此言也？然彼履豐席豫之家，滔淫成習，且視舊德如弁髦，而門祚衰替者尤無望矣。若君家徒壁立，獨以尊祖敬宗一念，寢興以之，淪浹肌髓。嗚呼！仁孝興感，豈可以名實顯晦論哉？余繼妣爲卧雪公四世女孫，凡君祀事攸舉，必令余綴詞卷帙。今君逝矣，而不一爲傳述，並垂家乘，又何以慰泉壤之有知哉！

旌表莊節婦文氏傳

康熙甲子，上肇舉東巡典禮，以冬十月幸蘇州。維時衢路歡騰，近光恐後。有吳縣民莊白，爲故母文氏苦節未旌，繕疏跪陳道左。聖顏溫霽，駐轡垂詢，令赴督撫陳達以聞。中丞睢州湯公下車，方以振興風化自任，即給扁額，曰“孝慈苦節”，檄下有司，據實具題。不踰年，而承制建坊於門。蓋凡節婦被旌者，未有如白之親籟宸聰，得以宣幽闡隱，風行若神者也。維白之母，守節奇苦，實有爲人所最難者。文固吳中望族，節婦爲前明翰林待詔衡山先生玄孫女、東閣大學士文肅公姪女、處士諱從古長女，年十八嫁莊炤，貧儒也，隱居漁莊，讀書勞瘁，旋遭羸疾，瀕危謂節婦曰：“吾休矣，汝年少子幼，無生產可倚，其若之何？”節婦指兩髦以誓，曰：“君倘不諱，惟以身殉爾。”炤遂不言而歿，節婦年二十有四，距結褵僅六載也。白時五歲，次子生及一期，節婦屢欲引縶踐殉身約，母潘諭以

“死節易，立孤難”，乃止。而家貧甚，舅姑櫬猶在殯，節婦刻期營葬，典衣飾，鬻器皿，三喪並舉，愈難存活，寄居父母家，日夜治女紅自給。命白從師里塾，勉與餐飯衣綿，而節婦自啖糠覈，御藍縷，飢凍不恤也。親黨見且聞者，僉曰：“苦節不可貞矣！”大母王遂效共姜母語以相誘，節婦拊膺大慟，引刀自刺，潘力救以免。因截髮申誓，每夜篝燈理繡，課白讀書於旁，稍倦則引針刺臂剔血，矍矍復作。閱二載，積錢六貫，授從弟曰：“不敢以多口累父母，願付僕人稍生子錢。”歲始得米五斛。久之，又積銀十金，併謀微息。從父彥可公謂：“此節義之物，弗當計以常格。”手自持去，而歲給米十石，并移母子同居。暨明季，歲遭旱蝗，斗米千錢，節婦日割草荻、樹皮爲食，次子遽以癘殤。鼎革時，避亂鄉村，覓栖身地不可得，乃就豕豎牛欄，顛踣萬狀。比及亂定入城，白年踰弱冠，數奇弗遇，節婦遽以疾卒。時爲康熙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得年六十有二，計苦節歷三十八年矣。節婦歿後，荏苒又十八年，白時時噉唾流涕，曰：“傷哉貧也，末由憑藉聲援，呈牒當路，隱忍湮滅，將終爲天之僇民乎？”一旦恭遇翠華莅止，躍躍自奮，謂此千載希邁之期也。夤夜手草疏詞，不憚干冒威嚴，竟蒙上恩優容，俾申情事。嗚呼，以窮巷之黎庶，望屬車之清塵，勢固懸絕如天壤也。設使白一念瞻顧於其際，有不瑟縮中阻者乎？惟其草莽積誠，勃不自己，則天實陰相之，以勵其志於有成。此節婦固爲人所難，而白之是舉尤爲子者所極難也。且夫婦之爲節，誠非期旌而然。而王者之制在焉，所以飭俗型方，必曰“毋虐犖獨，而畏高明”。越自時巡方岳之令鮮行，采風之吏往往使烏頭綽楔多得諸履豐席豫之家。其拮据卒瘞、處幽遐而居窮乏者，吞聲灑淚，有甚於蓼莪之鮮民不知凡幾矣。即幸有一二得之，其困於文書之鉤考，迫於胥吏之徵需，亦補苴力罄矣。若是，則與國家設立旌典之意大相刺謬，可勝太息哉！惟天子以孝治天下，故能下通民隱；又得賢中丞如湯公者，對揚休命如此，庶乎過宅

里而生欽，紀管彤而增慕。足使凡爲人婦如白母之苦節者，可以勸；凡爲人子如白之純孝者，可以勉。且使采風之吏，亦有所感動，而不至於徇私背公，扶持倫教，非淺鮮也。自節婦旌旌，閱二十九年，余始識白，年及九十矣。讀其旌節始末，而爲諸傳。

閩南節烈林門吳氏傳

漳州平和林子鳳，以問學來蘇，乘間與余言其業師林君伯璋家婦吳氏節烈事曰：吳氏爲詔安梅州人，年二十餘未字，林氏長子某有才名，年亦二十餘未娶，乃擇配而得吳氏，相敬若伯鸞德耀也。閱數月，夫遂病。病將革，顧謂婦曰：“若嫁乎，守乎，死乎？”婦不應。無何，夫死，舉家哭甚哀，而婦不作慟聲，且以善言慰解舅姑。惟是私居飲泣，捐棄櫛沐，承事舅姑加謹。聞其行者，求婚接踵，父母與舅姑咸勸易志，不從。比三年服闋，拜舅姑，辭曰：“詣母家一省歸矣。”櫛沐而往，顏色怡然，母駭且喜，以爲若固近人情乎。頃之，入房而扃，母呼不應，排戶視之，則婦已死。時康熙某年月日也。鳳見先生激揚風化自任，若吳氏者必樂得而稱道之，請爲之傳，以示不朽。余竊謂：人所最難者，惟死生岐路之間爾。有不可不死者，亦有可死可不死者。不可不死而死者，猶往往難之。況於可死可不死者，而能易以死責之乎？孔子曰：“無求生以害仁。”孟子曰：“舍生而取義，斷斷如也。”然士大夫讀聖賢書，稱仁道義，當其平居無事時，輒能慷慨奮興，以爲造次顛沛，必當致命遂志，視死如歸，旁觀者亦從而信之。一旦時移事變，卒至依回澶忍，不惜自背其素所自矢之言，而爲當世詬厲者，何哉？彼其言之輕發，固藉口以爲動衆之具，而本無力踐其言之心也。若吳氏者，身無強暴之凌逼，家無險禍之摧傾，固可死而亦可不死者，乃從容以殉，而不稍露於詞色之際，何其中心有主，而不易爲人所推測也！以之抗衡

於鬚眉之列宜矣，因爲叙鳳之語，而系以贊曰：

乾坤定位，咸恒繼之。陰陽垂象，男女繫之。曰唱曰隨，從一而終。紀姬褒史，共姜揚風。聖人立教，扶持禮俗。顯懿固書，幽微畢錄。吁嗟晚季，典叙沉淪。卓女呈艷，蔡女蒙塵。貽羞管彤，靡靡桑濮。孰是縞綦，貞心蘊蓄。卓哉吳媛，闕海波清。潔躬畢志，不震不驚。峙節鄉閭，流芬門閥。采風有期，垂光石闕。

李節婦許氏傳

節婦許氏，吳縣銅井山中驚魚澗民家女。地當太湖之濱，最號窮僻。節婦年十八，嫁瀆川李振先。李故士族，家道中落。振先食貧訓蒙，志意淹鬱成疾而亡，時爲順治十八年二月十日。節婦年二十九，哀慟瀕死，孀姑年老無依，計圖膳養以慰晨昏，勉復吞聲飲泣，遺孤長甫十齡，次六齡，三在襁褓。節婦謀生窘絀，迺奉姑同往銅井山中，僦屋一椽以居，晝采樵蘇，夜供紡績，仰佐饗飧，俯給乳哺。適當歲稔山荒之日，拮据經營，勞瘁綦甚。節婦幼通女訓，無力爲諸孤延師，因身自訓課，授以《孝經》、小學，時時講說大義。長子漢能稟受戒誨，漸得成立。姑年至八十而壽終，節婦慎終盡禮，審擇窀穸，久之於所居傍獲吉壤，封植完好，佳氣葱蘢。親黨間，皆謂節婦孝代子職，慈兼父道，卓然閭閻完人。以康熙四十年十月二十日卒，春秋六十九，距故夫卒時已四十一年矣。當節婦之初寡也，人謂其家無擔石，諷以改適，節婦輒號痛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未亡人亦頗知之，何多言？”既而年屆五十，鄰里欽其素行，曰：“及時請旌例也。”節婦堅謝曰：“翁姑未葬，負疚方深。且從一而終，固婦人本分事，非藉以求名也。”聞者重違其意而止。洎節母既卒，而山中人靡不太息，以爲潛德終宜表章，殆衆口如一云。

贊曰：銅井山岡爲余新營宅兆處，故知山中有李節婦之賢。詢

其行實，蓋信而非誣也。竊謂國家旌節令典，所以扶翼倫常，誠非渺小。然烏頭綽楔，烜奔通衢，不至後期者，出自高門巨族爲多，彼其席處豐腴，卒能謹守貞素，誠可嘉尚。孰與夫窮巖幽谷，罄緯靡恤，其茹荼食檠之狀，艱瘁恒什伯哉。且如李節婦生前躬自韜晦，寧甘隱約以終，則又非尋常流俗可及，余故論次而爲之傳。

南畝文稿卷七

墓誌銘

光祿大夫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吳文僖公墓誌銘^①

康熙三十年閏七月二十五日，光祿大夫、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漢陽吳公，薨於江寧寓舍。上覽遺疏震悼，詔賜祭葬，與謚曰“文僖”。其孤宗豐等，奉公靈輻歸於漢陽，謀卜吉壤未獲，墨食中又遭公繼配張夫人喪。以康熙四十一年正月甲申，合葬於某鄉某原，而以誌銘未具，走使屬諸定求。定求開緘惶恐，伏惟公之盛德懿範，進退較然，榮哀具備，載在國史，播在綸言，宜有當代名公卿勒詞碑版，垂示不朽。若門牆下士，僅足供排纘事行之役，何敢僭書隧石，而重違遠命，臨窆以待，不得已，乃按宗豐等所述家狀，復參以見聞，謹爲之誌曰：公諱正治，字當世，號賡庵。先世自唐侍御少微公，由鄱陽徙休寧石舌山，傳數十世至團公，復徙臨溪。又數世，元振公買於下雒，義聲著江湖間。生守華公，蚤歿，配何孺人守節，撫二孤。長爲公高祖天楚公，亦蚤歿。曾祖仕齊公，諱文仲。祖太初公，諱有成。考禹石公，諱岳。自仕齊公以下，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妣余氏累贈一品夫人。太初公負氣節，明萬曆時稅使陳奉橫行漢口，仗義折之以戢其暴，鄉人

至今稱焉。禹石公抱經世志，屬時多故，隱居不出。余太夫人有令德，善治家，生二子，公其長，次爲平輿君。開治公生有異表，圓頂方口，目炯炯有神光而不露，雙手垂膝，立不倚，行不佻，坐不偃。甫就傅讀書，日記數千言。九歲能屬文，經史諸子次第淹洽。儒宿見之，輒許爲公輔器。年十三，應童子試，郡邑俱冠軍，學使拔置博士弟子第一。公益自奮勵，五經皆手自鈔錄，謂書寫一過，久乃不忘，兼得工書法，最有裨益也。既食廩餼，鄉試數弗利。居村落中，奉兩尊人甘旨畢具，兼事大母，得其歡心。明季四方荒亂，楚蜀接境，流寇所至，率皆逃匿山谷。一日，風雨迷路，公獨負余太夫人疾走，與賊遇，羣梃逼脅，公益抱持太夫人不釋。賊乃曰：“此孝子也。”舍之去。皇清定鼎，三楚廓清，公遂舉順治戊子鄉試。己丑，成進士，選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授編修。世祖章皇帝雅重詞臣，時幸史館，親加校試，公才調敏贍，輒當上意。甲午，江南試差，公以原籍不署名，用便族人進取，政府深歎其賢。是年，典順天試，時例以拜命三日，京兆禮聘，乃入鎖院，交戚關通故易。公獨峻關防，榜後多所挾怨，然卒諒公無他，不得撫拾間。一科一甲三人皆出是榜，得人稱盛。丁余太夫人艱，起補原官，遷右春坊右庶子，兼侍講。居無何，詔以翰林官教養有年、才堪外用者，有緊要缺即補，公在選中，出爲江西布政司參議，分守南昌道。或以人情重內輕外爲言，公奮然曰：“上不以臣爲不肖，得備驅策，何內外之有？”抵任，適署藩篆有交代常例銀若干，公却之，悉以貯庫。巡按李某素貴倨，裁抑監司，是日微行，廉得公却金狀，遂相見，改容曰：“清節可敬也。”歲暮，吏既休沐，公單騎行部，察訪刑獄。至一州，囚禁獨多，按之皆非法淹繫者。公怒，斥令放去。州官懼，餽金求解，公益怒曰：“我爲攫金來乎？爾改過尚可貸，若以金汙我，立揭參矣。”在任旬月，平劇盜，出疑獄，境內頌聲翕然。遷陝西按察使，甫視文書，得一紙，罪款昭著，竟未審理，意必豪猾賄謀沉閣。訪之，果然。庭

鞠，即真重典。巡撫張某見公爲政廉明，於己弗便，輒厲聲色相待，公初不爲之動。世祖知公可大用，遂內召，銓司方循例擬補大理少卿，特命爲工部侍郎。旋調刑部。未幾，世祖升遐，公哀慟不自勝，挽歌有“永懷教養慚無補，天語銘心倍可憐”之句云。康熙改元，時方刑獄繁興，重案株連日衆，今上尚未親政，漢官不得啓奏，領西曹者率尚刻覈。公志在平反，凡於情罪參差、比附過當者，必據理直爭。江南衿士二百餘，以逋糧逮至，盡擬監候。公抗言曰：“若輩賦已完，無他罪待勘，衝暑遠解將垂斃，忍復令瘐死獄底乎？”強滿侍郎阿某入白曰：“第言之，若詰責，罪當坐我。”用是竟得釋。又議奉行赦款宜速，丈量田地宜停，狀外指扳宜禁，私嫁條例宜酌，皆切中時政。請假省親，起補工部侍郎。丁禹石公憂，服將除，召補督捕侍郎。公憂逃人遺害，連坐十家，奸人妄扳，里井騷動，遂率同官會疏，請除此例。且謂“禁收月錢，則旂丁不至窮而無賴，可杜逃之源；分隸莊頭，則旂丁不至散而失業，可絕逃之路”。於是流毒頓息。充經筵講官，擢都察院左都御史，掌京察，先具疏自陳，得溫旨褒獎。公益以風紀自任，顧念大臣獻替之義，務持大體，不得毛舉細故，用塞言責。會直隸多盜，諸王、大臣議，於玉田、灤州、霸州、雄縣四處增設駐防官兵。議既決，公密陳其不必者三、不便者三，奏可，乃中止。又以江南蘇、松等郡，自明初削平僭僞，加派浮糧，賦稅十倍他州，催科歲不及額，有司困於考成。近者奏銷處分一案，自掛欠毫釐已上，悉被放廢，人才淪置堪惜，毅然繕疏籲恩，淋漓愷惻，爲人所不敢發。俄而，有詔蠲數郡現年錢糧之半，公疏不爲無助，而公則已焚稿，不復示人矣。遷工部尚書，調禮部尚書。上方稽古右文，百度釐舉。公曰：“秩宗重任，非優游養閒地也。”凡屬郊廟、朝會、賓貢、燕饗、行慶、告捷諸大禮，躬親肅敬，考稽古今沿革事宜，綱舉目備，上必稱善。南郊分獻，舊屬助爵，至是特以遣公，時稱異數。總裁丙辰會試，己未自陳，復得褒旨。在禮部凡十

年，一遇册立東宮，兩遇册立中宮，皆充册使，總裁玉牒。及仁孝、孝昭二后賓天，酌議喪禮，營度陵寢，勤勞畢著。康熙二十一年，拜武英殿大學士。公入謝，上目送之，曰：“吳某真風儀宰相也。”總裁聖訓、方略、典訓、會典諸書，監修《明史》。時三逆蕩平，海宇清宴，公在綸扉，參贊機務，主於和平寧壹，而操持耿介，未嘗稍有依回。春秋既高，志在恬退，枋政歲餘，即以疾請告，上慰留弗許，復起視事。一日，上因秋審讞決，見一大獄牽引數十人，顧問：“此囚尚可活乎？”衆以情真對，公獨曰：“聖心好生，臣等敢不奉行德意，宜再勘覆奏。”退檢原牘，果得矜疑狀，遂從末減，上乃嘉悅。《太祖高皇帝實錄》告成，加太子太傅。康熙二十六年，屢疏乞休，上覽奏情詞懇切，方允原官致仕。陛辭，召入便殿，慰勞款至，問：“卿子幾人，曾否任職？”公具實以對。又問：“卿今歸何所？”對曰：“臣原籍江南，有弟今居江寧，當就彼以居。”賜御書御饌，溫語再三而退。抵江寧，未幾，入臨太皇太后喪。會上南巡，公迎駕淮南，朝謁時，上見公老病，慰諭歸家休息。時公已日就湯藥，居常偃卧，每逢聖誕令節，必北向稽首。及聞喀爾喀歸附，忽令家人設香案，具朝服，望闕遙賀，頭目眩暈，幾不能起。不數月，遂薨，距生於明萬曆戊午年正月初五日，得年七十有四。公少壯時，意氣豪邁。中歲深自斂飭，致身四十年，惟以砥節立品，上結主知。當世祖時，有劾閣臣援引親故者，世祖指公以示曰：“內升官員，皆朕親自簡拔，如此人，豈有親故爲之地乎？”晚登政府，恩賚便蕃，時有元狐、黑貂、金竿、良駟、綵幣、文鏐、上尊、玉粒諸賜，而公性甘儉約，衣惟綈繒，食惟蔬肉。却餽遺，省燕集，門庭闐寂，賓從稀少。退食餘晷，獨坐一室，整襟屏息，靜擁圖書，間作詩歌，蕭然神遠，於人世紛華嗜好，泊如也。取士薦賢，務秉虛公，不喜標榜奔競。嘗應詔舉博學弘詞，以彭少宰孫遜名上，得首選，而實未嘗素識。屢充殿試讀卷，公所進呈，多列上第，亦遜謝不居。見者盎然如坐春風中，遇拂逆尤能容

忍。前秦撫張某，既視公不善，旋被逮。公方貳秋官，懼而求解，公曰：“我豈以私憾撓公法乎？”卒從輕擬。內行篤於孝友，仕既通顯，間歸子舍，依戀彌深。先後奔兩喪，痛弗得親視含襲，諱日悲感，杜門謝事以爲常。與平輿君同居共爨，委以家秉，不復自問生產。疾將革，猶捏平輿君掌，誦蘇長公“與君世世爲兄弟”之語。公薨，未及期，平輿君哀傷成疾，亦遽卒。以先世之居新安也，數往祭墓會族，兼置祭田、義田，調恤親舊，恩意浹洽。教諸子，尤以循循恭謹爲務，不欲使之躁進。宗豐當公在位時，數困春官試，公未嘗尤怨介於詞色，故諸子力洗貴胄怙侈氣習，不踐公庭，不通竿牘，恂然一如寒素。僮僕盡遵約束，居第所在，絕不知有元老也。殯去江寧日，家無餘財，不足以充喪具，傾城祖奠，嘖嘖稱賢宰輔不置云。原配傅氏，累贈一品夫人，前公卒，葬既久。繼配張氏，累封一品夫人，爲文學伯兩公女。伯兩公蚤識公有李鄴侯風骨，又卜夫人當大貴，故以歸公。禹石公、余太夫人在堂，夫人克嫻婦道，滌灑必親，宜於家，睦於宗黨，拮据婚嫁，皆出其奩具以辦，不煩公內顧憂。女自傅夫人出者，子自庶出者，撫愛視己子較先，故舅姑喜之，曰：“豕婦和而恭，貴而能勤，天必福之。”公居禁林，及參藩豫章，洊歷臺閣，夫人嘗從之左右，必以廉潔仁恕贊襄勸勉。既膺封典，諸子治冠服，將買珠，夫人遽止之曰：“命服章身，何以珠爲？”公既任機務，夫人諭諸子曰：“大臣子弟，以慎交遊爲第一義，如因父兄處津要而締結賓客，招搖貽累者不少，汝曹慎毋蹈此。”蓋與公之教相表裏也。平居禮法自持，闔閭肅穆無聲。官舫經行，篷窗不啓，蔽以重幔。家慶偶置音樂，罕一寓目。每遇國恤，必縞衣蔬食以處。公決計退身，家庭尚未明知，會舉公七袞觴，夫人語諸子曰：“仕宦之榮既極，盍弗歸乎！”公笑取袖中疏稿讀之，曰：“此疏朝奏而夕報可矣。”復笑曰：“人言休官不謀於妻子，何必然哉？”因洗盞更酌盡歡。夫人密贊公於出處之際，尤迴軼尋常萬萬如此。自公薨後，絕革

食，屏綵服，銜悲弗輟也。歿於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距生於明崇禎甲戌年十月十六日，得年六十有五。子宗邵，廕生，光祿寺丞，前卒。宗豐，庚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宗翰，國子生，候補知縣。宗勳，候補國子監學正。女六，適考授州佐蕭壽昌、汪在亨，諸生譚弘祚，國子生張毓霍，貢生熊志洛、余光焯。孫男四，孫女三。當上與公謚之日，既以公小心敬慎，舉朝無間言，禮遇終始優渥。厥後七年，宗豐方捷南宮，引見保和殿。上特追念公舊勞，推恩及世，拔置中秘，則所以弘獎純臣，歿存如一，尤足令聞風者感激興起，不獨增耀九京也。而夫人猶及身之存，得見其子之成名，勛以祇承家學，圖報國恩，然後從公長往，蔑有遺憾。今之葬也，固宜合詞以銘。惟余小子無以副公生成大德，自送公喪，匍匐江干，喑鳴流涕。比歲幽憂淹疾，文益荒落，何能導揚萬一，尚冀宗工鴻製，樹諸隧道之碑，仰贊宸章，輝映久遠。或用是聊備采擇已爾。乃再拜而系銘曰：

江漢儲精，哲人挺出。誕應昌期，爰作良弼。昭茲臣道，翼翼小心。黃裳易筮，赤舄詩吟。嗣美我公，謝彼廡仕。不伎不求，不茹不吐。宅心之謙，養氣之純。容物之恕，造士之仁。爲漢丙魏，爲宋李向。邃思遠慮，清操雅量。我皇中孚，令名褒崇。象賢濟世，酬乃匪躬。亦有壺儀，肅雍其備。馬鬣同封，天家攸賜。神輿盤固，珍符熾昌。鸞旌鶴馭，陟降雲間。何以思之，淇園棗竹。何以瞻之，泰山喬木。

廬陵知縣陸先生墓誌銘

我師圭庵陸先生治廬陵，清聲四訖，甫及三期，疾卒於任。時惟一子孔奐在側，廬陵民罷市三日，若哭其私親。殯遷蕭寺，執紼者萬餘人，遠至八鄉耆老、童穉、旅人、估客，縞衣素幃，瀝酒焚芻，

數十里不絕。當路允廬民請從祀吉州名宦，而以前令遺欠賦額交盤那抵，追理其孤。越五期終，援歸籍變產例，廬民協助買舟，孔奐始扶櫬歸里，門弟子亟謀葬先生，以妥其靈窆既有日，墓隧之石不及丐當代作者。定求親炙久，若不傳述先生志行，以備史乘采擇，則死無以見先生於地下，何敢委於筆力疲薶而不灑淚以識之也？先生諱在新，字蔚文，號圭庵。先世由海虞遷長洲。高祖諱士鰲，嘉靖乙丑進士，雲南道御史。曾祖諱應庚，四川都司經歷。祖諱一衡，太學生。考諱繩曾，贈文林郎，妣吳孺人。先生精誠過人，好豎氣節，談經濟，不沾沾舉業家言。鼎革初，歲荒亂，傭耕彭山，稍稍訓蒙自給。年踰冠，爲諸生，就城館，慨然以師道自任，耻俗之博取脩費，誤人子弟者。爲文才氣縱橫，磊落數千言。戊子，南闈鄉試，幾魁其經，以片語復落。先君子赴滁陽試選貢，見先生徒步擔簞，胸襟豁如也，心折甚。歸謂我王父曰：“孫稍長，非陸君爲師不可。”無何，遂爲定求延諸家塾，教以貫徹四子、六經、《通鑑》、性理諸書爲本，漸及古今文，講論鈔錄，晝繼以夜，兼調視其起居服食，若慈母然。是時，先生屢困學使者試，數年不踏省門，乃謝館席，仍退耕於彭山。每夜鷄初鳴，燃薪爲燈，呼天大叫：搆一藝畢，方達曙，則荷鋤種蔬以代束脯。而鄉先達堅欲得先生教其子弟，若文恪宋公、考功顧公，延禮尤篤。函丈所止，觀聽震聳。丙午以策論取士，先生躍然喜曰：“終當放我出一頭地矣。”果中是科舉人，五上公車，志不少衰。及除松江郡學教授，則曰：“儒官之敝久矣，我何敢惟利是圖？”亦不願養閒曠職也，諸生贊一無所取。每旦炷香，步謁文廟，朔望集講《上論十六條》，刊布《孝經》、小學。月舉文會，仿棘闈三試，次第遴選授梓，間以薦諸學使者。巡撫湯公廉得先生事蹟，大計，遂舉卓異。是年，江南七府一州長吏無登薦書者，先生以一儒官哀然稱首，非湯公無此異數也。部議不次擢令廬陵，先生益自矢曰：“我從此當急酬舉主知爾。”客謂長江水程，挈家以行至便，先生

搖首不應，家人揮淚而別。廬陵爲江西劇邑，比年困於兵，疲於水旱，吏復因緣爲奸。先生下車，瀝誓城隍神，不受民一錢。每晨，拜誦《戒石四箴》，乃視事。建亭縣門，榜曰：問苦投櫃之耗金、兌漕之溢米、引鹽之例餽，他令徵求不已者，屏除殆盡。鄉谷遼遠，躬往勸勞，裹粒携鐮，纖悉不煩里胥。他若清戶籍、息詞訟、救旱澇，日不暇給，而修整學校，汲引生儒，一如在松郡時。廬民大喜踰望，謂百年來無此廉潔慈惠者矣。其受交盤之累也，前令虧空盈萬，時爲大吏者以先生爲湯公所舉也，甘言聳諛曰：“若如此作令，有不薦擢者耶！第受之我等，可相助理也。”先生固至誠待人者，曰：“我不負人，人豈負我耶！”遂勉受之。奏銷期迫，乃移現徵庫銀以副考成，懸欠雖實在民，而補苴無期矣。緣是憂心如焚，一日疾大作，咯血數升而逝。遺示廬民曰：“本縣存日，未取一錢以養生，歿後奚有一錢以送死？特爲百姓借抵諸逋，願各照額速補，免致後累。”觀者無不歔歔泣下。當先生銓注廬陵日，孔奐在定求旅館，戚戚告歸，曰：“我父此行，必殉是官矣。”亟往，稍供子職，潛行至縣。先生又頻遣之歸，曰：“我與汝各辦本分事，無相戀也。”孔奐涕泣請留，乃止。歿之日，鬻書數篋，以佐斂具，僅存賜蟒附身而已。孔奐在苦由中，官符絡繹，匍匐公庭，廬陵令凡三易，案不結，賴上官終憫廉吏，不忍復殞其孤，審豁欠額過半。旋請於部，旅櫬乃還，而先生妻子在里門者，凍餒無以存活。今且敝襦破釜，皆爲官物，舉室啼號，靡所棲息。嗚呼！先生撫字廬民，盡爲己子，遂不得自恤其子，固其素志然也。定求往聞先生教曰：“我輩豎起脊梁，便合擔當名義，何得負此昂藏七尺？”爲每論及忠孝節烈事，未嘗不慷慨激發，鬚眉如戟。平居善事父母，存歿盡禮。兄弟四人，同居共爨，推解無私財。與人交，規箴過咎，輒出肝膽相告；一受所諾，必竭誠無負焉。雖爲貧士，見義勇行，嘗路拾遺金，急訪主者還之。遇流亡子女，多方贖救，俾歸其家。桑梓公務，侃侃指陳，皆爲人所難。其於天人理欲

之介，辨之早，守之堅，故一出而畢踐其言，卒至殉身破家，以盡牧民大義。豈強而致者哉？或者既以廉節許之，猶以浮誕訛之，是終樂熟軟、媚耳目者，善事上官爾，尚安得有真廉吏乎？又或見先生身後困苦至此，亦曰：“矯激非人情，不可訓。”是將使爲官者，盡志於家溫食厚、苟安便利之流而止，非所以彰公論、存直道也。《廬陵遺愛編序》云：“自公既沒，春雨非雨，皆民泣點；秋風非風，皆民泣聲。”信斯言也，則先生浩然剛大之氣，且長嘯於光風霽月中矣。先生卒於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十五日，得年七十。元配盧氏，繼湯氏，俱贈封孺人。子二：孔粲、孔奐，長洲縣諸生。女二：長適錢定鼎，次適楊敦愷。孫四：升猷、紹猷、良猷、顯猷。以康熙三十三年十月十三日，葬於長洲縣集義鄉新阡。定求臨穴視窆，爲之銘曰：

風頹俗敝，好圓毀方。先民有作，惟狷與狂。嗚呼先生，陽德之剛。爲千仞松，爲百鍊鋼。經明行修，化翕膠鬲。大賢攸舉，吾道輝光。縮符劇縣，奮迹循良。軫民厲己，剜肉醫瘡。衆母戴之，室孥則忘。以尸以祝，南陽桐鄉。廉頑立懦，遺風則長。螺川口碑，可考而詳。誰爲南董，汗簡流芳。江河滔滔，樹之隄防。

朱柏廬先生墓誌銘

吾吳崑山有隱君子柏廬朱先生，厲志節，精理學。遠近人士，沐教澤而服行誼者五十年無間言。今年先生歿，門牆喪厥依歸，鄉里失所矜式，咨嗟涕洟，見聞合轍。余獲交於先生甚晚，方冀歲時請益，而先生不可復見矣。其孤導誠，衰經踵門，以先生墓銘來屬。辭至再三，請且益堅，曰：“先子交游落落，自與君解后，泱談宛若夙契，垂歿而注念不忘，不可謂非深相知也。”余於是不得終辭。蓋觀自古諸儒，漢以志節著，宋以理學著。尚志節者多刻厲嚴苦之爲，

尚理學者多涵養深沉之詣。然志節不進於理學則有之，理學不本於志節斷未之有。自後世志節日衰，理學亦日僞，於是毀觚爲圓，游光揚譽，而徒事拘牽訓誥，紛樹門庭，世道人心何所依賴，而不趨於敝壞與？若先生者，始於志節，成於理學，竊以爲在漢、宋諸儒間無疑也。先生尊君節孝先生經明行修，鄉推祭酒，乙酉殉難最烈。先生方補郡諸生，茹哀飲痛，遂謝舉業，作《朱布衣傳》以見志，竊自比王褒廬墓攀柏之義，號曰“柏廬”。家貧遭難，授徒贍母，潛心聖學。由四子、六經及濂、洛、關、閩之書，晝夜探索，融會窳縈，謂學必以程、朱爲宗，知、行並進，無捷得，無虛襲，務在身踐，於倫常事物間，纖悉必求盡善。門弟子來學者，必諄諄授以小學、《近思錄》爲入門法程，迎機而導，積誠意以感動之。舉業外，另設講約，闡發書義，商榷經史，彷彿《白鹿洞規》。又於每歲孟春，率諸同人行釋菜先師禮畢，亦講《四書》一章，進止肅恭，興起者衆，然先生恐學者未能真實切磨，整襟斂容，以身爲鵠。嘗有輟講語，示之警省，其略曰：“《中庸》成己成物，只一‘誠’字統括。實實做得聖賢學問，不偷一分；實實盡得聖賢道理，不欠一分，方始是誠，始是成己成物。余今自反，果能如是否？而欲妄居皋比，多見其不知量也。”又曰：“日用常行雖曰道，不外是，然古之所謂日用常行，大段不失倫常矩矱。今之日用常行，無非種種惡習，人心中只辦得‘卑鄙’二字，倫理上只辦得‘苟且’二字。以此爲日用常行，更無出頭日子，必須勘破從前魔障，跳出坑坎，直以聖賢之心爲心，聖賢之事爲事，把此日用常行一一正其本位，便從上面探討精彩，以此進道不難。諸君各具一本來面目，各具一全副精神，猛力向前，將世道、人倫、士品、學術一擔挑去，某亦願拜下風，何必區區之言之聽哉？”先生此言，真爲學者剔骨洗髓，不啻鵝湖之講義利章，使聽者汗下霑衣也。先後居考妣喪，哀毀動人。嘗曰：“宰我欲短三年喪，吾黨皆以爲怪。然於此可見古人喪禮之盡，必其齋蔬饘粥、哭泣毀瘁之禮，無苟廢弛。而

宰我乃天性少薄者，故覺行之至期已久，若今人食肉飲酒不改其常，雖更三年，豈謂久哉？”至性激發，篤論如此。居恒罕與人事，惟關係祖宗族姓，必竭蹶經理，不少退避。上世祖墓，祭規淪替，重置祭田。富豪謀侵陽山墓地，重賂彌縫，先生率族力爭，遲久得斷理如法，心力幾瘁。修葺先祠，身肩勞費不恤也。又念子姓貧乏，私伐冢樹，設田贍族，俾無侵損。友愛諸弟尤深，於仲叔之歿，經紀喪葬，存撫諸孤；與季弟垂白聚首，事必相咨。訓子弟循分讀書，切以攀援倖進爲戒。燕閑無惰容，言動有常度，中懷耿介，不可稍干以私，而溫然有道氣象，使人如坐春風中。鄉里曲直爭衡者，必就之折衷，得一言乃解。其律已嚴，接物恕，嘗曰：“識得天理熟，當機立應，如離弦之矢，更不擬議，更不矜張。真是何思何慮，真是行無所事。”此其晚年進德之驗矣。當路諸公折節慕先生者衆。先生僻居委巷，布袍幅巾，裹足不出，自束脯外，絕不泛受人惠，屢空晏如。歲己未，將以博學宏詞薦，先生固辭乃止。邑宰欲舉鄉飲式廬之禮，並堅謝不應；縉紳納交致敬，亦不輕爲報謁。蓋其束躬韜晦，不求人知，固從學問鞭辟近裏得來，初非好爲迂僻、鄰於矯激者比。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不失其身，而能事親。”惟先生足以當之，故其始終弗渝，克成篤孝，素所積慮然也。節孝先生曾手書《孝經》以授，曰：“天地之廣大，性命之精微，其理皆具於此。”先生識之不敢忘，每日晨興盥漱，拜謁家祠，即莊誦《孝經》。且廣書善本，勸勉來學門弟子，因鐫諸石。病將革，猶命子弟曰：“爲我設祖先位，具清酌，扶我起拜，以致全歸之意。”卒強起如言，越三日乃歿。時爲康熙三十七年四月初七日，距生於前明天啓七年四月十五日，得年七十有二。所著諸書，精力最注者，刪補蔡虛齋先生《易經蒙引》，闡明易理特精。又自作《四書講義》，皆先儒所未發。臨歿時，以二書屬嗣君，曰：“謹藏諸笥，吾將以此見先人於地下。”嗚復語門弟子在側者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言盡此矣。”嗚

呼，先生一生存順歿寧，易簣瞭然，豈非志節、理學合而爲一者哉！他若《無欺》、《困衡》等錄，皆平日省克工夫，至嚴至密。其詩文翰墨流衍散軼，先生謂非儒者要義，每過而不留也。先生諱用純，字致一，系出唐孝友先生諱仁軌後，自亳遷睢。宋直閣諱子榮，始來居崑山。明翰林待制公諱逢吉、御史公諱文、冢宰恭靖公諱希周，皆其後。秘閣公十二傳至節孝先生，諱集璜，崇禎乙亥拔貢士。城潰，不屈死。妣陶孺人，配即孺人姪女。先生舅氏圭稱陶公琰，與節孝先生同時殉難者也。子一，導誠，邑庠生，娶某氏。孫男二：直典、直衡；孫女四。以今年十月壬寅，葬於吳縣陽山之上。余惟先生之在今日，足以砥柱末流，羽翼名教。凡屬儒林，應共闡揚懿德，追蹤曩賢，而僭爲之比事屬詞，書諸隧石，以應嗣君之請，或亦用備識者之採擇。銘曰：

真儒挺立，孤忠所貽。實惟名節，爲道藩籬。卓哉純孝，退藏允宜。淵冰臨履，豈曰違時。性天可聞，慎我獨知。批繩荒渺，剜削支離。典刑弗墜，經師人師。往從九京，潛德無虧。遺編在篋，尸之祝之。勒詞幽竈，徵信來茲。

誥封翰林院侍講學士周素持先生墓誌銘

梁谿周封君素持先生，以淳德享遐壽，長君緘齋學士，乞身歸子舍既久；次君方出宰於浙。去年先生稱八袞，膝下會見五世孫，遠近來祝者，謂其榮遇特甚，而天倫至樂，全備無憾。由其飭躬敦行，醞釀天和，蓋江南仕宦之家不多見也。既過誕日兩月，示疾考終。學士卜葬有期，以銘詞屬余曰：“某奉庭訓，尚質崇樸，不欲乞諛墓夸言，願據實書之，徵信於後。”余故不獲辭。先生諱公謨，字孚嘉，素持其號。周氏世系出濂溪，後宋時解元諱應，自毘陵遷無錫景雲里。越十二傳，先生之高祖諱珍，曾祖諱後，祖諱淑，縣學

生。考完一公，諱懷忠，郡增廣生；妣盧碩人。先生少好學，曾從師於叔氏家，寒夜讀書，直達四鼓。叔氏饒於貲，盜頻至，聞先生讀書聲，迺散去。弱冠補縣學生，試輒高等，爲東林先輩所推許。而先生沉默寡言，不喜辨論講說，以爲道學務躬行心得，舍孝弟忠信，無實德；外窮理盡性，無實功。居恒溫溫自持，退然如不勝衣。兄弟五人，完一公家道中落，伯兄受產獨先，至是僅存其半，四分之，嫡與庶均，汗萊不盈頃。或有動心於盈縮者，先生恐傷親心，卒無一言。完一公歿，當明季凶荒洊告，賦役繁重，諸昆弟將以所受田償富家逋。先生毅然以門戶自任，語家人曰：“存心正大光明，事無不可爲者，安用疑憚畏縮，以家累貽同氣乎？”於是躬先勤儉，銖積黍累，不數載而舊業漸復。然先生負顯揚大志，益自奮於學，時偕邑中名隽泮厲文會，四應省試弗利。癸卯秋，尚與學士及次君同與賓興。及學士捷書至，听然謂客曰：“縱一命可邀，不甘遽以諸生終也。”明年，學士賜進士及第，先生始謝舉子業云。賜封疊至，益復欤然自下，不改寒素，屏絕竿牘，禁戢僮僕，門庭寂然。間與親朋往還，布袍稷屨，隨以小奚，街衢徒步，不屑軒輿炫鬻。每告學士兄弟曰：“富貴利達，聽之時命；璞玉後剖而能貴，積薪在上而先焚。小子識之，毋求躁進以玷聲名。”學士恬澹寡營，恪恭厥職，而眷戀庭闈，曾不少間，數數告歸。先生年七十餘，精力強健，而安於學士之間居不出，絕不以世之騰蹕仕途者爲慕且悅也。次君初令錢塘，先生以省會劇邑難治，親往官舍，指授條畫。及調太平，又語以瀕海殘疆宜寬民力，次君至縣，即禁耗贈，却供應，懲蠹猾。比先生再至武林，士民遮道歡迎。暨八袞壽時，兩邑所治數百人趨祝公堂。又有來錫致詞者，曰：“惟我侯廉明慈惠，皆封大夫之維持調度以有此，其何敢忘所自？”噫嘻，先生經濟不獲施於其身，而於此亦足見其端緒矣。生平事親最孝，生盡養，歿盡哀。葬完一公既十餘年，復用形家言，擇吉壤於蒸山之麓而遷焉。好義樂善，孜孜不倦。捐

金修建學宮。視兄弟之子若女，撫恤尤厚，婚授采，居授廬，殮授棺衾。貧不能延師者，引入家塾。爲人排難，不避豪貴，亦不受人謝。每歲除，輒發廩粟，遣人分給故鄉貧戶。待佃人最寬，遇歲侵便減田租。易簣後，親疏被德之衆，無不泣下霑襟，蓋盛德感人如此。嘗曰濂溪《通書》四十章，詞旨純似聖賢經傳。靜坐一室，六經子史、諸儒語錄，時不釋手。然則第以履豐積豫，謂爲長者，福田利益之說，猶未足以知先生也。先生卒於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九日，累封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兩舉鄉飲大賓。配李宜人。子四：弘，甲辰一甲進士，翰林院侍講學士；宜振，壬戌進士，錢塘、太平知縣；宜繩，國學生；宜穀。女一，字朱廷銘。孫男六，孫女八。曾孫男五，曾孫女七。玄孫男一。葬以康熙三十五年十月某日，在蒸山先塋之兆。往學士與余締姻，乃知先生家範惟稔。戊辰殘臘，學士偕余請急歸省，實同日出國門而旅宿也。余中路聞先人喪，鮮民大慝，負痛瀕死，而學士雍容志養，日引月長。余一再往，望見先生顏色，至學士所建戲綵亭燕坐移時，輒羨父子兄弟依依聚順，信乎南陔白華，千載復作，退而益自傷矣。今先生既歿，宰木森然，與我先塋咫尺相望，又有悲戀交集者，愧無能表彰醇懿於萬一，特不敢稍溢其實，以失學士徵信之意。銘曰：

君子修吉濂溪云，奕世有人紹厥聞。曰孝與友儉與勤，祥風瑞日氣氤氳。挺生鸞鳳迴軼羣，蔚爲國華賁人文。亦有茂宰綏江濱，經綸爲兆稱封君。耄而益恭德可薰，挽澆救薄息泯棼。令終高朗頌聲殷，歸藏體魄封高墳。青山葱蒨蒸白雲，保艾萬禩揚清芬。

翰林院侍講學士周公緘齋墓誌銘

公諱弘，字子重，號緘齋，裔出濂溪子後。自宋光宗時，解元四一公由毗陵徙居錫之景雲里，中更兵燹蕩析，閱數傳，重復舊業。

高祖諱後；曾祖諱淑，庠生；祖諱懷忠，增廣生；父諱公謨，庠生，累封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母盧宜人周氏，世有隱德。封公篤學惇行，人稱長者。公其長子，幼稟沉默，絕不嬉戲。成童時，經義子史具能淹貫，而應童試弗利，則益自奮勵，謂學以希聖爲期，青衿云乎哉！既補博士弟子，封公尚淬志舉業。公承庭訓，鍵關肄習，或遇盟社招邀，輒謝弗往。癸卯省試，遂以魁薦。闈牘出而士林宗之，曰：“獨得慶曆神髓焉。”甲辰，禮闈方改策論，公得連隼，殿試擢一甲第三人及第，授內國史院編修，兼習滿漢書。是時，館閣資序猶沿舊制，班聯秩秩。公起家儒素，尤以恬靜自持。丙午請假送親，戊申赴補。己酉典山西鄉試，嚴防檢正文體，三晉翕然向風。旋充太祖、太宗聖訓纂修官。公翻譯精明，屬詞典贍。書成，總裁推爲良史。癸丑，上始親試翰林諸臣以《河源考》、《南苑賦》，大閱應制詩，鑒別綦嚴，公居甲等。京察稱職，復請假省親。丙辰再補，陞春坊中允，與修《太宗實錄》。總裁屬公刪訂全稿，閱月告竣。戊午，陞翰林侍講，纂修《皇輿表》、《鑒古輯覽》二書。己未京察，稱職如初。聞封公有脾疾，請急歸侍疾，頓瘳。壬戌，丁盧宜人憂。乙丑服除，補侍讀，與修《政治典訓》。丙寅，陞掌坊庶子。丁卯，陞翰林院侍講學士。逾年，竟以病請告，時公年纔踰五十，自此遂不復出云。蓋公自入詞館以來，惟以奉職勤慎，盡本分事。凡應制代言之作，綜核典故，審酌體裁，必中上旨。所遇朝謁、祭享、燕賚、直宿諸大禮，躬親勞勤，尤所不辭。及院中會議公務，輒用苦心調劑，保全儕輩，而卒未嘗出以告人。退食燕閒，蕭然兀處，見夫營美差冀峻擢者，絕不一動其心。且復逡巡遜讓，故已駸駸通顯而引身求退，貞如介石。嘗命畫工作《斂手觀弈圖》，以寓意其於出處行藏之道，知明而守固者也。公先後歸子舍，眷戀晨昏，嘗奉封公杖履，陟鄧尉，泛西湖，望之者儼若神仙。封公壽登八十而終，公猶作孺子泣，哀慕時形言色，更謂人子相度丘壟，藏親體魄，詎宜冒昧徇人。

自丁內艱，即研究青烏家言，經營式廓，不留遺憾。與弟宜振、宜繩幼有推梨讓棗風，仲弟並勵學業，相繼擢第，出宰錢塘，治行廉善，則公密往贊襄之力為多。封公晚年舉子宜穀，八齡而孤，公以教養自任。既及授室遊庠，乃破涕慰勞曰：“用是報命於九京爾。”教子以孝弟忠信，必由躬行力踐中來，而以墜入囂浮為戒，曰：“此人禽關也。”子弟文行醇茂，絕無貴胄餘習。比歲，公孫永祺、公子金簡，接踵登賢書，公亦無喜色，但曰：“利鈍遲速，一任乎天而已。”入仕四十餘年，閑居過半，坐無雜賓，門無黠僕，父子兄弟，承歡聚順，天倫樂事，直追淳古。持身之謙慎，接物之溫恭，宗黨鄉閭交口信服。公生平學問必以理純詞雅、文質兼美為歸。最喜究心於《易》，因舉濂溪子《通書》，著《廣義》數卷，綱舉目張，有功於先儒甚鉅。又採取經傳及古今格言，名之曰《身家要旨》。已刻者有《敦本集》、《墳墓祭葬儀節》，井井有條，復綴以《家戒十二則》，其風世垂後之至意，具見於此。古文詩賦各種，有《淨綠齋文集》若干卷。書法直追右軍，不作晉以後體。然公總不自暴其長，人亦未能窺測之。頃者翠華南幸，正及發皇翰墨、臨軒咨詢之時，而公已韜光晦迹，謝病弗能矣。噫嘻，使公稍自委蛇，詎有風塵稅駕之日哉？惟此躬行篤實之君子，庶幾足為流俗砥柱，而天遽奪之速，為可痛也！公生於前明崇禎丁丑閏四月十四日，卒於皇清康熙乙酉六月二十七日，得年六十有九。元配倪氏，贈宜人；繼配過氏，封宜人。子男五：金聲，廩生，前卒；金華，國學生，為仲弟嗣；金枝，殤；金蘭，庠生；金簡，壬午舉人。女四：一字王燦，殤；一適貢士侯文燾；一適國學生鮑惟鏞；一適余子國學生正乾。孫男七：永祺，己卯舉人；永禧，庠生；永禔、永枝、永禔、永禔、永禔。孫女九，曾孫男五，曾孫女一。金蘭等卜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壬申，葬公於吳縣陽山某字圩之新阡，為公自築壽藏處，屬余書隧中之石。余視公分屬後進，懼弗能文，而公投契獨深。曩者封公之葬，必以銘詞來屬。比歲又盡出篋中諸集，而

命之序，則實以知言相許矣。其又何忍辭，乃按公自著年譜而書之，并系以銘。銘曰：

二泉濚匯，九嶺盤旋。代興賢哲，公其比肩。曰崇儒行，持之以敬。曰凜官箴，鎮之以靜。家風淳兮，萬石是期。世業昌兮，扶陽是追。陟彼秦餘，松岡雲塢。相度自公，若堂若斧。日月叶吉，永闕幽宮。核詞徵事，高朗令終。

東陽李翁墓誌銘

往余在成均，見東陽李生鳳雛，常稱其尊君石艇山人，隱居高致，能以詩鳴，余竊心儀其人。比余居憂，一日，忽見方袍幅巾，翛翛然來，則所稱石艇山人也。余訝曰：“山中人胡爲乎千里命駕耶？”既乃手執其先人介子翁行狀授余，乞銘其墓。余歎山人遁迹塵表，而篤於本行如此，敢弗諾？按：東陽李氏，有直臣著於前明穆宗朝者愛泉公，諱學道，登嘉靖壬戌進士，爲御史，巡京城，鋤抑闈宦，抗節不屈。其叔子原陽公，諱能華，兩中副舉不第，是爲翁之祖若父也。翁爲名家子，賦姿穎敏，早歲有聲諸生間，試輒冠其儕輩。爲文浸淫於史、漢、唐、宋大家，旁通詩賦，殫精研思，晝夜不輟，遂成病悖。五試棘闈，俱弗利。崇禎甲申，闖賊破京城，翁在草莽間，忠憤悲慟，作《大行挽詞》云：“小臣夙負攀龍志，不道龍髯竟莫攀。”遂隱居不出者歷二十餘年。常以朔望率宗人里老入家廟，講鄉約。司公帑出納，以奉烝嘗，必均而平；遇人橫逆，輒避，弗與校。里閭或有冤，必以曲直白諸所司；於窮厄無告者，推解不少吝。時當土寇竊發，山谷震盪，室廬灰燼。翁雖生計益困，終怡然不改其素也。性常喜雪，每至積雪初霽，著屐登山，徘徊縱眺，輒喜而爲詩，因自號曰“雪狂”。晚年尤好《易》，常謂其子曰：“大易之妙，不可擬議，惜不能竟其用耳。”翁之言及此，其有得於道者耶？

康熙丙午正月十一日卒，得年六十有八。配趙氏，繼蔡氏，再繼應氏。男二：長即石艇山人元聲，次憲祖；女一，孫一。鳳雛拔貢生，候選知縣。葬在郭西三界塘後山，爲庚戌正月十四日。嗚呼！有明之季，乾坤板蕩，綱常裂滅。士之受爵祿者，類多擊顙賊庭，弁髦故主，不復知人間羞耻事。使如翁者，當官守言責之寄，其肝膽所激，豈不與金石比烈哉！乃以伏處林阿，潔身高蹈終其世。而予因歎石艇山人之善承翁志也。嗚呼，侍御之流澤，其未艾矣。是可以銘。銘曰：

維直臣兮有文孫，儒林選兮終沉淪。占好遁兮幽人貞，頑夫廉兮薄夫敦。兩峴峙兮碧嶙峋，長埋骨兮誰招魂。儲後英兮素風存，令名遠兮表松門。

貴州清鎮縣訓導洪太翁墓誌銘

黔中洪侯來牧青浦，當地劇民疫、吏治糾紛之際，矢廉潔，敷慈惠，平賦清訟，與人之誦，無間遐邇。余埽軌鮮交，侯特虛懷相訪。未幾，丁太翁憂，邑民頓以失戴二天爲戚。先是，甲午冬，翁曾一至官署，稔知侯之治行能得民心，閱數月，躡屣遄歸，不以就養自娛，具有古人風範。道路流傳，咸謂侯之善政蓋由翁之家教使然。誠所云近乎海而故本之河者也。侯持行狀來乞墓誌銘，余手讀之，竊歎曰：“翁之隱德，深且至矣。”翁諱籌，字亦奇，號石溪，先世徽州籍。明洪武初有隨征穎國傅公平定滇黔，留守畢節衛者，爲翁之始祖滿武公，世襲百戶職。歷傳至翁之考錫爵公，襲職如故，綜覽羣書，究心理學。翁自幼尚習儒業，比長，著聲膠庠。其性行淳淑，卓乎可稱述者。童年早失怙恃，哀毀特甚，力營窀穸，幾欲終身廬墓，親黨敦勸，始出應試。每當祭享，過時而悲，數十年如一日，此其篤孝過人也。有弟亦鈞君幼，翁解衣推食，教兼師友，得爲諸生，拮据

婚娶與賢闈，蓋孺人典鬻以給資費。及弟游學普安而卒，離家千三百里，翁號痛策蹇，跋涉萬山，扶襯歸葬，備嘗勞苦。黔人稱之，翁仍惻然不忍聞。此其友愛何深也。家居無力治生，而好行其德，遇人無親疏，輒爲拯危濟乏，傾囊無吝，尤爲儒素所難。此其任恤之誼也。既以食餼膺歲薦，不復與棘闈試，銓選既及引年，堅辭不之司訓任。舉鄉飲賓，亦謝弗應。此其知止高蹈之節也。訓門弟子及諸子曰：“作文惟以闡發題義，取法先正，若華而鮮實，謂之詞勝，不若理勝爲愈。”當黔南變亂，室廬播遷，挈家避深山中，惟以忠孝大節底厲於父子間，此更與前賢格言垂訓先後一轍也。凡翁之以身教者如此。侯既蚤登賢書，依膝下者十六載，於其赴銓日，諄諄潔己愛民是勸。及翁至邑署，侯奉觴而前曰：“願勸可而繩否，無滋隕越羞。”翁乃頷之。嗚呼，父子之道，至仕宦而難言矣。人子當少成之始，習聞隨時干祿之說，一縮半通。爲之親者，遂欲食報於榮養，宴安豐腆，侈情快意，而生民脂膏耗竭罔恤，則義方之蕩踰，無惑乎官箴之凌替也。若翁之教，獨能成侯之廉惠，而終守其淡泊寧靜之素，不亦卓越流俗者哉？今侯雖不及仲南陔白華之慕，而鸞鳳終離枳棘，當翔千仞而上，則後此之弘展經濟，澤被烝黎，永貽令名於無窮，翁誠可含笑於九京矣。翁卒於康熙丙申年三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七歲。貢士，選授貴州安順府清鎮縣儒學訓導。配蓋孺人，先翁若干年卒，遂不復娶。子二：長即侯，名亮采，康熙丙子舉人，江南松江府青浦縣知縣；次亮節，庠生。女一，適庠生葛鄰奎。孫六：標、模、柱、材、楷、桂；孫女一。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山之兆。銘曰：

木稀翠屏天萬里，中有好修古君子。孝友溫恭樸以淳，懿哉敦薄而寬鄙。挺生茂宰成循良，髣髴懸魚與酌水。輕携杖屨聽鳴琴，翛然歸去遺塵滓。猿吟鶴唳何淒清，流風蘊藻垂嘉祉。吾辭不稱中郎工，考徵景行其在此。

誥封奉直大夫義齋汪太翁墓誌銘

余閑居二十年間，交游落落寡合，獨得義齋汪太翁，氣誼中孚，知其爲忠信篤敬之君子，始終不渝如一日。翁游登大耋而終，其於箕疇五福之徵，全備無虧，名實交稱，誠時俗所絕無僅有者也。仲子水部君立名，以隧中之詞見屬。余雖荒落無文，何忍虛知己九原之遺念哉？翁諱與圖，字河符，號義齋，又稱雙梧老人，徽州歙縣籍也。汪氏自唐越國公始居新安，至宋浚公遷章岐，二世楫公登嘉熙己亥進士，五傳爲翁之高祖錫公。曾祖一吾公，諱守道。祖玉房公，諱應珍，歙庠生。考公量公，諱士度，封內閣中書舍人，鄉飲大賓。妣方孺人，繼妣姚孺人。錫公父子，皆以惇德隱居。玉房公，學行推於鄉里。公量公，當前明之季，承玉房公命，始來吳門經營鹺務，治生起家。翁幼儀端重，言笑不苟。玉房公早卜其克繼儒業，而器重之。弱冠遊歙庠，旋以歲試冠軍充廩膳生，銳志下帷，偕其從叔廣淵、我長兩公，講肄日勤。兩公接踵成進士，而公弗售。己酉，北闈已薦復落，凡歷棘院試者七矣。公量公春秋高，乃命翁兼綜家乘。然翁以白圭、計然之策，素志不屬，鹺務亦遂中輟。日擁書卷，吟唔自得也。既由歲薦授內閣中書舍人，優游家居，終公量公之養時，則水部君相繼通籍，待銓於朝。翁方屆耆齡，遂以就閑爲樂，築小園於居宅之後，鑿池壘石，雜樹花竹，亭館數椽，雙梧當門，迴隔城市囂塵。嘗邀余輩數友，盤桓嘯咏其間，暇則遴選漢魏至三唐詩，手自鈔錄，藏之篋笥。其自著詩一編，顏曰《就閑吟稿》，體格以香山白傅爲宗。因授全集於水部君，令之較輯重鐫，四方見者皆以爲藝林善本云。水部君當聖駕南巡時，拜御書之賜，捧歸堂上，翁喜動顏色，諄勸以服官盡職之義，趨之北行。久之，水部君補營繕任，時切白雲親舍之慕，因請假歸覲，翁已晉封奉直大夫階，恬然安之曰：“汝能以我老人爲念，晨昏樂志，則止足之義，我知

之審矣。”天性篤於孝友，善事考妣，生養歿送，無不竭誠盡哀。當繼妣告終，以古稀之叟執喪一如所生，尤爲人子所難。立宗祠，置祭田，恪遵古禮，秩乎有條。嘗謂：凡事不妨吃虧，縱有非意相加，輒爲坦懷容忍。樂善好施，禮意尤篤。鄉人不能婚嫁者，孤寡無依者，客死不能歸殯者，不待呼籲，捐貲無吝。在吳門遇有修學、賑飢、育嬰諸公務，亦必輸助從厚。居然如庚桑子居畏壘，人思尸祝之者矣。平生以困於場屋，見族姓能文之子，加意獎掖。從孫泰來，博古能文，爲之適館授餐，俾得益奮其志。恭遇御試，首選入史館，薦京兆，恩賜進士。泰來每念舊德，曰：“微從祖，無以有今日也。”比翁八十壽辰，遠近親朋皆謀祝嘏陳觥，翁鍵戶謝客，不欲徇世俗夸耀之習，而頤養天和，視履明爽，絕無憊容悴色。踰年元正次日，痰症忽作，猶能強起端坐。屬續前三日，自知大數有終，却去醫藥，謂水部君曰：“吾欲清靜肺腸，何用草根木皮爲？”屬治後事，且曰：“生寄死歸，汝曹獨不聞之耶？”言訖，洒然而逝。此足以見公德行深醇，故能了了於死生之際。余所以謂其五福全備、名實交稱者也。翁生於前明崇禎癸酉九月十三日，卒於康熙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享年八十有一。元配潘宜人，繼配錢宜人。子五人，長立王，太學生，蚤卒；次立名，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次立元，候選兵馬司指揮；次立文，太學生，蚤卒；次立均，太學生。女五人，適某某。孫四人。翁歿之明年，水部君奉柩歸新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歙之北鄉鳳皇山鳳翔臺之新阡。維余與翁爲晚年肝膈交，蓋其被服儒雅、力行仁義之素，固有人所不能知者，故據實叙次。竊謂於此可無諛墓之愧詞焉。銘曰：

潁川苗裔世澤長，椒聊蕃衍盈四方。懿惟仁者壽而臧，雙梧清風鬱相望。蘊德寶善能深藏，恩綸覃錫垂榮光。令終高朗夫何傷，江流浩淼雲山蒼。崇臺嵯峨翔鳳皇，體魄歸止安幽堂。綿延奕禩發厥祥，後可徵信茲銘章。

由溪居士志仁程翁墓誌銘

翁姓程氏，諱仲龍，字子雲，號志仁，徽州休寧縣之由溪人。與余相遇時，翁年已六十餘，孜孜以嘉言懿行、殫力修持爲務，余目中實未見其匹，中心好之不能已已。及其歿也，傷悼情深，亟謂其孤光和等具綴事狀，俾余誌之於墓，狀來而余愴然如復見翁矣。按，程氏裔出周司馬伯休父。至晉新安太守元譚公，始家焉，遂爲鉅族。其遷於休之由溪者，自國英公始。科第代興，載在邑志。翁之高曾祖，世有隱德。父元亮公，母張孺人。翁天性孝友，好讀書，通大義。弱冠失怙，因棄舉業，服賈治生。張孺人疽發幾殆，翁呼號籲天，願以身代，立戒殺生，持《感應篇》、《功過格》之誓，夢中若有神告，孺人疾漸痊。自此力行善事。既成室後，出門經理生計，涉荆、楚，歷滇、黔，及遭母喪，哀毀甚，乃歎曰：“親不逮養，尚何勤思豐殖爲？”於是僑居於蘇、湖間，不復遠役矣。翁恭事伯兄子猶公，白首不懈。子猶公歿時，其冢嗣益和先亡。翁遵命於嫂汪，以仲子中和爲之後，俟中和得子，仍復嗣益和，情禮並協也。會有旁族攘嗣興訟，蠹臬媒孽其間，案牘累年不結，翁以逆來順受，怨讟不形於色。事雖得白，產幾盡傾，而其力行善事之志，絕不以有無作輟也。其大者，若置產以備由溪始祖宗祠之祭，歲有常供；以助族人之不能婚嫁；嘗見漢口每罹火災，預購蓬葦，俾災黎得所栖泊；吳門俗多火葬，給貲募僧，遍埋骸骨於漏澤園；洞庭、苕水溺嬰相沿，各設堂館，輪助金錢，月以爲常。他若修橋梁、建路亭、施藥餌，所遇身爲之任，濟貧調急，捐金焚券，不可縷舉。尤於聖賢訓世、勸善戒惡諸書，鑄版精工，廣爲傳播，曰：“此吾素志所在也。”生平口不自言其德，一意韜晦，容色闔然，望而知其爲忠厚長者。比年凡翁有所欲爲善事，余必歡欣贊歎，以觀其成。余有修學宮、興賢祠之役，翁亦率先贊助，不待籲請。戊子、己丑之交，江浙旱潦頻仍，翁既返由

溪，仍於苕、霅間買米煮粥，以賑飢民。又寄五十金於余，爲吳門助賑，而不欲以姓名聞於官府。時于中丞、陳郡侯皆向余而詫曰：“今日有如是義士耶？”亟行獎之。翁之陰行善皆此類。今夫履貴席盛之家，其奉己則重若丘山，其濟人則輕若毫末，見善反爲之阻，見不善反爲之附，亦烏知天地鬼神之不可欺，而沾沾焉自以爲得計，此天理民彝漸至漸滅之候也。嗚呼，聞翁之風，亦可以知愧矣乎？翁自歸老由溪，嘗獨居一室，遇佳風日，徜徉山水，翛然自得。每以書約余爲黃山之遊，余方躍然欲躡屣從之。未幾，而訃至。聞其歿時，未嘗一日卧牀第，神明湛然，訓戒光和、中和以安分務本：“勤行善，以承我志。且以先人終於客邸，棺殮從儉，今殯我，衣無帛，棺無杪。”言訖，端坐而瞑。時爲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距生於前明崇禎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七。配孫孺人，前三年卒。子二人：光和、中和，俱太學生。中和嗣伯父後。孫，光 and 出者三人：上錫、上輔、上賜；孫女二人。中和生子四人：上霖、上寧、上賚、上斌；女一人。始中和出嗣時，尚無以爲子猶公冢孫者，今則似續蕃衍，咸謂翁盛德之報云。光 and 等卜地於某鄉某原之新阡，葬以某年某月某日。余謂翁固有道者，誠古隱君子流也。雖例入太學，而宜別異於俗，因稱之爲“由溪居士”云。銘曰：

流風澆薄紛熙攘，誰敦淳古追羲黃。由溪逸叟誠善良，賈而儒行思無疆。蕭蕭韋布身潛藏，曰攸好德無胥戕。我觀止兮欣洋洋，一朝失之摧中腸。若堂若斧瞻山岡，永言妥侑興宗祊，綿綿瓜瓞方繁昌。

校記

① 按，清人錢儀吉《碑傳集》收錄彭氏此篇《墓誌銘》，但文字方面存在不小差異。

南昀文稿卷八

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封中憲大夫風山費君墓誌銘

余丙辰同年入詞館者三十五人，中有省元七，浙居其二，君與陳君怡庭是也。怡庭宿學邃品，爲余畏友；君則志念欲然，敦樸自持。余謂二君皆非近今人物也。不數年，而怡庭蚤世，君尋脫屣仕版，余亦謝病歸田。間得相見，君年已日高。甲午春，相遇苕溪舟次，君自言課耕數十畝，饗飧粗給，體無疾疹。余視其容色恬愉，回憶瀛洲舊游，晨星落落，胡可多覲耶？今年夏，忽見君之叔子永昌守金吾，來踵余門，始知君已捐館踰年，卜葬有期，屬爲誌墓。余不禁潸然泣下，以前年邂逅，竟成死別矣，又何敢辭？君諱之遠，字九鴻，號風山。始祖諱若，宋元符三年進士，歷官翰林院學士。十二世祖諱容，永樂時爲萬石長，始居道場山社頭。十五世爲君高祖，諱止，嘉靖癸酉鄉薦，歷官工部員外。曾祖諱應寅，國學生。祖諱時霖，南充貳尹。考諱景燮，國學生，以君貴，贈翰林院編修；妣張孺人。君兄弟七人，行最幼，四歲而孤，事張孺人至孝，事諸兄敬愛若師友。稍長，好學能文。兄如山成進士而歿，張孺人痛傷，病遂不起。君方爲諸生，益自悲劬勞莫報也。終喪，築室禪舍，刻厲爲文，舉壬子浙闈第一。丙辰成進士，選庶吉士，君不蹴私寓，獨居槐

廳西廡，茹粗飲水，自耽枯寂。每當同館喧聚，君則訥如，余於是服其靜志也。既授編修，凡遇編纂、撰擬，率皆恪謹稱職。乙丑春，保和殿彙試詞臣，君以遺失毫穎，呵凍疾書，字稍模糊，在對品改調卿寺之列。或謂遷階視坊局較捷，而君拂衣竟歸，曰：“從此遂吾初矣。”時年未及艾，家居埽軌，日與里中父老子弟講播種斂穫之宜，農經、蔬譜、河渠、水利諸書，考晰精詳。每循行阡陌間，青鞋布襪，絕不知爲鄉先生也。自言使我治郡邑三年，可使地無曠土，野無游民，其存心利濟如此。顧僅於稼圃中，順時輶迹而已耶。叔子遠宦天末，惟勛以廉潔寬惠，綏靖邊徼，曰：“我不須祿養也。”若其好行任恤，往往破產爲人完逋贖孥，撫孤貧，給喪葬，修學校，建橋梁，賑災荒，善行不勝枚舉。生平異言法語，救過息爭，求諸古者篤行君子，何多讓焉？或謂仕必槐鼎始榮，家必鼎鍾始厚，卒之盈虛消長之數，奄忽參差，君獨志在守約，天終報以止止吉祥之境。其躋遐齡而昌後嗣也宜哉。配慎恭人，自幼能通《內則》、《大家訓女》、《孝經大義》。居張孺人喪，茹齋三載，操作勤儉，未嘗一日宴安。當君肄業僧舍時，絕不告以有無，而室中日食一糜；君行善事不靳，典釵鬻衣以助。及君在翰苑中，郵書諄勉，絕不及私，同館竊見之，乃歎服。詣京師，居五載，病作南歸，歿於臨清舟次。君故哀悼甚，而自爲之狀。君卒於乙未二月二十日，得年七十有八。恭人卒於乙丑十月十六日，得年四十有八。子四人：金星，黃巖縣教諭；金天，國學生，金吾，癸酉舉人，歷任雲南永昌知府；金門，國學生。女三人，孫十五人，曾孫六人。葬以丙申六月某日，在烏程縣仁王山鳳皇壩。銘曰：

懿矣君子，挺自孤生。桂林一枝，上苑先聲。柯亭劉井，風月淒清。讓彼騏驥，踔厲騫騰。鱸江垂釣，栗里勸耕。壽幾大耋，令終高明。亦有德耦，壺儀安貞。牛衣掩泣，食德未亨。哀絃中斷，歲紀洊更。往歸同穴，鬱乎佳城。輝煌綸綍，增榮九京。

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加三級恕庵吳公墓誌銘

康熙五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吏部尚書恕庵吳公終於位，遺疏奏聞。奉旨稱公“恪共厥職，應得恤典”。部議給與祭葬如例。諭祭文又稱，公性行淳良，素著勤勞。於是朝列公論，皆謂公以磊落孤蹤，從無聲援憑藉之資。逮其晚年，遭逢聖天子非常知遇，君臣之際，優禮始終，豈聯常易覲者哉！蓋由公平生宅心坦蕩，不立崖岸，粹乎有仁人長者氣象。自其筮仕縣令，潔己愛民。既而任運升沉，晉陟崇班，惟以勤慎報國，砥礪名節，皎然不欺其志。所謂自天祐之者，此也。公諱一蜚，字翼生，號恕庵，系出延陵後。八世祖諱龍明，弘治壬子舉人，任弋陽令。曾祖諱之良，光祿寺署正。祖諱正邦，庠生。父諱臨漢，庠生。皆以公貴，贈至吏部尚書。曾祖妣郭太君，祖妣袁太君、李太君，嫡妣姚太君，生母王太君，俱贈一品夫人。公生七月而孤，未幾姚太君又歿，王太君瑩瑩無依，兼遇歲荒兵亂，遷徙流離，賴伯兄端仁先生諱愉，身代父師教養之任。先生爲文壇祭酒門下士，環聚執經，公天資穎達，好學攻苦，輒能壓服儕輩，文宗念蒿胡公，拔冠長庠。越二年，癸卯舉江南鄉試。丁未，成進士。公自念伯兄久困場屋，而我得之甚易，天殆以報我母苦節乎？從此一行作吏，當不爲折腰索米，碌碌從人後爾。越八年，選山西之山陰，邑最瘠小，軍興充斥，歲穀不登。公以緩征寬賦、賑粟平糶、免房稅、免幫運、免絕丁、免版荒諸項，皇皇爲民請命，曰：“上官譴責，我固甘之矣。”時當久旱，冰雹繼作，苗將盡傷，公焚香望天虔禱，雹幾及城，忽化爲雨，秋乃薄收。邑人爲《雹災紀異之頌》焉。公聽斷訟牒，主於平恕，未嘗好行苛覈，而扶奸辨僞，洞若觀火。邑有殺傷人命未得主名者，召集保甲，展轉推究，卒得賊正法。又有夫報失妻者，查察鄰右，乃知因奸殺死，尸棄於野。其剖晰疑案多此類。王太君就養官舍，危病間發，邑人聚禱城隍廟，公忽感神，夢

太君霍然起。又閱四年，丁艱去任。服闋，補四川之洪雅。是時，巡撫姚公方行開墾增稅之令，洪雅現徵纔七百九十四兩，欲加至五千兩。公堅執不從，姚公怒曰：“功令清查隱匿，汝但知有百姓，不知有朝廷乎？”公曰：“百姓，是朝廷之百姓，愛百姓正所以愛朝廷也。從公言，而遽加六倍有餘之賦，民不堪命，而避重就輕，不惟新增者難完，正恐拋荒現在之產，不可不熟思審處也。”姚公默然色霽，於是反覆核實，照現額增一千五百八十九兩，竟得減去三千四百餘兩，而他州縣亦援洪雅例，加賦不致太重。是公之大有造於蜀人也。公以文儒兩作民牧，具見循良風采，而世鮮有能知之者。俸滿除工部虞衡司主事，旋應御試，考選科道，擬陳時政之得失疏。上親行簡拔，補江南道監察御史，協理陝西、江南、河南道事，巡視西城。又掌陝西、浙江道事，嘗具疏請緩征現年條銀，及揀選改期，議格不行，稿不具載。在臺班五年，以糾儀失察，降一級調用。公固樂為人受過，左遷之日，恬怡自若，出赴宴席，謂人曰：“臺班之忽得忽失，我總無心，何介介爲？”人以是益服其雅量。回籍六年，始補行人司副，年已六十餘，冷署淹滯，每動挂冠歸田之想，嘗曰：“願得篷室數椽，圖書數卷，花樹數種，優游蔬水以全天年，我事畢矣。”會上命典粵西鄉試，又分校京闈、武鄉試，故遂巡未敢言去。閱八年，始遷行人司正，歷遷鴻臚寺少卿、奉天府府丞、大理寺少卿、光祿寺卿、太常寺卿，遂超擢戶部右侍郎。閱月調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甫三月，晉刑部尚書。西曹正多重案，公苦心平反，盡釋株連蔓引之類，同官懾之。公曰：“若有謫罰，我當身任。”故陰受其庇者良多。閱七月，吏部尚書員缺，公方降級留任，例不列名。及中旨下，又獨以屬公。自司正散秩至長六卿，總計三年七月，雖古之一歲九遷者，何以加茲？公乃得諸意料之外，此見聖天子知人之明，度越常格萬萬也。公寬和待人，而襟懷光明，絕不隱情惜己，遇有私請，必正色屏却，與滿冢宰富公協心澄叙，銓政一清。特以鞅

掌不遑，精力就衰，在朝會議未散，痰喘驟湧，昏暈仆地。富公急命司官駕安車送回私寓，頃刻長暝。僚窻聞變來唁，垂泣驚歎。見其囊無宿儲，代爲辦棺衾、成含殮，又厚集賻貲，經紀喪舟，諸孤乃得奉公柩回籍。訃告諸禮尚未舉行，過公門者往往嘯噓流涕。公家無恒產，入仕雖久，貧窘如故，諸孤糊口弗給，廬居湫隘，黜堊闕靈，賜塋既卜，封築無期。余等懼夫皇恩奕奕，寵慰九京，歲久而堙鬱未宣，亦鄉人士之耻也。不得已，聞於巡撫吳公，倡率贈賻，暨藩臬道府以下，各助有差，始克經營兆域，黽勉集事。擇康熙五十八年二月庚午，葬公於吳縣鳳凰山之原，而禮則僅從其儉而已。公之歿，距生於前明崇禎己卯九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五。配誥封顧夫人，後公三年卒，同日合葬。側室張孺人、柴孺人。子七人：廷俊、廷儀，俱早卒；廷偉，太學生；廷鑑，候選州佐；廷佐，歲貢生，早卒；廷銓、廷任，俱太學生。女五人：一適教諭陶妃思；一許字宋啓，未嫁，守節而亡；一適太學生王繼；一適候選知縣彭景曾；一適候補中書沈玉晟。孫六人：振宗，爲承重嗣，廷俊後，官廕生；耀宗、起宗、紹宗、述宗、魯宗。維余與公同肄業端仁先生門，連袂游庠，志氣浹洽。既登仕籍，中外參差。及公晚膺柄用，余已久伏林泉，而素心披瀝，五十年如一日也。故願爲公隧中之詞，表揚平生品概，而上以明盛朝隆重元寮之至意。銘曰：

我蘇名賢，袁公安節。位陟天卿，清操峻絕。孤櫬蕭條，沉淪歲月。惟周中丞，幽光表揭。憲檄風行，古義激烈。今公繼起，爲國重臣。靖恭夙夜，盡瘁厥身。天子曰咨，錫諸溫綸。筋吹羽葆，宜賁高墳。家徒壁立，負土何人。爰告當路，殷然贈賻。隧道廓除，堂坊鞏固。匪公之貧，孰與謀助。匪公之賢，孰與呼籲。豐碑崇樹，制詞光融。不爲膺仕，先正遺蹤。公乎歸來，無怨無恫。勒珉徵信，永闕幽宮。

鎮江府教授吳達庵墓誌銘

國家設師儒之官，所以宣聖教，振士風，其職較重於簿書、錢穀之司。古者必擇經明行修之彥，始膺厥任，而又往往擢以不次之位。是以知所自重，而裨益於學校者良多。後乃視爲投閑置散之地。且令他途得驟躡其間，而經明行修之彥不可概見，偶一有之，不幾如景星卿雲，徵爲世瑞哉？我同年友吳君，諱之騷，字耳公，號達庵，家於徽之歙西豐溪，爲揚州儀真縣學弟子員，中康熙壬子江南鄉試，壬戌署績溪縣學教諭。丁內外兩艱，服除，補英山縣學教諭。己卯，聘入楚闈同考。己丑，陞鎮江府學教授。君歷司鐸之任，前後凡二十五年，其恪恭職業，輿情翕服，積久如一日也。君幼稟異姿，甫入小學，喜習詩歌。既治《春秋》，熟悉《左》、《國》大義，爲文摹仿逼肖，兼能博極羣書，貫穿今古，試輒冠其儕。偶及闈牘出，傳誦藝林，皆以爲掇上第，當如拾芥耳。既而公車弗利，因就寒氈小試，慨然以師道自居，不肯卑論儕俗，徒博升斗祿，以隳平生稽古志也。其在績溪四載，仿白鹿洞規，訓迪生徒。啓聖祠傾圮，捐俸繕葺而新之。繼之英山，一如在績時。而英俗健訟，且多拋棄女嬰，君見赴訴於學者，力行勸息，親製歌詞，申戒溺女，遍播衢路。更設有嬰堂於學側，全活甚衆。曾署縣篆，屏絕私利，毫無假借。在英十有五年，始陞任鎮江。其遺去思於英人也，攀號遮送，絡繹數百里不絕。既至鎮江，適儀封張中丞方以講學纂書爲務，見君著作深合儒先矩矱，招至書院，君受《春秋大全》一編，殫心參校，兼督諸生課。四五年間，來蘇之日居半，君已年逾七袞。孤舟荒館，餐風曝日，瞿瞿於搜羅載籍之餘，精力疲瘁不勝，具牒乞休者再，卒不得請，遂歿於今秋七月丙辰，享年七十有二。遠邇人士，無不痛悼，謂失一經師人師云。君天性篤孝，當其在學舍時，遇親誕辰，必兼程歸祝。居憂哀毀盡禮，恤宗族，睦鄉里，義田、義冢、義學次第措

設，皆爲人所難。閩逆變後，徽人爲所脅從者，事定惴惴自危，將謀遷徙他鄉。君密言於郡守，宣諭安輯，羣心迺定，保護之力尤鉅。所著經解、語錄、詩歌、古文若干帙，皆以羽翼名教爲主，而於制藝，根據理奧，不落時蹊。應南宮試者九，乙丑爲春秋房首薦，卒不得登榜。嘗以計偕涉漢江，猝遇風濤，舟覆獲救，方免於難。笥中文稿多透入龍爪痕，字蹟大半湮滅，君因作詩自傷曰：“千百餘什一，筆花委塵埃。抽思五十載，化去殊可哀。”噫噫！其詞楚，其志苦矣。余自與君同歌鹿鳴，每在燕邸握臂談心，歷久彌敬。比歲喜君來蘇，重得白首周旋，贈答疊疊，方期後會未艾，而君竟長往矣。嗚呼！如君之學行，使得遭際於時，上可備石渠虎觀之班，次可展旬宣撫字之績，固非儒官得罄其設施也。而究淹抑以終，老成凋謝，講肆淒涼，可勝慨哉！按，君先世出唐御史少微公後。考諱道，會明季隱居不出，稱霜崖居士。妣黃氏，繼妣程氏。元配汪氏，繼又汪氏，副室夏氏。子五：啓生、乾生，國學生，俱早亡；一生，郡廩生；容生、和生，俱邑庠生。女一，適貢生許肅。孫一，愷。一生等卜於康熙丙申正月某日，葬古陽塘大山先塋之次，以狀來屬余爲銘。銘曰：

程朱闕里，代起儒宗。維延陵氏，古訓敦崇。博學明辨，經席幾重。康成接武，安定齊蹤。時命雖嗇，吾道非窮。雲巒鬱靄，有歸其封。爰揚高槩，以告章縫。

國子監助教范莞公墓誌銘

康熙壬子南闈，舉於松江者四人，范君莞公其一也。余忝同榜，見君氣宇溫然可親，公車旅舍，風晨雪夕，講藝談心，宛若夙契。丙辰又同捷南宮，交歡益甚。厥後宦遊，中外迢隔。久之，君至成均，始得一見顏色，而忽忽死別矣。回憶三十年來，同譜兄弟，相繼

即世者，指不勝屈，如君尤惻惻於余懷不置。今聞其孤卜葬有期，因願書其隧中石云。君諱鏗，莞公其字，別號匡谷，世居華亭之漕溪。萬曆己卯始領鄉薦，官萬州守諱廷言，爲君六世祖。曾大父諱景，徙居郡城。大父諱啓宗，以長子景范貴，贈文林郎。父殿雲公，諱景韓；母旌表貞節翁孺人。君之生也，殿雲公歿已半載，先以兄子煌爲嗣，及君生而穎秀絕倫，大父在堂，撫孤孫於懷抱中，心喜之，謂必異常兒也。大父歿，母孺人益貧困，挈至外家以居。君方就塾，日讀書二三十行。九歲，即能屬文。時童試額減，進取倍艱，試罷，輒於母孺人膝前長跪自責，與伯兄相對泣下，盡發篋中古今文，殫精研思，焚膏達旦，母孺人紡績聲，終夜相聞。年逾弱冠，補博士弟子。越二載，遂登賢書，間一科成進士。君文華實並茂，非時趨稗販者比，特達成名實，惟母孺人苦節之報。釋褐歸里，郡邑合詞請諸巡撫，具題旌表。得旨如例建坊於門，崇閎壯麗，羣稱顯揚盛事，而家實寒素如故也。君才嫻於文學，不樂以吏事迫束，乃改授潤州郡學教授。奉母孺人就養，特構一楹，設榻侍寢，極晨昏定省之敬。其教士也，以文行交飭爲尚，課無虛月，甲乙精審，學使郡守皆以月旦寄之。鄉先達輩都率其子弟來就，矜式鱣堂，聲譽隆隆日起。在任十期，遷國子監助教。君謂太學爲教化本原，一官固所素願，獨不能爲母孺人扶版輿、調蘭膳如在潤州時，乃眷戀不舍，臨別淚涔涔下。既之京，則南望白雲，每懷憂鬱，病遂作，日就憔悴，以甲戌年正月十五日卒於江南會館，年四十有九。配宋氏。子三人：聯枝，郡庠生；聯章，金山衛庠生；聯穎。女一，適鄒惟寶。君之卒也，妻孥皆在南，絕不一語及家事。惟張目作嗚咽聲，呼母孺人而逝。同譜同郡親友之官於京者，共裹棺斂，俟諸孤奔赴以歸。其喪，青門執紼，靡不涕泣如雨。竊謂以君才品，正可敷歷清華，大展聲績，而命實限之，爲可惜也。君歿後數年，母孺人方歿，兩世之喪，俱在殯。今之葬君，實祔於考妣兆域，在漕溪某字圩之新阡，時

爲康熙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挺爾孤生，揚茲苦節。其學雅馴，其行修潔。小范家聲，奚不可埒。天蹟其齡，風流歇絕。色黯士林，情傷朝列。日月言邁，乃即幽宮。原田膴膴，水波瀲灩。林間鳥哺，魂魄猶從。爰貽休庇，後澤豐隆。視此貞石，峯泖之東。

考選給事中得庵李君墓誌銘

余同榜進士給事中得庵李君既歿之明年，其孤夢昺卜葬有日，郵書及狀，屬爲之銘。維君早歲受經於我先君，通門世好，兼系年譜，相知最深。及於晚年，余有奉命校書維揚之役，流連三載，臨別顧視，黯然神傷，若預知後會難期者。甫踰年而訃至，余追憶舊遊，實懷悽愴，則爲君叙述生平，固亦九京所心許也。君諱錦，字畫公，得庵其號，原籍山西大同人。始遷江都之祖，諱承式，嘉靖丙辰進士，官至福建布政使。是生公之高祖，諱植，萬曆丁丑進士，爲侍御，參權璫馮保，有直聲，官至遼陽巡撫。曾祖諱元祐，邑庠生；祖諱濂，邑庠生，兩世皆受贈封。父諱宗孔，順治丁亥進士，歷官吏科掌印給事中。今上南巡，特陞大理寺少卿，母誥封卞太淑人。廷尉公生三子，君居長。我先君貢試大廷時，廷尉公延入家塾，公偕弟玉匙孝廉方課童子業。先君常稱伯子器宇沉厚，當享遐福；仲子踔厲風發，不可遏抑云。君既爲博士弟子，廕入太學；仲弟弱冠膺鄉薦，再上公車，驟歿，君益自刻厲。丙午，登順天賢書。丙辰捷南宮，賜第二甲出身，授行人司行人，兩充詔使，至濟、淮間，旋陞戶部廣西司主事。甫三月，考選命下，以科員用。時廷尉公居諫垣久，封章屢上，詞多激昂，甚之者遂以父子同官爲議，詔許原官致仕。君既歸里，廷尉公亦請老不復出。父子晨昏聚順，園林佳麗，庭館清娛，凡所以將色笑怡志意者，靡不備至，絕不以仕宦早息爲悒悒。

也。比遇聖駕視河至揚，廷尉公親承宣慰者三，賜書增秩，有香山洛社之目，君則扶杖履侍左右，一時傳爲榮遇。嗣後，君又躬迎翠華者三，宸章疊錫，邗城冠蓋莫不從之步趨。其恪恭臣誼，具見於此。君內行尤以馴謹稱。卞太淑人闔德卓著，與廷尉公既賦偕老，比歿，則君哀毀甚，外復解顏以慰廷尉公。及居廷尉公喪，年已六十餘，猶日作孺子泣。教子以敦行讀書爲務。長君肇軫，早舉北闈而歿。夢昺連隼兩闈，入中秘，君得膺封典如其官。及改調之嘉善，廉能聲績，浙西居最，咸謂君之式穀未艾焉。待宗黨均有恩禮，撫孝廉遺孤，一如己子。遇人接物，胸襟坦易，不設町畦，門戶鎮靜，罕與外事。凡遇公務，竭力贊襄。四方交遊，履綦接踵，殷勤款洽，花香鳥語，掩映於圖書几榻之間。來者無不神怡色舞，雖時以絲竹自娛，消融哀樂，而窺其意念，特托於和光同塵以自得。其優游之趣，嘗鑄其壁，舉莊子“虛室生白，吉祥止止”二語，此足以見其素所蘊蓄。故其頤養天和，無有疾害，以訖於令終也。余竊歎夫世之挾智矜才，競高位、博厚祿者，往往盈滿弗戢，致有顛覆摧折之患，波瀾甚於灩澦，險隘過於岷峨。若君之處境豐豫，而天早使之身退名全，三十年來，極林間優裕從容之福，豈非仲長統《樂志論》所稱，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者哉？然後知君之得天獨厚，固非尋常所得冀倖，而彼區別於行藏顯晦之交者妄矣。君卒於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初四日，得年七十。配干氏，封孺人。子八：肇軫，丁卯舉人；肇奎，廩貢生；夢昺，庚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改授嘉善縣知縣，今陞員外；肇質、肇斗，俱貢生；肇丙、肇寅，太學生；夢高女十人，皆適仕族，二未字。孫七人在貢生，今承重持北，至執塔嘉；孫女十三人。以今年十月十二己酉日，葬於句容縣曹王山祖塋之次。銘曰：

猗與仙李，祥發維長。廣陵巍閣，奕葉熾昌。方伯肇績，中丞丕光。峩峩廷尉，興朝棟梁。君乃繼武，鳳穴翱翔。于飛垂翼，順

時善藏。蘭陔視養，樂且無方。悠悠日月，畢志徜徉。龍章烏奕，珂里輝煌。亦有驥子，家聲載揚。百福孔集，既壽而康。一朝蟬蛻，神游混茫。華屋山丘，去來相當。壟阡之下，雲嶺青蒼。體魄歸止，永奠宗祊。繩繩振振，徵茲銘章。

翰林院修撰東山汪君墓誌銘

康熙乙酉三月，上巡幸江南，簡在籍翰林官十人，校刊《全唐詩》於揚州。余林居既久，至是始識東山汪君。君方錦旋，未幾才名奕奕，交遊間獨於余欻然相對，意嚮若有夙契者，余特心折焉。既赴詩館之明年四月，君因病歸里，別甫二旬，而訃猝至。同館諸君暨揚之人士，靡不痛悼。余爲集挽詩一帙，而授之梓，以致哀於君之靈。又明年十一月，余往虞山拜君喪次，稚孤在抱，愕然而啼，令余飲泣不止。今年十一月，太夫人以君葬日來告，余願充執紼之役，而隧中石尚未有書。君之友曾孝廉漢瞻，見余思舊情深，略述事件，委余綴序之。曰：君諱繹，字玉輪，東山其別號也，先世爲休寧人。曾祖諱道潮。祖諱惟時，贈文林郎。父諱錫爵，四川新都知縣，贈翰林院修撰，實始遷於常熟。嫡母陳氏，贈安人。生母韓氏，封安人。新都公生四子，君其季。生而姿性英敏。六七歲時，出語遂露根器，人咸奇異。由縣諸生遊成均，中癸酉順天鄉試。丁丑會試，以第三人魁其經。聞新都公病亟，星馳南還，已不及視含斂，哀毀特甚。庚辰殿試，賜進士一甲第一。君之文章閎深雋偉，莫可遏抑。又以書法秀整，直超吳興而上之，故榜下咸推國士，而君實恬澹自如也。既授翰林院修撰，會丁丑庶常散館之試，顧居後同列者方利於叙俸，君獨持議必待前輩赴任乃就職，輿論尤以爲賢。凡館中應制諸作，皆以稱旨，賜賚有差。癸未，分校禮闈，得士十人，多名宿，旋充纂修《朱子全書》官。是年，恭遇萬壽，覃恩授階儒林郎，

並得贈封其親。君遂以太夫人迎養京邸，已閱三載，決策請假，屬善繪者作《秋帆奉母圖》，公卿以下，賦詩贈行。視潘岳之素嗜榮進，而猥托閑居，自侈輕軒軟輿之樂，不屑道也。其在揚也，客舍淒清，庖馭不具，散帙編摩，訂疑晰誤，虛懷咨訪，心手交悴。每當朋曹廣坐中，退然若不勝衣，談諧偶及，輒使人頓消其矜躁之氣，間發爲詩，清詞麗句，落落塵埃之表，絕異於誇多弔詭者。而血疾時作，作亦旋止。與余別時，視君顏色固當無恙，孰知其逝期迅速至此也。君至性淳篤，登第後，痛新都公不得見，時時撫遺像而泫然出涕。既將母抵里，晨昏子舍，竟有終焉之志，絕不以一官遲速爲念。事兄則敬，待友則信，處鄉黨則謹飭。雖遇拂逆，必順受以爲常，而鬱悒有不忍出諸口者，病伏膏肓當由此也。嗚呼！士之負盛名，登貴仕，往往驟罹摧折者，或其氣過銳，意過奢，斯不免造物之忌爾。君當臚唱日，馬上口占，即有“歸計未謀千頃竹，浮生只辦十年官”之句，亦足見崇讓守謙，有合於養生盡年之道矣。進則可存官常揖讓之風，退則可倡閭閻寧靜之節，而天之奪之亦若電光石火之一瞬，可不爲之歔歔太息哉？君卒於康熙丙戌五月十二日，得年三十有六，娶錢氏，贈安人；繼娶胡氏，封安人；側室王氏。子一，國承，王氏出。女一，字徐傳梅，胡安人出。葬在常熟義橋西七萬里之新阡，時爲戊子十一月二十日。余與君相遇晚，相信深，欲慰君於九原，以抒夫死別之悲，乃序而銘之。銘曰：

琳枝挺兮朝華暎，握青鏤兮珍瑤琨。韜精返樸兮培厥根，胡不立命兮綿綿存。巫咸招之兮歸天門，游清虛兮離煩喧。君雖數促兮夫何言，水深土厚兮虞山原。飈輪雲旆兮來翩翩，保艾爾後兮澤便蕃，吾作銘詩兮思無諼。

清流縣知縣湯君墓誌銘

康熙四十七年，歲在戊子，十一月甲午，我友磊軒湯君卒，距自

清流請養奉母戴太孺人以歸，及八載。居官既廉，家益貧，易簣倉皇，士林靡不痛悼。太孺人急命遺孤萬烈等丐貸營葬，既擇期，來告余爲銘詞。余於君初歸里時，曾爲序志喜，且擬補《南陔》、《白華》之詩，今尚忍書隧中石耶？顧誼無容辭，乃序而銘之。君諱傳榘，字子方，號磊軒，先世由練川遷郡城。前明正、嘉間，雙梧先生諱珍，學行高邁，與文徵仲、王履吉諸賢齊名，君六世祖也。曾祖諱聰尹，萬曆戊辰進士，累官吏科給事、廣西按察副使。祖諱一龍，萬曆壬午舉人，湖廣永明知縣。父亦庵公，諱本泳，爲永明公第五子，吳庠生，贈文林郎，清流縣知縣，篤學砥行，介然自立。君幼稟明敏，背誦經史，功力兼人，爲文神鋒雋朗，刃迎縷解，識者決爲遠到。弱冠猶困童試。亦庵公齋志病革，家無生產，君與太孺人銜哀茹苦，惓惓無告。鄰有火災，君從烈焰中籲天號救，屋宇盡燬，柩得獨完。年二十七，學使首拔爲長洲弟子員，旋以高等食餼。甲子秋，太孺人邁疾幾殆，君書血表禱嶽神，病忽瘥。有芝生於庭，太孺人趣之赴試，遂得雋。戊辰，捷南宮，賜進士第二甲出身。甲戌，除福建汀州清流知縣。縣爲水陸孔道，土俗刁悍，君自筮一行作吏，潔己恤民，固儒者本分事。甫下車，盡除里甲陋規，夫船驛騷悉歸官辦，鉤校案牘，力杜私請。遠鄉歷年抗賦，若夢溪、芹溪、吳地炭山、羅村諸處，官吏莫敢誰何。君單騎親往播告，急公大義，衆竟感服。由是積逋一清，宿盜頓息。凡遇訟獄，必詳必慎。會有命案，連坐者畏禍遠遁，衆因指爲元兇，君微行察訪越五年，罪人始獲，力白冤誣。旱則禱雨，疫則禳災，饑則發廩，躬親勞瘁，惠孚誠感。修學校、繕城郭、治橋梁，六年間，百廢具興。政事餘暇，出其編摩舊業，教授邑中子弟，分考文武鄉闈，得士最盛。嗚呼！當夫吏道龐雜，挾筐篋、營苞苴者，牢固莫破。君以文學進身，一意拊循其民，而練達世務，秩秩就理，不愧漢史所稱以經術潤飾吏事者，謂宜爲當世循良上第也。而君以鬱鬱未克盡行其志，顧太孺人春秋高，就養官

舍，晨昏終不自適，喟然歎曰：“養親必以閑身爲善乎，吾歸矣！”上官留之再三，卒力請，以遂厥志。邑人攀轅號泣，填衢越境。君見太孺人履無恙，扶輿色喜。既抵里門，門人負笈愈衆，坊賈復以選政請，丹鉛稠疊，菽水蕭條，杜門掃軌，心力較疲。戊子秋，侍太孺人疾，晝夜調治，幸復安痊，而君病已中膏肓，一發不支，卒年五十有八。君孝行醇篤，出入必稟太孺人。愛姊妹，恤淵黨，恩禮交至。與人交，必敦信義，讜言規勸，聞者感動。所纂《四書合參》、《春秋講義》，久爲後學津梁。近更編成《明儒大全》，薈萃精審，羽翼聖言，擴充傳注，厥功尤鉅。余自與君同遊端仁吳先生門，既而君來問業於我先君，趨躡文星閣下，對越齊莊，莫之與匹。君公車至京，益以旅館聚首爲樂。及見君治行有聞，閑居不仕，尤歎爲人所難能。而善人君子不得久存於世，嗚呼，可哀也已。元配馬孺人，有淑德，卒於君鄉薦後三載，年三十有七。子五人：孺人出者萬烈，國子生；建業，崑庠生；庶出者萬杰、萬燾、萬煦。女四人：一適歲貢生張大任，一適歲貢生金棟，庶出者一字徐弘謨，一幼未字。萬烈等於康熙四十八年四月癸丑，葬君於長洲縣陳公鄉友字圩之新阡。馬孺人先葬於吳山，重遷以祔君穴。銘曰：

猗藝林之哲匠，孤生偈偈也。世闖媚以爲行，子獨不屑也。學乃入政，非操刀漫割也。志養非祿，惟膳羞之潔也。出處盡道，離塵壙猶一瞥也。有歸其丘原，高而水結也。吾銘此無愧詞，令名沒世不滅也。

寧州知州前翰林院庶吉士張君墓誌銘

古者學之與政，合而爲一。處也有實學，出也有實政。史書所稱循吏，兩漢最盛，多得自經明行修之士。有宋醇儒遞作，若程、朱諸大賢，雖當筮仕小試之地，莫不振興治化，翕服人心，則學與政合

一之明驗也。沿及晚近，濡首帖括，苟期弋獲，一旦莅官臨民，罔知所措，乃使人歎儒者迂疏寡效，而刀筆筐篋之徒得乘間抵隙於其間，可勝歎哉！若我友寧州守張君，爲今日之僅有者也。君諱孝時，字嘉錫，號淪齋。曾祖太學生雅吾公，祖長庠生雲將公，考長庠生贈奉直大夫恣源公，世有隱德。母贈宜人丁氏、吳氏。君兄弟六人，而居其長，德器凝重，言笑不苟，力行孝友。其事親也，存則先意承旨；歿則三年不飲酒，不茹葷，不內寢，守禮惟謹，爲人所難。學問專篤，與叔弟嘉名。君晨夕砥礪，尊師擇友，不屑苟同流俗。既受業於我師端仁吳先生之門，嗣以我先君仁簡公倡教於文星閣下，講居敬窮理之學，君默契信受，歸本於躬行實踐，盡舉先儒語錄，精思窮索，故爲文貫綜經史，根據理要。雖久困童子試，絕不以得失介意。比及游庠，年已三十有八矣。越四年，丁卯舉於鄉。辛未，南宮之試，主司見君七藝醇正，步武先民，策論尤優於理學經濟，幾得元而列第二。殿試二甲，選清書庶吉士，士林無不慶得人也。甲戌，散館外調。戊寅，授樂城令。邑當畿南衝要之區，君莅任，詢民瘼，清驛務。樂有洹河，故道湮塞，歲常水發，民廬漂蕩，歷久弗能濬治。君請於巡撫，設法興修，躬行董役，豪強侵占，靡所瞻顧。閱三月而告成事，并築通津橋梁，俾支流皆匯於洹，而樂之水患遂息。其爲政以興學育才爲務，設義塾，勤月課，彬彬乎弦誦遺風，纔及兩期，時當計吏，巡撫遂登薦剡，上命記名銓曹。未幾，擢知陝之寧州。寧尤邊陲疲瘠，逋賦積至七年，官茲土者席不暇暖以去。君極意拊循，絕科派，減耗羨，告諸上官，請題分年帶徵。旋奉有西巡蠲賦之詔，民困乃甦，君惻然謂寧民曰：“吾寧催科政拙爾，不忍重困吾民也。”每遇春秋刈麥穫稻之期，輒停檄不下；雨暘失叙，出積穀資平糶。州西天池久涸，倡捐緡錢亟疏濬之，民資灌溉之利，歲多岐麥獻瑞者。用刑尤極明慎，疑案立剖。先是在樂日，仿王文成公《社學規條》及呂叔簡先生《刑章八戒》，奉爲法程，至於

寧無改焉。莅任七載，以肺疾乞休，上官慰留再三。堅請，乃得告歸。方擇期啓行，一夜疾作，卒於州署。寧人士攀號思慕，私謚曰文介先生。君生於順治丙戌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以康熙戊子年十二月初二日，得年六十有三。元配贈宜人林氏，繼配贈宜人顧氏。子二：大任，歲貢生；大年，太學生。女三：一適長庠生顧賁生，一適太學生管大彰，一未字。孫男二：肅、肅。余與君同侍端仁先生研席，稱綰髮交。及君從先君游，相與探究正學，資益尤深。君既達，而余自幸我道不孤矣。方欲待君歸來，商量舊業，率迪吾徒，以繼前人志，而今已矣。平生知己，奄忽彫喪，庭館寂寥，形影孤子，能不悲哉？大任既扶喪歸里，急營窀穸，卜吉於吳縣靈巖鄉菜字圩之原，以吳宜人塋壤弗利，先謀遷葬，而君與林宜人、顧宜人祔，屬余書隧中之石。大任忽於今五月病卒，蓋以勞瘁毀也。肅等繼其志而卒事焉。時爲康熙四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余不敢負諾責而爲之銘。銘曰：

學不趨時，邃乎窺洛閩之室；政不阿俗，淳乎登卓魯之籍。家國無忝，行藏無隙。繫吏之良，實儒之碩。乘化以往不憊遺，子從泉下良足悲。楞伽之南寶華陲，幽宮既奠神來歸。後有考者視此詞。

中憲大夫寶慶府知府巖卜顧君墓誌銘

雅園顧先生，既以剛直大節底柱鄉國，而家教行於子弟，最嚴整有法度，以染習流俗爲戒。故歷世四紀，遺澤流長，家聲似續。如其季寶慶君之治蹟循良，行藏完善，固卓卓可稱述也。君諱用霖，字雨若，號巖卜，系出吳丞相禮陵侯後。自七世祖諱昇，居長洲維亭之顧港，以力田、孝弟聞。祖諱所載，邑庠生，贈文林郎，浙江山陰縣知縣。雅園先生諱予咸，順治丁亥進士，歷任吏部考功司員

外。君爲先生第四子，嫡妣陸太恭人，生母金太恭人。君自幼器識沉厚，當先生爲桑梓嬰禍，幾致毀巢破卵之難。童穉即歷艱危，既而失怙復驟，益自勤苦好學，爲文章閎亮有典則。康熙壬戌，禮闈中式，殿試賜進士二甲第八。久之，選四川西充知縣，丁嫡妣憂。服除，入爲禮部儀制司主事，丁生母憂。重補原官，歷祠祭司員外、兵部車駕司郎中。尋陞浙江金華知府，未行掣回，就粵西缺銓例，又停改，補湖廣岳州知府，巡撫薦調寶慶。甫拜命，即引疾致仕歸，二載而歿。君以文儒筮仕，立志皎然潔清，而有精明幹理之材，諳練時務。其在西充也，荒城不及百戶，吏胥止四五人，君召募充役，科條始肅。邑中多逃亡絕戶，竄避糧役，里長任意科斂。君先行保甲，驗明戶田，旋即單騎裹糧，按里稽覈。所至悅服，檢校糧冊，盡得其實，詭避私派之弊遂除。南部民有糾黨劫掠之變，上官將調兵防禦，君曰：“調兵則先擾民，山谷烏合當不日解散。”固請止之，但杖懲其受誘者，令里長收保，竟得安帖。時蜀中清理通省田畝，君上魚鱗冊，巡撫知其才，檄行州縣，視爲式令。君署廣安州，復調覆丈射洪，身兼三篆。廣安距西充六百餘里，終歲馳驅，革供億，清訟獄，境內翕服。州民不戒於火，延燎甚熾，君捐俸賑恤，免其科徭，民尤德之。巡撫薦疏云：“才堪肆應，一塵不染。”比以憂歸，攀轅之衆，號泣載路，肖像勒碑，去思不釋。其在岳州也，當湖南北要衝，地瘠民疲，屬邑遠隔洞庭，呼應多阻。君至，概絕餽遺，禁戢刁訟，惟以詢疾苦、申鄉約、修學校爲務，不忍行一切刻覈之政。各屬所上讞牘，加意平反，俾無冤抑。楚地有黃藤草殺人，民有小忿，服之殞命，君嚴爲禁止。湖南運糧俱至府治并兌，軍民錯雜，盜賊乘間竊發，自君在任，奸宄絕迹。歲旱禱雨，隨車立應。湖陰巉石峻險，舟易覆溺，君潔陳牲醴，籲神以弭厥患，故民之愛戴，一如在西充時。當君任春官署，職司典禮，條議必中窾綮。凡遇磨勘、提調、分校之役，皆以平恕公明見稱朝列。監督南新倉務，釐剔耗蠹，交代

肅清。及在車駕，稽察驛站，勘合律例較嚴。會有晉省遠道處分牽連之案，君爲之保全甚夥，其居官品概，人無間言如此。晚年既調寶慶，方稱湖南沃壤，君竟決策乞身，絕無濡首宦游之戀，此更爲人所難也。君性敦孝友，卜築先生兆域，湖山環拱，規模宏敞，山陰名宦有錄，雅園自叙有注，祇述遺訓，孜孜弗忘。去年初夏，我黨祀先生於虎丘清和書院，君匍匐成禮。越兩月，而病遂革。先是，爲同母弟新會君、庶常君綜攝貲產，經營婚娶，一遵治命，纖悉無爽，周旋親故，禮誼浹洽，寧厚無薄。而居恒言動多中準繩，不屑干時躁進，故能敷歷有聲，清風無改，進退秩如。嗚呼！是謂先生有賢子矣。配宋恭人，文華殿大學士宋文恪公第四女，嫁時猶逮先生之存，孝養兩姑，愛敬兼盡，爲君贊襄，出入能持大體。文恪公姻婭鼎盛，與君逡巡其間，獨以恬謹自安。從宦岳陽，跋涉勞瘁，疽發不治，君故傷悼特甚，宦情彌淡云。君卒於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二日，年六十有四；恭人卒於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年六十有三。子一：爾昌，長庠生，娶宋氏。女四：適太學生樂世璉，廩膳生裘崑，貢生陸探，太學生鄧塏。康熙五十五年九月某日，爾昌奉君與恭人柩，合葬於長洲縣惟字圩之新阡，乃來請銘。余既爲先生入室弟子，復於君有一日之長，痛君歿，而平生師友風義零落幾盡矣，能不爲之握管嗚咽也？夫銘曰：

嵯峨清門，名教羽翼。允矣象賢，纘承靡忒。名揚帝庭，傳經舄奕。學優入官，有倫有脊。爲百里宰，爲二千石。良吏遺風，循理奉職。流波滔滔，罔或蕩激。知止全歸，長貽清白。主饋偕臧，範垂闔閭。同麗高原，龍葱地脉。體魄永寧，千秋真宅。子孫繩繩，綿延世澤。

上杭縣知縣翁林一墓誌銘

漢史《循吏傳》所紀治行高第，皆推本廉平，以經術潤飾吏事

者。故民多從化，生有榮號，死見奉祀。又觀章帝元和詔曰：“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由此言之，固非刀筆者流，一切趨於武健嚴酷所可勝任愉快，而後世則反是。此吏治之所以日壞，而民不得被休養生息之澤也。若上杭令林一翁君，余以為猶有兩漢遺風焉。杭為汀州巖邑，舊稱難治。君平生性行馴謹，絕不矜才炫智。當其銓授是邑也，多以煩曠為之鯁鯁慮者。君莅任，惟以潔己恤民，自矢不移。杭民正賦之外，歲有加派平頭銀八百兩，君曰：“民何以堪？”亟盡革之，民遂大悅。輸賦日，例每由衙胥執簿挾衡，任意勒索，君令納戶自封投櫃，民更便之。杭地連遭旱災，米價湧貴，君請之上官，開倉平糶。其貧不能辦值者，則捐俸給之，全活無算。杭民好訟，乘隙構忿，輒食斷腸草以自殞，株連煽害，君必單騎親行檢勘，真偽立辨，刁風頓息。其以田畝墾隴分爭界域者，亦必躬履其地，而供應陋規，槩與拒絕。民間婚姻失時，議離構訟，君委婉勸諭，為之捐助完聚。貧民死而將暴露者，亦許報名，給之棺殮。又葺城樓以復舊觀，建營房以資防禦，繕南溪橋梁以濟利涉，并嚴行溺女之禁、宰牛之禁、佃丁抗租之禁、牙行包攬侵蝕之禁。興利剔弊，釐然可紀，尤以興行教化為轉移風俗張本。每月朔望，祇謁學宮，宣講《聖諭十六條》，注解成書，頒示鄉堡。立義學於杭城四隅，擇師設教，官給脩脯，生童以時課試，評論甲乙，蒸蒸向風。壬午，分校秋闈，所得士皆寒畯。在任五載，頌聲洋溢四境，謂賢父母，以養以教，德意至渥也。而君心力既殫，病遂不起。卒之日，杭之市肆山村，無不咨嗟流涕，釀賻金，助歸櫬，呈請所司從祀名宦。嗚呼，此豈可強而致者哉？今天下民生況瘁矣，司牧者不以民之父母自待，而民惟恐其戕我也。使得如君者，羅列於城社間，庶幾瘡痍可以甦息。惜乎不得大展其用也！君諱大中，字林一，蘇州常熟人，中康熙丁巳順天舉人，為余所得士。丁丑成進士，賜第二甲出身，以辛巳年選上杭縣知縣。曾祖諱拱臣，祖諱萬春，皆贈

中大夫。父諱長庸，順治丁亥進士，累任河南布政使司參政，分守河南道。妣王淑人，大參公宦迹清介，晚年致政家居，食貧宴和。君淬厲學問，湛深經術，不屑爲俗下浮靡之習，飢驅四方，備嘗艱苦。及從兄鐵庵公既貴，君在京師適館課徒，亦絕不向朱門干謁。故鉅公之倡導聲氣者，落落不與推挽，且曰：“此固不識時務者爾！”自君薦賢書，遲回二十年，卒博一第，憊綦甚矣。而君喜愠終不形於言色，及其一行作吏，獨能實心實政，獲信於民如此，此足以見華士虛聲之不足尚，而樸誠簡嘿者未必不爲國家保惠黎元之一助。余故不得不爲之闡幽表微，以爲可附於兩漢循吏之後者，如君固無愧也。君卒於康熙丙戌年某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五，配某孺人。子三人：偉，國學生；倓、倓。女若干人，適某某。孫四人：汝弼、汝爲、汝霖、汝翼。偉等卜吉於某鄉某字圩，以某年某月某日葬。銘曰：

維學與仕，合軌斯良。謹身率先，視民如傷。醇儒立志，體用偕臧。何彼俗吏，繭絲皇皇。脂膏朘削，乃實筮筐。波靡日甚，誰飭官常。有賢司牧，稱自上杭。藉藉遺愛，視昔桐鄉。何以致之，政績允彰。曰廉曰惠，無怠無荒。鞠躬盡瘁，令名則長。新封叶卜，鬱乎高岡。吾作斯銘，徵信無忘。宜爾子孫，永誌烝嘗。

高郵州學正吳慎旃墓誌銘

孔門之教，首尚中行，而次及於狂狷。蓋以人材之生如狂狷，不無所偏，而苟得至人爲之依歸，則裁成造就，馴至於粹精之域，終不得以偏名之，足爲雷同附和淺淺之儒之砥柱焉。後世教衰學敝，苟於千百人之中有一矯然自拔於塵埃之外者，往往探幽鉤隱，翫心曠渺，而不屑循循於中庸之道。此固有所激而然，亦終不得大展其所用。竊歎夫造物成材，互有升降之會也。吾友慎旃吳君，生秉奇

邁之氣，童時操管角藝，輒爲先輩驚服。而立志卓犖，視世俗驚聲氣、泥帖括以資進取者，蔑如也。性好博聞強識，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軍法、水利諸書，靡不研索原委，瞭如指掌。亦究心理學宗派，於濂溪、明道、象山、白沙、姚江之傳，默有心得。故爲文吐棄糟粕，疏瀹性靈，投之所向，無不穎脫而出。既爲諸生，旋以選貢入成均，中康熙乙卯順天鄉試，一時加以殊尤絕類之目。嗣是三應禮闈，主司有與君爲親故密邇者，君堅以詭遇爲耻，故無從物色之。無何，竟謝公車，超然有出世之思矣。閑居掩關，專心佛學，哀集藏經宗乘，繙閱禮誦，日無虛晷，獨居外寢，屏除葷酒，勞形苦志，幾與緇衲爲伍。如是者既數年，會部牒至，授秦郵學正。君自謂寒糶棲托，雖仕猶隱也。及之任，修學宮，賑饑黎，兢兢奉職。突遭同官匪類告訐傾險，君乃逆來順受，鬱抑致疾以歿。時則家人遠離，惟一二生徒相視，易箕神清語朗，絕無繫戀於死生之際，固具平時神明祛練而然也。嗚呼，以君之才，豈不負大有爲之志，欲比蹤於古之豪傑者耶？乃遊思方外，韜光晦迹，豈非勘徹世味之淆濁，而舍彼取此者耶？抑謂諸相既空，而客塵煩惱，任數乘除，究竟去來無礙者耶？此吾所以推君爲狂狷之流，而人第以逃禪目之，不禁爲造物之成材者致惜也。君諱諶，號後覺居士，系出吳泰伯後。曾祖諱之佳，刑科給事中，建言削籍，贈太僕少卿。祖諱承科，太學生，贈戶科給事中。父諱适，兵科右給事中。前母申孺人，母顧孺人，配宋孺人。子男三人：衡，歲貢生，通州儒學訓導；華、泰，俱前卒。女二人，孫男三人。君卒於康熙甲申三月二十三日，得年五十有八。以乙酉十二月葬於長洲縣十五圖射墩之新阡，衡請余爲隧中之詞。維余同里世好，總丱以來，追隨藝林，而君與伯兄景南、叔兄羽斯一門競爽，余每目懾而心折焉。暨余謝病歸田，君遂以把臂入林爲喜，招致比鄰，靜坐清談，一洗往時文酒氣習，最浹洽也。比君有秦郵之役，余擬諷阻而未得，悵悵有離索之感。歲月彈指，幽明契闊，

可勝慨歎也夫！銘曰：

君爲我言，浮生旅客。儒耶佛耶，誰分畛域。心學光明，薪傳脉脉。龍溪近溪，豈曰堅僻。世乃皮相，紛紜襞績。我固知君，聲大若驥。倡導無時，風光闐寂。聞道可死，廓然朝夕。決疣潰癰，端倪莫測。桑戶反真，視茲幽宅。

南响文稿卷九

墓誌銘

寧遠知縣瞻菴倪君墓誌銘

余於康熙壬子秋，識梁溪同年倪君，望其容貌，溫溫莊莊，信爲篤厚醇謹之君子也。每當計偕至燕臺，必與聚處歡洽。乃君竟不獲一第，筮仕荒邑，政聲方起，溘焉捐館。迄今迢迢二十年所，令子宏祚踵門來告，曰：“先人葬地，遲久始得吉卜。惟藉譜誼，乞爲銘詞。”余按，行略中件繫君之嘉言懿蹟，實詳且核，知其材智能通知父志者，謹直叙之，曰：君諱金書，字京武，號瞻菴。倪氏出春秋邾庶子，封於郕，因爲氏，後易郕爲倪。自西漢御史大夫寬以經術顯，代有名臣。南宋吳郡監丞子雲，始遷於錫。元末高士雲林先生，數傳至怡園公諱扶，爲君曾祖。是生仲怡公，諱友志，爲君祖，學行卓越，載在孫文介公所撰《墓誌》。君父伯玉公，諱應瑗；母錢孺人，出吳越武肅王裔。紹承世德，隱居高士故里祇陀村，力田讀書，敦誠抱樸，生二子，君居次。會家道中落，命伯子黽勉治生；以君資稟明敏，克興儒業，延禮名師，講藝勤拳。君奮志揣摩，爲文日工。鄉薦時，伯玉公見之，喜慰其夙願也。君事父母至孝，晨昏定省，靡不先意承志。癸丑下第歸，伯玉公已病，君竭力調治，嚙指剜肉，卒弗救。苦由中，毀瘠幾殆。錢孺人相繼成病，君晝夜匍匐牀第，閱二

載如一日，及時襄事，威易兼備。事伯兄亦洗腆致敬，謂非兄獨任家秉，何能自力於學也？至若任恤宗族，孚信友朋，凡遇利濟鄉里之事，樂施不吝。余同門雲翎馬君樂善最篤，每稱君爲同志焉。君初試南宮，卷爲本房深賞，既薦復落。服闋後，遞赴公車不售。丙子就選湖廣永州寧遠知縣，時君年已踰艾，不得已而一行作吏，人皆以小試惜之。寧遠山區險峻，土瘠而民悍，夙號難治。君甫莅任，知前此徵收錢糧私耗幾與正供等，故懸欠纍纍，因減去十之七，即以補耗之三，完抵逋額，民稍慶更生矣。學宮荒廢，亟捐囊金修葺殿廡。時集士子品題甲乙，雍雍然教化興起。更慮俗多鬪訟，勸戒諄篤，不忍輕加鞭扑。山中有唐、張二姓，族衆丁強，結黨成讎，告訐毒害無虛日。君思積誠以感動之，乃爲椎牛釀酒，召兩姓數百人至堂下，流涕婉諭曰：“明有刑罰，幽有果報，與其兩敗俱傷，何若今日聽官長言，消釋宿釁爲善？有酒在尊，有肉在彀。此吾一片好生苦心也。”衆遂相視，泫然汗下，皆擊額瀝誓而去。邑中凶慝殺人，官不窮治，每致漏網。時有九嶷司防兵晝夜被殺，不得賊名，君曰：“若是何以報冤魂、戢奸慝耶？”因齋宿城隍廟，祈示感應，果獲賊劉榮，一訊伏辜。虞舜陵在寧界內，每遇朝廷遣官修祭，例派民間公費三千兩，苛擾滋困，君曰：“無庸，止派一千兩足矣。”衆咸惴慄，竟得節縮。竣事，使臣始知瘠地，亦無呵譴。永州緝獲私鹽，即援奸商私販重律，實係貧民迫於飢寒，負擔營生耳。君凡遇拿解，概行責放，全活甚夥。於是，民皆樂得賢父母。無何，以病卒於署。閭巷環泣，哀音載路不絕，贈賻以資歸櫬，白衣冠走送者千里不絕。嗚呼！非君之爲政恩義交盡，烏能感格民心如此哉？君卒於康熙戊寅正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七。配闕孺人，文學楚培公女，幼侍父母以孝稱。于歸後，善事舅姑，贊助耕織，躬親拮据，不以纖毫俗務，分夫子下帷志，睦妯娌，恤臧獲，內外無不宜之。及其視疾堂上，服三年喪，尤極勞瘁，卒於康熙乙丑六月初十日，年四十有二。繼配華孺人，文學子先公女，才識

明達，善撫前室子女，均如己出，經營婚嫁，殫心盡力。其從任寧遠也，苦守鹽，相勸廉介。君歿而補苴帑項，典棄釵釧，銜痛歸里，重理故產，綢繆戶牖，漸得寧居，皆其勤儉所致，尤爲閭閻所難。卒於康熙辛卯十二月十三日，年四十有八。男子六：宏祚，歲貢生、教習、候選知縣；振祚，國學生；隆祚，國學生；昌祚、興祚、謙祚。女子二：適國學生朱銘庠、華紘。孫男五：士棫、士樸、文杞、文梓、用霖。孫女十四。康熙丁酉十二月十六日，宏祚等奉君與兩孺人柩，合葬於芙蓉山之新阡，與高士墓麓相望云。余惟晚近以來，儒行浮夸，吏道龐雜，往古仁人長者之概，不可多覩矣。如君之修於家則敦孝友，居於官則懋循良，而位與年皆不得厚膺其報，可勝慨哉！然齋於身者，終必豐於後。即今之先疇無改，舊德猶存，克家之子將廓此未竟之緒，而足增光九京者，固可券也。銘曰：

孝廉作宰追淳風，文學政事淑厥躬。天不憖遺世所恫，歲時荏苒成堂封。白雲之鄉青芙蓉，峰環水匯形豐隆。有兩淑媛偕相從，永綏奕禩祥光融。鹿鳴舊會我則同，摛詞徵信藏幽宮。

表兄施帶士墓誌銘

兄之歿也，余爲挽詞一篇，道其生平梗概頗悉，期以葬日爲之銘。迄今六載，兩孤奉柩，既厝荒阡，久弗克葬，余爲置壙中磚，并乞賻助，草草襄事，臨穴視窆，固未遑勒詞納隧也。而余弗敢爽心許之約，以負兄於九原，因爲之誌，曰：兄諱廷錦，字帶士，號東柯，余外王父文林郎益王府審理仰思公諱弘德兄之祖也。考賣錫公，諱孝先，吳庠生，爲余三舅氏，生子三，兄爲長。幼稟穎秀，專志向學，舅氏親爲指授，蔚然成章，年十七補吳庠生。遊泮之日，余年方奉雉，猶記從先安人一往觀焉。是時，舅氏家道稍裕，旋即遘疾以歿。兄既罹孤苦，黽勉成立，而所遺汙萊，頻歲荒棄，賦役不支，日

就窘縮，惟以授徒糊口。爲文章，根據理要，摹仿先正，視時趨浮靡之習蔑如也。兼於經史原委，釐晰貫通，旁及四六駢麗諸體，尤爲藝林鼓吹。詩雖不多作，間有感興，輒得古人遺韻。屢踏省門弗利，年既艾，始食餼於庠。會我先君就文星閣下督課門弟子，君從遊於少俊間，若忘年契。每一藝成，閱者必擊節折服，謂終當讓之出一頭地。又歷試久之，弗利如故，鬱鬱成疾，尚未忍謝去舉子業，伏枕呻吟，時時作八股語。嗚呼！其可哀也已。兄雖淪落不偶，而品行修潔，未嘗以貧故含耻，俯仰於人；亦不願馳騁名場，揚揚恃才自詡：二者尤爲流俗所難。而扼抑諸生中五十餘年，竟不得少伸其志氣。太史公致疑於天道之是非，良有以哉！君視余十年以長，余自童年喪我先安人，兄弟相見，色黯情傷。兄與稼村兄，蚤爲文壇翹楚。當余就試時，追步後塵，自分學殖固陋，大有愧於兄也。兄晚年值余退歸草堂，每過必談論古今，流連終日，若有依依不舍者。未幾而兄病，遂弗起。余所以哭之哀，且過時追感必欲及後死之身，送兄入地也。兄卒於康熙癸未年八月十七日，距生於明崇禎甲戌年十月初六日，得年七十。原配郭氏、繼配盧氏。子四：元淳先卒，元瀛，元涵，元渤殤。女一，適華元美。孫五人。葬在吳山某字圩舅氏墓次，時爲康熙戊子年閏三月二十日。銘曰：

臨濮衍宗，流傳洙泗。趾美漢京，石渠講肄。代有哲匠，靈光獨巋。經明行修，舅氏昆弟。君乃克肖，博聞強記。溫溫莊莊，廉隅是毖。制科失之，士林長喟。淺土一坏，桐棺永闕。薄葬稱達，古人寓意。冥冥解弢，歸魄於地。我作斯銘，濡以殘淚。

蔣善彰墓誌銘

余方成童時，城南文社特盛，蔣子宣臣實爲倡首。有弟善彰，年與余相埒，翩翩然來詣壇坫，弱不勝衣。爲文風姿雋朗，迴脫塵

粹。疇三宋先生，與先君子同司月旦，輒爲賞譽，曰：“蔣氏有二難矣。”既而，雅園顧先生召集郡城之與童子科者，糊名校課，親題甲乙，善彰亦得拔前茅，於是名噪甚。而余獨樂其爲人篤於孝友，胸懷坦易，不設城府，即之藹然可親。善彰亦喜余樸直，虛懷參質，風雨周旋，依依不舍也。久之，善彰始補博士弟子，余猶困於諸生，復爲里中會業。宣臣與善彰往來無間，每至燭炮酒酣，歌呼歡甚。自余羈宦京邸，離索踰時，善彰郵書至，則曰：“孜孜爲善，乃遇合感應之由。”余深服其言，獨異流俗，故念之益摯，謂爲吾黨同志助者，必善彰也。及余省覲南還，與善彰相慰勞，善彰已食餼於庠，而素有羸疾，又艱於育嗣，鬱抑不自得，無復往時揣摩進取之意。余再之京，別不幾年，善彰遂以病歿。聞其蓋棺時，同學諸子來視含斂，皆痛哭而去，足以徵其素行孚於朋友矣。善彰諱聲，卒於康熙戊辰年六月九日，享年四十有四。蔣氏先世居甫里，爲科第望族。少參魯山公、孝廉成吾公、公鼎公、公鳴公，皆其從祖行。祖諱鉉，明季薦舉賢良，未仕。考諱曾汶，庠生。娶管氏，孝廉子韋公孫女，溫和儉約，能相夫子，以肅家政，家人悉稱其賢，亦時嬰沉疴，後善彰六年而卒。遺命以伯兒子承章爲嗣，國學生。孫三：心逸、學敏、德懋。今癸未三月癸酉，合葬於吳縣蒸山之麓，與先塋相望。余自憫善彰之亡，竊憶交舊中，文行淳淑如若人者，何可多得？設天假之年，豈不足以繼家聲、有聞於時哉？而命實限之，爲可悲也！今宣臣與余垂垂老矣，相與追維曩昔兄弟友朋之感，纏綿靡釋。余因爲誌其墓，以道夫生死聚散，情猶脉脉云。銘曰：

温温仲子，如玉韞匱。未顯其光，而壽何促？伉儷同歸，蒸山之麓。體魄永寧，烝嘗似續。勒茲銘詞，用徵式穀。

洞庭嚴氏兩世墓誌銘

余聞洞庭東山嚴氏，當前明弘治間以甲科起家，稱良二千石爲

芥舟公諱經。其子孫繁衍，家業隆起，蓋山中望族也。余閑居杜門，遊迹稀簡，山中知交落落。今年夏，有踵門來謁者，爲芥舟公裔孫明，以將葬其祖父母與其父母，乞爲之銘。因陳其所述兩世行實以告，曰：“明蓋孤子，又孤孫也。生八歲，喪我祖汝敷公，同時喪我父勸臣公。及十四歲，又喪我母。鬢鬢稚齒，弗獲稔知吾祖、吾父之生平懿行，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茲之所述，得自叔祖瑞侯公之訓授略詳。痛念兩世荒殯，多歷年所，過時而不能葬，日夜用疚於厥心。今始經營片壤，惴惴焉弗克表彰幽隱爲懼，故敢瀝誠以請。”余視其色黯然，察其情悱然，閱其辭又亶然足感也，何忍重違其意？因按其述而銘之，曰：嚴氏，籍系汴梁，宋南渡時始卜居洞庭東山，至芥舟公而世益顯。汝敷翁諱寬。祖慕山翁；祖妣周孺人，以節聞。考曙陽翁，妣周孺人。翁生而穎異，屏絕羣兒嬉戲。善摹古楷，工舉子業，上下經史百家，不屑屑步趨時習。補博士弟子，試輒冠軍。官詹徐文靖公識爲異才，招致門下，與其嗣俟齋孝廉雅相善。方磊落負大志，會運際陽九，滄桑變更，謝去鬢籍，隱居養母，角巾野服，遁迹於山巔水滙之間。性長厚，亦嚴正自持。嘗有祖業，爲典守者蕩棄，將指屋似償，翁弗忍也，還券而置之。遇里中事，或不平，必義形於色，人多懾服。晚年就館朱氏，貴胄弗馴，獨能董以禮法，時稱良師焉。卒以康熙己酉六月二十六日，得年六十有二。配慎孺人，孝事舅姑，贊助喪葬最力，先翁十年卒，爲順治己亥八月十三日，得年五十有二。子一，兆行，即勸臣；女二，適周鴻業、朱安世。勸臣君，固以毀卒者也。君賦質淳良，少思以文業奮。因親老家貧，乃棄帖括，謀生殖，以供高堂養。娶葉孺人，出自素封，能親操井臼，仰瞻甘旨。汝敷翁垂老林居愛客，實賴子婦以娛朝夕。比翁病歿，君號泣隕絕，日進溢米，越三月遂卒。孺人痛嬰兩喪，鞠育藐孤，荼苦最酷，兼以嫁小姑，償積負，傾筭倒篋，睚勉有無，困瘁遘疾。將革時，悲不及見明之成立，諄諄誥誡，言盡乃絕。

君卒於康熙辛亥五月十三日，得年二十有五。孺人卒於康熙丙辰八月十三日，得年三十有二。子二：明娶朱氏，祖武出嗣。女一，適朱鎬。孫二：學陵、學顏；孫女一。以今庚辰九月朔庚寅，合葬於查灣長泉山麓之新阡。蓋汝敷翁在日，愛查灣山水之勝，思卜兆於此，而葉孺人臨歿述以囑明勿忘祖命者。余觀洞庭爲東南山澤之饒，其土風習俗，大都挾貲殖產、趨鶩榮利以相焜耀。而砥礪志行，皎皎隱淪高致，何可多得？若汝敷翁者，豈非矯語巖穴不與儕俗偶者哉？至於春秋書子野之卒，特具月日，憫其毀也，非必以滅性爲譏也。則死孝之戚，勸臣君亦有焉。嗚呼！是可以銘也已。銘曰：

具區東匯，層巒疊岡。臞儒偶出，豹隱鴻翔。翛然高蹈，逸民頡頏。有子志養，竟以毀亡。嫠緯誰恤，九原盡傷。茲丘叶卜，遺言勿忘。橋高梓俯，鬱蔥相望。宜爾子孫，體魄永藏。循良遺澤，奕禩其昌。

席文遠墓誌銘

君諱啓疆，字文遠，號牟山，前太僕少卿香林公叔子也。香林公淳德稱於一時，禦災捍患，功在鄉國。於是，洞庭之濱，翕然若庚桑子之居畏壘，爲人尸祝焉。其宗族交游，聲名意氣之盛，亦足雄比千乘，焜耀相望矣。顧生於饒厄之地，能厚自修飭，敦本勤務，巖然有克家譽，爲一門最者，則必推君。君素從鳩峯陸先生遊。鳩峯爲余師圭峯先生兄，與余交甚故，嘗稱述君行誼不置。比君歿，孤某等持狀來，乞余書其隧石。按，其排纘事行，詞簡而核，情隱而惻，不欲似世俗諛墓夸言相尚者。余乃諾其請，而弗敢有溢於狀所云也。狀言君之篤於孝友也，年未冠，香林公歿，伯兄文育君早世，仲兄文輿君抱疴不出，季弟文夏君宦京師，中更大母、嫡母及兄嫂喪，靡不竭誠盡禮。生母在堂，色養交至焉。君之敦於氣誼也，香

林公既立義塾，以教族人子弟之貧者，君更增創其一。又給公田，置善藥，施纊助楛，焚券傾囊，急人患難，好行其德，所在多有焉。君之虛己好賢也，賢豪投分，戶屢相錯，晨夕晉接，飲食與共。而慕詩書，爛文藝，由於天性。自以遭家多故，廢舉業家言，厚望諸子奮勵有成，招尋師友，窮年兀兀，久而無倦焉。凡君生平梗槩，不乘名於皦皦，不墮行於冥冥者，大率類此。而狀又言君致病之由，蓋有焦灼於中者。自世產均析後，滄桑代易，饑穰時仍，居積聚散，盈絀無常，往往奸宄構釁，駕風煽焰，株連訟牘；而又大度慷慨，出納瑣屑，耻事綜核，筦庫所寄，蠹蝕潛滋，及乎利源漸涸，輒復辜恩反噬，以故偶遇痼疾，勢非弗治而遂鬱拂以歿。歿時年止四十有七。此諸孤之所以銜恨終天，而欲表揚令名，以稍紓無窮之痛者也。嗟乎！如君之才之志，使得乘時有爲，則與香林公設施幹濟之蹟，豈不後先量量哉？而天則已室之矣。嘗觀太史公云：“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令後世得以觀擇焉。”蓋其權於本末奇正之道，心思才智固有什伯尋常萬萬者，而君特好語仁義，曾無異於巖穴束躬之士，又豈屑以太史公稱道諸家引爲流亞歟？君以太學生，考授知縣，候補府同知，敕贈文林郎、兵馬司副指揮。卒於康熙乙丑六月十二日。曾祖諱洙，祖諱端攀。父香林公諱本禎，由中書晉太僕少卿。嫡母吳淑人，生母某孺人，配陸宜人。子男五：永勛，授兵馬司副指揮，嗣世父後；永勛，考授州同知；永年、永綏。女二。孫男六，孫女二。以今乙亥某月某日葬於俞塢之新阡。銘曰：

莫釐峰下，有巋其丘。君來歸止，佳氣烝浮。惟君嫩行，躬未厚酬。蘊而積之，後昆蒙休。鏤茲片石，鞏固千秋。

吳懋叔墓誌銘

新安有孝子曰吳翁爾世，以遺腹子起家維揚，爲節母胡太君導

揚志行，聞於四方賢達間，卒以死孝聞。有二子，長諱承勛，字銘卣；次即君，諱承勵，字懋叔，生有穎質，儀貌豐偉，甫七齡而翁歿。君與伯兄寢苦枕卣，哀慟如成人。事母程孺人，出入稟承顏色惟謹。伯兄蚤歲以明經薦，壯志未伸，淹鬱成疾，君爲之侍牀簀、調湯藥者，數月靡懈。既歿，而神枯形悴，此其至性過人矣。君既恫念父兄早世，門祚伶仃，益思砥勵奮迹，爲存歿顯揚之藉。會當功令，得以入貲拜爵，旁觀者相率聳與，謂朱紫可旦夕掇取也。君昂首謝曰：“若何知吾志？”一意研尋舉子業。簾閣清閑，哀集圖史，揮洒翰墨。遇端人高士輒能折節致敬，仍如翁在時。其歸葬節母於新安也，竭誠備禮，感動行路，因作《邗江別意圖》以見志。又舉節孝贈言，重訂若干卷，曰：“此先人終身之慕也。”自余北上公車，家羨門叔爲道翁之賢，因識銘卣。暨銘卣歿，而識君。先君送余補職赴京，來至江干，方講洛閩學，君聳然觀聽，若有深契，遂執弟子禮。先君假館留連，喜其氣誼誠篤也。至其樂善好施，如置冢給樁、育嬰救生、積穀諸事，往往仗助毋後。猶憶先君晚年以文星閣頂復毀，募修徬徨，君立出五十金，得以庀事，其爲人所難蓋如此。曾一至京師，顧念程孺人春秋高，遄歸子舍，撫視兄子，教養綢繆，心力畢瘁。無何，長姪病夭，中腸銜痛，忽忽不自得。一旦從吳門遭寒疾，歸遂不起，卒於康熙三十年十月二十日，年止三十。配汪孺人，州佐崙發公女，嘗割股以療父疾。既歸君，孝於姑，敬於妯，家人無不宜之。君歿後，鞠育諸孤，艱難勞動者十年，遂得弱疾，卒於康熙四十年十月初二日，年四十有一。子男子三，與橋、以仁、夢鶴。女子子三，適巴士達、閔志貴、黃熙。孫男二，孫女一。其先世宗系，具載家羨門叔爲翁《墓誌》中。嗚呼！自君之歿，迄今十有六年。余每數生平交游輩，求其磊落敦古如君者，何能易得？設天假之年，其所樹立固未可以尋常劑量，而摧折之速如此。當先君歿後，君過墓廬，焚芻酌酒，視余悲不自勝。及余曾宿君齋，輒出先君留

題遺墨，展卷涕零，情景如昨。今以校詩之役，留滯經年，登其堂，思其人，能無百端交集之感哉？與橋等先後奉君與孺人之柩，權厝新安祖塋。今將卜地於某鄉某字圩，俟吉合窆，屬余爲隧中之詞。此固余心所不能自己者，乃爲之序，而系以銘。銘曰：

孝子之家，貽謀克似。西漢衍流，邗江之涘。英英矯矯，閔茲仲氏。俗之姱兮，斯人逝矣。胥眩輕肥，誰消吝鄙。長夜冥冥，游更星紀。德耦從之，故山歸止。吾作銘章，爲告奕祀。鬱久終昌，祚爾孫子。

袁府君墓誌銘

余昔在家塾時，即聞府君文名藉甚，見其遊庠冠軍之牘，勃窣理窟，儼若宿儒。洎余出就同人文會，雖與府君先後問業於雅園顧先生、端仁吳先生，而府君遭奏銷厄，不及交臂操觚也。府君後游北雍，復以數奇弗售。中年棲息里門，授經課徒。會余移疾閑居，率令子紹湯來從余游，得通歲時聞問，而府君壽幾大耋，爲霜林之碩果矣。府君歿，紹湯遵遺命，祔葬於貞山祖塋之次。因排纂事狀，請余爲銘。府君諱埴，更名慶元，字安吉，號敬齋，先世出東漢司徒邵公苗裔。越宋南渡，遷籍於吳。明初，袁氏有福安、福實二公分支。實公後，爲六俊兄弟。安公後，至嘉靖辛卯舉人，兩任富陽、新安知縣盤，是生府君高祖曾，鄉貢士，歷任南寧府通判。曾祖孟陽，歲貢士，薦舉固辭，卒贈翰林院待詔。祖宗範，諸生。本生考日章，嗣考曜，皆諸生。本生妣凌孺人，嗣妣唐孺人、金孺人。府君有伯兄渭，生而晝夜啼哭，及府君生，哭遂止，同氣篤愛，倍於恒情，穎敏嗜學，有二難競爽之目。時則吳門先輩主盟壇壝，府君爲既庭宋先生入室弟子。巡方四川李公風聲峻肅，親試合郡儒童，拔府君居首，學使試亦如之，翕然稱高材生。伯兄方中庚子南闈副榜，無

何而錢糧奏銷之案起，均被罣誤，不得伸其銳厲之氣，扼抑甚矣。久之，始援例入成均。既與京兆秋闈者再，壬子之役，府君卷已呈薦，忽被污損復落。是時，府君硯席素交，曾經摧挫旋得知遇特達者接踵相望。如府君之夙譽，若復濡迹京華，延緣聲援，豈不終能博取科第者哉？而獨自安義命，決策南歸，省侍庭闈，遂丁內外兩艱，不復營心進取。雖當仕路廣開之會，淡然不屑小試，固爲人所難也。平生天性孝友，在襁褓便喜讀古孝子傳，年十五割股和湯療母血疾。居喪，既葬，廬墓三載。嗣考妣絕無遺產，爲之送往事居，無不盡禮。伯兄歿後，撫孤尤篤。與人交，務敦信義，周恤宗黨無少繫吝。亦善審度事理，代謀必忠，以故倚爲師友者，久而彌敬。帖括之外，留意時務，如吳下均田均役、官收官兌之法，皆與陳條議，更著《治支河說》，開濬夾浦塘，其存心利濟，具見一斑。晚年好讀宋儒諸書，嘗訓子弟曰：“讀書不專爲進取計，望其爲正士而已。”論及詩歌，則曰：“慎勿玩物喪志。”皆卓乎造道之言。紹湯奉教惟謹，晨昏將養，幹理門戶，稱克家子，府君因得優游就閒，全其天年而無遺憾。臨逝自謂：“今日全歸以見先人於地下。”又囑紹湯曰：“勿作佛事，勿效世俗治喪宴客，即以吾向年廬墓處爲安窀窆，仍與伯兄並列昭穆。”其神明澄湛，殆由恬養有素，到此徵驗而然也。時爲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享年七十有九。元配金孺人；繼宋孺人，即既庭先生女，有淑德。子一，紹湯，歲貢生。女四，皆適仕族。孫五：潤、汾，皆太學生；湛、洵、泌。曾孫一，模。葬以康熙五十五年某月某日。銘曰：

士競榮遇，始稱聞人。曷如古彥，履素還淳。府君之才，實千里驥。困於鹽車，中途息轡。壯心頓已，儒修未泯。豈須華組，汨沒緇塵。保有遐齡，歿寧存順。高壟歸藏，孝思攸蘊。喬高梓俯，奕葉連枝。世衍其澤，券諸銘詞。

立亭江君墓誌銘

余見新安江氏，有《濟陽家傳》一編，載其先世行誼。凡歷五傳，始自桂軒公，以下及仁齋公、玉標公、天胤公、之白公，皆以惇德懋行，繩繩似續，有古長者風，心竊歎慕焉。其集是《傳》而表彰之者，則之白公長子立亭君也。君既歿，其孤排纂事狀，請余爲銘其墓，余因樂爲稱道之。君諱文樂，字維滋，號立亭，系出濟陽遷徽州休寧之梅田後，復來遷於蘇，因隸長洲籍。君天性篤孝，童齡善事父母。父病，焚香籲天，割股和藥，沉疴以起。居喪，致哀三年，茹蔬斷酒，不以毀瘠中輟。相度窵窳，親營畚鍤，寢穴溫土者累夕，赤蛇、蜈蚣蟠伏其下，竟不爲害。葬既畢，每遇父母生辰，必率子弟詣墓展祭，無間風雨，數十年如一日也。君又念新安上世祠墓瞻省久曠，往修祀事，聚族言歡，并以曾祖妣汪孺人柩權厝歲久，剋期營葬，報本追遠，意肫如也。君有兩弟，撫愛至深。遇其疾疹，躬親調治，延師督課。既而，兩弟以治生爲業，君自肩門戶之任，家道隆隆起，終不以私財自蓄。優恤妹家，歲有常供。甥某遭陷冤獄，竭力援救，以免其難。嘗訓諸子曰：“力行孝弟，堅守儉樸，養善念，成善事。遇上等人說性理，遇下等人說因果。觸處類推，便是好人矣！”早年雅好《詩》、《書》，思以儒業自奮，後因進取艱阻，乃援例入參撫幕。辦事有年，當道皆識其誠謹。既試銓曹，授職，終不屑就銓而歸。惟於鄉里間好行其德。往歲子丑之交，旱澇奇荒，上官亟懸購粟賑饑之令，君捐貲最多，義聲傳播，首被獎勸。他若製藥、育嬰、置冢、瘞骼，及襄贊西郭普濟堂中事宜，纍纍不可枚舉。而又見義必爲，絕無怛怯瑟縮之態。當儀封張中丞、滄州陳郡侯後先罷任，時君涕泣霑襟，晨昏露禱，匍匐寓館，候問絡繹。或有懼以危禍者，毅然弗顧，其爲人所難如此。歿之日，神明湛然，言不及私。時爲康熙甲午七月某日，得年六十有四。配顧孺人、側室某氏。男子十

二人：王鳳，歲貢生；承熹，考授州同；景曾，錢塘庠生；隆，國學生；承燕、承熊、承勳、景帆，庠生；承點、燿、承黨、承燾。女子八人，適某某。孫男二十一人，曾孫男一人。葬以康熙乙未十二月某日，在吳縣十九都常字圩新阡。余嘗慨風俗澆漓，人心淪替，雖在秉禮尚義之家，曾不一再傳，而先訓蕩然，蔑知遵守，甚至爭利則悉銖錙，挾詐則操筐篋，誇張靡麗以爲閭巷光寵，而古道不可復問矣！若君之行誼，洵與五世傳中遺範繼承無墜，而足以垂裕子孫者又豈有艾與！銘曰：

務華絕根俗乃傷，惟孝惟弟仁之方。如君爲善於一鄉，遁追前徽思無忘。宜爾後嗣熾且昌，萬峰蜿蜒環幽堂。龍蔥佳氣遙相望，貞石不磨儲輝光。

生 壙 誌^①

余見古人自撰墓誌頗多，心竊慕之。自問德薄能鮮，若更乞言於作者之手，粉飾具文，益滋慚悚。康熙辛巳冬，卜壽藏於銅井山岡，即構壙存笥，時年五十有七。越六十，又七十，家事既傳，日月逾邁，此生行藏梗概，料檢具定，因復略加綴次，授諸子孫，俟異日刻石安置。誌曰：彭姓，定求名，勤止字，訪濂號，又曰復初學人、南畝老人。先世原籍江西清江縣，前明洪武初從征來蘇，至五世祖南窗公，隱德遐壽，名輩推重。高王父嘉靖辛酉孝廉梧山公。曾王父萬曆丙辰進士，蓼蔚公。王父崇禎貢士敬輿公；王母蔡孺人。考皇清順治己亥進士，知廣東長寧縣，歷封翰林修撰、國子司業雲客公，妣施安人繼妣袁安人。余生於順治乙酉五月九日，王師方傳檄江南，城居震動，先妣分娩三日，倉皇裹兒，避兵於曾王父岫里墓旁丙舍，備嘗危苦。先妣遂嬰羸疾，至戊戌而歿，定求僅十四齡也。先君以試事留京師，久依王父母，以育以教。辛丑，補長洲弟子員，時

鄉先達考功顧先生亟加獎許，業師圭庵陸先生、疇三宋先生、敬生吳先生，啓益最深。三躅省闈弗利。先君遠任粵東小邑，慈惠得民，郡守貪壑未遂，遭誣去官。定求在家侍養王母。庚戌殘臘，聞難急赴，栖羊城數月。事白，同歸。攀嶺涉江，脫迹顛沛，父子猶得破涕爲歡也。壬子，中江南鄉試，癸丑，會試筆誤，邁返。甲寅中秋，忽遇文昌玉局真官，口鶯宣示丙辰榜信，聞者皆疑且誚。暨南宮首薦，殿試又蒙皇上親拔諸首，果符神語云。初授翰林修撰。會丁巳復行鄉試，余欲引避弗果。事例紛錯，致以鑄級留任。自此困心衡慮，歸嚮宋明大儒諸書，宦情頓淡。庚申，請急歸覲。先君方授徒講學，戒以絕干謁，息燕遊，如向年入塾時而已。壬戌，先君趨之服官。乙丑春正月，御試翰詹諸臣於保和殿。翼日，又覆試十一人於乾清宮，俱蒙睿賞，命充日講起居注官，纂修《兩朝聖訓》，分撰《春秋講章》。冬十二月，升國子司業。是時，直省選貢駢集，人文較盛，積弊盡革，多士始無間言。歲三周，升翰林侍講，信宿請假省親。將抵里門，痛聞先君之訃，呼搶無及。旋遭繼妣喪。服闋，養疴轉假，至癸酉冬始起補。同列頓謀排擠，余遂深悔一出。甲戌秋，浩然辭祿，絕不作仕宦後圖也。余性質顛蒙，學殖淺隘。既不能早希古賢，振拔流俗，亦弗能驅馳仕路，潤色隆平，祇以退身補過，畢志林壑，賴天之靈，保全樗櫟，不至溘若朝露，誠厚幸焉。乙酉春，聖駕南巡，簡用定求爲校刊《全唐詩》官。伏讀溫諭，銷假即照見任升轉。又詢江南督撫舉在籍諸臣之杜門向學者，特賜御書別幅，定求獨拜清問。然終不敢重萌求進之心，力以疾辭。越癸巳春，赴京朝賀萬壽六十大慶。禮成後，賜筵宴於暢春苑及松花石硯一方，謝恩回籍。仰沐禮遇，始終惟愧，無以稍伸報答，晨夕焚香告天，釐祝無疆，弗敢一息忘也。若夫少罹亂離，中更憂患，慟蒿蔚之餘生，傷宗祊之多故，則亦終身爲多凶多懼之人已爾，遑云偃息自娛哉。且伏處鄉里，落落寡合，濟人利物，力不逮志，探研經籍，編

輯闕略，猶多餘憾。惟修造長洲學宮之役，經營三紀，粗復舊觀。遞及先賢俎豆名區，若文信國公、吳文定公、王仁孝先生、徐文靖公、于清端公、湯尚書公諸祠，次第募成楹宇。文星閣，尤爲長庠羽翼，靈光巋然，漸次更新。所望於後來似續勿替者，皇皇如也。戒諭子孫，當知我志，長守此寒素家風，一切干寵希榮之習，我已視之若浼。疏傳謝客言、鄭公自叙書、陶令訓子疏，昭昭簡冊，實同龜鑑，舍是無他語矣。娶李安人，丙辰進士符公公女，先於乙丑年四月四日卒。男六人：始乾，國子生，先卒；正乾，國子生；日乾，殤；永乾，吳庠生；景澤，康熙癸巳舉人；尚祁，國子生。女六人：一適宋大業，內閣學士；一適陸英，歲貢生；一適丁鏜，嘉興庠生；餘俱未嫁而亡。孫男七人：遵儒，歲貢生，早卒；惇儒，長庠生；效儒、勛儒、啓豐，府庠生；啓鎬、聚奎。孫女六人。銅井爲湖山深處，與先塋煙巒相望，魂魄堪依，固不沾沾於青烏家言也。己亥年四月初九日，終於南畝草堂之詠真小洞，享年七十有五。越九月，庚申日，啓生壙而窆之。銘曰：

繫憑虛之渺躬，乘一氣之鴻濛。知生死如晝夜，乃原始以返終。惟循理而順命，長遊於造化之中。庶朝聞兮夕可，而亦不涉夫苦空。又何俟乎鶴表之識，馬鬣之封？

葬日，就文中缺處填明。或有晚生孫曾，亦以次增入。其餘不得加減一字，有違成命。并識。

旌表王節母敕封朱太孺人墓誌銘

玉峯瑯琊王氏有賢節母朱太孺人，爲贈翰林院庶吉士宣遠王公之繼配，今翰林院編修王子醇叔喆生之母也。太孺人年二十四而稱未亡，醇叔以五歲孤。越二十六年發解，又六年成進士，入翰林，太孺人年已五十餘。江寧撫臣按所司申舉事狀，題請旌表如例。旨既下，不數月，恭遇皇上東巡，覃恩給太孺人之封。醇叔館

試甫畢，遂奉太孺人歸里門，閑居侍養。康寧無恙者歷二十一年，太孺人乃以壽終。母子間保素守貞，終始勿渝，名實孚而天人應，仿諸彤史所載，固挽近罕覯者也。醇叔以余知之最深，屬爲隧中詞，俾太孺人五十三年之苦節不泯沒於人間。余懼文不克稱，而義無容辭。按，太孺人先世，自元時南坡公仕崑山儒學提舉，遂家焉。歷數傳，代有清德。若巽庵公，成化辛丑進士，官監察御史；二峯公，嘉靖丙戌進士，官至禮部侍郎，皆顯名於時。祥宇公，萬曆戊子舉人，仕廣昌知縣，則太孺人曾祖也。祖，邑庠，元价公。父，邑庠，漢助公，母趙孺人。漢助公少孤，受撫於叔父孝廉匡叔公。洎漢助公與趙孺人皆蚤世，太孺人亦爲匡叔公所撫。幼而端莊明慧，匡叔公偕其配徐絕愛憐之，嘗挈至開封司李官署。崇禎末，許字宣遠公，未出閣，遭鼎革之變。崑城潰，匡叔公死於難，舉室赴井就殉。太孺人亦與，會救迺免。甫于歸，而君姑歿。時當兵荒疊侵，家艱踵至。太孺人承君舅孝廉輞水公命，即主中饋。輞水公宿負人望，家規整肅，太孺人奉事惟謹。宣遠公病體淹抑，前室所生子女皆賴太孺人鞠育之，勞勩綦甚。無何，宣遠公竟不起，太孺人呼搶無路，瀕死者屢矣，猥以俯仰交繫，強延視息。又事君舅閱十年而終其世，喪葬循禮，宗黨咸以爲難。其教醇叔也，實同嚴父，師必屢易，友必加擇。自孩提至於弱冠，皆同卧起，檢督無少弛。公逋私負，剝啄時聞，漸鬻汙菜，舊廬并棄，曉霜夜雪，皆血淚迸流之日也。醇叔能自奮於學，既爲諸生，文譽隆隆起，舉京兆鄉試第一。始歸，復故居。及讀書中秘，念太孺人，弗忍旦夕離，迎至京師。居二載，太孺人意不自適，醇叔請急旋里，奉賜金建坊於門。會以旌典先邀而後並受封章之錫，一時故稱盛事。太孺人方屆六袞，見子姓承觥嘉慶，既以幽光揚顯爲慰，又感念贈公久逝，愀然未忍言壽，且曰：“婦以節稱，何當賀？”嗚呼！此足以見其志矣。醇叔年當強仕，京貴馳書，輒趣其亟入承明，而醇叔瞻戀慈幃，絕不以一官動念。太孺人

見其志向堅決，亦不復望奉檄言歡也。曰：“汝能爲善於鄉乎？是亦可報國恩爾！”醇叔顏其書齋曰“依廬”，與太孺人寢室隔垣相應，出入必告，興寐必呼。太孺人得以謝家乘，修淨業。既登七袞，視聽弗衰。醇叔諸郎皆俊拔，有聞鬻序，太孺人益顧而樂之。癸未春，醇叔迎謁翠華，獲賜御書以歸，因構亭於宅之東址，嘗扶太孺人盤桓其中，間御板輿詣郊外小圃，竟日留連，以承顏笑，融融然謂與日俱長也。忽卧疾，六日而逝。時爲康熙四十四年閏四月十四日，得年七十有七。子四：玩遷，娶顧氏，玩邁，娶周氏，吳孺人出；喆生，壬戌進士，翰林院編修，娶陳氏，封孺人；慧生，庠生，娶龔氏，太孺人出。女四：適張音昭、吳潛者，吳孺人出；適陸汝礪、顧齊恒者，太孺人出。孫男七：景烈、之幹、景獻，邑庠生；希正，邑庠生；□武，邑庠生；宗修，殤；景儉。孫女六。曾孫男六，曾孫女五。以康熙四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祔贈公之兆，在崑山歲區扶撫字圩。余惟世所稱烏頭綽楔照耀州閭者，未必其遺艱投鉅、翼後光前者也。至於母以子貴，往往侈言祿養，而志養浸微。《南陔》、《白華》諸詩，闕焉不補，天倫之憾，王化之衰，可勝慨哉！若太孺人之志苦行潔，卒能貴而弗盈，豫而弗佚，故得享令子之聚順，克遂孺慕於終身，誠可以風厲流俗，而昭示儀刑於不朽矣。余故低徊感慕，而綴論及此，爲系之銘。曰：

坤道順成，不踰閭闔。及其艱貞，賢哲是則。孟里斷機，歐門畫荻。煌煌禮宗，千秋云邈。維太孺人，音徽允迪。保持藐孤，衍君子澤。潛輝既揚，寵綸載錫。不愆於儀，彌愍其德。愛日情長，三公不易。歸報所天，同藏真宅。高阡峩峩，佳氣翼翼。昌熾後昆，光昭宗祏。

誥封宋母管太夫人墓誌銘

葑里宋母管太夫人，享年八十有六而終。先是，令子廣業任濟

東僉事，迎養官署，恭遇鑾馭巡視河工，特賜御題“北萱映綠”扁額，以爲母若子榮。踰年，僉事陳情終養，奉板輿以歸，晨昏定省。又及二載，見且聞者莫不謂其被國恩、徵家慶，吳中希覲之遇也。僉事君卜期合葬於贈公孝廉儉齋之兆，以余諗知事行，屬爲隧中詞。固讓不獲，乃爲誌而系以銘。管氏自東溟先生居鄉，聲振士林。再傳孝廉子韋公，則太夫人父也。太夫人夙嫻內則，其來嬪於贈公也，當侍御旭初公殉節濟南之後，贈公徒跣尋骸，文恪公赴闕請恤，正誼先生方在成童，家門輓廡是懼。時太夫人以冢婦事君姑王淑人，門屏內外，殫力撐支，贊理婚嫁諸務。暨四方敦盤來會，酒漿筐筥，秩秩有條。王淑人歿，慎終尤稱盡禮焉。文恪公歷官禁近，正誼先生早舉京兆，贈公獨屢躡場屋，慨然伏櫪長鳴之志，遲久始薦賢書，備嘗艱阻。會僉事筮仕臨城令，公車取道，見臨民方罹旱災，爲捐千金橐，代償逋賦，義聲嘖嘖，實賴太夫人主持中饋，躬親儉勤，善行交勸，故得不以家自累也。當文恪公柄政以來，家門子姓絕無憑藉聲勢，干預戶外，亦由太夫人訓飭居多。洎贈公即世，太夫人居憂守困，僉事補任商南令，迄於持節山左，中更十有五載，每有不遑將母之歎，而太夫人追念君舅侍御公殉節故地，諄諄以表揚祖烈爲亟，故不憚遠行。叔子定業由郎署出守紹興，亦曾敦請就養。太夫人知郡最難治，雖有湖山名勝，恐以迎送煩部下，堅謝不往，其深識遠慮又如此。自從濟南旋里，起居猶健，視聽不衰，耆年孝子雍容於《南陔》、《白華》之下。每當歲時，稱觴環繞，俯仰恬愉，酬接不倦。比及臨歿，暑退涼生，絕無疾苦，倘所稱吉祥善事者非耶？余嘗覽夫古者女史之教，失傳久矣，閨闈間或惰志而媮，或恃才而逞，顯晦異地以撓其守，憂樂異時以易其情，則於相夫訓子之道，能全士行而勉官箴者，胡可概見？孰若太夫人之明於理義，審於事勢，故得悠悠歲月，海歷滄桑。譬之一林之木，桃李就凋，松柏挺秀，蒼蒼報施之際，固非偶然倖致者，是可銘也。太夫人生於前

明天啓乙丑正月初二日，卒於康熙庚寅閏七月二十一日，初封太孺人，累封太夫人。子四：達心，殤；廣業，山東分守濟東道按察僉事；定業，浙江紹興知府，爲正誼先生後；紹業，安陽知縣。女四：一適舉人高郵學正吳謀，一適教諭葉舒球，一適候選知縣江之訓，一適太學生金之法；恩撫女一，適教諭丁棟。孫男八：廣業出者二：志稷，殤；志益，刑部員外。定業出者四：師曾，河間知府；志夔，刑部主事；志契，候選訓導；映，郡庠生。紹業出者二：益，歲貢生；志昌。曾孫十一：允熙、允文、允恭、允讓、允從、允聰、允升、允中、允和、允肅、允哲。葬以康熙辛卯二月庚申，墓在長洲縣尹山鄉南村字圩，蓋距贈公之窆二十有二年云。銘曰：

坤德孔厚，扶艱濟屯。及乎蘊積，景福來申。猗惟壽母，挺持厥身。勉學斷織，訓官組紉。逝矣懿徽，千載猶新。天篤其報，遐齡洵臻。龍章象服，有煒如綸。笙詩載補，彤史載陳。若堂若斧，葑水之濱。俾昌而熾，子孫振振。

贈宋母周太孺人墓誌銘

贈光祿大夫儉齋宋公元配管太夫人之壽終也，冢嗣觀察君既委余書墓中石矣。而季子安陽令紹業，旋葬其生母周太孺人於墓次，復踵門來請，曰：“惟我生母，素行恭順，從先公極勞苦，能得嫡妣管太夫人心，始終蔑有間言。觀察與紹興兩嫡兄，俱賴之保護，而於紹業以育以教，殫竭心力，故於先公逝後，藐孤稍獲成立，至有今日，而我母已在沭陽學舍奄忽棄養矣。哀哀明發，何能自己。今與嫡妣祔穴以從先公後，例應得贈太孺人之命，尚冀賜之表章，并勒貞珉，則錫類之仁也。”余以衰老，不勝撰述，而見其情惻言悱，乃愴然歎曰：“有子隆重，所生如此，則歿者爲不泯矣，又何忍辭？”按，孺人家在松陵王家溪，世爲舊族，遭亂食貧。年及笄，爲贈公少室。

贈公尚困於應舉，意致磊落，不問生產；管太夫人總持內政，精明縝密，闔閭肅然，得太孺人贊助其間，如指臂使也。凡遇歲時祭享，賓朋讌集，滌筐筮，治穀核，率皆摒當中節，而柔顏下氣，益令管太夫人愛而親之。接待家人，謙和有禮，詞色從無忤厲。既舉紹業，躬親乳哺。入塾從師，脯膳盡敬，尤時時檢束出入，不少姑息。紹業游庠之日，更提耳而訓之，瞿然不禁流涕。及贈公晚歲始登賢書，復遭阻抑，再上公車歸，一旦病起倉猝。時觀察君作令臨城，紹興君又送試江上，太孺人率紹業侍左右，得視易簣，哀慟幾不欲生，從此得心痛疾矣。服闋後，管太夫人命析箸，紹業乃奉太孺人以居，而數應鄉闈試弗利。觀察君因爲援貢，就廣文職，司教沭陽，欲迎太孺人就養，而太孺人瞻戀管太夫人，不忍遠離，遲回却顧久之，管太夫人婉委勸慰乃行。既至學舍，數數候問管太夫人起居惟謹。沭陽沭水患，地最荒瘠，苜蓿蕭條，甕飧不給。太孺人作意安之，茹粗服敝，弗改常度，惟諭紹業竭誠訓課，無失多士心而已。越四載，太孺人壽屆六十，以管太夫人將稱八十觴，方謀束裝歸祝，忽患疽發驟潰，氣血頓枯，兼有哭女之戚，醫藥罔效。逝前三日，謂紹業曰：“吾病在膏肓，汝雖小臣，惟當廉隅自守，無愧臣節。事管太夫人無失子道，則我含笑入地矣。”其神氣明爽，絕無怖畏，尤爲女德所難如此。今紹業出司民社，志在循良，自是數歷亨衢，足以仰邀朝典、光耀九原者，正未有艾，則太孺人淑慎溫惠之行，食報其在此也。太孺人生於前癸未八月十九日，卒於康熙癸未七月初八日，享年六十有一。子一，即紹業，歲貢生，淮安、沭陽縣儒學教諭，升任河南安陽縣知縣，娶陳氏。女二，一適歲貢生江之訓，一適太學生金之法。孫三：益，歲貢生；志昌、志龍。孫女五，曾孫六，曾孫女一。葬以康熙辛卯年十二月某日，在長洲縣南村連字圩。蓋距贈公之歿十有七年，而先管太夫人之歿七年，及管太夫人葬數月後乃祔也。銘曰：

大易歸妹，初爻以娣。有恒斯吉，永終克繼。實惟似之，式穀厥

裔。魂魄歸藏，高阡來麗。宛如同室，追隨伉儷。式慰孝子，揚徽幽竈。

太學生金元禮同配宋孺人墓誌銘

南溪宋子爲余言：同母妹歸禾中金君元禮，內行賢孝，一旦以哭夫君喪，抱疾弗起，其志節可哀特甚。又言：金君既嫻文藝，更抱幹濟才，蚤年摧折，不獲一伸其志氣。歿後僅以兄子承祧。將爲之經營窵窳，欲乞銘詞，表識幽貞，因具行略以請。余見南溪所述，竊感其兄妹至性惇篤，而潘揚戚誼，復倍尋常，則有不容謝此筆墨之役者矣。金君諱之法，字元禮，系出新安巨族，自大父遷於浙江嘉興之角里。考宗周公諱某，康熙壬子拔貢，由中書舍人任刑部江南司主事；母洪安人，生三子，君居季。天資穎敏，總丱攻文，有夙慧之目。南溪尊人儉齋贈公，見而喜之，因字以愛女，即南溪生母，周太孺人所出也。比部公官於京，挈君以往。君於應舉休暇，即能襄贊公務。會比部公監督西倉，一切支放出入委君，核簿籍，繩胥吏，條理精審，勞勩不懈。一時蠹弊肅清，得以如期報政，實藉此克家子云。及南溪爲令安陽，延至縣署，綜理錢穀。安陽地當孔道，賦役較繁，兼以每歲代辦鄰邑漕米萬石，當歲歉，米價湧貴，遠至湯陰市糴，吏胥往往上下其手，米戶滋困。君往司其事，釐剔均平，歡聲載路。南溪奉諱將歸，交盤倉庫，無致稽遲，得君區畫之力居多，故南溪益心感焉。君歸里不數月，遭疾寢篤，孺人籲天哀禱，躬視湯藥，情緒慘黯。君歿，即欲身殉，屏絕水漿，姑老子幼反復勸解，稍延喘息，而嘔血失音，不作久延人世想。南溪迎之就醫，孺人輒怫然曰：“未亡人何以生？”爲斂衽銜悲，未及終君之喪，溘然而逝。嗚呼，人情莫不戀生怖死，況於閨闈間哉？孺人矢節專壹，獨以蚤從地下爲期，此如忠臣貞士成仁取義，絕不以有可援解之說，而遷延

變改，則其識力明確，迥非流俗可及。南溪又言：“孺人在室時，婉婉性成，嫡妣管太夫人亦愛而憐之。當周太孺人之就養沐陽學舍也，牽裾涕泣，幾不忍別。既周太孺人喪歸，舟次奔慟，絕而後甦。病中猶詣墓，一拜而歸，南溪所以既痛其堅決於死，而益念其生之賢孝與。君卒於辛卯九月某日，得年三十有七。孺人卒於癸巳十有初一日，得年三十有八。嗣子棠，係長房；次子蚤失怙恃，爲孺人所撫。葬在某字圩之新阡，以某年月日。南溪傷逝情深，用是報命於九原，亦猶行古道也夫。銘曰：髦士兮才之長，淑媛兮性之良。惟數之屯兮，而名何可以弗揚？爲交枝兮繚繞，爲比翼兮頡頏。撫大塊之茫茫，同觀化於蒙莊。

丁韓雲元配沈孺人墓誌銘

士行女德，媲美於伉儷間者鮮矣，況於際艱屯之會，而家運由之絕續者哉。松陵韓雲丁君暨配沈孺人，則卓卓可述也。君諱彤，字韓雲，浙江秀水學生，卒於順治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年僅三十有八。康熙二十二年某月某日，嗣子愈卜葬於范隅鄉之新阡，時未及銘。越十年而沈孺人歿，爲康熙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年七十有一，以九月八日啓君之壙而合窆焉。乃屬余書其墓中之石。按丁氏譜系，爲宋公、佳公後。南渡時，扈蹕來吳，子姓蕃衍江、浙間。明初，始卜居盛墩東。其地四面巨浸，土膏深厚，聚族爲鄰，以力田孝弟世其家。君之曾祖子晨，祖善繼。考士俊，太學生，妣吳氏，繼沈氏。太學公任俠自喜，以上舍積資爲選人，卒不屑就，遭鼎革，死於姻黨之難。生三子，君其長。夙秉慧質，二歲失恃，舅氏多名宿，依之爲師。學有承受，弱冠爲諸生，試輒高等，聲名籍甚。時吳江沈憲副子中書自炳，方以文章負雅望，有一門閨秀之目。孺人爲中書次女，擇婿得君，人以爲嘉耦。鷄鳴昧旦，歌誦之聲相和，雍如

也。未幾，太學公捐軀殉變，岌岌乎有破巢毀室之憂。君於喪亂中，慎終盡禮，與孺人心力交殫，婚兩弟，嫁五妹。既免喪，別築室溪西，顏曰“野號居”，以識永慕。而時集良師碩友，藏修游息於其中。當是時，江浙盟社煩興，敦盤之役交錯於道，凡遇君者無不引為翹楚。君既以文章聲氣為性命，而家政鉅細有孺人任之，絕不分其志慮。方以遠業自期，會遭繼妣喪，積毀成疾，竟卒。卒之日，親朋悼歎，惜其賢而遽夭也。私謚為“孝恭子”，蓋其篤天性、重大節、孚於衆論如此。而君固未有子，孺人乃以君仲弟彜之子愈為嗣。愈方出就外傳，孺人以養以教，身操井臼，朝夕勤劬，門屏內外，規儀整肅，課耕勸織，室無游惰。俾愈從師肄業，有聲膠序。既授室，久之，乃命愈以家政曰：“自我為未亡人十五年，兢兢恐墜先業，以貽族黨羞，荼苦甚矣。今視先人所貽稍贏，可告無罪。爾既成立，宜夙興夜寐，勉承吾志。”自是遂歸釋教，長齋布素，時以焚香梵誦為事，間為禪語，似有所得。少日韶華秀令，輝映於筆牀硯匣間者，回首頓空，栖心清淨。故其歿也，略示微疾，倏然蟬蛻。而孺人平日於中外戚屬，周恤惠愛，至普且渥。哭孺人之歿者，驚相悲告，咸曰今日失一賢母云。嗚呼，當君中道天闕，抱此俊偉秀傑之氣，沉鬱莫伸，惇嫜在室，宗祏飄零，可不為大哀哉？卒賴孺人濟以艱貞，抱持藐孤，重扶堂構，以風流班謝之才，而為賢節孟陶之範，則今日從君於地下，誠可以無少遺憾。而聞丁氏伉儷之風者，亦足振頹激靡，其有裨於倫教者多矣。子愈，歲貢生，娶余妹。孫男三人，孫女五人。余雖未及與君交，竊自余妹歸愈以來，嘗見愈之本生考，意氣慷慨，綽有古人風義。因想見君之生平，當壘篋若一也。若孺人之慈範令聞，余妹從之三十年間，為余稱述綦詳，表彰幽懿，義不得辭，乃為之銘。銘曰：

維孝恭子，才堪國華。胡室其命，年止斯耶。孺人苦節，有子克家。補天之力，直追神媧。千年同穴，高墳水涯。中歲離折，今

也無嗟。我作此銘，幽貞孔嘉。鬱葱佳氣，後福悠遐。

旌表馬節母王孺人墓誌銘

康熙四十三年五月某日，江南學臣會同撫臣題旌節孝若干人，中有故民馬守強妻王氏守節事實，勘核無異，奉旨敕部議行，令建坊如例。氏即馬俊母王孺人也。時孺人喪猶在殯，俊既幸苦節顯揚，始克生光窀穸，迺卜地於吳縣圖山之麓。先是，余曾為孺人作傳，俊因并乞書其墓中石。余按，孺人自年二十九稱未亡，享年七十有四，守節四十六載。其家故貧，而事姑能孝，訓子能勤，持身能慎，及於恤本宗、睦婣黨，人無間言，其懿行具見於傳中。竊謂自古賢媛流芳彤史，事不勝書。要其最重者，宜莫過於節，然聖經所載，用以輔翼世教。在風詩則惟共姜之於衛，在《春秋》則惟伯姬之於紀，特以全節歸焉。豈外此絕無有如禮所云：一醮不改，名之曰信者與？抑當時輶軒采風，不及於閭閻井邑，而惟邦國貴顯之族，始得著聞無隱。與今天子崇尚風化，廣播德音，故得使苦節如孺人者，無幽不燭，無遠不彰，始雖韜晦於生前，終必褒顯於身後，不可謂非所遇之隆，亦由俊之孝思肫篤，又能砥厲行誼，鼓動一時，故有以致此也。俊自孺人奉旌以來，益思感戴國恩，贊襄名教，既在長洲學宮建道山亭，又建尊經閣，貲費浩煩，皆出自一人力。於是通國人士歎慕嘖嘖，皆援善則歸親之義，以為孺人美則，視夫徒以烏頭綽楔炫耀門廬，謂足報劬勞而伸永慕者，相去何啻什伯？噫嘻！孺人從此真可含笑入地矣。孺人之卒，以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葬以四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父某，母某。氏子一人，即俊，考授州同知。孫三人：士良、士龍、士驥；孫女四人；曾孫一人，德桂；曾孫女一人。余子景澤，實為俊婿。余營兆域，即在圖山北之銅井，雲巒依倚，花谷綿延。余更顧而樂之，是固宜為之銘。銘曰：

萬峰迤邐摩青蒼，嵯峨標建圖山陽。面臨銅井千仞岡，古松新柏寒葩香。中有佳壤成幽堂，孺人歸止體魄藏。墓門坊表騰輝光，宜爾子孫熾且昌。

顧氏姊墓誌銘

余姊妹十一人，出自先妣施安人者五。次姊長余十三歲，歸於顧，爲前明監察御史尊生公孫、文學蔚公公冢子、太學生南宰君卓元配。尊生公，風裁峻潔，負時清望。蔚公公方言矩步，能世其家。南宰動止不羈，性好綜核。姊稟性端莊貞靜，寡言笑，容度絕類先安人。處伉儷間，默然靜鎮，絕不露聲色，亦因是悒抑成弱疾，生一子二女，年三十八而卒。時爲康熙歲己酉六月十二日，距先安人歿纔一紀。余赴哭之，見蔚公公潛潛泣下曰：“自爲我家婦，孝於尊嫜，和於妯娌，舉室無一間言。若此賢淑，何可易得？”嗚呼！爲人婦而能令其舅悲歎如是，可以知姊之能盡婦道矣。先府君方官長寧，寄詩哭之，有“天涯老父成拋割，還見當年慈母無”之句，尤可傷也。卒之明年，南宰葬於吳縣圖山西塢，迄今三十年餘。余甥齡時時念母，悽愴怵惕，以地既寫遠，堪輿家又言弗利，因重卜某鄉某字圩之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遷柩改葬。夫古不修墓，《檀弓》載孔子之言，或謂未可盡信。蓋必當初窆時致慎盡誠，爲安固久遠計，斯體魄可以永寧。若近世術師家談戶說，指畫朦朧，誤凶爲吉，一旦輕徇，縱或封識隆然，與棄諸榛莽無異。有不能不議變通者，故改葬之服亦著於《禮》。今齡之爲此，豈得已哉。齡受母教最篤，能爲文章。余以身抱失恃之戚也，姊亡，因撫之如子。用母姓補博士弟子，試輒高等。庚午南闈，牘既薦復落，貢入北雍，復鬱鬱不得志以歸，而南宰已病且廢，家道盡落。齡乃竭蹶改圖，其艱難襄事也甚矣。南宰繼娶於朱，又生子二某某、女三。齡娶許氏，繼沈氏，孫

一。余既哀齡之志，又自念曩時同氣依依，忽若隔世事，益復惻然有感，迺爲墓隧之題，而系以銘曰：

姊德孔淑，而命何促。一丘歸藏，蛩蛩空谷。陟屺有子，誕思閔鬻。舍舊謀新，幽宮再築。魂魄莫安，爾後式穀。銘章券之，繼剝以復。

宋孺子暨原聘吳貞女合葬墓誌銘

情有過而不詭於正，禮有變而不違於經者。君子初不執其一成之說，以與溺情越禮者同類而譏，如《家禮》稱：凡爲殤者，各降服一等。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上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不爲殤置後也。後世乃有置後者，意必以爲賢且才也，足以當此成人之禮，如《春秋》之勿殤汪錡乎？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則女之未嫁而死於室者，不得視以婦道，尤至明也。而近者往往於既聘守貞之女，生未結褵，死則同穴，夫亦有慨於流俗媮薄，納采問名，轉瞬而存亡異視，故哀其志，而卒成之，庶以激厲頑懦乎。此吾里宋孺子與原聘吳貞女合葬之舉所由起也。孺子爲觀察澄溪宋君長子，名志稷，字育民。其生也，母錢孺人以產難而歿，澄溪方在京邸，王母管太夫人至愛憐之。稍長，智識英敏，澄溪官臨城，孺子從王父儉齋公讀書學文，頭角嶷然。澄溪丁外艱歸，孺子贊襄喪葬，儼若成人，宗黨僉曰：“是爲澄溪克家子矣。”及澄溪補官商南，孺子年十六，已援例爲太學生。一旦病卒，澄溪拊膺痛悼，謂於生死之際，未得躬親保怙，所以時過弗釋也。先是，澄溪聘孝廉慎旃吳君長女爲孺子配，中表舊戚，再世締姻。女聞孺子訃，悲不自勝，恐傷父母心，不敢出口，布衣蔬食，鬱鬱以居，逾年見有媒媪往來，心輒疑憤，時時窺井欲自引決，家人防之，遂絕粒不食，陡發疴疾，屏却湯藥，數日而絕，時年十

九。孝廉曾自爲《權厝記》，稱其早慧通書，不苟言笑，事父母尤至孝，宜其於守貞不字之義分明如此。嗚呼！兩姓子女，衡宇相望，性行淑均，使得成此嘉耦，其足庇宗祫，而協似續者多矣。乃以時命不齊，使人致憾於造物之多故。非夫太上忘情，豈能付諸冥冥而已哉？澄溪既舉太夫人殯，爲孺子營壙於南村墓傍，以次子志益之子允熙爲之後，並遷貞女柩而合葬之，實爲康熙辛卯二月某日。澄溪援汪鈍翁先生爲計孺子原聘宋貞女墓誌例，屬余亦叙而銘之。銘曰：

陰陽流易，坳坎誰平？各正厥命，何死何生？離者合之，名義相成。爰勒片石，以識幽貞。

校記

① 按，光緒九年家刻本及《清代詩文集彙編》本《南畝文稿》卷九《生壙志》與此篇，在文字上存在不少差異，可參考。

南响文稿卷十

墓表 墓碣 行狀

穹窿亮生施尊師墓表

康熙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亮生施法師卒於圓妙觀方丈，其徒衆奉柩還穹窿，厝於上真觀左偏，待更卜吉地乃葬。越十有五年，訖無墨食處，遂於今年九月二日啓攢封土。余既親來視窆，因爲墓道之表，俾瞻禮者知其梗槩云。師姓施，諱道淵，法名金經，號鐵竹，蘇州吳縣人。父某、母某氏，居橫山麓。師生於萬曆丙辰九月二十七日，五六歲即志樂神仙，十三歲喪母，欲棄家學道，父弗許，師長跪以請，乃從之。入朝真觀，從道士沈念常遊，獨絕葷酒，時時避衆兀坐，衆輒哂且誚，師弗顧也。齋醮、科儀及六甲五雷諸書，煉習既久，龍虎山行法之徒斂手折服。出主醮壇，漸有神效，而師意量弘大，不欲混於流俗。鼎革初，卜築堯峰山，修煉益力。是時吳中道教凌夷，惟師志行高潔，名聞四方，祈禳輒應。我吳西山莫高於穹窿，舊有茅君行宮三楹，蕪廢不治。松陵吳氏禱於神，延師入山，披荆鋤棘，因緣大集，不數年而丹臺紺宇，輝映於巉巖絕壁、煙雲縹緲之間，儼然神仙福地也。時則真人府達之祠部，奏給養元抱一宣教演化法師之號，四方之望穹窿以來者，趾日交錯。而圓妙觀居城中央，爲官司歲時朝參、水旱祈禳之地，舊有彌羅寶閣，巍峩插

天，明萬曆時燬於火，三清殿亦大壞，衆謂殿工非師不克興。延之來觀，竭誠勸輸，計財費五萬金，不三年而殿工成，於是欲師再建彌羅寶閣。師適南遊粵閩，歸而入觀任事，計所費更浮於殿工。閱三年，而閣工亦成。時當甲寅、乙卯之交，逆藩煽亂東南，四境烽燧震驚，獨我蘇安堵如故。雖有水旱，不致大困，謂非皇天后土明昭庥庇不及此，則師之奠麗神祇，厥功最鉅，而其勞苦亦日不暇給矣。歲丙辰，師至京師，一時公卿多踵門納履，師慮名迹喧闐，悄然遠引。明年，強之再至，至即遄歸，仍往來於穹窿、圓妙兩方丈間，忽感微疾，辭衆端坐而逝，年六十有二。遠近士民，哀慟奔赴，絡繹道路，如喪其私親。惟師戒行精嚴，存心誠敬，憫人之苦不自惜，受人之施不自私。當其呼吸風雷，叱御神鬼，觀者靡不震心駭目，及徐而叩其所以然，輒沖乎其不居，坦乎其不飾，盛德形容，起人愛敬，固非徒其法之靈也。嗚呼！道教之難興也久矣。黃老之學，清淨無爲，爲體慈儉，不爭爲用，故推之以裨治化，約之以通性命，後此爲法，皆其餘耳。然功行不成，不可施於方術；忠信不立，不可通於神明，天人昭報，理不可誣。師雖崇尚有爲，未嘗不深體乎立教之本意。是以拯人濟物，裨益非尠。惜乎功甫成而遽息，顯晦盛衰之際，亦氣數使然哉。幽宮既闕，師之神靈永鎮茲山，庶其後人如臨如質，罔有失墜，而慰師之遺願也。乃爲迎神之歌，授其徒以頌以禱。其辭曰：

師乘雲兮歸上清，告成功兮返真遊。逍遙兮從茅君，松濤響兮石嶙峋。龍吟兮虎衛，鶴翔兮鸞鳴。擁絳節兮颺霓旌，髣髴洪厓兮來將迎。保靈山兮基無傾，永輪奐兮修明禋。誓願宏深兮，超億劫而長存。

吳浩然先生墓表

新安有隱君子曰吳浩然先生，諱道配，休寧臨溪人也，而墓在

虞山吾谷之東。其高操邁俗，彷彿前史獨行諸賢，遐邇人士類能聞風欽慕，傳贊歌挽既纍纍，足以不朽矣。令子元滿，年及耄而道揚清芬，惟恐不至，復屬余表其墓。余固不嫻於文，而闡發幽光，以爲風世厲俗之藉，則竊有志焉。幸得先生其人，庶可書之，無愧詞乎！先生之自新安來虞山也，時當明社變革之際，徽郡烽燧四起，鄉先輩正希金公既以孤臣誓死，而閭里豪猾鱗集。先生知其勢必終潰，與其玉石俱焚，不如潔身遁世，以全我介然特立之志，乃至虞山，遂家焉。自是身被白衣，雖至市衢，未嘗變服。素不喜酒，後忽嗜之，飲輒醉，醉輒哭，識者悲其隱衷，非酒狂也。先生湛深經學，尤留心世務。當明之季，慷慨欲有所爲，既以易代隱居，遂絕口不言時事。門弟子問業者趾相錯，惟與講說經義，若及帖括體，睥睨不屑也。先生行既高，邑中遂以白衣先生稱之。識其名者，往往爲之格邪悔過，謂鄭康成、王彥方復出也。有司欲舉應鄉飲賓，先生固却乃止。晚年遺疾，人勸之藥，先生曰：“王叔英有云，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臨歿遺戒，勿立墓碣，以許平仲識得葬處之語爲耻。嗚呼！先生介然特立之志，信可表白於天下後世矣。且夫聖賢立教，必以成仁取義爲歸，而亦各因其所居之位，以爲中正無偏之道，則扶綱常、挽氣運，均有賴焉。其在身膺爵祿，與人家國事者，一旦數遭陽九，非致命遂志，復何所容於天壤之間？若布衣韋帶之士，痛《黍離》之歌，悼烏屋之歎，因之韜聲匿影，不能與俗浮沉，而守貞以沒世，亦未嘗非志士仁人之所同。此宋季謝皋羽、鄭所南之流，視夫死於厓山燕市烈烈三忠，易地而論，固不能別其孰軒孰輕也。慨自思陵慘殉，南渡淪亡，一時公卿大夫靖節不二心者，寥寥幾人。而彼領袖清流，希光干寵，方且托於美新劇秦與夫長樂老之故智，覲顏偷息，恬不知怪，尚可對此巖阿澗曲中孤標落落，足以廉頑立懦如先生者哉？後之過斯墓者，亦可喟然太息而有所激發也夫！

孝廉馬雲翎墓表

錫有賢孝廉馬君諱翀，字雲翎，號蝶園，前明春坊諭德文肅公素修先生孫也。康熙壬子與余舉於南闈，同出邢州劉公門。越六年，君遂歿。歿二十年，其孤始奉王母薛太君命，卜新阡以葬，迺來屬余爲之表。惟君生平梗槩，載在誌銘綦詳，復何待於余言。而感念交情，死生契闊，亦何能默默而已也。文肅公爲東林大儒，殉崇禎甲申之難，忠節爭光日月。次子恩廕公諱壬玉，君之考也。君生三歲而孤，甫就塾，穎敏不凡。稍長，善舉子業，尤工於古文詩賦，搦管千言，宛若詞壇作者。應童子科，才名噪甚，爲諸生，遂食餼。其詩似西崑體，鄉先達婁東吳祭酒、玉峰葉宗伯均以風雅推之。及登賢書，識者稱其制義，復見文肅公遺韻焉。初至京師，貴人有力者欲羅之門下，君辭曰：“進退，命也。”作《靜女吟》以見志。新城王侍郎與君論詩，尤有水乳之合，覽所作《楊柳詞》，謂元白復出矣。然君詩多乘興而作，默有神會，稍不愜意即棄藁，梓有《未學草》《蝶園詩》，止什一爾。再試春官，弗利而歸。無何，以哭舅氏喪得疾，竟弗起。嗚呼！如君之才，天地間所珍重而不恆有者也。一有之矣，不爲之長養成就，而奄忽摧折至此，此其可痛惜者也！自古有才而早折者，大都務華絕根，無復有近道之器，是以銳而易挫，盈而易虛，君非其倫也。君愷弟性成，好行其德，事薛太君至孝。從黃師漢臣游，盡得其傳。比黃歿，蓋棺臨壙，襄事惟謹。親朋間，睦友任恤風義逼古，賑荒濟乏、解冤救疾諸務，譽流鄉閭，不可勝數。素奉西方教，勤修淨業，昏曉不輟，寡嗜欲，薄滋味，放生戒殺，殆無虛日，曾著《利濟成規》《愆海晨鐘》《日省錄》以勸世。而工夫歸於見性，宗門提唱，漸入堂奧。臨歿絕無瞻戀，書偈曰：“刀斫虛空，於我何有？十里桃花，千溪楊柳。”又與友人別曰：“諸君子爲善學道，幸勿墮心。”戒家人無哭，曰：“吾即行矣。”時康熙戊午八月十三日，得

年僅三十。先是，靈巖僧某見君若素識，曰：“此吾二十年前同參友也，今始遇之。”歷舉徵驗皆合，君恍然有省，卒能回首頓空，根塵迴脫，然後知其寄迹名場，不過蘊廬一宿，而或則以才人艷之者，淺矣。嗚呼！行善立德之君子，厚積而弘施，其功名福祚之隆，亦理數所恒有。若夫上士聞道，既視死生如晝夜，齊彭殤如夢幻，則天亦不欲以人世庸庸之福，荏苒汨其本根，固不可以尋常延促之見，瑣瑣較者觀。君之歿，雖迹類空門，亦何忝於臨深履薄、修身俟命之學哉！方余與君相見榜下，際君飄飄如神仙中人。丙辰初春，重聚邸舍，偕同年數子促膝肄文，塵沙風雪，濡首呶唔，君獨瀟灑自如，不屑尋行數墨，心益愧之。泊余留京師，送君南歸，每歎出門求友，如君之道氣深重，不可復得。而青門一別，再見無期，人之云亡，恨不能撫靈牀而一慟也。當君歿時，尚未有子，立從姪弘璧爲嗣。越七月，君之配王孺人始生弘文，窈窕藐孤，家門多故，賴薛太君以養以教，漸克成立。今者堂構具存，壟岡在望，君雖遺棄塵壙，逍遙於無何有之鄉，而積善餘蔭，當必使文肅公之流澤，永永勿替。嗚呼！過斯墓者，於往復絕續之際，可以慨然興感矣！

徐府君墓表

天佑名臣之世，欲俾其創垂令緒流衍綿長，固理所當然者。然必其間有隱德弗耀之人，恪守而厚積之，則遺芳蘊藻乃可以歷久不替，由之大昌厥後而復其始。此論世者必審諸遲速顯晦之交也。我蘇瓜涇徐氏，自前明成化乙未進士、仕至山東巡撫中丞公諱源，治績懋著，載在王文恪公所撰《堯峰賜瑩之碑》。再傳爲嘉靖壬辰進士、仕至廣東參政公諱禎，克繩祖武，暨崇禎戊辰進士、仕至宮詹勿齋公，亦出自中丞公五傳，更以忠節著於是鄉社，俎豆攸歸。以瓜涇一門，爲靈光巋然矣。府君諱允武，字維山，於中丞公爲來孫，

於參政公爲曾孫。祖太學公諱士俊，考太學尚之公諱國光。府君行居次，生當尚之公晚年，天性醇謹，服事庭幃，承顏頤老，生順歿哀，肫肫如也。肄業郡庠，屢躋省闈弗利，齋志抑鬱。居恒事伯兄以恭，撫羣從以愛，睦鄉黨鄰里以謙厚，內外親疏，靡有間言。世授汙萊數頃，收斂歲租，遵守家傳，小量佃僕，頌德不衰。每爲桑梓留心利病，好行善事，以我師蔚文陸先生學行，實兼經濟，因獨折節致敬，咨訪事宜。昔者吳中漕糧，尚屬民間收兌，貽累不支，府君與陸先生首倡條議，請行官收官兌法，當事允從，至今便之。閩逆蠢動，郡城復駐防兵，陸先生議建營房，免侵民舍，按戶勸輸，亦與府君協同任事，閭閻翕服。尹山塘岸，直抵松陵，師旅經行，嚴檄修築，府君率先效力，躬親督役，人視之一恂恂書生爾，不知其幹濟公家務，輒爲人所難如此。既以善病謝去場屋，仍擁書卷自喜，而教子尤勤，先後延致賢師，禮誼隆重，伯子、仲子並擅異才，好學深思，文譽騰播藝林，幼子亦英英競爽。及仲子魁薦於鄉，越三載，府君病，遂歿，時爲康熙四十七年二月九日，得年六十有四。配周太君，爲崇禎庚辰進士、仕至湖廣武昌道副使公諱大啓孫女，文學任生公諱象宏女。副使公宦蹟清介，身歿楚南，兵革梗塞，家日搖落。太君九齡喪母，育於外王父家。來歸府君，猶及終事舅姑之世，贊理喪葬，能持大體，居躬儉樸，和妯娌，恤臧獲，言不出閫，門屏肅如；諄命諸子講德問業，慎擇交游，出入孜孜告誡，綽有斷機截髮之風，故府君終身倚重焉。初，太學公稱太君爲孝女，惜其不男以亢吾宗後，竟宗祧中斷。太君代任烝嘗，遇時悲惻，卒踐父言。府君歿既數載，伯子始魁京兆，仲子旋捷南宮，天子親覽對策，特擢諸首。蓋遡中丞公乙未登第之歲，甲子遙遙四週，洵稱清門盛事也。太君聞驢傳報甫四閱月，病亦歿，時爲康熙五十四年八月十日，得年七十有二。子三：模，康熙甲午舉人；陶璋，康熙乙未一甲一名進士，官翰林修撰；廷桂，太學生。女二。孫七，孫女六。以康熙丁酉七月癸酉，合

葬於尹山鄉樊莊圩之原。嗚呼！府君與太君之隱德弗耀，固宜有子軼羣拔萃，而身享穀後之報矣。迺府君既不及待科第蟬聯之會，太君幸邁其盛，正可坐膺祿養，而復奄棄人間，爲子者能不抱罔極之悲也？要惟中丞公以來，創垂令緒得以光大於奕葉者，不可謂非府君與太君恪守而厚積之所致。繼自今仰邀當宁寵綸，永貽令名於泉壤者，豈有涯量哉！余繼妣袁安人與太君爲中表姊妹，伯子、仲子從余游有年，稔知事狀綦詳，因屬爲隧道之表，遂不得辭。其卜兆域也，實與瓜涇舊墟阡陌繩繩相望，益可信水源木本之徵云。

外舅丙辰進士李府君墓表

玉遮山形如御屏，三面聳峙，中岡之陽爲我祖父母、父母葬處。迤邐而西，距一里許，則外舅李府君墓在焉。葬以康熙二十一年二月某日。越二十八年十二月某日，外母程孺人祔。定求恐府君與孺人之靈靡所憑依，歷久而湮沒不彰也，因立石而識於其原。府君諱嘉猷，字符公，號簡齋，徽州新安人。考中宜公諱正義，徙居嘉定真如里，以富善稱。母汪孺人。府君秉質明秀，喜自奮於儒，以先世曾隸京師籍，遂北往入順天學。丁酉舉鄉試。是時鬧事構禍，謠誣沸騰。府君以文行醇謹，獨免疑忌者之口。座主厚庵曹公與講性命之學，有深契焉。兩試公車弗利，會江南逋賦案起，竄名其中。府君無寸田尺土，其詭立戶籍者素實未嘗聞知，一旦功名錮廢，情易憤懣矣，而自視坦如，始終不向官司訟理。既置舉子業，日以禪乘自娛，尊宿往往屈服。嘗泛彭蠡，登匡廬，飄飄然寄情物外，若將隱約終身者。丙辰，循例開復，重理舊業，終成進士，蓋府君已不自料及此也。自是，留京師需次，補京曹官，一病遽革。府君無子，止一女，既適定求，從宦京邸者三載。比定求假歸，別甫浹月，而府君歿。易篋槨，旁無親故，遺偈一首，云：“無男可婚，有女已嫁。就

此散場，說甚閒話。”固居然出世者流矣。平生性敦孝友，中宜公早歿，奉母汪孺人，生事死葬均盡禮。季弟天，撫孤姪最篤。尤喜應人緩急，其受德終負者，亦置弗校，故家道遂落。歿之日，篋藏廢券纍纍，幾無以歸櫬，人盡傷之。時爲康熙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得年五十有四。程孺人，新安人，府君久遊於外，家居日少，孺人忿伎不形於色，疑慮不萌於心。府君既自取妾御，孺人復廣爲置箴，遇人喁喁然，雖欺僞必待以誠信，故亦不善治生產。府君訃至，孺人號慟曰：“未亡人敢自惜其身乎？”匍匐奔喪，冒犯霜雪，扶柩亟歸，擇地以葬。素憐弱女，撫恤不少釋。及定求再赴京師，我妻家居遭疾，孺人憂惶成病，遂先我妻半歲而歿。時爲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得年五十有七。初，府君與我父定交京師，意氣投合，締以婚媾。府君來吳門，與我祖相得甚歡，把酒劇談，篝鐙熒熒，夜常達旦。因卜居爲鄰，兒女聯屬，忻忻如一家也。府君與我父同舉孝廉，閱久而於定求登第之歲，復稱晚遇，人盡詫以爲榮。曾不幾時而骨肉消沉，忽若飄風墜露。府君與孺人應悲吾妻於地下，我妻無以報府君與孺人之恩，死而有知，尤應抱無窮之悲也。感念今昔，復何忍言？惟是一抔之土，視我祖父幽宮如咫，壟樹相望，林鳥互呼，千秋百禩，魂魄常依。庶悟人世之塵緣有盡，而大塊之噫氣無垠。凡我後嗣子孫，來修墓祭，無有曠時，審視此文，猶可想見府君與孺人之大槩也夫！

贈文林郎卞府君暨配李太孺人墓表

卞氏，自晉尚書令忠貞公殉節建業，代隆廟祀，其子孫在大江南北甚盛。越二十八傳，宋季大士公起家江都，爲揚始遷之祖。又越八傳，至荆玉公，善治生產，業饒兩淮，裕課輸餉，授階迪功郎，是爲君之考也。君諱茂華，字昭子，天性嚴毅，事親孝謹。迪功公好

行其德，揚方洵罹災荒，軍興絡繹，賑饑民，贖難孥，費輒不貲，君實贊成之，而室無私蓄，出入必皆稟命。雅志淬厲學問，思以儒業表見。既補郡學博士弟子員，旋入太學。丁迪功公艱，哀毀甚。服除，赴鄉闈試，疾作遄歸，遂不起。時爲康熙辛酉年八月十一日，年三十有三。揚之人士多悼惜之，謂若天假之年，必將大有所建立，而竟坎壈以終云。配太孺人李氏，贈通議大夫長源公女，吏科都諫晉廷尉書雲公妹也。兩姓世締婚媾。太孺人幼嫻內則，絕不以生長名宗稍自矜飾。事君姑王孺人，備極誠敬。王孺人疽發於項，太孺人手拭血癢，躬親廁諭，累月弗懈，尤爲人婦所難。當君初歿時，遺孤恒久八歲，澍四歲，太孺人驟嬰慘割，幾瀕於死。王孺人勉以撫孤大義，委畀家政，於是太孺人含哀茹痛，屏去容飾，堅持齋素，摒當門庭，內外鉅細諸務，條分縷晰，動中程度，僮僕無敢欺隱。嫁娶殷煩，黽勉經營，物力不減於君在時。教子儼若義方，每當晨昏織紵之暇，發篋展書，孜孜提命。兩孤能嫻文藝，有聲黌序，以故宗族鄉黨胥稱賢母焉。及終王孺人之養，則距君歿二十一年矣。太孺人守節以來，垂垂三十餘年，稍格於旌門成例，幽隱未揚。會澍選入官學教習，授秩縣令，請邀恩典，敕贈君文林郎，太孺人得受封。澍奉章服歸里，親朋畢賀。太孺人愀然曰：“吾丁此家運迍邐，拮据卒瘡，瞿瞿作一勞人，回首轉自傷也。”蓋太孺人操作勤劬，日無寧晷，更以兩媳俱亡，澹舍黯然，食少事劇，精氣漸次耗矣。卧疾七日，神明澄湛，屏息長逝，略無怛化。時爲康熙癸巳年七月十三日，年六十有五。子男二人：恒久，國學生；澍，歲貢生，候選府同知。女一人。孫男四人，孫女二人。余自歲乙酉奉天子命校詩來揚，僑寓天寧杏園，澍從余問業，深識太孺人之賢，綽有剪髮和丸遺風，因以女孫許字澍之長子維楨。竊悼太孺人之淑德懿行不克久存於世，庶幾稍效一詞之贊，以示苦節於後人也。先是，君葬已久，形家言地當卑濕，恒久等遂於康熙癸巳年十一月癸酉遷君柩，而與

太孺人合窆於儀真北鄉清水橋祖塋之次，屬余書其隧道之石。因按君與太孺人之事略而爲之表，并系以銘曰：

忠貞苗裔，奕葉蟬聯。廣陵衍緒，義風流傳。贈君蚤世，厄抑才賢。鵲啼孤壟，荏苒歲年。挺茲節媛，志行貞堅。揜撐堂構，終報所天。高原廬廡，佳氣芊芊。重歸同穴，綸紵來宣。俾昌俾熾，永賁九泉。

玉 遮 阡 表

玉遮山之中岡，王父敬輿公自擇宅兆於其下，繪圖存笥，未及躬親啓土。我父雲客公於王父歿後遵而行之，葬以康熙丁未十二月十二日癸丑。王母蔡太孺人歿，合窆於是年十二月二十日。我父治命，即祔王父母墓，勿卜他壤。定求己巳奔喪歸，闢塋域，建饗堂，以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於王父昭次。先是，我母施安人蚤歿，已於王父葬日，祔於王母壽藏之次，繼母袁安人後我父五月亦歿，同時並祔。前後各述事狀，請王父銘於家少宰羨門公、我父銘於相國立齋徐公、我母銘於司寇鐵庵翁公，載在宗譜。而隧道之碑尚闕，定求懼無以使後人聳觀惕慮，知我前人貽翼之謀也。今茲增築墓垣，工既竣，因撮其大略而合書之，曰：維我彭氏，自前明洪武初，從江右來蘇。閱三四傳，家道寢昌。五傳南窗公，齒德推於鄉國。有弟西枝公，始成進士。逮我高祖梧山公、曾祖蓼蔚公相繼登科第，俱不克展施猷略以終。門祚艱屯之會，爲之承先裕後，不致失墜者，實王父力也。王父賦資明敏，兼抱經濟才，痛蓼蔚公歿於丙辰臘傳之後，號慟奔赴，扶殯南還。既葬復遷，經營岫里山阡，恫心劬躬，始稱吉兆。蓼蔚公詩文墨蹟鑄版勒石，亟亟表彰於世。公宅既析，仍復蓼蔚公初居葑里數椽，興築堂宇，曰：“我望子孫之肯構也。”明季，時事孔棘，凡東南水利、江海兵防、田賦會計，皆爲綜

核成書，賢撫祁公徵入禮賢館，籌畫多所裨益。倉皇鼎革，遂終隱於湖山林園之間，猶時時慷慨太息，以砥礪流俗自命，讜言正色，絕無唯阿熟軟氣習。是以人多畏忌，恒鬱鬱以終其身。王母天性寬厚，能與王父方嚴相濟，服粗食糲，晨夕不自暇逸，調親黨，恤臧獲，恩意深渥，羣以慈母稱之，享有遐壽，克培元氣焉。我父沈潛好學，當王父治家時，得以專意讀書，而爲文屢變，出入於六經諸史。唐宋八家之中，靡不各擅其勝，未肯勦襲帖括。中年主持壇坫，四方景從。貢入成均，公卿折節延禮，京兆掄魁之作，主司謂爲湘靈鼓瑟，疑有神助。南宮再試，則又力宗先正，體格高簡。蓋於制藝一途，不啻良醫三折肱也。登第既晚，遠宦嶺東小邑，惟以撫字窮黎爲念，卒至齟齬去官，絕意仕進，杜門教授，研究先儒居敬窮理宗旨，孜孜倡導。從遊者數十人，賢撫湯公曾奏姓名於召對時，稱爲吳中宿儒。我父平生知己，賴此有所歸宿矣。我母澹泊貞靜，言笑寂如。生定求時，亂離驚恐，裹血入山，備嘗危殆。比及垂髻，我母瘵疾日甚，顧定求而垂涕曰：“若不知成立何時？吾目其能瞑耶？”中夜溘逝，神明灑然，無怖無戀，又非尋常所能窺測也。繼母來嬪三十載，我父委以家秉，黽勉支應，力終弗逮。年未及艾，遽從我父於喪次。嗚呼，傷哉！仰惟王父母爲定求以育以教，視之如子，定求均得親見考終；洎我父易簣之辰，定求尚在中路，銜恨終天。夔夔鮮民，材微智短，不能濡迹風塵，竊效古人誓墓之義，栖遲林壑，洊歷耆耄，祇以守退安貧，不敢寡廉鮮耻，重爲一第之羞，庶幾可見先親於九京，當不以浮世誇張炫鬻爲丘山增耀也。凡我後人，顧茲水源木本之地，尚其仰承靈庇，無使隕越也夫！康熙五十六年仲冬朔，孫男定求百拜表。

詹維陽律師塔銘

先生姓詹氏，諱太林，字晉柏，號維陽子，湖廣黃州麻城縣人。

族本儒家，屢應舉子業，以多病故，棲心玄學。年及四十有九，子既當門，遂離家遠遊，絕無瞻顧繫戀之意。徑投江西南昌鐵柱宮，入黃冠侶，來寓吳門全真律壇受戒。慕茅山爲仙宗奧府，往寓鬱岡之乾元觀，檢閱藏經凡三載。嘗采藥過良常洞天，見石函中秘帙《龍門心法》一帙，精思而勤習之，若有神授。時當崑陽王律師金陵行道之後，其嗣心月譚律師以先生爲入室高弟，付龍門派第九傳云。自是北游京師，直至盧龍塞上，闡揚教律。羽流聞風駢集，輦下王公卿士，延訪亦復接踵。蓋其道行慤誠，使人一見而悅服也。南還，由天津，歷鄴臺，以至睢陽亳土，所在皆演法談經，宗風遐暢，僉謂：“長春真人金蓮一綫，非先生弗克負荷矣。”既渡江而東，句曲令欽仰加禮，延主乾元觀方丈。是觀爲陶隱居棲真勝地，迄宋時朱觀妙創建棟宇，明之中葉復有閻希言、李徹度、江文谷輩，嗣續重修，洊閱滄桑，浸爲荆榛叢集之場。先生志在修廢舉墜，欲復叢林清規，俾四方來者得所皈依，而盡變應教營私陋習，劬躬竭慮，晨夕靡寧。歲當洊饑，釜空糧絕，日啜麥粥一盂，端坐不稍懈倦，卒爲山蠹所嫉，結黨煽亂。先生乃喟然歎曰：“福地罹厄，劫火熾然，吾既老矣，志其終不遂哉。”因下鬱岡，而靜息於句曲、邗城之間。會其首座唐初陽構道院於京口銀山之塢，未幾奄逝，先生因往憩焉。復受衆請，宣戒一巡。旋示微疾，却飲食者踰旬，預刻化期，留偈而逝。時春秋八十有八，爲康熙五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余在邗城詩館，乘暇朝真茅山，訪先生於鬱岡丈室，一見深契。所論者以御炁凝神之功，合於誠意正心之理，視夫世之托符籙以矜異、挾丹術以誘迷者，實相懸殊也。余謂道家之有律門，外以整肅威儀，內以精研性命，最與儒者相近。而附會之流，往往言行齟齬，始終作輟。如先生軌範貞確，殆幾於古所云恭則壽者，詎可多得乎哉？先生著述甚富，學既洞見本原，文詞亦古雅脫俗，有《會源》、《真源》二編，《定心玉笈》及《道德清靜心印》、《大通》、《洞玄》諸經，《參同契注解》、《顛

影集》行於世。晚年又葺《鬱岡小志》，顯微闡幽，有功於山靈實鉅，惜乎時勢相左也。先生逝後越七日，其徒鄒清如、盛清新、沈一誠、蔣一鶴等，奉龕安於山之南麓，築石塔而封之，共擬私謚爲“貞恪先生”。今年秋，余艤棹江干，躬拜塔前，瞻望徘徊而不忍去，敬叙一誠所識先生事略，而爲之銘。銘曰：

臨江疊嶂環巖城，巖阿一曲仙丘成。神逍遙兮乘風行，飄然遺蛻鴻毛輕。龍虎拱衛安無傾，豈如新冢纍纍平。華陽舊遊流光更，銘無愧詞披精誠。紫霞繚繞揚霓旌，流傳道蔭朝三清。

卓氏四烈墓碣

四烈，爲前明指揮使卓煥妻錢宜人，與煥姑適王刺史某者，及煥二妹也。煥，係遜國時死難名臣忠貞公九世孫，隨樞輔史公守揚州。城將陷前一日，錢宜人倡義而言曰：“婦女不死必辱。”遂死於屋後之池。時其姑方歸寧於家，亦死。二妹，長者十六歲，次者十五歲，皆從之死，池水爲溢。事定方殮，顏色如生。葬於禪智寺側，湖州刺史吳綺爲之誌，故稱“四烈”云。越某年，煥仲弟之子爾堪因禪智葬地卑濕，遷於蜀岡，余方校詩在揚，乃屬書其略於碣，而系以銘曰：

鼎社遷移乾坤裂，守貞大義子臣滅。芳名請看道旁碣，閩中少長真英傑。蜀岡從此增崢嶸，嗚呼！實維忠貞公之餘烈。

百歲翁計潤泉墓碣

翁諱佩，字潤泉，先世自梁溪徙長洲。順治丁酉孝廉甫草先生，其族祖也。父某，治岐黃學，令翁棄舉子業而習其傳，視人疾能洞中窾會。性行忠厚，溫溫有長者風。明季歲祲，飢民就食官粥，多染疫癘，黃中丞屬翁董理醫局，全活無算。山西巨賈王某，盜劫其貲，憂憤發疽，羣醫斂手，翁慨然曰：“吾忍其爲他鄉鬼乎？”亟購

珍藥療治，既愈，絕不言功。族黨貧寡不克葬，有鬻其丘壟者，則捐貲保全之。鄰婦鬻女償逋，則代贖而歸之。其隱德如此。晚年杜門好閑，老屋數椽，旁闢隙地數弓，栽花蒔藥，怡然自得，壽屆百歲。有司旌其廬於調豐里，例當疏請建坊，而翁雅尚恬澹，不屑屑於干謁，故未及舉行以歿。時爲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子徵，字孔昭，亦善醫，年七十餘卒。孤孫謙零落食貧，窶窶靡措，告募累年，訖無就緒。余雖未及見翁，維從祖貽令公與翁爲耄耄交，贈言遺墨，纍纍盈篋。余竊慕其高致，而又歎享此遐齡，不克邀盛世引年令典，一抔曠期，良足傷感。今年春，集同志數人刻期襄事，謙乃卜三月癸酉葬翁於吳山祖塋之次，以徵祔。因書其碣，而系以銘曰：

古者上壽稱百年，淳澆樸剝期難全。杏林橘井別有天，逍遙髣髴蓬壺仙。脫迹塵寰遺蛻然，歸藏何必須高阡。雲山蒼蒼湖水漣，橫空化鶴來蹁躚。

蓬溪知縣黃君墓碣

官山東南麓，爲余妹婿蓬溪令黃君之墓。君諱天麟，字聖貽，號穀城。祖諱承祐，有俠行，自嘉定遷居郡城，封明威將軍。父諱德興，順治乙未武進士，任宜興守備。余第七妹則君之配也。當君之祖父發迹時，門戶喧闐，君翩翩年少，補浙江秀水博士弟子，復肄業北靡。尋以長沙捐助軍需，得縣令秩。未幾，家漸落，君往還京師，謁選無期，益窘絀，乃就余家園一椽，草草棲息，饑粥幾不自給，然與妹安貧守困自若也。性好道家言，焚香步虛，習符籙，施方藥，宛若簪冠中人。久之，選期始及，得蜀之蓬溪，距家鄉七千餘里。泝瞿塘，經灘頭，備嘗險阻。既抵任，縣在荒山中，糧少訟稀，君雅尚廉惠，與民休息。舊例供億上官之費，均出諸里甲，君特蠲省其半。衙齋薪米，一不以煩民。捐俸修孔廟，重建明倫堂，政聲翕然。

方及三載，會縣有鹽井，上官檄令增課，僉謂宜加派民間，君度民力不堪，又不能竟拂憲檄，躊躇審顧，莫得兩全，憂慮成疾，冒暑至潼川商諸州守，疾遂大作。妹聞之，急趨至寓，君已不能語，注目視之而瞑。時爲康熙丁丑六月六日，得年四十有八。側室生二女，竟無子。歿之日，蓬溪士民無不哀之，上官亦惜其賢，協助路費以歸其喪。嗚呼！世之乘時躁進者，得一官則戕虐蒼黔，如大賈之取奇贏，卒至狼籍以敗，比比是矣。君以幽居顛顛之餘，猶能盡司牧之義，豈非皎然有志者哉！而天遽限之以年，不得徐伸其志，孤舟素旛出沒於鵲啼猿嘯之間，人生慘痛，至此爲極。況余與君情深骨月，死生契闊之傷又當何如也？戊寅五月，柩至葑郊，余爲亟謀窆窆，親行相度，乃得茲壤。高原塏爽，遠岫籠從，庶幾可妥君體魄。且距玉遮山我先人兆域僅里許，歲時省視良便。葬以是年九月二十六日。妹亦築生壙而封之，向余言曰：“我夫無子，應置後；而夫弟素行乖戾，禍同紛臂，忍復作螟蛉計，滋累異日乎？留此一抔土，俟未亡人身後，兄之子孫祭掃玉遮時，分我夫婦紙錢麥飯，九原有知，亦無恫矣。”余聞之，益泫然流涕。且念妹最賢淑，當我父母病革，服勞左右惟謹，稱孝女焉。自蜀歸，仍依余舍以居。感念曩昔，幽明異路，而余既老矣，恐時移世隔，未能稔知其故，因勒石而碣之於阡，非獨以表君生平大略，亦示我後人知余同氣深愛，而無忘妹言，周護松楸，永修禋祀，尚其有監於斯文！

行狀

誥贈奉政大夫陝西提學道按察司僉事前進士
改寧國府儒學教授芝庭陸先生行狀

芝庭陸先生歿五年，子德元成進士。又五年，王孺人歿。德元

先後居憂，哀毀踰節。客冬，德元謂余曰：“自先君歿，德元濱死者屢矣。欲追述生平，俟當世立言君子腸枯膽裂，竟不能具一詞。今母喪再罹，榮榮鮮民，亟營窀穸。惟吾子與先君有深愛，其能言德元所欲言者，謹以狀屬子。”言罷，德元泣，余亦泣。蓋余祖父以來，兩家交誼最篤，死生之感，未嘗一日去心也。今年夏，德元復以書至都，曰：“卜葬有日，願踐前諾。且念先君文在四方，而位甚卑，交甚寡，於一切身外事漠然耳。惟此漠然之真氣，若有可以不朽者，苟不藉知者之言以傳，則後之信而有徵，未可知也。”嗚呼！即此數言者，實可以狀先生矣。先生諱壽名，字處實，芝庭其號。先世自宋南渡遷於蘇，爲著姓。曾祖文聰，封工部屯田司郎中。祖檄，萬曆甲戌進士，治河夏鎮有功，官至山西提學副使。父明農公，時登以明經，薦授縣令，終不仕，郡舉鄉飲大賓。妣尤氏有五子，先生其次。明農公溫溫長者，不問生產，家故貧。先生與伯兄壽國，並擅異才，藉藉諸生間。伯兄早歿，先生天性恬澹，不亟亟進取。當吳下壇坫角立，雖爲時輩所推，絕不露鋒鏑。杜戶擁書，殫情搜討。事兩親，撫諸弟，孝友肫篤。辛卯，芝生於庭，遂登賢書。壬辰，成進士。人謂瑞感云。是時，皇朝定鼎，始重科目，士既登第，雖試州縣，類能循資拔擢。先生自視欲然，曰：“吾吏隱足矣。”乙未，改寧國教授。寧固江山秀傑之區，英俊林立，先生爲之師，翕然向風，所梓《宛陵課士錄》，多傳誦之。而生徒尤樂其善氣可親，如坐春風中。甫朞月，丁母憂。服闋，又丁父憂。里居屏絕干謁，家無宿春，四壁頽壞。客或嘲之，輒謝曰：“此身如寄也。吾不厭貧，尤最耻言貧。”聞者爽然去。四方來者，停車委巷，脫粟菜羹，盡賓主禮。江南奏銷案起，先生無負郭田，緣族人罣誤，亦置弗校，曰：“吾久無宦情矣。獨於教子論文，忻忻不倦。”當卯辰之交，先生文一出，風行海內，規摹轂率者，以次捷去。先生欣然笑曰：“此得吾迹耳。文之至者，以神遇，不以言傳。吾文非以希世者也。”家課復縱筆爲程

式，并以教鄉里問業者。庚戌春，先生視文會於葑溪，舉余文向諸子曰：“是則實獲我心！”呼酒滿觥，歡歌勸勞。嗚呼，真以文章爲性命者耶，抑樂道人善而篤於故舊者耶？時方謂執友之仁，賞心之雅，追隨几席以爲樂事，孰意先生長逝，去此不遠矣。逝之日，余方流離嶺南，歸聞之，慟幾絕。清宵平旦，風淒月冥，忽忽遇夢寐中，不覺幽明隔也。蓋先生於物態齷齪，睥睨不屑；與人交，吐露胸臆，不事矜飾，而慎取與，辨是非，凜凜不可犯。一有不如意，則義形於色，陶公之介，阮公之慎，初非佯狂玩世者比。所著詩歌古文，沖夷蕭散，寫其所自得，絕無窮愁感憤、罵讖笑謔之狀，此在文人尤難之。有已刻《鳳鳴集》若干卷。先生歿後，德元飲痛成疾，家益落。而隨得黽勉成名者，王孺人力也。孺人爲延津令心古王公女，母劉氏。延津奇先生文，遂許字。孺人來歸，不以終守寒素長戚戚也。方德元居先生喪，孺人含淚勉之曰：“汝忘而父賁志以終耶？何沾沾哭泣爲？自今以往，門屏內外吾力任之，吾豢汝，而不讀父書以報，汝非人矣！”德元既隳，改教池陽，孺人就養，稱六十觴，余爲文祝之曰：“瞻望敬亭，宛然在目。傳經以繼，轉憂而喜。”孺人聞而領之。踰年，遂病終於學舍。嗚呼！孺人能見其子之成名，而不能長享其養，先生則并不及見其子之成名也。哀哉！先生卒於康熙辛亥九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二，孺人卒於康熙辛酉十一月初四日，年六十有六。子二：德元，丙辰進士，池州教授，今遷國子博士；德蓮，縣學生，嗣靈長公後。女二。以今癸亥某月日合葬於吳縣鳳皇山先塋之兆，余竊歎世之梯榮席寵、聲光爛然者比肩相接，而釣奇噉名之流，亦得附和一時。先生於二者，兩無所當，獨以磊落抑塞終其身，其在易之困乎？歐陽子爲蘇子美、梅聖俞諸人作銘，纏綿悱惻，千載增交道之重，亦爲天壤間洩造物之憾爾。余固不足表先生之萬一，伏冀能爲歐陽子之銘者，則於是《狀》可考而知焉。

翰林院庶吉士觀三董君行狀

嗚呼！士能力學勵行，皎然於親師取友間者，難矣。間有之，而沉鬱不遇於時，則謂命與志阻云爾。若立志既振拔於流俗，積之又久，得受廟堂特達之知，乃天方伸之而忽喪之，慶者在門，弔者在閭，使人痛悼，宜何如也？吾同里觀三董君，固所謂振拔於流俗者，舉孝廉及十載，今年捷南宮，對策高第，讀書中秘，五閱月而病歿。訃至里門，其兩親年皆七十餘，挈九歲孤，蒼黃號慟，聞者莫不咨嗟涕洟。余與君交最篤，尊甫繡衷公以行狀來屬，其何能辭？君諱麒，字觀三，別號壯齋。董氏先世，山左萊州人，明洪武初遷至吳，五傳爲君高祖，贈憲副龍岡公，諱大經，遷於華亭。曾祖念龍公，諱中行，天啓壬戌進士，官工部郎，忤宦官張彝憲，陷之獄，事得白，官至浙江按察司副使，生六子，散居雲間及嚳城。叔子子敬公諱宏修，華亭廩貢，復徙居蘇，是爲君祖。生四子，長諱德慎，郡庠生，即君父繡衷公。君生而聰穎不凡，子敬公挈之鄰館，親爲督課，爲小題文，絕有佳思，不屑繩尺。己未，補長洲弟子員，明年遂食餼。我先君一庵公閑居講學，生徒日進密邇，得君益深喜之。每課業文星書院，舉君文示衆曰：“是能以韓、蘇之氣達程、朱之理者。”君能虛懷悅服。先君歿後，念志矩齋中遺誨弗諼也。復往從鈍翁汪先生，於堯峰講古文詞，又以玉峰柏廬朱先生隱居高蹈，負笈其門，益知學所依據，不欲以詞章爲舉業嚆矢而已。子敬公老年病革，君服勞喪事，又恐尊甫銜哀致毀，曲爲慰解。及尊甫病痢劇，君躬親湯藥，焚香露禱，旋得愈。庚午夏，君所居廬芝生於庭，瑞色輪菌，僉謂董氏世德將復興矣。榜發，果隲，闈牘行稿皆脫落尋常蹊徑。三上公車弗利，眈勉授徒，所至皆以嚴憚切磋，痛懲燕僻之習。兩遭妻喪，固窮宴如。日夜發篋中先儒遺書，據案濡毫，歌呼自得，綽有儒者氣象。戊寅秋，北平蔣氏聘君授經其家，爲計偕地較便，慨然辭家

以行。適館經年，課徒休暇，下帷揣摩，搆經書藝數十首。春闈中式，殿試對策，讀卷諸公謂其原本經術，通達國體，進呈二甲第五，上選爲庶吉士。旋奉恩綸，加月俸於詞臣之貧者，君遂得與。自謂寒儒淹滯，一旦遭逢異數，當益砥礪名節。而白雲親舍，瞻依迢遞，惻惻於郵筒往復間。無何，疾作，相隨止一老蒼頭，借寓友人邸舍，症似傷寒。八月杪，忽自謂病必不起，即以後事囑其內弟宋進士嘉升曰：“生死常事也，但恨福薄，不得享此微名以慰兩親，不孝罪無由逭。”又論蒼頭曰：“吾亡後，兩親聞信，但置此薄福子於度外，不下一點淚，吾瞑目矣。”十月十一日，竟長逝，得年四十有六。娶周氏，繼娶宋氏，又繼湯氏。子一，茂根；女一。余與君二十年來，隔垣過從，喜君真氣洋溢，講肄浹洽，有出於詩酒周旋之外者。及君行，余爲詩送之曰：“豫就公車會，從容好下帷。還除功利習，靜向性天窺。芸館談經日，金闈載筆時。師傳須發露，遙慰素心期。”君於客秋，亦寄余七言律二首，有“坐得上牀客自遠，開來三徑我常親”及“菰蘆不識平津第，風月遙依伊洛傳”之句，足以見兩心相信之深矣。余聞君第，竊幸制科得人，興起里閭，我道不孤。喪歸之日，茫茫幽憤，尚忍言哉！特舉君平生親師取友之實而直書之，非有溢詞云。

長洲教諭侯孝廉行狀

君姓侯氏，諱文燾，字浴日，號蘅皋。其先自元時，始居於錫。高祖諱先春，萬曆庚辰進士，兵科都給事中，歷官太僕寺少卿，有直諫聲。曾祖諱世英，恩貢生，封大理寺司務。祖諱巨源，庠生。父諱愈，庠生。前母吳孺人，母呂孺人。君天性淳謹，言笑不苟。年十七，遭父喪，事呂孺人能盡孝，與弟文熾友愛最篤。攻苦好學，無他嗜好。年二十有二，爲學使富陽邵公所拔，泮額方限四名，君爲

文馴雅有法度，而秀采奕奕動人。越七年，康熙甲子舉江南鄉試，數上公車弗利。先後假館京師，以時下奔競浮囂爲耻，未嘗挾刺一至津要門。操履修潔，視非義財嚴於一介，每自謂曰：“吾於名利兩途，非惟不爲，動有如酷。與之避者，寧固毋通，寧方毋圓，寧退毋進，寧落落毋營營，行事只求不愧，富貴利達非所冀也。”既需次應補中書舍人，念母年衰老，未有祿養計，仍改就教職，丁亥授長洲縣學教諭。是時，蘇郡方遭旱災，奉旨截留漕粟數十萬石，賑濟饑民。君初至，于中丞委至楓江王路庵發賑，關津要衝，營營駢集，君稽察精明，胥吏不得侵升斗，貧戶乃沾寔惠，老幼男女頂香鳴謝，不絕於道。明年又遭水災，冬春之交，官廠煮粥，君復委至故發賑處，多方調護，晝夜躬親。呂孺人念君體氣素弱，勸令稍自愛，先生曰：“但得上報朝廷，下救百姓，倦憊奚辭？”上官聞知，益信其賢。荒後疫癘流行，滄洲陳郡侯製良藥頒鄉村，衆都畏避不前，君徒步赤日中詣病家，咨嗟撫視，明布憲慈，雖積屍填路，人迹罕到之地，未嘗裹足以避。浙西苕、霅水災尤甚，流民至蘇者不下數百艘，陳郡侯謀爲給資分遣，謂非侯廣文不可，君冒風雨，遍歷諸舟，計口授粟，均得餬口以歸。城中挑濬河渠，君與檢督之勞者數處。張中丞下車伊始，以興行教化爲亟，思仿胡安定公設經義、治事兩齋之教，因廉得君之賢，優禮有加，俾諸生知所矜式。凡宣講《御製訓飭士子文》、《聖諭鄉約十六條》，必屬爲之倡導。戊子秋，聘入浙闈，公慎自誓，得士八人。太倉州學缺官，復行委署。待士謙和有禮，月課評鹭，甲乙井井，至於贊脯有無，總置弗校，苜蓿蕭然，口不言貧，相對恬如也。先是，長洲學宮頽壞至極，定求自壬戌倡募，歷三十餘年，殿堂、祠廡、門坊、亭閣，經營漸備。而教諭公署久傾，退處西齋，卑隘弗稱。己丑冬，因復募建講堂三楹，闢荆榛，除瓦礫，君亦拮据勺貸，親營匠石，移老屋數椽以入居焉。堂奧潤色，樹柏列庭，談經鼓篋而前者，謂此五十年前舊觀始得重見矣。今年夏，送試澄

江，忽有非意拂逆，悒悒成疾。回署月餘，竟弗起。卒於六月十二日，距其生於順治丙申十月二十八日，得年五十有六。配秦孺人。子二，炳、高，新補常郡庠生。篋君與余論交三載，道義孚信，冀得匡扶學校，墜廢舉修，而奄忽棄捐，易簣之頃，遣倅告別，若欲以身後事相屬者，余匍匐往視，哭之既慟。竊念君行己大節，卓越流俗，而以寒氈片席，恤民瘼，軫時艱，能爲人所不肯爲。大程夫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諒哉斯言！設使得竟其口之所施設，流惠蒼生，豈可量哉？嗚呼！善人殞喪，吾道彫零，罕虎動國產之悲，惠施遺莊生之戚，古今同軌也。因爲敘述事略，以待當代志乘之表彰焉。

妹婿施逸庵行狀

余妹婿施君逸庵，敦至性，飭素履，而時數不偶，卒能息機學道。一旦奄逝，回溯生平，憂忻聚散，俄成陳蹟，可悲也。諸甥遠等，屬余排纘事狀，誠不得辭。君諱維宜，字天申，更曰左君，晚年號逸庵。先世爲嘉禾人。祖諱有文，始徙於蘇。父諱弘濟，母喬孺人，生二子，君其次。甫乳而孤，家道饒裕，喬孺人年未三十，砥節持家。比君童丱，延余從祖貽令公爲師，君倜儻負大志，讀書以外無他營，最得喬孺人歡心。事伯兄亦恭謹。時雖未爲我家婿，而我祖父於親黨間已嘖嘖稱施氏有亢宗子云。及余妹往適，婦道夙嫻，修澹精潔。君方游辟雍而歸，問安視膳畢，即攤書滿案，呶唔弗輟。余爲諸生，每過君齋，晰疑賞奇，清宵白晝，樂而忘返。君亦自謂揣摩就熟，穎脫固意中事。既七試南北秋闈，終不利，則扼腕骯髒之狀，亦微露於眉睫間，而卒不屑援一命以爲階，曰：“吾爲母氏鞠育荼苦，冀得一遂顯揚爾。命既不猶，何錄錄爲？”及喬孺人歿，君哀毀甚，遂謝賓興，年纔踰四十也。自是杜門課子，間作古文辭以自

娛，孜孜樂善。凡育嬰賑難、惜字放生諸務，皆殫力仗助焉。諸甥既游庠，能好學，君亦稍自寬解。無何，長甥病卒，我妹哭子亦病卒。又遭意外訟牘，產幾盡，君遂精神銷鑠，無復激揚宕往之氣，漸厭塵冗，棲心釋典。向南澗笠公、華頂仁公參入門公案，自謂微有所得，子女婚嫁盡完，便弛家乘，別築小樓，終日獨坐，不聞人聲，却肉茹蔬，竟同枯衲。余間與君爲穹窿、鄧尉之遊，尋梅踏月，則忻忻至。余謂君曰：“曩歲繫情青紫，夙根搖落，幸存此本來面目，升沈約樂均可付諸枕畔浮雲。”君亦啞然一笑。今春六十初度，堅辭爲壽，刻程夫子語以見志，復爲言懷詩數首。既而感寒疾，入夏漸瘳，秋更强飯。忽一日，余弟瞻庭往視之，坐談亹亹，神色如常，條稱頭眩，扶之入寢，目遂瞑，形神離合，疾於彈指，聞者無不驚詫。而余則知君於死生之際，早已無所凝滯，故隨化而盡如此也。夫自時俗遷移，闔闔素封之家，類能藉徑梯榮，焜耀閭閻；否則緘滕扁鐻，權奇取贏，形疲神汨，奄奄同盡。君以孤兒成立，一洗囂塵湫隘之習，幾於有道爲伍，長物蕭然，遺書數篋，回首頓空，病苦不擾，獨來獨往，若浮若虛，固與時俗背馳，而適足以成君之高致矣。君卒於康熙三十七年十月初七日，元配王氏，繼配卽我妹，前君六年卒。子五：研，府庠生，前卒；彭遠，邑庠生；穆，邑庠生，殤；維成，鎮江府庠生，出嗣博如公後；確。女二。孫男二：嗣孟、嗣研，後爲承重。彭準爲長房姪，景瑗撫爲子。

從祖貽令府君行狀

從祖貽令府君壽終，距先考歿甫三月，定求苦由瀕死，哀至增慟。從叔父暨從弟寧求將乞銘於當代宗工，屬定求爲狀以請。伏念府君年踰大耋，名公巨卿論贊翕然，而纂述遺行，子弟責也。定求創鉅痛深，終不敢以言不成文爲辭。府君諱行先，字務敏，號貽

令。我彭氏先世，自洪武初從江西臨江以義旅歸附來蘇，隸衛籍，遂爲長洲人。四傳爲府君高祖至朴公。曾祖爲南窗公。祖爲梧山公，嘉靖辛酉舉人。考爲蓼蔚公，萬曆丙辰進士。妣何孺人，繼妣徐孺人。府君與先祖敬輿公、仲叔祖子繇公，同出自何孺人，府君其季也。甫七歲，何孺人歿。稟性沈靜，勤於肄習，蓼蔚公挈之丹徒學舍。年十九，補博士弟子。蓼蔚公方成進士，逾月而京師訃至，先祖同府君奔喪扶櫬。遺產故薄，析箸後，府君絕不營心溫飽，惟痛先人蘊抱未展，發憤下帷，讀書東禪僧舍，爲文務深折，握管凝然。性尤慎於交游，受人托謀必忠，不設城府，耻言人過。崇禎癸酉，南闈中有疑案，事關學校。其人本中表，以當事素重府君，亟引自白，實未嘗相關。知當事飛章入告，遂并遺累。或勸府君訟言解免，府君曰：“功名小事耳，奈何以行止曖昧之事，使人毀家聲而蒙汙辱乎？”直抵京，上疏陳理，在位正人有爲揚言於廷者，乃奉旨命學使者開復。是役也，再上長安，首尾四載，家業罄盡，終未嘗致其人於訟，人以是推長者。明季，以拔貢薦舉，考授知縣。時蓼蔚公同籍多當軸，方以爵秩市聲援，咸謂捧檄足喜。府君見時事潰紊，勢不可支，絕意注選，襆被遄歸。未幾鼎革，獨免於亂，人因服府君見幾高蹈云。嗣後隱居教授，巾屨所至，爭相愛敬。時以文史自娛，家貧不能廣購書籍，輒手自繕寫，日課數十紙，蠅頭細書，纍纍積笥篋中。自幼長於六書，凡蓼蔚府君手蹟，臨摹酷肖，更出入於晉、唐諸家，不屑爲時下俗筆。暇時遇子姓聚集，必援引先輩遺軼舊聞，談論娓娓。其最注心力者，蓼蔚府君爲孝廉時曾輯《宗譜》未竟，府君增修葺事，以次授梓。從祖隆池公後嗣中絕，塋墓無主，歲時祭掃不輟，又蒐次其遺集。晚歲惟老友數人，李先生灌溪、鄭先生桐庵、周先生子佩、金先生孝章，偶過從，相與揚挖古今，品題翰墨，幅巾方履，宛然如古圖畫，見者以爲香山會中人物也。歲戊戌，府君年方週甲，從叔父璜病歿。遺孤寧求僅十齡，府君在諸孫中素

愛異之，恐其孤露失學。時方授書施氏，携至塾中，親爲督課，晨鷄夜雨，鬢鬣相對，黯然神傷。比長，訓以從師取友，務求實益。寧求奉教惟謹，有聲諸生間。及登賢書，旋賜及第。報至，府君絕不加喜，郵書京邸，孜孜則古稱先，輒以流俗趨炎爲戒。寧求散館後，假歸，府君康強無恙，一時間里以爲寰中人瑞。潛庵湯公來撫我吳，每月吉讀法，亟命有司延致，使國人知所矜式。府君以衰老力辭，請至再三，始一往，亦終不報謝。湯公入朝陛見，上以吳中紳士詢，遂舉府君年高有品行，同先考姓名置對，時壽躋九十矣。居常兀坐執卷，蔬一盂，酒一盞，怡情終日。間爲人作學窠大書，腕力遒勁，人以爲精強年少弗如。或與鄰曲往還，褐衣徒步如故。今歲元旦，先考往謁府君，歸即病作，府君聞變盡傷。定求奔歸幕次，府君親來會哭，顏色慘淡。閱月痰氣偶發，即屏去湯藥，飾巾待盡。臨逝之頃，猶起坐索紙，書唐詩一首以應請者，移時遂暝。先是，府君營壽藏於長洲縣祀字圩之原，乞桐庵先生爲生壙誌，手具事狀，有云：“生平與人落落如也。久而若初，厚責人而竭其歡，不敢出也。接如醴而乖末者，亦未有矣。鍥薄自分無之，所忠愛不敢不勉；加於所不知，施於所不報，亦庶乎一二焉。”又曰：“持情平而流於弱，處物恕而不辭損。”而鄭先生則云：“就其獨行慕古，不以近人之學，苟合當世，庶幾狂者之進取而有其志，而辭其疾，獨守其有所不爲之操，抑亦狷者之流也。”先生知府君最深，其言固可信。府君生於萬曆戊戌九月十八日，卒於康熙己巳閏三月十七日，得年九十有二。元配顧碩人，潮州府經歷天泉公女，白首相莊，壺儀淑慎，得年七十有七，先府君十四年卒。子三人：長珮，府庠生，娶黃氏。次璜，早卒，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娶黃氏，旌表貞節，封孺人。次球，長庠生，娶顧氏，繼薛氏。女三，適庠生陸長吉、朱有孝、庠生程棟。孫若干人：予繡，珮出寧求，康熙壬戌一甲第三名進士，翰林院編修；實求，前卒；宏求，府庠生，俱璜出。志求、思對、廣益，長庠生；萬

求，俱球出。孫女六人。曾孫男九人，曾孫女五人。康熙己巳十二月某日葬於祀字圩新阡，啓顧碩人兆而合窆焉。定求執筆嗚咽，墨漏滋多，敢勾立言君子賜諸採擇，用抒子若孫罔極之思，而藉以式光家乘。斬衰喪中功服從孫定求稽顙謹狀。

敕封國子監司業顯考一庵府君事狀

痛哉定求，自壬戌冬北行，定省違曠，日夜悚惶。舊臘乞假省親，謂從此歸依子舍，稍追罪戾。將抵里門，訃音猝至，擗踊入幕，死有餘恫。追憶府君立志砥行，遭逢坎壈，未嘗一日暇豫，爲尤痛也。府君諱瓏，字雲客，號一庵，先世江西清江人。始祖自洪武初從征至蘇，五傳耆儒鄉飲賓南窗府君，諱時，爲府君高祖。嘉靖辛酉舉人梧山府君，諱天秩，爲府君曾祖。萬曆丙辰進士祀鄉賢蓼蔚府君，諱汝諧，爲府君祖，生三子，長爲大父敬輿府君，諱德先，貢士，贈文林郎。大母蔡太孺人生二子，長爲世父文學清傳公；府君其次也。府君生而端重穎異，蓼蔚府君猶及見而鍾愛之。大父風規峻整，庭訓甚嚴。府君成童時，爲文輒驚儕輩。年十六，補郡學弟子員，性喜讀先儒語錄，方言矩步，一切嗜好泊然無與。既娶我母施安人，常獨居小園，竟月罕歸。爲文沈深浩博，經史諸子，殫精研練，同學相聚，威儀整肅，筆墨無聲，畏服如嚴師，與世父友愛最篤。丙子，偕試江上，世父暴病卒，府君扶喪歸，哀慟幾絕，遂弗忍與秋試。乙酉五月，生定求方三日，府君同我母懷抱呱呱，避兵丙舍，烽火震驚，劬勞萬狀，曾著有《山居抱子詩百韻》曰：“欲使此子他日知生長艱難，不忘儆戒。”定求每一展誦，輒心魂驚悸也。兵革既定，家產蕩析，府君勉循舉子業，故相國宋文恪公、孝廉疇三公延府君同硯席。吳門向有文會，府君秉性直諒，遇人盡言無隱。間因事感觸，慨然謂同人曰：“朋友居人倫之一，吾輩負荷名教，奈何汎

汎徵逐。”遂訂同學數人，名曰“慎交”。四方名彥，聞風響應，府君絕不爲馳騖聲名計，而一時異同之見，嘖有煩言，府君處之坦如也。辛卯，學使首拔，貢入成均，輦下公卿爭相推重。司成黃岡曹公方以性命之學倡教六館，一見府君，水乳交合，曰：“此載道器也。”乙未廷試第一，授知縣，閱卷諸公謂府君曰：“仍當爲兩闈先聲，無遽小試。”因歸里省覲。丁酉，舉京兆第二，出孝感湯公門。是科風波叵測，至府君，特交口信服。蓋困棘闈，凡八試，年已四十有五矣。戊戌下第歸，遭我母施安人變。己亥再行會試，海寧楊公擬以府君卷冠一經，力薦不果。府君文凡幾變，至是力追先正，自謂得所歸宿。平生課藝充積笥篋，坊買所梓什未及一。同學故人多致身清華，而府君遲回一第，需次外吏，委心任運，日以書史自娛。定求方爲諸生，府君日夕提撕，每課一義，既從師評論，必親加指授，務繩削當意乃止。甲辰謁選，守候歲餘，忽心動，買小舟南還，而大父疾方革。府君跪奉湯藥，閱五晝夜而歿，人謂誠孝所感。戊申服闋，會功令裁司李，改授廣東長寧知縣。寧爲廣屬小邑，邑僅五里，在荒山窮谷中，府君蒞任，傷心民瘠，又當郡倖韓某署任朘削之後，革火耗，恤里排，戢衙役，息詞訟，興文教，嘗題署壁曰：“何陋且安茲土俗，固窮聊獲古人心。”又曰：“厥田下下，惟願減賦輕徭，汔五都之小息；自我居居，庶幾飲冰茹檠，偕百姓以長寧。”期月間，鞭扑幾於不事，士民翕然愛戴。鄰邑民謠有“獨見長寧戴二天”之語。己酉，充本省鄉試同考官，閱麟經，得士盧澐等四名。時大母年近八旬，遠道不能迎養，府君素無宦情，冀邀一命，即遂初衣。自問硜硜之守，豈忍剝民脂膏諂事上官？而郡守朱某貪黷甚，府君既不滿其欲，署篆韓倖，其私人也，交盤積欠，勒令府君賠認，更重拂其意，銜怨刺骨。又寧邑戶口寥寥，派拆鹽引甚多，不堪追比。府君俯從民請，招商平賣，幫貼銷引諸費，而商倚藩勢爲虐，憤不能分外取贏，遂合韓倖造謗。會朱守正嫌府君，乃乘總督入境，朦混具揭。寧邑

士民攀號慟哭，裹糧訟冤，巡撫劉公惻然曰：“長寧固無一事，亟當昭雪其誣。”以總督在任，未免回護，乃援“因公註誤，赦前免議”結案。府君飄然歸來，已棄一官如敝屣矣。是時，定求聞難赴粵，流離逆旅，銜冤悲憤，清宵平旦，焚香籲天，淚涔涔下，見者皆為太息。及事得白，而韓倅蚤經暴死，朱守亦計處罷職。父子淒楚之餘，繼以嘯歌江帆嶺屨，行吟相向，輒以險夷一致，得失無常，力為排解，著有《抽簪雜咏》、《南鳩鳴和》數章以見志。壬子抵家，大母幸無恙，稱八十觴，定求叨是秋鄉薦。明年大母歿，府君年六十餘，日作孺子泣。凡兩經大故，亟營窀穸，仍日懸畫像於書室，寢興必拜，出入必告。遇諱辰，思慕涕泣，哀詞纍纍，黏諸座隅，二十餘年如一日也。丙辰，定求既登第，府君手書諭曰：“門祚衰薄，汝素樸直，不能動合時宜。且仕路嶮巇，益當節性謹身，無忘澹泊寧靜。”定求自慚疏闊，無以仰承嚴訓。庚申移疾歸，拜府君於堂上，即稟曰：“兒歸，願杜門讀書，如童子入家塾時，不問戶外一事，以補從前悠謬。”府君喜亟，檢授案頭先儒集曰：“余弱冠即喜觀雒閩諸書，近得高忠憲公、顧端文公遺集，剖決義利，瞭若觀火，始知學者舍‘居敬窮理’四字，別無入門。我老矣，自歎定志之晚，汝宜沈潛紬繹，尤以四書五經及《孝經》、小學、《性理大全》，須臾不可釋手。”矻矻窮年，不自惜其精力之疲。題所居書屋曰“志矩齋”，又自號曰“信好老人”，門弟子於是日進。每月朔望集諸生，會文文星閣，辰出酉歸，定求隨侍二載。壬戌秋，為府君七十壽辰，私擬援例終養，府君愀然不憚，即於歲首預刻《壽戒》以謝親朋來祝者。定求遠巡過府君誕，俶裝啓行，府君偕至維揚，乘一騎目送驢車里許乃返。詎意即此為父子永訣時也？痛哉！定求抵京後，家書至，細書盈紙，凡府君日所閱書籍，胸有所得，即錄寄邸舍，以當提命。文星閣文會數年修舉不廢。或言閱文耗神，非老年所宜。府君曰：“日月不居，不亟為諸子稍效規箴，雖優游卒歲，何益耶？”晚年論交，專務破除畛域。謂往時志

氣感發，賴羣賢有成；今交道難言，正當雪消冰泮，何沾沾壇坫虛聲爲？以此生徒來學者謹飭居多。所作詩歌古文，直抒胸臆，不摹仿一家言。邇來尋源探本，益視詞華爲糟粕，故未嘗輕授棗梨。潛庵湯公撫吳，見府君足迹罕入公府，常屏驕從過訪。陛見日，上詢吳中縉紳，公奏及府君居鄉杜門，授徒講學，爲時矜式。府君聞之，轉增悚惕。及湯公歿，哭之慟。自是意興蕭索，家問中詞氣黯然，嚮定求雍職告竣乃乞歸。因復蹉跎歲餘，何圖天降酷殃，一至此極痛哉！府君中年後，精力強健，比歲常患痰疾，今歲元旦往拜文廟，詣湯公祠，登文星閣。至初六日，忽發嘔吐，頭暈氣逆。閱五日，竟不起。府君嘗以臨深履薄之言，存順沒寧之義，服膺拳拳。而定求跋涉道途，晏然食息，夢魂不靈，罪惡深沈，百身難贖。痛哉！府君生於前明萬曆癸丑九月二十五日，卒於皇清康熙己巳正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七。順治己亥二甲進士，以推官改授廣東惠州府長寧縣知縣，康熙二十一年舉鄉飲大賓，二十三年封儒林郎、翰林院修撰，二十七年封承德郎、國子監司業。元配先母施氏，贈安人，益藩審理仰思公女，先府君三十年卒。繼配今母袁氏，封安人。子一，定求，娶李氏，封安人。女十一人：長適衛荇，次適監生顧卓，次適貢生汪寶璐，次適全椒訓導吳廷和，次適監生施維宜，次適貢生丁愈，次適候選知縣黃天麟，次適陸裕，次適御史陸經遠，次適貢生丁憲，次適監生陳禔。孫男四人：始乾，監生；正乾、日乾、永乾。孫女四人：長適庶吉士宋大業，次殤，次字陸英。康熙己巳十一月二十八日，安葬府君於吳縣至德鄉玉屏山過字圩王父母墓次，惟大君子俯賜闡揚，增光泉壤，則府君歿且不朽。

敕贈安人顯妣施太君事狀

嗚呼！先安人歿時，定求方十四齡，童稚闇劣，烏能有所陳述？

歲月駛迅，失恃之悲，日填胸臆，思一叙安人壺彝，輒復嗚咽中止。先府君又奄忽棄世，若不及苦由餘息，並識安人事狀，是有子而無子也。因擬於府君懸窆之辰，并爲安人勒片石，謹舉存歿所見聞，綴次如左。安人施氏，長洲人。高祖毖泉公，諱仁，嘉靖戊子孝廉，官湖廣永州司李。三傳至我外王父仰思公，諱弘德，歷任益藩審理。外王母陸孺人，生五丈夫子，二舅贈翰林古翼公，四舅孝廉爾恭公，儒林並推尊宿。定求不及見外王父矣。常聞舅言曰：“安人溫恭貞靜，未及笄而陸孺人歿，不待董以師氏，言動舉止無纖毫替於禮法者。”府君語定求曰：“汝母年十四，來歸於我，我父敬與公治家嗃嗃，我母蔡孺人濟以慈惠，汝母和敬兼至，兩尊人深賢之。我爲諸生時，雖初婚，讀書別墅，旬月罕歸，汝母言笑俱寂，房闈間穆如也。汝母生二女，年三十一始生汝，爲順治乙酉五月九日。王師方下江南，城中驚潰，汝母就蓐三日，強起裹汝入小舟。至城門下，矢石礮擊，舟鬪數里，沿山渡湖，昏暮抵嶼里丙舍。而我父母猶在城中，音問阻絕，我潛陟山巔，遙望煙烽起處，疑城中有變。又訛言兵將入山，懼無完卵，每抱汝向墓門泣不止。越百日，兵定歸家，乃免於難，鞠育荼苦，無甚於此。汝宜識之。”定求習聞是言，故能道其詳也。鼎革後，府君猶困諸生，離家適館，不暇內顧。數年中，安人再舉一弟，不育；又舉二妹，氣血消耗，病既潛伏。及府君貢成均，居京師久，安人患腹疽幾殆，尪羸之疾益鍾於身，終日幽憂不自得也。丁酉，府君方魁京兆，安人憮然自傷曰：“三十年來，每經報罷，聲淚俱吞。今幸及見此，而吾恐不久於人世矣。”明年，病遂革。府君方下第歸，安人神色轉復坦然，曰：“死生，命也。勿以我故，傷堂上心。”禁止巫禱，裁節醫藥，婉言以辭問疾者。女奴欲入宿視夜，固止之，止留二婢侍牀下。夜半起問月行旻否，言訖復卧。少間，老媪竊聽痰嗽聲寂然，急視之，屈膝側體，竟長逝。定求前此恒與安人共卧起，不少離，是夜方溽暑，府君命侍寢於樓，突夢安人至

榻前呼曰：“我死矣，汝何以睡爲？”汗發驚覺，聞樓下哭聲，徒跣奔慟，悔恨不及永訣。痛哉！安人臨沒，萬念洒落，獨不忍不一顧其子，此魂告也，非夢也。定求幼秉弱疾，安人憐獨子，嘗廢寢食，終不作姑息。猶記定求六歲時，王父率之就塾，偶嬉戲，懼王父督責，暱安人側，以冀解免，安人顧弗許曰：“兒若此，我復何望？”卒令受夏楚而止。更憶安人患疽時，中夜不寐，拊定求而警之曰：“我即死，而汝不克自立，當奪汝命，無貽弗類羞。”曉視枕上淚痕斑斑。常謂人曰：“天若假我數年，見此子成人，吾目瞑矣。”而竟不遂。性耻鬻浮，絕伎忌，而自奉尤極菲薄，從不置一簪珥，御一羅綺，冬月卧病，所覆止敗絮也。王母時餉甘旨，勉承之，終不下咽，潛給塾中餐，曰：“吾薄福人，敢冀享受耶？”平居履綦不踰閭閻，守內言不出之戒，兢兢也事王父母，暮年猶視初歸，事無鉅細，非稟命不敢輕爲行止。歿之日，王母哭盡哀，曰：“失我左右手矣。”王父視定求，亦太息曰：“汝母在我家，一意鎮靜，得婦道之正。今不得終事老人，能無憾乎？”言罷，流涕泫然。庶母蔣氏來二十年，安人絕不臨以嫡妾之分，所生一姊二妹，愛等己出。庶母後安人兩月，病亦革，乃長歎曰：“終當從女君於地下。”族黨間，見安人歿，皆加軫悼；戚獲廝養，歲久尚多懷戀恩義、屏處涕泣者。府君自謂半生勤苦，殫力於學，不戚戚以名利動心，亦由安人泊然靜守，交謫不作，義命自安，厥助良多。迄病歿，志意湛定，尤闔德所絕無。常悼畫像失真，而題贊曰：“是耶非耶施孺人，時似是形恒似神。土木龍鳳同一塵，端莊靜重乃其真。生平不笑亦不顰，綦縞長看布練新。糟粕自嚙不嫌貧，舉案齊眉敬若賓。婉婉無違順二親，螽斯克繼裕振麟。三十年來共苦辛，公車一上悼秋旻。”府君是詩實足狀安人矣。今定求居喪次，檢府君比歲遺墨，有癸亥秋《悼安人亡忌》詩云：“二十五年絃斷絕，於今夢寐渺難逢。徽音擬議誰能嗣，秋夜傷心望碧空。”丁卯秋，又有詩云：“戊戌今經三十年，悼亡此日倍愀然。愁予垂老侵

衰病，憶爾沈疴命不延。”又云：“生不祈求死不嗔，歿寧久矣定歸真。京華遊子常垂淚，腸斷離魂落月辰。”嗟乎，府君伉儷之感，晚歲轉深，若自知同穴之期殆將近也。痛哉！安人生於前明萬曆乙卯九月二十七日，卒於皇清順治戊戌七月十六日，享年四十有四。後一年，府君成進士。定求叨第，兩遇覃恩，封安人。當安人在日，爲定求聘婦李氏，歿五年而娶，亦不幸得疾蚤亡。姊妹之奉安人遺訓者，爲人婦皆循謹無愆。定求有子有女，益念安人德行，不能使之見聞也。安人之葬，在康熙丁未十二月十二日，祔於王父母塋兆之穆。今府君葬實同域，宜得合辭以銘。維前後事狀難槩而弗詳，敢丐宗工闡揚幽懿，使後嗣子孫奉茲慈徽，永爲婦道母儀之標準焉。

從弟翰林院侍讀瞻庭府君行狀

痛哉！從弟歿於京邸，距去秋奉召北發甫八月餘。冬春郵信至，具述侍從東朝，夙夜冰兢，孑身旅處，勞苦不遑自恤。三月十九日，忽得家童報稱寒疾陡發。閱二日，訃音即至。天乎！天乎！何降禍寒門至此極也？余無同父昆季，惟弟同學同官，一旦死別，拊膺嗚咽，諸孤擗踊奔喪，屬余排纘事實以備誌銘之藉。因和淚濡墨爲之狀。曰：弟諱寧求，字文洽，又字瞻庭，號約齋。我彭氏先世江西臨江人，明洪武初從征至吳，隸籍蘇州衛。傳至五世祖南窗公，者儒高隱，生我高祖梧山公，嘉靖辛酉舉人。我曾祖蓼蔚公，萬曆丙辰進士，釋褐踰月，病終京邸；有三子，長爲我祖敬輿公。三叔祖貽令公，諱行先，明季薦授知縣，未仕，則弟之祖也。考贈編修問昭公，諱璜。妣黃孺人，生子三，弟爲之長。生而穎秀絕倫，貽令公篤愛之，小字曰麟，先君一庵公常曰：“此必亢吾宗者也。”問昭公最好學，弱冠後不得青其衿，悒鬱成疾以夭。第十歲而孤，黃孺人孀居，

酷貧。貽令公年六十餘，猶設教吳趨施氏，挈弟督課。是時制舉用策論，我師敬生吳先生門牆特盛，弟來從游，居末座，文成，無不斂手折服。童子科中，名噪甚，年十九，學使者拔置第二，補長洲弟子員。就婚於吳，貧不能迎婦以歸，終歲課徒，雅自修飭，里中師友咸愛且敬焉。八股復行，弟更斂才御氣，求合於先民矩矱。丁巳，舉於鄉。己未，南宮下第歸，從先君講濂、洛、關、閩之學，爲文益根據理要，旁及詩古文，亦日就醇茂。壬戌會試中式，殿試第三人及第，授編修。漢陽吳文僖公讀卷時既賞識之，遂假館課子者二載，晨鷄夜火，勤懇不異諸生。謹出入，簡交游，朝列因以益知其賢。甲子冬，御試散館，居前列。乙丑春，彙試翰詹衙門，亦序入甲等，分校禮闈，得士李子昌等九人皆寒素，時推其公慎云。貽令公年躋大耋，黃孺人方以苦節邀旌典，弟請假南還，始卜居一廛，建坊於門，爲貽令公稱九表觴。適睢州湯公開府吳中，延之講堂，俾鄉邦知所矜式。弟以孤生克顯其親，雍容家慶，時人榮之。洎貽令公考終，葬畢除喪，始起補。蓋家居歲已五更矣。壬申，充日講起居注官。癸酉，陞春坊中允。甲戌，陞侍講。弟自謂備員禁近，不敢循名塞責，旅進旅退，畢力奉公。凡記注、檔案、類聚、翻譯，晨入暮歸，尤慎密不洩一語。于是，院長先生嘖嘖歎其賢勞，爲人所難也。丙子，黃孺人卒，奔喪歸，拮据喪葬，居堊室，日蔬食，瘍疾忽發，良久乃痊。己卯夏，方終制，會上命大宗伯張公、少宗伯韓公，遴選儒臣，足備皇太子顧問者，遂以弟名薦上。允其奏，敕令刻期起程。弟聞命單車詣闕，皇太子深爲嘉悅，命進平日所撰詩文，且知其家貧，倍加慰勞，時有賜賚。十二月，補侍讀，今年正月入直暢春苑。二月二十日，中使傳寫詩箋，謹應訖，便頭岑岑，體氣微倦，醫者遽投升散之劑，四五日間猶強起對客。及月杪，絕症忽見。三月三日，皇太子遣中使同御醫來視疾，賜白金五十兩供藥餌資。弟時不能發一言，但從枕上勉作叩首謝恩狀。越二日，竟長逝。痛哉！寓

中受業生沈進士從隆、章舉人鏡承，方以計偕至，爲視含殮，及同鄉同譜諸公之契厚者，經紀喪事。刻日發引，諸孤迎殯以歸。嗚呼！弟以積勤累勞，孚信僚友，知遇方殷，而命忽阻之，此見與聞者靡不咨嗟悼惜也！弟生平性行純粹，博覽強識無虛晷，所著詩文皆溫慎縝密，書法在山陰、永興間，教子尤謹禮法。與人交，情文浹洽，生徒問業，戶屢相錯，獎勸殷殷，故凡屬親疏內外，纖毫無間言；且素寡嗜欲，薄滋味，宜有遐福，而食少事冗，心力暗耗，冒犯霜露，疾入膏肓，人固不之覺，即己亦未之知也。弟臨行日，謂余曰：“儒生碌碌班行，鮮所裨益，幸得遭際元良，容竭盡忱萬一，庶不貽譏素餐爾。”余聞其言而壯之曰：“弟志及此，古良臣風節也。我以多病早衰，就閒田里，自恐身先朝露，後會無期。”弟遂黯然而別，詎料忽忽三時，兄反哭弟，其客終之慘，與蓼蔚公當年先後髣髴也。弟雖置身清班，而舉家食指所資瘠田不及頃，卜廬復售他姓，僅就旁舍以居，孤穉零丁，倏忽棄捐，九原遺恫，目何以瞑？嗚呼，痛哉！弟生於順治己丑年七月十六日，卒於康熙庚辰年三月初五日，年五十有二。配吳氏，封孺人。子三：長承憲，長庠生；次載舒，太學生；次秉素。女一，適候選通判宋建業。孫男三：廷揆、廷掄、廷策。惟弟持身服官，館閣可稱，鄉里可誌，而余握管悽愴，詮次粗略。伏望當代宗工，悲其志，惜其遇，采擇而表著焉，則亡者不朽，諸孤等感且不朽。

吳氏姊行狀

故涇縣儒學訓導吳君律公名廷和元配彭氏，爲先考仁簡府君第四女，定求同胞女兄也。先妣施安人生姊，既二載而定求始生。歲乙酉，避兵入山，即以姊之乳母分乳於余。先君與余師端仁先生交最善，律公之生，後姊一歲，懷抱中遂諧兩姓婚姻約。姊爲人愿

樸端靜，得諸先妣身教，自幼不見其妄言戲動，年十六而先妣逝，惻惻慘惻，每偕余相嚮吞聲，不能自言其情之悲也。余既遊先生門，即與律公同賦采芹，往來浹洽。姊年二十于歸，荆布蕭蕭，伉儷相敬，先生適館授徒，不問生產，姊事君姑陸孺人謹順無違，嘖嘖稱賢婦。律公磊落不羈，方擬乘時穎脫。及壬子南闈，僅中副車第一，銳氣頓挫，饘粥弗給，勉思寸祿，遂就廣文職。初任宿州五載，丁陸孺人憂。再任全椒五載，又丁先生憂。三任涇縣四載，而以疾去官。姊皆往從學舍，拮据艱辛之狀，終不免襟肘俱露，未嘗稍展窮愁也。律公家居寥落，不及下壽而歿。闔棺之頃，殯殮倉皇，姊乃長號曰：“天乎，惟夫子至貧，而不屑以貧受憐於人，故隱忍窘迫，以至於此。”聞者傷之，謂不減黔婁之妻，可爲閨中知己者也。姊自舉二子，庶出又二子，撫視均平，無有差等。斗室湫隘，聲色安恬。二子既長，皆能馴謹好學，有聲黌塾，而省試數奇不偶，分受汗萊，各止數畝。律公歿後，不足以供母膳，姊輒作意安之，淡泊自甘，聊支晨夕，嘗曰：“吾篋中尚剩一簪，可爲身後就木計，然亦不必預期購辦。”其坦懷達觀類如此。故垂老而不至於甚憊。日月如馳，忽忽罄居已十有四年矣。余自先君既歿，銜恨終天，庭除岑寂，不設絲竹燕娛之事，且室無中饋。雖時時念姊弗釋，自愧贈遺不腆。間當姊妹約會，聚首旬日，蔬水晏如也。今年初夏，松陵丁氏妹至，邀姊復來，余見姊體氣輕爽，喜謂之曰：“明年七袞矣，壽尚未有艾乎。”及冬初，妹以病痢遂不起，姊聞之悲甚，亦患脾疾，余怵怵心動。既而傳言漸次向愈，殆恐增余憂也。比至病劇，余趨視榻前，顏色不改，語言清徹，絕無繫戀。余猶冀其調劑藥餌，延留歲月。越三日，竟長逝。時爲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初九日，享年六十有九。子四：覲揚，長庠生，娶施氏；昇，吳庠生，娶馬氏，繼陸氏、周氏；晨曦，長庠生，娶盧氏；奮揚，未聘。女一，適殷天祿。孫男六：光業、光佐、體仁、嘉禮、秉義、有孚。孫女五。曾孫女一。律公葬於吳縣長山鄉

竺山祖塋之次，姊已並營生壙。今覲揚等將卜日啓竈而合窆焉。余惟古者女師氏之教寢微，習俗移人，非獨士夫紛華相尚，其在壺闈間，耳目誇耀，心志蕩靡，家道多乖，識者訕誚，或以荼苦弗堪，則戚戚不可終日。若姊之安貧處約，殆於詩人所稱“無非無儀，不伎不求”之義，實相脗合。固非余不能道其真也。獨是姊與丁氏妹逝期，相去僅五十日，當余衰疴連蹇時，哭妹之淚未乾，而哭姊又不旋踵。自是先妣所生，無復有與余並存者矣。嗚呼，痛哉！

丁氏妹行狀

先考一庵府君生定求姊妹十一人，出自先妣施安人者五，第六妹後予五年而生。設帨時，予稍有知識，今猶記憶弗忘。先妣壺範貞靜，言笑俱寂，妹稟性相似，幼習端然。十齡痛遭先妣喪，依祖妣蔡太孺人以長，繼妣袁安人鍾愛焉。先考成進士，家居松陵，墨霞丁公率子宗韓來問業，時宗韓方補博士弟子，先考器之，為妹納聘。甲辰季春，先考及余送嫁之江上^①，覽其風土朴茂，乃相謂曰：“是得所歸矣。”宗韓嗣世父韓雲公後，嗣母沈孺人喜妹絕無宦家氣習，晨昏省侍，為之講說《書》《禮》，以至課耕勸織諸務，指授井井，妹遂漸次服勞，代理中饋。宗韓本生母邵孺人，亦喜妹奉事唯謹，靡有間言。諺曰：“兩姑之間難為婦。”此足覘妹之苦心也。墨霞公素行高義，嘗為排難匿孤，幾至傾產，妹亦竭蹶分憂，不少恡惜。沈孺人受養三十年而歿，又閱八年而邵孺人歿，妹為支持殯葬，戚易兼盡。宗韓篤志學問，屢躋場屋，終不屑牽絲奉檄，妹能坦懷任運，見彼閨闈誇耀者，絕不欲羨，第曰：“保守素業足矣。”妹舉一子，蚤慧而亡，心恫甚。既而宗韓連舉三子，妹愛踰己出，自謂似續繁衍，吾便謝責。設館授餐，手自拮据，諸子彬彬向學。既為長子授室，善視新婦，一如先姑遺則，含飴弄孫，差自慰也。旁侍妾媵，恩意優渥，下

至臧獲，皆蒙軫恤，室中不聞訶譴聲。凡遇內外婣戚，問遺聯屬，動中儀節，而自守淡泊，綺繡珍寶從未措辦。中年嘗持齋獨處，日誦金經弗輟。當先考喪，匍匐號慟，能助予哀，過時思慕弗釋。繼妣復以宗韓弟希廉爲十妹婿，謂有賢姊能爲調護相依。歷十五年，十妹病歿，妹撫其子女，贊襄婚嫁，終能報繼妣所托云。妹欲兄弟間重成婚媾，曾以季女許爲予媳，近復聘予幼女爲季子配。自余養疾杜門，弗能歲至江上。妹念予老矣，今年初夏，扁舟來視，盤桓浹旬，意中似有惻惻弗捨者。嗚呼！其預示永訣兆耶？八月杪，妹方爲叔子授室，勞頓傷脾，入冬寢劇。余遣女奴候問，神氣明定，囑付瞭如，曰：“吾亦無不了事，可去矣。”卒於康熙五十年十月十九日，得年六十有三。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宗韓丁君愈元配。子四：鈺，殤；鏗，庠生，娶錢氏；鎡，庠生，娶吳氏；鏜，庠生，聘予女。女六：一適太學生吳庸熙；一適太學生徐養浩；一適歲貢生葉采；一殤，許字予子庠生永乾；一適庠生費英；一幼未字。孫一，日滋。孫女三。余妹生平大節細行，純備無虧，聚順令終，亦鮮遺憾。而年少於余，溘焉即世，老淚迸流，病懷慘黯。唯是表揚淑懿，示其後嗣，永爲婦道母儀之法式，固後死者責也。質之宗韓，宗韓喑鳴泣下，曰：“是誠吾所欲言，得出自兄言，尤足徵信。”因叙次而爲之狀。

長女歸宋門封安人行略

痛哉！吾女病歿，距藥洲婿歿纔及四年，而其歸於宋已三十九年矣。吾女爲荆妻李安人所生，居長，自幼多病，稟性貞靜，不苟言笑。吾祖妣蔡太孺人、繼妣袁安人、外母程孺人均鍾愛焉。余初官於朝，荆妻挈之北來。居三年，庚申之春，余思省視庭闈，乞假南歸。戒行有期，座主文恪公特延媒議姻。余謂身列門牆，何敢踰分？且自問寒儉，未克黽勉承事，辭之再三。文恪公殷殷申命，曰：

“吾素知子家世敦內則，亦俾吾子得親正人，庶助義方所弗逮也，子勿之辭。”因即納吉成禮。結褵三日，余偕荆妻遂至潞河舟次，惘惘離別，深以弱息孤羈爲慮。越壬戌之冬，余始補任抵京，知文恪公喜新婦之賢，家人內外，無不心服。姻婭門第，比肩隆盛，吾女循循趨步，禮意周洽，流譽交口。余乃慰勞吾女曰：“汝非有師氏引掖，而淑慎性成如此，惜不作男子身，便獲克家之占也。”子丑之交，文恪公邀余至婿館，朝夕督課，婿隼兩闈，入中秘，吾女幸在君舅慈蔭之下，豫順言歡，亦得與父時時相見，差解離憂也。丁卯，文恪公薨於位，吾女方懷娠，號慟致毀，比抵里，生子旋殤。暨終文恪公喪，遂自憂善病，亟爲婿置妾媵，廣嗣續。婿既北赴，吾女奉姑許安人，形影相依，病忽大作，驚悸不止。余方居憂在廬，匍匐調治，踰時漸痊。吾女以京邸即次未寧，勉復僦舟北上，操持中饋，婿因得專心供職。至癸酉，余起復就官，見其顏色無恙。不數月，余又移疾遄歸，黯然言別。無何，婿有請隨大駕西征轉餉之役，裹裝絕塞，拮据孔艱，室中縣罄，吾女無米謀炊，心耗力瘁，病復大作，終年不出房闈。余每依北斗而冀其續命也。暨己丑夏，吾女同婿回籍，余以十六年遠離伊久，謂雖林下閒居，猶可坦懷自遣，而其心中若有鬱結不吐之狀。居未席暖，病又大作，視前較劇。自此，婿遂親理家務，吾女獨處一室，堅持長齋，苦踰梵行，闔外舉動，總不與聞。旁侍妾媵，從無聲色之加，譴訶弗及臧獲，終日不發一語。甲午初春，許安人歿，吾女痛絕復甦。喪猶在殯，婿於是秋驟歿，吾女呼搶摧裂，幾欲身殉黃泉。顧以大事未襄，三孤幼稚，死且滋恫，乃復稍延食息，亟圖喪葬。又不欲循禮廢於無之說，鬻田一頃，粗得告竣，病又大作。久之，稍稍痊可，而匱乏已至於極。會伯氏澄溪遇粵東方伯王公，念與文恪公舊有通門好，許以壽圖爲婿。去春，命之赴署迎娶。今年，子媳從粵而歸，將至里門，而吾女病發已及一月，蒼黃就室，得侍膝下者十餘日，竟溘然長逝。病中屏湯藥，却米飲，斷睡眠，而

神明湛若，絕無繫戀，惟謂新婦曰：“吾今得所卸責，可以去矣。”嗚呼！人情莫不自愛其生，而吾女獨欲自就於死，此其不可名言之苦衷，日積月累，以待數之窮也。痛哉！人第知吾女往殯巍閭，早躋通顯，而不知其持身刻苦，愁緒拂逆，未嘗一息恬適也。人第知吾女婉婉順從，周旋折旋，中規中矩，而不知其操心斂氣，乃克致此者，非粉飾而然也。如是則安得不病？病安得久存於人世耶？闔棺之頃，宗門伯叔子姪皆潸然太息，謂合族失此第一賢婦。惟彌留輾轉，以待子媳之來視含斂，天假之緣，或亦報其生平善行耶？嗚呼！爲人婦良大難爾，而在公卿巨室，其難尤甚。《詩》云：無非無儀，無父母詒懼，吾女庶幾有焉。則今日往見文恪公在天之靈，猶可終告無罪。用是老淚滂沱，濡筆而爲之述。生於康熙甲辰八月初四日，卒於戊戌五月二十一日，得年五十有五。子三：壽圖，太學生，娶王氏；鳳圖；龍圖。女四：適廩貢生蔣宗元、太學生顧嘉煜、候選通判陳克復、太學生王繹曾。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吳縣古塔里之新阡。

校記

- ① 按，“上”字原缺，據光緒九年家刻本補。

南响文稿卷十一

上梁文 祝文 祭文 誄書

重建尊經閣上梁文

康熙四十五年歲次丙戌，長洲縣學重建尊經閣。謹擇吉十二月乙巳上梁者。伏以敷教明倫，制莫先於設學；育才養士，義必取於尊經。蓋聖人載道立言，發皇六籍，故儒者居今稽古，綜貫三才。圖書肇開，闡陰陽之消息；典謨繼作，著政事之紀綱。四始誦而陶冶性靈，五禮修而整齊軌物。翕純皦繹，知之則躁釋欲平；筆削褒誅，按之則閑邪守正。凡此文章淵府，包涵太極之精；人物權輿，裁制百家之廣。燦若中天列曜，沛如大海朝宗。所以石室蘭臺，固作崇文之館；黨庠術序，先須肄業之科。凡屬澤宮，必興經閣。而乃勾吳勝地，茂苑名區，久嗟梁木其頽，每歎宮牆浸毀。定求經營二紀，募告三番。廟貌整而隻手爲疲，物力慳而寸心猶憾。崢嶸傑構，思覆篲以無時；縹緲崇觀，想凌雲於何日？忽覩同心之侶，特傾樂善之誠。則有雲程馬俊者，亭復道山，已攬登臨之勝；宮加環堵，不辭版築之勞。更激發於片言，獨振興夫曠舉。爲我將伯，召彼工師。遂解橐以畀金，俾庀材而啓土。嵯峨柱石，擎天拔地之模；絢爛棖題，鳥革翬飛之狀。臨兩楹而振彩，鐘鼓和鳴；麗數仞而增高，雲霞蔚起。陸教授捐施之義，異代同符；《府志》載，元時，邑人陸德源捐資增

修長洲舊學，又助田千畝以養士。舒代巡改建之功，一朝仍復。明嘉靖間，巡按舒公汀改福寧寺爲學，六經閣即寺之藏經樓也。允矣，膠鬲紀盛；諒哉，乘志垂名。何羨玉樓賦成，杳邈詞人之夢；漫道祇園金布，希奇長者之風。絲竹如聞，隱若藏書入壁；縹緗載襲，堅同累石成倉。慷慨作歌，不啻斯干之祝；潔蠲將事，能忘在泮之賡。韻叶繞梁，儀陳釋菜。

上梁東，壁宿騰輝玉宇中。苞符重啓呈龍馬，扶桑旭影正瞳矓。

上梁南，天依尺五象魁三。翹首離明開萬象，薰風拂處慶雲曇。

上梁西，層臺高引白雲梯。羣峰秀靄紛如抱，西室藏書足解携。

上梁北，斗柄煌煌共紫極。當年闕里告書成，長迓靈光匡聖域。

上梁上，璇題璀璨雲旗颺。青藜深夜正然空，人間惝恍游蓬閭。

上梁下，名教攸居成廣廈。曾瑟顏琴在眼前，子衿城闕何爲者。

伏願上梁之後，陟茨具美，丹牖觀成。百丈躋攀，好睹天章之倬；八窗洞闢，咸知人性之明。秉常道以率由，奉雅言而紬繹。亦趨亦步，爲誦爲絃。胸羅惠子之車，卮詞還屏；目遍鄴侯之架，雜技猶懲。庶幾墜緒重興，溯淵源於洙泗；狂瀾復障，繼模楷於洛閩。則殿陛延英，將應聚奎之兆；江山鍾瑞，同傳通德之鄉。爰告師儒，用光邦國。謹疏。

桂香殿上梁文

伏以蒼昊開圖，闔闔建環宮之衛；紫微立極，璇璣齊列曜之經。

斗樞運而魁首攸尊，御座臨而文昌斯麗。昭回雲漢，天香縹緲之區；薈萃圖書，道炁包涵之府。爰有仙階真宰，實爲儒術宗師。恭惟九天開化梓潼元皇帝君更生永命天尊殿下：靈鍾七曲，瑞應三台。元德沖融，備雨潤日暄之氣；邃修凝密，蘊金聲玉振之符。敦孝友以協家風，秉忠良而扶國紀。興賢匡慝，歷積劫之崇勛；奮武揆文，受累朝之曠典。蓋篤生人世，既若崧嶽之降甫申；故對越天居，亦視傅巖之歸箕尾。理可徵信，豈同讖緯之書；象本森羅，非附禱祈之徑。猥以人心迷罔，物態紛紜。陰鷲之明訓具存，感應之真機誰識？煌煌帝鑒，藹藹聖慈。吳會名邦，長庠重地。巽隅應秀，高擎文筆之峰；震位儲祥，遙拱桂宮之座。鶴節來而琅函載啓，芸館揚芬；龍旗度而金榜先題，瓊林煥彩。陶鑄及於瓦缶，栽培荷自樛材。藝苑希逢，文場鮮遇。耆儒因設皋比之席，多士方分斑管之華。樓宇遞增，規模式廓。創造已歷四紀，續修又及卅年。而殿址平窪，未配高明之域；棟材撓弱，難稱輪奐之觀。定求趨步懷慚，徘徊負悚，茲幸善緣之集，得符素志之期。築崇級於臘辰，峙巍楹於春旦。三階爽塏，合睽振蠱之時；八柱崔嵬，革故鼎新之會。廣廈應門同改作，墜茨丹腹亦觀成。庶幾閣道流丹，霄階聳翠。霓旌披拂，來從十二樓前；蕊簡傳宣，照及三千界內。芳葩馥郁，詎惟八樹敷榮；瑞靄氤氳，還見一枝擢秀。是日也，青陽肇令，陰霾掃而顧兔騰輝；黃道臨垣，寒律回而扶桑升旭。敢奏繞梁之唱，用興約閣之聲。

上梁東，壁曜明光蕊館通。九素煙中寒一色，騫華夾道轉春風。

上梁西，二酉嶺從碧宇齊。義林册府藏鴻寶，照耀塵寰望不迷。

上梁南，天連尺五象魁三。朱鳥乘離丹棟煥，紫泥書下玉鸞駢。

上梁北，玄武中居擁正域。虛危從此歲氛消，遊向華胥歌帝力。

上梁上，彌羅梵炁臨蓬閭。浮黎依約始青間，仙吏含香瞻大壯。

上梁下，玉璣金璧輝如也。琪樹繽紛雨露滋，棧樸菁莪歌二雅。

伏願上梁之後，檀鈞再奏，頡竇重宣。聖鐸振揚，作術序黨庠之範；天紘恢廓，樹詩書禮樂之模。東里徵太史之占，南郊應老人之現。赫奕戴匡之下，節度咸遵；昭融華蓋之中，光華長揭。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十二月二十三日撰。

重修蘇州府學釋菜祝文代

聖域崇閎，麗日月光華之象；儒門廣大，儼河山帶礪之模。緬惟鄉國同風，實賴膠庠端本。吳疆雄郡，崔嵬數仞之牆；宋代宏基，煥爛兩楹之席。源通學海，洵堪薈萃羣川；彩映文峰，允合平臨列岫。顧當物換星移之後，亟待支傾舉墜之期。某叨寄雙旌，來依泮壁。見成模之漸替，敢憚繕修；追舊址之多湮，尚思完備。因倡僚屬，共佐經營。墜茨丹腹之施，殿堂具整；鳥革翬飛之致，亭閣皆興。庶幾義路禮門，率章縫而作肅；猶是雩風沂浴，游童冠以偕臧。涓茲芹藻之陳，用達馨香之薦。伏願弘慈啓翼，至教裁成。經術昌明，並歸成德達材之會；人文炳蔚，盡在金聲玉振之中。

文山先生祠工告成祝文代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剛鬣柔毛之儀，致祭於宋右丞相信國公文山先生之神曰：惟公秀毓河山，光含星日。制科對策，匹董子之學貫天人；任職登朝，等范公之志關憂樂。時際艱屯之會，戈挽魯

陽；身膺幹濟之勞，波填精衛。挺持名節，留正氣於人間；扶植綱常，振英風於天上。平江故部，遺愛永存。茂苑舊庠，崇祠移建。既飄搖於風雨，遂淪沒於荆榛。某謬領封疆，追揚忠烈。仰頽楹而感慨，履荒徑而躊躇。率屬維風，敢後經營之力；程材庀事，實資襄贊之謀。棟宇維新，幸告成於百日；垣墉孔固，庶作鎮於千秋。迎鶴節以來臨，欽承几席；盼雲旗而蒞止，薄薦蘋蘩。尚饗。

改建明宮詹勿齋徐公祠祝文

惟公秉乾坤正氣，作宇宙完人。經術宏深，虎觀石渠崇著作；訏謨剴摯，邇英崇政樹風裁。悲莫逮於攀髯，憤徒鳴於擊楫。入南都而上封事，靖康獨見李公；旋故里而矢盟言，德祐猶存江相。清淵遂志，白日明心。愧彼夢炎，且貽譏於興主；羞爾危素，尚浪居夫老臣。允植萬古綱常，特壯三吳氣色。崇祠曾建，賢撫攸倡。而地逼塵囂，人多媒孽。遂觀毀宮之變，實滋行路之嗟。奕奕棖題，竟痛鞠為茂草；昭昭靈爽，詎忍問諸水濱。某等志仰前型，身叨後進。難貸侵凌之討，有稽興復之謀。謹按祀典式憑，學宮綦重。山塘歌舞之地，神聽非歆；膠庠弦誦之區，德馨自格。敬就長洲縣儒學鄉賢祠北壤，鼎建祠宇一所。工既落成，禮當釋奠。擇今八月朔旦，恭奉神位入祠。因先一日來詣虎丘竹亭原址設祭展告。伏祈侑茲殷禮，鑒及微忱。箕尾昭回，賁宮牆而動色；蘋蘩蠲潔，映几席以流徽。庶幾舍舊從新，敢曰修廢舉墜。

拊祭前明文學許潛忠顧東湖兩先生祝文

竊惟報國竭忠，得之縉紳不易；潔身厲節，出自韋布尤難。不有真儒，幾揜詩書之色；用資傑士，方增庠序之光。按昔明季諸臣，殉難於甲申之變者，燕京表表幾人；誓死於乙酉之亡者，吳會寥寥僅見。

若其名居逢掖，未縮半通；迹在里閭，可充小隱。斯亦無容督之赴難，責以捐軀者矣。獨茲茂苑名區，澤宮勝地，乃有成仁之彥、取義之賢如文學潛忠許先生諱琰者。驚聞龍馭上賓，痛作《雉經》自靖。魂思擊賊，淋漓絕命之詞；誓不忘君，慘黯切膚之字。收回白練，忍留土室餘生；挈出清波，終作餓夫一死。所以陪京贈秩，特有五經博士之銜；副相題詩，便居十哭忠臣之列。復有文學東湖顧先生者，諱所受，宗傳正禮，名埈彥方。石頭既樹降旗，耻隨喪狗海濱。方看傳檄，羞逐窮猿。獨慷慨而結纓，遂喑鳴而投筆。懸纆講舍，酬此橫經鼓篋之年；濯魄泮流，依然納履整冠之日。名並傳於遺獻，事已載於殘編。而祀典未修，羣情並挹。今當宮詹徐公祠宇改建，學校重輝，應循左右侑享之儀，同展春秋致敬之禮。景茲儒素，勵彼官常。統翼斯文，豈比匹夫之諒；義成獨行，真作聖人之徒。從此蘋藻流馨，誦絃嗣響。鄉邦磨琢，庶幾事賢而友仁；奕世奮興，尚可廉頑而立懦。

南園宗祠安位祝文

維康熙五十一年，歲次壬辰二月甲寅朔，越十二日乙丑，彭氏十世孫男翰林院侍講定求，謹告於始祖已下列代神位前曰：報本追遠，固應歷世從親；合族尚賢，亦宜擇人展敬。常祀則循四龕之制，定分難踰；合薦或存別室之儀，緣情允協。惟我彭氏遷由江右，籍在吳門，祧位已經五傳，族裔不無旁落。定求念茲源本，幸叨詩禮之承；溯厥宗支，傷感烝嘗之闕。昔我曾祖蓼蔚府君始置南園小築，半屬蒿榛；暨我王父敬與府君重擴舊址數椽，漸栽榆柳。而我父雲客府君，實為誦讀鍵關之地，絕無燕游開徑之時。既乃假作禪廬，歲紀忽周甲子；今復歸還家墅，闢除復自庚寅。因就草堂中楹，特建宗祠。上座謹奉始祖學一府君，二世祖仲英府君，三世祖彥洪府君，四世伯祖養素翁至剛府君，四世祖澹庵府君，五世祖耆儒鄉

飲賓南窗府君，五世叔祖正德辛未進士新會知縣西枝府君、處士東樓府君，高伯祖國子博士章峰府君、文學左峰府君、徵士隆池府君，高祖嘉靖辛酉孝廉梧山府君，曾伯祖歲貢士象江府君、孝豐訓導劍南府君、清澗二尹冲予府君、文學懋庵府君，曾祖萬曆丙辰進士蓼蔚府君，伯祖處士天池府君、夢池府君，祖考封文林郎鄉飲賓敬興府君，叔祖文學子由府君、鄉飲賓前薦授知縣貽令府君，世父文學清傳府君，顯考順治己亥進士、長寧知縣、封國子司業雲客府君。涓吉春朝，肅將祀事，几筵式序。用惇稽田作室之思，俎豆馮依；爰占聚渙合離之象，椒聊載實。尚屬望於寒門，瓜瓞長綿，庶紹承夫素業。仰祈昭鑒，俯慰微忱。

告商文毅公祝文

紫極雲開，照耀奎垣之宿；青陽澤沛，輝煌瓊館之書。天近城南，人尊斗北。幸歸投於宏化，敬披瀝夫淵衷。恭惟大真人少保文毅公，盛世真儒，明廷良弼。揅撐柱石，翼國本而秉貞標；鞏固苞桑，濟時艱而抒讜論。身繫安危之寄，忠可回天；心持進退之閑，廉能砥俗。黃扉勛茂，始不愧乎科名；綠野風清，固未營夫溫飽。允矣鰲頭獨立，宜乎箕尾先騎。仰登香案之班，騰騰浩氣；崇簡桂宮之輔，炳炳靈光。茲乃誕降神鸞，遙翔德鳳。承帝命而宣化，翼聖經而傳心。肅穆芝壇，長映藜燈之照；繽紛玉檢，頻聞木鐸之鳴。啓文苑之奇逢，挈道園之淨侶。實由誠感，乃萃善緣。定求材本散樗，質同頑璞。早荷元皇啓翌，得叨先哲裁成。雖昂首而出泥塗，猶躡足而居塵海。靖共未效，徒然躑躅班行；偃息自安，竟爾優游鄉里。年華荏苒，悔吝殊多；精力衰疲，修持甚渺。問三生而終昧，叨一第以滋慚。所懼朝露飄零，傷殘薄植；尚冀夜光昭灼，接續餘明。既親諄誨之臨，如覲德容之在。去私警惰，義切書紳；樂善好

生，言當銘座。敢不祇遵趨步，凜奉典刑。異世還附龍門，稍知傳習；他年或從鶴馭，庶免沈迷。伏祈照鑒微忱，俯垂清聽。

祭桐城吳公文

自師云歿，星紀七易。驚訃於京，望寢遙隔。爲位而哭，淚痕流席。歸倚墓廬，三年毀瘠。聞師靈輜，已即幽宅。遠愧古人，陳芻携炙。兀居縈懷，舊恩踰格。受知之初，笑言啞啞。豈無英豪，而獎朴訥。入座談心，披風對月。脫略禮數，淪浹肌骨。師也兼父，夙緣攸積。恨非國士，空辜提掖。智短力疲，進多躑躅。調之恤之，誠同保赤。來顧草堂，秋聲蕭瑟。視我先君，意氣莫逆。祖送吳關，神搖心緒。遂成永訣，音容恍惚。冉冉流光，感今悼昔。蓬蒿滿徑，無能行役。一莊既荒，師不我責。謹身補過，庶承教澤。天長地久，冥報靡斁。茲辰潔蠲，天閭曉闢。跪誦琅函，對越咫尺。八景飛輿，收召魂魄。浮山迢迢，長江脉脉。泠然御風，靈其來格。歆我蘋藻，照我肝膈。

祭座師陽城田公文

嗚呼！自師登朝，靖共厥職。匡在時政，沃在君德。訏謨讜議，始終若一。僚有畏敬，士有矜式。威鳳祥麟，疇堪與匹。自師歸田，徜徉自得。誰砥滄泚，誰繩貪墨。江河滔滔，莫知底極。巖廊斂鍔，林泉增色。鴻飛龍潛，杳不可即。師之進退，執行孰尼。緬厥風規，何道而克。性明於誠，絕妄存直。任天而遊，埽除畛域。操持凜然，不愧暗室。學基於醇，紉華崇實。返躬踐履，脫略緣飾。經濟粲然，誓不負國。以茲根柢，孤標挺特。羞彼選悞，懲彼彼側。忠愛之心，剛明之識。豈鄰矯激，豈蹈潛刻。位無尸居，祿無濫溢。帝其知人，方曰予弼。有扼其庸，遂擠之出。朝而堂階，夕而衡泌。

持榮固寵，誰實多術。鐘鳴漏盡，沒齒無述。不遭齟齬，端非人傑。師筮之易，行藏不失。爲蹇王臣，匪躬靡逸。爲遁君子，正志斯吉。優閒歲月，鑿飲耕食。名教荷持，惠澤調恤。抑戒端嚴，顏書謹飭。象賢比肩，樂事已畢。浩然騎箕，乘數之仇。嗟我小子，濡首蓬蓽。猥叨甄收，獨假羽翼。蕭然翫骸，恕以真率。門牆儼趨，氣和神慄。正訓明箴，絕無私匿。感乃鏤心，金石可質。泊師退居，離蹤逼仄。慈宮之喪，單車匍匐。載承顏笑，喜動胸臆。冉冉流光，蒿廬殘息。驚聞逝音，時當卧疾。爲位而哭，淚未忍拭。迢迢太行，夢魂登陟。携炙陳芻，杳焉何日。敬告蕪詞，庶表悃悞。日星在天，靈光不蝕。師其神遊，聽然一啞。

祭館師高都陳公文

康熙五十一年四月十九日，相國高都陳老師薨於位。越五月初七日，門生彭定求聞訃痛悼，恭設神位，哭於文星書院，肅啓齋筵三日，焚香展告曰：間嘗述所聞於古語，感恩易而知己彌難。蓋道義之孚信，非名勢之拘牽。歷顯晦而一致，閱幽明而等觀。昔夫子領玉堂之掌，時定也廁函丈之班。瞻風裁之嶽嶽，企學殖之齋齋。愧未仰窺突奧，乃徒局守籬樊。荷包容而引翼，得濟險而扶顛。泊夫子游登鈞軸，則賤子已退林泉。若散樗之離繩削，亦細壤之外陶甄。何期結契塵埃之表，獨與披誠肝膈之間。扈鳳蹕而移舄，枉蓬徑而停轅。恕廿載之疏放，罄一夕之纏綿。謂爾遁思能獨早，俾我素好殊勿諼。信神明其昭格，顧物態可棄捐。及江帆之再挂，慰離緒之殷拳。剪燭則矢音慷慨，攀袂則灑涕潺湲。念後游之無日，遂銷魂而黯然。托音蹤於魚雁，發著作於簡編。登華嵩而小衆岫，遊溟渤而彙羣川。幸雕鏤之竣事，贊一詞而莫殫。乞身之章拜允，報尺素而怡顏。溯滄浪之亭畔，猶夢繞乎三山。望祖帳其將發，庶期

頤而永年。適公孤之官闕，復暫直乎細旂。欲奮飛而未逮，竟盡瘁而化遷。帝曰始終一節，人爲宇宙完全。進退深知止足，仍弗容夫就閒。惟文章能報國，致厥身其定緣。以秉心之正直，兼味道之精堅。駕雲霓兮遺世，排閭闔兮登仙。歸箕尾兮俯下界，映奎壁兮亘中天。儼精爽之髣髴，寧溟漠而已焉。祇關山之修遠，恫鬱邑以永歎。赤騶降兮霄際，白鶴翔兮隴邊。鑒微誠之申寫，迸聲淚而俱吞。

祭潛庵湯先生文

嗚呼！兩間之瑞，五行之精。包含凝聚，孕毓全人。道緒輻輳，寥落傳薪。功名利祿，歧途轉輪。不有覺者，孰潛其真。猗歟先生，睢陽勃興。抱德沖粹，殖學深醇。先賢明訓，主敬體仁。精思力踐，凜乎書紳。辭榮如履，壯歲抽簪。百泉講舍，若終其身。承明再入，獲上以誠。正容納約，侃侃闔闔。邇英惟范，崇政惟程。帝心既沃，眷我吳民。釐衰扶困，命帷幄臣。敝車羸馬，茹蔬飲冰。蕭蕭官廨，寂寂麾旌。敦禮崇讓，禁奢止爭。始時墨吏，苞苴晝行。公來悔過，稽顙輸情。始時豪猾，閭閻牟侵。公來伏法，鳥駭獸驚。經先講孝，祠則毀淫。士鼓而誦，農嬉而耕。曰吾開府，目所未經。不言而信，節清德純。青宮求傅，舊學是徵。童叟號慟，塞戶填闔。尸之祝之，去思惓惓。臨軒召對，疾苦臚陳。導河建議，蒿目災連。天顏有喜，魚水實親。持方入圓，絕黨離朋。精金可鑠，寒潭自澄。行藏何繫，屈伸奚營。上書乞骸，更掌虞衡。鞠躬盡瘁，俄頃告薨。性命之故，灑落通明。死歸生寄，存順沒寧。公又何憾，揮手高閔。哀茲蒼赤，遑望秉鈞。和風膏雨，躋世升平。今則已矣，棟折榱崩。定實蹇劣，堂奧未登。出入交戰，乃就典刑。恭惟家君，掃軌頽齡。授徒編牒，伏謁逡巡。猥勞嘉問，屏騶相尋。泱談頤解，折節交欽。

野老名姓，迺達楓宸。緇衣伊好，華袞非榮。小子仰止，師資是承。秋月照室，春風入楹。侍側移晷，浣濯緇塵。微言期證，隱疚思繩。庶奉教誨，俾脫迷津。忽聞晨訃，匍匐失聲。蓋棺布被，易簣空籩。顏色不變，庶免戰兢。哲人云亡，行路沾巾。伊呂伯仲，淵思等倫。王佐之器，醇儒之心。千秋信史，此日定評。寫懷告奠，髣髴來歆。

祭朱柏廬先生文

先生之名，歸然獨峙。先生之行，粹然無滓。百里一賢，鹿城如咫。我來踵門，昨歲伊始。式瞻粹容，稍慰仰止。夙聞教澤，我黨蒸被。中心誠悅，葑溪數子。每爲我言，師傳壘壘。忠孝性成，運丁屯否。嚴君節烈，垂芳青史。攀樹銜哀，守身沒齒。四時消息，曾不揣擬。角巾布袍，逸民自比。屏息塵蹤，殫精名理。曰惟古訓，自卑自邇。晝考夕思，曾思微旨。融洽性天，百家糠粃。所尤警者，儒墨殊軌。誠蔽遁窮，奪朱以紫。剖晰毫芒，浣滌骨髓。汲引生徒，屢盈階阨。青燈白雪，翼彼憤悱。夤聞緒論，四座忻喜。惟名利場，避若遠徙。方言矩步，作孚桑梓。人畏彥方，聞過懷耻。至塗望廬，質成接趾。頌聲浹洽，無間彼此。嗚呼！聖路沈霾，儒門披靡。一柱誰撐，狂瀾誰砥。聞先生風，庶幾興起。伊洛門庭，歸考亭氏。澤衍斯文，千秋合揆。自我潛居，痛懲痼疾。師友茫茫，淆訛源委。一見先生，幽人素履。竝想諄誨，施我鞭箠。驟聞示疾，曳杖以俟。灑落從容，了然生死。刻期告終，手足堪啓。平生學力，全歸有以。老成殞乎，典刑盡矣。填衢失聲，盈城掩涕。矧屬門牆，悲慕曷已。私謚宜徵，遺箋宜紀。繫我晚交，接席移晷。再見無期，中心虛企。椽筆在縣，敢忘瞻視。聞垂沒辰，猶念葑菲。永訣未遑，淚落如瀾。何能綴詞，漫言作誄。謹述悃誠，實非溢美。聊薦生芻，一陳筵几。

祭母舅古翼施公文

二母舅歿既三月，定求始聞於燕邸。音書阻隔，弔唁後時，南望揮淚爲文。告曰：嗚呼！先安人同氣之人，至今無復有存者矣。定求生晚，不及見外王父母在。時先安人昆弟五人，姊一人。定求甫離襁褓，猶及見諸舅四人。越數齡，遂喪其二。獨公與四母舅，名德相望。每視先安人疾，黯然神傷。及定求失恃，兩母舅失聲長號，曰：“願早見甥之成立也。”嗣後，定求每見兩母舅，輒喑鳴不能一言。四母舅後先安人七年，自京師歸，歿於路。定求匍匐喪舟一慟，遺疾者久之。嗚呼！母黨搖落，於茲甚矣。幸公巋然獨存，神氣完固，筋力康強，自六十至七十，相繼稱壽。表兄遂發解南國，則公篤志敦行之報。於是大慰，而猶授徒著書，興至淋漓，躍躍欲試。此其得天獨厚，譬之一林之木，風霜摧折，孤幹特立，易所繫剝之碩果者歟。竊謂公必從此過八九十以至百歲未艾，何爲乎又止於斯也？嗚呼！以公之逝，視先安人之逝已二十六年；視諸舅之逝，遠者或三十餘年，近者亦及二十年矣。則公之考終不爲死，有後不爲亡，固可以無憾。獨念喪母之人，欲再見母之形影相似者，永不可得。又以一官匏繫，病不及知，喪不及視，相別一載，永訣九泉。中夜淒惻，涕泗盈紙，不禁其詞之戚也。尚冀公遙鑒其誠，爲見先安人一道定求哀慕之情而已矣。哀哉！

潘克齋先生誄 有序

潘先生諱恬如，字克先，長洲庠士也。行誼端慤，學殖醇厚，綽有儒者氣象，而數奇不偶，特以師道推重鄉黨間。余視先生爲執友，起敬起愛。今年六月，先生壽登八袞，余投一詩侑觴。及八月某日，忽見先生貽書西堂曰：“病已弗起矣。生吾順事歿吾寧，到此

方覺真實受用。爲我謝諸同學。”且謂余詩“實獲我心，永識弗忘”。嗚呼！先生可謂瞭然於生死之際矣。非夫生平潛修深造，烏能樂天知命如是乎？余既用先生臨歿語，作挽詩二章，更欲闡幽表微，俾四方聞者知儒林中歿世可稱如先生，實未易得也。乃作誄曰：

鄒魯堂空，洛閩路塞。功利漸濡，聲華炫溢。儒行頹靡，師道蕩軼。黨庠術序，末由矜式。猗歟先生，風規挺出。有睟其容，弗漓其質。敬以束躬，誠以畜德。方言矩行，宮牆羽翼。斂鍔韜光，時不見識。遁也無悶，困也勿恤。弟子受詔，威儀秩秩。几席無聲，步趨有則。循序致精，辨疑解惑。經師人師，庶幾允克。既享遐齡，靡徵恟慄。子處無營，窮鄉壞壁。芒屨苴袍，水飲蔬食。天君泰然，素位自得。仁壽斯宜，歌詩之抑。惜未著書，發皇卷帙。獨有微言，闡自疾革。生順歿寧，大事已畢。告終親朋，馳箋絕筆。西銘仁體，誰其窺測。承是提撕，契我淵密。如撥雲霧，方臨杲日。死生之故，晝夜消息。童耄淪胥，歲月浪失。聲銷影謝，神明奔逸。或旁途趨，棄捐穀率。緇白訛淆，燭火不息。惟聞道者，性天協一。乘化俱盡，不震不怵。遊於太虛，返於無極。嗚呼！敝衾而斂，適於衾飾。淺壤而葬，安於隧域。不染世榮，不遺身忒。先生令名，於今罕匹。吾作誄詞，敬告副墨。

與蔡息關書

承命作《侍親問道圖記》，竊見忠襄公已有自紀在前，無容贅述，敬爲說一篇，即就問答語意，略下注脚，不知可免於愚瞽之誚否？今之謗毀心學者，伸腕而書，鼓唇而辯，自以爲身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此真醉後寢語耳。羅文恭公五歲時，便夢呼市人而謂之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攘攘，何邪？”拍手大笑而起。具此根氣，不惟自度，兼欲度人矣。今願以忠襄公是夢，度人於無窮，

安得呼此白晝寢語者，而使之遊華胥之宇，聽鈞天之奏邪？然更有自省滋懼者。古人爲學，必曰“晝卜諸妻子，夜卜諸夢寐”。不肖每當清夜獨卧，間有夢焉，或遊名山，或遇先哲，或讀秘書，便覺衾影自適，而人事塵坌，生平習見熟聞之境，亦復恍惚往來於枕上，此乃心氣游移，工夫夾雜之故。對此圖也，如明鏡之當空，可以澄徹肝肺。尚望先覺之靈，若啓若翌，使我夜氣長存。故言之累幅，情見乎詞。日月邁矣，望典刑之淪墜，嗟步趨之渺茫，恐汗縑素，無任惶悚。

與顧昀滋書

秋杪冬初，賤體頓覺衰憊，日惟掩關謝客。細思現前實地，舍却“靜”之一字，更無從著脚。熟讀賢昆季東林《晰疑》諸篇，闡發正學，的是顛撲不破。前見某公議及忠憲復七之非，謂那得許多無事時冥目空坐。愚應之曰：“聖學固是動靜合一，但初學必由靜而入。當忠憲閒居之日，則借七日中屏酬應，斂精神，自是培養有益。至其出山當軸，方汲汲於振臺綱、持廷議，自不暇靜坐耳。”某公笑而頷之。然未便與之深辯，徒費氣力。想高明亦以爲然邪。三魚堂之不滿於忠憲、端文，乃因姚江而遷怒也。其意根總在帖括起見，故抵死爲天蓋樓束縛，真是含沙射影。愚謂今日果有實心好學者，則莫若姚江之近裏著己，敲骨吸髓，一步不肯放鬆，有起死回生之功，并不必以忠憲未脫姚江藩籬爲諱，庶乎浮雲撥而青天出矣。管見如此。亦因近日反覆於姚江之書，始知議以虛幻者真，反而言之，不曾看到“存天理，去人欲”六字耳。幸同加証明，斯講習之樂事也。

與王草堂書

客冬去鴻忽忽，率爾構序報命，愧若雷門布鼓，南雲綿邈，把臂

無從，誠爲閒居憾事。伏見名山著述，日異月新，足徵精力之茂。弟則衰齡偃蹇，筆墨斂縮。遠辱賢宰，遙通尺素，虛懷下問，何以克當？竊謂文成公之學，已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近閱《三魚堂集》，循良廉吏亦復訛議先哲，正欲逐條剖駁，尚爾因循未就。《三立編》之刻，可爲先獲我心。謹按，文成公教人，無非鞭辟近裏工夫，而議者乃誚其蹈虛失實，何異病夫嚙語？三立雖分實合，略加印証，筆力疲弱，未足導揚萬一，幸法眼是正之。更附商者《拔本塞源論》，劉念臺先生摘爲《聖學宗要》，已繼《太極圖》《通書》《西銘》《定性書》《中和說》之後，似不應列在古文中。又如“親民”一條、“鄭衛刪書”一條，亦是錄中要語，必須載入，以成全璧爲妙。陳幾亭先生有《陽明要書分類》較妥，推崇特至，間有紕繩處，猶覺多事。今先生既爲世裔，則專一闡發致良知宗旨，千流萬派，滴滴歸源，自是折服羣言，扶持墜緒，救人心之沈溺，覺世運之晦蒙，舍此其誰與屬邪！

答金會公檢討書

兀居抱疴，交遊盡息，忽得先生大教遠頒。披讀之下，爲近今友朋簡札之所絕無，不禁灑然汗下。又蒙爲先君《讀書圖》發明“志矩”實義，不待陳請而出自宗工懿好之誠，感刻非可詞罄也。弟賦質愚柔，幼無適俗才藝，墮足仕路，汨汨風塵，幾於弱喪無歸，幡然引退，始得體認先儒遺意。竊見伊川夫子有云：“無功澤及人，浪度苟安，晏然爲天地間一蠹。維綴輯聖人遺書，庶幾有補。”故間有鈔錄，用資觀省。偶得樂善之友助諸梨棗，何敢當來書中“以斯道爲己任”之語邪。若謂不欲居其名，則真深知我者。古人云：“交得其人，千里同好。”惟先生之學，經爲經，史爲緯，恨不得生同鄉里，飡聞良益久矣。來書云：“好名之心，以尸講席，則貽害無窮。”洵爲篤

論。至於深咎龍溪之流弊，折衷於震川之歸本經學，而究謂講學之功實不可混，不徒爲黨同伐異者頂門一針，尤足爲今日之不喜言講學者效忠告也。夫昔之講學者，固壞於爭立門戶，并以凌駕其師之說。若因之諱而不講，徒以逞其詞章之汎濫，使其利祿之攻取，則詩書發冢之禍，不較甚乎？來書云“陽明之事功，啓、禎以來諸君子之大忠大節，與日月爭光，實由聖學醞釀而成。”非先生平心體驗，何能推論至此？區區編纂不及千百之什一，破除畛域，實欲遵守藩籬。近來惟潛庵公得夏峰徵君之傳，中正無偏，立身行政粹然入古，則亦醞釀聖學之明驗矣。竊謂經學與理學本不必有異名，而世儒自異之耳。吾夫子之教，曰博文，曰約禮。夫《詩》《書》《禮》《樂》之謂文，視聽言動無違於理之謂禮。文中皆禮，博以歸約。理莫備於六經，則舍理更何所爲學？此亦不待辨而自明者。乃通經之家，往往徇名象，拘訓詁，而身心性命視若杳茫迂遠之物。於是禮失而文亦失，遂嘵嘵然區而爲二，妄生是非，反爲異端藉口譏評，汪洋放恣，則亦無有以吾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學告之者也。大序以《易》《書》《詩》《禮》《春秋》《孝經》，無非一矩，方是博文約禮，真脉絡煌煌，羽翼孔門，足爲學人振蒙啓蔽，豈止先君藉以不朽哉！拙句二則，稍鳴銘膺之志，祈斧正之。

與林雲翥書

足下來自閩南，毅然志在聖道，而清苦刻勵，其於方外行脚之徒，求諸今日士林，可謂希世獨立者。下問拳勤。僕竊自愧無能追步昔賢，方且反躬自治之不暇，何敢妄當傳述之任。然願進於足下者，其說有二：一曰無遽求高遠而略庸近，則從修己而言也。吾夫子以庸德庸言自勉勉人，正爲子臣弟友間有許多不能盡分之處。孟子謂曹交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夫道，若大路然，

豈難知哉？”“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然則舍現前實地爲近裏著己工夫，而必馳情於鉤深索隱以爲聖人之道，有出於人心同然之外者，必反流入於異端堅僻之行，而與下學上達之旨失之千里矣。一曰無輕徇聲聞而遺踐履，則從求友而言也。朱子之注“學而時習之”也，曰：“學之爲言覺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便是能知必貴於能行。注“止於至善”也，曰：“全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工夫更何等精密！其與濂洛脉絡原是洞徹無間，固非爲沿習舉業者以訓詁爲階梯也。若象山陸子鵝湖之會，講君子喻義、小人喻利章，淋漓痛快，聞者爲之流涕。陽明王子著《拔本塞源論》，直接孟子正人心之義，未嘗不深切著明。白沙陳子亦曰：“名節者，道之藩籬。”固未有理學而不名節者也。若徒綴葺冊子，紛論異同，便擬自附壇坫以爲媚世諧俗之徑，迹其趨向，正在鄉願之巢窟，而自絕於狂狷之可以羽翼中行者矣。縱使著書等身，正蹈程子玩物喪志之戒，其可耳食焉而墮其術中乎？僕賦質孱弱，雖自幼喜讀先儒理學書，而始則濡首於應舉，繼則混迹於從仕，幾至汨沒性真。賴天之靈，困心衡慮，深知游宦之爲累，決策引退。乃得靜對先聖先賢遺書，而洗滌習染之舊。然恨不得屏迹深山，捐棄塵累也。初歸時，里中有一二奉佛友人欲援僕爲同好，僕心格格不入。每聞其揚釋抑儒，不勝嗟歎。因有《儒門法語》及《王少湖先生俟後編》、《湯潛庵先生文集節要》之刻，略爲定厥指歸，不敢歧途參互，以至狂瀾潰決云爾。若夫文星閣建自前明萬曆年間，爲長洲學宮，巽方星峰，故下有書院，向供文昌像，士子志科名者由之趨躋，其來舊矣。僕爲諸生時，亦與其列。及登第後，南中遂以爲徵驗，而神明垂訓，則惟以誦述四子六經及宋明大儒諸書爲主，正欲痛絕祈禱，使學者以改過徙義爲務，迥非附會二氏者比。故爲羽翼宮牆之地，而能尊崇之者亦鮮。僕自歸田以後，鍵關謝客，縱未免孤陋寡聞，猶遠於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弊而已矣。竊謂當今日而有講學者乎？則不

必嘵嘵於紫陽、姚江之辨也。世風淪喪，相率於寡廉鮮耻，恬不知怪。駸駸乎人禽之關，置之不講，尚何講學之有？謹按，念臺劉子有《人譜》、《證人會》二編，當奉爲聖學入門之路。由是而後，可以講靜坐，靜坐不淪於空寂；可以講讀書，讀書不涉於支離，而孔孟相傳之道，一以貫之，有不火然泉達，而不能自己邪？梁谿道南餘緒，諸君子猶有切實用功者，試以鄙言就正之。

與林雲翥書二

足下述友人語云：“昔人謂聖賢建立功業，絕不費力；豪傑幹辦事務，絕不犯手。”誠哉，是言也！夫從古功業未有不經勤勞積累而後建立者，何云絕不費力，固非就簡趨易，一味要享現成之謂。蓋功業循理而成，不待矯揉造作，如大禹之疏濬決排，胼手胝足，三過其門不入，而孟子謂之“行所無事”，則真絕不費力者矣。世間事務，亦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而後幹辦者，何云絕不犯手？更非和光同塵、遠避嫌怨之謂。蓋事務循理而爲，不涉偏私回互，如周公之誅管、蔡，夫子之誅少正卯、墮三都，豈不最駭人耳目，而及其大害除、大奸戢，心事瞭然，無纖毫過當，則真絕不犯手者矣。若不從此處推勘聖賢豪傑之真心，而徒襲取成語以爲模糊影響之談，未有不至於依違渙忍而後已者，尚何功業可建立、事務可幹辦邪？至於論理，正要從論事處打個對同。若泛泛言性、言心，則不難傾倒先哲之精蘊。而其論事也，又以世俗是非毀譽、顛倒，錯繆之見寓乎其間。此惟目不睹理學之書者，則任之不校而已，豈可以津津講學而亦出此邪？此僕之所以不得不辨也。聖人之道，大抵善善長，而惡惡短。夫矜孤恤寡，扶弱拯枉，固善事也。然一出於貨賄營謀之私，則善事亦爲惡也。若惡在一人之身者，猶屬可恕，惡在一人之身而害及一家之倫常，傷及一方之風化直道，在人

鋤而去之。若養苗去莠，非剛惡之比。事理之間，固有不容假藉、不容混同者，非敢尚氣爭論，正欲從此講求實學之歸爾。

寄林雲翥書三

前冬駕行時，瞻送弗及，種種抱歉。倏忽再更寒暑，山川迢遞，風雨飄零，伊人之思，時縈胸臆。今年初夏，始接足下去秋之札，極爲浣慰。抵家以後，鍵關靜坐，却能勘破物情，獨尋真我，此入聖法門也。昨又見五月初旬手書，何其愛我深切之至。披緘淪茗，清香滿頰，可謂同心如蘭矣。僕以衰鈍餘齡，兀居避俗，雅思與二三素侶講習切磋，而能究此事者絕無其人，形影孑然，因之日就頹唐。惟見足下超然名利之外，不恤身家，希蹤先哲，竊自愧薄殖，無能稍效啓發，有虛下問惘忱。別後年力益憊，家中雖安常無事，而撫時自警，補過弗遑，章句紛紜，徒岐門戶，毫無益於歸根復命之地。鞭辟近裏工夫，舍姚江“致良知”三字，蔑由伐毛洗髓。當時親炙諸賢，固多卓立不朽。而邇來真儒得力於此者，惟夏峰孫鍾元先生、二曲李中孚先生，能使我深信不疑。大約聖學必要動靜合一，而下學之始，須由靜坐。延平先生觀未發以前氣象，的是師傳心法。今之講學者，徒以著書辨論爲長，一言靜坐便是二氏餘習，僕斷不敢附會其說。草堂枯坐，日若深山，如足下游興可鼓，秋冬間擔簦至止，晨夕觀摩，彼此有益，青蔬白飯，猶易取給，書冊亦不必多帶也。望之，望之，特托何孝廉寄此布復。康熙四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與尤謹庸書

昨過高齋，一伸疏闊，非修歲謁也。承論及弟近日學問，不覺益增慚汗。伏念踰艾幾年，流光如駛，早衰之質，良可驚懼。若不切實煅煉身心，一旦與草木同腐，豈不虛負造物生成大德乎？客歲

困於緇塵汨汨，故見禪客齋戒自持，頗勝於利名趨走、酒食貪饕之輩，便喜與周旋。然此心實未敢援儒入墨也。既而知談悟者失之蹈虛，談修者失之滯實。流弊所至，將使孔孟遺矩爲之蕩然，則束髮受書，白首顛躓，必遭鳴鼓之攻、叩脛之責矣。用是以“歸而求之有餘師”之義，纂先儒之格言，訟薄躬之夙咎。先從義利界限，猛省回頭，而戲言戲動，每每故態易萌，故日來仍以紫陽主敬立教爲顛撲不破，實無暇於羣居聚語，自名灑脫也。道不同，不相爲謀。看來除却“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二語，便是玩時愒月，毫無寸補。又念三十年來，窗下論文、邸中供職，吾二人可謂同心如蘭矣。到此歸根復命之處，不復互相證質，則益者三友之謂何？用是謹播衷言。倘遇四方諸交謂弟逃禪，殊不任受，幸爲別白之。

與董觀三書

不肖隨俗波靡，尤悔叢集。今始脫落塵氛，悠然與古聖賢相對，真有桑榆遲暮之歎。但期從此改過遷善，何敢云以理學倡導乎。惟是理學本無不真實，稍不真實便非理學。口耳之講，身心之講，此古之學者、今之學者爲己爲人之關，不可不辨也。來札云“向來服膺紫陽，不敢移動一字”，不知不敢移動者爲從事於舉業乎，爲從事於踐履乎？如踐履間果無所移動，則傳注所云“存天理，遏人欲”，與夫致知力行工夫，節次層累而入，亦卓然自成醇儒，又何必以他家入門異同，更曉曉置喙也？若第於舉業間，專守章句，遂以爲紫陽之功臣，紫陽其許之乎？象山、白沙、陽明、念臺諸賢之學姑不具論，竊謂今日言學，當人心陷溺之極，得如君家江都傳“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語，早足契宋儒之心印。願努力行之，吾道幸甚。

南响文稿卷十二

題跋 頌 贊 雜著

文昌孝經書後

《文昌帝君孝經》六章，蓋降鸞宣化，傳在人間者也。世儒往往謂其事涉於虛幻而不足信，殊未知幽明往來之理。《中庸》所云，誠不可揜者，神明陟降，惟以正人心、明人倫爲覺世牖民之具。宜乎帝君羽翼聖門，諄諄然教孝維先也。按，《文昌化書》以《詩》之張仲爲一世，當成周廟堂燕喜之時，登延寮友。不稱其他懿蹟，而獨推仲之孝友。上古治化之所以淳且厚也，則帝君炳靈天府，以身爲教，有不皎如日星、信如著蔡者歟！孔子《孝經》十八章，包涵精粹，綱紀詳明。上自帝王，下達士庶，誠有探之不窮、行之不盡之義。而帝君是經，其詞顯，其事晰，其意激切而綢繆。孩穉聞之，可以發其天性；成人觀之，益可以篤其踐履也。昔朱子讀孔子《孝經》而題其簡端曰：“不如是不可以爲人。”今讀帝君是經而不汗下霑襟者，其必生於空桑之徒耶！定求得見是經較晚，正欲廣爲流傳，適新安老友程翁子雲方重刻舊本《孝經旁注》，遂奉是經同登棗梨，樂善孜孜，罕見其匹。因歡忻贊歎，而附一言於帙後。

書卓氏忠烈遺徽卷

卓忠貞公之抗節於靖難也，其事既已彪炳史冊，徵信千秋，而

是卷所述遺事云爾者，則以藐孤延嗣，編籍遼左，子孫相繼登科目，歷仕籍，關門符檄，故紙具存。洎明季，支遷維揚，遂有烈婦錢及其諸姑幼叔，一門死節之衆，此固當世見聞未之稔悉也。裔孫爾堪迺哀集成卷，於是忠貞公之風聲餘烈歷三四百年之久，猶熾然於耳目間，日月爲發其光，江河爲衍其派，而莫之能遏抑也。嗚呼！自古死節諸忠，莫萃於建文遜國時，被禍慘毒，易代革命所未曾有。厥後思陵身死社稷，而公卿大夫捐軀殉國者，指不多屈。說者遂謂末造氣節凌夷，實由靖難摧殘之所致。今觀於忠貞公之族系幾殲矣，乃奕禩以後，雖巾幗之柔姿、齟齬之弱質，曾不肯隱忍偷生，則又豈運數所得而轉移之者耶！竊惟致命遂志之臣，特爲天壤中留此浩然不屈之氣，使三綱墜而復舉，九法晦而復明，初不計其興衰理亂，而彼此可以淆撼。所以武王應天順人，夷齊且目之曰暴，則知忠貞公之抗於靖難也，非抗靖難也，抗其非吾君而欲君吾者也。彼夫褚淵之轉徙兩家，馮道之回翔五代，子弟爲之含羞，婦孺爲之蒙耻。而忠貞公偏於祚未改姓，迹類讓王之際，忼慨激烈至此，蓋所以樹萬世臣子之大防。宜乎其後之人有所感發而興起也。爾堪之生也晚，瞻念前烈，刻意邁俗，獨於表著幽潛孜孜弗釋。其今日之廣陵散也夫！

端孝周先生血疏貼黃書後

自古人子訟父冤於朝，若漢之緹縈、梁之吉翊，皆載在國史，昭示後世，俾知所感發興起，以翼世教於無窮也。然二者所遭之難，猶僅一身一家之故，幸而邀恩寬大，遂得全所生而被令名。若夫孤忠勁節，折逆焰之熏天，抗凶鋒而舍命，爲之子者，巢傾卵破，百身莫贖，其荼毒不啻什伯焉。於此竭力以伸復仇之大義，豈不視古爲烈哉！周忠介公既死璫難，冢嗣芸齋先生當思宗登極初，已奉恤贈

死忠之詔，而以忠介之禍實自一驚、文煥造謀誣捏，若不瀝血指陳，則人子不共戴天之仇終猶隱忍，所以纍纍數千言，草土孤嫠，干冒忌諱，指枯舌破而不恤也。及乎九重動色，朝奏夕可，大憝既殛，錫命重申，直洩天地神人之憤，以昭國威以肅臣紀。夫豈止一身一家之故與？余讀先生疏詞，謂當與前史所載後先輝映，未可略也。嗚呼，世遷代更，當年金匱之藏，且散軼不可問矣。而先生繕疏成時，貼黃復改，乃留是幅，藏諸篋衍至今，對之斑斑血漬，淋漓紙上，有不咨嗟太息者，當非人情。由是知宇宙間忠孝之精靈，必有所憑藉以傳，而不可隱闕。此其徵也。其光足以貫日月，其氣足以激風雷，同此一腔熱血爾。若曰烈士徇名，終非篤論。余故表而出之，且以待夫史筆之續古者。

書朱文學傳後

嗚呼，友朋誼薄，於今吳俗爲甚。余梓《忠介遺書》既成，因謂朱先生之高義不可不並載於帙中也。漢史載，張元伯獨以范巨卿爲死友，然考其當年，非有蹈患難若赴湯火之事，而幽明響應，固已皎如白日，況先生之於忠介忘身棄家，卒至竭勞含憤以殉者哉！先生臨歿，作《北行日譜》一編，中載忠介語曰：“患難相依，我兩人真堪合傳。”故忠介不及自譜，而先生譜其北行事特詳，更當參觀也。夏峰孫徵君《乙丙紀事》云：“余於朱完天更不能不再致意焉。夫學泚魏都諫長子。之隨父、光明左僉院弟。之隨兄，孝子悌弟之情皆天性之不可已者。”完天於周非有不可解之誼，以一顯一晦之交，共死死生之事，間關數千里，閱盡風波，備經冷暖，卒無纖毫灰心。後因湊金於鹿定興、范吳橋，兩地奔馳，遂於蓼洲之變未及收屍，又未護喪，慚負之極，若不可自比於人。如完天者，古道照人，真不自負以負友者，斯語可作傳贊之證云。

書五人傳記後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直者，人之生理，是謂天命之性，不以學士大夫之修飭而加，不以匹夫匹婦之率真而減。觀五人之於忠介，不信然哉？吳俗柔靡，人輕節義，有明一代人物，烈烈轟轟，定以忠介為冠。而五人者特為之助，惟其直也。是時，羅鉗吉網，流毒海內。天地震怒之形，鬼神怨憤之氣，乃假先聲於五人，摧兇鋒，撲逆焰，固非偶然矣。《春秋》於篡逆之賊，如衛之州吁、陳之夏徵舒，俱稱人以殺，言人人得而誅之也。魏闖矯詔，何異於是？五人寔得《春秋》之義者哉！余每過其墓道，輒為之歔歔感歎，謂太史公載專諸、荊聶之事，皆懷私挾詐之所為，不可語於節義。設太史公而遇此五人，豈不益焜燿史冊哉？金閩遊冶之場，賴此巋然片石，昭揭松檟之陰，凜凜具存生氣，匡扶吳俗，為功實鉅。因併梓其傳紀於忠介遺書之後。康熙辛巳孟夏題。

雅園自叙書後

歲庚子，定求方成童，拙訥無文，遇考功顧先生獎拔於數百人聚課中。先君子因命往問業焉。先生召至雅園，泱旬一課，親題甲乙，必曰：“孺子可教也。”辛丑，先生以直言忤當路，羅織大獄，盈城悲憤。門弟子相嚮痛哭，斷腸裂腦。既而，先生冤白，縉紳間惟以避禍為幸。不數年，先生竟鬱鬱以歿矣。蓋我蘇當有明盛時，若吳文定公、王文恪公輩，皆以淳龐渾厚蘊含元氣。沿及晚季，詭隨成習，而周忠介公抗撻璫禍，一時士庶奮義，樂為之死。繼以文文肅公、姚文毅公輩，挺持名節，匡扶末造。雖桑滄變遷，而宇宙正氣不至湮沒於吳中者，惟數君子之力也。先生服官涖政，固具精敏強幹之才，而居鄉廉介，激揚清議，實為忠介、文肅、文毅諸公輩趨步其

後，故危身弗恤如此。設天假之年，縱使跼伏田間，其足以範後進而庇及鄉邦也，寧有涯哉？自先生歿，迄今三十年，所典刑凌替，忽忽如隔世事。定求當獨居深念，竊謂先生一身存亡，乃吾蘇風俗人心升降攸關，非阿私所好也。當先生末年，署門養疾。定求至，必令造密室，解顏勸勞。心喪盡傷，失所依恃，溷迹仕版，疲薈滋悔。輒與先生季子用霖俯仰今昔，喑鳴流涕。今得先生《自叙》一編，盥手披讀，生氣凜凜，溢於楮墨。竊謂兩漢政事、節義、名臣諸傳，具在是矣。以之風世厲俗，良非淺尠。而區區窮通得喪、死生延促之數，又何足較論也與？先君子挽先生詩曰：“爲善孳孳洵吉人，獨能匍匐救凡民。鄉邦殄瘁興悲仰，豈爲私恩淚滿巾。”謹綴錄之，以識先生之爲先君子死友也。

題袁氏六俊宗祠錄

余繼母族先賢儀部谷虛公，既以其從孫麟合族人請於所司，舉入郡學鄉賢祠，同時並建六俊專祠。平日又哀集先世畫像爲名賢紀跋者，裝潢卷軸，儼然百餘年法物也。鄉人士莫不嘉其篤仁孝之思，乃爲錄，郵至京師示余。余自三十年來，嘗欲訪其先世盛時所稱“一門六俊”父子兄弟出處本末之詳，如漢之荀陳、晉之王謝。其庭階里巷，已杳然不可復識，乃徒稽索殘簡，略綴舊聞爲可歎也。今猶得想見其行義文學於衣冠俎豆之間，能不爲之忻喜贊頌耶！嗚呼！子孫之重有賢祖宗，猶祖宗之重有賢子孫也。世家望族，休光美實，蘊隆綦厚，奕世嘉賴，固視尋常什百焉。宜何如其追而述之，承而守之也？余將歸拜祠堂之下，覽其像，挹其手澤，豈獨冀汝南子孫自今有復其始者哉！亦願鄉人士尚復追溯前哲風流弘長，標尚修潔。《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亦可興起不衰也夫。

題侍御程公家書卷

余與武岑程君同登進士，在年譜中意氣肫如也。余既久居田間，以校詩之役，來止邗關。武岑方爲良二千石，停雲感慕，何能已？一日，長君賓華出其上祖侍御岑川公手書《家訊》一卷，屬爲之跋。循覽回環，乃知程氏世澤淵源如此深長，卓乎先民典則，可以翼子貽孫，並可以型方訓俗。竊歎見聞之晚也。公在明孝宗朝，直聲著於柏府，爲大中丞戴恭簡公所嘉獎。時逆瑾毒焰憑陵，而公瀝誓報國，彈劾權貴，凜凜爲履霜堅冰之防，卒乃齋志遽歿。則其鞠躬盡瘁，性命以之，苟非平日盟心砥行，公爾忘私，何能勝司直之任歟！此卷中所書，舉凡事親教子、居鄉服官之道，尚質而周詳，敦誠而謙約，仿諸古人家訓，當不是過。挽近習俗澆漓，父兄子弟間惟以膺仕自期，虛聲相競，仰事俯育都有不可告人者。聞公之遺風，能無百世興起耶！謹載拜而附識卷末云。

書高忠憲手錄程子四箴石刻後

右梁谿高忠憲公真蹟一箋。先君七袞時，公之從孫持以爲壽，懸於志矩齋坐上，晨夕瞻仰，珍如拱璧。定既揭裱《讀書圖》前幅，伏念公之邃修亮節，直接伊洛宗傳，心正筆正，具是吉光片羽。願與學者共遵楷模，因刻石以垂永遠云。康熙庚寅季春書。

先君半閣詩書後

康熙壬戌冬十月，定求隨先君來登是閣，時北裝既迫，弗及盤桓以尋厥勝。先君遂與懋叔稱師弟，留止是閣。久之，竭誠盡敬，藹若家人。然乙丑秋九月，先君復止是閣逾久，宜乎前後留題有流連繼繼不能自己者。隨以諸咏郵京邸，定求聞而歎曰：“人子遠役

於外，時遷歲改，未獲奉高堂一日之歡。顧師弟間情志孚合，扶杖將車，陳觥潔饌，一抒其講業論文之愫，可不謂僅事歟？”乞身南歸，庶冀來訪舊遊，和歌相慰。痛遭閔凶，終天貽恨。回首邗關轍迹，爲我父子歿存分離之地，慘黯不忍復過矣。今夏五月，懋叔固留定求止是閣，而謂之曰：“凡此巒石林卉、几榻琴書、鼎彝樽壘，皆我師所心賞神怡者，其提撕警覺之言，酒闌燭跋，亶亶忘倦，今猶在耳。”言已，輒相向咨嗟涕淚。因出是卷以示定求，慟不能竟讀。竊念先君往矣，魂魄應猶遊此間，而彌感懋叔之親師取友，樂善好義，爲人所難也。嘗觀太史公所記計然、猗頓之流，封殖相尚，去儒術遠甚，游俠諸家又大都負氣逞名，無以仁義道德之風相高者。後世習俗沿襲，交遊浮薄，師友之際，宜其汎汎若浮萍矣。懋叔承先世節孝之遺志，在於務本行，求實學，故與先君服勤無方若此。因含泪而書之卷末，且以見先君之非阿私所好云。康熙庚午仲夏男定求書。

題 蔣 氏 葬 紀

余讀司馬溫公《葬論》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不必厚。今人葬不厚於古，而獨拘於陰陽禁忌，往往久而不葬。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吁，溫公此言，可謂大聲疾呼於世之不葬其親者矣。然或沾沾於卜宅卜日之說，而至於濡遲，猶曰：“其心未嘗不以葬親爲念也。”乃竟有除凶即吉矣：婚媾進取，及夫喜慶燕樂諸務，無不爲之暇豫矣。子復有子，孫復有孫，問其封樹之資，未嘗闕乏也。而曾不思謀片壤、營抔土，以妥逝者之魂魄，豈非溫公悼歎之所不及者乎！余於長戩外兄安葬先靈紀事而重有感焉。蔣氏故爲名族，長戩之本生考與我先君同爲仰思施公婿，文社遊從甚久。而長戩喪，我從母尚在釋

齡，備嘗荼苦，家無立錐，羈栖鄉曲，僅以訓蒙餬口。兩世數棺，年遠不葬，固非長戩之辜也。長戩年已六十，吞聲飲恨，日抱孺子泣，幸有子遊庠，各以窮年修脯所積，佐諸匄貸，始得一日而葬其祖考妣、嗣考妣、本生考妣於官山塢之新阡。事既竣，猶恫乎有餘悲，惻乎有深慕。假令長戩不至酷貧如此，豈有濡遲至今始葬之憾哉！如爲溫公之論者，可以原其心矣。按，《家禮》載墓誌之制，惟書葬者姓名、土籍、履歷、生卒年月日及子女若干而已。無有後人諛墓之詞也。長戩所紀雖略，即可勒諸幽隧，永示後嗣，亦猶行古之道也夫！

書文昌陰隲文石刻後

《帝君陰隲文》，刻本甚多，而見者視爲故紙，或借不信杳冥之說，排議以自便其私。而《洪範》所云“惟天陰隲下民”之義，莫之警省。背正趨邪，誰其憫念？我師高都公特爲之跋，推出上帝之心，以爲是文張本。辭嚴理確，言人所不肯言。羽翼神訓，厥功最鉅。更得《雲間懷古詩》四章，定屬玉符學士書以鐫石，而揭諸柱香殿壁。康熙辛卯孟夏書。

重臨祖父母雙像頌 有序

祖父母前後積若干軸，皆生存時所畫。康熙辛酉，定求請假里居，重屬鹽官張子遊臨是圖，爲行笥旅館歲時瞻禮計。祖父母先後壽終，幾閱春秋矣。子遊曾親見音容，今出一手，故神色如生，不少異也。嗚呼！祖父母撫愛定求恩最篤。曩者庭除燕閑，風薰日麗，遇四方名畫師至，傳神相賞，龐眉皓髮，巾裾肅然。定求侍側，拂几展紙，輒指點睛添頰之處，以承色笑。今則徒索諸畫圖中也。焚香陳醴，蘇蘇隕涕，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肅肅祖考，神姿清剛。經營劫愆，亦溫而良。雍雍祖妣，慈惠無疆。辛勤中饋，實憂而傷。斂舒忻戚，道協陰陽。翼子詒孫，計遠思長。承是庥庇，熾昌孔臧。茲圖儼然，舉案相莊。荷裳蘭佩，神遊雲鄉。惟我後嗣，瞻仰輝光。世世勿替，孝享蒸嘗。

先父母雙像頌

維斯圖之載摹，當嚴親之初逝。追遺恫於慈幃，瞻形影其並儷。蚤年鴻案相莊，中歲琴弦失締。重聚首於泉臺，或游神於霄際。拂月下之仙旌，襲小山之叢桂。庶儵然其往來，茲釋幽而脫滯。嗟小子之疏庸，跽墓門而瀝誓。乏賜緋之崇封，鮮椎牛之豐祭。涓昏曉以炷香，詠洞章而凝睇。父兮道氣常濃，母兮塵心不繫。蓋理存而欲消，如春融與蟬蛻。忘修短之浮生，契虛無之真諦。傳遺經於克家，示徽音於永世。我後人念之哉，視毫端其垂涕。

五世祖像總圖頌 有序

康熙辛未十月，弟宛奉先祖遺像，凡五世，委畫工合而圖諸尺幅，欲後人瞻禮瞭如也。定求載拜稽首以識曰：吾彭氏來自江右，二世以上像無傳。首爲三世祖處士彥洪府君也。次則四世祖處士澹庵府君，偕配劉孺人，家道饒裕，有子西枝公，始成進士也。次則五世祖鄉飲賓南窗府君，偕繼配張孺人；府君龐齒淳德，鄉里矜式，孺人亦享遐齡，行最淑，凡今族人，皆張出也。次則高祖嘉靖辛酉孝廉梧山府君，偕繼配朱孺人；府君峻風節，治《春秋》有聲，歿而孺人撫孤成立，稱賢母也；次則曾祖萬曆丙辰進士蓼蔚府君，偕配何孺人；府君四歲而孤，三十舉於鄉，又十六年登第，踰月即世，士林傷之；孺人逝尤早，我祖兄弟三人皆同母也。高祖以前遺像曩歸我

祖世守，曾祖考妣則從祖，均有專軸也。宛之言曰：“恭維歷世先祖，迄今二百年，儀容儼然，精靈炯炯。乃遠者僅歲一走謁，近者陳設異席，又限於地。合而圖之私室，展敬乃便也。若祖若父，別序昭穆，故弗綴也。”定謂宗法既廢，合族助祭之禮鮮行，世遠代遷，駸駸莫明統系，安望識其貌而想見其爲人？宛之是圖，猶合於禮之遺意。追遠反始，神所勞也。以示後人，勿替引之。僂然見，肅然聞。報以介福，其在茲也。敬系以頌曰：大彭錫姓，肇自錢鏗。洪武之初，豫章來遷。世運淳龐，人物渾堅。閱三四葉，克昌後賢。鄉賓仁壽，世澤獨延。辛酉鶚薦，丙辰蟬聯。一經踵起，清門代傳。亦垂母儀，節與孝全。蒙是休庇，逮我曾玄。丹青重煥，靈光巋然。川流共派，星聚同躔。几筵肸饗，長秉精虔。念哉祖武，無忘無愆。本支百世，繩繩綿綿。

王文成公畫像頌

於爍我公，川嶽降神。凝精毓粹，儼若天人。文章渾灑，節義嶙峋。窮荒困厄，發露性真。冰雪之淨，雷霆之震。聖學迷晦，一朝傳薪。有三字符，先覺維均。拔本塞源，豁蒙啓屯。非心奚察，非知奚循。燭然有耀，鏡拭無塵。明體達用，上哲經綸。周程韓范，合爲一身。規員矩方，廓爾無垠。兢兢世儒，墮迹荆榛。乃狂而僭，簧鼓雜陳。誰知導窾，誰解斲輪。小子薄弱，慨彼狺狺。瓣香攸托，蠲潔昏晨。包山作像，寫生軼倫。道貌靜觀，褐衣幅巾。功名何有，至德斯純。光騰日月，氣貫星辰。尚期啓翼，永就陶鈞。

梅梁先生遺像頌

奕奕斗魁，文昌之府。爰有神人，陟降帝所。崧高炳靈，頡頏申甫。蔚爲蓋臣，經文緯武。歸於箕尾，煌煌尺五。奎壁圖書，丹

黃翕聚。乘龍駕螭，逍遙容與。塵劫飄零，茫茫下土。授以霓旌，提衡藝圃。嗟我小子，僞焉鈍魯。特與引掖，振聾闢瞽。荏苒流光，徬徨仰俯。鶴表重來，羣瞻泖浦。墓前淚吞，遺容載睹。恩施不報，實同恃怙。儒耶仙耶，誰曰齟齬。試聆琅音，鏗鏘鐘鼓。

湯潛庵先生遺像頌

嗚呼！是爲大中丞睢州湯公之遺容也耶。固宜雲臺圖肖，麟閣褒崇，何爲乎在於章縫之室，環堵之宮，惟瓣香之攸托，見遺澤之綦隆。此張益州之畫像，蘇明允所云思之心，存之目，以想見於無窮者也。若其清修峻潔，邃德沖融，蓋非繪事能傳其神理，又豈贊詞能表其心胸？

斗姥畫像頌

瞻仰瓊霄，建杓惟斗。孰主宰者，在帝左右。負陰抱陽，靜無動有。真精妙凝，爲萬物母。是曰資生，統六與九。居天之高，應地之厚。五氣回旋，統歸樞紐。庶類芸芸，旦明孔牖。心爲太極，瑩然無垢。昭質靈光，元辰斯守。爰消疵癘，用躋仁壽。非直威儀，鞠躬頰首。

梓潼山墨刻文昌像頌

帝君開化，道廣功崇。歷世十七，誕降靈蹤。文武忠孝，格於皇穹。典司桂籍，儒林攸宗。茲像儼若，來自梓潼。不施粉澤，肅穆真容。騰雲掣電，炯炯雙瞳。瞻者頂禮，尚秉敬恭。勤奉陰隲，福自天公。

吳節婦胡氏旌門頌 并序

康熙四十二年春，恭逢萬壽慶節，覃恩詔告天下，款及節婦未

經旌表者，令所司覈實題請。於是，安徽巡撫臣劉光美奏：徽州歙縣吳自誠妻胡氏，幼嫻母訓，長著壺儀，方十七而賦于歸，甫七載而悲寡鵠。因腹有遺雛，宗祊是重，遂甘忍死，願作未亡。上事兩世衰親，甘旨賴乎紡績；下撫三傳弱嗣，教養竭盡辛勤。凜冰操於艱難之際，延宗祧於斷續之間。因其自甘輜晦，力辭表揚，以致遲延。臣謹會同兩江總督臣阿山、督學臣張廷樞合詞具題。得旨，下禮官定議，如撫臣言，照例聽本家自行建坊以旌其門。時爲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氏曾孫與橋等，涓吉庀工，建貞節坊於歙之西溪南村忠鵠鄉禮教里，用以光昭聖朝宣化維風之至意。而氏數十年苦節隱軼未揚者，一旦照耀泉壤，羣情大愜，甚盛舉也。定求屬在通門世好，曾覽氏子延支哀集四方賢士大夫爲母介壽之詞，卓卓可傳。及見氏孫承勳、承勵相繼即世，而門戶惇惇矣。今幸其克遂顯揚，適在邗江詩館，爲著《旌門頌》一篇，勒諸石碣，傳示永遠。其詞曰：

乾坤定位，會合陰陽。咸恒繼之，懋建彝常。女德曰貞，柔乃配剛。聖王勸世，托始閨房。柏舟皎誓，風詩所颺。雅化衰替，鄭衛浸狂。不有卓行，曷振頹綱。吳門婦胡，夙凜表坊。結褵七載，終天盡傷。遺娠是閔，不忍殉亡。時艱孔棘，荼苦歷嘗。据手瘡口，養終高堂。孤也挺特，惟母教良。孟機勸學，陶髮延芳。異代齊軌，聲流四方。續紛彤管，什襲縹囊。按期推舉，堅讓未遑。孤也死孝，庭戶淒涼。載翼孫枝，澤衍宗祊。烏歸慘黯，鸞逝冥茫。日月遷謝，逝矣幽光。鄉閭引領，令典輝煌。欣逢綸綍，潛亦終揚。采風入告，苦節綦詳。帝曰俞哉，爰錫寵章。徵名檢實，輿評允當。樹之綽楔，流俗胥匡。溪流瀼瀼，峯峙蒼蒼。女師是式，禮宗是彰。於昭奕禩，令聞弗忘。

王節婦張氏旌門頌 并序

康熙四十五年四月，江南學臣張廷樞彙報應旌闔屬節婦若干

口。首爲王節婦張氏，疏云：“張氏，蘇州長洲人，順治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適儒童王三芷爲妻。康熙六年九月初三日夫故，氏年二十一歲。勉奉翁姑命，忍死撫孤，紡績經營，辛勤萬狀，卒能仰事雙親，喪葬盡禮，俯育弱息。康熙四十二年詳報時，年五十七歲，今年已六十歲。臣細加察核，謹會同撫臣于準具題。”奉旨下禮部議，與旌表如例。氏子長洲縣學生王思曾以九月遺孤，幸得母氏苦節，仰達宸聰。於是見且聞者，咸額手稱歎曰：“國家旌節之制，所以風厲流俗，而奉行者往往及諸有力之家，單門寒族類致湮鬱弗彰。雖使烏頭綽楔，閭閻相望，其遺憾清議者良多。若氏之首應茲舉，洵足愉快羣情矣。”余與思曾有通門誼，知氏事行最諗。因作頌一篇，鑄諸門榜，用以導揚懿徽，傳示久遠。頌曰：

女德惟貞，節以成之。煌煌禮訓，一醮不移。聖人作經，昭揭網維。衛有共姜，紀有伯姬。云何記載，未及幽微。千載而下，能無闕疑？矧迨叔季，聲援是資。采風入告，鮮及窮嫠。我皇敷化，乃飭官司。闡發遐隱，陰教是毗。大江南北，哀然者誰？惟王門張，特承訪咨。內行婉婉，六載結褵。鸞分鵠斷，宗祏傾危。舅姑曰嗟，閔斯孤兒。爰申信誓，隻手撐撐。晨春夜績，血淚綆靡。送往事居，誠信無違。謹身爲教，肅肅母儀。厥子挺立，顯揚有基。昭哉綸綍，日煥星垂。增輝令典，萬夫一詞。豈無華閥，石闕參差。其難其易，遭逢有時。爰告彤史，載播風詩。媿德潛伏，庶幾勸而。

王戒庵先生像贊

懿惟先生，學宗濂洛。性天獨契，突奧恢廓。曰靜曰敬，同一脈絡。勘破町畦，銷鎔鋒鏑。藐藐世儒，筌蹄繫縛。證我一編，重宣聖鐸。龍潛蠖屈，胸無愧怍。壽考邃然，音容恬漠。余願執鞭，九京不作。淇澳載歌，遺風攸托。

舅氏施古翼先生像贊

舅氏遺型，儒宗攸繫。追蹤伏鄭，學有根柢。鎔鑄百家，搜揚六藝。肅肅高矩，韜精挫銳。蓬戶匡居，棲遲卒歲。睥睨金籟，一經世濟。模楷云殂，潸然雪涕。

石處士贊

炎炎非榮，寂寂非槁。耄荒非壽，離塵非夭。卮言非工，斂才非矯。今古同然，達者蓋少。畸茲石君，遺風幽竊。寄迹長桑，幻軀莫保。惟身後名，廓然盡掃。溟滓漫遊，宿障頓了。大巫之招，斯諦未曉。神理綿綿，斷章可考。處士隱居業醫，年未三十而卒，盡焚其詩文，曰“不留名世間也”。婦守節撫孤，僅搜存詩文二篇。

黃長翎師像贊

肅瞻吾師，愴然遺影。道範嶷嶷，神明炯炯。惟余小子，早承欵譬。提命孔殷，至今深省。郢匠揮斤，庖丁中綮。素業燕閒，禪機覺憬。大壺游臻，獨超塵境。兜率天邊，焚香引領。

老儒像贊

儒服而儒行，其志存孔孟之真者耶；古貌而古心，吾以爲無懷葛天氏之民。不刊其樸，不漓其淳。是宜優游觀化，而齊大年於靈椿。

題孝敏子小影

懷芝童兮雋良，埋玉樹兮悲涼。歲月遷兮夜長，靈倘怳兮混茫。脫浩劫兮名場，受瓊書兮雲鄉。大夢覺兮歸藏，返初服兮霓

裳。青松偃兮山岡，白鶴鳴兮澗旁。尚俟我兮回翔，乃齊觀兮彭殤。

儒門法語簡端題詞五則

一，余每見梵書道藏刻布流傳，層見疊出，固亦勸勉修持之義。而吾儒家言，但以訓詁佔畢爲進取階梯。異學者流遂曰儒門澹泊，收拾不住。良足慨矣！竊謂家珍具在，無待乞鄰。因哀集先儒集中，擇其講學明道及夫家訓里約，切實精嚴者，錄諸坐隅，自備觀省，亦未敢以問世也。適同志見而善之，樂襄梨棗。或於夫子所云法語之言，可參證云。

一，聖學真傳，鄒魯以降，續自濂洛，精蘊微言。周程張邵，斯其至矣。而功殊博約，候分頓漸，則實自朱、陸立言始。要之，入門異而歸墟同，無容偏舉也。若徒沿襲聚訟，詆誣排擊，口說日熾，躬行日衰，又奚尚焉？故是編始自朱、陸，主於明義利之辨，決誠僞之幾。遞及元明大儒，縱先後標指，不無因時補救。而均之登堂入室，蓋孔門顏、曾已然矣。

一，先儒語錄，雖單辭片語，提撕警覺，炯若龜鑑，不可勝摘。是編特舉其垂世立訓之篇，琅琅可誦。吾生也晚，不能親躋講堂，與聞警效。對此箴規，如臨師保，能不悚然懼、惺然悔乎？至薛子《讀書錄》、王子《傳習錄》、劉子《人譜》，定當單行全帙，弗敢舉一漏十也。

一，是編斷章取義於先儒道統源流，未之鱗次，故弗備其人也。亦不能仿《近思錄》之體，依類分纂，猶屬吉光片羽，學者貴得其大意之所存云爾。有能益余固陋者，當爲續登剞劂。

一，先儒有謚者則稱公，未謚者則稱先生，而於文目仍載諱某字某，用便後學稽考。篇末間附小跋，蓬心綿力，自愧無以發摛緒

餘，恐不足當明眼一快也。

題牛山熊魚二章書義古詩

人禽關、死生路，孟子透闢無餘，屢以禽獸與人相較。一曰“幾希”，再曰“奚擇”，至《牛山章》直曰“人見其禽獸也”。則驢胎馬腹，不待轉輪時節也。舜蹠爲鄰，飢渴爲弃，辨之精且切矣。至《熊魚章》直曰“欲甚於生，惡甚於死”。則明明示人以死而不亡之故。所謂視死生爲一也。今之講學者，輒曰：“言苟涉是，便屬因果輪迴之說。”不知孟子立言，早已直捷痛快如此。《牛山章》抉出“放其良心”，《熊魚章》抉出“失其本心”。誰放乎？誰失乎？斧斤牛羊也。即所云官室也，妻妾也，識窮乏也，皆心之起滅無時也。非有放是心、失是心者也。心而曰良、曰本，即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故先儒致良知之目的，從孟子骨髓得來。心學機緘當下呈露，雲堂棒喝何以加茲？邯鄲仙夢，更屬多事矣。西堂翁筆墨半涉遊戲，茲忽感二章書義，長言嗟歎，直今日之《廣陵散》也。以之自警，則歸根復命；以之告人，則救焚拯溺。莫但作詩章比興觀矣。

侍親問道圖說

《侍親問道圖》者，息關蔡氏爲尊先君忠襄公自紀視學江右時，夢遇王文成公，咨論學問，約略數言，因繪之爲圖，且以己侍側，示紹聞之義也。余小子方讀文成書，竊服忠襄之學，後先脗合。既梓其所著《管見臆測》《聖門律令》等篇，以與文成相表裏，用資學者警省，一日，息關遂出是圖，屬爲之說。余小子斂容屏息，瞻望悚然，何敢以固陋之詞贊頌萬一？及反復由繹於忠襄所紀問答諸語，則皆迎機而導，受命如響，然後知是夢之非夢也。自文成倡明絕學以來，至忠襄時，百年餘矣。其間講壇林立，固多尊聞行知之彥，而亦

有附會剽竊，往往逞議論之新奇，略行檢之嚴密，爲時詬病。忠襄起而憂之，特於“致良知”之傳，精思力踐，由入門以至歸宿之域，厚自憤懣，而後進於深造。此固文成藉以亢厥宗者。於是，感之於過化之墟，通之於魂交之會，儼乎耳提面命之殷殷，豈非理之可信者與？迹其叩以學，重開悟而疑其發露之早，即“良知”二字從萬死一生中得來之說也。叩以近者，標立宗旨，似未見主腦，而病之以急，即與龍溪印證四無，顏子、明道所不敢言之說也。叩以開闢絕學，爲從來未有，而曰“無所私”，即“此心光明，夫復何言”之說也。因之直下承當，而有夫子廟堂文之命，殆隱以羽翼宮牆許之。厥後忠襄不負所學，致命遂志，乃與文成在天之靈合爲一身。此其先幾瞭如者矣。昔劉文靖公夜方假寐，見濂溪、康節、橫渠三先生談論麈臺，因作《希聖解》；薛文清公嘗夢一人儒衣冠，謂是朱文公告以少嗜欲、多明理。大抵修道之哲人，當夫望古遙集時，未嘗不讀其書，想見其人，而不免生不同時之慨。惟至嚮晦宴息，則神明陟降，直接於視聽形聲之表，斯乃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幽明之故也。或曰至人無夢，非無夢也。若忠襄是夢，夢乃大覺，與無夢等，豈必似莊生物化之說，以夢視夢也與？息關之思親也，思親之學，即思親之學所由來，則是圖之作，不得曰夢之中又占夢爲也。余小子幸覩二公之遺容，而得綴名卷末，藉以惺惺自省其昏惰，與聞私淑之緒餘焉。不獨蔡氏子孫世世當奉此爲拱璧云爾。

忠襄公《自紀》云：崇禎己巳夏仲夜，在吉州夢遇陽明子於公所，角巾布袍，和風藹然。予不勝慶幸，遂叩學問先重開悟否？先生曰：“重悟。然發露太早，吾猶疑之。”予又叩近來各標宗旨，似未見主腦。何在？先生曰：“只是急了。”予領其提警，益宏慶幸。又叩向同金正希言吾儕讀先生書，尚未能奮猛，先生以前從未見此等人、此等書，便能開闢此等學問？先

生曰：“無所私。”先生起立。予恐當下蹉過，急請即今應作工夫。先生曰：夫子廟堂文作一篇。

主敬工夫須變化說辨 艮翁《倦稿》有《主敬工夫須變化說》

“主敬”二字，聖學盡性之宗旨也。自《中庸》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爲教，而復申之以慎獨，便是主敬工夫。兼動靜而言，必以靜存爲之主，靜以宰動，不易之理也。自周子有“主靜立人極”之說，程子恐人墮入虛寂一路，乃揭一“敬”字入門，方有把握。而即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一者，何也？即周子“無欲故靜”之謂也。故朱子曰：“敬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舉夫整齊嚴肅，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爲主敬立說，總無歧塗。”蓋抉出“主敬”二字，不得更作轉手勢。唐虞之言“執中”，孔子之言“不踰矩”，《大學》之言“明明德”，《中庸》之言“尊德性、道問學”，孟子之言“求放心”，皆發明主敬工夫也。故曰：“敬者，德之聚也。”今忽聞有主敬工夫須變化之言，是於主敬作轉手勢也，似欲屏棄宋儒而別爲之說。愚因反覆思維，覺與千聖授受心法、大儒衛道條理脉絡離而去之。終夜悚息，不忍默默，因就來說所及者以對。如堯之欽明，即貫到平章協和；舜之溫恭，早辦得賓門納麓。敬之全體流行，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今日直至平章協和，而後可謂欽哉；直至賓門納麓，而後可謂恭己。設堯不踐阼，舜不徵庸，將不得謂欽與恭乎，何以處夫聖人而不爲天子者也？借曰爲聖人而得位者言，則全從事功起見。是以有天下而不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種氣象，下夷於桓、文、管、晏之流。而孟子王霸之辨，性之反之假之之解，俱屬贅辭矣。文之敬止是綱，仁敬孝慈信是目。緝熙工夫，自與君臣父子國人相際。今日直言敬矣，然必合仁孝慈信，而後全乎爲敬。愚不知敬止之止爲何止，仁孝慈信之止又何止也。強分

次第畛域，固不可也。《易》曰“敬以直內”，即靜存之謂。“義以方外”，乃遇事時加以省察克治。正是止敬工夫精密處。故程子曰：“內直則外自方。”方之爲言，警嚴切實，與“變化”二字渺不相涉焉。《洪範》九疇所以明治，天下之大法，自然缺一不可。敬用五事，主誠身而言，非以此疇爲體而諸疇爲用也。至如仲弓言“居敬而行簡”，全爲行簡而不居敬者下鍼砭耳。今反曰居敬亦兼行簡，輕重倒置矣。總之，全體皆敬，故隨時隨處之敬，皆全體之發見。何必曰事思敬、執事敬、行篤敬，皆德之一端，而非全體乎？不從全體做工夫，則一端之敬幾何其不至於息也。主忠信與主敬固相合矣，繼以徙義，即《易》所謂“方外”。是改過遷善之謂徙者，非從主敬爲徙也。其於“變化”二字何居？合證諸說，總難委曲回護。“變化”二字，見於經書者頗多，從無爲主敬工夫作注脚者。《易》云“擬議以成其變化”，“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化而裁之之謂變。知變化之道者，則知神之所爲。此就觀象玩占而言也。《中庸》云：“動則變，變則化。”不動而變，此就成功及物而言也。蓋自太極流形於二氣五行之中，凡品彙之分殊，經權常變之錯綜，吉凶消長之倚伏，至蹟而不可窮紀。惟攝以一敬，則精神凝一，天理存，人欲絕。渙者斯萃，剝者斯復，是主敬者所以爲千變萬化之樞紐，而聖學於是歸根也。今反加變化於主敬之後，以主敬歸根於變化，愚實未之前聞。且夫氣質之蔽性甚矣。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又曰：“學者以變化氣質爲先。”所謂氣質者，非必凶暴貪淫，如說中所譬鷹與鼠之類而已。或私智小見之穿鑿，或浮詞曲學之陷溺，伎求或克而潛伏億逆，或戒而復萌。甚則無非無刺，而入於鄉愿之慝；次則日至月至，而遠於顏子之仁，皆氣質未能變化處。氣質變得盡，便是純乎天理之極，非主敬工夫而何？而主敬又何容變化乎？學之不講，岌岌乎如一髮之引千鈞。吾人惕然猛省，舍主敬無由入門，便須步步鞭辟近裏著己，使此心潔淨精明，自做

主宰，從此日積月累，漸漸涵養純熟，庶幾視聽言動不蹈非禮，而無有矜持矯強之迹。若曰主必有輔，主必有客，以體為主，以用為輔與客，聖人主敬工夫從無此體外之用也。主人公皇皇求輔求客，以為變化，則所變所化如木且離乎根，而奈何以歸根為解乎？是必其所謂主敬者非真主敬。功利之術熾，詞章之累滋，人品偽，德行衰，皆由此導，其流弊莫知底止，斷難遁於放逸之譏也。且先儒所謂主敬者，非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只是還得此心無欲之本體，則敬在是，主即在是，原要隨事專一，不稍放逸。不止是閉目靜坐。其必以靜坐為先務者，良由物交淆亂、思慮紛營之後，非靜中略綽提撕，則氣且奪志，到臨事時，許多錯亂顛倒。故先儒每教學者靜坐。今不咎吾人之於動也，不能常如其靜，而反咎靜坐為必入於執著。愚未見隨緣逐境之流，終日憧憧往來而可以語主敬工夫者。此猶見人之仆跌，不急扶之使立，又從而趨之疾行。明明欲決大儒之統宗，以為浮沈玩世之具。此非愚之敢肆其牴牾之見也。說終已，將何時打破敬字之句？和盤托出矣。敬可打破乎？打破矣。猶謂非相反乎？夫聖人之申申夭夭，正從靜中涵養得來。全是天理爛熟、“勿忘勿助”之候，所謂恭而安也。周子之光風霽月，程子之傍花隨柳，俱作靜坐觀可也，非於主敬工夫別有所加也。吾人不能遽至於是，姑從靜坐以為涵養，庸何傷？愚又聞之矣，曰：“有主則實。”蓋謂此心渾然天理，無少虧欠也。又曰：“有主則虛。”蓋謂此心湛然，人欲不得攙入也。主敬之實際工夫，成始成終者，此也。今日以變化助主敬，是主敬猶有所未足，而乃待助邪？助之為言，是為無主，乃亂，故不可以不辨。

主敬工夫，至完全，亦至精約，只須幾語，便可當下理會。因來說援引甚煩，不得不逐條剖晰，殊覺費詞，然皆章句中公共之解也。明道先生曰：“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

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玩“無失”二字，便知“變化”二字之非。長者定不我罪。又識。

貞女論辨

余讀《震川集》，其於閨閫貞烈之行，表揚貞摯，絕非司馬子長意輕節義者比，最心折焉，獨於《貞女論》不能不置辨者。夫女許字而夫死，固無害於改適，此通乎人情而為言也。若女有志為之守，則誠特立獨行，不肯苟同流俗。其或至以身殉，必別有不得已之故激之而然。《記》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則不得以能為人情所難者，為非禮也。論曰：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男女無自相婚姻之理，所以厚別而重廉耻之防；然女子在室，既已行媒受幣，通名姓，締交親，明知身屬某氏，則亦父母之所許也。因之夫死不改適，是正所以敦廉厲耻，而反為之譏，將使舍舊圖新，紛若朝秦暮楚，因恬而不知怪者，乃得謂之廉耻無虧乎？又曰：六禮不具，婿不親迎，是無父母之命而奔也。此為尋常就室者言也。若夫死不改適之女，貞德稟於天性，非有情欲燕昵之私，誠不忍負此冥冥。上之可以慰安舅姑，下之可以繼承宗祀。此志士仁人之用心也。區區責以授綏合鬻之具文，殊不達禮以義起之故矣。又曰：陰陽配偶，天地大義，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氣傷和也。夫暄日祥風，固多向榮之卉，層冰積霰，亦有耐寒之枝，遭時不同，賦質各異。如第以配偶相期，足為內怨外曠之徒緣情導欲已爾，烏足語夫超越塵滓，脫棄形骸者哉？以燕雀而視冥鴻，以鷓鴣而等孤鳳，不待識者知其不倫也。至援《曾子問》二條：一曰“婿有父母喪，免喪而弗取則嫁”；一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女子氏之黨”。二者今能行之乎？設由弗取則嫁之說，則婿必討背盟之罪。設由未廟見而歸葬之說，則女似蒙失德之條。書之不可盡信久矣。必援是

以證不改適之非禮，亦舛矣。況《曾子問》又有曰：“女未嫁而夫死，服斬衰以弔。”今亦絕無行之者，如可往弔，則可終守，固隱然寓於言外也，不可執一說以爲定論也。總之，傷廉耻之防，止可責夫見金夫不有躬之女，而忍加諸守貞不二者？是誣夷爲跖，物且有不平之鳴，而況於人乎？若曰：聘則父母之事，宜惟父母之命之從。然人子之事親也，亦不廢匡救以爲孝，非一於從令也。如使女必改適，則可與共安樂，不可與共憂患。庸庸者流，智反出若女下。誠全此女德之貞，適足以彰門內女誠之良爾，何得以貞爲傷於孝乎？今之說者猶援震川是論，謂持先王中正之道以訓世，不知所謂“貞者，正而固也”。大《易》全義，要歸於貞，而於女德尤諄諄焉。女而貞，斯其所以爲中正也。如合汙同流，率天下而爲愿人，何中正之有？嗚呼，此道之不講，冠纓失之，巾幗得之，耆碩昧之，弱息明之。又從而是非倒置其間，此幾希絕續之關。余故慨然太息而書，非嘵嘵好辨也。

按，古史無載貞女事者，明儒王少湖先生《俟後編》中《女教》一卷始載：“文氏貞女，年方十歲，夫亡，抗志不嫁，割顴剪髮。其姑迎歸，立嗣而教之。”計其夫猶殤也，先生傳述臺臺，不以爲過，所謂“仁義之人，言藹如也”。近則汪鈍翁爲河南宋烈女立傳，爲我郡宋孝貞女作誌，均不牽引震川之論。鈍翁論文固尊事震川者，而意在成人之美，無取雷同附和也。君子之論人也宜恕，恕彼改適者則可，舉不改適者反行排抑之，是誠何心哉？《周禮》嫁殤之禁，注謂“生而不以禮相接者，則未聘，故未許嫁也”。鈍翁曰：男氏已聘，女氏已諾，何不可合葬？亦不必執“生同衾，死同穴”之說以譏之也。如以古書之語盡可信，則如《周禮》云“中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其說荒繆特甚。先王盛時，豈開彼桑間濮上之淫風邪？敢并質諸知人論世者。

太學月課約

定求賦稟顛愚，學殖荒落。茲者濫佐成均，儲才重地，循職彌難。仰睹皇上典學日新，欽崇先聖，風厲儒林，鑠今振古，多士觀光而來，必有經明行修者，應昌辰，翼景運，而余亦得與觀其盛，何厚幸也！東廂鐵庵先生，釐剔監規，綱維備舉，無容謬參管見。竊念月課，職所專司，不敢因循玩愒，以滋曠官之咎。願與諸君子覃精竭誠，觀摩並效，雖他山之助無多，而百朋之錫實甚。否則寒窗講肄，競托揮毫；詞苑從游，咸思授簡。乃趨步橋門之內，瞻依帝闕之旁，而就業不親，呼名罔辨，餼羊之慨，實疚於心。昔程夫子以學校爲禮義相先之地，請改試爲課，息其相爭。凡以勸獎道德、稽察行檢，非徒考定高下而已。願以此意，與諸君子共質之。

每月課，自二月望日始，辰刻齊集，領卷列坐。書義二題，務令全完，隨繳隨閱。日暮，余即留宿，翼辰發案歸寓，庶免補牘紛紛，真贗混淆之弊。幸各盡所長，毋徒使魚目充數也。

課卷中，遴選最優者，捐俸鏤板，按月成編。實識作者苦心，非敢妄立標榜。文以明理爲主，義蘊精深，氣體醇厚，沐浴於先正大家之神法者，上也；英華秀逸，迥絕恒蹊者輔之。詭誕則悖，膚淺則庸，恐非善事利器之義。

帖括之外，耆宿英俊，通才必多。課日未遑并構。訂於每月窗課古文、整散各體詩歌，古今各體，量拈幾題，月終繳閱。闡明洛閩之微言，涵泳韓歐之奧趣，以至緣情賦物，按律諧音，預覘華國先聲，詎止吉光片羽，用慰起予之望。謹約。

五十生日謝客約 自此後，每逢十年，俱遵此約。

定求今年犬馬之齒忽及五十，親朋有言循例爲壽者，撫躬惶

悚，百感交集。自念不可以生日受賀，其說有七。伏見皇上孝思純篤，自慈寧賓天以來，萬壽令節停止朝賀筵宴。廷臣固請，始終堅辭。書諸史冊，行與貞觀媲美，普天率土均應感動，身依輦下，風行草偃，臣之分也。其不可者一。定求昔年乞身南歸，冀盡一日養。中路慘聞先君之變，荒迷苦由，繼母旋歿。蘭陔斑舞，永斷此生。風木銜悲，何時可釋？哀哀鮮民，更爲宴樂，罪屬忘親。其不可者二。生日繫母難之辰，定求生當亂離，我母分娩三日，即抱子出奔，備極危險。十四歲而母歿，荏苒將老，回憶生平，得見慈顏者，曾有幾日乎？呼搶無地，正在懸弧之期也。其不可者三。定求喪母後，賴我大母恩勤鞠育，得至成立。定求生於五月初九，大母歿以是月初十，死生呼吸，相倚爲命。而於大母諱前一日反當慶祝，不亦哀樂乖節乎？其不可者四。古人德與年進，故夫子警戒後生，謂“四十五無聞，斯不足畏”。日月如流，有生共歎，以薄躬之不肖，方恐負君親、愧師友，去日多而來日少，側身補過之不暇，而乃覩顏燕笑，尤非薄福所安。其不可者五。若夫室家聚順，白首齊眉，亦常事爾。而定求早喪荆妻，傷彼牛衣，暗泣之人久已長埋泉下，形單影子。子女顧其父而思其母，必有惻惻於中者，我何忍居之晏然，引觴自快？其不可者六。至於草土餘生，再入闕廷，羈栖旅舍，饘粥艱難，風塵顛顛，如欲置酒高會，疊仲獻酬，實非力所能辦，而徒辱親朋贈遺，寡廉鮮耻，莫此爲甚。其不可者七。幸諒隱衷，莫復固強。

閑居謝客約

賓朋會聚，嫵戚周旋，高情雅意，良足銘戢。而賤軀多病，杜門歲久，疏懶成癖，稍涉酬應，便增疲憊。每當親友折簡招邀，未能匍匐追隨。竊恐臨期告辭，坐以不恭之罪，因敢瀝陳鄙悃，伏冀一一

垂諒。惟不在所戒之列者，敬當趨赴如命，則周行獲示，好我無量。

一，寒家自先君子七袞壽辰，戒用優伶。故廢莪以來，堅守此戒。設有遠賓新姻，亦不能從俗爲禮。若仍出赴優觴，則報施不稱，真坐芒刺，概不敢領。

一，素志淡薄，幼持斗齋。比歲尤愛素食。或以長齋太苦，因於斗齋外復增幾日，大約每月必半月齋也。齋日，止宜靜坐焚香，並不飲酒，殊難赴席。正月則更銜痛終天，齋素連旬。一切歲事，俱不能與。

一，燕會日趨繁縟，貧家羞澀，嘗欲援經中八簋、四簋、二簋之數，以爲準式。如遇遠賓新姻，則用八簋，《伐木》之詩以速諸父諸舅者也。鄉里往還，預期招集，則用四簋，《權輿》之詩以養賢者也。二三知己，不期而會，則用二簋，《易》之損卦彖詞，可用享者也。若自膳，則雖赴席，不踰二簋。脾疾頻發，未敢饜飫，如豬、羊、鵝、鷄、鴨、雀、蟹、鼈、蛤、蛙、鰻、蝦等類，業已誓戒。不過尋常鮭菜，聊侑三爵。夜膳則全輟葷腥，幸勿以盛饌多品爲我溢費。

一，山水良遊，花月清賞，惟蓬舸芒鞋、擷蔬啜茗乃可，賓主均忘。若如端陽金閭競渡、中秋虎丘翫月，徵歌行酒，履綦喧闐，復以病夫廁足其間，能不神顛色赧？以此見招者，亦勿責我遐心也。

獻歲齋居謝客約

客有問曰：“獻歲佳辰，家有團圓之會，親朋有往來之儀，固情理所不廢也。子何獨齋居謝客乎？聞子以尊先君諱辰在歲首之故。按之《記》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亦止於易簣之一日不飲酒、不茹葷、不見客而已。乃閱半月而皆循喪禮，不已失之過乎？”定求聞是言，喑鳴流涕，不忍置答。然竊訝客之待人薄於古道也。乃告曰：禮以逢忌一日爲終身之喪者，特論人子慎終追遠

之常耳。夫人生創鉅痛深，莫過於父子永訣。乃父病而湯藥不親，父歿而含襲不視，其創痛倍於永訣者，不可同日而語矣。我先君以正月六日病，至十一日而歿。定求是時告省親假，辭闕就道，已及半月，役役於車塵馬迹間，南望白雲，親舍日近，誰知蒼天降割，至此其極。且人子以宦游聞訃者，祇因官守未離，莫可自主。若定求既得乞身，而終奪吉爲凶，人倫缺陷，真如何，子平所云“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南史》載，宋余齊民爲邑書吏，以父亡不及見，號叫殯所，須臾便絕。有司旌爲孝義里。定求廁身詩禮，若以過時輟哀，食甘味，寢安席，聚處談笑，恬不知怪，則人未死而心先死矣。自庚午迄今二十一年，惟甲戌補官，陪祭祈穀壇，齋宿衙門。丁亥揚州校詩，候迎御舟，設祭寓齋，俱不出赴讌集。餘歲則鍵扉獨處，謝絕人事，實與居憂無異。計此旬有餘日，我先君寢疾彌留，晝念游子，情何慘惻！及乎倉皇捐館，棺將闔而目應未瞑也。定求冥頑不靈，優游中路，回首追維，魂銷骨戰，頻發寒疾，尚誓畢此餘生，展哀思，通幽夢。設有知禮君子，當必憐憫及之，而豈嫌其過乎？嗟嗟，日月不居，髮膚浸損，几筵瞻奉，春秋幾何？因灑淚濡筆而爲之說。康熙庚寅正月十日，時年六十有六。

乞題《志矩齋讀書圖》引

府君歿時，定求歸程方在中路，含襲不親，音容渺隔。踰六年，所視人子永訣於闔棺之頃者，慘痛奚啻什伯。檢閱生前遺像，惟鹽官張君子遊，當府君七十時，作《靜坐圖》最肖。歿後，屬他畫工重臨，纍幅都失真。因惜子遊往矣，其家傳必有克似者，延其子衛瞻來臨大像二、小像一，果無異子遊所傳。復爲此冊而謹識之曰《志矩齋讀書圖》。伏維府君少壯迄老，終日惟讀書是務。然蹟場屋久，年四十餘猶困舉子業。逮五十六閑居無事，與夫宦遊拂逆，輒旁

參二氏，任運遺懷，所讀書不一類。歲己未，始得東林先正顧端文公、高忠憲公遺書讀之。見其宗守程、朱，闡發孔、孟，義正詞嚴，迺悚然興歎曰：“始吾涉獵泛濫，好語渾同，殆於讀書之道，猶騎牆見也。今得所依歸，敢自居於荒耄乎？”時方就先王父母遺寢爲書齋，平旦盥洗，瞻謁影堂，退即端坐讀書。書則爲四子五經、《性理大全》及諸儒語類數十卷。目營手注，晝考夜思，勤篤較甚於諸生。凡玩物娛情之事，悉屏去弗顧。定求乞身歸省，侍膝下二載，與門弟子承顏受誨，在是齋之時居多。府君七十壽辰，遂以“志矩”顏是齋，申命定求曰：“聖學至窮神達化之域，而究歸於一矩，故知吾黨爲學居敬窮理，須臾不容少懈。尚何曠逸之敢耽、馳騖之敢逞耶？吾非敢謂學爲聖人，特當聖人心矩合一之年，吾始從而志之，僅如聖人初學時，亦自悔其晚爾。”嗚呼！茲言猶在耳也。今一旦銜恨終天，幽居是齋，方爲苦由黜堊之地，遺編疊架，手澤儼存，展卷暗鳴，形影相弔，自問創鉅痛甚，心摧氣耗，又何能終讀父書耶！然追惟府君之志，固弗敢一息忘也。因爲是圖，長奉以觀省焉。且迪我後嗣子孫，知府君晚年進德。其讀書之方，孜孜矻矻，有要有程，深切著明如此，庶幾有以啓其蒙而警其惰。用敢邀惠宗工，表而識之，俾世守護，增光耀云。圖前程夫子《四箴》，係高忠憲公真蹟，府君懸於座右者。

募修至和塘引

古者，川澤陂梁之令，爲王制之所必先。於以興大利，捍大患，濟自一方，而庇及四境，舉自一日，而功及萬年。上有作焉，下必應焉。《語》曰：“人情可與樂成，難與謀始。”豈信然哉？吾蘇婁江以東，有至和塘，爲自郡達崑山、太倉、嘉定、崇明四邑，暨松郡屬之孔道。而南有沙湖，北有陽城湖，巨浸衝溢，土疏石圯。數十年間淪溺載途，凡軍旅之經行，郵傳之絡繹，商賈之往來，人士之出入，

一遇靈潦驚湍，駭風疾浪，則挽舟曳纜之徒惶恐叫號，胼胝靡措。余間嘗過此，茫茫有望洋之歎。竊念興廢舉墜，誠莫有先於此者，而鯁鯁慮莫爲之倡也。自三韓石公之來守吾蘇也，爲政明敏，綱紀具舉。先是，公佐郡於松，嘗以公事過蘇，目擊斯塘之頽壞實甚。既滄斯土，乃毅然欲興修築之議，於是鄉耆馬倣等踴躍相慶，具陳事宜。公因上達督撫，均報曰可。計所修凡一千七百七十丈有奇，估費九千八百兩有奇，遂有太倉倪氏率先捐修百丈，而我里文森宋翁樂行善事，尤於是舉竭蹶贊襄。擇今三月壬寅鳩工經始。惟是費既浩煩，非一手足之所能辦也。工役大作，又宜乘時奏功，無致竊惰，而不可曠日持久也。幸賴當道軫恤民艱，實心任事之日，而下之好義急公者，又絕異於自私自利，得已而不已之所爲，則聞風來應，慰此將伯之呼，能無望於同心樂善者乎？余養疴杜門，罕聞戶外事，而於是舉不禁歡欣贊歎，亦願盡其區區勸翼之誠，用綴一言爲嚆矢云。

漢口募備水火二災引

事之有功德於人間者，莫如救災拯患之爲重且急也。而災患之待夫救拯，又孰有甚於水之溺、火之焚爲仁人君子之蒿目恫心，不待呼籲而不忍不爲之圖濟者乎？然水火之災患，大抵罹於一時，偶然者居多。以其一時僅見也，則救拯猶易爲力。若夫地勢之所值，風俗之所沿，以水火非常之變而不時屢見焉，此其救拯之方，良不可不豫時而爲之備。始雖力鉅而費煩，既亦事成而利溥。如我友新安程君子雲，偕其宗人楚巒，倡議捐貲，爲漢口救拯水火焚溺之舉。余不禁歡欣贊歎而爲之申勸，以觀其成也。程君爲余言曰：漢口爲吳楚之要衝，商旅輻輳，居人稠密，時有祝融煽禍，綿延數百家，蓬戶編氓，被災尤酷，親戚莫肯留止，宵啼露處，風雨飄蕩，死者

強半。此火焚之災，非他處可比也。又其地與省城相望，漢水、澗水合流奔湍，往來武昌者渡船絡繹，捆載百貨，風濤猝起，漂覆每在呼吸間。此水溺之患，亦非他處可比也。爲救焚計，擬預辦蘆蓆千萬。一遇火災，計戶給與，構舍棲息。爲拯溺計，擬預造巨艘二，僱水工數人，每日鼓楫中流，專以挽救渡船爲事，若京江之救生船。二者約費二千餘金，置爲義田，取歲入以供所需，庶可經久不輟。用是竭蹶謀始，而有待於樂善君子同襄是役也。余謂古者火政之修，川梁道路之濟，上關國計，下係民生。《春秋》所載傲事興材、候疆視塗諸制，釐然具舉，而後世鮮有能法其遺意者矣。程君勇於好義，平生善功不可勝書，而又能發此宏願，不憚以身肩其任。吾知江漢之間，居者行者聞風興起，以慰將伯之呼，甚盛舉也。從此天塹巖疆，煙火盈寧，梯航安集。其所以使近悅遠來而咏歌太平之象者，豈有涯量哉！

勸 瘞 引

古者仁政流行，澤及枯骨。《月令》所載，掩骼埋胔，舉自孟春。蓋推其所愛於其生者，以及其死者，所以興仁孝而厚風俗也。故後世義冢之設，所在多有。我蘇自明弘治間郡刺史曹公置阡六門，地最廣袤，而厥後漸被侵占矣。萬曆時，修復於鄉里賢士大夫者，有姚文毅公、紀楊氏、徐氏倡募諸錄可考也。崇禎時釐飭於當道鉅公者，有東陽張大中丞《廣孝阡記》可考也。沿流至今，吳中風俗滋敝，一切蕩靡誇耀之習糜金錢者，日異月新。而停喪淺殯，多年暴露，莫知恫心；甚且火葬日熾，枯骨載途，以煙火相望之區，寢爲骨肉摧殘之地，有心者能無嘔焉流涕哉？余兀居屏迹，惟樂聞舉行善事者，輒爲咨嗟歎慕，稍以自解於力之所不逮。今見善友數輩，特以勸瘞廣孝阡具牒公庭，自院司郡縣以下，頒行嚴檄，幾於三令五

申。是姚文毅公之所述、張大中丞之所行，其遺風猶可復見於此日也。雖然，事有舉其始者，不可不謀其繼。今夫貧民之死亡相繼也，奸民之軌法易滋也，攸助之宜廣，稽核之宜精，非一手一足之爲力也。能無望於聞風興起，協力經營者哉？或曰：是舉也，亦第及無主之骸而已。若有主者，固不能代爲謀也。或則生者業有寧居，亡者曾無片壤，至性淪棄，習視故常，又律令所不能動也。可奈何？余曰：“是固然也。顧事有相形而後相感者，爲人之子若孫，曾行路之人觸目惻怛之不如耶？”即以是舉爲之嚆矢可矣。

募建澹臺書院引

尹山，在蘇郡城東南二十里平疇巨澤之間，高阜突起。山上舊有先賢澹臺書院，以北有澹臺湖也。按《史記》云：“子羽，武城人，受業孔子。退而修己，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名施乎諸侯。”郡誌云：澹臺湖，即其故址，《吳地記》以爲子羽宅所陷，固足徵爲實據焉。夫孔門從游弟子，類皆鄒魯之產，獨我吳子游遠至中原，親承聖教，以文學推于十哲之列。而子羽特受知於子游，爲宰日因是而從之南遊，倡明羽翼，同開吳會人文之始，良非偶然矣。書院之建，表揚風化，誠屬一方嘉庇，非私創無名祠宇之比。慨自人心不古，土豪營冢，妄議風水而毀之，歷有年所，俎豆湮沒，莫有過而問者。寺中明宗上人，來自嘉禾，殷然有志於重興書院，告募鳩工，屬余一言爲引。余惟敬事先賢，修復古蹟，固素志也。若是舉出自禪門，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者，其在斯乎！今春余登山巔，遙望湖陰，空明浩淼，儼若子羽精爽，猶可想見於煙波林藹之中，徘徊感慕。願得刻期告成，而來灌獻几筵也。遂書此於簡端。

募修聚奎閣引

關壯繆廟之在我郡者，惟卧龍街當城之中央，遠近道里適均，

闕闕輻輳，故禋祀較他所爲盛。廟之右偏又有聚奎閣者，供奉文昌神像於其上，而下爲前明國子博士王仁孝先生祠，建自陳文莊公。蓋文昌之靈，上垂天象，下顯人間，固與壯繆之浩氣充塞有同揆者，而文昌之司士子之命也尤著。若仁孝先生之講學勵行，倫紀修於家庭，著述本於經傳，爲我郡一代大儒，舉以侑享明神，楷模後進，誠天人合一，顯微不遺之道。以是知文莊之寓意深切著明也。余聞諸故老云，自文莊建是閣後，鄉先正維斗楊先生爲諸生時，即其地會文講業，既得弁冕南國，領袖清流，四方名人傑士，敦盤踵武，蔚稱勝地焉。余垂髫之歲，嘗從師長率同學數十人，載筆來遊，見其棟椽無恙，几筵儼然，整襟危坐，晷移燭灺，呶唔達旦；每星輝月朗，筆墨爭飛之會，恍若神之來格，陟降左右，而不敢有越思。迄今二十年所，時復追憶，爲之低徊思慕而不能置。去年自京師歸，一往瞻禮，則閣已圯傾破壞，無復舊觀。羽士顧宏正遂以勸募屬余。余時方興葺城東文星閣，顧力誠有所未逮。然伏念文昌之神，無乎不在也。前之人既極經營創建於茲，而後莫爲之修廢舉墜，固有怒乎不敢安者。願同志協力，鳩工有成，庶幾仰承文昌，羽翼《詩》《書》，藩籬孔、孟之教，而仁孝先生流風遺澤亦歷久益彰，豈特如梵宮禪宇，得已而不可已者哉。

募修圓妙觀真武殿引

聞之事君如事天，謂君猶天也。則事天之理，亦當通乎所以事君者。恭惟上帝高居，百神受職，以馭陰陽，以統賞罰，與九重之上命官分署，提綱振紀，羅布森列者無異理，無異形也。今北極真武實爲昊天樞紐之司，國家祀典，亦與六宗山川並垂太常，豈非《詩》《書》所稱惟聖與神、參贊化育、在帝左右者歟？蘇郡圓妙觀屹峙郡城中央，自穹窿施尊師修三清殿，建彌羅閣，旁及兩隅，多所興葺。

天神以臨，地祇以奠，人鬼以饗。於是歲時大禮，宮府朝參，水旱祈禳，儼然如陟金門，上玉階也。獨東偏真武聖殿未經鼎新，齋志以逝。今且破壁頹簷，不蔽風雨。余思真武崇祀固遍天下，顧惟是殿之係於觀也，則有上帝之寶位在焉。真武炳靈，職筦鎖鑰，猶臣子之護鑾蹕，捧絲綸，朝夕陟降，不違咫尺，神所憑依，莫顯於是。安可不修墜舉廢，而聽成毀於時數歟？且數年來，兵戈饑饉，充斥四方，吾郡餘黎猶得安土樂業，則上帝之默相厥居，而神明之效靈呵護者，又當比於捍患禦災，有功德於民之例，戴高履厚，何可一日忘歟？余故欲堅募者之志而爲之引。

附錄

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講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級彭公定求行狀

羅有高

公諱定求，字勤止，號訪濂，學者稱南畝先生，隸籍蘇州長洲縣。先世江西臨江府清江縣人也，明洪武初，從軍至蘇州，隸衛籍。數傳爲梧山公，諱天秩，嘉靖間舉人，修行明經，鄉邦師之，是爲公高祖。曾祖諱汝諧，字蓼蔚，萬曆四十四年進士。祖諱德先，字敬輿，諸生，貢太學。考諱瓏，字雲客，大清順治十六年進士，官廣東長寧知縣，以廉直忤上官，歸里講學，士類趨風，學者私謚“仁簡先生”，贈吏部右侍郎。公生六歲，入小學。十一歲，長寧君授《太上感應篇》，公即知敬重，端拱持念日有常，即知返躬自警省。十六歲，習制藝，諸老先生交口器誦之，公溫溫自克益謹，治業益勤。十九歲，塾師宋君卒，公旦夕臨盡哀，遵古弟子禮，執心喪。又四年，長寧君出知長寧，公奉王母居。又三年，長寧君被吏議，有所牽累，公聞，辭王母將入廣東省難。天大雨雪，恐風逆道阻不得時達，禱於斗姆文昌，附鄉人施度師以行。時海寧楊公雍建以給事中家居，公以通家後進謁，乞草粵中當路書，楊公閱公之情，立授書。於是渡錢塘，沿富春，過玉山，下瑞虹，溯章江，上贛石，更取道信豐崎嶇叢山灌莽蛇虎之區，水陸四千餘里，不四旬而至。見長寧君，抱持

哭，嗚咽不能語。士民環觀歎歎，競問從者：公子發蘇州幾何時？咸相顧感動吒愕，謂有神助，是時公年二十有六。遂左右長寧君清理交代事；下羊城，雪長寧君誣枉於巡撫，而長寧君得以浩歌歸田，絕事後憂。

後二年，爲康熙十一年，舉江南鄉試第二十二。十五年，舉進士第一。廷試畢，讀卷大臣置公卷第三，及進呈，聖祖問會元卷何以列第三，大臣奏言：“書法不及前二卷。”聖祖曰：“會元策末數行，有勸勉朕躬意，往時周、程、張、朱豈俱工書者？”親擢第一，授修撰。尋得宋五子《近思錄》，好之，手自謄寫，奉爲言行準則。已，又得漳浦黃子《復初錄》於文昌宮，大指主於嚴敬怠，別誠僞，辨義利，明進退之節，善剛柔之用，謹語默之宜。公感其言，遂自號復初學人，賦《歸興詩》七章以見志。公官翰林才四年，遺榮味道之志決於此矣。明年春，上疏請歸省，至秋抵家。日侍長寧君講貫經義，討論儒先書。朔望會同里諸生於文星閣，長寧君爲都講，切劘道義，考詳言行威儀，究文術利病，諸生油油然日相喻於處善循理之爲樂也。居二年，長寧君迫公還朝。

明年，充纂修太宗、世祖兩朝聖訓官。後二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其冬，遷國子監司業。公與祭酒翁君釐穀訛，立規矩，諸堂靖肅，士習蒸變。公以八旗子弟，卿大夫之材出焉，宜豫教而敦天性，明人倫其最急者矣。於是集《孝經》古義，訓其旁，譯以國書，頒示官學教習，令以是訓官學生。其後翁君遷官，代者更改舊章，諸生譁，公爲不懌，作《卧病》詩。念長寧君春秋高，志養逾篤，作《歸思詩》。其冬，晉侍講，即援例投牒請假。命下，歲暮矣，輕裝出彰義門。開春過睢陽，拜潛庵湯公殯館。湯公嘗與長寧君論學相契重，後陞見聖祖，詢江南賢搢紳，湯公以長寧君對。公既敬湯公爲一代偉人，又感湯公不遺幽隱，至長寧君名得徹天聽，故嘗以師禮事湯公，又慟湯公之困於僉壬，而於湯公身後纏綿不已也。二月，至鳳

陽，聞長寧君喪，公愴怛不自勝，終身內疚，哀慕至老。以長寧君卒正月十一日，公率正月前半月循忌日禮，齋居謝客。既免喪，不忍去丙舍，投牒有司告病，乞咨部展假。至是，讀陽明《傳習錄》，自謂警發倍昔時，信好愈篤矣。

後二年，出補原官。舊同寮敦謹者多散去，新進少年頗事華藻佻偷，公不謂美也；且自以學未明、德未修，默不自釋。明年夏，上疏乞休歸里，作《閒居謝客約》，益沈潛經術，研味宋、明先正遺書，時與同里樸學老生相磋切，放梁谿高子豆腐會作蔬供；或出文星閣，課同里諸生，集《儒門法語》。公嘗自識其簡端，其略以爲，鄒魯以降，續自濂洛，朱陸設教，微分徑塗，然尋厥指歸，本無異致，後來聚訟，漸爾矯誣，躬行日微，口說滋熾，其於身心奚裨焉。又以潛庵湯公操履淵密，其言平粹明達可持循，采湯公書爲《潛庵文節要》。初，公侍長寧君，出入愉愉，日有所聞。既貴，手朱子小學書，紬繹反覆，以爲範圍至廣大，又以爲吾黨即日月既邁矣，而出入周旋仍當如童子始入小學時，庶幾知非改過，不至終身惑溺，迷復而不返，造《小學纂注》。閱明賢傳紀，感《象傳》“蒙以養正”之義，造《明賢蒙正錄》。又以生平讀明儒七賢書，得開寤私淑之恩，於是爲作《至高望喆》七章，懷思舊時七賢講學之區。七賢者，白沙陳子、陽明王子、東廓鄒子、念庵羅子、梁谿高子、念臺劉子、漳浦黃子也。

時有作書詆陽明者，公見而恫之，以爲學術異同，各因其所見，見淺見深，議論滋焉，何怪矣。夫陽明先生爲學，本末樹猷反正之勤甚明白，今據宵小一時諛誕，蕪蕪實錄，立浮議，訕名賢，是非之心果安在耶？鍛鍊舞文，甚於酷吏，而君子蹈之，豈不哀哉！且其論朱子之學陋彌甚，謂“偏於窮理者則瀉之以主敬，偏於主敬者則瀉之以窮理”，成何語耶？吾不知其所居何敬，而所窮者何理也？夫謂陽明倡爲良知之說，病其爲禪，則“良知”兩言出於孟子，將并孟子而病之乎？程子有言：“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

之。”又言“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不假見聞”，將并程子而病之乎？又謂“明之亡，不亡於朋黨，不亡於寇盜，而亡於學術”，意以此歸獄陽明。嗟夫，誠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說互相警覺，互相提撕，則必不敢招權納賄，則必不敢妨賢虐忠，則必不敢縱盜戕民。識者方恨陽明之道不行，不圖誣之者顛倒黑白，逞戈矛，弄簧鼓，至於斯極也。又謂“其間傳陽明之學者，不無賢人君子，則由其天資之美，能勝其學術”，此又矯揉不中之論。從來未有學術既非，猶得葆其天資者。不根游談，層見疊出，蠹道真疑，來學恐遂偏頗乖離。先生正直蕩平之道，不敢以默，造《陽明釋毀錄》。

長寧君晚歲篤信梁谿高子之學，以自得之旨授之公，公繹之，作《密證錄》。以寡過之方莫備於《易》，喜伊川《易傳》，博考論《易》書，決擇精研，纂《周易集注》。

四十四年，公六十一歲，聖祖南巡，命公與詞臣汪士鋐、徐樹本等校《全唐詩》。旋賜御書，傳旨垂詢公病痊否狀。五十二年，公六十九歲，聖祖萬壽節，公入京祝釐，禮成，不俟黨而行。

公嗜學誠摯，難進易退之節，始終一心。守長寧君遺言，步驟先民矩矱，自壯至老，惟隕越是懼。欽然謙沖，矻矻如不勝衣者；而行義勇決，利害不能回也，勞費不自恤也。修學校，扶名教，顧護師友，獎誘後生，赴若飢渴，一時海內人望，翕然歸之。吏斯土者，咨得失以善其政；庠序英髦，決疑難以成其業；鄉里懦良之民，依恃以自植；而爲不善者，有所忌憚，觀感改行而遠罪。古之所謂進退皆有爲者，公當之矣。

公嘗與門人林雲翥書，自叙爲學大旨，頗詳盡，謹述其要而論之。其辭曰：

足下自閩中來，毅然志聖道，觀足下之行甚清苦，其問於僕甚恭而勤，竊自愧。僕於昔賢向往之，未能庶幾也，反躬自

治不遑，而敢妄當傳述之任乎？然有願進於足下者，其說有二。一曰無遽求高遠，略庸近。子臣弟友，君子之道，至聖以爲未能；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至聖以不足有餘爲斤斤。孟子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則舍倫常、日用、事親、從兄之事不爲，而鉤深索隱，以爲聖人之道有出於人心同然之外者，必且流於異端堅辟之行，而與下學上達之旨去之千里矣。一曰無妄生門戶異同之見，滕口說而遺踐履。朱子之注《論語》也，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是能知者尤貴於能行；注《大學》也，曰盡乎天理之極；注《中庸》也，曰充其本然之善。其會於鵝湖也，傾倒於陸子喻義喻利之講義。後此，陽明王子拔本塞原之論，致良知之旨，一脈相承，本無乖隔。或曲因時勢，救弊扶偏，實其萬不得已之苦衷，絕非角量人我之邪見。其與世之綴緝陳言、出奴入主、樹幟自鳴者，天淵不足喻其曠絕，是正程子所謂翫物喪志者耳，其可冒昧不省，陷溺其中乎？僕自髫齡，夙抱微尚，中年南北往還，不無科舉仕宦之累。今者決計閒居，甘分隱約，實願諷詠遺經，蕩滌渣滓。初歸田時，里中一二奉佛友人欲相招引，僕心格格不入，每聞其揚釋抑儒，不勝嗟異，因有《儒門法語》、《少湖王子俟後編》、《潛庵文集節要》之刻，定厥指歸，以杜狂瀾。足下有志聖賢，竊謂當以念臺劉子《人譜》、《證人會》二書奉爲入門良導，且無嘵嘵於紫陽、姚江之辨也。

又嘗與尤謹庸書曰：

承下問近日新功，不覺愧汗。伏念流光如駛，早衰之質，良可驚閔。往者汨汨縉塵，偶見禪客齋戒安居，以爲頗勝於奔走名場酒食貪饕之輩，喜與周旋。既而知其談悟者失之蹈虛，

談修者失之滯實，流弊所屆，將使孔孟遺矩爲之蕩然。束髮受書，白首顛蹶，必遭鳴鼓之攻、叩脛之責矣。由是刻意反求，側身訟咎，先於義利分界微茫，回頭猛省，而戲言戲動，舊習往往而萌，乃知紫陽主敬工夫顛撲不破也。

時有以主敬工夫須變化者，公立論破之，文多不載。

嗚呼！公之所以躬行心得，坊表人倫，略具於此矣。夫其學於古也詳，故其履而行之也正；其尊德樂義也誠，故其游於爵祿名譽禍福之間灑然而不繫；其饜飫於名理也有芻豢之說，故其教人敦復懇至，簡而通繁，引而不厭，自得之旨時時發之於聲詩，優柔平淡，若無他奇，而循之不窮，攀躋無自。公之所養何如哉！

五十七年十二月，公自爲墓志，其銘曰：“翳馮虛之眇躬，乘一氣之鴻濛。知生死如晝夜，乃原始以反終。唯循理而順命，坦逍遙兮大同。庶朝聞兮夕可，亦不滯乎苦空。乘白雲兮悵望，念來者兮忡忡。”明年四月卒，年七十有五。

乾隆三十七年八月壬申，門下後學羅有高謹狀。

彭定求年譜簡編

世系

始祖學一，江西臨江府清江縣人，明洪武初從軍至蘇，隸衛籍。二世祖仲英。三世祖斌，字彥洪。四世祖淳，字澹庵，仲子昉成，正德辛未進士。五世祖時，號南窗，冠帶，鄉飲賓。高祖天秩，號梧山，嘉靖辛酉舉人。曾祖汝諧，號蓼蔚，萬曆庚子舉人，署丹徒教諭，成丙辰進士。祖德先，字敬輿，吳庠生，入太學，著《蘇州賦役條議》、《江海防禦事宜》。明季，巡撫祁公聘入禮賢館。甲申後，隱居不出。父瓏，字雲客，順治辛卯拔貢生，丁酉順天舉人，己亥進士，廣東長寧縣知縣。去官歸，杜門講學。歿後，門人私謚“仁簡先生”。

雲客公生公。公諱定求，字勤止，號訪濂，晚號止庵，又號復初學人、南畝老人，江蘇長洲人。順治二年五月初九日亥時，生於里第。

順治二年 乙酉 一歲

五月，清兵下江南。金陵既陷，傳檄至蘇。時公生甫三日，父雲客公挈家避兵於光福嶼里山蓼蔚公墓旁丙舍。城中烽火頻起，事定乃歸。

順治三年 丙戌 二歲

順治四年 丁亥 三歲

公出痘，甚險。是年，母施安人舉一弟，不育。

順治五年 戊子 四歲

順治六年 己丑 五歲

順治七年 庚寅 六歲

公入塾，族伯祖天池翁世昌來授句讀。

順治八年 辛卯 七歲

公從師劉子升先生。十月，雲客公試拔貢第一。

順治九年 壬辰 八歲

公習經書。三月，祖母蔡太君六十壽辰。雲客公赴成均。

順治十年 癸巳 九歲

雲客公館鄒平張氏。秋，母施安人患腹疽。

順治十一年 甲午 十歲

《易》、《詩》、《禮記》、《左傳》，公以次受讀。父雲客公京兆試報罷，仍留都門。

順治十二年 乙未 十一歲

雲客公應廷試第一，以知縣即用。九月，歸省。

順治十三年 丙申 十二歲

雲客公家居，督課諸子弟。

順治十四年 丁酉 十三歲

公師從吳江黃長翎先生。雲客公舉京兆試第二。

順治十五年 戊戌 十四歲

四月，雲客公禮闈報罷，歸里。七月十六日，母施安人卒。

順治十六年 己亥 十五歲

正月，繼母袁安人來歸。二月，雲客公禮闈告捷，賜第二甲進士。六月，海氛告警，南北震恐。八月，賊平。

是年，公從師陸蔚文先生。

順治十七年 庚子 十六歲

公師從宋疇三先生。秋，與里中文會，從雅園顧予咸先生遊。

順治十八年 辛丑 十七歲

公從吳敬生先生遊。哭廟案起。應童子試，入長洲學第三，學使江夏胡公念蒿。

康熙元年 壬寅 十八歲

十月，學使孫公歲試，公位列二等。

康熙二年 癸卯 十九歲

正月，父雲客公往江右。十一月，元配李安人來歸。安人父符公，順治丁酉舉人。

是年，公應鄉試，下第。

康熙三年 甲辰 二十歲

是年，長女生。

康熙四年 乙巳 二十一歲

公祖敬輿公卒。十二月，次女生。

康熙五年 丙午 二十二歲

公應鄉試，復下第。

康熙六年 丁未 二十三歲

學使梁公拔公科試一等，補增廣生。

康熙七年 戊申 二十四歲

父雲客公選授廣東惠州府長寧縣知縣，十月赴任。是年，公舉一子，不育。

康熙八年 己酉 二十五歲

公應鄉試，又下第。是歲，顧雅園先生予咸卒。

康熙九年 庚戌 二十六歲

夏，蘇郡大水為災。冬，廣督金光祖摺核減銷鹽事，疏劾長寧公。公聞信馳省，與穹窿施亮生入粵。

康熙十年 辛亥 二十七歲

除夕，抵嚴州，經南昌、贛州、信豐、龍南，抵長寧。於粵省幹旋許久，長寧公冤事竟白。

七月，長子始乾生。

康熙十一年 壬子 二十八歲

二月，長寧公偕袁安人抵家。公應鄉試，中式第二十二名，主

考戶部郎中建德詹公惟聖、內閣擬文中書山陰沈公允範，同考績溪知縣劉公滋。

康熙十二年 癸丑 二十九歲

五月，祖母蔡太孺人卒。是歲，公會試落第，南歸。

康熙十三年 甲寅 三十歲

初春，聞吳三桂之變，吳郡遠近戒嚴。十二月，公第三女生。

康熙十四年 乙卯 三十一歲

三月，公至杭州謁座師詹公。十月，入都。

康熙十五年 丙辰 三十二歲

會試中式第一名。總裁相國高陽李公霽、大宗伯漢陽吳公正治、少宰長洲宋公德宜、副憲陽城田公六山，同考戶部郎中桐城吳公子雲。

殿試日，午漏未下，上命中使索會元及成德卷以進。有頃發出，讀卷大臣永平冀公如錫擬第一甲第三名進呈。上問曰：“此會元彭定求何以稍後？”讀卷大臣對曰：“以其書法不及前二卷。”上曰：“仍當以策爲主，後結一段有勸勉朕躬之意，自古周、程、張、朱難道俱善寫字者？”遂拔置第一甲第一名。四月，授翰林院修撰。

是年四月，公第四女生。

康熙十六年 丁巳 三十三歲

是年，公充順天鄉試主考官，榜額三十六人。臺疏參奏以冒籍中式，未經檢舉。奉特旨，考試官原未定有檢舉冒籍之例，正副主考各降一級，仍留原任榜首，爲昆山王喆生。

康熙十七年 戊午 三十四歲

公充校錄《皇輿表》官。七月，散館，御試清書於體仁閣。又一日，又試《觀稼詩》排律二十韻。

冬，尤侗以薦舉應試。從弟寧求，舉丁巳鄉試。

康熙十八年 己未 三十五歲

二月，次子正乾生。尤侗告捷鴻詞科。

公始得高忠憲所輯《五子近思錄》，手鈔成帙，奉爲理學準繩。

十二月，公第三女以痘殤。

康熙十九年 庚申 三十六歲

正月，公以病乞假，八月歸里。十二月，公次女亡。

康熙二十年 辛酉 三十七歲

春，建斗閣於文昌宮舊址桂香殿。

桐城吳公命刻《纂注小學》一編及高忠憲《四書參解》。

十二月，詣梁溪謁東林道南書院。

康熙二十一年 壬戌 三十八歲

二月，建草堂於舍南。五月，至杭州，謁岳忠武、于忠肅墓，遊法相寺。七月，長寧公七十壽辰。長寧公趣公赴京。十一月，公至都，補原官，寓保安寺旁。十二月，第五女生。

康熙二十二年 癸亥 三十九歲

募都門諸公籍隸長洲者助修學銀，寄諸生鈕希文、董治之。

康熙二十三年 甲子 四十歲

三月，充纂修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兩朝聖訓官。

七月，座師高陽相國李霽薨於位。

九月，頒詔天下，長寧公、施安人俱封贈如制。

康熙二十四年 乙丑 四十一歲

正月，御試翰詹諸臣於保和殿，作經史賦、首春應制排律九十二韻，名列第九。越二日，召覆試十一人於乾清宮，作《乾清宮讀書記》、《班馬異同辨》、《祈穀壇》七言律，更餘乃出，給劄賜膳，恩禮優渥。名列第七。

四月，點充日講官、起居注，分撰《春秋講章》。元配李安人卒於家，母袁安人爲公納馮氏、張氏爲側室。

十月，充武英殿試掌卷官。

十二月，升國子監司業。

康熙二十五年 丙寅 四十二歲

正月，立成均《月課條約》。編輯《孝經旁訓》，翻譯國書，頒示八旗官學。

九月，江蘇巡撫湯斌特召爲大宗伯，掌詹事府事。是年，公曾王父入祀蘇州府學鄉賢祠。

康熙二十六年 丁卯 四十三歲

三月，第三子日乾生，側室馮氏出。

六月，座師廣平公薨於位。

十月，大宗伯湯潛庵薨。

十二月，第四子永乾生，側室張氏出。

是冬，有《冬日卧病》詩、《歸思》詩。

康熙二十七年 戊辰 四十四歲

十二月，升翰林院侍講，念長寧公年日高，久作歸計。改官三日後，投牒吏部，乞假歸省。

康熙二十八年 己巳 四十五歲

正月，過睢州，謁湯潛庵先生殯宮。

二月初九日，過鳳陽，訃聞，丁外艱。

五月初一日，繼母袁安人卒。

十月，長孫遵儒生。

十一月，第五子景澤生，馮氏出。

康熙三十三年 甲戌 五十歲

正月，陪祀祈穀壇。

二月，陪祀朝日壇、社稷壇及力度帝王廟。

端午，康熙帝試詞臣於瀛臺，作《理學真偽論》、《豐澤園賦》。試畢，即欲告歸，上疏得請。八月出都，九月抵里門。

康熙三十四年 乙亥 五十一歲

五六月，吳郡水災，南園俱成巨寢，公募工築堤。

八月，第六女生，張氏出。

公家居閒暇，與里中諸友，仿高忠憲舉辦豆腐會，各有集會往還之作。

是年，始刻《南畝詩稿》。

康熙三十五年 丙子 五十二歲

三月，次孫惇儒生。

七月，大風爲災。

十月，杭州諸生汪泰來問業，後中壬辰進士。

康熙三十六年 丁丑 五十三歲

二月，至玉峰晤朱柏廬先生。未幾，先生遂歿，公撰《朱柏廬先生墓誌》。

三月，刻《儒門法語偶鈔》。

是冬，輯《潛庵湯公文集節要》、《明賢蒙正錄》，授之於梓。

康熙三十七年 戊寅 五十四歲

七月，側室張氏亡。公之七妹自四川蓬溪扶妹婿黃聖貽櫬歸。

九月，遍遊西洞庭、林屋洞、石公山、縹緲峰諸勝迹。

是年，刻《謝客啓》，以謝宴會之約。

康熙三十八年 己卯 五十五歲

二月，康熙帝南巡，偕在籍諸臣赴揚州行在迎駕。臨幸蘇州，行宮朝賀萬壽。

四月，恭送聖駕於射瀆。重刻《王仁孝先生俟後編》成。

七月，瞻庭弟赴召入京，送之。公第六子尚祁生，馮氏出。

康熙三十九年 庚辰 五十六歲

正月，刻長寧公《志矩齋讀書圖》成。

三月，瞻庭弟歿於京邸。

十月，第三子日乾亡。公有哭子詩三十餘首。

第三孫效儒生。

彭孫遜卒，公命門人陳奕銓刻《黃石齋先生儒行集傳》成。

康熙四十年 辛巳 五十七歲

六月，第六孫勛儒生。

十二月，孫啓豐生，正乾長子。

是年，公助刻《周忠介公燼餘錄》。

首次自撰《生壙志》。

康熙四十一年 壬午 五十八歲

九月，公建皇恩亭於楓江。

十月，聞上南巡，偕郡紳數人前迎鑾至寶應，知聖駕幸德州回鑾，乃返。

康熙四十二年 癸未 五十九歲

二月至常州河恭迎聖駕，上垂問，一一置對，歸候行宮，朝賀萬壽，隨賜御書一幅。

刻《彭氏宗譜》成。

十二月，從弟寓求來，居於舍南旁屋。

康熙四十三年 甲申 六十歲

正月，赴雲間遊，有遊雲間諸詩。

七月，往海寧吊楊以齋喪。

九月，第四子永乾入吳縣庠學。

康熙四十四年 乙酉 六十一歲

三月，康熙帝南巡。公迎駕至常州，行宮朝賀萬壽。特旨命為校刊《全唐詩》官，如銷假者，照現任官例，一體升轉。

五月，赴詩局，九月暫歸。

十二月，建于成龍祠於郡學。

是年，始編《南畝續稿》。

康熙四十五年 丙戌 六十二歲

二月，赴揚州詩局校詩。

三月，從邗關買舟爲茅山之行。

九月，暫歸。

十月，復至揚州。十一月歸。

康熙四十六年 丁亥 六十三歲

正月，赴揚州校《全唐詩》。

二月，至清江浦恭迎聖駕，渡河臨幸金山。旋回蘇祇候。萬壽節行宮朝賀。

五月，《全唐詩》校畢，回籍。

是年，重刻《南畝藏稿》。

康熙四十七年 戊子 六十四歲

正月，漳浦林生雲翥來問業。

第五子景澤入長洲縣學。

夏，大水。

冬，于中丞議建文信國公祠。

康熙四十八年 己丑 六十五歲

是歲，水旱連年，米價騰貴，饑饉載途，疫癘大作。

冬春之交，上諭截漕煮粥，當事復謀展期給賑。公與馬雲程、汪河符、程子雲等捐米賑於葑郊。

刻《南畝續稿》，撰《重建況公祠碑》。

康熙四十九年 庚寅 六十六歲

是歲，贖歸繭園，建立彭氏宗祠。

康熙五十年 辛卯 六十七歲

漳州老儒詹明章寄示《易解》。長孫遵儒入長洲縣學。

十月，丁氏妹卒。

十二月，吳氏姊卒。

康熙五十一年 壬辰 六十八歲

二月，蘭園工竣，奉安始祖以下神位於蔚基草堂。

修吳文定公祠。

五月，澤州陳師薨於位。

康熙五十二年 癸巳 六十九歲

恭遇康熙六旬萬壽，三月初八日，公赴都門。十二日，赴暢春苑，進祝萬壽詩冊。十七日，在西直門外跪迎聖駕入宮。十八日，詣太和殿前朝賀萬壽，就原班列坐，賜茶而退。二十五日，吏部傳旨，賜宴於暢春苑，自六十五歲以上者皆與，上親御門，令諸皇子皇孫視席勸酒，頒示上諭一道，以移風易俗莫先於孝弟爲言，命諸臣宣示鄉里父老。宴禮已畢，復頒御賜夔龍格松花石硯一方，有銘曰：“以靜爲用，是以永年。”越四月十五日，候上升殿，謝恩回籍。

第五子景澤，江南鄉試中式。

九月，往揚州弔卞用霖母李太君喪。

十二月，第六孫啓鎬生，正乾次子。

康熙五十三年 甲午 七十歲

次孫惇儒入長洲縣學。

十二月，改建草堂西屋爲鶴和書齋。

是歲，公有《七十生朝齋居避客》詩。

康熙五十四年 乙未 七十一歲

二月，第七孫聚奎生，景澤長子。

九月，公爲諸子析箸，始謝家政，作《閑家錄》示之。

十月，至雲間，謁杜公墓，謀建祠宇。

康熙五十五年 丙申 七十二歲

閏二月，陸氏妹卒於京邸，喪歸，哭於虎丘。

八月，送蔣覺周、顧揆能從祀三先生祠。

十二月，孫啓豐入蘇州府學。

康熙五十六年 丁酉 七十三歲

正月，偕卞用霖探梅，宿馬氏崦西山房。馮編修孟容贈黃梨洲先生《明儒學案》。

十二月二十七日，恭接皇太后遺詔，詣撫署宣讀，哭臨三日。元日，禮畢，散歸，持服二十七日。

是歲，公撰成《姚江釋毀錄》。

康熙五十七年 戊戌 七十四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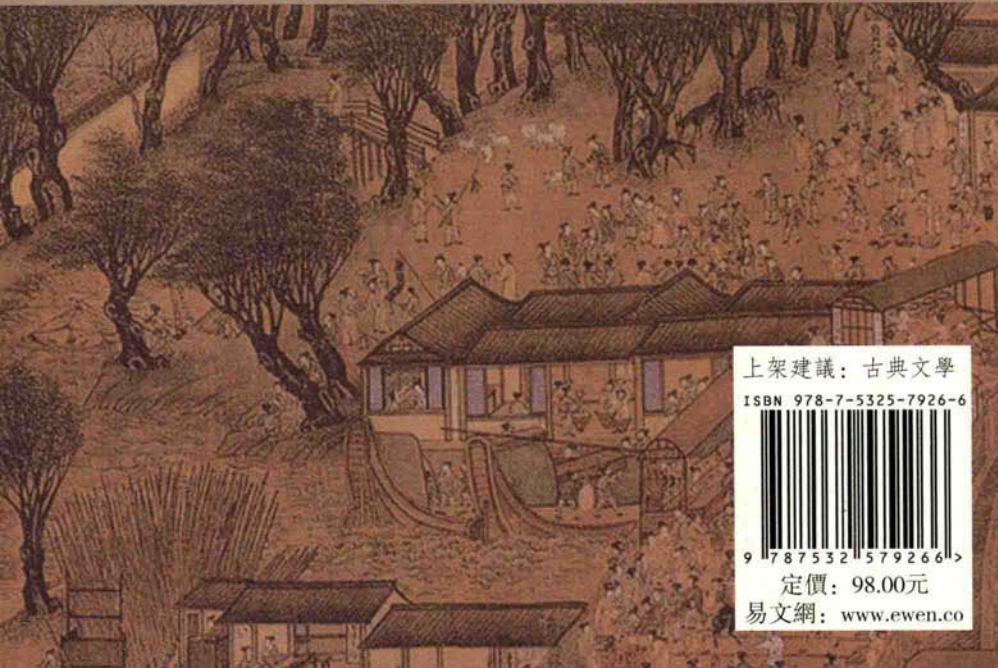
五月，長女卒。

十一月，長孫遵儒卒，公有長孫遵儒哀詞三十首。

續自撰《生壙志》。

康熙五十八年 己亥 七十五歲

四月初九日亥時，公卒於家，年七十五。



上架建議：古典文學

ISBN 978-7-5325-7926-6



9 787532 579266 >

定價：98.00元

易文網：www.ewen.co